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四冊目次

尊白堂集六卷（缺卷二）（宋）虞儔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淳熙稿二十卷（宋）趙蕃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一一一
慈湖先生遺書二十卷（宋）楊簡撰 明嘉靖四年秦鉞刻本 三九三
野處類稿二卷 題（宋）洪邁撰 清初鈔本 六五七

尊白堂集六卷（缺卷二）

（宋）虞儔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尊白堂集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虞儔撰。儔字壽老，寧國人。隆興初入太學，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奉祠卒。其行事不見於宋史，而志乘所載頗詳。始爲績溪令，即以治行被薦，遷監察御史，彈擊權貴，朝廷肅然。爲浙東提刑，從知湖州，值歲祲，推行荒政，所全活甚衆。蓋亦不徒以文學見長者。集中有使北回上殿劄子，是又嘗銜命使金。考金史交聘表，泰和元年三月乙亥，宋使刑部尚書虞儔、泉州觀察使張仲舒等來報謝，即其事也。儔慕白居易之爲人，以尊白名堂，并以名集。其讀白樂天詩云，大節更思公出處，寥寥千載是吾師。生平志趣，可以想見。故所作韻語，類皆明白顯暢，不事藻飾。其質樸之處，頗近居易，而麤率流易之處，亦頗近居易。蓋心摹手追，與之俱化，長與短均似之也。然如除日獄空、春寒行及勸農禱雨喜雨諸篇，剴切悱惻，詞意懇到，足以驗其心勞撫字，固不當僅求之吟咏間矣。集中古文僅存制誥劄子二體，已不免多所散佚，而辭命溫雅，議論詳明，於當時廢弛積弊，言之尤切。其意亦頗有可取者。據陳貴誼原序，集本二十四卷。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次，釐爲詩四卷、文二卷，錄而存之，亦所謂布帛菽粟之文，雖常而不可厭者歟。

原缺

腰鎌刈晚禾荷鋤種新麥田家覓作苦羔豚勞歲夕翠

浪愜初懷黃雲期後穫晴暖得天待肥膌□力勝欲

觀風謠未暇履阡陌寧唯餅餌香蚨免租吝責擬踏青

州麴釀酒邀佳客

病起據案無緒輒書二十五韻呈簿尉

祇撥(後)來異鄉瘧鬼巧伺便寒熱四五行大小六七戰初

如蹈陰壑赤身卧氷霰繼若煽紅爐膚䏶工煅鍊先生

但堅壁高卧觀物變謂我則忘吾曰舍其猶傳重子更

進藥先生强起燃群鬼競揶揄醫工何瞑眩忽然汗四

出心愧頹肴硯須臾逈清涼輕健欲舞忭寧唯疏枕簟

便覺美饘饍氣和疾自去福至禍亦轉我生多蹇剝懸

尸劇早賤王事有期程私室敢安晏日出事還生孤游

無一援訟牒猶山積愚拙費裁割催科正火急日夕疾

訶譴督郵顧小忍斗米耶可懸彈琴不復夢據案敢告

倦仙梅二友生灑落耶之彥頗復相料理何嘗語遊衍

城南萬荷花浣溪錦一片涼生雨初過香度風徐扇碧

筩亦易辦白墮儻可劵詩以代折簡辯兮非黃絹

除日獄空唯欠租監繫頗衆因悉縱遣之期以

開歲五日畢來因記東坡先生倅杭除夜直都

廳囚繫皆滿題詩壁間輒用其韻

訟牒日已稀私幸庭無留胡不了租稅顧為此拘囚催

科迫星火對案亦包羞作苦念田家歲莫得少休羔酒

會鄰里盡歸與婦謀剋期亦入耳吾其反自修

病後有感作

今旦病思清把書坐晴簷體舒百恵勻心遠萬慮恬汉
視等庖郢妙覲到羲炎頓忘飢寒苦但覺中邊甜習氣
尚稍稍自喜良沾沾敌家東堂書高架紛懸籤我時且
兒子氣欲俱并無澆著胃次問政爾意不康此意竟蹉
跎衰遲侵戟鬚通來又留滯鬱鬱三年淹是秋節物高
露白原草露斜河轉空澗夜氣方森嚴此日足可惜黃
塵滿征襟明年會當歸赤米薦白鹽猪經慰老眼耳作
書囊潛共嘲元尚白指笑突不黔亦知屠沽兒黑脉方
屬饜

和張伯子韻

士流競彈冠州牧紛勸駕器識在所先文藝乃其亞揭
来同抱關因得奉餘暇款語雜嘲謔小酌見盍簪官楚
不通風門鍵那容鑰豹班縱未窺鯨背幾思跨君来怪
已三我到嗟方乍前頭萬木春當户三星夜棄甲勿復
来背城寧一借新詩抵驪珠歸橐何妨詫

詠麥

平生笑盜儒口誦青青麥剌蠋和新詩此夕知何夕六
花來未晚三白會有獲兩暘亦天事勤惰繫人力何妨
縱牛羊況已逾隴陌青黄未交時補助豈無責我亦念
歸田聊作數句客

和姜總管送别

富貴如浮雲于我初何有轉徙浙東西僅足餬其口去
年在吳興民物猶未阜賑荒事方殷奚暇詩與酒今年
到東陽政成不待久邂逅遇詩仙襟抱得細剖切磋愧
子貢起予幸魯叟琮琤蒼玉佩闌鍵黄金鈕擬學西子
顰益愧鄰女醜賡酬强追逐要是非敵手目短曹劉墻
氣轢鮑謝囿我如武成策第可二三取山澤多蛇龍崧
柏無培塿緬懷南澗老斯人骨已朽人事真好乖又假
燕臺守遽辭山水邦暫鉠雲龍耦酒罷雨沾裾船閑山
入牖似鶴出樊籠如魚脫棄留分袂却關情鼓棹猶回
首長篇肯贈我字字炳星斗願保歲寒心莫愧金石友

和寧國守涗察院九月嚴霜十五韻

九月十月交卦應西北乾少昊猶執矩玄冥遽行權慶
元數胖歲夏無雨暘愆旱未既有秋人斯望有年晩稻
亦懷新穎實相接連不間東南畝寧分左右肩嚴霜忽
早降節候無餘暄黃熟乃無日青乾空在田殆不如稊
稗那敢詠好堅造物豈棄遺饗時失後先農夫亟欲訴
有司不謂然課無責之有何異扼其咽使君惻興念官
租為渠蠲作詩寬彼憂至哉仁人言幸甚實城民信乎
有二天

冬至念母

兒行十里程母心十里逐昔者子曾子不忍離一宿今
我獨何為豢食久輦轂來時月中秋坐待陽初復薄命
難推挽闊步窘邊幅慰藉頼友朋栖遲愧僮僕盡餅唐
生相說河嚴子卜世態方奔競人情應反覆夫豈不懷
歸所惡在欲速眉壽翠濤春洞庭霜橘熟亦足盡親歡
何必此微祿

秋日同官遊聖感寺晩飲范公亭分韻得須對

二字

招提城東隅勝集儕友俱腐儒元自雕午飯厄齋盂不
如計一醉況有高陽徒小秋頗解事鷄鶩營庖廚我歸
與婦謀但問酒有無婦言有斗酒待子不時須
木末好風來山頭涼月朏快哉城上亭登臨吾亦再堂
堂文正公精神凜猶在盃行且停飲四座俱起酹義氣
激余衷露若挹流瀣此夕飲也清且無俗子對

次早再出

晨起候鷄鳴我車催發軔列炬犯星徵衣襟蒙霧濕將
迎恐後期奔走追前進𢧐面愧緇塵埶市憐雪鬢吾早
已如此世態何當徇曷不歸去來榮枯才一瞬

秋雨歎

少昊欲行秋驕陽猶跋扈炎蒸不易滌頗責天公雨浸
淫三日霖雲氣亞旁午所慮旱禾傷佳實卧場圃翻思
向來旱南畝生塵土矯首望雲霓一滴如膏乳及茲水
饒際反以多為苦蒼蒼匪天毀惻怛羣物祖然咨尚未

免是非何所付會當逕秋陽新晴照區宇禾實趂登塲
不特益我庾荷擔頻肩歸亦足慰田父黃鷄能澌肥紅
酒幸可酤持用答豐年造物儻復許

和張文潛有所嘆韻

老驥困鹽車四足若有絆驚鴻搶榆枋控地不能遠我
本田家子釋耒事游宦少壯恥干請老大誰推挽撫字
亦徒勞催科寧趣辦於心儻無愧此首何妨侻財由政
事足軻也豈好辯苟得而富貴孰若甘貧賤

和陳倅留題奉聖

飛鴻聊天末目送類中散謫仙負詩狂直欲摘星漢白
雲千丈峯金碧羨且煥忘言老瞿曇雲衹作空花觀軒冕
倘來耳世事亦其漫鸞鳳在赤霄寧肯就紲絆惟餘憂
國心撫事輙悲惋飢饉有流離十室九不爨上動黃屋
念每食不違旰公豈受登覽徹意寓篇翰山僧遞傳似
字字如珠貫勸分豈無術未必愧鞭筭抃斗倘均惠溝
壑庶少逭福星公恐是疇復虞歲旱王事敢告勞行役

春過半鬢絲禪榻畔綸巾時一岸溪山浮勝賞歌舞蹙
屢按請謳海沂康民謠孟可甑

和陳倅遊石門弔瞿硎先生

我坐南坡上高鴻忽飛去指點夕陽外文春益其處注
僕家南坡之西見文春山下有奇洞府有道乃宜據鹿裘坐石室
先生豈真隱儻是我輩人傲視非所慮揖溫汝何為乃
欲敖三顧姦心妄窺覦未見神合沮徠鶴亦汝羞未易
飲食舉伏匿不自重且為溫所遇贊詞縱云美所恥非

所慕適來賢別駕物外欲軒蓋功名恐未免溪山亦已
飫五字識巖石千載想風馭神交付冥漠心契自平素
蒼苔留履跡飛花約歸路先生還一笑晴雲為披絮

林子長見示悼鶴之詩若不能釋然者因次韻
以廣其意且於鶴不能無責焉耳

君家青田姿見之毛骨寒方當秋露警迫夏景殘年
來縱飲啄意外失防閑誰歟不具眼甃之於汝安竹林
有餘陰荷塘豈不寬正坐出門誤寧虞行路難因思出

處理士君子惟艱方其窮居時孤進無還丹山林欲長
往鍾鼎夫豈愜一朝龍書至倏若登天翰肉食無遠謀
伐檀譏素餐失身墜戮辱無乃佞與姦逐免牽黃犬東
門那得還竟死咸陽市慟哭何辛酸丹塗布衣願恨不
副與嘗富貴履危機悵望扶搖搏世事亦墮甑天理真
循環向來京口銘俯仰成悲歡世無薛公筆想像付永
歎

和萬元亨舍人送芡實

吳興魚稻鄉來視刺史印遣丁飢饉後倉廩無餘蘊當
饋下不憔寧望餖中雋年來稻如雲便覺搖其吻豐年
百物熟天意毋寧靳君侯有佳惠芡實粲充潤東山願
不違南蕩居其近此物舊知名吳江南蕩雞頭有名採擷手自引
剝蚌訝珠還泣蛟疑淚迸歎溫新剝肉飣餖初嘗韞遺
我水之濱此意君其問

七言古詩

和王天任喜雪

姑射之山果何如往者吾言聞接輿肌膚氷雪能綽約
是中如有人仙居神凝自使年穀熟況有疵癘煩驅除
乘雲四海聊戲劇磅礴萬物同嗒舒至哉河漢已無極
俗士區區窮尾閭
我家四壁真相如晨興欲出無車輿獨騎瘦馬南坡下
閬風十二仙人居書生一朝忽富貴瑤林瓊樹環玉除
梅花失喜為三白一枝放我眉頭舒春風醉眼紅綠亂
爾時獨醒如三閭

送隱靜恭老

妙喜老人骨應槁明月堂空迹如掃叢林耆舊半消磨
砥柱頹波餘此老五峯深處開道場道價重於連城寶
我蓋知名二十年長恨識師之不早揭來陵陽第二峯
一笑相從卽傾倒午窻對坐語笑清夜榻歸來魂夢好
大顛理勢恐是渠澄觀公才何足道青衫我亦行作吏
未盡俗緣多病惱相期巢父早掉頭共住山中拾瑤草

和中本留題煎石詩

故人别來知幾年逕我相逢鬢髮白看鏡功名不用頻
眷苔偏教留行跡蚤知宇定發天光未聞終日介如石
此理昭然何足疑來詩併遣鐫崖壁
贈孫尉姑蘇紫石銚孫有詩次韻
吳儂生長水與雲不採蓮花拔蒲根窮山鑿石出奇怪
頑坑仆谷無寒温宣和倖臣以佞進摭江花石如雲屯
造化有此誠瘡痏柰何浮靡誇朴散守令誅求星火迫
州縣驚擾河濤翻梁鶴誰時拼擱子我欲從之以爲昆
爾來剸作短尾銚形模簡古得全渾遺君日以烹龍鳳
要知松風瀉湲湲彌明識評二子娓盧仝風味千載存
搜攪胸中萬卷當傾動筆下三峽源可憐長安貴公子
飽餐蒻茭饕河豚豈知是中有佳趣目方忤視手不捫
武夫丁字且不識一瞰擬落天驕魂平生操臂叱飛石
唾取青衫明主恩書生調度清且苦臭味不同誰與論
祝君勿遣羊羹污以友石供古銅盆
食後過竹堂風雨遂作賦所見
雲氣四蒸雷蓄怒山雨一來風借助抱頭乳燕竄低簷
噤口黃鸝在深樹竹圍萬架齊驚呼老松不動如亞夫
何人筆端帶三昧畫作竹堂風雨圖
監學同舍餞南康新使君黃雍文分韻
人生五馬古云榮今君此行殊不惡君才自是瑚璉器
十載聲華滿臺閣胡爲忽厭東華塵一麾要把江之濱
聞道豐登少公事姑與匡廬作主人到郡莫辭識屢費
政恐朝來爽氣山中向有讀書人爲問歸來頭白未
成均同舍餞别新安使君徐子宜太丞分韻
我昔絃歌乳溪側嗟哉所劃真雞肋斯民疾苦浮飽諳
離彼三年能記憶丁男箇箇當播殖紅女家家勤紡織
可憐卒歲無完褐縱使豐年有菜色夏稅未畢秋稅來
縣家小緩州家逼拆東補西恐不免剜肉醫瘡寧有極
小儒安敢私其民上官貽怒幾遭劾痛定還思當痛時
至今夢裏猶心惻歎爲富州傳自舊誰以富州事苛刻
徐侯固是清廟器撫摩暫遣寬能軾朝廷選用益不輕

祖帳衣冠傾上國德星社矣勿復道田里從兹無歎息

同舍餞新滁陽使君范子由寺丞子成均芳潤分韻

憶昔飛凫來上國作縣聲名動宸極令朝頗怯空馬犀
十年所得真雞肋笑指滁陽有佳處手把一麾留不得
醉翁相望百年間瑯琊自此添顏色

食墨魚有感

誑人吐盡胸中墨不料反爲人所得禍變之來非所慮
僅與詩人供一筯韓非竟以說難死揚惲書成汙刀鑕
子雲嗜學甘寂寞晚年奇字終投閣撑腸文字五千卷
不救顏回忍饑面三年博士冗不治半生鉛槧寧非癡
老兵兩眼不識書飽食高眠我不如

次韻漢老弟假山

庭空吏散無公事一枕清風供午睡列仙之癯渺何許
化蝶翩翩可坐致夢中意行不識路神前那有車來墜
立壁延緑蘿蔓緑滑徑行梘莓苔翠南遊忽到九疑峯
竹痕斑斑湘娥淚簫韶聲斷蒼梧雲石上虛餘千古意
回鑣斜經少昊墟閶風縣圃窮幽邃崑崙銅柱高隱天
河流九曲東南被高掌遠蹠得我驚二華巨靈留贔屭
三丘却尋問勾芒首冠建鼇誰所置蓬萊浪自弱水隔
俛仰之間與已寄傳聞有妻夫如爪一笑安期方指示
恐風颿起吹船回未悟此身在平地鼕鼕衙鼓忽驚覺
起來恰見群兒戲疊石亭前作假山列嶂層峰生詭異
有如中怒互拏攫或似盡眉相嫵媚神獒獅子豈其朋
伏虎卧馳非若類珠屛九摺地不惜西柱一峯天所弃
眼中乍見已堪賞參裏會遊俱可誌連筒灌水瀑泉飛
薄岸臨坻盤石歸无盤拳石養菖蒲小有佽池今見二
乃知仙境只人間跬步不移千里至向來封國在槐枝
我今此夢真相似要知萬事孰非夢何物世間能久嗜
有人直半欲移舟讀我此詩寧不愧

偶食雞頭有懷萬元亨沈德遠林子長横塘三主人

秋風一熟平湖茭滿市明珠如土賤昔也最名鴻厲頭
令茲始識胡猻面（原註：主人猖獗頗作胡猻面者在） 應須我輩賸著語
會有後人來作傳攙塘池主慇好事凌波不過空三嘸

再和

年豐豈特芰蓮芡來價新來如許賤不派后稷由己思
誰作顏回忍饑面清朝已拜富民侯太史莫書循吏傳
我今何事不歸田豆飯芋魁甘得嘸

和張簿南坡

春風吹水生碧鱗南坡花事日日新水流花出人間去
應有桃源迷路人四圍山色染黛綠夾道梛絲搖麴塵
碧桃和露真含笑海棠過雨猶橫陳蛺蝶未滿蜂子鬧
麥穗欲齊媒雉馴滿堂金玉空為爾不博斑衣膝下春
我今家居奉慈母長年直欲齊大椿每當淑景恣遊覽
白藤肩輿軟錦茵華髮映花更蕭爽朱顏得酒能精神
授柑亞類滿騎省舉觴敢望周伯仁仙家日月雖不老
人生行樂須及辰張侯故是名家子萬里碧雲看致身
揭來吾縣鸞栖棘少年得祿說及親洛濱侍從追前躅
喜君有此與我均花間不用錦茵賞蝶近前君勿嗔
雙餅姑向千日壽待戒園夫休厭頻

和郁簿述懷古風

莫笑當年韓與侯釣魚溫水畫纖鉤蒿肩自是騰上速
安用常何薦馬周先生直氣摩星斗肯來州縣甘低頭
莅官姑欲行所學一潦未足勝豪擬平生一介重取與
遯視不義如雲浮同舍償金初何有從者竊屨還言否

古井新來亦波浪夷途强指如山邱毀言中人以疑似
心苟無瑕何足尤雖然鑠金忌衆口此女不妄聞諸鄒
誰知三月未得祿長饑日與鵠鶉羨不作顏公乞米帖
吟詩肝腎愁鎪鏤詩成險語破鬼膽我斷屬和真蠻謳
願須暇日蕩所有君方有行寧少留何妨暫駕揚州鶴
猶勝他人萬斛舟

昨日於竹堂後開一逕通南坡甚近從此便於
徃還遂成日涉之趣矣

先生一室如懸磬彈鋏浩歌誰復聽籃輿每出欠僕夫
蹇驢試跨愁泥濘南坡日涉恐負渠寸步躋攀如折脛
偶向田頭問小溪何妨竹裏通幽徑杖藜從此便還往
出趁晨光歸及暝更遣蒼頭佩一壺醉中却愛風吹醒

春蠶行

今年桑葉賤如土吳蠶戢戢多於會葉底時聞健食聲
樹頭颯颯初來雨辛勤出嫂儉三眠準擬收功千萬縷
縣官何忍爲繭絲女紅切勿事纂組愚儒請遣天下衣
各使蒼生有環堵天寒歲暮田舍翁白髮霜風吹兩股

林正甫舉以所和雙丫巖詩且索同賦

君不見羅敷採桑城南路不肯輕爲使君婦又不見銀
釵壺頭負薪歸四十未嫁夔州女雙丫何自老山中當
年豈羨西鄰富花前啼鳥春不知月裏姮娥夜相顧寧
爲山頭望夫石儻有飛鴻傳尺素莫學巫山十二峯爲
雲爲雨朝還暮老奴玉鏡誰自料阿嬌金屋知何所明
珠節婦淚悲吟羅襪洛神空有賦蛾眉入宮須見妬

五言律詩

觀園夫種菜

町畦紛接壤灌溉細穿渠坐待佳蔬長應須惡草除向
來師老圃此去遂閒居遠屋扶疎處兼尋種樹書

和林子長分贈丹桂韻

月桂天應惜溪堂人與清五枝蒙折贈雙目喜增明紅
藥羞丹葉彤霞避赤城賸聞燒燭賞有底置公榮原注末句
紀實也

雨中偶成呈天任

久雨苦不樂吾廬亦未貧十旬兼美醞千畝長脩蒻睫
蝶頻來夢歌鶯皆惱人得君新唱和懶病起精神

秋晩吳菊猶未開小詩速之

問訊東籬菊如今開未開不應辜酒伴寧是欠詩催屈
指秋將盡關心日幾回霜風不相借何意尚徘徊
酒爲多多辦花須早早開已愆重九約猶待兩番催明日
還何益西風定肯回游言空自解蜂蝶笑徘徊

再促花

珍重栽培意商量仔細開花心終有待詩句漫勞催莫恨三秋去須教一笑回但儲千斛酒端的奉徘徊

數詩煎逼太甚再為花下一轉語

蝶自無心懶花應有意開含香特珍寵顧影尚低回畢竟風流在從渠火急催浮華不相待莊重故徘徊

喜花開

落木驚秋晚黃花徹夜開便教雙蝶舞寧是萬年回有酒須頻舉將詩莫浪催淵明千古意為汝轉徘徊

諸公和詩而菊開主簿沃同年乃有褒拂之語用韻謝之

攡底花心轉知從筆力回不嫌嘲我瘦良是為君開白雪詞何有黃雞曲漫催待牽重九興籬下醉徘徊 原注 九日會沃文諸公同集

句

比收張伯子尚書書報諸公有相招意因賦拙

入臺差結古去國生櫻鱗東道令行李南宮乃故人寒溫煩見問書劄不辭頻向日區區意還曾抑大鈞

與物初無競何人苦見衡馮唐雖白首商皓豈空函烏鵲新傳喜青蠅漸息讒鴛鴻滿臺閣秪合理歸帆

天上張公子殷勤忽枉書幾年吟潦倒今日遂吹噓貢喜漸何慕馮招恐不虛吾生真有命造物合何如

韓知府挽詩二首

官路雲霄近鄉評月旦賢不惟同里巷曾是接官聯西浙勞裨贊東淮適後先向來吹送意豈料隔重泉 原注 余昨守江浮公為倅及為浙西憲書劄滲之後自淮漕召歸公方守泰州

方羨朱輪貴俄驚再旐新鳳毛看二子鶴髮慰偏親甲第歸無日名園跡已陳風流山下路楚挽倍傷神

林子中知府挽詩

彩棒初行志華途蚤策勲旋聞兕綍召徑有虎符分數息誰為黨推求誤到君天公還憒憒玉石竟俱焚 原注 君擢金州有回麻之事

疇昔因難弟齒緣幸識君宦途俱別日茗水再披雲勞
苦驚多病悲涼惜離群斗金峯下路鐸挽不堪聞

李參政挽詩

望重三朝舊年過八秩希殿肱康帝室羽翼儲闈北
闕恩雖厚東山願豈違蒼生猶有恨不見衮衣歸
廊廟推良弼屏藩紀吏師三孤崇卿典八座有佳兒嵐
節蕭長倩詩篇拙拾遺倏騎箕尾去名共列星垂
末路懷前輩分符記舊臨吳興嘶蕥本寶婺仰棠陰驛
子曾傾蓋龍門亦整襟無蹤陪執紼楚挽寄哀音

參議余公挽詩

條濟門閭色淒涼月旦評居官皆可紀當路競知名杳
火祠庭老錙銖郡紱輕彈冠公自嬾相國詎忘情
儆蔭非公志書生若命何高才寧汩沒榮路故蹉跎仲
子能傳業詞場遂決科暮年方慰意樂極又悲歌

和姜總管歸途

城郭迎車騎溪山展畫圖歸鴉翻落葉宿雁集寒蕪酒
裏傾肝膽吟邊識安趨佳人來底暮心傒碧雲蘇

元日小室獨坐情思不怡

坐久無人問愁多莫我娛頗知新歲好却訝五行孤書
亂塵凝案灰寒雪擁爐可能無斗酒墻外雜歌呼

故吳公學長挽詩

詩酒平生興人琴畢竟空儒冠成晚歲尺牘到諸公忽
散群無鶴誰留目送鴻竹林家世事清節見君同

中書黃舍人父總幹挽詩

孝子推慈父明君有直臣豈惟成羽翼況復掌絲綸想
像成齋舊貽同宸翰新固應方寸地種德玉堂人
有子能傳業黃金笑滿籯去華雖不第谷口豈其卿四
海知名姓諸儒仗老成平生郭有道真不媿碑銘

挽余丞相

淑氣含公鼎明時預政機仲山維補衮文子不勝衣南
國恩偏厚東山志偶違一為天下慟無以我公歸
暑路驅紅旆天書趣紫泥長沙元忌鵬太歲又逢雞挽

鐸春風咽銘旌夕照低冠車紛會葬桃李自成蹊

實閣尚書凌公挽詩

新學輕餘子忠懷策萬言治安有涕泣師友故淵源日
曳尚書履風生刺史轓漢庭誰第一殊未遂公孫
未識嵇中散今無元魯山宦游真恨晩逸駕竟難攀閣
月推評旦聞風尚起頑九原那可作蒼弁亦推頹

繆夫人挽詩

黯淡金花誥淒涼柏葉觴（原注夫人以正月二日捐館）閑屛慘佳壻
扇枕念諸郎家事千奴橘優遊一夢粱了知元不朽千
載有銘章

萬侍郎母夫人挽詩

閨壼高風在鄉閭美事傳寧須伯仁長更覺壽昌賢祿
養酬初志恩封慰暮年侍郎官已貴遲迓閬崑僊

漢老弟去秋留別有明年桃李月春入馬蹄輕
之句令其時也因次韻招之

晤言堪慰意別語最關情老我春還暮思君月共明丁
寧期後會容易卽前程命駕何妨再聞知四體輕（原注聞知今年輕健大勝去年）

奚通直挽詩

自昔高陽里嘗推月旦評華簪先德茵朱紱美恩榮奴
豈謀千樹金方笑滿籯有孫看鼎貴鍾慶驗佳城

元衍曹居士挽詩

與物初無競安居不用名平生惟下澤月旦有南評歲
月驚飄忽鄉閭失老成聯翩先友記百代許同聲
先君無恙日居士得游從酒饒花前月茶甌石上松有
時連欵段勝槩每從容指點佳城處相聞道院鐘（原注公葬地近西山道院先君嘗指示其處云）

故安國夫人挽詩

雅趣工書畫高懷陋路鐘家聲推兩大壼範見三從賢
得魯侯配榮開安國封平生耽靜勝宸翰煥鸞龍
閥閱聯蟬冕臺郎有鳳毛美形彤管舊節視栢舟高南
澗夫人藻西池阿母桃哀榮生死是詔墨看重褒

堂前東偏松棚清陰可愛爲賦五言八句

問訊蒼官舊掀髯肯見臨笑談驅酷暑朝夕托清陰便引夷風至寧容𣅜日侵北窻高臥處靖節是知音

再寄廣文俞同年

有客傳新句呼兒整舊書勞生徒擾擾不動只如如病瘧猶憐我流行也到渠平生眞莫逆莫飯肯躊躇

無眠

丙夜不成寐可知心念家人情風上草身世眼中沙宿鳥司更漏黃蜂集晩衙了忘官府事高枕是生涯

脚婆子

百沸催湯沃孤燈趁睡昏腹晡餘氷漲足縮但跼蹲一衲包纏密重衾底裡溫窮冬爲老伴永夜得深論著瓦霜威重侵窻月色昏相依紙帳夢猶勝火爐蹲伸脚三更穩回頭一笑溫溫柔非老事付與少年論

官況

漢老弟寄示詩軸想見春時南坡佳興因以一詩奉寄亦可想官居況味也

流落經年別平安只信通宦情元自薄春色爲誰濃撫字愁眉上青紅醉眼中著詩無好語還往負筠筒

觸手逢人怒低頭與俗同一㫁那可忍百巧固應窮酒有兼旬綠花能幾日紅悲歡眞破甑墮地併成空

早上過溪報謁林子長承約客回途作

臭味還吾輩炎涼笑若曹相逢傾蓋舊可惮況舟勞夜雨湖山好西風鼓角豪主人寧避客秖覺杜門高

再和

畫諾何如罷歌呼敢效曹一饑才免死千慮亦忘勞酒爽愁先醉吟邊句未豪莬裘吾欲老不是故爲高

再和

伏日當休沐頑軀困坐曹翛然秋雨至一洗夏畦勞懷祖何須怒劉伶亦未豪北窻陶靖節千載只渠高

久不得廣文俞同年書頗聞病瘧小詩往問訊

問訊俞夫子兼旬不寄書官居還獨冷體力復何如藥

石寧須爾炎涼一任渠詩能驅瘧鬼下筆莫躊躇

六月請俸殘簿攝邑止支其半因却還之

閒居須薄俸未足保妻孥州縣真徒爾兒曹敢料吾揮金憐槖在儲粟笑餅無敢褐猶堪典新涼要一壺

十月到南坡

觸眼嗟黃落憑高接翠微幽禽私自語寒蝶晚相依醉熱風吹帽愁生帶減圍功名竟何許尊酒莫相違

將至天目登高嶺

天近初凝目雲橫便躡梯前瞻千峰列回首一川低雨過黃梅盡風來翠刻齊靈源窮不到晴晝掛虹霓

將至富陽

宦路初無定吾行在底忙江清魚不聚天遠鴈南翔整棹須平進回瀾亦太狂平生湖海意何處到凝香

和潘簿旅懷

朔風動關塞羈人先自知忘情須我輩了事豈兒癡鴈信憑誰寄蛩吟暗自悲遣排消底物不飲復何為

韓知閤挽詩

一品真王裔先朝長主孫華途聲烈在上閤典刑存閭里羣知敬朝廷愈覺尊天胡嗇之壽莫返九原魂

容色雖嚴重襟懷實坦夷功名期自奮趨向肯隨時齡僉懸車樂俄成易簀悲扁舟苕霅上此意幾人知

程待制挽詩

科第聯三世聲名動九垓激昂存壯志盤錯見奇才徃者分邊閫胡然避寵教忠知有待餘慶接三台

有子巖廊貴知公衣鉢傳內祠初起召次對暫迴旋僧老萊衣喜虛懷帝席前恩榮方抑至遽迓九華僊

挽吳公祥丞事詩

故國衣冠後傳家禮法尊摯辭吏下舍容駟閭高門河潤金揮槖風流酒滿罇平生陰德事五世眼中孫

昔過高陽里嘗登通德門敢違鄉黨敬尚想典刑存喬木縈心曲空花泡浂夜定應歸淨土何必賦招魂

挽丞事湯公詩

屋底千金潤尊前一笑真名藍尋入社家事豈關身丈
室空天女凌波悼洛神近人鹿門攜手後還有姓龐
人

挽范承事詩

貝葉神怡處南柯夢覺時月評依舊好露挽不堪悲分
米誰與惠義金肯拾遺紺蓮華發後見佛想舒眉

挽吳公彥章承奉詩

上國曾傾蓋文星晉盡簪（原注子與公同赴甲戌太學補試）科名終在
子章服果何心朝露悲萬里遺風上竹林人琴俱不見
哀挽為沾襟
已識稱中散誰慚王濬沖鴻飛嗟目斷鶴化歎群空懶
作金門客寧為鐵面翁後園花木在回首又春風

挽都運微猷陳君詩

煮海攄忠論潢池誓武威分符留惠愛持節借光輝閱
閱伊誰似功名與願違未前宣室問遽作九原歸
王節稽嚴召琳宮暫列僊月華方喜見薤露忽悲纏回
首長安日傷心蜀道天初無封禪議遺稾總堪傳

途中得姜總管詩因和韻

相知何必舊我輩正鍾情老去難為別詩來愈覺青舟
虛和雪載水淺過灘平一路俱佳境收歸五字城

宋宰不赴王倅招有詩次韻

冷官門羅雀高軒間不過似聞諠桂樲莫恨笑羾歌會
意庭前抱輪香水面荷道人觀物妙宴坐養天和
風跳天籟怒雷引雨聲長但喜書帷潤那知酒學涼夜
光宜月露霽色醒松篁通介從流俗徐公自有常

觸事

製銘無工拙逑逑有是非承符何所恃投檄會須歸未
飽豺狼欲寧論鴈鶩肥歸來羞碌碌老去與心違
祿匪何煩至黃衣尚有云催科寧是拙稼穡亦良勤當
念溝中瘠難專柱後文誰令公喜怒鴈鶩政紛紛

歐公詩有云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睡莫
興因廣之

日長官事少食飽俸錢優宴坐香凝篆欲眠書枕頭莫
知斯我貴此外更何求畢竟歸田是他鄉莫久留

偶成二詩

聞處田園好愁邊歲月催事多違壯志吾亦愧凡材有
底金千鎰無何酒一盃謾憑詩遣興情至却生哀
今夕知何夕吾年且暮年勞生斫桂斧游宦逆風船幸
不愁婚嫁何須問計然男兒有門戶溫飽故隨緣

和萬舍人中秋有月無客有酒無殽韻

積陰成久雨浹日掩三辰吏已疲祈禱天方殺怒嗔
但愁雲似墨那顧月如銀孤負中秋約姮娥莫妬人

即事

天末孤鴻遠園荒一徑深畦蔬供小摘家釀慰孤斟齋
日渾無事春天故作陰濤池兼插柳取次見吾心
問訊鶯猶懶尋芳花較遲忽驚雷送雨漸覺水平池窮
祿慙無補歸耕未有期春工誰道巧不染鬢成絲
已是春光晚那堪雨氣昏數莖驚白髮萬感集清樽才
力須時展功名有命存眼前何足校一笑任乾坤
酷吏人同疾流民天亦憐麥登收兩倍蠶好得三眠況
是寬征賦那憂有並緣眼前百事好買酒荅豐年

舟中

寒日移陰短清溪放溜遲歸田真晚矣泛宅欲何之鴻
送天邊目山橫雪後眉詩中無限興一一報公知

舟中睡起

望外星占婺年餘水記茗去思誰結戀夾暮豈聞謠季
布從渠毀馮唐莫我招舟中無一事睡足有今朝

和陳德章春日送客

年華看鬢上春事轉頭中羯鼓催花雨虹橋送客風未
須愁酒債政復坐詩窮誰識揮絃意寥寥寄遠鴻
花柳無多事陰晴不必天急春村外雨並舍晚來煙白
墮先春手紅粧最妙年龐翁雖不出門巷得相連

再和

勝事壺觴裏韶華杖屨中歌情千里月花信幾番風取

友須三益論交笑五窮含情歌麥秀廡下老梁鴻
歲月斜川路風流抂曲天過墻紅杏雨低戶綠楊煙鴻
鵠今千里鶯花又一年陽春勲屬和五字得珠連

舟中冬至

陰陽消長際新舊送迎中興縣他鄉泊天時人事同世
方期道泰我豈坐途窮兒女畜爲壽長顔借酒紅

和林卿盤隱詩

溪山千里勝花木四時春家釀新炊熟園収舊不貧上
都無閑事空谷有佳人天下滔滔者誰能此問津
盤礴五千卷辛勤四十春向來憂國意肯顧在家貧丘
壑寧違性功名恐悞人似聞歸賦後喜氣日津津
倘徉三徑裏陶冶一家春筆下文爲富胷中道不貧窮
通知有命行止信非人弟恐歸田計徒成要路津

和沈祭酒韻

詩思花前發春光眼底來一區聊自適三徑爲誰開聖
主方求舊清時況急才鳳池波自暖鷗鷺勿多猜

和勸農詩

世故偶夷險吾行無介通誰爲青眼舊人想翠眉濃
翠眉亭有蘇多公祠堂　風雨花時過溪山酒聖中何時逢蕩東共

把碧鬱簡

節物常流轉人情作異同頗期千載後寧忍一朝窮隔
葉饒晴哢遊絲罥墮紅老春何足恨結習本來空

罷郡遊何山

尋山多勝槩輟棹偶留連南浦渾無緒東風忽放顚蹊
成桃李退人去蝶蜂喧氣味餘禪榻煎茶竹裏煙

賦芍藥

紛紛時世粧爭欲媚韶光正值三春暮能教一國狂妖
嬈欺酒聖豪麗佔花王不料東風惡飄零亦太忙

晩花

花開春已去春在此中藏可恨芳非晩翻令氣味長繁
陰供翠幄輕暑絢紅粧莫起後時嘆時來未遠央

往瓜州護使客回程

北使朝京闕東淮領討臺舟師雖風戒頻食更頻催州
縣愁勞費風霜困往來和盟終不[illegible]舊好政無猜

新晴

四沼幾平岸晴雲故出溪已添新綠潤尚有暗芳棲風
雨將春去鑮蟲欠日攜歸田吾未果愧爾杜鵑啼

秋雨

陰風攪林壑驟雨倒江湖白日不覺没繁雲何處無樓
吟涼筆硯溪夢亂菰蒲聞說京華甚污泥入敝廬

和鮑倅喜雨

雲釀南山雨風句北牖涼綠蒲澄水石冊藕淨池塘冷
客須牵興炎官罷鬪强無波真古井此味淡中長

和鮑倅首夏聞鶯詩

芳草池塘晚齋揚院宇清夢回初恨蝶春去懶聞鶯翠
幄何須戀金丸恐見驚一枝棲更穩好去鳳凰城

道場山勸農

粤在千峯頂重來二月天雨紅晴尚濕波碧遠相連旌
旆行雲裏樓臺落照邊一犂農事起胡不早歸田

勸農

郊原春已半溝洫水先通勸相寧丈具歸耕亦與濃一
犂新雨後小隊亂山中粗識斯民意何須教[illegible]筒
慚愧荒三徑爵摟漫一同青春非老事白眼有途窮椰
暗鵶藏綠花飄燕蹴紅平生孔北海未放酒罇空

静白堂集 卷一

喜雨

雲氣饒車蓋天河注瓦溝滂沱三日雨登濟一年秋旱
火掃無迹狂雷怒不収腐儒嘗一飽卒歲恐優游

初夏四沼獨坐

芳草沿堤長圓荷出水池倚欄風醒酒岸幘雨催詩鸂鶒
巢安在仙鳧駕詎期游魚知我意吹沫弄清漪

縣中迎石金山甘露大士就放生池祈雨早上

借簿尉往迕香

甘雨祈三日香雲捧一龕依歸甘露滅珍重蔚頭藍官
事何當了枯禪且罷參蓮花初出水朝日借紅酣

再和

夜起占星畢朝趨禮佛龕擁橋蓮墜粉縈沼水挼藍屏翳何須斷登伽不受參懸知天欲雨蟻戰已酣酣

再用韻謝王簿來詩復借過當之意

黄嬭朝千卷書燈夜一龕玄文今尚白袍色故應藍領聊爾耳朝班行矣參驚雷雖破柱午寢不妨酣

再和

旱魃爭摸袂犀龍僅守龕雲峯疑燎火天色轉澄藍甘露元同注羲林莫遍參新來焦渴甚無夢到沉酣

過登源英濟廟祈雨

古廟出靈響吾儕非過求山田雖久雨陂水尚通溝出郭斷無日祈年望有秋豚蹄真狹甚明信式堪羞

青山買舟

落日千烏外青山一望中買舟群僕喜兀坐與誰同旅店孤煙起田家曲港通鷗盟暫時乞又踏軟塵紅

喜雨

兩腳初鳴屋風頭忽轉廊餘涼生簟枕好夢到池塘黄嬭真三窟青奴得兩忘功名休恨晚身世一藤床

七月初得雨後大有秋意

好雨真無價炎天不易求十全成稔歲一上作[音佐]涼秋吏道陂塘責近歲上司督責甚峻民寬溝壑憂催科無棄拙此去恐優游

除夜書懷

吳楚鄉風異悲歡物態多歲華驚晚暮吾道恐蹉跎莫唱黄雞曲寧為白石歌明年六十一不醉待如何

葉大猷挽詩

月旦評猶在題輿事已非田園寧作計鷗鷺本忘機此地期相欸終天願忽違西風送丹旐老淚不禁揮

非意俱飄兀高懷只杜門誰云九地底猶抱十年冤未盡滄浪興難招楚些魂傷心追往事愁極却無言

淮西趙漕子固挽詩

踈抗廷臣右經傳弟子行江淮歸德政蠻貊誦文章世

路風波惡仙家日月長西林曾有約楚挽莫淒涼
西師予曾忝無何馬首東討臺初不遠交篆竟成空夜
壑移舟半淮山落木中堂堂寧復見舟罷獵霜風予合肥赴罷前後皆公攝事然竟失於一見

揚伯賢挽詩

月記鄉評好年推輩行尊巨山曾入夢楚些莫招魂太
息馳駒隙渾疑隱鹿門他時耆舊傳知有姓名存

王彥謨挽詩

蚤歲游三舍明經束九師教名雖烜赫科第竟差池之
子能傳業興宗會有時只今官家地看出印纍纍
潤屋金千鎰浮生忝一炊里閭思長者門戶託佳兒華
表終來鶴支牀尚有龜洗心元悟易杯水漫勞持

章辭元挽詩

詩禮傳家舊田園晚歲豐月評猶未改露挽遽成空曲
巷連桑蔭幽巖長桂叢南坡吾獨往無復訪鄰翁

揚仲才挽詩

孝友懷宗族謙恭接里閭克家千樹橘教子萬籤書釀
酒偏延客能詩亦起予天胡中不壽埋玉恨何如
刖意經時序音書缺置郵子來方問疾徼吏已移舟華
屋生存處佳城身後謀望風懷執紼老淚為君流

和太守

豈弟循良守功成意益謙尋求七字律想見一生廉活
火烹茶葉消愁媚酒帘南樓月華好吹笛指須纖

寒食風雨呈林正甫

不住風和雨思歸日似年他鄉寒食淚深院落花天午
枕飛蝴蝶春山叫杜鵑有誰憐趙壹歡醵倚門邊

春大閱望郡圃齊雲樓悼亡

官事誰能了浮生迹易陳齊雲連綠蔭和淚送青春綬
帶空凝月憑欄不見人只應曾到處愁極倍精神

三月初一日晴色甚快人意晚宿撮石嶺陳氏
書院

昨晚雨不止今朝天假晴路乾里堠縮人健板輿輕丈

老驚相顧親朋衞出迎端知華表鶴珍重故鄉情

喜雨

梅雨知時節農家喜若何積薪鹽下箬鋤水稻分秧綠
有筍成竹黃無麥作蛾一春嘗苦旱三日未云多

次韻漢老弟對月滿飲

鶴髮金桃母蛾眉萼綠華月圓香度桂飲罷燭生花何
惜尊空酒能令春滿家更邀重九菊醉裏墮烏紗

尊白堂集卷三　　宋　虞儔　撰

七言律詩

歲除

除日催人不奈頻那堪月小不圓旬誰能椒頌花如錦
自寫桃符筆有神通夕留連分歲客明朝多少賀年人
壽觴從處慈顏喜卻是萱堂賸得春

述情

與蕭東夫相別幾二十年矣此來假守吳興而東夫今
詞監酒赴官池陽迎侍以行舟次城下遂得一見小詩
述情

間闊忻逢諸葛豈不應阮籍哭途窮擬留重客傾家釀
更喜賢郎有父風詩思憑陵煙雨上宦情料撤簿書中
蟹鮮下箸聊乘興未許黃堂舍蓋公

真情

以詩送仲本行使君謝用光復用韻曲留之覼覼之義

厚於故人此人之真情理之正也再賦以廣使君之
意
麴蘗姚黃次第榮政須親戚話真情樓臺是處堪詩興
羅綺叢中放酒行下榻能留黃叔度高齋端有謝宣城
郡憐老令卑栖甚目送歸鴻意自傾

春晴

萬里陰雲一戰收怪生和氣叢萊裏花山龍過初銜燭
暘谷烏飛不傍舟喙背爬搔疑挾纊凍蠅偃偃怳仰鈎
老農扶杖閒相過一味豐年說不休
結習已空摩詰襖苦寒聊解拾遺裘梅花已負先騷笑
竹葉隨牽下瀨舟門外有誰驚剝啄林間何處叫鉤輈詩人莫費雕肝腎付與晴窓著枕休

祈晴

何許龍蟠兩應求參天老木古靈湫投誠已自到淵頭
激怒寧煩擲虎頭南畝有人朝負耒絕潢無客夜行舟
寄言神物須終惠為挽天河使倒流

過西山遇雨晚晴乘涼以歸

巖前垂瀑忽涓涓疑是池龍背着鞭千嶂黑雲纔過雨
一番白水又平田潤添秔稻饒涼葉喜入樵蘇襲晚煙
馬上歸來聞好語荷鋤相對說豐年

休日欲報謁林子長值雨不能前用前韻以謝不敏正
月三十日

朝雨城南柳色新溪光浴漾兒如銀地偏心遠閒三徑
風引舡回欠一巡二月欲來正月盡三分已過一分春
鶯啼燕舞非吾事管領韶華自有人

賀鄉帶欲載糯米入城先以詩叙情因次韻見便當
執狀也

種秫詩人也未窮百篇欲就醉顏紅鄉思白蓮相逢晚
不分青銅一笑空卧甕吏須防吏部抱琴應不問耕壟
何當乞與青田核聖處時時任一中

伯兄挽詩

鄰雞催曉破秋天一枕邯鄲便脫蟬應了世間如夢幻
況於酒裏得天全鴻陂羹昔聞謠鵠下舍凄涼念舉酐

誰遣驚風吹雁序不堪雪涕望新阡

曉晴

屋角勃姑時自喚籬根絡緯競先鳴劉承政想剏肩重
揚粃那愁眯目輕考滿我應書下下賑荒人謂策平來
回思舊歲民情惡不但山中有吸羨

丁欽夫來寧吾縣幾三年清德美政茲不復道二詩送
行意之所寓欽夫固已默喻它日見東夫告出似之發
數百里一笑

明月從來忌暗投污渠尤忌映清溝上書未報誅瀆伯
東帶何曾問督郵祖裼直前當悬虎善刀那是有今年
區區三仕并三已喜慍眉間了不留

綠漲春波到白蘋高懷寧使隱嶙尊絲誰一笑理歸棹
為我乎巖訪古人已仰風波浮宦海可能霄漢隔過津
割雞却嘆非吾事況是旁觀亦損神

送朱寧

疇昔鳴琴子賤堂至今絃誦尚悠揚農桑樂歲千家足
桃李春風幾度芳疾惡政緣同伯厚愛民何止一桐鄉烏
臺此去真朝夕劒履還須去尚方

一識荊州已是榮二年尤足慰平生從來東粵輕公子
只有臨邛貴長卿慘別擬令詩句鈍臨行重把酒壺傾
故人閒道開東閣拭目雲霄九萬程

耘老嘗五月廿三日親往新亭種竹甚雨賦詩

移竹應須竹醉時不妨帶雨一時移淸陰且滿東西日
翠色還分上下池窗曉雪霜成老伴夜涼風月得新知
蹋來便有親親意王立無言似索詩

寄同年林子長郎中

功名雖結少年場看鏡空驚兩鬢蒼我已青冥甘蹭蹬
君今列宿倍輝光寸心秖自懷三徑尺素何妨枉一行
多謝南宮故人報日邊消息想能詳

苦雨

經時梅熱雨濺盆老我無聊正杜門日焙衣巾留白醭
年侵腰脚倦黃昏稀除雲霧風無力點滴軒楹漏有痕

入市乘舡雖未驗溪流已漲幾番渾

漢老弟生朝

風流曼倩碧雲仙慣見兒嬉壽母前莫訝科名後餘子
要教富貴出長年鵝黃新醱香浮甕鴈翅橫秋影接天
端的姮娥消息近南坡丹桂已開先

元宵不出

東風搖蕩玉奩氷車馬從人喚不譍頗有趣生來入座
了無魔女與分燈夜深月色明如洗寒在梅梢瘦不勝
却笑少年行樂地華胥枕上太瞢騰

出郊勸耕因遊吳山清隱

第一林泉得縱觀春風隨步着欄干山園梅雪千株在
門納湖光十里寬水上濕紅雲片段亭前鮮碧玉檀欒
主人才調渾相稱題柱詩篇一一桀

中秋不見月寄耘老弟

舉盃遊月且留殘覆雨翻雲意未闌自是陰晴難準擬
莫將懷抱逐悲歡燈前白髮驚秋半鏡裏清光有感寒

玉斧祇應修未就素娥寧許等閒看

和郡人湯仲中秋月

怪底今宵眼界寬銀潢不動蘸金盤未憑天上追時好
無奈人間別樣看酒醆飄零驚鶴唳笛聲哀怨起龍蟠
經年不復南樓夢且作三人取次懽

和匏仲同湯歐二仲春日郊行

別駕髯鬚喜在坰不妨修禊繼蘭亭雅知社結池蓮白
況復詩成水荇青問訊梅花才半樹漸看柳絮又浮萍
風光流轉須時賞爛醉從今莫放醒

閏二月二十九日早謁廣德大雨日午晚晴又

雨宿黃蘗坊

家山入望更貪程造物無心雨與晴今日莫愁明日近
一程但作兩程行生須快意何嘗夢夕不還鄉亦自驚
親戚團應情話在爭先僮僕已歡迎

赴吳興初入境是日立春

詔書催發太頻頻 次被交省劄催赴之促 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書下凡七

千騎東來喜望塵不為尋芳寧敢晚固應入境使頑豚
風和漸覺旌旗轉野曠遥聞鉦鼓新千里咳嗽方待哺
自懸何以慰斯民
敎授次韻曹守述和刪定既俘喜譙樓開
復舊觀

曹守譙樓既成邀賓從同登譙門以復舊觀從士子請也
樓下遺蹤究可尋尚須賓從一來臨三峯岸浦侔
雙闕岩嶢復見今麻麥向來迷綠野弦纓久矣負儒林
使君不惜褰帷問慰我邦人望望心
再和
傑閣危欄不許尋境環千里望中臨古桃風物寧非舊
甲子規模迺到今堪笑折腰趨府事何如長嘯入山林

鼓角猿鶴休驚怨出岫孤雲豈有心
和聞鶯
度柳穿花鼓鼓遲黃金新刷羽毛奇驚回午夢花梢日
啼破春愁柳絮時老去上林空好語向來幽谷有誰知
紛紛雲雨成翻覆求友唯君慰我思
清平閣
律身端合勵冰清莅政尤須稱物平知是大君深寓意
雅宜新閣遂安名池幽自足龜魚樂林靜休教鳥鳥鳴
況復官閑州似斗不妨時此濯塵纓
用韻和仲兄
謫居相將五技窮東來歲月太匆匆冷官敢恨知音少
直道難教與俗同翻憶對床聽夜雨不堪舉扇障西風
詩來喚起還家夢自斷成行天際鴻
遊宦十年于外歸自浙東覩西山先塋周圍林
木氣象大非昔比蓋緣藩籬既徹本家樵採不
以時外人侵盜復無禁理勢固然爾也今春處

居逐惕諶兄弟做先君舊家規橅刱夾蘺未應
外人知吾革用意所在有所忌憚不肆侵漁而
本家樵採亦有時云耳因以詩識歲月
萬畝崎山遍野陰幾年樵採到如今藩籬有限重加護
斤斧無端免見侵缺處更須頻檢校暇時何惜一登臨
先君暗裏應傾倒方信流長源更深

讀白樂天詩集

詳觀白以一篇詩長日何須一局碁字細縱然勞眼力
理長尤以契心期誇張歌酒渾相似消遣窮愁亦自知
大節更思公出處寥寥千載是吾師

喜晴

黃堂通夕聽簷聲去謁靈湫及未明盡鷄破寒收宿霧
老龍聲日獻新晴何須厭勝驅黃帽况復精誠卻衛兵
盡道使君能撫字歸途爭看古陽城
洞中龍亦警先聲翕歘雲陰放日明久雨也知田父苦
十分端爲使君晴但令澂海捐刀劍不用天河洗甲兵

昨夜鈴齋詩欲就鬼神聞已泣蒲城
雨占甲子向來頻誰道開晴必換旬雲過陽臺空有夢
雪消姑射漫凝神林間却喜鳩呼婦簷外何妨鵲噪人
可怕西郊泥一尺經須躍馬去尋春
連宵驟雨喜初晴何處殘蟬不亂鳴晩熟豈妨秔秫好
秋聲先傍竹梧輕紛紛雲散心安在隱隱雷收氣未平
半歲驚魂猶未定老農那得不憂
雨餘天氣十分清到處官蛙噤不鳴殘熱喜聞簷溜斷

新涼更覺葛衣輕飛揚楚覲人無夢畜縮香濤愁已平
滿眼秋風歸未得却嫌千里話蓴羹 秋漸近中
西風有意作新晴不遣中宵鸛鶴鳴紅袂行雲仙夢斷
青燈對酒客愁輕起看壠首禾無害見說溪頭水已平
蓴菜鱸魚秋正美誰能分我一杯羹

諸公妓飮聞政堂有詣予不來者借韻呈司戶

同志、

廣文官舍自蕭然好事何人與酒錢慣伴諸生甘寂寞

倦從猱子醉妖姸靜裡綠綺心隨適渴飲門冬手自煎
畤昔東山懷雅尚未須輕鄙笑臞仙

再和

生涯冷淡我胡然容裏空囊愧一錢已負酒杯同笑語
彊排詩句鬪清姸官閒祇起樊籠嘆肉熱真稱膏火煎
試問娶妓成一鉤何如高枕夢遊仙

再和

幾日敲廚恍索然信君高會擲金錢邇來此樂城中少
況有今宵座上姸連放酒杯浮瀲灔須防更漏解催煎
閒門獨坐程于甫也何由羨漫澆枯腸賦八仙

再和

孤遊冷宦嘆徒然安得通神千萬錢南非阮家何似富
東西施子逈爭姸歌從憐我應無分詩債憂君苦太煎
卻憶金明年少事春風得意斫群仙

再和

東家誰念我累然慚愧何曾千萬錢病骨那禁三伏熱

長眉空負十分姸睡凉喜有青奴伴藥眼須呼赤脚煎
閒東篳豩緣少味非關辟穀要求仙

翠使君一新社稷壇宇次汪倅韻

巋然壇宇俯清流須信規模跨別州端為苴茅崇屏翰
要知東楚貴綢繆治聲有酒頻分饋寧向何人歎滯留
天欲吾公安社稷未宜小試羨三休

食洞庭橘有感

洞庭霜橘偶明珠磊落堆盤照坐隅九顆團團原取友
千頭寧與李為奴佳名自昔南邦貴丹實由來北地無
此日滿懷三嘆息慨然天地一身孤

詠打扇

脫脫何須問小童汗流聊復慰衰農謝翩天下一輪月
蕆蕩人間萬竅風螢火招來還自照蚊雷揮去覺群空
散仙未辨朝閶闔乞與羲皇笑傲中

春晚漢老弟不來有懷南坡

如麻密雨不收脚妬花惡風常打頭那無一日好天氣

只有千山供客愁垂楊未繫金蝗娳隔葉忽聽黃栗留
南坡是處堪欣賞把酒還曾醉我不

和耘老弟南坡芙蓉

簇簇坡頭錦繡叢幾番消息問來鴻素商未還先驚綠
青女何妨更染紅向日壅培曾覆蕢有時潑濺亦連筒
年來爵宦成離索却欠看花一醉同

宴芙蓉

四月池邊見拒霜園丁驚問此何祥花如雲錦翻新樣
葉似宮袍染御香病不能陪花酒伴詩猶堪踏鼓旗傍
諸君筆力迴元化努力先春壓衆芳
老子而今兩鬢霜未應殺絕泥機祥不能木末寒[illegible]
爭免籬邊嗅晚香便合析來書卷畔詎宜簪向[illegible]傍
漫山千樹方芽甲青信人間有早芳

勸農

平生憂國願年豐荒政宜遊老去春千里農桑十里雨
一番桃李一番風宜遊老去春強半勸相歸來日過中

自媿活人無好手只將水旱禱天公

石照勸農晚歸明時鼓已霽

疎林拂拂見旌旗短鐙翩翩度翠微十里好山供客醉
一犁春雨勸農歸水流花出紅成隊麥雨天連綠打圍
投老田園今晚矣不須五十始知非

虎[illegible]勸農

春事三分破二分山郊勸相豈虛文通宵已過壺前雨
雨花臺 高臺寺 有
破曉誰耕隴上雲士女携壺方雜遝老癃扶杖
亦欲欣迓媿為郡澤無補只把豐年答聖君

再和

風月聯翩别駕分雙鳧飛鳥總能文昔辰戲[illegible]山頭石
花影浮紅水面雲一舸鷗鳧聊爾爾千巖啼鳥自欣欣
排細斗粟歸田後堪笑癡頑老使君

五月三日過西山道院田間記老農語

偶從野叟問耕桑說到春來日日忙老盡春蠶桑葉綠
花殘胡蝶麥稍黃迎梅已過三旬雨秧稻初齊五月涼

天上何人調玉燭但知擊壤樂時康

次韻古梅

怪底昌園一種梅老枝強項獨遲開令傳鶴膝翻嫌瘦
皴皺龍鱗不受摧羞把冰肌混桃李故將粉面映莓苔
廣平鐵石心猶在寧有詩情似玉臺

二十三日被旨再往天目謝雨留數語壁間

萬山深處得重來天目晴雲未放開盡喜山田秧穲綠
那愁石徑濕莓苔鐵冠道士今安在玉局仙翁去不回
唯有洞中龍應禱果能因旱起風雷

和耘老弟冬夜聞雨有懷

蒲團瞑思欲濛濛珍重賢人酒一中夜靜喜聽驚雷
雨寒多更怯戰窓風響花細落渾疑夢詩引頻催玆來
工雪擁紅爐愁不寐此時懷抱想君同

夜來四鼓枕上聞雨聲喜而不寐

雨聲天外倒銀潢枕上才聞喜欲狂鼓吹不須教兩部
稻粱行慶有千倉青缸照影花無睡紅袂行雲夢有香

最好空階滴簷溜却疑並舍壓糟床

和七月初五日夜得雨

一尊情話向南榮好雨知時益様傾且喜黍苗饒歲事
莫愁梧竹作去聲秋聲簷花夜永燈前落池草詩成夢裏驚
端的對床尋舊約韋郎曾賦五言城

道中雨

晨光欲動尚熹微漠漠春陰未解圍霧掩前村迷酒旆
風吹寒色着征衣功名底許妨行樂出處年來果是非
一笑南坡歸夢裡滿山桃李政芳菲

龍池禱雨

御府金奩出寶薰來池上定知淵龍應覆手能為雨
岫豈無心漫出雲秧揷高田猶未遍泉流幽澗恐難分
奉常典禮吾方與毋作神羞視秩文

過登源英濟廟祈雨

連年因旱禱叢祠未免斯民有怨咨擬學崔令村饒呪矣
不能引去更何之下田最有百車望好雨猶寬三日期

慚愧農家私水利桔槔雖巧不容施

和湯倅梅花韻

玉奴端不負花期乞得東皇一笑歸淡抹蛾眉憐虢國半勻粧面妬徐妃有情豈爲留新恨無類啼禽送落暉金鉉政須和鼎寔莫嫌菌裏浪驚飛

蠟梅

龍腦濃薰總不宜幽香細細忽聞時簽脾懸蒂無餘味鶴膝橫陳有老枝玉蕊檀心還得似蠟顏脂貌有誰欺却疑不是人間物三嗅聊憑興賦詩

再和

冰霜元不與花宜頗怪梅花亦後時度嶺別來無驛使少林忽見有橫枝化工真幻知誰辨詩老題詩豈我欺世味飽諳渾似蠟對花不飲漫賡詩

和萬舍人折贈蠟梅韻

問訊江梅意未回少林橫出不知栽爭先賴有南夫報折贈空驚驛使來疎影暗香寧是伴蠟顏脂貌未須媒主人聞說歸朝近且趁眉間喜色開（原註今日小報舍人落致仕云）

再和

蠟綴枝頭春未回細羅休用剪刀裁直須浮蟻相攜去應有遊蜂錯認來寒紫檀心真似假嬌黃粧額自能媒年來世味渾如此嚼蕊吹香一笑開

再和

步遶名園日幾回司花着意巧能裁影疎雅稱燃霞映（原註東坡詩有蠟炬燃燈花）香細疑從酒面來（有蠟面）破白江梅羞月妬殺紅葩杏待春媒何如新樣龍山種却在京都占早開

夜讀邵堯夫詩戲效其體再賦蠟梅

紛紛蜂子競生涯每到花時趣放衙懸室盡將花作去蠟何人繼以蠟爲花姑從凡卉論先後若比江梅有等差弄假像假真像假小兒造物未須誇

中秋夜微雨

醉張勻眼望層空作意中秋一笑同忽許微雲侵急雨

縱妨明月有清風連宵桂近姮娥惜盡日梲忙舉子工
今歲科舉勿揩涼天云即是且須傾盡玉西東

十六日雲氣薄陰晚有雨微甚夜間頗涼恐明日未必有雨也

誰與天公沃亢陽灑塵微雨僅毫芒只愛南畝頻年旱
敢非寔通夕涼何物興雲須蜴蜥幾時舞野定商羊
會當直入雷霆室戲掉狂車下大荒

蚊

床前蠟紙一燈明殷殷聞雷數震驚怒去青天無處跡
駿來紅樹有聲聲噆膚嘆血寧甘死殺除寧惟太巧生
為爾通宵愁不寐幾回枕上又詩成
青奴良夜偶相依班扇團團亦倦揮我自家頭還引嘴
渠應蟜腹不能飛多愁白髮三千丈無分紅綃十幅圍
安得西風來一掃罔知么麼未勝威

王簿不憚暑途覲扣石金祈雨盡有志乎民者也以詩簡之

餞碟憂渠欲渰臻大田不雨已生塵何人有力能鞭石
老令無能漫積薪諸佛未嘗遺衆願上帝寧不憫斯民
頻仍覽登山復為扣巖前彼上人

委長洲趙丞禱雨陽山龍祠有感

不向龍祠小乞靈連宵那得雨冥冥勢方聚處中心喜
聲漸微時側耳聽便覺田頭秧稻綠更誇隴首麥苗青
豈登自此無公事只有棠陰蔽廣庭

再委趙丞陽山送龍禱雨

傳聞神姥座英靈雷電當時亦晦冥好雨固宜隨禱應
夜來曾誤幾番聽閑心病守頭空白失喜農夫眼倍青
水港旱乾寧有數人間無路叩天庭
老龍高卧復何求蟠歛風雷自一湫不恨如麻無雨脚
却愁生耳有禾頭向來河內愖移粟此去江邊欲具
舟龍若有靈須早計霖雲莫待火西流疑夏旱則秋熱理之常也

昨夜雨又作方此祈禱輒得數語述懷

淫雨天公不肯晴區區香火屢哀鳴兩年苦涂民何罪

千里分憂責匪輕已幸早禾方露積正憐秋稼興雲平
羿驍莫敗西戎好掖拳從來易覆憂

七月十四日大雨徹曉方止田家云早晩禾自
此不憂矣喜而爲詩

夜雨傾盆擣瓦溝簷聲洶湧碎江流安眠一枕西窓曉
飽飯十分南畝秋老火熏天已無跡頻年赤地更誰憂
起來喜撥床頭甕邦待今宵月滿樓

五月二十七日夜大雨前三日熱甚

雷車誰喚阿香推釀雨雲頭族不開猛熱急放江漢立
先聲倘上竹梧來高唐賦就何曾夢杜曲詩成不費催
頗欲燈前同夜酌却愁牢落餽無臺

七月三十日大雨連宵

徹夜盆翻天井潰 杜詩云橫洗天井 迴瀾誰障百川狂鯤
方怒翼思溟海鼠已搖牙何太倉秋着屛山欺客枕
添衣羅幃鑪香惠連應記池塘夢近有書來說對床
近得家書云深秋來此尋對床之約

再和

乘桂有客泛倦潢昨指泥塗海我狂此去不煩推謝令
向來寧是尼滅倉愁驚過鴈鄕心碎喜溢浮蛆甕面香
金井老梧秋色重時翻危葉墮銀床

十七日乘雨過草堂已而驟雨

此邦旱暵已連年民亦何辜欲籲天鳩拙林間時自喚
龍慵潭底致安眠忽看注雨如車軸便覺流泉滿稻田
我亦駕言隨霹靂一鞭傾倒馬鞍前

下山雨驟

下山雖幸免顚躋驟雨冥冥步轉迷白馬已翻青嶂去
黃鸝猶戀綠林啼人皆有路通霄漢我獨無橋渡澗溪
且傍田塍欹側過從教甲子泥塗泥
連宵風雨大飄飄頗訝龍吟意氣豪三座危橋過不易
一溪端水漲能高棲遲王事嗟何及咫尺咸顔敢告勞
袖取豐年天上去洗泥準擬醉香醪
寶薰降自九重天再欵龍祠禮亦專謝雨歸來還得雨

今年必定作豐年始痛天膏潤人皆喜連日奔馳我獨
負田首家山今不遠固應慚恨不歸田

久雨

秋到天公日日陰林間厭聽鵓鴣鳴向來南畝頻憂旱
此去西成只欠晴簷有漏痕看菌出徑無行跡認苔生
夜窓細誦秋陽賦才謝坡仙和不成

和漢老弟久雨

簷聲點滴送愁頻夢雨連江遠一旬杜老多情還動酌
坡公何事却傷神渭城官柳難留客巫峽行雲不見人
可是洋工灑道東郊準備要迎春

喜雨呈太守

精禱能令天意回猖狂旱魃敢為災龍眠熱處雷呼覺
蟻戰酣時雨趁來耕父荷鋤歌召杜舊儒乘筆愧鄒枚
太平知有三登象從此官租不費催

和廣德宋宰喜雨

一雨豐年兆可探全勝雪瑞白成三偏憐令尹關心切
喜對農夫洗汗慚秖稻秀畦欣綠潤芙蓉依水媚紅酣
詞源頓遣如泉湧酒量懸知似海涵

和主簿喜雨二首

龍眠熱處雷呼醒蟻戰酣時雨趁來涼入稻雲青漠漠
潤添田水白瞪瞪但期家給皆紅腐莫管庭空長綠苔
老令雖科知自拙推擠不去謂何哉

年來事事與心違墨綬歷勞莫我知慷慨歸田雖有賦
疲勤喜雨漫成詩誰憐飯顆山頭瘦却想松江水面肥
一笑桑榆伏已暮向來膏潤太貪時

卧病枕上再用韻

古堆案眼慵開客有可人令雨來說劍寸心空耿耿
岸巾高嘯欲噓噓山田漸喜滋香稻客位從教長紫苔
凋擻窮鱗賴濡沫未宜曷月詠歸哉

領邑西來物物違只應松竹舊相知寬心雨意濃如酒
滿眼秋懷總是詩慚愧不才勞撫字平生何意羨輕肥
飄然儻遂歸田賦食櫱毋忘在莒時

再用韻簡王簿一章言其喜雨也二章欲其少
留也

山雲潑墨度墻隈信道鳴鳩喚雨來飜濕竹梢青
亂翻荷蓋白皚皚尊前花落愁餘酒地上錢流錯
更願公家寬賦斂斯民卒歲亦悠哉

當面論交背面違此心叔向幾人知喜君一見便傾蓋
過我相從唯說詩別後梅花看太瘦同來錦白不應肥
何如且緩東歸策共醉橙黃橘綠時

嚴州續溪縣六月二十五日迎汪王於縣廳祈
雨未之應也七月三日率同官再禱焉雨歇方
畢陰雲四合甘霔大霈因以小詩紀實

何須禱旱必桑林試扣叢祠丏一臨再拜爐煙方裊裊
四周雲氣已駸駸田疇向去亡凶兆桴鶴新來有好音
多謝神靈憐老令肯傾膏澤慰民心

和主簿王伯倫喜雨

電幟搖搖眩目光雷車殷殷訝空腸咄嗟有底千峯雨
珍重無多一瓣香抗稻氣蘇角畝喜芭蕉聲到北窗涼
恭惟英濟綱維是併遣炎官理去艎

喜雨

鼎來雨喜動吟牋損遣醇醪舞甕天傳野要觀新事羞
巫山莫學姬因緣 碧筩便好浮家釀紅粉還
羨着老年此意自佳君自會將詩不必衆人傳

憶友人

紫鸞栖棘乳溪邊不羨群飛漫刺天一見交情真我輩
更將詩句洗塵緣坐唯剡日須三日恨不從公垂十年
只恐秋風趣分袂尺書憑有鴈能傳

主簿昨示喜雨之作末章用李文饒故事非所
敢聞用韻回納

朝來一穗着爐煙遠挽銀河下九天東海不寃私自幸
南陽高卧且隨緣佳名德雨聞前代尺字商霖讓昔年
老子婆娑邪辨此兩翁心印有人傳

初夏四洛獨坐

牆隈綠褭風前竹池上青横雨後峯森然便有濠濮想
若者曾存雲夢胷杳無碧澗来鸂鶒安得舊水藏蛟龍
我今齒髮亦自料回首家山歸興濃

倚江樓

異鄉王粲懶登樓腸斷淮山落木秋塞上陰雲空漠漠
江邊艇子故悠悠悲凉只怕聞孤鴈浩蕩那堪没白鷗
莫恠楚囚頻下淚何人談話到神州

十一月三十日乃耘老弟生朝余是日也宿留
當陽驛中念之殊不勝情因賦一詩俟到吳門
有便寄去

玉琯新陽七日來天將風月賦詩才別來又喜逢初度
相望何由把一杯霜後不洞門外柳春前已折隴頭梅
團欒今夜華堂燕應念三州數往回

和湯倅七夕

目斷銀河婉孌期綠雲香霧轉腓腓天孫無賴能專巧
世俗由來亦妄祈稚子喚人占蟢網老妻憐我泣牛衣

客程若就君平卜更問金穰與木饑

和總管姜知閣

下筆梅山漫不休詩筒條寄置書郵分符我亦慙銅虎
問俗人誰息佩牛已洗圄扉亡久繫更教彰埒息群偷
原註承來教及趙府攀盈事 年來况是催科拙聚斂平生笑冉求

和楊仲才歸途秋詞

田晴刈熟禾肩重
畦町鋤稀菜甲蕃
馬上西風看面凉翩翩烏帽更低昂晚晴是處鵶聲喜
秋熟逢阡禾穗香稚子候門應自語征夫指路未渠忙
歎數野店誰為伴自買村醪一舉觴

頃嘗將漕淮東林子長今膺是選因以小詩述
懷庶幾古人贈言之意云

德星天遣出淮濆玉節光華委十分可但籌边專餽餉
直須曠土盡耕耘向來我已慚無效此去君當勉策勳
尚有龜山風浪惡得無遺恨鴈離群
淮边陳迹重論起遍西𡊨落木村依舊江山連北固

承平池館美東南中原入望堪垂涕古亦無情尚有痕
歲漕東南六百萬云何異域得遊魂

送萬舍人將漕江東

左螭玉立聳朝端底事飄然便掛冠猶記起家千載遇
光華持節萬人看溪山好處卒終戀鷗鷺盟前莫遂寒
已是詔書催上道卻煩尺鯉問平安

余壬子秋丁太夫人憂因取藏經看閱至甲寅
春以病眼且止然將及一半矣尚期晚歲畢此
志願但兩年來有煩主藏上人昕公取送良勞
因以一偈謝之

五千經卷乃吾心眼力年來卻不勝且學趙州看半藏
從教舍利說三乘循行數字難成佛兀坐焚香也似僧
此法本來無所得多生受記有然燈

耘老弟於新所之後起樓名之曰疊翠有詩因
次韻

樓成疊翠相奇奇不美園房錦繡機卜築又新王葉宅
登臨莫下董生帷高吟得助添新卷清賞何須貯舞衣
問舍卻憐吾未就歸心長與落霞飛

求楊仲寸芍藥

見說江都一騎來筠籃杯土帶春回不堪爵莒思金谷
亭有詩情似玉臺綸閣翻階無復夢乳溪臨檻想傳杯
廣陵梅黃門賦情溪芍藥有想見清樽檻邊飲之句殷勤分贈須開早社後重陽
政好培

收漢老弟近書知十全遂勿藥之喜慰可知也
但未卜參期詩以見意

一日思君一度年家山好在落霞邊飛鴻日去情何限
黃耳書來病已痊欹枕池塘春草夢閉門風雨落梅天
南坡政恐春留住過我何時果着鞭

和聞杜鵑

萬里歸飛恠爾遲豈緣鳥道嶮而奇尚懷舊國初來日
偏恨群芳欲盡時回首暮山寧久住論心殘月謾相知
何人迷道長為客為爾聲聲勞夢思

宿祠山報恩寺枕上聞杜鵑有感

此去家山僅兩程不煩鳥語苦丁寧煙花三月忙中過風雨連宵夢裏聽悶殢呼鄉情大溝聞鷄起舞意還醒年來蹤跡渾無定渠亦相憐水上萍

次韻曾使君和刪定鮑倅書譙樓雙門復舊觀之作

公家文字足搜尋閒覽容陪晏日臨句裏江山元自舊筆端造化速宜今朱扉對啓雄潭府秀氣平分入泮林

青佩龍門行在望躍鞭莫負使君心

和王誠之群圃勝集

何人浪說四難并此地追隨眼更清飛蓋數移紅步幛肩輿穩度翠園屏春回觴詠頻頻舉風度笙歌處處聽

短夜長公莫恨當家故事有蘭亭

元日小集耘老弟有詩和韻

弟妹團欒豈偶然華堂綺席闊嬋娟試看今夕知何夕頓覺新年勝舊年黃紙除書須有命青春作伴且隨緣

從今屢費何須惜日辦盃觴趁和篇

簡友人

按劍何由駭夜光險心真復易羊腸未能種橘千奴足且欲滋蘭九畹香俗物滿前多汨沒玉人在側獨清涼夜來忽有家山夢便向清溪欲艤艎

途中述懷

悠然旅酌夜沉沉漫想歌眉帶淺顰興寄鱗鴻寧有恨詩成珠玉太羞貧尚煩瀟洒登山屐聊慰崎嶇窮谷民

已笑割鷄非我事頗當栖棘有斯人

和郁溥

先生雅意在垂虹底事鸞栖枳棘中幾欲上書排北闕却應揮扇障西風官清高枕夢魂好興動長吟詩句工瑣瑣升沉何足道只憑心地與天通

清明

江南三月暮春天上巳清明五日前紅杏園林初過雨綠楊庭院欲生烟無花無酒傷今日宜麥宜蠶勝去年

却恠山中時候早樹林深處有鳴蟬

請漢老弟中秋前一夕之詩似太凄切輒次韻勉釋之

秋興詩人着意清不平亭作候蟲鳴閑愁有底能千斛火雨終當世一晴富貴時來何足道英雄天亦不徒生來宵徑就姮娥約丹桂當年種已成

自中秋月圓水扉開後偶酬絡繹今可以止矣再書数句殿其後

秋月秋花自一田錦囊收拾靡遺才吟餘顧兎毫端滿賦罷丈屏紙面開十里清香供隱几三人對影㧞揮杯笑渠冷淡為生活何似笙歌鬧沸催（有丈㧞傍名一名十里香）

酬常丞見和

周南留滯玉堂仙千騎那教下蜀川梁上幾看明月夜江東空想暮雲天五年契濶音書斷萬里歸來語笑鮮喜有常郎天下士肯來相對語残編

用[illegible]酬瞿曾二倅和章

那得朝朝坐樹新擁爐添炭煑爲銀試呵凍筆還搜句淺酌香醪未計巡過眼年華休恨晚轉頭天今即行春紛紛桃李誰知問祇有寒梅是故人

再和

詩成閑府讓清新紙掃溪藤筆弄銀斗轉蒼龍歸北望日行黄道漢東巡人情自是隨時變天意何私與物春官事簿書殊未了不知花事屬何人

兩日絶市無肉舉家不免蔬食因書数語

市無羔飲勸加餐空愧先生苜蓿盤尚有幽人供菜把漫勞稚子寫牌單俸錢先自無多了賓客從來不慣看已誓長齋依繡佛妻孥休恠瘦欒欒

又

山園秀色故堪餐明月批來白玉盤小縣經年常乏俸頹墻過午尚飄單婦與舉案齊眉歎婢妮添薪墨脘看無肉縱令人解瘦却宜相對碧檀欒

悃生食指動晨餐掬項蒸毛忽滿盤總為飢驅嗟我老
未能飽死笑人罩不除豪氣杯中興空有功名鏡裏看
蔌水雖貧歸去好白頭慈母要團欒

再用韻述懷

少年發憤欲忘餐信木能鑽透石盤燈火半生徒自苦
蘧篨併日不嫌單余昔今州學有單供余書享教廣德與兩郡嗟來未肯低
頭拜臭腐那須着眼看何物馬肝猶不悟儕渠五利竟
誅欒

送顏尚書知泉州

聽履星辰最上頭一麾得請暫南州高風凜凜推前輩
政路駸駸却倦游地近枌榆同衣錦天低雨露密承流
只今廊廟須公等燕寢凝香莫久留

臨安泛舟

兩送行人上短篷東君更借一帆風桃源春水半篙穩
錦谷清溪幾曲通遠岫天邊疑晚碧夕陽波面泛微紅
舟行又勝山行好兩岸芳菲一顧中

往瓜州護使客回程

冬天短日少晶輝薄暮還城鼓角悲外使方將接踵至
淮民未有息肩期吁嗟道路頻牽挽表裏河山幾合離
關道遺黎尚思漢中原恢復定何時

夜舟過龜山

長淮東下月西沉起視龜山勢若浮岈岸崎嶇須列炬
波濤洶湧更行舟今秋暴漲尤堪畏去歲堅冰亦合憂
有底狂來能屑屑癡兒了事幾時休

上巳恐可回舟略訪子長園亭狀未敢為宿諸

名園天氣更須新況有彈箏甲用銀舟欲暫回成邂逅
酒因同載作嬉遊飛花一片休嗟晚啼鳥千巖莫怨
春未暇湖亭修故事水嬉過閙不邀人

和漢老弟立春

吹葭六管候頻頻眉壽先儲酒十旬鞭到土牛休袖手
斗迴天駟已馳神花稍綵勝飄新樣鏡裏朱顏只故人生
菜玉纖能細縷大家醉賞滿盤春

正月二日大雪是夜戌三刻立春

東風欲動曾灰飛剪綵工夫莫恨遲殘臘竟呈三白瑞新春元與六花期羊羔酒好浮瓊液牛尾貍堪削玉肌欲就江梅賒一笑前村容有未開枝

和宋宰立春雨

陸生淑氣靜氛埃知是東君一笑開膏雨任能滋宿麥香風先已上寒梅交情太薄鶯猶懶速信難憑鴈却廻聞道君家春最勝十分眉嫵畫章臺

鏡裏朱顔一寸灰感時懷抱向誰開典衣飽飣盤心菜貰酒留連眼底梅三月鶯花勞問訊幾家幡勝帶能廻新來不作溫柔夢有底詩情似玉臺

和漢老弟迎春

青旂小隊喚渠頻新歷先看早二旬（原注 舊歲正月十二日迎春）鴉鼓催花誇敏捷舞腰廻雪鬪精神燕飛欲傍釵頭月鴈過綠歸陌上人誰道土牛鞭不動也能脚底散陽春

社日邀溫卿溪王天仕吳欽孺遊草堂欽孺有詩曰次其韻

烟霞痼疾白年齡冷落江城處士星松下茶煙青羃羃竹間棊韻子丁丁林泉雅許幽人住猿鶴應羞俗駕經沽酒抱琴還有約要看桂子月中零（原註 諸公約木犀開日再遊）

冬至日泊舟嚴陵灘下

書雲瑞應協黃鍾人事天時詎許同葭管陰陽消長際來情新舊送迎中嚴陵灘青懷高節茂花城今覡下風醉裏不知鄉國異團圞相映酒顔紅

和漢老弟牛尾貍韻

堂饌流涎玉面貍也如臭腐出神奇分無竹葉浮酥面尚想梅花映雪肌渠幸臘前能漏網人言春後亦非時吾儕口腹真餘事莫倚雄豪浪賦詩

戲和東坡先生牛尾貍詩韻且效其体

夜寒那得到齋帷前擁紅爐後翠眉未數馬蹄沙水鬢且嘗牛尾雪天貍（二句皆是梅俞聖詩今翻倒用之反其句調）道寒石芥愁辛臭話雛鴦怯帶脂坳的爲渠添酒興紅顔相映玉

膚肌註皮與兄弟用牛尾貍莘華壽酒醉中和成

觀鶴

仙格孤高老始成臨池愛刷羽毛輕未看月下婆娑舞
且聽風前嘹唳聲向人自在有真態伴我官閑無俗情
少時相將林下去携笻更引鹿同行

壘蓼林子長和章愈索愈奇未敢遽竪降旗猶
能背城借一也

詩情引上碧天高侍史毋辭走送勞衆里正思陶靖節
愚溪不數柳儀曹只憩同隊蹂頭角莫戀樊籠損羽毛

取友如居千載士陸機作賦豈其家

甲寅十一月朔旦冬至適值先妣太夫人服闋
從吉感而賦詩二首

黃雞催曉破霜天起整冠裳拜影前又見剃芝添一線
誰知泣血已三年蟠桃海上今應熟逢橘懷中祇自憐
未必兒童知此恨綵衣依舊戲蹁躚
維摩應待散花天無復稱觴壽毋前從陽逢生三萬里
尚期華表一千年弟兄黃髮三人在故舊青雲衆日憐
自愧阿奴眞碌碌不妨鑿井又蹁躚

再和

天人事日相煎否泰俄驚在眼前積閏盡歸冬十月
紀元一似太初年聯珠合璧猶重見甲子歲朔旦冬至又今三十八年矣
華髮蒼顏益可憐三換祥琴無意緒高堂那忍舞蹁躚

讀樂天詩戲效其體

杖屨南坡路不賒乾中景物四時佳春林競秀妖逞好
雪曲初晴眩曉霞炎夏清風横一榻澄秋明月滿千家

人生適意須行樂况是樽前鬢未華

同主簿過翠眉亭

墨綬低回歎陸沉好山評作翠眉顰我聊爾耳寧違俗
仕有將乎亦爲貧老去催科非所幸向來洞瘵愧斯民
整襟再拜樂城像幸甚殘膏丐後人極蕭門者李續廣翠眉亭今有祠堂

再和

宦情元薄且浮沉撫字勞心祇效顰白首論交嗟已晚

青衫拚擲秖緣貧簡書豈不使朋友德意安能及吏民
誤矣折腰成底事誰歟高枕有閑人

木犀晚來盛開用前韻寄吳守

綠枝偃蹇傍巖陬密葉稜層不露才一色渾疑新醸熟
十分端為好詩開佳人宜與簪雲鬢上客須邀酹玉杯
只恐王孫歸未得小山招隱故應催

木犀花開折贈晬峯代簡

緗蕊襞積閒琉璃病眼看花喜欲迷半樹斕斑藏霧豹
一秋清絶辟塵犀誰分仙種來蟾窟知有生香洗麝臍
天女維摩應大笑一枝扶上鬢髮低

木犀初開悉離披於雨今再著花特盛因折送

常丞代簡以詩熏簡孫尉

萬壑千巖秋欲闌金英點綴破天慳未須狂雨相將去
且索西風一笑還香列酴醾蓓菊右清宜第舍竹籬間
閑居盡鄉為眉嫵可復扶花上鬢鬟

和人木犀

月娥一笑抵千金玉粟枝頭點綴簪莫怪謫仙猶未賞
却因犬子喜相尋相如一名犬子溥溥白露清秋色楚楚黃裳
翠羽襟高興已辜紅袖飲何心相伴白頭吟

問訊木犀

雨行叢桂手親栽移自深巖遠壑來今夏叢看葉長
來秋端的見花開早時切記頻澆灌瘦地仍須苦壅培
待得來堂枝可折滿山桃李盡輿臺

和木犀

巖桂無人也自芳月宮仙子道家粧露溥僊掌三秋色
風動枝頭十里香先世栽培雖地僻近年卜築發天藏
後堂元有文犀貴可但腰金照地光犀桂木犀兩株乃先君手種五十六年矣今在新屋後堂之前殊可愛也

和耘老弟木犀詩韻且督漢老弟同賦

團餅妹先入好枝一天風露最清時管窺豹霧巖前隱
杯泛鵝黃月下宜子落誰磨滄海詠叢生應有小山知
悉連更書姮娥近底事觀書却廢詩

和木犀再賦

東堂留得最高枝向道重聞畢有時仙掌露溥秋氣重山頭月照晚粧宜層層黄色眉間見拂拂清香鼻觀知更約菊花為老伴四難并處可無詩

即事

奪得饑氓鬼手中誤恩增秩敢言功頗聞有意徵黄霸却坐無書遺子公莫我愁眉勞撫字從渠醉眼亂青紅床頭况有常編在消長何妨以數窮

光陰老去謾匆匆千騎南來歲又窮竹瘦固應留晚節梅閒寧亦待春風青冥蹭蹬何關我白髮飄蕭恐未翁畢竟田園歸去好暮雲回首自江東

歸來世事任浮沉車馬蕭條門巷深一榻容身無妄想兩餐度日少關心園收佳實隨時薦甕有新篘待月斟老覺閒居渾有味不須榮宦說駸駸

春工授老日駸駸閱遍芳菲又綠陰不復掎梧傾宿鳳幾番淮海變鳴禽太阿自撫為知己焦尾誰彈莫賞音

高下風花何足問向來出處固無心

和吳守用前韻送木犀

珍重黄堂遣送來淮南未數小山才分從月裏雙株在趣得風前一笑開秋著屏幃蟾弄影春生酒面蟻浮杯姮娥自與花為約不受人間羯鼓催

枕上再賦

折桂東堂又一回秋花此外祇凡才千巖萬壑幽深處玉露金風爛漫開有客揮犀紛入坐幾時清燕小持盃

作詩且與留花住青女繁霜未要催

再用韻賦木犀

高枝曾折記前回晚路重逢歡滯才天上移來和月種人間占得及秋開香浮翠蓧花藏葉影動猊犀酒映杯猶有黄花堪殿後為渠留戀為渠催

送張伯子尚書帥隆興

雍容聽履上星辰玉笋班中第一人暫藉威名分閫寄勝劉風采照廷紳何人重記西山雨老我空傷南浦春

此去莫念為郎樂紫極黃閣侍經綸

十年沉落困推擠出處於公恨不齊本謂重來酬契闊
豈期一見又分携風吹渭水皮聲小春壓陽關柳色低
老矣銷魂難語別且須倒盡玉東西

聞使君勸耕汪倅有詩次韻

小隊行春簇使旌黃童白叟遞逢迎勸耕試向何山麓
競渡還傾極樂城（為極樂城）畫舫驍騰喧鼓吹紅粧
疑佇傍軒檻山公歸路人爭看已有豐年笑語聲

戲書

去年今日到湖州救得飢民歲又周閱遍炎涼還自笑
無廉屬餘更何求淵明栗里終歸去太史周南枉滯留咄
咄大鈞何必問固知薄命與仇謀

子長來詩乃有杜口毗耶之語但天女天花未
嘗見也詩以先之

屬和何須巳鶴持筆歌偶沸政相宜勸君莫惜松醪酒
客我來看柳葉眉春去自憐鶯命友夜來空費雨催詩

海棠還有風流伴留得芳菲不恨遲

送湯倅二首

青衫試吏古桐川識面池陽別駕賢但喜論文時一笑
不知為容度三年新來懷抱愁分袂此去功名好著鞭
未必九華清絕地更能留滯玉堂仙

別來詞鋒不費磨江山將助想經過離情柳色長亭暮
愁緒梅肥細雨多渭北論文須細與洛南問業念如何
有時尺素頻相寄莫負東來錦鯉波

立秋四十日矣天氣甚涼南坡杖屨之興猶懶
何也不應今年歡意頓減如此因以詩挑之

瀕氣南坡日夕清杖藜緣底懶無情讀書乃爾妨行樂
覓句從來怪瘦生況有雞豚燕同社政須鐘鼓報新晴
似聞巖桂花開遍早晚携壺一就傾

出郊

萬山深處長官貧不慣將迎懶是真誰解移文廻俗駕
漫勞舉扇障風塵碧雲日暮還無信白眼遠窮易見嗔

歸去荒村望燈火是何雞狗亦驚人

姚黃牡丹

紅紫爭先有底忙姚黃晚出最芬芳玉非萊栗難同色
露是薔薇更染香翠幄密遮春去路黃雲低映曉來粧
十分喜氣眉間見快鴻鵝兒醉洛陽

種牡丹

新向坡頭種牡丹更開小徑傍層壇先生倍費栽培力
俗子那容取次看應有司花來守護更須揷棘與遮欄
何時一醉酬心賞屈指春風半歲寬

和漢老弟雙蓮詩韻

青桂留連最上枝侍君翁翼到天池秋蓮又喜呈嘉兆
春草何勞費夢思雅想分香風靜處更憐並影月明時
姮娥似辦雙荷製故遣馮夷預報知

又主簿和雙蓮詩所以期待甚厚再韻為謝

君家雙桂有高枝便合齊飛集鳳池底事乳溪迷簿領
相望泮水費懷思漢老主簿令弟今為邵博士四明人物誰能儷萬
里功名自有時為我雙蓮出佳句箇中氣味許君知

和松老弟同上伯兄塚

鶺鴒原上思何窮排遣新愁酒有功不見老松孤晚歲
忍看宿草又春風危亭徙倚前峯碧歸路遲廻夕照紅
誰謂死生真永訣會應相對夢魂中

再用韻謝沈德遠少卿和詩

倒揷西域我康高天公自欲慰民勞聲名敢望黃丞相
詩律聞追何水曹三徑就荒身似贅一行作吏鬢如毛
只須多釀兵厨酒聊伴先生醉後豪

郁簿以侍御李公頃宰中山清賞圖詩軸相示
因賦

中山清賞好家風又挂猶能說此翁誰與畫圖傳浙右
更餘詩句滿江東日邊繼識從鳧舄天上難留萬騣援
旋歸未名愈重豪金雖盡樂何窮

本縣折納州粳零殘蓋從民便又且可以趣應
州府期限張倅反以為罪

平生學道未純全游宦何須苦著鞭作縣又將書下考
雖鄉今已跨三年性多忤物無非罪命與仇謀孰使然
撫字催科俱大謬不如投檄早歸田

七月一日知丞往衆湧潭命道士投鐵簡是日
有雨二日知丞過訪共道靈驗相與感歎因以
數語記之

老龍高卧古靈湫喚醒須煩尺簡投頃洞溪雲隨起雨
湫瀰陂水急通溝定看田里還豐歲且参雞豚賽好秋
可是藍田倚故事爲民請禱益同憂

和盧德鮑宮使寄詩

當年書劍走風塵傾蓋挑花一咲春別去交情渾似舊
向來時事幾番新詩壇雄健看前輩宦路低回愧此身
珍重煩公問消息斐溪煙雨政垂綸

和林子長別後寄詩

尺素西來字字真詩成膠漆重雷陳連城喜子重增價
弊箒憐吾亦自珍窮達舊聞俱有命功名底事要知津
一譚別後開懷抱只有湖山似可人

和吳守拜上方歷日之賜己而雪作約同僚登
倚江樓見懷之作

六花飛舞到江頭清賞朝來破客愁便遣郢人歌白雪
（原□謂未詳也）快呼從事到青州龍珍麾象占星鳥混一疆封
驗斗牛遥想倚欄看未足寒江浩蕩没軽鷗

再和

天教三白瑞來薦黃竹歌殘泪自愁未問騎驢灞上
行將跨鶴上揚州（原注余在高郵道中得來詩次日至揚州）橋横忽[illegible]爲
鷺拳何須壓海牛鼓吹從來殺風景丁寧江上莫驚鷗

和林正父見寄

一別十年难再逢君今浙左我淮東功名老去終安在
出處年來恨不同已是死灰何足溺祇應怪事更書空
雞虫得失無期了莫爲元規扇障風

和漢老弟

寸進魁魚上竹竿磨驢終日困團團諸公有意故推挽

議者献言防誕謾胡不罷休嗟已晚只堪付與一長嘆
杜陵有語君知否才士從来没引推

得黄仲本詩再和二首以寄之

相得詩人我與兄平生無一不真情河梁莫恨看雲別
剡棹曾經載雪行近喜双魚傳尺素遠勝孤鴈帶邊城
江湖老去知何用空把葵心向日傾（原註 劉詩有好把丹衷爲上傾之句故云）

墻燕呢喃浪語人岸花飛舞苦傷情騎窮詩眼[illegible]界
鞚鼓琴心一再行他日湖山还帝里别時風雨[illegible]誠
思君直欲令人老流水活活日夜傾

和耘老弟韻

緩步詩成不用催松門閑徑破苺苔池塘多艸人何在
風雨連山子独来望斷驚鴻憐片影愁生雉雉應遊媒
僕夫忽報天将暮又是籃輿寂寞廻

和韻

麄衣糲飯不难供有底令人芥蔕胃但得千奴足吾事

不須萬里建侯封緜緜何許逢園客李稼誰能問老農
粗喜近来薪水給免教雨外急村舂

出郊誌喜

香霧崇朝一炷薰雷殷便瀉晚来聞今年雖欠黄梅雨
仲夏猶教稻綠雲審象已能蘇大旱卧龍何用說三分
腐儒竊有區區見倒奏袁封愧不文

和吴守修蓋禁兵營屋之韻

使君事業比權衡軍政留心盡返初尺籍伍符[illegible]閱
運營列戍且摩居更覌堅利修兵甲可但[illegible]廬
我亦向來飛鴈[illegible]況聞佳頌起閭閻

和漢老弟見寄二首

平安一鴈帶書來頓解愁腸日九回珍重梅花還庚嶺
別離楊柳自章臺宦情落落思三徑世事悠悠付一杯
桃李河陽無好手南坡隨處勝栽培
王式當年本不來送塗未遠徑須回自憐白壁頻遭刖
何許黄金更築臺夜榻对眠空撫枕寒爐孤坐嬾持盃

摧門氣談堪薰炙況是無資與甕醅

和耘老弟韻

雪意霏霏漫不收預愁嚴凍壓貂裘十分果是豐農穀
一片何妨上酒舟天遠鴈飛難寄字江寒魚懶不吞鈎
欲酬妙唱無佳思歲惡詩人且罷休

歲旱十分無一收苦寒何許索重裘流民宜是無常產
觸處渾如不繫舟但願天心憐凍餒莫教雪意太牽鈎
祇今宿麥無人種誰問王師休未休

和王天任韻

挽彩侵堦畫未移篘筩忽見破愁眉新篇拈出諸公右
此事終成一段奇我欲潑醅浮太白君當枉駕授前綏
相從日日南坡上流落人間總是詩

和姜總管有懷南澗老人

一杯相屬豈非天目送歸鴻付五絃霜後黃花秋漠漠
風前丹葉暮翩翩憑欄把酒青山共即席賡詩紅袖傳
我亦從來無此客敢將鶴詠斷前賢

和漢老弟秋夜有感

一翻梧葉又驚秋鬢上侵尋歲月流夜永只憐灯作伴
詩成却欠酒澆愁多情行雨空揚袂何物非煙解擊甌
室有天遊意多好屏山不遣污油頭

再和

西窓風露不禁秋時致微螢幾點流識字故應甘寂寞
著書初不為窮愁從橫如意方三鼓渴飲門冬自一甌
喜報燈花知底事玉蟲連夜綴釵頭

和洋伴

城頭秋履忽延緣終日看山也自賢浮蟻酥來堪把醆飛
鴉送盡且揮絃樓棧層幕千家雨倚遍闌干四角天
渭北江東何處是謫仙詩興政飄然

凡題目俱低
二字題觧低
三字不得低
例本低三四字
字擬依洪武
正韻

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二　○尊白堂集卷四
三　宋○虞儔○撰○○
四　○五言排律
五　○○贈總領云云
六　玉帛云云

板心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四　　宋　虞儔　撰

五言排律

贈總領韓郎中四十韻

玉帛修和好邊隅久晏寧從貪資谿壑嫁浪忽滄溟江漢危航葦關河失固扃兩淮先竊䝘四海漸凋零稍喜呻吟地重虖廟社靈帝方恢祚運公合在朝廷故國非喬木聞詩饱過庭經綸一門事風采四夷聽共喜難兄弟于今尚典刑凌雲臨北固雪涕隨新亭清切郎官宿光輝使者星深源觀出處李泌歛年齡人傑今為用天驕盍暫停大弨弦白羽雄劔發新硎貔虎三千士䬸糧十萬舲火須資宿飽作氣上青冥傳檄收天府倫師下井陘牙道新雨露幽蟄待雷霆命服期三錫腰鐶擁萬釘歸來覲旒冕早晚煥丹青伊昔蒙傾蓋隋摩預制鈐初筵叨禮數接武奉儀型載酒桃花浪尋詩杜若汀一斑窺豹管什襲換鵝經深汲無長綆洪撞僅寸莛蓬藜

念芝宇開落幾蓂生計春氷薄先晞露葉瞑抱經蓋
盡虎娛老託原鴒忝竊空黄甲衰殘頬白丁塵生悲破
甑晨起問餚餅孤宦徒為爾長饑未遽脽地寒誰援接
逵遠更伶俜咽絶空堦蚓微茫屑草螢遼今施刻畫猶
得振毛翎（翮）幕府今多士峩冠總寧馨暴鱗呼斗水病頼
憶林坰薄用收鷄肋微功蓄豨苓真成能肉骨坐待脫
拘囹自是權輿地宜深肺腑銘寧聞量如海不受一浮
萍

代華使君上東宮生日

儲極天開秀皇圖日又新夢熊初卜夜禖燕賚祠春瑞
靄蓬萊殿祥標析木津準龍真帝子肩宇只天人火海
湧輿地前星耀紫宸英姿生不世雄略動如神仁孝蘭
同馥溫恭玉比純雲章輝步障月御契重輪堯曆占蓂
英莊年數大椿千齡符會日慶五福自天申鶴禁移舟久
龍樓問寢晨愁顔俱有喜習俗盡還淳湛露溥金菊涼
風動白蘋好秋澄似洗爲夏肅無塵羽翼商山老簪纓

望苑賓歡呼稱壽筆諸燕接芳裀景邑曾開幕郎垣偶
濫巾不才蒙眄睞何力賛彌綸符竹分苕水才華想洛
濱歌詩形善祝秉筆愧徐陳

往天目祈雨

伏謁三池上難窮一壑幽萬山從此起衆水盡分流暑
雨雖愆夏陰風鎮若秋天高還有目地險好回頭御府金函
賜仙壇鉄板投不須憂旱潦直是起潛虬聖主思霖切
微臣盡日留精誠三禱罷神聽一聞不霧霈斯為澤逵

回恐作羞奉常司典禮秋報敢忘優

白雲門還泛若耶入溪鏡湖寄院中諸公

山中秋賞罷溪上晚歸時（謝良弼）出谷秦人望經湖謝客
期（呂渭）日斜愁路遠風橫畏舟遲（鄭槃）章句懷文友途程問
楖師（嚴維）淺沙游蚌蛤危石起鷗鷀（裴晃）落葉飛狐戍橫塘
向古祠（袁初）行行多逸興無處不相思（蕭幼和）

和漢老弟南坡三十韻

北闕書休上東山妓不携宦情云夢鹿交道只黄鸝爪

戍懷桐沩星回直攝提（庚寅羅廣□被官歸方得此坡邑人吳氏）雙凫方欲下隻復又還西塵土愁書劍江山識杖藜青冥甘蹭蹬素手孰提撕笑幕空巢燕憐藩幾觸羝玆坡何爽塏造物復推擠蕭寺鍾聲遠坊門酒旆低目行無遠近脚力免攀蹄更喜經前圃何妨過小溪煙林經曳綠雲岫近横梯井邑千家麗川原四望迷披榛通曲逕劚蓁亂蹊畦梅杏自奇觀牛羊失舊蹊道傍知若李霜後認紅梨植竹行抽筍栽楊盡秀稀霞蒸桃處處□怨草淒凄紅白宜相間高卑未得齊壺漿旁舍乞飯裹小童齎蓊馥應同謝登仙不羨倪芳菲催羯鼓早晩撲棖題葵綠新含露芹香舊煮泥鴻賓天外去鳩婦雨中啼密陰真堪託安枝可以栖應須回俗駕未肯厭家鷄蜂識花前酒鴉隨隴上犁角看童子丱齒見老人齯晴鄧蓮為社黍侯稀見裡閭渠何所見公子豈知稽

林子長錄舊詩來見酒因送似之

酒者忘憂物難教與願違未能聊爾耳時復一中之全醉無乘陸倫醒有是非兵廚那可戀州紱屢交馳莫訝臺無餽相逢盍有時留髡從昔慣舍蓋有誰知短棹能來往經年慰別離何嘗有此客了事笑癡兒

代黃仲本賀趙漕

嶽鎮凝華久天黃析派初長庚秋入夢佳氣夜充閭奕葉蘭同茂懷珠玉不如詞章賀白右經術向歆餘已近長安日聊登使者車着鞭先禁路儲寶鎮皇居家世曾重席王門昔曳裾彈冠衛似續入幕借吹嘘願獻長生籙何須鴻寶書黑頭須兩地玉帶擁金魚

七言排律

和潘薄食筍詩

平生愛竹幾成癖到處成陰已足嘉瀟洒未輸彭澤柳檀欒偏映杜林花園林日日饒春事紅紫紛紛盡歲華清鄧抱萌初入眼金盤當饋莫搖牙從渠燕頷誇千户迷我鰲竿自一家須信直鈎終有用渭川元不釣煙霞

五言絶句

新闢東軒夜間月色滿床可愛簡耘老弟

偃息飛簷下開軒適向東滿床今夜月只欠與君同

和姜總管感秋七首

年華紛代謝時態幾沉浮天末涼風起何人不感秋

已是詩成集(原注鄭齋今有梅花詩集)何妨酒泊浮人生不行樂空惜鬢驚秋

何道鱸魚美須渠大白浮季鷹歸未得空憶五湖秋

柏寺官聯謬萍蹤宦海浮向來若雪夢罪我亦春秋

錦白堂集

故里經年別虛舟盡日浮有書誰與寄目送鴈橫秋

窓暗燈花結簾疎露氣浮晚來城上角吹斷一天秋

是日十月旦

詩到齊梁後名多李杜浮誰能追正始𢡊小豈知秋

雨過

處處村舂急家家晚爨烟青山映丹杏過雨轉嫣然

南坡雜興

寒食無多日梨花又一春鹿門山下路真有姓龐人

七言絶句

轎中疲甚作絶句

謝雨還如禱雨時籃輿頓撼不勝疲兩回往返千餘里祿馬交馳恐應之(術者謂余今年祿馬交馳恐有遠役)

歸途轎上口占

三尺蒼頭佩酒壺籃輿穩度白雲鋪憑誰為把無聲筆畫取先生看雪圖

和主簿鄭同年

錦白堂集卷四

縈紆合在煙霄上欲趁聊樓枳棘間若道[illegible]可能句裏有江山

[illegible]登舟往瓜洲護使客回程

冬來長夜數更籌耿耿青燈照客愁底事舟中能好睡覺來身已抵瓜洲

中秋前一日風雨大作林子長飆動歸興賦二絶因次其韻

桂華天上正扶疎萬里清光散有餘厚約本期今夕共

翻雲覆雨獨何歟
故人別來不作𨂂扁舟訪我得三餘一杯相勞豈易得
興盡而返其然歟

薮陵仲秋薦獻畢由舟過鑑湖遇雨

藪陵識事謹秋嘗歸路扁舟泛澉茫刬雪無由訪安道
鑑湖空復憶知章
早禾刈盡晩禾青地下知章果有靈豈意鑑湖曾勅賜
連山雲霧雨冥冥

立春

土牛迎重不加鞭無限春風入管絃好事東君真敏捷
也能雪裏散紅蓮
綵勝華燈共一回新年樂事併相催天公預借今宵景
更放團圓好月來
花柳爭春歲歲同美人剪綵莫言功誰知造物初無物
只在洪鈞一轉中
臘雪初消柳眼寒春風纔入酒盃寬一年佳節知多少
屈指從今是履端

餅中梅二絶

銅餅沁水注微温便許爭春雪裏村應為詩人太幽獨
西窓和月伴黄昏
擁漾宮黄蘂半額新粧纖領攏陪腮待簪寶髻連雲臺
且挿銅壺借水開

小軒四圍織短籬因成絶句

自插笆籬當藥欄旋移花木向中間東邊只要疎疎竹
閒牖莫教遮却山

歸途庖人先去遠甚饑甚戲書二絶句

庖人先去幾多時頼是先生慣忍饑捫腹只堪供一笑
窮途何事不差池
旌旗小隊引朝官白叟黄童也聚觀我是仙人正騎虎
饑腸過午未朝餐

林子長惠芡實走筆為謝

珠璣璀璨忽堆盤浴罷追凉得飽餐不似來禽空有帖

直須同竹問平安

往年分教是邦當芡實初出時每承沈待遠少卿旋採以相餉其味芳鮮與市中所買者大不侔至今尚能記憶近因與林子長語及之乃蒙其分惠亟以絕句謝之今又承少卿和章但薦目錄不講恐亦似未安也

溪毛秋後更登盤山色朝來併可餐但得長為南蕩客何須索米向長安

昨晚目錄之句蓋聊以為戲耳何分惠之速耶得非乞諸其鄰乎

纍纍火齊忽堆盤水裏硫黃得飫餐(自注俗語謂芡實為水硫黃)得擅時風味在故人唯有一任安

和林子長送芡實詩韻

芡實嘗新又一年溪堂風物想依然軟溫初剝渾如鷄只欠高談驚四筵

東萊送頭顱慰隔年(自注去年在寶婺不曾拜賜)書傳鴻鴈正翩然詩成更想揮毫處無數珠璣落滿筵

百排明珠富有年不須蛟客更潸然斛量自是君家事買取雙鬟當舞年

再和

目送歸鴻不記年書來繫鴈正茫然也知蟲首初無罪應為懷珠供四筵

華池同嚥足延年捐腹新來忽果然更遣金罌來入社不妨朱袖鎮當筵(自注醫家以芡實金罌子同入藥)

皓齒君家二八年歌珠曾許聽纍然雙眉松子元同味更嗅餘花傍綺筵(自注芡實與松子同食甚美)

謝友人寄芡實

芡盤新采辱分珍遠勝溪毛詠采蘋老去何心溫鷄漫將空想調詩人

鴻頭鹹鹹競懷珍南蕩風光勝白蘋試擣明珠三萬斛與君換取墜樓人

過半山亭

躍馬青羅尖帳間松林盡處是前山玉梅剛幃春風面
殘雪融時見一斑

憩東山驛詩

征車又抵東山驛屈指前回僅兩旬多少路人相借問
不知何事往來頻

蘄守李智仲惠簟

黃琉璃色穀波紋持贈多慙李使君一枕凉風吹夢去
楚山脩竹正如雲

閏六月十五日曬屋以二絕句寄衢

履道宅圖還似否樂天歸計但茫然人生閒適須聞早
屈指今過本命年

想見猿題高數尺莫愁囊裹貴千金明年便合多栽柳
遠屋連墻易得陰 用白樂天有種柳詩

枕畔木犀

屏裏一斑窺豹管釵頭千粟綴鵝黃角巾墮蜆花同夢
月帳含秋影亦香

目痛癈看藏經

毗盧華藏浩無涯菩薩何方且在家近日不應麾事起
看經頻覺眼昏花

吳文炳報載藏經船壞已為曝曬畢二首

石瀨沈舟事可吁萬籤出水已霑濡本來一卷無成壞
為問馮夷浸得無

貝葉琅函免浸淫賢侯料理意何深慨然憂物如憂己
已得他時援溺心

以蘄簟石枕送耘老弟有詩因和來韻併分送
蒸沈以助雅趣

北窻枕簟稱高眠沉水還須起篆煙老子平生無長物
殷勤分送敢論錢

庳舍堂前有木犀一株今亦開矣為賦二絕句

淮山叢桂知名久金粟離離玉露團老子婆娑寧辦
此秋來僅得一枝看

維摩丈室無人到散盡天花結習空猶有一枝秋色在

明窻静几贍餅中

法妙觀

鍾山晴昔愧移文俗駕寧容更决辰忽有片雲池上起元來却是雨留人原注以雨留觀中一宿

戲書

淮南猪肉不論錢下舍應須數擘鮮過午食單毋溷我飯來開口亦欣然

軟炊香飯杜陵老爛煮蔡羮玉局仙飽喜饑嗔吾未免

何當辟穀去求玄

余家舊養二鶴今不復存因和林子長悼鶴長篇惻然有感口占二十八字

倏然尸解去何之元圃崑崙定不疑華表重來千載後誰人不是塚纍纍

偶成二首

一為饑驅三十年近收朝牘賦歸田尚餘瓶粟開三徑敢羨庖珍食萬錢

春菊秋花毋久溷麤茶淡飯且隨緣除須甘旨供慈母自合長齋繡佛前

郁溥以職事出城且有登臨之勝小詩戲之

想見先生喜見顏登臨今在翠微間茲遊便是揚州鶴不用持錢更買山

和耘老弟玉簪花韻

香在幽蘭伯仲間出塵標格自清閒黃冠野服真相稱探我招詞賦小山

南坡做牡丹壇二絶

卵石周圍砌作壇更須面面作欄干花期未用相催迫准擬來年看牡丹

向陽姚魏動芳馨傍砌尤宜架小亭園坐俯窺羣品秀入簷平視遠山青

和姜總管送牡丹

東君探借小春天珍重霜餘曉更妍豈是陽和私拙守也應春色屬詩僊

和姜總管食菜羹

筠筒吹火鼎烹油小摘朝來露已浮爛煮香粳供玉糝
更須春味薦猫頭

未必烝壺輸鴨味誰云湩酪敵蓴羹出春已擬嘗新韭
最愛蕭蕭夜雨聲

膏粱餘習言無味黍莧枯腸語轉工浮呉不應孤指動
來詩却得愈頭風 余方病指故有是語

讀某人江行詩軸

介吏從來僕命騷吟鬼招得楚江濤也知筆力千鈞重
莫怪山城紙價高

過石湖關

北關險處絕攀躋牧馬休教識玉溪他日君王如有問
固應曾說到淮西

答吳欽孺

桃李向人何㥯嬾 詩 春風用事不教閑羈愁先白深如海
詩債那堪積似山

和人六絕

天香國艷臙脂中眼界增明異觀通多謝高軒肯相顧
家貧不辨一罇同

江南二十四番風浪蘂浮花一洗空斷送春歸可無恨
酒爐誰復過黃公

未數驪人賦落英新詩貽我亦能清筆端挽得東風住
使喜方斷浪得名

滄浪未濯軟紅塵捧檄東來祇為親天女不知摩詰病
如何却現宰官身

杜宇聲聲苦喚人應憐書劍走風塵家山有約蚕歸去
莫待來呼祁孔賓

排悶渾無酒十旬 名也 酒 落紅鋪繡未嫌貧一壺餉我
句詩與大勝雲安麴米春

和郁簿問訊梅花

三徑蕭蕭一冷官菊殘荷盡攪愁端思君一夜梅花瘦
旋覺新來帶眼寬

今眼何妨看熱官青雲萬里此開端機心莫遣鷗鷺
領取江湖氣象寬

和郁簿出郭

青山莫嫌縛微官過眼榮枯幾萬端得意郁郎歸一枕
從今須放酒腸寬

和郁簿

長笑劉郎賦大鈞强將神理質諸人泛觀萬物皆芻狗
天地誰知本不仁

姜邦傑以四絕見寄因和之

當年實婺我爲州錦里先生得唱酬一自江頭分袂後
至今空想暮雲愁

州縣豐登公事少凝香燕寢只吟哦樂天長短三千首
爭似斯民擊壤歌

梅山詩集到中都囊括三江帶五湖却許嚴詩編杜集
傍觀應作丈人烏 邦傑近承以梅山集見寄恐語亦有一二編入

少日清文結主知齊壇授鉞及耆頤人生得意今如許
須信窮人不是詩

和王宰見戲二絕

南浦晴來漲綠波他鄉春事已無多禪心總作空花觀
孤負尊前一曲歌

風來瑟瑟暮生波雨後堦前榆莢多隔葉黃鸝漫愁思
定應春晚不能歌

和林正甫韻

門外東風自在狂雨晴深院日偏長鳴鳩喚婦聲聲切
賴是年來已沐腸

間關得侶情尤重冷淡論交味更長縱使出門還有礙
幾多世路險羊腸

和過太學三友

師門春華一高峯天遣雲龍處處逢肯贈明珠須及早
蛾眉端不浪爲容

和漢老弟留衙

眼中犀角無餘子膝下荊蘭總一般縱有家聲報消息

未如一見始心安

贈耘老弟韻

夜永青缸一點明雨聲看瓦似荷聲何人高卧西窓下
先覺凉從枕簟生

漢老弟寄和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韻十絶因和之

自笑高客非白璧從渠入耳有黃華一行作吏渾無況
兩眼新來病有花

風前無賴花飛急少待須臾莫會卒不堪姚魏遠飄零
尚有餘醸酒秀發

春盡園林鶯懶喚日長官舍雀堪羅二毛老去渾無用
一掬愁來不奈多

幾多白白與紅紅多似淮山小桂叢簿領況逢春又過
枉教二十四番風

有酒不澆墳上去浮花浪蘂何須數營巢燕子恰迎風
逐婦鵓鴣還喚雨

割雞自嘆非初意有底徘徊鮮此身官事未知何日了
漢遇誰識望雲人

三春已過二春了十日那無一日晴已是飄零成老醜
更憐行樂負平生

照坐彫盤花一簇滿甕蒲萄酒新綠那知身後更浮名
若論眼前不趐足

莫將楊柳輕攀折人生會少多離別芍藥留殘十日春
杜鵑啼破千山月

十首新詩逼黃絹數行妙墨寫烏絲摩挲老眼還驚顧
文采珊瑚闘陸離

和人二絶

眼底羣山入望來攙天蒼弁獨崔嵬年來懷抱誰闗鎖
祗傍登臨醉裏開

廣文官冷復誰堪心事無人可共談好雨忽來詩興動
苦無才調却懷慚

蚊蝨

嗟予意廣與才疎天下何當貯一廚屬比盃卸蚊詩有安得天下廚之句

盡把饑蚊羈海外却驅一世入華胥

賦形微細在汙渠終日營營為腹虛貪吏貪民曾血盡

不知何計與驅除

過南京

三蘇當日振英華下榻相看意已賒太息樂全無復見

舊廬閭閻屬小民[redacted]家

迴至南京聞杜鵑

夏木陰陰四月天傷心滿目舊山川還轅已落春歸後

始到南京聞杜鵑

將至泗州聞杜鵑聲甚急

長淮淮擬漲塵埃漢節何妨一往回杜宇不知歸路近

樹頭聲急更相催

謝揚仲才惠芍藥

何人金印漫垂腰赤脚憐濃不解嬌老去不因花妄想

沾泥柳絮似參寥芍藥花有名金帶腰傍欄嬌者

白玉盤盂目一家春工雕琢蚤萌芽品題況有坡翁句

除却姚黃說此花

回首龍山憶孟嘉詩成醉墨帶烟霞風流多謝佳公子

遣贈揚州幾度花

南坡種芍藥

錯盤根撥似苞桑細細分來巧作行且趁秋灰浮李瑄

更教冬線受微陽

卵石周圍也自佳節亭穩著不須奢何心更作揚州夢

十里春風萬本花

南坡地脉生來瘦根撥移栽却要肥說與園翁須早計

莫教春事與心違

園南學長有詠梅十五詩各指名其處所且書

以見寄因賦二絕句謝之

詠梅誰復擅詩名梅與詩人自有情說盡梅花隨處好

喜君詩句似梅清

梅格孤高不待誇暗香浮動影橫斜箇中風味誰相稱

只有西湖處士家

和廣文俞同年賀太守

休詠詩人大小東豐年兩意十分濃使君自是爲霖手
不遣昌黎苦詠風

三登從此數淳熙一兩災官遂霽威綏潤田疇今已遍
涼生殿閣故應微

八言歲稔催科易我念民貧積欠多政拙不歸嗟已老
空餘一飯愧廉頗

絳帳才華溢彩牋誰明晝寢腹便便倒開已上中和頌
試請重歌相府道

余帥淮西下車纔十日移東漕二絕

安得錄毫補吏民下車纔度十朝曛却衙父老相留戀
邑酒爭持壽使君

多少邦人意慘悽出郊雲淡楚天低馬頭斜指淮東去
回望孤城落照西

和萬舍人分惠鱟魚

昌黎集裏知名久山海經中取奇何枉後惠丈渠勿恃
只今散地亦投戈

怪形未免遭支解香甲還應即烹煮便與庚桑登俎豆
何如郭索自橫行

舒州清明二首

架竹編茅數百家柴門隨分映桃花春風不辭舒州杓
習慣淮鄉木杵茶

試着輕衫閒晚晴野棠花下有清明不如獨上江樓去
坐聽春潮送鶴聲

以雙梅二枝送郁簿小詩見意

連枝並蒂更同根結實雙雙向小園調鼎異時知有伴
相期携手上天門

六月二十一日戊寅率同僚詣登源祖廟迎英
澤禱雨是日也雨隨車至越翼日己卯繼之中
宵方霽自辛巳至於乙酉遂沛然需足丙戌送

神因書二小詩以紀靈異

萍號起雨風頭好禾稼如雲水面肥從此豐年無一事
前歌後舞送神歸

催科太拙愧無功撫字徒勞技已窮正直却應神誤聽
祇憑香火報年豐

端午日被旨禱雨天目山次日至臨安縣道中

伊軋籃輿度翠微蕭疏甲隊小紅旂杜鵑强欲知人事
苦苦聲聲勸我歸

綠林深處轉黃鸝光景渾如初夏時尚覺風頭能瑟瑟
却憂雨脚反遲遲

偕簿尉過石照山禱雨

紫金巖電閃爍寶網香雲時吐吞況有降魔大圓鏡
豈應旱魃更遊魂

怪生手水蓄風雷喚取神龍睡覺來火急共為詩準備
却愁頭上雨相催

野火燒渠經幾秋却將光彩閟深幽塵中縱有人磨鏡

俗狀年來我亦羞

再和

向來赤地增愁嘆更遣蝗蟲恣噬吞稽首願天憐一雨
只今未定有驚魂

一聲破柱走驚雷割得乖龍左耳來海水蕩雲疑欲立
電光搖熾更頻催

石應皮裏有陽秋千載潛光待發幽說與山靈呈伎倆
試令回顧合包羞

再和

白虹貫日憐精爽黑蛟挐雲怪吐吞急雨翻盆天借潤
摩娑秔稻與招魂

墨雲沃日度輕雷滿載隨車白雨來更好夜凉工杼軸
離根蠶有候絲催

百箔蠶絲麥有秋田家此樂最關幽萍號莫敗西成好
里社溪毛或可羞

二絕句

問龍乞水龍何惜縱令一雨總涓滴但願韋公坐廟堂
且與慶元調玉歷

山石崎嶇路覺遙望中天目得能高洞霄嶼徑無緣到
從事何妨我獨勞 時從吉者三人余從吉往天目最遠

十五日看梅花上雪銷已盡

閒（況）殺春風笑語溫軒眉花柳自村村月娥不肯空歸去
先為梅花洗睡昏

素面青娥月裏回舞闌香汗粉腮腮洗粧慵起霜鐘早
直待扶桑金鏡開

和人紫笑花

紺苞紫暈別家春不屬東君自寵珍丈室維摩元不病
何妨時有散花人

和漢老弟夜雨詩

蠟紙燈籠雲母輕近來句我睡魔生醒來驟聽空堦雨
疑是糟床壓酒聲

再和

眼看世事一毫輕莫把浮名絆此生却笑彭城風雨夜
枉教松竹作離聲

再和

掩卷支頤萬慮輕家風元是魯儒生短檠已入秋堂露
對榻猶便夜雨聲

再和

雨催詩興筆頭輕飯顆休嘲太瘦生華動淋漓清夜酌
竹分瀟灑暮簷聲

再和

紛紛萬事醉中輕金石論交仗麴生鼓吹縱無蛙兩部
歡呼時和隔墻聲

次日出山又雨

一夜龍池霹靂飛萬山連雨出重圍莫愁隨步衝泥滑
且得餘涼送我歸

和漢老弟雪中對梅

雪樣清虛玉樣溫桃花應醜杏花村可能臘月頭開盡

却恐春風眼見昏
雀抱寒柯魄弄影鷺窺清沼粉匀腮年來懷抱渾閑鎖
爲酒眉頭得好開

再和

青女催裝試手温雲移步障到江村盈盈欲露含羞態
便面還教月欲昏
舞鶴綠羽雙垂帶酒引紅鮮半暈腮却是月娥憎獨步
故教瑞(瑤)葉一時開

巧爲詩翁一笑温白沙翠竹暮江村天情孤秀教松伴
一段清香洗晝昏
先春破白風回面半夏傳黄雨着腮俯仰年華共流轉
不愁無酒且顔開

仲南直學太夫人尊壽八十一適與余老人同
庚至日(壽日)以綠橘眉壽春爲壽小詩代簡

洞庭霜橘遣分珍以侑西山眉壽春(酒名)(原注)此日吾親應
念我諸君歸遺太夫人

魚袋山

山名魚袋不尋常正在西塋水口傍往日先君親指似
果然紫綬印金章

近以續筋丹并瓜鞍送珣禪師師有偈因和

此身非我何由病識破還渠大丈夫毒藥故應無用處
不須錯認作醍醐
塗毒鼓中初未有維摩室内本來虛臘門一服須教裂
試問禪師嘸得無

欲將何物供齋盂慚愧初無乳與酥滅盡世間顛倒想
元來烝鴨是烝壺

崇上人携育王書歸行化因以山偈勉之

問訊維摩遣化來上方香積飯生埃何妨試向朱門去
會有青蓮一朵開

南坡牡丹今春大爲風雨所厄遂稽勝賞世事
(至於)有不如人意十常八九因記古詩有花發多風
雨人生足別離之句惻然有感廣爲十詩云

桃李用事能幾日東風笑人嬾歸荷華不須要石愁儂費
趁晴快賞洛城花
惜花常恨日不足無奈春歸太倉卒總前喚起不關渠
欹枕無眠待明發
安得萬斛蒲萄波一時快瀉金叵羅眼底春光看有數
花前樂事苦無多
千朶桃黃幷魏紅簇簇坡頭羅綺叢更須殷勤油幕護
帘邊恐有妬花風

空花過眼隨塵土不如意處何須數一春數到牡丹時
坡頭日日風和雨
讀書不知頭白早却是儒冠多誤身陸沉黃綬非吾意
慚愧東西南北人
未知今日定何日道是好晴難得晴來怕春風花底散
歸愁暮雨樹頭生
花滕肩輿繡簇簇壽母顔紅雙鬢綠桃李陰中五弟兄
起舞團欒歡意足

有花堪折且須折政愁春盡難爲別官期促我不少緩
强道千里共明月
我輩不比少年時陶寫攻賴竹與絲勸君莫種南塘柳
只爲行人管別離

和犖使君謝開府送牡丹絶句

東君屬意鶴翎紅喜入先生盻睞中蝴蝶亦知春事短
向人栩栩戀芳叢

和陳倅寄南坡牡丹詩

功名悔不知津早自理荒裘吾欲老不論花木四時春
坐對溪山終日好
閒人執戟明光宮何似醉鄉時一中春來百物不入眼
賴有姚黃幷魏紅
花間待公來亦久公歸花亦隨烏有兒鴻忽墮新寄詩
尚憶花前同舉酒

剪牡丹有感二絶

青帝工夫在牡丹花開時節奈春殘坡頭況有狂風雨

莫惜金刀剪取看

剪却牡丹春事休鶯應惆悵蝶應羞綠陰滿地無人見
倚遍欄杆獨自愁

謝昕公取送藏經

足躡經樓步步高知公取送不辭勞它生佛會同携手
看放光明燈白毫

慈氏院僧了通欲以常庵所書萬明教尊僧篇
付刻諸石以永其傳以廣其流布居士懽喜因爲
說偈言

明教宗風留紙上常庵心法見毫端若能於此能三省
成佛原來總一般

自餘杭至都下終日雨隨轎來但微細不能濡
沱耳

小臣安得雨隨車聖主仁心天地如一念九重先感格
百神効職敢跱躇

連日雨遂阻到草堂用前韻寄意

草堂松竹暮寒輕晚歲相看益友生今雨不來增悵望
却煩鐘鼓報晴聲

傷春

一見花開一淚垂花飛有底急風吹自從臘後梅花發
愁到牡丹開盡時

芙蓉盛開

溪山明處開三徑松桂叢中擅一[illegible]天借纏頭三丈許
紅雲不盡綠雲多

憶南坡芙蓉

宦遊木末搴芙蓉祇有埋頭簿領叢悵望家山天樣遠
萬枝相映落霞紅

柿熟園夫不採可嘉

飛鳴爭啄賴兆邪本抄斜陽幾點鴉紅葉堪書权拾取
不妨分付鄭虔家

同兄弟小飲

寒擁紅鑪酒味醇杯盤羅列闘時新却思三十年前味

只有鹽虀是故人（原注 是夜亦以鹽虀薦酒）

以長慶集送潘接伴

樂天長短三千首　唐室聲名四百年　大字正堪遮老眼
向來刻畫恐無傳

余在吳門再刊此集

妙處由來識者難　詩盟千載不愁寒　牙籤縹帙重拈出
付與詩人仔細看

試筆

將軍萬里說封侯　太史何須歎滯留　骨相生來無燕頷
毛錐且復事鑽頭

聞爆竹

慣憑詩酒弄光陰　秋月春花伴醉吟　不覺年華成晚暮
一聲爆竹忽驚心

郡驛阻雨

狂瀾公獨障東川　忠力能回尺五天　千騎出遊應雨止
尚須燈下理殘編

數日官兵來揀軍轎直拘還殆盡一出不可欲見鮑伴湯倅如隔千里因以四絕叙情

官揀轎兵敎控弦　出門寸步即拘攣　蚤知行路難如此
避官當初不着鞭

天寒東郭猶穿履　路澁西家不借驢　近日外間風色惡
不如閉戶且觀書

在陳晩矣歎歸歟　似覺年來氣味踈　有飯不嫌長脫粟
無車那說更求魚

不惜頑軀走路塵　秖愁徒步長官嗔　何時竹杖芒鞋去
還我江山自在身

再和

不到蘭扉月又弦　思君無奈寸心纏　今時迺有晏平仲
甘願親身爲執鞭

宦路半生眞跋躓　詞場末技止啼驢　南山縱有能招隱
北闕如何不上書

春末墻頭梅偃蹇　歲寒牕外竹蕭踈　廣文一味清貧耳

甑有懸塵釜長魚
滿田數日瘦公塵性忍藍田易得嗔莫怪向人多白眼
祇緣錯見宰官身

春大閱望郡圃齊雲樓悼亡

簾捲齊雲春暮天綠陰都放淡痕邊去年此日憑欄處
不見驂鸞駕鶴仙

中秋夕約二臺待月於齊雲樓夜深月方出亦
未免有微雲掩映也

月娥不管夜深寒盡樓頭白玉盤却要浮雲作帷帽
風寒時得一斑看

雪後園中探梅得數枝

天人戲剪六花飛却訝江梅開較遲自是東皇私有約
故教林主緩為期

偶見梅一株開花特大標格莊重尤可愛賞世
人譽梅必以清瘦斯豈不易之論耶

玉環天與十分肥弱骨豐肌不自持一曲霓裳何足道

承恩應不任風吹
無賴風前萬玉妃為誰春瘦不勝衣信傳隴首香仍在
雨晴江南子始肥

送藕

白藕分甘來玉井碧筩篘酒吸鯨川雪霜笑逐金刀落
便覺横塘在眼前

和林子長送藕詩韻

玉井蓮花十丈長如船藕實得分嘗碧筩象鼻誰相稱
玉骨冰肌分外涼
冷淡論交味正長芡盤嘉藕欲同嘗扁舟訪我須聞早
莫待西風八月涼

和簽判建平書懷

堪笑蹇蛙不自憐漫勞胥次險山川仕途醉眼看紅亂
何地強分愚與賢
箕斂陳逋不問年里胥促迫政騷然闌幾在野重為穽
敢望公家不稅墨

只欲昏昏睡晩晴驚飛蝴蝶夢難成憑誰彈取山禽去
厭聽牕前聒聒聲

令笑微官已倦遊末哉斗食尚遲留長裾懶向侯門曳
任爾兒童笑拙鳩

新來花鴨也能言蒼狗誰知又變遷不覺書空成怪事
未應嗔甚笑籃田

郁簿詩來記向來訪遠小酌家釀一兩日又將熟矣用韻為約

酒紅拂拂借蒼顏一笑忘形爾汝間早晩小槽新釀熟
能來把酒對南山

家釀新熟分送小壺

酒熟黃花亦鮮顏糟床聲落夢魂間一壺往助齊眉餉
莫遣新愁上遠山

再和

簿書朱墨秪愁顏毋溷維摩丈室間俗子撫人須料理
為言爽氣在西山

再和

病起梅花未破顏無言空伴小軒閒[illegible]梅[illegible]也知不是
緣詩瘦卻笑相逢萬顆山

漢老弟寄詩三絕情見乎辭使人愈增離索之
懷依韻和其韻

坐盡寒灰一豆紅梅花牕下膽瓶中只應相伴黃昏月
情緒憐君與我同

送盡飛鴻眼欲穿家山政在落霞邊快來幸有梅堪折
莫待相將柳欲眠

屋頭謁喜報佳音鴈足書來抵萬金一臠庖珍真念我
朝來食炙有牛心

和韻

黃髮相看萬事休卻愁蹤跡又萍浮不須屢費謝安石
有客還曾似此不

再和

四時甘味着邊頭百斛船中酒拍浮但得有錢能辦此

何須左顧羨餘不

秉與過道院竹輿上再和

莫為彈冠恩一蓋人生富貴等雲浮還憐城郭重來處
得似山林獨往不

和林正甫遐思湖上麗人絶句

風前柳逞腰肢活雨後山橫眉黛長欲把西湖比西子
却成畫餅挂空腸

再和

漢苑梅花粧額半章臺柳葉畫眉長恐因巫峽能來夢
莫學楊州枉斷腸

洒掃無礙室

太息仙翁了俗緣竹軒初日似當年不禁路凍新霜滑
一誦遺詩一黯然

釣臺

横足論交萬乘輕富春山水足平生從教太史占星變
自是難忘故舊情

故人昔有劉文叔此地今餘嚴子陵行客漫懷千古意
相逢林下一何曾

四海斯文一范公雲山江水兩爭雄舊碑可惜隨煙燼
新刻摩挲恐未工

過永城

河南名縣固多矣有底永城天下聞大抵地因人後重
固知千載有知音

和漢老弟病起

牀頭讀易編常絶紙背題詩字半斜示病維摩元不病
不妨丈室散天花

十六日舟中送何同叔

乍抛玉節去朝天分袂江頭却黯然只恐垂虹亭上月
今宵不忍十分圓

得集賢回字

奔走年來已厭頻那堪萬里抗塵塵集賢說道處傳耳
慚愧中朝第一人

廣東漕王僑鄉寄薔薇露因用韻

薰鑪斗帳自溫溫露浥薔薇嶺外村氣韻更如沉水潤
風流不帶海嵐昏
美人曉鏡玉妝臺仙掌承來傳粉腮瑩徹琉璃瓶外影
聞香不待蠟封開

田家嘆

麥已化蛾猶未打蠶雖作繭不堪繰一年活計今如許
只望西成我廩高

山前雨脚如麻下田裏水頭猶屋高祇恐無秧可重揷
農夫相視敢辭勞

春暮

紅紫摧殘春又歸獨憐楊柳綠依依無端亂絮因風起
漠漠晴天有雪飛

二子往赴漕試意頗念之二首

應爲棍黃蠶着鞭擬隨鵰鶚上秋天老懷已覺功名誤
只欲兒曹慰眼前

三年大比搏鵬志五日修途舐犢心齊奪錦標非分外
龜泉從昔慶源深

往雖山視曹甥營母墳夜歸

乳甎輿出[illegible]逢鑄錢場裏驗青烏忽然月在千松頂
影落瓊瑤滿地鋪（在鑄錢場）（墳地）

仲本寄示詩軸中有雪前觀雪見懷之意（異感）具情也繼韻以謝

雖戰玉龍香遂北尚騷豎虎欲征西有人獨立城頭望

一派寒光在乳溪

飯後過南坡觀雪二絶

晨觀已落園翁後飯已來時計一疎太息蒼曹誰領會
更教能賦總輸渠
扶筇行雪又尋梅花下衝寒要一杯好事有誰能問字
可須能載麴生來

微雪

霏微小雨灑通宵慘淡寒雲覆麗譙盈尺未成平地積

六花應在半空銷

七月三日到鎮江欲過金山始登舟暴風雷雨大作泊抵寺岸則少霽矣回舟晚晴却遇便風

忽然天外片雲飛風雨連江浪濺衣一笑江神真戲劇晚晴依舊送將歸

十四日雪復作

行令冥冥不敢溫一天雪重壓江村我慚白雪巴曲天為黄葯洗磨昏寧是因風揺却絮又還扶雨着梅腮先生擁褐方高卧恐客敲門勿與開

薄白堂集 卷四 四

連日將行泥塗風雪因作二詩一以自嘲一以自解

薄宦才堪雞肋比泥塗風雪不憚勞折腰始悟青衫左到底山林一着高

天公憐我太徒勞為散冰花洗爵陶嬾覺藍輿清興動風流不減剡溪高

二十日南坡再賞菊

扶杖坡頭日幾回半醒半醉為花來只愁秋老風吹盡更向風前把一杯

移官舍菊種歸園中

慇勤分去幾株菊官滿聊為三徑資不是園葵何用拔且無薝蔔莫相疑

南坡丹桂五株齊開

秋風丹桂共徘徊應是姮娥着意來端為五人俱赴試五株故遣一時開 以下五人赴秋舉

薄白堂集 卷四 四五

南坡丹桂六株一時放花真佳兆也中秋當舉諸生同賞

六株丹桂一時華此去蟾宮路不賒莫惜中秋同一賞明年好事總吾家

菊少花

菊不成言意自嗟淵明底事不還家東籬不負它時約看取樽前勝著花

和吳升之巖桂

一笑姮娥不問金詩人未見已披襟秋來亂動蟾宮興
欲向風前徹夜吟

夜夢有人惠絲鞋一緉次日報除左史

官職原來莫浪求絲絇夢裏有誰投帝庭入侍應須此
果應恩除在仲秋

夢中作虀鱠詩

香虀擣就有餘辛細鱠初飛白玉鱗莫遣佳人頻下筯
翠娥深處要人嚐

詠古詩

柳子賭韋不佩弦癡心附麗老羈纏虞商浪說能為市
更價由來却悟鞭

杜曲詩翁霜鬢顛誰憐三十載騎驢五陵車馬輸年少
枉讀平生萬卷書

韓子其人倔强歟羣兒頭角久相蹴也知自是屠龍手
溫水難教戀小魚

斗酒金鑾筆下春脫靴力士幾曾嗔後生不謂尋常事
驚怪先生膽是身

前和担霜詩似亦少題再以一絕慰之

巖桂攙先還寂寞菊花殿後尚斕斑却應獨占西風好
乞與佳名秋牡丹

姜總管相送至掃溪三十里夜雪中留別

相得詩人我與公浙江從此隔西東年來已是難為別
更在山中風雪中

杯酒淋漓意氣傾離筵唱徹短歌行飄然鮮纜入歸後
獨自蓬窻聽雨聲

一麾又指浙西州千騎東方且上頭已約好山供望眼
更煩飛雪送行舟

文籍遺水

巍冠廣屨誦虞唐尊白先生增在經筵冷笑諸儒屋壁藏卷軸隨
車雖土苴末流波潤尚隄防

槿花詩

西殿涼風合斷魂玉奴終不負東昏縱然榮落纔朝暮
也是曾承雨露恩

翠袖紅裳細錦袍紛紛兒女鬪妖嬈千枝萬朶遮入眼
誰覺榮枯在一朝

光陰占取入秋來料想西風費剪裁朝暮相催君莫悶
一邊零落一邊開

草中漫說千年潤花裏休誇百日紅畢竟有生俱有盡
大椿朝菌得無同

飯有沙二絕

東西斷渡欲浮槎朝來絕市無魚蝦我倉漏穀舂不得
客米炊來飯有沙

廚人淘米不淘沙豈爲先生惜齒牙烘穀旋舂供晩爨
粇儲未可笑閻家

舟中重午絕句

蒟筒角黍楚人悲節物驚心此一時不作扳輿迎侍計
被讒真欲弔湘纍

久不到南坡

何許瀛洲更望登田園日涉與吾曾徑來松菊荒三徑
底事歸兮却未能

南坡雜詩

三徑應緣二仲開定交笑指歲寒梅却嫌桃李無區別
下有成蹊俗客來（原注 夾徑植梅）

澗下初移鬱鬱材十年春雨暗相知君看雜蓋昂藏處
已有蒼髯老大姿（原注 澗下移松）

先生壟上常經鋤一雨朝來土脈蘇盈尺種籬須補綴
鄭翁殊未識龍雛（原注 補籬種筍）

太華峯頭開玉井若耶溪上蹴紅粧要遣秋風開菡萏
急須春雨漲池塘（原注 鑿池種蓮）

靖節門前盡日垂清風千載意誰知折腰五斗非吾事
慙愧輕儇一小兒（原注 庭前栽柳）

南坡雜興

咫尺南坡早得春扶藜朝夕往來頻追今着意栽桃李

準擬它年作主人

東風已放二分春小小犁鋤手自親多少軟紅塵裏客
豈知林下有閒人

道院周圍果實皆先居士手植因長老摘送不
勝追感再成山偈

仙翁久矣騎鯨去華表終朝化鶴來更待蟠桃千歲熟
慈顏應認手親培

和林正甫碾茶

森嚴風味變腥甘未必能袪睡思酣姑為先生寬水厄
却客歸夢到江南

肝膽由來是一家人間何許是真茶不妨更看鹽伴
可但甌中詠有麻

以蓮心茶送汪伴報以剩蝦佳句

十指纖纖笋透芽滿盤紅玉剩鬚蝦慇懃念我須分餉
更問鄰家酒得賒

佳句妙甌曷至再和以謝

不為河豚賦荻芽一壺且復薦枯蝦燈花也似知人喜
來報歸期的不賒

荷葉浮錢蒲茁芽鏡潭寧是照魚蝦只今風月平分了
便趁鵬程萬里賒

別後寄林子長

幸然頭角未相踈交道從來笑耳餘短棹忽來還又去
得非蝴蝶夢周歟

安奉觀音

優鉢曇花果有花不緣詩酒到君家閒思大士應嫌汝
枉費精神詠綺霞

和耘老弟喜衡得第三男

天教英物照階除又勝徐卿第二雛會見五男并二女
宛如合璧與連珠

覽鏡有白髮詩

拂拭青銅照病顏勲名正墮渺茫間緣愁白髮三千丈
蚤已朝來見一斑

一、題目俱低二字題解低三字不得低例亦低三四字字須依照式正體

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二 ○尊白堂集卷五
三 ○制
四 ○○嶽州云云
五 朕惟云云
六

宋○虞儔○撰○○

校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五

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二 ○尊白堂集卷五
宋○虞儔○撰○○
四 ○詔
五 ○○全國云云
六 卿等云云
總 欽定四庫全書內○○○尊白堂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五

宋 虞儔 撰

制

嶽州績溪縣英濟王第九男封侯制

朕惟有道之世百神受職眷惟乃父有子九人何八龍之俱候而一蛇之失所既旱乾水溢禱而必應宜威靈氣燄久而愈彰爰錫褒封以慰民望豈為異數尚克欽承

王補之除大理少卿制

朕惟王制有云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獄至于大理極矣苟五聽之不審三刺之不中則是使斯民終于無告而已朕甚憫焉以爾持心近厚議法不私典州則人懷惠愛持節則吏畏精明故擢從槐屬之聯俾貳棘卿之列往哉惟欽以究所長朕于用人惟才是擇歷階而升自有近比爾尚勉之

韓霖叙復成州團練使制

朕惟賞罰所以示天下之公一予一奪初何心哉爾昔任總戎不能撫士郡將以聞旣麗于罰閱時之久實應叙法還其兵圍匪朕之私往服新命益思省循

時汝翼大理評事制

朕惟廷尉有評實司議讞凡四方之訟牘紛至必躬閱之獄之當否罪之輕重蓋關決于此惟明惟敏乃克勝任爾尚勉之

葉箕兩浙運副制

朕惟國家駐蹕吳會凡兵儲民食與夫吏廩所以仰給於漕運者何可勝計豈他道比哉爾人門之美見推縉紳持節把麾輒上課最郎闈省戶俱著休稱肆疇已試之長旨在選掄之數質諸僉論謂汝爲宜載陞延閣之華庸示建臺之寵其往盡乃心舉乃職毋乏吾事有以風厲諸道俾朕無愧於知人之明則惟汝嘉

胡大成都大茶馬使制

朕惟朝廷立互市之規而川陝乃置使之地孰將隆指厥有周材爾心計疏通吏能強敏分符列郡夙推共理之良持節外臺益振祥刑之譽爰陞華於内閣庸簡推於西州惟懋遷貨居斯盡摘山之利而協和種落乃能空馬之羣宜體眷知勉臻來效

李景和將作監制

朕惟自郎位以來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蓋欲躬行節儉以移風俗與漢之文帝匹休故匠監之設於事爲簡昔號煩劇今爲清選爾視時流乃有用之材謂

天下無難爲之事剖竹近藩其游刃恢乎餘地握蘭郎省若佩玉動則有聲比者將命出使無幾微見於言面抗旌萬里形勢在目後日恢復中原掃清上都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營繕之制固已洋洋然動其心矣往祇新命以規來效

郭倪殿前都虞候制

朕惟周廬千列爰肅宸居禁旅萬屯載謀總帥孰堪是任今得其人爾三世將才屢朝勳閥激昂自奮豈惟能

讀父之書持重有謀蓋深識事君之義推轂膺閫外之
寄運籌帷堂上之奇大江以東壯金湯之設險長淮以
北泊草木以知名備殫夙夜之勤期赴功名之會輟從
騎率晉陟嚴除太微左垣厥有爪牙之士文昌上將是
謂腹心之臣豈曰叙遷實以勞選惟律身乃可申軍法
惟潔已斯能服人心勉紹家聲毋廢朕命

朱子美閤門舍人制

朕惟彤闈華閣以肅朝儀其間列屬亦必遴選爾奮自
右科被服儒雅嘗在選中茲膺申命惟有禮以導人之
恭有法以繩人之慢守斯二者則為稱職

林伯成閤門舍人制

朕惟比年以來凡筮仕于彤闈者必試而後授遂與館
職齊驅其選益重爾嘗得儁右科比名試于西掖落筆
風生既徹朕覽有可採者其栝成渙以踐厥官

林管閤門舍人制

朕惟上閤之華日侍清光聯事其間可謂榮矣爾奮自
武科蔚為選首官于右學豈有休稱不試而授人孰謂
爾為不宜哉

曾炎林楫並右司制

朕惟文昌乃政事之本有一日萬幾之繁中臺分左右
之聯掌二十四司之事猶振領而挈裘殆舉綱而張目
必得其人乃勝厥任爾炎有當世之志遇錯節盤根始
見其長爾楫推古人所為真璞玉渾金莫名其器俱懋
經綸之業備殫中外之勞而用之未盡其才惟恢乎必
有餘地久回翔於省戶宜序進於都公寧惟爾厥稽違
毋俾庶官之曠要使熟於聞見以為待用之資既簡深
知何庸多訓

信王孫換南班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制

朕惟歸內朝供奉之班職東宮羽翼之備庸親近屬蓋
廣殊恩爾信王之孫成國之子既制之終而年之及宜
祿之厚而秩之優然得之易者必驕維守以謙而可久
其欽承於朕訓以徼福于宗枋

擢工部侍郎萬鍾中書舍人制

朕惟中書命令之地舍人詞翰之官極一時儒者之榮聯兩禁侍臣之選不試而用令得其人具官某蚤負才名老于文學通夫國體是宜政事之與聞一哉王心不但語言之獨妙自登禁路深簡淵衷朕惟欽播告之修要在謹樞機之發問崔琳以今事罔或不知追仲舒之古風斯為稱職有如卿者何媿昔人豈應袖手于縞工亟用演綸于鳳掖當使山東瘠老扶杖愿觀庶幾河北武夫聞風雪涕修而書命賛我規猷

張濤中書舍人制

朕惟中書政事之地舍人翰墨之官厥選甚艱莫如已試具官某學如游夏才似常楊裹聯禁路之華嘗掌樞垣之制藉爾討論潤色自成一家維時號令文章同風三代自出領藩宣之寄豈厥直承明之廬其代予言孰稱朕意肆盼嚴召趣使來歸有如前席之思久不見賈剗茲弄印之久無以易堯正資播告之修更賴論思之益宮雖仍舊命則維新寘于老成奚煩多訓

同知程松父九萬特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惟明有國善善之風謹古訓親親之義得人而用𣂏知移孝之因推本而言益見教忠之效茲有成命形于賛書某官父某蘊當今平治之才負邁往不羣之器頗頓仕路先豪俊以著鞭際遇清朝視功名猶唾手分符典州則最課輒上杖鉞分閫則威名遠聞聿觀賢嗣之飛騰力以親嫌而引避九華勝躡暫韜歛於風雲萬里宏程自優游于歲月琳宮均逸錦里推尊眷家學之有傳簡朕心而大用是為有子方正位於樞廷豈不懷鄉爰陞華於秘殿寘為異數孰謂彝章念本朝曾不數人良深嘉歎在一門實云盛事宜有光華其亟欽承以永終譽

王容起居郎章良能起居舍人制

朕惟左右史之並建所以記人君之言動垂之萬世以為信書其責顧不重哉爾容萬言之策嘗冠倫魁粤自

典州晉登郎省爾良能華國之文見推士類細書東觀兼直北扉郎其識技之優膺在選掄之數爾其務存直筆君舉必書庶幾朕每臨朝有以自警

龍井惠澤廟加封制

朕憫今歲之旱靡神不宗惟南山之南井有龍焉翕歛風雷貯儲雲雨亟命黃冠往投符簡如響斯荅曾不旋踵膚寸之澤彌天之潤何其神耶朕甚異之四家顯號用侈侯封其欽承厥命以永佑我農人

某神父母加封制

朕惟某神之廟揭虔妥靈司境內水旱之柄凡有禱輙應封爵所盼不敢違其父母蓋終慶義祥有自來也

某神加封制

朕惟今歲之旱嘗詔郡國各禱于境內之神厥既應荅如響歲事以之不害于成有司以告封爵所宜加也朕不敢靳

劉述陞郎中制

朕惟郎官上應列宿士大夫之高選然必稽其資歷而後正其位序蓋尊之也否則員外置耳爾器質醇茂才猷膺敏踐揚滋久閥閱尤高既列屬于秋官宜陞華于六品國有彝典匪朕爾私其思所以報稱者勉之

任清叟陞郎中制

朕惟郎員有中外之間蓋官簿有深淺之殊其在公朝其存彝制爾人文兼美閥閱素高出膺剖竹之榮入振搉闔之譽參稽銓部無非累日之勞協贊地官其正列星之位宜思報效稱我褒陞

俞豈除待制宮觀制

朕惟眷吾法從遂膺告老之章錫以賛書庸示貪賢之意具官某才猷膺敏學術深醇備殫中外之勤綽有老成之望粤聯膺簡亟上禁途西掖演綸咸識王言之大右銓典選果聞流品之清乃勇退之深堅嘗勉留而莫肯爰陟西清之候對姑陪列宇之真祠豈特都人又起賢哉之歎當今朝士共談知止之榮

邵文炳待制宮觀制

朕惟均佚祠庭寔謂優賢之寵陞華延閣有嚴次對之除眷吾侍從之臣爰涣絲綸之渥具官某蚤安静退晚躐清華多識博聞洞貫九流之邃高文大冊蔚為一代之雄視草北扉代言西掖晉勸金華之講載紬石室之書備簡深知蓋將大用乃以晦明之疾力祈香火之歸顧當饋之歎方興豈容輕去而長者之言不妄姑徇雅懷

右文殿修撰蔡戡除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制

朕惟士大夫出處亦何常之有哉爾扗門有年矣今朝廷謀帥一旦翩然乃為朕行得非有所抱負未究設施思欲有以自見乎惟桂林南越一都會外控西廣六番南連交趾九道其責任也甚重升華秘殿姑為爾寵若控馭之略綏撫之方爾蓋優為之矣惟毋曰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欽哉往盡乃心舉乃職以無負予委寄之意則惟汝嘉

楊文昌將作監丞張瑨將作監簿制

朕惟躬行節儉以移風俗凡宮室苑囿未嘗有所增益然而匠監設属有不敢廢者亦以蓄儲人材待用焉耳爾文昌出於紹興勲閥而能佩服儒雅爾瑨見謂元祐故家而能有志事功若丞若簿其往蒞厥職爾毋曰事有若緩而不切狃於苟簡之習必也俾工巧器械咸精其能以副朕儲材之意則惟汝嘉

同知程松曾祖任承信郎淳贈太子少保制

朕惟人之哀榮自本根而茂枝葉天之報施若影響之應形聲朕登庸二府之大臣俾追榮三世之冑廟蓋亦本之以人情参之以天理某官曾祖某德之所積者厚澤之所施者長啓佑後人為吾近輔已陟樞庭之峻宜申寵保之褒尚克有知以對殊渥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制

朕惟天之報施善人固自不差君之待遇大臣蓋亦有禮某官曾祖母某氏系出華族來嬪德門於法度以能

循亦慈祥而可紀今吾近輔時乃曾孫登用云初追榮可後爰疏封於大郡且正號於小君寧唯脩舉於朝奠是亦尊嚴於國體

祖贈奉直大夫擴贈太子少傅制

朕以基命宥密之寄膺之當世經濟之賢渙號於庭既增重於國體納書於廟昭克紹於家聲某官祖某擅一鄉之評鍾九華之秀樂天知命豈共生不逢辰鍾彩埋光蓋亦才難大用曰予近輔時乃慈孫茲當圖任之初

爰舉追榮之典俾就東宮之列膺加次傅之名念考父之滋恭宣無違者善藏孫之有後今見其人

祖母宜人江氏贈信安郡夫人制

朕惟啓列郡之封正小君之號以私室追榮之典爲公朝錫命之崇某官祖母某氏系出高華歸嬪名勝乃眷樞臣之佐有懷王姒之慈蓋已疏真食之多寧不動含飴之感魚軒象服雖不洎于前生石窌封丘尚有光于身後茲爲異數用告幽扃

妻令人畢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朕惟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古之道也若隱約之與居而富貴不及與之共人情將安忍哉某官妻某氏生德業之門有柔嘉之則能執婦道以相君子何意天嗇之年不俾偕老今吾登用帷幄之臣付之重任宜有追榮之典以尉其琴瑟之思開大郡之封正小君之號烏可已乎

趙師睪贈父制

朕惟舉明堂之祀均四海之驩眷惟侍從之臣方切劬勞之念爰敍慈典用賁壙宵某官父某德著溫恭行成信厚天潢析派惟源之深者其流長僊李傳芳惟根之茂者其實遂每篤義方之教克開似續之賢緬想生平僅止兵防之任固宜身後晉聯帝傅之班蓋積慶之有餘視追榮而無愧丞其告廟歆此綸書

贈母制

朕惟宗祀明堂大賚四海矧予法從嘗聯持橐之班念

彼母慈宜厚追榮之典某官母某氏芳猷未泯懿範深彰以宜其家供召南之祭祀克成厥子喜京兆之平反爰疏大國之封益正小君之號顧生死哀榮之際孰擬其倫想山河象服之儀儼然如在

中書舍人萬鍾贈父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扃某官父某積善在身陰功及物謹石氏義方之訓有味其言富孔庭詩禮之傳克開厥後是宜有子為時顯人旬葉沉根或廣九重之澤納書告廟膺陞四品之階

贈母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扃某官母某氏婦道夙嫺母儀甚著卜妻敬仲灼知五世之昌居擇孟鄰每謹三遷之教是宜有子為時顯人旬葉流根沐霈恩而閫閣納書告廟視夫爵以斯從

贈所生母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扃某官母某氏夙有令儀來歸望族挺出芝庭之秀晉持荷橐之華生也甚榮已侈恩封之盛死而不泯尚歆褒典之行

揚貴妃曾祖贈太子少保舜元贈太子太保制

朕惟洎路寢之室制總章之廷既舉縟儀爰推霈澤矧有女孫之貴宜追本祖之榮具官某積善在躬含章有慶雖不逮王官之顯蓋自推天爵之高啓佑後人遂冠六宮之寵肆盼褒典宜增三世之封爰升宮保之崇階用侈壙宵之慰册

曾祖母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大寧郡夫人制

朕惟宗祀明堂受釐宣室爰敷霈澤式暢四海之歡乃眷列妃宜崇三世之廟某氏族推甲冠德備柔嘉委蛇山河之容和樂室家之慶鞠衣闕狄方啓佑於後人象服魚軒宜晉封於大郡

祖太子少傅全贈太子太傅制

朕奉承祖考升配上天旣均四海之歡不尊其饗况冠六宮之列盍厚其先某官某蹈道有常潛光不耀惟種德懋百年之計是以流長肆治朝擧三歲之祠宜其報厚爰錫擭胥之澤晉陞宮傅之榮尙克有知庶幾不朽

祖母順政郡夫人解氏贈丈安郡夫人制

朕惟襃兩儀之臨陟三后之配乃眷帝妃之貴有懷王妣之慈肆擧彝章用頒慈册某氏系出慶閥歸嬪德門以宜其家應國風二南之化克開厥後啓太極四星之祥造庶事之順成豈襃恩之可靳爰正小君之位載加大郡之封未泯淑靈益昭寵數

父任保義郎贈太子少師漸贈太子太師制

朕惟躬事天之禮極嚴父之思嘉與羣生同霑大賚矧冠後宮之貴宜申禰廟之褒具官某迪德有常抱材不試世積陰功之厚鄕推月旦之評雖云鏟彩以埋光玆實發祥而儲祉篤生淑女豈特爲門户之華亞位中闈抑又衍邦家之慶其進宮師之秩以追泉壤之榮惟爾有知歆予茂渥

前母通義郡夫人趙氏贈永寧郡夫人前母靳春郡夫人孫氏贈潯陽郡夫人母和政郡夫人張氏贈安康郡夫人制

朕惟宗祀明堂大賚四海展如邦媛宜推錫類之仁慰其母心肆擧追榮之典某氏出高華之族歸名勝之門居循圖史之言動中珩璜之節傳芳襲慶克開如子之祥自葉流根益廣寒泉之澤疏封大郡加賁小君惟弟以朝雖生前之不逮形管有煒尙身後之有光

參政張巖曾祖任內殿承制吉贈太子少保制

朕惟得詩雅維石之瞻晉階二府之列稽春秋尊祖之誼肅疏三世之封某官曾祖某昔在前朝嘗躋膴仕蚤負有爲之志晚全知止之風伊爾曾孫乃吾近弼政塗直上旣發册於公朝宮保崇資爰納書於私廟慶餘所暨歆告其承

曾祖母薛氏贈信安郡夫人制

朕惟並建英豪置諸左右僉庸熙載方圖任於政塗儲祉流光爰追榮於曾廟某官曾祖母某氏德儀閑雅族望華腴躬鵲巢以起家克配君子職采蘩而承祀垂裕後昆時惟三世之孫賛我萬幾之務腊田是胙雖恩禮之惟優翟茀以朝悼音容之已遠庶幾營魄尚識寵光

祖不仕懷贈太子少傅制

朕惟以賢臣而遇聖君方參大政念爾祖之修厥德可錫襃章某官祖某積善在躬克昌厥後清德傳家之遠陰功及物之深非及其身在其孫推原有自然本乎天尊乎祖欲報伊何爰加宮傅之名用作擯肖之慶尚惟精爽歆此綸書

祖母楊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朕惟降大任於是人方茲共政受介福于王母宜有追榮某官祖母某氏作配名門夾修善道燕翼詩書之訓蟬聯閥閱之華時乃丈孫參吾中鉉圭腴陪賦既疏真

食之多象服副笄應慰含飴之感正以小君之號開其大郡之封是謂殊恩孰云常典

父贈朝散大夫範贈太子少師制

朕惟源之深者委斯遠施之厚者報乃豐眷吾執政之臣方祗厥命爰舉追崇之典以厚其先某官父某允蹈古人見推流輩石氏義方之訓睠睠不忘孔庭詩禮之傳孜孜在是爾之有子朕以為賢念簡注之素隆而登庸之伊始參筆幾政既躋二府之崇班視秩宮師用侈一門之餘慶

母太令人鄭氏贈永嘉郡夫人制

朕惟以孝事君則忠事君不忠非孝偉然人傑晉參鼎鉉之司念彼母慈深切栝棬之感某官母某氏克配君子篤生鉅賢蓋廣二南之風每謹三遷之教非此母不生此子咸推命世之材有是君斯有是臣式際興王之運推原所自欲報伊何追痛蓼莪之篇為之永歎加賁采蘋之職庸慰爾思

妻令人高氏封齊安郡夫人制

朕惟言惟作命方登廊廟之賢爵則從夫庸侈室家之慶品章具在恩禮宜優某官妻某氏族望高華風儀閑遠雅佩珩璜之節動遵圖史之言作配宗工蓋多中闈之助進參大政斯務外朝之言豈有淑聲爰加休渥正國小君之號開夫名郡之封因以起家既應鵲巢之化與之偕老益彰象服之宜往哉欽承以保燕譽

知院陳自强曾祖少保制

朕惟孝子慈孫孰不欲顯榮其親等而上之以及於三世之廟然非二府大臣曾不得與於斯寵蓋國家之舊典禮經也某官曾祖某蹈道有常含章弗耀發祥垂祉施其孫子晉參機政兼長事樞則其淵源蓋有所自來矣追榮之澤其可已乎升自宮保亞秩三事非特侈其家庭之慶亦所以慰其饋祀之思

曾祖母贈祁國夫人制

朕惟春秋之世有媯之後並于正卿推原所自蓋育于姜考古驗今益信而有證某官曾祖母某氏淑謹柔嘉宜于族黨蕃衍盛大燕及後昆厥有文武兼資之臣克任東西二府之寄始終一德光輔朕躬可無流根之澤以爲積善之報乎肇開大國之封益顯小君之號茲爲異數用告幽扃

祖贈少保制

朕惟衛詩有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言種德亦由是也某官祖某隱居求志鄉黨稱賢太丘之德可師不充于位敬仲之占有驗今在其孫乃登廟堂參予鼎鉉冊拜云始追榮可後爰自東宮之二品晉階天子之三孤用詔祖庭歆茲慈冊夫根本深而枝葉茂慶之所鍾則厥後必昌理之自然無足疑者

祖母贈中國夫人制

朕惟義所當先爰有追榮之典德無不報可忘反始之思矧眞儒既亞於上台宜慈冊亟加於祖廟某官祖母某氏資稟淑茂族望華腴家傳勤儉之風人誦慈祥之

訓再世而大有孫孔賢粤晉長於鴻樞復參陪於中鉉
原其所自更跳大國之封沒有餘光用侈無疆之慶

父贈少師制

朕惟昔者曾參以禮鄉之薦爲養而非孝若國人稱然
曰幸哉有子如此乃所謂孝也是故君子得時得位揚
名以顯其親者豈非疇昔之願歟某官父某隱德不耀
鄉評甚高詩禮之傳來自孔庭義方之訓不媿石碏成
其賢嗣興于朕躬以文武兼資之才膺東西二府之寄
既榮顯冊申贈維師人皆稱之曰賢誰不願以爲子道
揚冊祝寧唯增廟室之光華尚有典刑抑又俾里閭之
歆羨

母贈成國夫人制

朕惟大臣遇主既應風雲千載之期孝子念親深極霜
露九原之感爰頒褒澤用賁寒泉某官母某氏言動有
常容止可法宜家室則琴瑟靜好共祭祀則蘋藻吉蠲
閒于兩社之封克生令子敎以三遷之教爲時聞人粤

更踐於政塗宜追榮於禰室念栝棬而惻愴出綸綍以
光華致爵位以起家何媿鵲巢之德如山河而開國益
崇象服之宜朕命惟行母心斯慰

妻贈榮陽郡夫人制

朕惟妻寄股肱具存體貌登庸應載既峻陟於中階警
戒相成豈不由於內助矧總帷之悼德宜綸告之疏榮
某官妻某氏挺秀名門克配君子不但禮賓於冀缺抑
亦激昂於仲卿爲時聞人晉階大用令儀令色尚想典
刑之存一死一生尤增伉儷之重爰正小君之號肇開
大郡之封用告幽扃尚歆慈冊

知廣州胡紘捕猺賊有勞除華文閣待制制

朕惟撫柔嶺徼選用循良赤子弄兵要在安之而已渠
魁就戮無不得其所焉具官某兩禁舊人一時名士屬
五羊之謀帥首爲朕行擁千騎以首途實慰民望適有
潢池之盜頗聞桴鼓之鳴督捕有方甚稱在前之智略
勞來不怠靡專直指之威名用酬爾勞何愛乎賞爰陟

西清之次對以光南國之宇宣當令矜寡之安居載歌
鴻雁宜廣朝廷之德意安問狐狸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

勅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其世而褒大其家雖禮未有可不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勞而位不稱歿饗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心在王室非忠孝之傳有自來歟增賁禰廟追錫崇階雖曰舊章亦以示勸可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制

朕既舍爵書勞自公卿大夫以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周道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勤而位不稱歿饗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有嚴其報生民尊祖視古不衡而可以忘爾某之禰廟乎爰本之經宜追錫崇階非以為生亦禮之稱可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制

勅朕既舍爵書勞自公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原注袁說友章頗父云生為才大夫而用不盡歿為對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百執事在廟爾某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顯思之戒日徹於聽聞也勤劬肅後非爾素教之所自來歟追錫有奕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興州統制祿積牧馬賞授武翼郎制

朕惟軍中牧養之令歲稽其殿最之數而賞罰之爾善於其職而不乏吾事主帥以名來上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

王思誠宋安世為壽慈宮職事有勞特與帶行遙刺制

朕惟定省重闈弗敢少怠晨昏之念惓惓以之爾等祗奉無違恪勤是務慈顏有喜朕心則安爰申叙於賢勞

俾適分於郡紱惟不驕所以守貴惟能訓所以永年益
堅乃心毋替朕命

陳朴捕猺冦陣亡特贈承務郎仍與一子恩澤
制

朕惟比者猺人嘯聚山谷爾以一尉討賊遂喪其元達
予聽聞良用駭歎爰疏贈典併厚賞廷尚其有知歆此
殊寵

劉性之制

爾以書生備諳武事渠魁就戮諸峒肅清其陞京秩之
聯以為効官之勸

陳嘉制

爾以書生贊畫幕府渠魁就戮諸峒肅清何愛一官不
以為爾寵

謝榮制

朕恭惟高廟信書告成亦既次第行賞矣顧何愛一官
不以為爾寵

夏永壽制

朕追念先帝羮墻見之爾嘗執事宮闈勤勞備至進官
一列以示朕恩

孫紹祖等制

朕洪惟高廟信書告成亦既次第行賞矣爾等隸于史
觀與有勞焉進官一列蓋彝典也

王中實督捕猺冦染瘴亡歿特贈承直郎與一
子恩澤制

朕惟比以猺民嘯聚於山谷致煩部閫討捕以甲兵爾
蓋驅馳其間乃染瘴癘以歿達予聞聽良用惻傷爰疏
贈典之褒併厚世廷之賞尚惟不泯歆此殊恩

薛紹再任淮東總領制

朕惟入聯鄉列出總軍儲廣幾閫外之臣知有王人之
重爾蔚為時用克紹家聲分符則課最屢騰持節則風
稜愈振惟長江之天險顧列戍之雲屯藉爾棘位之高
華董彼轅門之饋餉士皆宿飽府有餘財事不辭難肆

疇庸予已試人惟求舊茲因任以為宜益懋賢勞祠膺
褒寵

葉宗魯太常寺主簿制

朕惟禮樂所以粉飾太平而奉常實與司之其間列屬並號清華爾文學政事俱有可觀簿正之職蓋朕遴選今坐廟堂風憲多由此途出爾身親見之矣益思涵養以待予之器使

閤門看班祗候壽因落看班字制

爾嘗隸事於彤閤已熟閑於朝儀爰敭實於年勞始正名於位序蓋進以漸者能久然得之易者必驕往哉惟欽毋忝朕命

來處和落看班字制

朕惟上閤之設屬欲其習熟於觀瞻肆稽年勞始正位序除授之意其詳如此居是職者可無勉乎

單夔刑部尚書制

朕惟成康之世悉臻囹圄之空堯舜之民僅示衣冠之象蓋以皋陶之作士與夫秋官之佐王朕甚慕焉誰其任此具官某通班兩禁歷事四朝蹈孔門忠恕之風洗漢吏刻深之習數正元之朝士今以無多視魯殿之靈光歸然存者比由召對信謂老成更事為多若蓍龜之先見獨立不懼猶松栢之後凋中外徧更望實益著從憲部貳卿之列徙文昌八座之聯蓋期獻納雨露之邊豈但聽履星辰之上惟仁者宜在高位衆論翕然俾民不犯於有司一夔足矣

史彌堅太府寺丞制

朕惟求良玉者必之崑山掄美材者必之鄧林文獻故家人物粹焉維爾先正相我孝宗遺風餘烈在人耳目爾克自植立不墜家聲雖欲勿用人其舍諸簿正外府允能其官轉而為丞孰曰不宜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

熊令憲太府寺丞制

朕惟爵祿得之易者鮮不驕惰惟有以自致者然後可

期以趨事赴功爾蜚英太學得雋儒科未嘗瑕籍于世資蓋欲立露其囊穎粤由縣最方列周行維時外府掌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視他寺為煩劇肆命爾往丞其間辨其名物謹其出入以賛其長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亟祗厥官以副遴選

張鎡太府寺丞制

朕惟出納邦財屬之外府丞哉丞哉朕不以輕畀人也爾勲閥之冑乃能刻意篇翰涉筆其間人孰爾訾欽哉往能其官毋忝朕命

趙夢極太常丞制

朕之用人惟才是與爾器質粹然聲華籍甚蓋跳越之瑟而瑚璉之器也奉常禮樂之地文物彬彬朝廷容典上下等威於是乎在往丞其間是為清選其思所以愛禮以無忝於厥官欽哉

趙時逢大宗正丞制

朕惟司宗置丞地清秩優異時多以異姓賢而有文者為之雖有屬籍之英罕在是選惟爾乃祖際遇阜陵躋于法從爾克守家法奮自儒科凡所居官皆有可紀可不謂賢而有文者乎肆朌新命孰曰不宜其往賛而長成麟趾信厚之風以副朕遴選之意

黄由知鎮江府制

朕惟城高鐵甕地接金陵外控長江豈謂喉襟之地內護行闕不違咫尺之天肆求侍從之賢往任藩宣之寄具官某文高一代學貫九流堂堂人物之英表表搢紳之望飛英騰茂推江夏之無雙發策決科見公孫之第一立登禁路深簡朕知遂躋八座之崇越在諸公之右一麾出守蓋有味乎清時三已何如了不形于慍色念家食之亦久稽朝論以無它眷北固之雲横不妨卧治去長安而日近佇俟來歸

張抑知平江府制

朕惟蘇臺甲子東南壯哉為郡太守選于侍從久矣無人載陞延閣之華式寵文昌之老其祗新命爰錫賛書

具官某學富家傳才優時用揭碁塗之領袖振天朝之羽儀聽履而上星辰蹟榮八座褰帷而問風俗作牧九州方資共理之長胡乃丐歸之切易地姑更于符竹提封況接于鄉枌所去見思豈閭閻徼山川之邈其來何暮亟慰吳中父老之懷往布寬條以綏近服

趙善堅知紹興府制

朕惟輿懷三輔蓋將吏治以考功乃眷從臣不以一眚而掩德爰敓綸命申錫賛書具官某以帝冑之英膺天邑之寄二年于此已備嘗於勤勞一旦飄然可久安于閭適乃顧陪都之重實臨東粵之區畀一節以起家總七州而作牧要使民安田里還賣刀買犢之風庶幾福及京師有自葉流根之潤朕之所以待爾者可謂盡矣爾之所以報朕者宜如何哉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制

勑朕既本之經宜為鄉大夫崇建禰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申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為從臣夫雞鳴警戒之道不篤則過庭之訓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某何以能移孝為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邦彝亦足用勸可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

勑昔成王踐祚世脩忠厚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蓋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具官某妻某氏克相夫子蔚為宗工積行累勞致位孤棘惟周人克廣孝思慰藹梱內肆予嗣服槩爾臣隣多勛之至則為之推恩蕃及閨門雖袝于姑亦祚大國非苟為私蓋周道也可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制

勑朕覩二南之詩關雎為王后鵲巢采蘩為君大夫妻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方定長秋之位而可無以為爾內勸乎具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為從臣獻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雞鳴之戒退食有羔羊

之德惟爾之助申錫命書晉之美號則在初政豈曰不
宜可

向朴循資制

朕惟擁莞之務所以阜通國貨歲入有羨惟爾之勞進
官一列寔應賞典

恭淑皇后祔廟甥魯愢等循資制

朕慨念淑塗既嚴祔廟爰推曠澤以篤姻親寵以賛書
升其品秩勿云故事而有易心

華文閣待制知慶元府趙不迹改差知潭州制

朕惟長沙重地全楚上流謀帥維艱得人乃可益涣出
綸之命庶酬弄印之懷具官某抱負不羣踐揚滋久豐
組左魚之佩皇華四牡之馳卧護陪都并京師而家福
往臨制閫環海道以無波積制外庸寘乎民譽且有功
而見知則悅蓋用人盡其才為難載疇南國之子蓄徒
得君重寄備西清之次對勉為朕行

胡元衡大理正制

朕惟漢公孫弘告武帝有曰因能任官則分職治此乃
不易之論爾資稟重厚學識明敏接武朝行藹然譽處
丞吾廷尉亦既久知自丞而正蓋因能也夫以春秋決
疑獄而聲名重於朝廷真儒者事古有人焉爾尚勉之
欽哉

百歲老人授官致仕制

朕惟堯舜之治民躋仁壽故比屋可封爾等皆我四朝
遺老涵泳仁化為日久矣遂介眉壽郡國以名來上朕
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

鄧供父封承務郎致仕制

朕惟因明堂之恩明貴老之義爾有子能仕既壽而臧
爰載錫於官封俾益安於禄養豈但侈家庭之慶是亦
為閭里之光

鄧丈炳轉官致仕制

朕載覽封章乃遽上乞身之請若稽禮制猶未臻謝事
之年豈不貪賢姑惟從欲具官某文章炳煥經術深醇

發藻詞□瓌已備訓誥典謨之體聯華禁路方輸論思獻納之忠謂厭直於承明之廬俾暫安於列邇之宇云何引疾遂欲辭榮聿進文階少慰雅志其專精於醫藥以介壽於耆頤

馮惟說除武學博士制

國家設學教養文武並用而右庠之士議論氣節尤勁培埴而作成之師儒責也爾蕭然澤臞屹然壁立生晚而慕前脩之志操官卑而抗御史之威怒多士聞風久矣昔夫子論仁者之勇子思言南方之强蓋孫吳之所未講也其以是訓廸諸生可

尊白堂集 卷五

朱貿武博士制

朕惟文武之道一弛一張不可偏廢其間設學校作成人材一而已矣朕于教導之官豈有所輕重于其間哉爾學問淹該文辭贍蔚發策決科屈居第二論吾右學士譽甚休宏博之任宜以序進其益務作成以副朕遴選之意

右正言施康年兼侍講制

朕惟王人之學古訓要在多聞天子之有諍臣政欲自近茲得諫垣之彥以參經幄之華爾識貫古今氣全剛大丹心自許殆將有用於時白首來歸是何相見之晚擢自烏臺之六察晉聯騎省之七人惓惓愛君每盡責難之義孜孜憂國無非當務之為宜偕甘泉法從之臣同預西學尚賢之選與其伏蒲論諍厲陳逆耳之忠規孰若廣廈從容細講脩身之要語非特朕以隆儒之効亦惟爾有稽古之榮

尊白堂集 卷五

中書舍人鄧文炳兼侍講制

朕惟聖道在乎方冊粲然可覩王人求夫多聞乃惟有獲是必講坦明之制毋寧泥傳注之言具官某才贍而清氣和以正學探百篇之義文推衆作之雄右掖代言肅風霆之鼓舞北扉視草近雲漢之昭回以甘泉法從之臣副西學尚賢之選况綸言下布固已追典謨盤誥之風粵賁訓前陳尚可冀虞夏商周之治朕非特收崇

儒之效爾亦惟有稽古之榮

中書舍人萬鍾兼侍講制

朕惟學之為王者事其來久矣內而脩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汲汲者蓋在是也豈記問誦說云乎哉具官某當代老成諸儒領袖晉司文翰之職而溫厚之詞固已追還古風矣茲庸命汝入侍金華執經勸講此學士大夫之至榮而禁侍臣之妙選也其朝夕相與發明古義務時敏以來厥脩因空言以見之行事俾予緝熙光明之效遠軼於帝王而仁義詩書之澤覃及於四海顧不韙歟

李澄宗正丞留佑賢大理丞誥

朕之用人必試以事因其任而任則不違所長擇可勞而勞乃可底于績爾澄才敏而銳爾佑賢慮謹而周遇錯節盤根方知利器若發硎游刃不見全牛比將使指以有行果著賢勞而來上民之利也朕有嘉焉宗正屬籍攸司大理邦刑所係往其共命轉以為丞寧唯示進擢之階亦以厲功名之志其堅乃守以稱所期

聶有太常丞張布宗正丞龔顧正秘書丞誥

朕惟九寺皆有丞而三丞尤為士大夫高選得非奉常禮樂之地玉牒屬籍之司而中秘圖書之府歟爾有高文與學見推於多士爾布清規雅望得譽於本朝爾顧正博聞多識有志於良史是三人者宜往丞其間以贊而長俾稽古禮文之事燦然可觀祖功宗德之傳昭然具在與夫三館之英四部之目濟濟秩秩以為清朝育才儲書之盛顧不美哉各究所蘊以副朕遴選之意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璹並除太學博士誥

勅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于其間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璹俱以名勝來掌學士之版譽處藹然也晉之講席發明經意僉曰汝宜則朕以懌可

王居安錢易直太學博士誥

朕惟議禮者必首于容臺養士者莫大于太學諸儒聚

訟烏知此是而彼非有司不明何取月書而季考欲革斯獘必惟其人爾謨等奮自儒流蔚爲時用或以老成德齒博約後來或以科第聲名興起學者俱在選掄之域蔚然博雅之稱百世其或可知當明損益之義一卷之書必立正資摸範之師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六

宋 虞儔 撰

詔

金國賀瑞慶節人使盱眙賜宴詔

卿等遠持使節甫屆疆亭不辭跋履之勞來致誕彌之慶可無宴惠以示眷懷

鎮江賜宴詔

卿等講夫鄰聘張是使旛來修誕日之儀爰錫需雲之宴庸昭慈惠以勞驅馳

赤岸賜御宴詔

卿等肅駕使軺甫臨畿甸將展昕朝之賀紹修誕日之歡爰以詔筵示夫眷意

平江賜宴詔

卿等被選使華來修誕慶念載馳於原隰宜申錫於詔筵以勞爾勤式將予眷

單夔辭免權刑部尚書不允詔

卿際遇阜陵峻躋法從幾年於外宣力維多召對昕明
深恨相見之晚晉聯憲部載酬臣試之庸茲陟丈昌始
愜人望朕猶以為遲矣抑又何辭焉亟踐厥官毋煩乃
命

報謝使副俞烈等到闕撫問賜茶藥等詔

卿等不辭遠道往聘殊鄰仗漢節以來歸望堯階而起
尺爰頒茗劑以示眷存

赤岸賜酒果詔

卿等來慶誕節已臨近郵眷言徒御之勞宜有甘醇之
錫庸昭寵眷豈曰故常

劄子

論對劄子

臣聞天道好還數周必復為人君者第修人事以應之
而已臣嘗觀兩漢而下天下之勢或離或合何其多變
也自東漢離而為三國又合而為晉又離而為南北又
合而為隋唐又離而五代十國其間天道之消長循環
往復互相乘除而國勢離合久近之數若合符契是蓋
有不偶然者矣如其人事之得失可喜可恨皆可考而
知也我國家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皇帝
適追先烈克集大勳混一之績蓋將傳之萬世靖康阨
會事出非常建炎中興駐蹕吳會中原境土未復於版
圖臣嘗推之於天驗之於數甲子已踰一周矣周則必
復況虧盈益謙天道未有不還者歲臨吳分苻秦以亡
天道昭然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勢離而必合規恢之

期不在茲乎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蓋怨寖久則易以
忘外無變則易以忽爰自講和日久人情狃以為常徒
見使命之交馳聘問之狎至遂謂事體當然殊不知讎
恥未復何可忘也徒見歲捐金幣以塡溪壑遂謂此為
久安之策殊不知狼子野心未可保也齊襄公復九世
之讎春秋善之善其不以久而遂忘也晉范文子曰唯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懼夫外無
變則必忽也今天下風俗委靡士大夫苟且百姓未安

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政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凡中國所以自治之策蓋缺然矣若敵人忽至不知其何以應之昔石虎死子孫爭國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蔡謨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蓋人事久忽而不修天時驟至而復失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惜於斯焉臣願陛下激厲名節以振起風俗之委靡總核名實以作新士大夫之苟且擇守令以安百姓省浮費以實倉庫稽公論以選將帥明賞罰以立軍政嚴教閱以練士卒飭百工以精器械勿以怨寇久而或忘勿以外無釁而遂忽務盡其在己者而俟其在天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內修政事施設注措所以默契乎天心者久矣契乎天心天所不能違也天時旣至然後奉辭以伐罪固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是皆天之所為天之所為天下其孰能禦之機不可失時無再來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取進止

論用人聽言劄子

臣聞為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沮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鸞鴞不並棲君子必惡小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勢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必在外小人在內君子必在外內外之分否泰係焉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難受逆耳則難從小人善窺人主之意務為迎合君子則據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久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況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乎昔漢元帝卽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廷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得進用其紀綱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怪者雖能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甘泉宮衛齊

三服官節用愛民蓋小善無益也然則為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昔子夏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勇智如湯真異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僞常以疑似而亂真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故錙銖莫欺水鑑無心於妍醜故毫釐罔遁人主苟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議衆議所是我則與

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夫合衆人之視然後為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為公聽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雖天不違也惟陛下留神焉

被召上殿劄子 慶元庚申二月時為淮東運副

臣一介疏遠蒙陛下誤恩前年秋䟽浙西憲司分閫合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有得於利害之實者請為陛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虜講和之後以淮為界蓋國家之門戶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失於講究者蓋非一也夫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兩淮耕種鹵莽地力不盡謂之有土可乎生聚苟且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賦止收課子上供姑且椿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僅有虛名萬弩手徒為文具禁軍闕額補而未足土兵逃替少而不招凡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初和議新集區處規模容有未盡迨今六七十年之久

而猶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儲積守禦若不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詳議殿最之格計田萊之多荒者勸之耕植使地力以盡計室廬之未葺者誘之營繕使民志以固歲入課租必以裕民而助國上供椿積必以糴米而實邊山水寨莫不增修弓弩手不廢教閱禁軍無令闕額土兵不致乏人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歲月之效永遠遵行當無事之時則可以嚴守備遇投機之會則可以贊規恢此微臣區區謀

國之患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輪對劄子 淳熙己酉七月時為太學博士

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而不易其為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遠行行而不出於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奢侈之弊而民背本趨末於

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蠻夷酋長皆襲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即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為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且博採羣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

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急功利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一人之說為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為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為是而行之暮以某事為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摹先定有衡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國以之強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上時政闕失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顧臣至愚極陋待罪臺察已逾一年自維無所補報日負憂責今陛下虛心求言以答天變若猶有所隱避臣罪大矣謹條具昧死上獻

一臣聞陽倡則為雷為電陰凝則為霰為雪方陰陽之相薄則雷雹皆至及陽為陰所勝則雷止而雪作魯隱公九年三月自癸酉大雨震電至庚辰大雨雪凡八日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故謂之異吳太平二年三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大雨雪纔二日耳史臣以謂先震電而後雨雪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其後禍亂之應有若符契往牒具載吁可畏也今正歲之始建寅之月三陽用事於卦為泰自戊寅至庚辰雷電雪雹俱作於三日之間視魯則數視吳則蹙臣願陛下以往事之驗為方來之鑒警懼修省以答上天仁愛之意則災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在陛下一念之頃耳

一臣聞宋景公一言而熒惑為之退舍今陛下因雷雪之變令羣臣條具闕失疑若可以上格天心乃今月十三日風雨驟變寒雪復作臣願陛下應天以實益加

修省若群臣言有可採亟賜施行臣不勝拳拳愛君之至伏乞睿照

一臣聞朝廷者陽也宮禁者陰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而寒暑成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而後國家理若宮禁之中宴飲之不節則非所以崇啓聖躬賜予之不省則將至於空虛內藏女謁行乎內則勢行乎外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漸也有一於此則雷雪之變乃上天所以丁寧陛下之意不求之身是無應天之實天怒愈深矣至於勳戚貴近時有排賞倡優伎藝每蒙宣引水門啓閉多不以時豈所謂嚴等威肅宸居哉臣願陛下畏上天之威謹正始之道宗社幸甚

一臣聞君子者陽也小人者陰也自古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於卦則爲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於卦則爲否今朝廷清明多士濟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迺建寅之月三陽在內宜泰而否何耶意者得無在外小人交結黨與潛謀進用如某

人輩者歟且將源源而來矣啓大姦之隙動上天之威無足怪者昔漢元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是非相攻邪正相激當時日青之變反以爲堪猛用事之咎未幾堪以病卒猛自殺於公車無乃與天意戾乎漢業之衰自是基矣臣願陛下觀拔茅連茹之象以進君子戒履霜堅冰之漸以防小人毋使鶚鷟並棲薰蕕同器則天意解矣

一臣聞中國者陽也外敵者陰也自古外敵之强弱常係中國之盛衰今國家南度甲子已逾一周敵運將終朝野咸意中原可復近者邊報傳聞信否雖未可知第講和日久邊備廢弛意者將有姦雄漸萌不肖之心窺伺間隙或恐讎恥未復而唇齒先寒矣侯景之事可爲深慮臣願陛下明詔大臣選遴邊路帥臣俾之先事經理以備不虞

一臣聞人主進退臣下必曉然示人以勸阻之意故進一人而人皆以爲當進退一人而人皆以爲當退舜舉

羣陶不仁者遠四罪天下服用此道也若朝逐一人焉
而使人疑暮逐一人焉而使人懼此何爲者哉盖自余
端禮趙彦逾石宗昭徐元德之去而朝士大夫莫不疑
且懼焉何者一旦遽然命從中出去者閔默莫測其端
倪居者徬徨每憂於讒毁日懷去計莫有固志臣恐自
此無有爲陛下興事造業者無有爲陛下以身任怨者
陛下孤立於上將何利焉臣願陛下守至正以照臨百
官有善則進有過則退明示之以好惡以堅其事上之
心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答天變

一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言路之開社稷之福也盖自楊萬里徐栴之徒去國之
後朝士大夫多不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
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氣象耶如萬里之輕率妄發
暗觸忌諱栴之强聒不置似不安靜雖皆不能無過然
其平日亦在能言之流中道棄之失古人市骨求駿之
意矣夫敢言之氣作之尚不能起況沮之耶近又有狂

妄庸人上書不實陛下止令聽讀可謂寬恩但四方萬
里不知其説云何傳聞不審將謂朝廷以言罪人覆巢
毁卵鳳鳥不至無乃與求言之旨戾乎惟陛下赦之漢
世每有災異必詔賢良文學之士直言得失茲誠得應
天之實也

一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官不及私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傳曰爵人於朝與衆
共之此言人君爵賞之施必賢與能而後足以上當天
心下協人意近者朝廷侍從之選或以交結而得節鉞
之重或以無功而授後省繳駁之職間不經由臺諫論
列之言乃蒙宣諭不惟名器既輕遂使紀綱不立豈爵
人於朝之義天命有德之意乎上天至明不虛見異臣
願陛下奮發乾剛收回渙汗苟物論惟允則天變可回
矣

一臣聞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
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盖刑

有所不平項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於私室用法輕重如此亢暵之咎不虛發也太宗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近者銓試代筆事覺有司觀望不特有官宗室不行推治至於與之干涉者則又故作遷延止將餘人具案奏斷用刑如此無乃不平怨讟交興有傷和氣臣願陛下特降睿旨令臨安府催追未到之人速具奏案一體施行以答天變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宣示殿試考官務求切直之論劄子

臣嘗怪今日內外人材習爲軟熟其勢久而必至於委靡不振夫國家之有人材猶人一身之有精神也精神去幹則人何以生人材委靡則國無以立良由始進之日上之人失其所以風厲之也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視以爲趨嚮者也大抵愛君憂國者必有切直之論而嗜進苟得者必多諂諛之辭然則因言以求人有司取捨爲可不審哉故切直之論勝則人材日盛國勢日强諂諛之言行則人材日衰國勢日弱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臣於前舉備員殿試對讀官見士人答策其間頗尚切直既而唱第之日在前名者蓋有諂諛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茲非有司顧望畏忌考校之過乎國家三歲一舉親屈帝尊策士於庭豈直遵故事而已哉蓋欲收拾人材以爲他日之用也臣嘗觀高宗皇帝紹興更化之初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

亮切直者並置上列考試官精加詳定無失忠讜無尚諂諛用稱朕取士之意又宣諭宰臣沈該等曰今次殿試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材極有可用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後多爲名臣然則以切直之言而取人思過半矣仰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膺壽皇聖帝付託之重所以示大始而正本者莫急於求直言以網羅人材今次殿試實爲龍飛榜天下之士輻輳誠千載一遇也臣私憂過計恐有司考校之間不能深

識乎聖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諱進謟諛之論以求容悅則非所以示風厲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戒勅有司考校對策須求切直當理之言毋取謟諛不根之論庶幾作新人材增重國勢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復軍士運糧舊制劄子

臣竊見國家廩給軍食內而三衙外而諸屯以至州縣廂禁土軍皆是就倉打請昔藝祖皇帝定制京城諸軍其營之在東者受糧於西倉其營之在西者受糧於東倉南北亦如之蓋不欲使之驕惰且習熟其筋力之勞也其用意深矣臣往年假守平江府照得管下常熟縣許浦水軍其移屯之初亦是令軍士逐月赴縣倉打請行之數年有建議者乃謂軍士負米未免少勞衆粮康屢未免自備或遇陰雨未免滯留請使本縣起綱州府差官運司支破船脚之費按月裝發輸之於軍朝廷從之行之至今日見其害夫軍士安坐而食飽食而嬉習成驕惰此一害也綱水在途夾雜濕惡不堪食用此二害也船戶偷盜監繫日久破家蕩産者甚衆此三害也軍吏舁量欠折又多縣道填償不已此四害也為今之計莫若令軍中自備舟船盡以前來雇船水脚之直畀之輪差隊將赴縣倉支撥則軍士每月習於舟楫之勞不致驕惰給其水脚之直抑又有所補助綱運可以關防不致夾雜濕惡船戶免於偷盜繫獄縣道免於填償欠折軍中既自運糧河道淤塞事體相關且將自為開浚利害所在灼然甚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斷然行之使復國家之舊制不勝幸甚

使北回上殿劄子

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陛下畀節報謝金庭所得於詢訪聞見之實者臣已口奏及見於進呈錄矣臣嘗謂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淮多曠土官司往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今已殆遍謂如佃田百畝往往廣為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

力實不給種之鹵莽収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畒所収不如江浙十畒況有不及耕種去處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況淮上土力肚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浙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為利豈不深厚臣願朝廷興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為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來歲為始候布種畢日委守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貸給牛種盡地力可為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原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別召客戶耕種其守民之官亦以力田為殿最賞罰之庶幾淮戶知所激勸而以務田力穡為務不過數年地有美利官司且與寬其征賦使民戶自臻富實豈特水旱之有先具至若民兵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修備春秋教閱皆可以繩其紀律實守邊之要務也如蒙陛下採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惓惓取

進止

乞申勅百司勤職守毋事奔競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人君執其要人臣理其詳執其要者享其逸理其詳者任其勞此不易之分自然之理也夫天何言哉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有六子之運動而已人君何言哉萬事理而四海安焉以有百官之分掌而已昔漢宣帝屬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至百工器械咸精其能唐太宗以武定禍亂而承平之時雖諸衛將帥亦嘗試於殿庭則當時百執事之間夙夜匪懈奔走服勞蓋可知矣其中興之盛致治之美豈無所自而致哉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躬攬萬幾凡其所以作新人材蓋將欲以興起治績第近年以來士大夫狃於故習無振厲奮發之意有因循息惰之心以法令為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既晚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文書有所不暇閱吏姦有所不暇檢職業廢弛期會稽違蓋其念慮所存不過欲伺候執政之府奔走臺諫之門為

身謀而已久而不革國將何賴孔子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亦謂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今肆輩較之下百司庶府曾不能終食之間安坐官曹以了官事而望其能公爾忘私知無不為抑已難矣謹按政和彈奏格應有臺寺監各安常守赴公營職無或褻曠如有廢者彈劾以聞昔羲和廢官離次猶侯以之往征魏人在位素餐伐檀以之為刺今臣職在察吏敢預以聞伏望陛下特降睿旨申勅百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入毋或先時以出不唯職事之間儀以修舉而奔競之風亦庶幾小戢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陳 已見劄子 原注 嘉泰辛酉時為中書舍人

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夫分析章句窮究前聖之旨考論同異折衷諸儒之說此經生學士之學也若緝熙光明之用發之於一身仁義詩書之澤施之於四海此帝王之學也揚雄有言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如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載之於大易之辭如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則見之於傅說之戒如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曾子蓋嘗言之董仲舒又從而申之矣且學聚問辨可以已矣然易必繼之以寬居仁行王人求多聞可以已矣然書必繼之以時惟建事者何哉正以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始焉欲其發之於一身者有緝熙光明之用終焉欲其施之於四海者有仁義詩書之澤蓋不容得而已者矣恭惟陛下有生知之性而不恃有天縱之能而不矜方且增置講官日侍經幄沍寒隆暑未嘗少倦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不是過也凡帝王之宏規祖宗之成憲古今之安危治亂儒臣之獻納論思固已悉究淵源無綜條貫至矣盡矣不可有以加矣臣惓惓之愚願陛下廣學問以寬仁即多聞而建事尊其所聞見之於躬行俾聖德日新愈極乎高明行其所知措之於事業俾治功日進愈至乎光大則宗社幸甚取進止

論郡縣學劄子

臣聞三代令主以至列國之君皆有學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則一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矣竊怪夫近年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圓餔啜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illegible]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illegible]是年天下[illegible]然則實關事體矣[illegible]情勢不以仕進為榮選人[illegible]至不過關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發舉狀先及教授今則且以為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數又甚窄向也教官在法得就任改秩今則莫之許也是以有不屑就之心故不能為所不樂為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長育人材

原缺

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彼有名存而實亡乎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格法非曾試中詞科及學官殿試第一甲者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蓋立法之初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肯就至與之堂除亦不滿意又就試者絕無一人而於堂者日以猥衆上而梁閣非有所擢用則不可得次而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久廟堂無闕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歎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illegible]以作新之使其知所歆羨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寬而廟堂造化之權亦廣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今京局之闕至有三政四政者蓋以文字易得寖從日可望於改秩初未嘗以為遠而莫之肯待也臣願陛下明詔銓曹俾教授在任改秩之法風厲監司郡守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作成士類者舉狀之發必先及之則孰不願仕於其間激昂奮厲以修舉其職業乎將見異時民以之化俗以之成人

淳熙稿二十卷

（宋）趙蕃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乾道稾一卷淳熙稾二十卷章泉稾五卷（永樂大典本）

宋趙蕃撰。蕃字昌父，號章泉，先世鄭州人，建炎初，其曾祖暘官於信州，因家焉。蕃以暘致仕恩補官，後終於直祕閣。蕃始受學劉清之，年至五十，乃問學於朱子。朱子文集與蕃尺牘凡六首，蕃與朱子往還詩及他作之稱述朱子者二十餘首，朱子答徐斯遠書有云，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且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所以援引之者甚力。然蕃本詞人，晩乃講學，其究也仍以詩傳，與澗泉韓淲有二泉先生之稱。淲集久佚，今從永樂大典裒輯，已別著錄，蕃集世亦無傳，而永樂大典所收頗富，并爲採掇編次，依舊本標題，釐爲乾道稾一卷，淳熙稾二十卷，章泉稾五卷，其二十六卷，而以蕃本傳及劉宰所作墓表附錄於後。初蕃爲太和簿時，受知於楊萬里，萬里贈詩有云，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又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贊其寫眞云，貌恭氣和，無月下推敲之勢，神情骨爽，非山頭瘦苦之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劉克莊跋亦云，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詩人玉屑載蕃論詩一則，以陳后山許外舅詩爲全篇之似杜者，後戴式之思家用陳韻，又全篇之似陳者。觀其持論，其詩學淵源亦可概見矣。又張端義貴耳集稱蕃與周必大同里，必大當軸，所任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案五十年疑當作十五年之譌）蕃九十餘，公朝耆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則蕃之恬淡自守，人品本高，宜其詩之無俗韻也。

卷五 七言古詩七十四首
卷六 七言古詩七十一首
卷七 五言律詩二百十三首
卷八 五言律詩一百六十首
卷九 五言律詩一百七十一首
卷十 五言律詩一百五十四首
卷十一 五言律詩一百五十一首
卷十二 五言五言[illegible]排五首首
七言[illegible]七首
卷十三 七言[illegible]十七首
卷十四 七言律詩一百三十三首
卷十五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一首
卷十六 五言絕句一百三十七首
六言絕句四十七首

卷十七 七言絶句二百四十首

卷十八 七言絶句一百九十一首

卷十九 七言絶句二百五十七首

卷二十 七言絶句一百二首

淳熙稿卷一

宋 趙蕃 撰

王朝榛

[illegible] 余翔以入山既射而定

[illegible] 圃而不酌嗟我祈朝夕

云不來

聚書村舍 五五 八葺篇書庭樹啾啾鳥鳴所期不來[illegible]

閑我情

寒□既開幽室 九豈無使人惟予之意周旋差步今

步斯長

三月十三日夜五更聞杜鵑聲感歎而賦

六章章四句以送之

不如歸去蕃山我將錫杖為子空此號詩

歸去來兮吾言可師我今已歸胡能不知

不如歸去春且去矣山中之樂豈同游息

歸去來兮吾言發動隨吾迎遊吸合陶而謹

不如歸去載可載寧勸子勿去子寧我聽
不如歸去子寧肯住歸去來兮早晚我歸

行見月作四首

有風肅然落于樹頭使我沈痾不藥而痊
意行何之步此雲嶺知夢而覺如醉而醒
東坡老翁有言莫酬涼天佳月即為中秋
恨我無酒負爾一醉酌玆寒泉兀爾忘睡

五言古詩

古二首

齊王竽 竽有吾工鼓瑟持之立王門三年不得入不
知所好異乎致由也嗟吁我今幸早計歸去無自逸
曾聞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蜀道難何以若鋤劍門難奏
抵鄱陽湖無風浪救難脫身其早歸無行蛟鰐涎

擬古

松栢抱奇姿甘受犯霰雪雞菊蓋分華發雕霜獨難評
云一將比春園開桃李爭芳發風霜

呈光運使察使之五首

往者注次對不妄出為江門無難正為斷角從勿九斯

文獨許公是謂言可否發年國通謂今乃獲驊出
今府使者第奇進非一律學術用其長公獨名副
左更一治行為循更迭政以歲方疑當道使星出
少年見公于大類舉退之集古一千卷復持歐步師樁
歐亦類韓萬頃定渺瀰于今到收斂寧易窺涯
翰墨有先達知已僅三數有齋憐其質晦歷過其譽懷
我介雇老化我驕餘去公如幸教之豈數歲不與
青衿詩塑尚句乃卻注注悟中入了難逢覺抱
痾新向之立木藥公永有異感斬為啟玄鑰

萬州先生以太守入對五首
皇呈敷句符郁郁蒼臺禮固殊後奏召行符今汝啟上
能格君心次可裨國體俗吏急簿書細務紛盈前
爭睨疏蔚林未識李北海獨能認詩言異彼想風采務
徒討(相)留滯寨蘭滯五馬候南還輕舟卸東匯
一封國匪輕四海光亦重與其事扶疎孰若深培壅賊
不取偷彌多求寧無文偉哉底柱功障彼百川淘
青瑣非舊物喬木豈故國家俸星累才人副丈婦
知治與衆是整道滋熄為獨愧衣冠白直親如奇

姑蘇訪虎丘西庵作清遊能談著書人老吳黑頭義 西庵有僧
興望荆溪景坡亦前修不能乘桴若滄浪叟
舊恭及知有解孟子諸事著文 堂滿里鄉所藥

送趙叔自吏部知福州四首

當年治安策通達如賈誼汲黯鄉留內似非朝廷美待
非蕭望之政事要詳試兩州已有聲刺史還連帥
人從關中來盡道關中樂舊説既年豐今雨還時若公
行亦何事重去三山約我乃願從之往官還見稱
公雖去矣[illegible]通班在不愁身樹藝於簡分內外兩

況我元州廿年存微常早瘦老相仍要覺茶大奩
慢暗過譯公云有湖外役連運未能[illegible]乃此因疑會湖
外米難度早歲買者多買多未必責吾亂其奈何

呈陸嚴州五首

江山不因人何以相發揮人而非江山與亦無所歸是
嚴新定郡得公佑光輝豈惟江山然臨亦依依
湖上[illegible]下檄書走臨川陳詩道所謙吞此巍巍然臨
甘得聞見語以故有連此意亦厚[illegible]今
會稽屋壁躲新定山水叢一為與史屋一[illegible]炳其[illegible]人

言公未過我獨以為不得夫彼此間於茲分薄厚
一代文翰主百年風月懷於今則所對[illegible]古良[illegible]偕試
評處勞送執與山水齋況我方與嚴身沈名不理
化也金陵鄱始擧石湖仙為我説公詩大雅後有壽謂
我欠公詩勉哉成其天此語久不理今朝隨公前

聞見齋男久陰江東提擧以此吾賀

春風桃李花開落幾許時誰彼松柏質動有千歲期男
似是貴君不[illegible]物冤姿冰霜飽雅剝未嘗動堂遠小休
來而娃四世[illegible]説敏有常[illegible]刺擧由我施[illegible]家待

此家何[illegible]以滿見意漢廷主武無須廉靜夫章[illegible]稍
命窮人誰因持吸子盍自勉毋庸羅私雖

呈一[illegible]賀周子充除左相留正除右相王藺仲除參政

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雪餘雨更作有客方抱疾忽
傳瓜放書令暮叩進尊閣之何許人乃是吾家廷書中
道何為除目報甲乙要令二父知此意深許愁我方盤
谷歸誰雅詞幾陟難云在田野又可忘精獨況於鄉里
質與夫舊連率及其共友家投分可頗[illegible]惟三君子
德盛難具述要皆由從官以至秉政筆于今天下事執

得復孰失仰思與夜繼想不遑暇逸置郵迷傳命頌口
富四出而我病不能欲置還未畢要聯賓筆詩餅美寧
散溢顧視勲業成公論斯可步曾聞鳥鳴春氣應還卿
卿喜甚展且析疊深緯寧恤

寄暢尉曹秩滿侍覲攝尹掾於工饒賦詩二首以送之

送君父子剛情誼等骨肉那知三年度但謂一日足今
晨復何事溪頭有行舳臨別惨莫言借祠護瓏璐
平生幾游屐不敵亦有敌一飯或相忘素書不能屢心
知世情薄但云古人墓如君父子賢百一二數

寄曹運使

知名必曹劉乃可晴中索無聞若我曾過眼誰復憶如
何十年後姓名猶見識當時所陳謹亦復能道說世我
能致然先生自為德維時歲云莫歸路千山隔見公不
至四身世限南北迫兹去無由乃偏步卒迫況今落蠻
夷公且尺尺猶擬信州看竹茶山宅

謝王使君

臥痾衡茅下趣願春羽門恐傳故吹申火狀盈字堂書
陳使君賢有好周不擇禽可辦惟有萬錢致深恩我未
謁使君此鎖蜀見將來風久取寡錢于世人論亟起欲
下拜屐時足但捫蔗殊迷酒家孫貴老充盤食粥已數
月政類似平原呼僮理新粳洗甑汲井淨鄰蔬償不二
取足充盤食豈止飽妻孥自可留弟昆聊寬口腹累姑
置耦袴溫惟我因流落寄遷無田園東南數十州遍吏
卯乞増今者屬有疾病縛不得弃粟思出入勞復處瘠
實攀使君偞抵恐被又何足言屢將誠府踏躡駒在
報國風通處世情至筆載援

和劉得之赴漢陽教授君昔

昔從兵太學士曰華我師今休黃罡里圍極公思公
何從於人曰公勇於義使其用於時其功何止是
漢陽在何許越在河之北聖朝富文物要使扬萬國擢
我擊肯彦以為遠方重化或起歸來明堂待梁棟

廊上奉呈歐陽教授晉伯錢叢是故舉其及之

良由姿之敏所以須朋友朋友多得人未足相瑕疵焉
安得經過渝水吏避逅君今分教來我取官專守何期
連虛中乃值平生舊蠻山雖云荒蠻水亦頗秀功名漢

將餘草木驗人役春園縱芳歌夏屋蔭茂官池荷巷舒野普泉波驟追隨方自茲留落復何有合者故歷心離者頻同旬聊歌五字詩以侑一杯酒

送施教授

盡心基俗志無聲其道傷於別伊何吟停杯慨以傲君官上饒郡分教明虞唐俄而及瓜代朝天架康莊巖廊逕劍地學宮翰墨場夫人易檣摩夫巳勞酌量情融香梅施玉水春茫茫鴻毛遇順風帝鄉在錢塘

送彭季月赴辰州教授

周行潺湘門客念黃草尾叢嶽麓安道同者歐陽季卿知三江適便調一日爾惟辰難陋郡分教多名士蘭曉斷高明後生復奇偉天將患其俗賢者不自鄙流傳幾人說選造一見喜談論來云終別秋已復起切謂隔沅湘因來致蘭芷

送梁仁伯赴江陵丞三首

往者左司公會作荊州牧君時難從將所志惟旦講令爲十滿吏與昔當異瑞試以身所經參之耳曾熟直道多不容枉道夫豈可直道誠忤人枉道遜丧我如

君直有餘爲計亦多左而我枉未能若爲進蘇軾若寒汝之蘭我擬沅之芷避迩桃杏蕊一笑若相符那如青草湖之隨復連散南浦問何道冰給復安在一

挽宋卿州提

正直老大歷浩翁在元祐初六級百載合若出一手流傳到徐洪繼起鳴江右逐金風雅作千載亡道宪猶鉄未鄂州有志諸公後作詩匪雕琢氣質先忠厚氣鮮凝公從事賞不輕隹行年且半百幾爲嘯同呼嘯南山來往中州未曾衣也然遠游是不遠萬里走下車首獲華

巳上此歲秦無何天作孽一病遂莫救酩壽回乃天氏沮釆大致諸如有家法意巳知者友崎嶇宦小陸寓郡迷公歷卜龜得安宅歲後斯雲覆自燐蹤迹無敍說且舊作詩寫餘哀清淚空如霜

讀呂益卿所寄詩編□□四月一日也

舊雨遠今雨空庭斷行跡有時出門看平湖四無壁忽傳何處書人我喜折展新知呂夫子寄我詩滿冊是時羊牛下搆之就蓋際首被山居賦奇字多莫識徐徐見關鍵坦若由户出定師維揚經不入相如室杜律似選

詩法嚴仍事實句沙龍陽作如杜杞行後章至同然參
三讀淚債聽君何知之說今古盡一律兒曹喜閙所何
事爾不擇從取志解衣中夜摘太息撫窗端案本日
後何日知以扶疎篇吾輩真可吃

又黃趙文帳書寄遙

我不見君死且疑君固生賦詩無新寄始後爲失聲寂
寬已三號不但當既鳴說云秋之中取酒相與倆坐有
循江魚戴言事煎烹飲我謂林下何趣一再行落月落
未落猶疑夢謝閉戶深夢坐滿把花神未平滄波渺萬
里灰燼寄驗悠悠雙鬢子語變個空思盈

重陽近矣風雨頻至誦鄧老滿城風雨近重陽句
粗爲一章書呈教授兄後

好詩不在多自足傳不朽池塘生春草餘句世無取詩
家黃州潘蘇黃遠師者又義規源一貫相授受秋風
有哥思草離憂伍泰何催租人敗之不使説我謂此
也字已敗三首政使無敗者意盡終難又從今革截
堂未免飣餖衣錦欲尚絅何嘗炫文繡一洗凡馬空
浪說光天底重陽晴時已雨少風在此今茲季月殊徵
雨變時候憎憎將難門敢敲烏嗁歸黃花凌亂如葉
掃屋有煩將爲吾懷渠在那出手併想更誰人聽鞫怨
爲後

重賦吳如萬齋

君昔少年日起家稱許往往動得名聲
逢一步趨可到公與卿永懷松柏堅高謝桃李榮齋
廻回源委無異行性時尹夫子猶躬南山耕是公所
語與不輕許能爲君述君志茲以明踐迹履
何曲變豁數世仍回尚前猶年逾方南征瀟湘清絶地
展貫整深情感今重賦古慨嘆識此生究竟漸之義顧
不忘世問我少年事老矣夫何嘗微之易以寫鴻雁
何翻然衍止匪爲私身皓浮雲更南軒子孫子好學如
主成毅然吐長句真堂萬户輕尹張志則異與君盡同
盟兄君極空洞不比何絶滅至而服常若成
以所爲事好是中差自宏看君接物際二士蓋兼評君
今寒山陽抽稜猶在衍陳陳洛閩書五參與何衛因茲
大有將居窮亦知寄嗟我道學晩煩因塵網猶性又多
許物舉足違流沆瀣將造君齋相向問初程何恐猶寸

莫致洪鐘鳴

有懷子肅讀其詩卷因成數語

退之以文鳴餘事尤長詩名聲置壺湘未必跡[illegible]斯湘明工五言亦有續來辭通知處別處有幾無一處孫侯絕人才詩文俱中規究也新奇盡匪一日基有如溶言翔遂至杜趁遂餘波被芝蘭司功有墳荒埋手澤遺恨易等閒權裏設每從客暇若笑可追閑覽念從公兩翔如披祉孫叢殘新句亦足慰所思

將謁本庵以詩先之

溪山嵌[illegible]塔隨取隨以足平生笑買墅數畝錦湖山今代蘿庵禪師先瑩一區幽僻地能使把在目是湖[illegible]說仕法[illegible]舊[illegible]衛年各枕竭本也汝何獨溪如畫變環山為增德從以知得所託永還由經玉一朝起參錫慶疏乞祠祿餘音落天上[illegible]不待束還家對溪山樵杖巾一幅閒堂香資友快語濕鄰醪我時待得來春[illegible]期追逐樵屢過示病對客從冠服悠然失前諾重謁[illegible]再卜尺書往問訊問公手親復愛我誨我至敬拜不致潰自憐生無資是役尤僕僕轅駒豈忘遠歸棹我已

宥但乞老先生一言壯空麓

書田中門示又文

每逢田中來必問田中事言者為發歎聽者結[illegible]笑云水節候所以波移廢田歲未曾了早勢已復逆承天無可奈荊從亦將說早禾以可謝晚禾當月計饑學巴五六發死又三四句救儘無雨何以能卒歲[illegible]成道危告示稍慰飢餓

送[illegible]趙[illegible]赴[illegible]試

謂汝可勿去汝去意已堅念汝終不遠汝請倍言急平

時又毋傳一事略不與及今身所行凡百望汝護所當於此然[illegible]遠不可說規術皆針砭晚要路遠月堙落乃可省陂澤深求之求必精須近重馬勿過疲得失要有命苟稍非甲難汝辨書文料吾其老三徑汝歸見吾衣見故仍見弟為道[illegible]霞肥無心桐[illegible]瘦

寄在伯三首後一首併示遂遠

別門欲尋嚴關君已行舟川遠不可涉佇立空悵猶雨瀝飄無質雖思[illegible]悠悠人生苟無別安能成白頭君行日已遠我思日益長何物可諭此山高水茫茫人

生要有別男兒志四方奈此老多戚吼於朋友良
兒行欣得師爺往矣友去爺勿惆然得師知愿否有
待頻執經無事莫多酒無謂數月程秋風在回首

寄王晉甥二首

步公上黃雍長公魁玉局恭也我甥氏出處似前蹤尋
陽關三疊鏡湖賜一曲是為千載人何有瑞鍾林新詩
人不諱妙墨特在目黃落又秋風林空見松竹
賜宮六兩面甥任天尺五安否候何如歲月曠如許阿
兒尚書采嚴滄要興學東閣故蒐留西湖要為主安參

兼睹遊道址虞樵蒼遐尺到梅花追情悵修阻

寄平壤州甥氏

西山有喬松家附百畝陰蓮蓄宅其下旅生亦駿骸承
懷滄洲公斯文金玉音谷洪其出自源流高以遠吾甥
之於黃端若一體臨岷我望數子引尺那及尋荊華誦
流傳蒼蒼且垂譽前帆去已駛後舟政憂況憶昨送甥
行作詩道離襟末篇何所言志我念毋心豈知屬況答
賦砆致璆琳退之贈郊籍少陵寄高岑我則解公意海
我方自任不稚書翻卻起居兒前參殺思侍公促取酒

親朋斟積荒賴勉趁痾疾斷夜鐵步湘定何時拾舊行
見余勿離居賈誼云云承南風琴

寄劉叔醼

朝行已發帆來泊漢陽此時為我所思我說在何許析
麻念離居序若懷遠渚望望莫致之江頭邊延佇

寄鄭驊舉

吾友歐陽生詩律雖卻易相逢每談也必謂詩太好送
行許長ㄱ菜花紅小草端愿儀不來何由慰懷抱

寄懷在伯三首

流水與湘水合流經洞庭如何君奈我遇雨鄰與我話
江鷗慶翊漲林閒支蒼含章新發發逸性逸冥冥一
我舍千里役兒荒三尺書夜告稼妻回書荒屋壁鋤夜
兩倒湖水春耕就田廬書貴在我決爾胡但居諸
後爾旋瞻鶚然悠家方春富且栗敢吾行可相羊附
年踰不惑嘐嘐斯謂狂益矣多朋友從之適阻長

十月八日聞聲鳴即起坐上偶有陶集緒閱數詩

有讀斷遠三

余實數窮寠窶將難巴氣比鄰適東西我起枝楹祀始

古寺擁琴忽聽風林聲過知中夜雨尋夢琴聲□
寒缸燭餘膏破爐猶然火燼復布衾眠遂作秋林坐黙
坐亦何為姑取陶詩課我友安在哉良思與之和
聞君治書樓誦書仍課文古人不朽計政在三冬勤今
時獨不然白屋對青雲君豈斯人歟大雅迥不羣

冬至後五夕頻夢建祥之

所見日難遇夢復當我心我既解且隨三夜頻重之遺
騎示欲行予持一通詩於旅與兒誦絶妙解人頤我欲
留君飯對傳家與衣冠如快闊日不似南浦時別蜀分

慙予有義何所為一夜勝百春徐公亦安施幕府足腐
儒諂花看餘姑調仙微無才蓋道無旋蟻微痾困奔走
起居當與宜署予富名一壁下亦應騎秋方菊有傳毋
我無喉遊奇我亦何有者病或早家歸我後飴我□
車載牌上君白玉堂王人亦黄扉

雨中換花寄懷曾季永履從禮二首

愁來苦淹留破衲無處棄依朋好雨來正恣春耕未癩
南花還寧柯主桃李董杜丹及酴醾錦碎仍江委流浮
定何之嗟息何流水無緣雨擁中塗深裘如屋

白下古聚落種花成王風育者羅建濤富家圍植重嚴
曾盍昉男交友著我中牡丹大盤盂酴醾紛龍走銀
仍折送煙費詩酒供今年百里外此事不得同坐病風
雨惡困之懷二公

湖州覲男二首

憶昔何少壯不畏離別苦及今更中年頗識謝公語連
朝接殷勤既已辦行去今還見不啻況此風更雨夾凑
雁來拊向我强作舞汝且不自持寧能留我住
舟行風打頭苦恨行不駛今晨得順風亦自非所喜暴

山如詩在北更無絶塵要當着收拾一一付詩瓢
是歲遠窮此已矣彼但令人此心惘惘不足耳

寄孫子進見作

蜀風入枯筆客枕那能安起尋短燈檠捐書復橫
思平生遊平陸多者湍潦豈無人物具路漫漫大孫
行新書今古靡不覩天文號陸與坐使千載歸溢而為
文字卷舒見波瀾遂亦奇士老不卑小官詩成太白
家笑發東野寒酒酣或看劍青鸞無魚彈鋏也節更苦
家若誰能手璧之於草木青松後春歸不厭大宜勵因

愛苜蓿盤相携往荊溪吳淞雲端隱[illegible]溪
蔗糖蓋不負風月往始知天地寬哉於狂[illegible]
釣竿富春訪嚴陵吳淞覓張翰人生解知[illegible]
關君毋輕此纍此樂非游般

寄李海庵

昔我曾太父高交世無倫晚生不盡得所知三數人堂
堂贊皇公肯能繼張公謂翁盡謙垣居鷹里許之以經
綸江使者連塞翰墨留餘珍海庵乃其季英氣蓋八垠
家世斯文重屢付且不泯我亦早聞義中年見丈東安
由聞先世與成傾[illegible]公故鼎富貴我乃[illegible]詩
稱[illegible]誦頌之往句新從過[illegible]康[illegible]筆書[illegible]
纔作泰岳郁星塵去滿何[illegible]妙出傾倒作[illegible]
書老夫能[illegible]此
知公鑒深仁憫我抱奇疾不救死且溺猶如乞寸蔽
[illegible]屈得神[illegible]知[illegible]毛
[illegible]受[illegible]句防非就[illegible]未及飽已遺竊
覓[illegible]非惟得[illegible]是無補
[illegible]

如聞香書餘秘經寫夕庭儀雁宮[illegible]散耶得了此由楓
香出楚地若撫琴加閣水屏供偃息枕流絕□獻芥
則小小用意誰許詩秋風日夜思木落知私鑄舒立不
可見悠然漫溪潰

嘗挽進之

我從尖峰回一步成數憩加攀松夭矯俯睨石屏[illegible]路
窮入平野展鳥迎江背寬合斗蓽危阡陌村樹比謂皆
耕稼徒不復問名字那知君子居適在青山際聽君談
所之悟我曾略至時猶未識面豈得漫通刺材淺一避
遊與子味同是味我發反林棲君適寓古寺肯以子師
歷載始造二既均手足親又篤朋友義去年君還歸城
閉且重謝樹生分寸餘得許動食指今年我屬疾故舊
多逃去愧君不憚勞衝著到溪次買肉烹伏雌囊[illegible]仍
替財無資庖膳求竟是猶肝累以我爲苦渴擲買當汁
浮[illegible]醫解包裹其大盡絕市勤我養形神勉我進藥餌
徘徊重難別振轡胃夾寐分攜六十日顧我病祇爾雖
云間何闊戀戀曾莫置惟君名家駒少日便千里感成
驚老生謂能相如誼姜侯號博學亂德無忌拜善[illegible]我

嘗叩疑關屢答問不記江流濫觴冬層臺累土是如君
之於學何但一第已獨闢家書貧甚親下妻子躬耕不
自給貧未常遂致願君力勉特事因有堂㐲商質昔未
遇勢苦類如此我行下吳會破盡且料理念將一過君
藩酒期共醉又恐飯與羹未免為君費不然君即我會
于事老氏素書久不往往亦難盡意詩以道鄙懷因為
論風契

寄西林蔚宗

憶我前年趁函關赴行在淒涼醴陵門公獨於軒北客

中遇還使素書從一通許之曾未進公起使我亦方戒
困流從日月無定止逆今得還山峇舟在水長沙公
寓鄉未往往其常係復從此使音問政渺茫如公所抱
負外△中甚富遇歸定非晚入一帶左右車行過懷玉
寄聲到林谷容我復驅霄枉過量葉

寄范建康

平生圓石湖謂是千載人去年此何緣乃識身造門以
盡鄺翁責我乃祖稱貧既以賓客見復叨群祖使謨稱
沙文字娛我非比倫雖知娛公厚根蒲然然猶所來才

一書無使無由頻河南開蔡粟原思關周聲江上岳生云
然湖外將何因再拜謝泱喬浮沉群水濱

叩岡見迂齋談游子明不容口且誦其詩恨未遂傾
蓋之顧前年一見既慰我心所恨供思違不得款
語近過迂齋閱寄書又後訪劉孟生觀方屏窟林
莊逃死無日何以屏蓋意如此無成一詩奉寄

平生施迂齋劉謨安卜山川固清遠得士且韻勝就
中拔其尤游子蓋袖錢長哦嘆酬詩使我醉復醒前年
客游抗雲滿歸艎相遇逆旅間一笑交已字汜鹵害

書交詩閒名近如公義駿騰顧我乃下塞默然頗不
遺靡敢量三徑

寄謝新安豐祁 明之子字見遺近詩一軸並廿韻

吳會秦興

向來識揚雄愛清靜我行蕭瀟上二宅篤數命而
於酬唱中又得胡安國詩作文選體字有周山毀掃門
今已後傾蓋非敢望談間劉先世臺乃史行錄舟尾
時程乃復來高軒從容往數刻頃始得篇平生矯缸
對到灰須著語及救足浸搖久所悟幽雅喟懶往秋椽

與彼新喻丞俱以行卷來桑梓如不勝

代書寄吳仲權

長沙夫會面龍陽將叩門君行黄鶴樓我乃之花源徐
徊逶兩月間訊非一言時時得新作日日思高軒寧知
竟相失有抱闕細論龐君方被薦清廟下與璠而我敗
落南望江擲鳥舞雖云出處異得以書疏存言之有不
盡筆方遠載護惟當以家書略寒暄
渚巷故衣歸寄其母夫人對子暢以重其

病在告騎招同文顯為別嫌不得與

伏暑枉不去秋風來何卷深居謝中饋酒意覩杖屨詢
懷江湖游恨望南北野老已如隔新知孰成鹿公
非浪出衆野才廢務共餞歡觴足載病不得與

簡寄湯巷叔

物生惺焦枯吾身聞蒸鬱起出夫外雲望隔空中雨故
人往吳越一別幾寒暑今尙在咫尺何事復間阻緬思
詠雪客重想金玉語可但發其蒙端能痛斯愈

寄懷章衢州李越州

江東去江西道阻而且長懷我金石交每擬鴻鴈猗
州去衢州道阻而離修黄花逝九日明月負中秋江東
去浙東江表遊封中吳云嚴壑異固有征塵同一出與
一處或默而或語行步滋如棘欲飛恨無羽風高已太
蒼濤突能中人室通人甚遠不孤必有鄰

發隆興後寄宋我叔趙然通晁仲侍屬達後篇盃

待制侍郎二十二

連封兩浦字繫此一葉舟來去已敢動既行無留富
揖尚依孝風至忽打頭中宵渺無際清曉浩無此行以

固有足海述寧與謀我友識難見西山遊林以
晁叔父之甥徐子我之友晁詩筆微來徐學新安徐徐
固困筆孤晁復厭當今諸侯賢孰合象于右徑術
晁雖廉敏語不逾尺君困几席爲我撫懷袍

寄徐斯遠并叔父弟

淅瀝夜來雨蕭條林下秋因之憶我弟重以思吾儔處
工方鼎來蒞里已告休得無餘寒妨如復多寡收微宦
本爲貧中道成從游洪波政猶天險路新推薦吾儔與
我弟既甚屢見憂憂我困一簟憂我歸故迎付與有定

分短長寧自訴相期黃髮保共勉素風修
得友人俞玉汝書云客遊建業月餘寄能致錢十萬
時方客灤陽感促尉遲作詩寄玉汝
士有孟東野羨乃韓退之互飛縱一尉傳錢仍年丈嗟
子亦㝷者向髮于時酬同舜謂吾友十萬亦多為
寄答淳夫錄寄人本以五首
人生無安朋何以求知結交文君弟兄意合同川奈
何不須更已復經歲月葉落反知飛竹盤還故鄉
君家舍人公世記王楊作詩知所傳後句有公林縱五

今有源流清渭汙涇濁豈比世上兒風姿矜潔飾
詔薄舍從說御史守至夫生為異與義理不嗟
哉後來者宛陶吾安以便古人眠長擅名
平生爲詞理家卷揚雲宅木老更數瓮泉疏春動厥家
居每憶時斗食身久客況乃循鄉姿我悅非松柏一
斯文豈與孫用世故落落年來理篇原天意亦已定君
嘗登其門如尸饗嘗嗇何當傳相授此道得深致
贈曾槃槃道

我居懷玉山蒼岳舞一游每概文清竹漂宕乃女俗往
來道嘉禾詩曾長公投十年再建業周防加網羅中歌
玲瑯詩尺疏去莫由難撒斛斛蔚然何不休今日復
何日蘭溪繫歸舟典型君尚在見為余憂
贈陸希德尊
憶昔介參老謂我稍于今越舟步還西州湖重
憶郎中女契與外氏通祝求未知璧一見寧武家公於
命參老筆硯相親友而於郎中公嘗問所授受與我非
素交有兒仍甚屆公收教之舉俗有是矣厚書云深

春來無如譴平日但聞風令朝具識面
贈孫從之
鄭事要及民何假須緣飾是故西都儒往往居背譯
鄉猶明府抱質性儒起家長此邦有述作科
非我意急民使溫飽本業戒艱食粒米勤蓄積種麥晉
獨耕禾稷視前績是我賢弟也三市供鼎之正之官南
昌大吏遺緣刻爲陳先世事稍稍從吾律竊嘗歎斯人
當補諫官缺如何即九原我爲長太息叔也今王宦路
以雲霄遍才難未易識屢為令始入贛川與洪州同見

非耳得使之佐廟謨彌縫寧闕職公行殺憲計也誠俱
天石爲教一縣政于以均萬國我雖咨嗟歸來豈無
日儻遂躬耕耘於焉吾事畢

贈耆英

用世故欲巧拙者終近德不皆笑爲智我獨長太息貴
吾儕人爲問天天下幾君看松柏寧與春風翻

贈尤撿正四首

多書如鄭侯讀書如張哭一朝信不數吾身也能見門
墻雖云舊蹤跡乃若新政以沅湘遠無由書疏頻

柱爲石及橋梁豕方秘書近者南浦亭呈皇改輕車遂
歸余幾年人望益以備供期句歡看共侯玉堂應
榜舟浙江湖饒屋長笑嗟寒濤幸少平積凍還復泯難
逃蚊鱷虞未多新篇絕唱吟恨難登嘯嘯羞妻帳

季秋過廬陵客有示新錄尤楊兩詩翁閒以嚴州陸從
思與沅茝頓覺無芬馥何况廢囊中欲採遂自恨

呈嚴黎二師并寄韓李齋

名者世公器大也寧敢虛我盛獨嚴黎盡自入學初每
搞東萊集出門思我車世一見畏不易其晷三十八前年
太和官遣書叩曾盧得報副以詩妙處具趣深意竊有嚴
黎在因曾康數數騷周鄧諸般經年爲敏盛嚴黎周老
矣我不堙滿抗吞何苦偏反哭滴不驕矯癡師雖難鏇
辭子炯炯如縱云留忘集醒訪韓品徐黎君更强健但
髮盡稀條豈非仙又家殷卷信有諸叙詩然石爾報以
瓊與琚便當與曾作彌醉世行於季蕭陵陽孫與嚴並
門居業捐舉子業盡然世書時從二老遊一曳三門
樓我言無可条殷勤乃來業二老已知名保此良可喜
惟教與篇者勉之深入墟

次韻新建少寄

天視如許宜出門自無之藉遠書味長菲壁節一枝合
樹木迎桃梅閒書有之但扣翰墨娛且然相亡客窗靄
政理雖落雜權不辭門前有行迹元是題詩來

次韻馬莊父留行期之什

貽今尋歸去年年事遠遊世外甘若醴我費和不流殺
勤社詩同作擬繫帆留

次韻新建二十七日道中見懷二首

去冬黃公亭詠詩看梅花深行致山嶠縱步許水江雖

知進適燕固有爾濶嗟詞餘君莫當銳甚如莫和我必
尾其後志局道苦遐千年定藏山一世斯名家
我姿甚不敏與俗仍倍殊雖貪太常酒厭歸陶令廬山
中亦何有寂寞算與娛晤言濶以友展卷那得書人生
七十稀我今半已餘百里九十成躊躇重躊躇

次韻寄知進與

沉綿既奇特生死誰或訴嚴勁惠之書時寺固有[illegible]截
覩近獻詩頻復獻露狀功名岐則多究竟非上質留
卒遊灑冕錯終死無孰愈安一區讀書享三常嗟我詹
法果為 誠未安 文
哂人變食無定向[illegible]義真飄泊斷續連遊泉從然任通
塞再再失少壯志顧老棲遲耕鑿悲[illegible]

臣 林

[illegible]照稿卷二

副本

淳熙稿卷二

王朝

宋　趙蕃　撰

五言古詩

與蘇運使詡四首

鈞陽有賢牧與選得望郎漢廷急黃綺使節乃輝光翁
里一門並人才當代良平生願識面今日獲升堂
培塿無大木潢潦無巨魚豈無潤蟄潛渺若江湖
蜚避云萃蕭艾盛嚴緒江海雖云廣姪娣亦安居
昔在元祐初重選館閣才時我高王父實與黃守循者

門任言事薦口自為爾有孫不能振白髮自興哀
草木日搖落道路方臣長豐年未故賤逆旅歲自荒飢
宿村舍烟朝行板橋霜豈不顧息有於此增傍徨

閨怨二首

淮南有佳人實東絕代色幼聞安婦道不肯傾人國啗
居今適時行媒迥無迹世方求冶容孰能知婦德
東鄰有賢女膏沐不加御剌惟躬奉養莫且趣機杼回
賢嫁何晚政坐一貧故誰能常聘之此女非徵婦

檢校竹憶竹數三首

悅昔山中居朝英准脫粟何以居之安賴此猗猗綠一
刺頓含去麥寐勞心曰今屐忽在眼如客待歸宿
○祈日改日
竹雖不解語風能為之言斧斤伐我本畜牧殘我孫枝
者可以隱賤者可以藩我顏不忘汝汝言毋重煩
○秀之改分
錢多論以屋畜多論以谷我獨何為者箇箇數修竹竹
箇雖不多是亦我所欲子以盜之防盜防寧此足

移松與斯遠同賦

垂垂白髮侵落落青松姿悠趣在山林移根出逢丈逝
矣我何悲蒼然渠可列

森米方歸瑞峯寺僧送茶適至遂成晚饋

香杭出村舂晚菘來野寺八珍不吾易一飽有餘味禹
鍾與列鼎飯甑仍依水此道今平觀在人安擇爾

截田行

早田截已成晚田耕未遍風吹苗已長汝事不可緩通
朱薄況足高下通溉灌雖云手足胝孰愈滿室患自鼓
日不百旱猶期入曼晚禾雖云晚霜霰但秋半我昔山
中居升沒每關數及今食官倉謂得度旦那知不足
飽適年歲空棕尚言工吟哦猶說都計算那知汝田翁

栽種日月斷但慨政貮疵困之羅水旱

成父送梅一株

無竹然人俗無梅處竹孤阿連解我意爲致三尺株時之西窗前青白相與扶梅瘦竹亦瘠豈惟人獨瘦終年厄貧病猶將得暫偷紫酒莫計殘瓶盤當續占

得蕙數本有懷斯遠二首

幽蘭一收蓄餘卉無足觀今晨披蕪子貽我以數蕙風氣固王謝兄弟婚會衡雨合打窗深於余真得計澗熟無共酌詩成欠同哦況此春旦莫恐來蕙成寥蕪

蘇尚知貴採摭能異科安得同心人與之酣且歌

賦滕彥真家玉桂

伏暑不可耐所恐惟執冰留時月桂紅乃作素色凝維南曹炎方革木眾所憑素馨與茉莉玉色俱相明得於因月感光射尚能棄

掃桂

年年賦木犀獨未到此樹信知官舍居更甚此身寓滿葉滿階除董草委霜露相進每變色此樹獨如故殷勤爲掃除不少但花務風月四時佳吾其杜鵑步

對菊有作

草木均是體窮有幸不幸故侯往瓜田四皓臥芝嶺如佳山川何地無幽爭居然說終少藉其誤其疑得非以人重後世聞之譽羅菊本甚微在昔曾莫省羅生逢嵩閣自分託地冷一遇駿人國再蓮淵明之遂同隱居者自悔名獨耽何當園五畝不覬田二頃秋風又蕭菊採擷花與頫既充天隨飢亦望南陽永有志未能攄對花徒引領

因江州有靈壁石趙蘄州名以玉芝周素詩爲賦

一首

論石如論玉貴德不貴名斯以偶爾同未妨聊置評借呼爲甸破土貢久莫弁問公安取此萬里隨南征向來四方遊東書與俱擎愧彼錢爲癖寄我山林問處深處州守風有能詩選見之謙以芝用意真不乎謂公許晉質一再臨尋城宜爲齋房秀作瑞于聖明未應如商山設寘身中清須公力勉猗石亦當與衆念我匪能賦微宗見公情又摧此少詩落筆空汗生傳聞南池上有石來向英我雖未識而想像猶弟兄李文提點有英石名千巖萬壑石

詠隔壁梅

叢篁亂踞溪叢樹浮隔壁愛之不能即玩之寧有感五
字遣誰哦一杯頻爾念幸勿折新開留將送幽占

題庭後梅樹

移梅初有詩梅開重成賦豈列耳目謀蓋珍貞白癹花
宜倚竹妍陰舒遲屣步或嫌太幽閉結實每傾仰俛非
調鼎手何暇爲此慮但取冰玉姿不遭桃李污

明叔送一丈黃菊

菊開本叢叢此種乃樹樹嘗聞一丈黃直謂莊周寓及

茲始移來信可縱尺度乃如太華蓮十丈語非誕陳君
怯風景酒盡不能酤遺我還我愁仍須資言句更念貧
無帷何以致調護

除草

入門空榛蕪半死猶未槁清癯且零落縱意却得佇奇
何剌吾眼快意思一掃量來乃鈍鋒兀兀日又了爾枯
叉長壯亂多治則步君子小人欵幽愛桂懷抱

賣花行

頳有負薪行所直不滿百大河載之來江頭洵山積不

如花作籾先役價埤頻身趣餘錢多人寧知務本

投宿廣平道中遇梅懷斯遠

驅癡度斜影恨不與子俱梅花忽照眼炯若冰玉腥瞑
投佛寺宿憶子曾寄獨摩挲壁間詩雖昏尚能讀

出北門記所見二首

浮雲冒山頂積碧門與豈所嗟藍與融令我頭重目前
踏亦何有浮圖號七級窮佛記漬基當年居既伯
我行舒三峯輻目數年抹一經北門道原麥殊野豕乃
知人力征地固有道殖安得適馴耕教處當步息

舟行示遠又更文四八弟博士近改字之

雞啼午亦停蛙噪暑未收宿居雖市近道意如林投可
人誰能來王徐真勝流王居近官道樹林間田嘻徐居
復何如老木癸濁濟我往必竟日不爲有漁留我宜是
安行食誅非道謀王郎工家去決焉間吳舟令弟飢所
驅逆還從此由徐郎獨不出于世罕所求愈當爲此別
要歷山寺幽令弟既泣汝我亦病未瘳是重且若此其
他當罷休中秋與重九預作離閭憂惟其梅花時醉之
此山頭

別齋之
新月淨林木微風動孤篷客子不能寐撫身念疑處忽
思騎鯨翁已去不可呼樂哉今夕境忽令豁空虛南都
李文學豪氣老不除將為章江行值我彭蠡湖一見如
平生健論真起予座間誦新作崢嶸突黃初携酒夜訪
我烹鮮仍繪魚快飲不記巡耳熱歌烏烏來墜山之谿
所掛不用扶幾處即了我此身無復餘勝踐無古今人
事自作哉東西南北人何必懷此都明朝雨先生在途
各崎嶇語雖有盡懷更起於君邊

贈別吳仲雅三首
奕奕延於家藹藹宜章縣在用遭謫生涯今齋一變諸
公競推轂天子思晚見用捨有是夫交親誰不羨
昔在山水樂往往失意人公今枉殷餘過復予山郭遊
羅既奇勝落筆為寫真文章復何似高處殆光春
務舟漢將祠躡屐奏人洞一別幾何時酒杯還此共前
途或追隨祇恐終悵惚要是策羸騾無縱踵飛鞚
答周允升留別
客居江之南未識衡嶽大長于想像中便作登臨趾南
遊悵不已病目慌增快要窮山水原靡碧仙靈態劍鋒
雖未能造物底不貧欲進人中龍一掃胸次結僧為青
雲期豈顧白眼怪多聞與多識幾別復幾會篤謙我妥
窺根於君有在自慚非孟嘉直恐誤郭泰蕙蘭被餘薰
珠玉覺非對茲方賦歸來與乃別所愛於今未深悲他
日當重慨江流固滔滔山木亦旃旃煙霞既有定流月
豈無倚相與詠和平無庸發悲歎
用埋李儀送行之韻為別
過江今幾年遺俗不屢見以餘門戶稱直有冠裳變惟

君河汾門來走老學通經術科語求未脫褐衣殷芬然
蘭三潢持叅金石鏗潭潭谷中澄煜煜郡外絢遂登南
軒門如識伊川面周旋苟有行喜躍殺成拆淵源保戢
鼓煽海戒安妥於今過城南攻似趨無倦儒殊宜大鋪
劇論如合戰試評季路勇孰與之友啟前日我辭君之
風尚交爾祇今君別我餘署已堪餞屠序息推遷吾行
甚流轉爛火詎當陽雨雪寧待晛孤鳴豈滑整單飛終
掛胃小今泊扁舟暫為渥破研我如浩然歸君異方朔
薦契濶方自茲進隨復何便

平江尋吴恭叔不獲

皐橋在何許往者郊送翺孟東野送李習之詩云明君嘗屐足一爲上皐橋我行姑蘇城半日空過遭惟君昔我契義不減同袍珠林一一杯酒明朝隔江濤年來尺書絶目斷飛鴻高我今擲一官五溪當不毛君行官王都雖遲從英髦城中十萬户歷問無乃勞我馬失一見使我心忉忉

沖谷道章少隱還自上饒不見過而遂歸懷玉作詩二韻奉寄併頌送似寓齋也

太王行注靜以深子歸從士踐草木成嘉陰天

氣味令人八頃岑岑想見從公譚微風動衣襟白雲何許在刁鑽勞我心平生詩律句三數有遺音端如猛虎嘯百獸藏中林交游一周汀自昔已至今論道若有合根源要追尋文章固定價美玉同精金寫通共均襟抜事要力任適脱不累物賢哉阮雄琴乞笑以勅故欲巾許未諾故云

送公擇入浙

日者君過我今焉我辭君楚荊易得秋霜霰行在辰戍車兩來歸君騎已在門喜我更安健勞言再三諫已焉忽謂我我行不遠巡問君何因爾欲語辭亂哮我自解君意拂袂增感年男兒志四方懷安實敗名不見所爲雖慷慨西入秦君行其有合猶憤雷一神造物固甚巧頰解戲弄人願君稍安之無爲自傷神諸孫君起交送君少以文可魁别後覓何處去蒙貴

送昭禮還金陵四首

上饒去金陵道里何其遼俱爲江東郡各在天一角君行寧知遠我住若有縛何以見相思書來不嫌數

君[illegible]使如船千里纔一瞬我如久蟄蚓泥淤不可凌

君[illegible]去知者以我以數年廢幾乎少進

松江[illegible]也焉其[illegible]異同詢歎向父子自知已向來知名人待此多失拔擢君及其然九十半百里誦君贈遺詩吃吃口不倦於從曾未敢取别寧我願竟承下却約遂作持沙散君如不我忘我復何所欲

我德行亟不及作昭禮書姑此問訊

憶昔相從初二十有三年别日更莫紀少壯成華顛中間何不有匪但歲月遷幾尋長安居莫訪新下船尺書且難寄再面端何緣今晨大阮來倒屣不暇顧問君此安否談君語蟬連短髮尚短褐青綿條寄語人相從

○ 号林政休

初情與兄弟肩蘭陵折梅贈虞山聽雞眠如何一分有
遂作胡越然詩以道所懷寧寫宜城箋

蕃與斯遠李奕同生於十二月蕃初五日李奕初
十日斯遠十八日近辱李奕兆詩猶未獲報茲及
斯遠之壽併此奉頌二首

徐子崖根竹風雪不掩綠鄭子谷中蘭冰霜已嬌馥三
子有此風宜爾生窮冬我獨何為者飄然直轉蓬
鄭子才六六陳徐子文甚勇一旦召履徐一旦榮晁董去
年試于 不予求自同嘂鳴見雖合況予分忤豊

淳熙稿　卷二　十二

次韻君子走見過君詩見二
來歸住之句來逢已云屢共耽林刹深同賞溪亭露濕
清一再行復過今古句或哦山更幽或詠舟横渡竟日
為之留驥黑始能去昔人物外游隱遯亦數路于今應
中綠尚背豈同趣我非韓伯休君殆黄叔度莫嗟辭士
畢但恐歲月遽解謝乃文嬉宦戲盖言論陶寫固不爽
沈溺斯可懼人雖或我覓我則難自恕望望獨行愛瘥
瘥良友助

明叔每見過不久輒去仲威尤難招致寄居高章

呈二君
可人費招呼奈此陳與胡問事失所志論詩辨精粗清
風不可得白日易成晡欲睡難安枕欄書得避爐踞人
紛宿鳥對面走亂蹤啁哳聊容汝睢盱反聞吾寧無摘
黄口亦有聘貍奴

仲威複枉粥字韻詩見屬甚厚不可不答
歲時無窮民漢詔便廩粥適來詔書行亦春帛與肉存
才識諸老困異篤做卜共愚急賢治惟日有不足士生
下衍時記長患發不盡也以吾君堯舜其爾俗餘尊何

淳熙稿　卷二　三

之云況益也在堂堂明君庵夫子乃其族者君妙人
物門戶之不乏步須長養武明顯待拭目而我本散材
謬賦支離栗宜從力田科遐迴賦取薮致如陶淵明歸
歟托松菊亦有父特書積將教人讀

子肅以古風見遺詩輒頗述歸田之樂次韻答之
春風忽滿目感歎離群居郊行竟何之野蔓徒侵裾仰
看嶺頭雲片段隨卷舒悠然若有得似我心地初乃愧
學道晚何時悟真如自茲荷犁策齒髮及未疎有兒幸
成丁可以親犁鉏要同高州氏窮功治山舍見王荆州集王

枉及時了優游倖棋漁時乘步游焉或臥淵明與所過
輒就辭其他焉取餘此計儻遂心誰能更濡書公詩胡
爲哉指南實前車事責在勇决駸駸歲將除

夜讀子肅詩再用前韻

樓鵲既投林蕭然野人居獨立茅簷下依依月生裾
春抱煩病玆夕稍自舒誦公寄來詩何曾超黃初正擢
久欲繼作者徒紛如得公振頹波如漢有二疏擬欲臨
其跡荒哉廢壁鉏藝由治田人少待三年畬敢矜一日
功且草同觀漁與頭園近分往者悲棲輿百千等覆聞

演久誰窺餘如何彼疊砌況歎輒著書人生貴適意安
步可當之兹道儻與聞他焉從破除

何監税以前韻見貽復用韻答之

鄱陽困游梁自哂試枯朽功名彼何能慷慨終無取寧
知古君臣義蓋存師友高謝亦有人班班推廣受先餘
有遺言何有居夜陋歎息鄉儀曹枉尺贊五就詩書自
青衿事業見句首基本苟未定歲月寧能又煌煌瀟湘
姿肯雜植梨饾而彼倚市門詎復工刺繡騏驥伏鹽車
駑駘空滿廄置是勿易談舊矣憎多口君詩定何佳官

乃等尉候詩成不自足乃復過我腐同官有畝洗一時
真煩有要加萬鎰鑿必待無價手君其往從之我亦瞠
其後

答甯知見貽

符我墮極南去玆千萬山見面夫豈易附書良亦艱古
今疏之歸連日乃獲語洗蘇歷埃懷如久旱得雨君才
日蒼蒼略已千丈長計其所功用可中棟與梁如我遂
丈等恕長不尺寸秋風不摧折僅可共束縕宜君有聲
名光彩益以新乃見復在事强謂詩窮人春秋了集義

數夜燒燭戲有朱校書女有呂正字二公令儒先名
滿天地閱勿謂東家丘師顏人亦顏

晦日用陶靖節蜡日韻

正月忽已晦惠風亦全和更留十日晴桃李堂有花病
夫不知春但覺所感多東軒對溪樾日暮鳥猶歌

晚立偶作

晨雨濕木闌夕風吹紫荆江南異中州春晚猶秋清壯
年不可恃老態忽已生柴門立久倦濁醪餘傾

晨起泥牧牛若

前者萎而死後者芽而生陂長不待鞭草輭無用埜
耕犁歷力午放長遠卧濤蒸翁洗犂兒歌互相和

晚五有作

朝彈意我枕不飲對酣適夕陰慘我顏所抱非隱戚晝
夜無停機日月布當織浮生任愛滅二者互出沒汝從
何從生汝喜何自得陰晴況莫料暄暖雖晏必顧難甚
蒙昧詎致規造物衾裯欠肖具薪炭乏預積未免形諸
言寧知見顏色

書事十首

淳熙稿　卷二　五

足工穫稻待入盡幽南畝東薪囷閫售吏益敢屢拒念
昔居田園連林□斤斧炊飲煮拔蓬徒蜀枕風雨
山谿急霄春野市赴朝離人言非踐貴富者猶露積豐
年且不飽悲歲真可感懸釜以待炊食裯寧許直
貨非事烹煎病止治藥物為薪鬻之市束縛論寸尺
浮多釋松質重非老樂識始忽復然寒灰已成積
久旱始足雨畦圃新料理秋茄尚入饌晚菘能收畝鵝
錢囷無相三韭聊自說抱甕豈忘勤務家嫌近市
兒童不知五度日吾戲劇忽傳山中訊飲茶沽柿栗為

僵

物雖甚微無不足家所植何當攜爾曹進樹鄰哥播
東街鼓坎坎西街鼓鼕鼕市酒何法禁社牛聚群止羞
事萬父老狂歌尤兒童此俗苟不止斯民始終窮
早禾雖登場春霰糧足食說禾尚樓饑登歲未可必更
特與催符官遞違限責為政本憂民民憂政何使
兒啼胥不飽女斧更無衣發鬻宜遊倦素心事微詩
書稍自勉粗補莫多違我不因園去終戀栗肉布

北風卷湖水萬里空欲狂奔勢不自止雲翻日垂光風
作五振厲仟子五破襦寄女擡其機變作明日霜湖水

淳熙稿　卷二　六

栗或時屠永啟朝湯拗慈悍死寧云草蒼蒼哀哉蜀
栖人破褐無薮長塞向亦埋尸退無地藏栖思六月
中暑言望清商及今至冬時懍懍反莫當洗金與析膠
事乃且其旧安時輔爾努毋為徒自傷
我行一何壯羽檄來星舞壯行柳何事列境備戍屯戍
犯連英郴江右巷已空往年縛李金此邦蓋晏然而今
獨胡為驍悍窮剽奪政坐茶賊時曾窺此邦落茶賊畏
此賊本皆商販民忍當法令變州縣復小寬求生況無
路因此圖武存此賊據巢穴其徒況是驍肖手可披

不拔生意雖云無穴滌豈離率土濱彼豺狼蠍聚我
軍貌[illegible]群彼積疑壞餘我東多腐陳彼不塞探兩手盡
仁義云邊庭尚思鞭此又何足[illegible]何當快除掃聽民無
耕耘我亦得拋官歸舟趁春渾胡為故使我駒局仍嫣
蹲更應一朝焚棫砄同與璠

八六作詩詩思甚澗春物日益漫興二章用常德
妻心筆書本不工重複加弱似亦與詩相稱云

威嚴退冰霜清潤舒梅柳步時歸青春老至傷句首日
岳舞添書病倦盃慶酒姑置鴈鶩行顏嘶斗馬走

宜行看鋤芽簷立聽呼應在物且云然於我可不覺青
衫戀五斗白髮閒三徑是豈人之為絶知吾有命不
春向溪山安侯趣農桑務乍知盡歸來人數拍不去嗔
心豈去留諾寧久負既已娛淵明又應笑季路

即事四首

周薪薪已無問米米已空假貸愧鄰里奔走煩僕童乞
食陶徵君乞米平原公昔人有如此吾今未為窮
瘦圓久不治委積成荆杞何故問嘉蔬爾非農吾舊
圃苦行僧鐵背花米我今頗似之但未除髮耳

雜興二首

家居百金貨富可千金敵待行鬻於市自後一錢直人
或不汝知汝售無固急邂逅識真者百金還復得
嗣生深林中政與蕭艾同春風披拂之芳氣何沖融宜
有同心人採擷佩服餘採擷苟不至依然守荒叢
不見潤君松樹子元楚楚長大今數年均無風雨一
朝建明堂未免斤斧苦斤斤不為傷掄材固其所
良農之於田曾匪一日力耕耘各有時志在秋有獲其
間雖水旱亦是天也德汝不替厥躬終當值豐殖

旅中雜興五首

炯炯冰玉姿落落山林相問渠坐何事斬伐傷神王更
加束縛之求市朱門傍渠雖不解言我為咸惆悵
英英深林[illegible]穎發發不自閟誰遣入市門拙入強解事渠
雖貧芬芳我自[illegible]撫媚懷哉山中人紉結參珮璲
屢雪不一雪雲腳何時絕春風雖云來積凍吹又結未
論翁新貿履凍欲裂苦欲作商音聲寒還復輟
舊嘒固已多新雪翻增劇立春已涉五旬吴楚[illegible]湯長
安有羈旅以度朝夕祈願見白日歸舟泛深名

少慕隱逸嗣口號四皓及今聞其風尚慨劉德老詔
恩雖與官辭避猶却掃不應吏部門皇以此堅

晚書二首

落月不可駐落日不可揮豈昧句畫長促此涼暑感人
生延促項光景變滅微冰霧已似含山烟亦作霏
抱道淳人士乃不知自珍讒朝嗜嗜間叩復隨塵知
知江湖叟生計等與論進人間售否或至生填此理
何謂然即我我即人

酬季益

君家三尺隱查著溪上山佳君坐其中舉世招不還餘
嬉到五言時許見一斑顧我佳曹鄧季孟胡可聞比年
爾何綠遇復雁間闕試問達蒿居孰愈轍跡殘古來千
里足老卧二關是故東方士長飢猶好

十三夜招全真沉陵

昨朝熱如焚今日涼如水豈惟悟天機政自知物理爽
華一月賒桂子數夕事已辦烹伏雌相期泛浮蟻

中秋以山居不得與周文[illegible]顧飲[illegible]子又雅致旨

山林遠俗人四月剩我輩涼秋半今夕痾疾慈少退詩
懷客子哦酒氐伯仁對百年等廖約一笑有以敗老山
何枯松赤腳躋斷瀨何當約二叟勝踐同一會

秋日獨飲二首

秋風何時來庭樹非昨好樹猶不自持況間青青草人
生甚草木間世安可保賴此忘憂物陶公蓋道
素懷樂清曠長言待秋風及茲搖落初感歎如有攻長
卿既倦遊嗣宗復途窮苟無杯中物何以娛我躬

季聲父唐德與程士和退和仲過飲

相期本林困相厄乃窮空不難屐齒去所怕巾角折看
燒古銅鼎囊探今墨帖欲辭竟不能怨怨謝卓嶶

病中寄呈王信州

韓詩不可犯癡呆不可遺舊言驗癡病其效可符籙追
遂記初學諷誦懷三復如何且齋月此物猶肆毒尋非
綠法異無通炎囂酷推移自前後進退亦淹速豈惟攪
脂髓直覺憎面目醫方戒山果牙頰怕肉味嫌東好
瞥饑厭平原粥莫知所生理真恐送危錄屬時秋已季
更值雨相續卧聞掃空階起步驚隕木蛩號故亡螄蚊

豹成晴逐未資卒歲計頻病屢霜促幸遣賀使君亟誠
匪令俗教微下黄堂患已周匀屋論情妻有說謌司之斷
未卜詎恩四壁立久作窮途哭謝公方在郡尊士宜首
牘晴能借齒牙價可重金玉自憐非道謀觸事見嫌惡
病餘不成書書成況難讀

贈圖

浮雲視陸離巨浪朝澎湃撐搖雖甚亟岸遠不可屆已
丘兩日中湖路千里外月上照遊山修眉兩新畫

是夕微雨

賤臺財覆地春雨不溜旡天公務塞責人意自嫌寡豈
惟田未耕况是麥在野安得三日霖滂沱遍天下

連日雨作頓有秋意悽感之餘得詩七首書呈教
授如典

小雨洗清晝幽花羅寒臙雲間逗微照風薄成細寒蟬
悽如敧杖蟲咽無數得遇將趣寒事我自感頹齡
頹齡不可羈寒事亦已迫女褐破未紉兒裙短仍窄杜
陵歎女髮淵明更兒責逝念田家窮閔禾與機帛
摘根數席地聊爾遣耘治年豐菜亦熟採掇斯及時摘

旋娛公復然潤非共進幸逃刀飢部用補囊粟飢
淵明抱羸疾猶復歸田園安能為五斗折腰於季華
歟非可樂不改廻稱賢夫子故不死卯鑽高且堅
我宜雖云薄歷粟猶有饑懷哉江東弟餬口當何計風
悲頂高梧雨數凋碧爽富合與貧離恒然撫今世
聞兒誦三字耳趣為明青蒙云乎哉老矣愧此生家
聲寒如冰奔走霜鬢盈吏書數好在淹泊諒已成
沈綠賦知居歐公賦鳴蟬誰謂遠爽纔有琴畢翩翩哉
獨歌就盤世增逆肉飲秋風鳴不已如欲相和然

趣章永豐祈雨

高田卷蒼埃下田積荒穢頻聞父老嘆似訴東屏苦
卿地猶薄有類家素寠旱幾十日晴潦自三月雨更斯
靡當禱祀秋得屢許逆程略累發曽不麼人變乞麻藉
銖兩門戶撐拄往時屬初夏揮秧未於畝青偶慈
候人意已深但沛然天為賜翁爾報遂舉沉憂釋阽危
變事覬安堵迨今幾何日所歷無髮土豈惟勞手足砭
砍病瘻膂早禾穗且實晚稻花半吐更實糧旬旬當作
有歲取吝何又歡望嗟爾役吳祥雲師匪云急胤伯敢

固拒焉竟何術豪龍恐非古冐誠苟潛運響應猶故
術誰能任此責再拜謝明府

初六日雨而甚微

旱勢若燎火雨粒如投珠望望恐不及嗷嗷欲成呼叩
龍探古湫號佛喧通衢山川禱斯步社稷報以渝古人
之所是今人之所迓龍神與社鬼其事亦□區

雨二首

旱極乃得雨淒然天已秋譬如病且革殺劑方一投不
猶愈於無廢發千一瘳未聞夫東隅果有桑榆收

待雨天忽秋起我淒其悲淒其亦何悲歲晏需豐期社
志久已謝白髮來及時絺絡與裘褐棄置復營為

閔雨

青山木我培坐受瘴霧侵馬倦不如鞭暑氣令人昏去
年蝗為災千家百不存流亡不自保聚掠連六村閭閻
望一雨可招若數魂旱勢復如此早禾空如雲豐登數
有常赤子皆天民惜此三尺雨龍師恐不仁禳禱古有
法至和格神人不見東海郡孝婦冤欲伸

閏月二日雨二十日復雨寄契遠三首

大雨固需霈小雨更霡霂蕭然□□已生意若需未從前
時歷月陰通日連朝暮早田有愁乾禾本亦恐縮居閒
苦無事憂國願時熟老翠上松篁餘滋到蘭菊
夏雨多驟止晚曉若易乾陰子不能釋膏雨殊未斷跡
跡政詹溜浩浩忽未端沈痾頑如失甘寢不安遲明
復大集千林如湧湍戲作擬鼻調以報田父歡
無人南澗遊老我北窗臥雨為洗炎蒸身或起穎憍幽
花曜叢叢新竹排筒筒是中有餘詩獨唱誰其和懷君
因非遠念我當數過蟬噪晚聲清螢飛新月破

閏七月五日雨中記所見

雨來山為昏雨罷山如洗秋風斂已高長空澹如水其
誰如此景勝癡腐幽子登臨無所詣溪樓或徙倚沙鷗
意氣逸衍洄陵復起是身固羈束訟戲直偶爾平生眈
佳句此癖殆至死得酒忽詩成頹然自醒醉

連雨獨飲偶書四首

緣山滙禾長遶舍芳草積敢希陶淵明自謂張仲蔚出
門無所詣閉戶聊自行簡編或偶親壺觴怒酣適
自昔嗜酒徒往往皆能詩詩亦作與酒胡為必相資我

詩既不工我酒還從濆頹然乍復醉信筆輒書之
人無送酒錢官無種秫田鄰家賴可賒醉過春風頗春
風急雨頗梅黃更連連不念陋巷士其貧類顏淵
何論無他文一頌自不朽淵明飲酒詩乃至二十首未
易多寡論俱能金石壽我之二子辯徒然老耽酒

寒雨感懷呈斯遠三首

窮冬固多悲凍雨仍併作真成晝連夜直欲寐無覺尹
陰似春仲其令豈天錯林樓未歸休蕭寺猶旅泊說覓
留滯懷政賴朋友樂梅花開且半茫穰曾未扣溪亭縱

微吟破屋哉細雨悠然起遐心彼哉盍如淵明念田
園幼輿志邱壑生約有羊裘裝冠自麟閣
少讀隱逸傳雅意煙霞人居官早自縛半世幾沒身者
衫類枯葉兩鬢如爛銀人知趨走苦已重疾病湮歸微
三徑資尚竊太倉陳鄙里有伏臘弟兄無越泰况此交
友高而能朝夕親君還志遠遊所願猶遠巡我乃歎寡
與未易論苦辛切道車馬之切嫌風雨頻
平生幾交游念往常怳惚始從五州數都自他邦述徐
州殞川魚葉將飛免得矣嗟罷去迎漢殿空履跡鯨魚

渺洪波長城隊上至元龍湟淺下于雲終亂數詩壇絕
韓呂詩友無道釋文一固能傳事業竟何得是宅我澤
如半亦君舊識更將馮其心悲甚不能筆謂賈季承周畏知賈元放
施文叔趙文淵韓南澗趙介庵劉遠齋陳擇之陳明
楊誠齋周益公無逸曾艇齋原黎二師化甚不能一一

是夕雨大作復呈濤契舉

雲行方陸離月出重蔽虧旋忽隱其響已見沛然馳信
有誰能禁那云鼓再震天翻快傾瀉早驅勇鞭皆卧想
歎謠疾頗寬車屏夜中宵猶颯沓既曉尚紛披五日能
如一有年端可期旱殃今已破雨腳不謹經伊者望禱

德天心兹可知在予非赫赫於汝要熙熙始急救荒法
終傳喜雨詩但須觀氣象不必問香穢未戚行當復物
生姑得且寧容儻游者彷徨獨天涯

招明叔

平原拙生事數月且食粥竭也巧於貧既食以當肉士
窮見節哉不以當貴卜用志苟如此寧有憂不足我生
本寒士犂鉏起窮谷顏惟疎野姿動輒當忤俗得祿本
甚微奪去盍卿復難　出無車足免吾其族在我無所
念於君果何虞伯言終日問門那面目助辯悉遣歸

不意甁無粟大小於妻甘手救庭前既除草旗
外亦截菊屬君早來　秉書期共讀

再用前韻

田家雖敗蒼塵歲飽餐粥儒士筆以耕相形無食肉我
生文字盟向日交友卜自從此那來得君一夢元作詩
非野格悟玻更參谷字法皆有師硎硎信超俗誰云前
輩遠弄伩神貌復觿乃鳳之徒蕙乃蘭之族惟我甚乞
類於何能見辱又何與於人嗔若刺在目寒窓夜沉沉
燈燼落金粟留新償益高窘狀稍然茲明肴一何有有
淳[illegible]
子梅涇謝何以得今夕把君詩過讀

十四日二首

梅開在高岡仰望不可攀微風一動搖落片紛斕斑下
者隱幽閑叢然榛棘閒着根近溪流隨地即水灣是物
佳莫匹在處堪解顏扶藜曳若屬永日不得還
窮冬無□寒寬我欠袤褐袤褐苟不備道有獨絺葛童
奴怨苦言薪盡米復竭市雖不可睹囊錢顧安得詩成
詎堪煑梅望當止渴　笑謝兒曹爾亦尚我拙

十二月七日□

原缺

淳與稿卷三

副本

王朝梧

宋 趙蕃 撰

五言古詩

天竹

自離竹隱居借宅亦多種周旋雖不乏蕭灑常入夢將歸此寔蕤蔌自口腹奉别之亦幾年似因鳥雀閑或冀雙來歸既歸何妨種竹從今尋風聲入吾用

題竹

此君如高人風節常凌厲雖經勝冬中正色不少今盡正人前集且次第天公出吾手白晝變昏霧初飛佛場亦瀟灑絕人蹤群兒頗驚走老眼亦睥睨是時几草木捲抑若自衛性君獨散然略不感嚴霜太剛竟摧折乃悟非善計退然周旋久於此增慄其生既死其死可輕變當為殺青簡更以已綴綴濫書卓行人出入生死際作我座右銘斷能免於戾

次韻斯遠縮招賢道居對竹再用前韻見懷二首

興懷王子猷匪但一朝夕有君愛主意與渠蓋連璧詩成孕持贈絕勝梧桐為我句本非傍分光譜鄰壁君行日來會意通先投宿世有疾走人我安寧自足遙知琢詩孫撰頌然鄭曲哥謝主人翁取將置對竹述東詩店

唐大竹可愛

明叔以僕護筍不許作長句狀謂次韻

春風逞天和㘅退吹已足椎暮筍乃生如亂更約束語人為之宰詎可設弗録況其敢介妄政已不可屏停當解籜後為我呈新綠新詩急歸賜句辭先我欲我豈兒女曹撫玩斯同俗又殊市井輩物利斷盡斷要當去留

閤明兄弟想由分餉可得多但今春脱粟

有懷竹隱之筍復用前韻

我家竹隱傍生事苦不足惟餘數畝地有竹森似束哥來夢寐之詩語見纖錄況當萌茁時孰杜樵牧辱官居亦何有有此數竿綠定應好事人知我交亡淡不然朝暮間何以能醫俗尚嫌地形淺筍影當掘斷不能助幽深何況增詰曲袖短舞難長吾俸五斗粟

徐提幹為沈選使種竹於工館新居招禮有詩蕃同作

玉谿佳山水不減閬州南新居助幽深所欠萬竹春徐
郎亦好事知公幽趣耽過溪覓龍雛雲根破煙嵐地形
擇便宜土壤泉亦甘春雷一番筍要截圍翁儗鄰里約
來往要宛州徑三凡月無常主平分菜爲會定有王子
猷造門不與籬濤詠志主賓用意皆不凡政叫功名宛
此事未易諱待公暗中歸我亦脫青衫

長室鄰猶未見梅頗形思酒書呈斯遠滕兄主簿
前日書來亦問梅花消息併此奉簡
言歸雖以漫程志亦良友奈何數詩筒不得廣杯酒縱

孝思稿 卷三 三

云三十日每見能欠是以朝暮間相思輒或又去年
梅花作佳處猶在口今年梅花期無首輕轉有翻思接
巾屨乃若限林藪君行集形戾我政安翹膺兩湖覓林
逋東覩懷杜叟寒鶯識松堅同心見韻臭前朝習墨齒
書來問安否併話羅浮山抗塵庶許數

三月二十日余有章貢之役陳明叔嚴從禮蕭酒
見餞於白泉張伯永繼至
相從數月間已復兩爲別此身竟何有百年終是客近
役不隔州音問可絡繹江南虔成市白泉強名刹何勞

共追餞令我滋不慊觴行期是上月上尊已餉我卧四
壁空君歸度舟關

僕自北門放舟過溥子而告行坐間出示上蔡景
迂兩先生墨帖具道先世契之詳益重其别爲成
是詩
扁舟過辭君落日繫高柳悦君情遠別留我飲以酒夜
深不知罷感概屢執手書題見晁謝光怪森在牖憶昔
遊山老嘗與文靖友同登靖康朝諫書猶在吾人世
其家樹此敦行後昆才真杞梓如我乃枯朽漂流不相

孝思稿 卷三 四

值無我亦客口非少壯我亦衰老歷相逢定何日
相勉敦不厚老農誠有言良田務除莠

中秋與月呈寄知
前年中秋月病思方見虐殺時不得張搪爐觀者藥子
將過橋來勞我非赴約評詩辭對亦有味勝 去年
中秋月病復作少休塘下寺欲進悲足弱看松接
修竹聽雨仍落落看松聽雨亭名徘徊亦忘眠孤詠同輝絡
漂流到今年高興屬快閣何期悼亡歸舟在南山泊前
年呻吟地追隨恍如昨天公似憐我爲遣雲垂幕那知

千家擇修渥對杯酌不然適與俗用趣則相各人世夫
何嘗明年定憂樂

邂逅孫子儀於臨安書而賦詩併懷子進子肅

車塵高没人欲障無能施怨逢故人面如渥消漣溺客
居幾荒涼聊復具酒猶危勞苦數語以話事仍 千長年
口欲棘一突為解顏懷哉二難兄何由會壎篪

次韻斯遠入城見迎

舟繞沟口過山色繞湖出橋隋鵝鸛與鳧與鷗鷺夕青
青玩魚朱燭瓚艾[illegible]經行盡吾舊住處悉不定有皇

漫浮泛[illegible]空[illegible]詩喜將見童子深甚慎吾僧信
老大隨異時昔君能師友僧我媿翁猶役歲月又何
如駸駸成鏗鏘

九月晦日離舟洛於昭真既罷同方元直成父弟
兒姪游徐巖南禪之新亭已後絕須而

客子下水船幽士登山履二事莫與謀聊復盡此山
房富新水泥壇仍紙幂沉痾快一洗清吹生兩腋徐巖
舊所訪舉步能歷歷樹林雖剪伐苔蘚更葉積蓋可貫
以居惜哉無巨力勞誰所幽徑復道精廬立新亭踞其

上遠水山四壁聚來落日掛忽去合鵝集不惟我友伍
捐子仍弟姪民生固常苦此適未易得物役不可留溪
流環沃野

文叔兄以泉州文之亡自萍鄉奔赴歸葬以書約
相見會箸留邑中得以合并嗟後酬哀斯元生之
訃哀傷之餘詩以叙別

一雪五日陰冰凍吹不裂今若定何朝萬里來霽色試
將還山中已罵還復轂故人有書至所催不可失故人
江西吏代為[illegible]竹林迎我實門下客去年送

朝天除曰載三[illegible]以病辭宜科威石塢東懷亞禾
赴西望升復得追惟平生游語淚相續姬傳房季小蘇
聊以舒鬱結酒固不放懽梅開況雪競

水淺

歲暮有日晴江水三寸淺纂菜步下涉石子上寸荊涉
乾蒲茨死穴逐魚競偃會看桃浪來一碧千里遠

顛躋道中有懷晦庵用江東日暮雲為韻作五詩
寄之

我行向何許貢江與章江悠悠異所見裕變服亦屢定

還本中州來南已殊郛況此撲荒服寸心那得降
此心如江水日夜東復東不惟愛吾廬願騎駿臨風今
者欲跋馬向來御史驄在我何待失人自分得豐
自往一寄書御又許日豈無東歸便值渴多辛苦昔
如馬中銜欲去隨綏疾今者身屬人動步罣刃棘
去年過辭公恐忽值春暮及今復茲時而公在何處剝
溪坡之居瀨上郊所賦公能躡高躅我豈遺野趣
半出未吐日條行旋歸雲豈惟陰晴殊政自涼燠分物
態故應剛決機下云安得變淑氣盡爲除蔬氣

晚行

侵晨畢先祀將午趣蹴飯中途往回宿觀影日未晚速
逸行未盡登頓力苦倦馬言雖不通吾意其自報

施衛州除浙西提刑以詩寄餞三首

嗇公五嶠㘭東筆固不書及手上之坡論議無一虛直
言有不饑冢桑念歸鄉高臥屬幾日來轄起閑思致成
合入奏送直承明廬如何更持節未便經綸據上心章
無謂勞公重皇居吏惡少剪刈去良必呲嚱此自宰相
事於公定何如

六飛駐吳中地實三輔比擇守固甚艱況於部刺史惟
公治潤州他郡蓋無是賣惟數條清坐見風俗美邦畿
四方本王化所自始俾公接連被此責亦重矣繡衣非
古官漢乃有直指于今盜賊清所擧獄事爾讞議苟以
平遺功孫若子

我昔僕玉山有如梓與桑地故隸江東與衢蓋鄰疆自
公剖符來亦既閱兩霜墮甑人安我民亦小康去年
旱無秋閭里欲騷但匪指衢嶄騎爲能晃流亡嗣闕救
災郡誅長才當於患此境於今見何書事難動上

閔我民公忘 玉山大旱相衢累四清

偶讀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爰孟浩然事

作孟浩然詩一首

吾評孟浩然雅意作詩人死經四百載賦詩名愈新爵
祿豈不貴不義乎賤貧身雖遺叔之未必非得人

次韻金真所感

決文興甘體雲雨相覆翻二者固殊轍終當戒多言所
遇既混殽所防難每存懷哉古之人閉門或蹈坦
二霜汪山之備田院

前身雲水僧今世山林士遊方未能遍行腳方自此朝
行或宦程夜宿必野寺我自幽有期人言癡了事

閩潘衡有婢出適安福傳其法造墨甚精務温潤

捋撒其墨詩從乞之

如聞墨潘氏一派傳婢子世上多向名我曹亭晉耳公
其品題之爲我致寵几定知青出藍未信稍爲枳升堂
與入室亦喻接花理又如淮王仙鷄犬悉從迎况茲新
水鉄得法信有是我書[illegible]不工爲詩長費紙墨[illegible]
妙尚可惜今予起聲不新遇媒須相燒秃筆度日有不質

掃媒復何自公聞之人實士窮乃如此非但我有未知
名渠自爾

久不看鏡鬚之白者衆矣得數語寄成父兼示兒
姪

始白纔二三今白乃四五蕭蕭十數莖底用更綠數年
來悼亡悲老至作詩苦外形雖由中不慼遽如許歎息
計此身幾何不理土而此尚低回悄悄受群侮弟能教
兒書兒足事吾圃吾豈不可歸茲爲寄門戶

用前韻寄明叔

鬚白底用悲我十君二五亦莫問此身衰暑堪幾歎别
君春已夏徂徂跡勞苦況說貫江天更聽誦詩許君德
故有基層臺絫累土不問鷄鶩詩猶謂民或侮如我乃
宜歸舍農即爲圃永與世俗辭君來當勿戶

晚晴

連宵昧陰雨布衾夜氣穿起視天無霜歷歷微疑空
後十日雨水天港相連風銷一洗去落觀遠山川

冬晴三首

氷雪四十日朔光問晨霜短竭忘盤綠茅檐失荒凉細

思江南海安得置汝湯明湖裏更精一葉卿可抗
吾家卓泉村有竹數十百年時寧不伐寧後多摧折江
東花近書未省有無雪頗復念此君詎歟無霜節
我家詩書堂堂下桃幾席當年曝背地兄弟兼子姪長
者坐梅床稚者把書帙此良不可忘何時復能集

斯遠生日

下湖有隱人卜築自廠先吾曾駕高車屋乃無脩椽完
觀諸郎質固知大夫賢羲雖乏黃金家故餘青氊其季
我與遊于今幾何年文得南澗實經從梅翁傳味有陸

子同壑由吾輩宣其人可知已俗何病焉今逢初度
日為頌初度篇君非黃叔度殆似元魯山見之意頗消
坐久歸志旋是覆薰陶蓋能使鄙吝損于風足披抱好
句亭引年兄役兩玉兒共嬉郎罷前潛魚必求深鳴鶴
於闡天君當茂明德食菊仍佩蓀我亦願黃髮從袂仍
拍肩濯足冰水流振衣帳玉巔世尚混氣濁神其歌吉
獨我老不足道君乎斯勉旃

歐陽全真生日

蕭閩新喻學面勢如廬州宜有妙人物舉世說一頭君

於文忠公諸孫明派流當時山公啓有言曾未離在風
屬初度杯酒相獻酬分教固閒外首善乃所由南風屬
初度杯酒相獻酬願君雲間鶴聽我江上鷗

題鄭李奕火閣

朔來日當窗暖矣獨未落梅間怪璀璨信是日初暮勿
云丈席地可詠亦可酌歲月與情懷孚須問今昨

養源齋

江源初濫觴其末千萬里婆娑數畝陰歲月拱把爾士
之於為學豈得獨異彼歸然九層臺亦自抔土累乎生
養源齋曾詩與王記二公死何年夫子蓋老矣向來之
恩溺今乃見涯涘木殖歲云秋實落材則美

本齋

王子母之弟徐子父之友徐學自蒼翁王則因病叟游
目鄉閒中孰若二士秀為汝名本齋乞言置汝右如病
資藥石如飢待粒穜嗟余亦老矣門戶百年倚躬耕負
無田為國聖所陋家僑一束書勉汝期日曆

虛白齋

陳君作齋合謚之以虛白非虛白故生此義無二說人

言莊周恩我愛莊周達襟拔老僊翁出語世津根亦嘗
為虛白是乃道所集莊極一等人夫子蓋三益惟虛定
何虛而室又何室是取此遠塵而許無一物鑑明塵垢
去水靜鬚眉出是中可觀妙無但充遊息何當過夫君
相與以終日賓主兩嗒焉不言而目擊

○○與公擇步松嶺

青山招我來松風送我去白髮頻脫幘足適欲忘屨春
初便和悅我亦除疾癘莫作佐俗歸兹遊已成屢

○與閑庵蒲香

曾聞詹蔔林自是佛世界何許那若風飄颻能自在不
然山之靈先意現奇惟於此證香嚴通途益無礙
○同尙景先閔江船晒作從教授假盃纓以詩來因
次韻
誰令顔瘦兒乃是妨曰假君方迎歸濾我政専野馬成
詩胡落葉龍選有酒胡不瀉此段段亦可傳誰與妙揮灑
挽胡澹菴二首
憶昔樂全公暮爲老禰表載其拜姦論此老一生了洽
廓夫何如書有軒檐草頷直無他微言大可㝡小

昔我曾大夫嘗作春陵遺時惟黃子判柚書遂見客公
鉦本歲自於義豈秦越三年期掃門竟欠今生識
簡彦博當知
朝昏困薪水寒暑念衰篤度日少復住此歲又已卒崎
嶇向行旅蹭蹬迷羈縶故人肯留連客兒兒羞澀陰天
答錯莫梅事去飄忽要尋幽遐地共作須臾棲徐行收
詩壇王術深理窟我獨愧其家徒躬賴如畫
用招明叔之韻簡胡兄仲威并屬明叔
一白不盡茶妙試在茗琊相馬不舉肥瘠也叟甞內士

當何如觀一語可以卜我生嗜朋友有餘禍不足憂求
揀果具必問淵與谷楚今未亦聲何能娛世俗陳君於
為文筆力見往復劇稱南郡胡曰此吾丞教興蓋非過
之懷刺令來厚談問不須臾未暇問以目陳君有江閣
積蹭不遺衆非如脉者徒白畫迷哉客何當約夫君載
酒掬杷菊我記不足云渠詩當細讀
泊舟叫巖入法林院訪洪駒父留題
之遺徹徑林下陟荒級迷憎衣藍縷對面日騕黑堂
聖君無人觳沒貽容席流傳昔聞詩來訪今閱獲

次韻斯遠三十日見寄
之明日晴景書味眞焉永長年悔違遊紛壹几莫整子
歇調詞決竹可一日無香來安爾瘦更爾何用朕困盈
想風度朝夕如相晤豈不欲就之身羈未能去詩來政
此特好處無渥折吟哦不自已亭午墅雞啼
次韻在伯送行
白石何磬磬白鳥何鶴鶴語行自悠悠物境自廓廓緬
思友生良頻使懷抱惡別辭固丁寧雖矣耐寂寞近揖
已掬檻遠乃失城郭重纏始相遇夫豈世所樂逮今信

素交是更天所酢相明拔古風州與孜天府與時山水
悪意或風月託君亭足鎭拗我初丁息鍼許盟寄問始
筆勢與强弱君詩似陝西君字如張索然然正前時耶
矣已後落營猶詹臺登杏翔中丞泊憐我狂而踈誨我
詩不象是行杏冰轉我踏迯東遷移官從所歸故免謗
鄱稱明晶苟得去自此拔建壑妥朗終身筵岦但今日
約吾黨今元履學子蔥有若至味臣欽梅至樂非管蕎
三分喜怒非是論今非援獲與朋朋休沐仍莫莫
奉忠斯蓬兆成詩以寄

叢叢莚菅營叢叢居外丗何曾百憂釋但憂中心焦故
人在何許山川極吳楚大江虎斧勝重湖互吞吐別來
書不至史望詩能寄但促志若何相去有如此昔天仰
何大一已何何臨胡爲自羅網無事忽投械殺高政悠
悠思遠忽不收歸來重有感立壁成蝸幽營叢晴已欲
暮曳抽未展百憂攻余心紙筆空嗚咽
以予與斯遠倡酬詩一卷寄錢伯同運使郎中二
首
公作廣信牧我爲辰陽掾長沙趣歸程臨汝前見我

今並欲相公乗工東汚與能爲尺書未見重今而錢泉
閏世親肖娛寧得春復此倏寅温固之數許卷
我家懷玉居蓋自南度初元無五畝宅僅久一束書不
調如纏之何趣十年餘但有四壁在偃蹇亦相如况此
方臥爲何發聽使車所德公頌笑以爲民慚愧
次韻王卿宿去秋送寸併呈膝秀真
臥人從未欽許寫衣友聲亦有荅今夙月遺而日征平
戴夕居一旦鄰合情何以著此情賦詩柔軸盈南畫之閥
歸之何時携來攜肩重忘去被破褒輕時時一披展總勝
几而卷

五七首今日復何日霜樓曉爭明青天盡開露如見心
二欲鄙夫獨何爲似壁幽憂携緬懷平生逆多留定王
城晨出湘露夕歸湘浪平王勝鳴調詩我亦濫一名
別之今數何秋枯復春榮素書不來家嘆我無魚烹要
審傷貽詩飯釘仍經營定知他年見不復刮目驚權前
坐久如四體譴欲醒夢作扁舟去相而尋舊盟曾微白
首京但作青眼横山祝何自鳴欠伸巾尚領
次韻酬吳德夫去秋送行之作
相而一盃酒聊取紅葉換江東千里雲落落黃犬欺人

生七十稀百里九十半初期枉車馬近過遺札翰小遅
君不肯一出我豈憚難微辨鷄黍豈足具衡泌古風久
不作我友當力讚精詩況瓊玖觸目慶璀璨中馨稱蘭
佩外飾飾匪玉冠初年已飛騰中道反歎惋恐貽知己羞
送許獨力斷于茲樹風聲何止評月旦君如涇渭可
以爵繫絆我與淇園多猗歸歲時費君子甚哉爽我也
終浪漫自應殊顆晦寧復侍剖判湖山氷玉明樣閣丹
天亞蛟叩舷或乘舟曳杖或登岸君得定有待我去何所
慨興想悠然時欲追蒼然觀

次韻答周愼裔送行

代月日以明秋風日以清秋令且云暮而我適東征雖
云別窩邦且發道故程久結山水念況閱朋友情惟昔
未識初聞風已先傾一見厚與交再見許同盟吾徒務
切磋俗士貴稱鳴我亭太函恭君為久專精我行政依
劉君言將入衛要期一見重可使萬户輕春風一觴酌
南山各歸耕君毋覓閒户坐聞水火爭臨分枉題贈壬
味如太羹此意可虛存不厭語為吳去去復去去行行
重行行

次韻沈司法送行

坐上有盍簪不問知小異豈其肩臆殊管或偶相似余
生炎名流得見忘履屐雅聞東嘉州儒服類洙泗于今
師友間授受由原委沈君蓋其徒往往無不肆鄉向雖未
云識早已知名字胡為建惠文更復倉庫吏人之不相
知擊膠與荷蕢至其務怒時大聲或遭息人誰不君知
相與共誇耽君方緊官曹我乃赴幽寺別語綴可佳離
恨渺無地

次韻潘端叔送行二首

君公隱牛僧文休食馬磨身則困空之甚為如切磋味
尤不知此輕受鄭灼啗追乎欲奚為況費隠春知余惟
素眠於學晚仍發慵念將求底蘊要必取日課向來口
方游不群一室坐已深蘇猶遺更值雪霜摧茲行自樓
遲詠徒嗟軌轍同殊南山歸故山東山臥胡乃論知仁
乃復擬同過我無歸去辭君有歸來時但仁退之說之論也南
君言不為詩乃有如許味詩亦何與人政恐傷吾氣中
懷松柏堅外若丹臒堅君雖不我語我亦長自畏不惟
費口頰致爾恩腸胃良由習未除匪是真為費君言固

鄧豐君筆猶深鏁絕倒豈自文書讀作加減語言要有
益佩服當無既勝私與致畏曰克仍曰殺曾聞鄧尉擊
終有秦畝既閑閑望其成恁恁勿虛賢

次韻劉先生送行并令諸友及子姪同賦

斗食綴散吏幽棲還故山平生讀書志欠此歷年閒吾
倦政長路饑方淺雲吾師與吾友高處若為攀

呈趙憲德四首

東南米最賤舊說湖南北及今身見之豈豈下江國此
行無米柔對此皆歎息人謂使君賢無處有失職

朝廷不忘遠欲得公重不然如公賢久合居侍從少
須歲和豐歸騎承天寵看取武陵原田稼麥禾盤
豐年易為政凶年易為政本撫催科德乃足民食豐
願忠信行田里恭歎息德政於如斯何用求赫赫
持身付銓選乃奉靈府機靈語初未學曾絕聞人說道
前退不可信有難如棘所賴使君賢餘波能普及

呈游子明二首

安仁山水縣令君文章伯林深蔚自吐川媚珠所宅詩
歌導斯民傳舍閑過客口雖絕雌黃眼頗分青白

閩嶽珠勝雲二字重
虛超慎當威不

頻來信州船廣白雲錦躍登臨有勝絕管寒曾杖松令
君名能詩公事多暇日償可付篇章大勝資粟帛

呈羅元衡

君從桂林來我欲衡陽去邂逅一尊同飄流數年叙我
來長沙去君復衡陽來還思數年內更遣五言裁我歸

呈曹新之兼簡謝子暢

玉泉侍君向靈山側來往方自茲飄流勿多得
撫食閑朝暮帶悄從宿諾我家門東溪君住窮北郭供
北壹無我獨媿青好理詩營浸天堤頭忘江壁谿去鄉

今我年未路阿其託相從曰非是相見每不數所思問
清談何意發狂聲

呈程可久

微風送落日餘霞雞停雲陟彼山之巔誰識我與君彭
蠡恐尺見在處思鬢分改澗似吳淞川嶺殊勝雲是間
豈無詩惟我初不文圖畫亦足寫摩詰居難覆更回竟
何得指點彼加勁向想僧所靈淑間令人欣談鋒壯靈
職若椀頻象軟交遊數相學文字徒右軍君與士莊之末新仲為文
遊我是陵腔著莫能窮厥根少焉復來過涼然落秋分

江山恍疑非林空月紛紜秀有轉士湖姓名未前問何
年隱君子髙樓辭世家得非羊裘演當是植杖耘至今
安息地雖離幽草薰人生七十稀過眼俱莊處適意何
必多悠悠幾朝聽君明處霜時我正坐水濱會合且不
常使我生憂恠何當十日款晤說心為醸庶如逢豫章
其藁一以焚

呈壽岡先生

我行上蕭灘惨澹無興適肩輿問何詣楊雄一邑宅地
雖占城隅野潛遠修碧主人謂何常蓋代文章伯喜我

過其廬倒屣相歷接似聞杜陵翁一飯熱谷容如何重
留我更道雞黍實談問雖文字往往先名節我語固多
狂公亦不我折為言古今人耽詩信發絶身名兩棄置
死若埜霜葉公台是有教我亦因啓發莫將夢中事重
對癡人說此語竟云何抗志翻著戰

次韻元德送別

老馬千里志老鶴萬里心武夫用清廟珍材卧中林進
寸輙退尺枉尺辛直尋桃李本無言山水乃有音屏不
競盛麗嗜能聽幽深平生文字游變化南北襟清宵寄

明月遠望傷遠岑悠悠歸計晚卒卒年事侵狗盜薦相
如將軍知杜欽彼哉竟何處已矣莫難任乖離歎每昔
邂逅期定今贈別杜吉調和之徒苦吟我何一錢直君
自抵千金

留別戚父弟以貧賤親戚離為韻五首

秋日苦易晦秋宵苦難晨蟲聲雜不已我亦長吟呻哀
哉命何深出處衆一貧在家屬可忍行旅計愁人
今年歲大稔穀價率以賤富家積囷倉貧自無飯饌悲
哉五斗囷去矣千里遠四民士為先今乃擬工賤

木落山有骨水落河有津扁舟所常經大半迹已陳身
非鴻鵠舉心乃鷗鷺親勝處自屬我塵事勿欺人
我家如陶舍幼稚有盈室汝家亦十口持去何可得嗟
我象兄弟至此得無戚離爾敢或忘昫濡期沫濕
人事苦好乖咫尺當語難況乎中年後見與親戚辭陶
謝得道者其言且如斯況我乃畸人嗚呼得無悲

浮眠稿卷三

臣　恭校

淳熙稿卷四

副本

王欽梧

淳熙稿卷四

宋　趙蕃　撰

五言古詩

詠古　并序

按陶淵明傳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迺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淵明為令在安帝義熙元年乙巳是年三月淵明猶為建威參軍仲秋到彭澤在官八十餘日又傳解印去縣迺

賦歸去來本集亦云十一月也則淵明之官當在十月而賦歸去來在十一月耳仲秋到縣非下種時秫林之語豈非後人附會語耶因賦以紀之

淵明欲弦歌為爾折公田到縣十餘日歸意已眷然一稔且莫待遑遑問歸船是事可質信考之歸來篇種秫與種秫夢語落何邊

和陶淵明乞食詩　并序

自八月來日以抱衣易米為事衣且竭矣米卒

無術可繼因讀東坡和陶乞食詩有幸有餘薪
米之句則知坡之貧蓋不至於陶而陶雖貧猶
有可乞食之家僕今縱欲乞食將安之耶輒亦
次韻

我生墮貧中欲避將安之去年未是貧假貸猶有辭親
朋我今年困無謝往來朝昏呂以度半歲無[illegible]杯大[illegible]
不知悔且和淵明詩兒曹揶[illegible]詩我幸之此才即作
飽謀餓死能自貽其[illegible]淵明乞食詩末頗押此用東坡原韻參互之

和陶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詩 有序

立冬十日矣所至菊皆開今日讀東坡和陶詩
有十月初吉菊花始開與客作重九因次陶
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詩一首輒亦次韻

山中無曆日不知冬已交起行視林園草木如半凋黃
花獨何為亭亭有餘高術不愧時邁仰何羨凌霄當其
離衆芳鬧落真漫勞豈若稍退步坐閱枯與焦建中方
死蘇元嘉適終陶三老蓋歸然所歷匪一朝 淵明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東坡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

和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 有序

重九纔四日爾風雨如此即臥殊無聊小兒輩
取酒飲予且索作詩強和是什

久不觀陶詩彷彿如前生忽此追重九意是渠所名我
方臥病中齋居恙昏明不知簷雨落但覺奔濤聲兩兒
絕可憐知者纔五齡深憫乃翁憊取酒前為傾歲月已
如許我衰生役榮但願此可安閭里無違情何必識從
居終焉計將成

九日閑靖節己酉歲韻

宿雨卯六紛紛雲氣交秋令迎凄應草木無多同去

年當衰[illegible]菊閒山高晚上容公塔徘徊意乎[illegible]
此幽居祖先出入勞芳曆綴[illegible]又亦領螞廬焦舊語更
可滌幽情斯能陶莫問無窮 人生如露朝

人今日多以時節之故僅以[illegible]七字為可以
益其愛者連日風雨尤覺此句妙遂賦詩八韻

東籬滿把菊柯山一句詩四時皆有節九日獨如斯潘
子風所尚陶翁何敢師是故逢此日愛菊仍憂悲所願
學淵明歸去了不疑松菊懷猶存田園復時為亦願如
邠老白首邠堅期人窮與詩長得失其在茲

拜嚴方范祠

東都重風節先生實啟之有士蓋如此不拯家同厄迍
知大廈傾本易一木支我讀黄銅傳洙流每交顧往來
桐江船必拜嚴子祠俯誦宛陵句仰觀文正碑禹稷與
顏回千載同其歸數公同天人可望不可追但願如玄
英隱居名代吲

讀阮嗣宗傳見其辭六十曰免求奮之言戲醒忘
作勸進牋援被使書何乃異同耶作阮嗣宗詩

吾觀阮嗣宗醒醉俱托狂廣武歎已絕蘇門嘯何長嗇

既以醉免豈寧不終忘又疑殺青上關文今或云非然
竹林遊何獨棄山王

論詩寄碩父五首

詩人例多窮未窮亦何因頻年走道路一飢累其身罪
歟豈非福天理元自均俯仰苟不媿此心猶昔人
我詩元不佳病後日益退年來窮到骨未可專詩罪故
人周與施愛我不我替歲晚短書姊相望千里外
學詩如學道先須養其氣植苗無他術務在除荒穢滔
滔江漢流原從濫觴至要作千里行無爲半途滞

東萊老先生嘗作江西派平生論活法到底無窒礙微
言雖可想恨不及下拜欲收一日功要出文字外
深陽皐賢才兩沈好兄弟讀書不求功其涯未可既古
人豈難到顧我力行爾茲道果何如在此不在彼

雜咏三首

蘭生雜蓁匪顧為世採一朝落城市未免論金賣金
輕孰見多禁不待其艾耘主黄給朝含薰歲拾用舟
鳥雀雖微物尚知庇其身青縱並庭宇用意蓋即人即
人亦何爲谷啞防暮晨裏空懷未救豈曰迂乎哉

婦有婦家亞冢當亞則貧貧知欽尊章當不競細級
章愛貧婦富婦謾生嗣謾巧爲者真兩婦俱遺詒貧婦
自修飭富乃計之得日復鬭其問衆謂貧當尚尊章頻
深慈不納富婦訶貧婦亦勿疑但屢前所爲讒言有時
辨富婦何施面貧婦貧無歸尊章顧終眷

令逸作歲寒知松栢題詩因作

不有歲寒時若爲松栢知南方故多暖此物亭能奇浸
道同生植何云盛衰齊不臣其浪說難用空增悲匠石
今孰是明堂那還去都檉桃者一笑已前期

嚴山二首

嚴山多嵯峨𤀢水爭平遠山如古屏張水似橫軸展世
無郭熙畫我無摩詰詩熟視眼中景便覺不得追

春風吹桃花過與流水會流水固無心桃花亦何意如
何武陵人便至神仙家神仙不可見回首空煙霞

范湘監務許惠其父盤溪居士詩先狂數語焉

國朝幾名家在蜀蘇與范斯文何與人竟作南荒窮盤
溪諸子行少小便精悍早從宛州遊句法悟骨換官稱
薄如紙名蓋起千萬我為餘杭歌識子非一朝慶無消息
即識二叟洸已洋長遠翁詩疊無問何伸所餘丁
聽妙處鸞叙歎前輩今遠矣爾眼易作玩大軸許見壽
此賜安敢慢行囊政爾空得此喜無恙

二十七日作

卜居西麓臨附山枕林麓曠瞻既無地何以慰羈束客
春半月雨溪患黄梅熟晨興更凉冷轉午增蒸溽山蟬
乍見聒聲亂非絲竹病夫不耐事頗復傷煩促細懷江
胡舊歷歷夢能續誰與具扁舟我欲立可樸

桃花臺下望龜峯作有序

僕為信人而未歷此山懷玉最近亦所未遊因
賦此詩併自訟云

信州四名峰謂懷玉靈鷲湖此龜峯獨未歷龜玉足後懶不鞭我
同致於擔粲升桃花下龜峯正相峙決意欲造前已行
之成止當觀是山圖未究所得名道人相指似咸曰因
賦形方今聖人治幽圖書當瑞出胡不貢之去而此久屹
立老我無藉在放意師莊叟末廢智以用拙哉曳塗中

期斯逵不至登鈴亭有此併屬雲臺劉先生三首

春日照簾幕寒光揺樹杪宿鳥去表度之釋
鄉尚嫌有織月忽在秋可人期不來何
且者此悠悠望西南
西南定何方路遠惟迢迢白鷺灣演迤青原嶺岩堯下
有隱君子內盛外不驕芳春蘭馨窮冬知木喬無為
事獨往來乘方翹翹
戚戚重戚戚有抱不自釋問余何所憂學道不早力悠
悠復悠悠頭禿頷須白先聖有遺言朝聞死可夕矣詩
道其懷庶獲師友益

平居說工胡仙若若飢渴乙乃落吾手謂可娛吾乃胡
為連日行週復形歎息使風不終朝阻風有侍日欲行
洮壽恐欲往飢餒迫吾舟佳如芥吾命真若髮吾罪不
足云吾家復何說不唯風浩蕩更值雨驗屑鷄啼三家
以鳥度萬里闊遥問君山青簇詠高樓月何當供醉倒
夢去山南北
與房博審知為問梅之消到溪南[illegible]
以畏風罷興小酌于仙房用有寒疾不可以
次韻詩得李寒可字

驚飈接木稍落封為當世方功名應
條玫長路歡喜逢故友酒酌盡毋多詩聲起新有
非為十日留重此一歲開燕語悲歎日來盛陰寒入
晨已春意欲出反浩歎梅事足可惜病軀良獨難
梅且栩栩溪柳向婀娜群行欲何詣憎屋惟所可適
朝晏靳爾作意終敗我此事且復然吾生信多厄
五月十八夜與當知同宿塔山次當知韻
初期半山來已止輒復上山遊更同君燕敢魚熊掌向
來觀極南變作此山想邪曰百今曰談笑得縱

彼何人詩聲撐霄壤得於山川所以助其言也
浮沉與物多俯仰政當恨未立要以悟己往蕭蕭煙雲
縱浩浩風雨響世豈之此觀身由居蒼莽
又次韻東濱
次無一兩何必化身上下視膠擾中脫去如覆掌我覽
生本山人說山非妄想賦詩亦漫興不要世稱賞與君
志同趣匪但居同壤惟慚學不立虛擲年事去令人豈
無對敢謂吾安仰不爾謝與論白行當前往祝期山中
讀物作
次韻而米既飢驅恐又遂去

晒書 小原寺
六月有此雨是為豐年歎我眠虛堂上肅肅兮有冰雨
世前溪冰明發度淺兢
到湖亭有設空嘆者去之厲福所浅深游
及登大龍之秋屏閣而歸
軒亭若難稔名字又惡同壁猶死得謚美惡百代公卿
洪之厭原疏為衆山雄何許千萬間可以屏障充不於
春夏時刻畫仍遺冬豈非即其西故取搖落中所得
且盡評自曾南豐是令發賦談說口不容我留

城寺日雨且風重尋湖上寺再叩佛宮未行北山
憂心曹忡忡落日擬進棹殷勤謝篙工我遊有未盡汝
去何匆匆肩輿天寧寺高下一逕通其域列翠嶺正園
遷青松欲往不得久傍觀南屏鐘清澄淺沙承一澗
留秋屏適睢步直上如淩空回觀列岫亭有見真附
肅元睥睨九句圖足名撰字後人竟擬取榜識千家道
冠茲如詩山誼止寵尸伏奔計題花真疑未在此翁詩
中古詩力折更使
孟秋八日比夜伯壽仲理過予同行復又出手城

南事陂孫東渚上讀書堂過吳軒想見雲月
一榭西月未到坐濯清手久之乃賦十四韻以識
悲夜城南來翳翳張園飛坡踊步琴磯堤下信委蛇今
夕復何夕二妙爰集茲重為南坡行因作張園之無厭
迷宿有月光仍滋其行與草樹陸離間參差卷雲一
舉趾濯清久支頤空無十丈連湛此數頃池堤柳有倒
影韋　不可施愛之不能已遂許他夕期昔人安在哉
萬里鯨魚騎神遊儻來歟恍惚不可知林園想巾履消
簡遺書詩懷人渺無盡舉[illegible]反成忘

克齋
百川忽奔騰底柱乃屹立萬物蓋可流疇能轉金石世
紛浄崢宋何曾一敵閑油然反吾齊夢覺春冰釋
題鄭氏北墅
輿度浮梁朝雨[illegible]尚濛濛午宥九日雨得晴類投空遊
艇既顧過訪陂亦好從道傍得野舍一逕幽且通主人
誰與者其祖鄭七松流風被[illegible]仍鼻自隊孝風問年七
十餘足履不扶節我年僅其半而已衰龍鍾宜其養生
致殆自拟允功若人種藝法素既安仮同木老識未熟

聞之蘇文公
題彥真天開圖畫
湘山不為高湘水未為遠湘邦幾何家泊無不較勝
侯宅雖早郭園市之晚紛餘直陂陀突兀對僅塞登臨
適正盡亭榭極深穩詩材浩無窮畫手蓋用本雖然倏
變化正以發關鍵
餘干游昌國寺 寺舊名思禪
於越之為游東聚道中年契闊固多矣夢寐如喚馬廷
來數經過所休必思禪杖欄上清音解[illegible]留煮泉亭[illegible]

辟閭詩幾人獲流傳歐吟廬山高坡詠西湖余惜哉此
奇勝乃不遇西賢何當覓扁舟窮老依雲煙脫屣塵垢
外岸巾鷗鷺前

學佛者祖遐自南陵來謁莫萬安題詩于知津閣
適同莫過而見之用韻以贈

嘗聞學苦空世事應廢閣頗疑休已乎顧以詩流落爾
今定何業更兼揚州鶴願長袪累物勿矜夸濯涅

獨過知津閣二首

憶昔正甫五淵明遊斜川我亦屏百事來茲並攜十雖

無與供人鷗鷺翻以翩吾生後淵明此心亦猶然
憶昔孟東野作尉悲窮途有詩即景賦大吏怒不容我
疑坐移官避事得養餔寄語鷗鷺亭毋驚足音跫

題沅陵縣舍廊軒

昔我過此屋四壁蔽莫窺屋外何所有榛草連污池今
我重來過壁去房竹藉榛草既除屏濟池出漣漪居前
復何有江上山參差山窮望不窮所恨眼力遺主人要
命名名汎境不隨昔闇今則廊口廊咸謂宜慨然一室
爾於在治不治除昏與致明可不念已為游而達息焉
舍斯復何斯豈惟君是規我亦因得師

眸軒

陶翁庭著者容膝取易安買坐愛世患脫乃悟達觀出
處等遽廬可作異致看胸中極空洞流止亦觀盤

與潘文叔遊衡岳四首

欲行雨如霰既出雲若涌山高一身微風動萬國洶豈
唯林木悲亦為毛髮悚衆謂當亟回吾行便賈勇
遠看雲吐吞近見日出沒解駁謂須臾迷漫翻倏忽山
雲似知我老爽不得發縱使盡高深安能遺剞劂

參寥兩石門此地忽在眼臨搦寒雲露入戶欠編簡規
模自我友恨不同叩欽仙佛匪吾徒茲馬聊可館
嘗聞祝融峯今日上封寺雖欽登望眼要逐幽遐志蓋
然日力及答我脚力自足可將無同吾言亦聊戲

作 次韻衡州先生游花光因之舟過向因示坐客

使君有佳招宿雨曉更霽晨起候天色對岸烟嵐生使
君且遊遊園行問農畦農畦趨急務歡然尉中情天公
亦喜事為辦終日晴喚酒屢酌客往往頻來報[illegible]毒

睓止送作浮舟行閃荒久門閉誰復相逢迎但臥古柘
花點綴莓苔蟬想其鍾蔚時老大猶孩嬰中從出高鳴
妙絕五言城勇起欲強和媿此淫哇聲

衡山道中懷清江舊遊寄長沙諸公

昔我官南下屢到清江上清江衆君子我友或我丈至
今遇其邦春戀若鄉黨我思結廬居風流共來往李何
懷玉山挽我不我放去年五六歸泊宿長沙國長沙今
沫泗不但談賞屈深吳兄弟游兩周新舊識[redacted]
[redacted]咸能不我鄙更復成我益其餘或一見往往情如

昔[redacted]自疑長沙人絕類清江時官期今年年行
行遲遲出門即風雪悵此將安之然薪旋燒酒借筆追
索詩詩成何所屬與落古湘之

發漵州

人言天子登政好行遠道秋陽既已後朔風尚茲早那
知羈旅臣寧有佳懷抱鸞田就遠宦康薄不得飽故鄉
雖難歸萬里生且老及今翻滯留終迟只能到客中更
作客此意將誰告妻兒重相別更語各善保恭鳴幽咽
苦馬齕荒原草深羨田中人春禾復用藁

頃在杭叔驥以離湖日見懷詩相遺舟中無事取
而次韻兼呈同舟到衢當示叔驥及其兄法曹

江南千萬山何許爲吾廬深林與豐草本自麋鹿宜長
安冠蓋場誰識杜拾遺日赴鄭老飯未放方朔飢如我
何如人飄然亦天涯買舟今日歸已恨作計遲山川舊
曾經所至皆依依共載得王孫行與其如之但恨詩豪
人先我浮春溪根中清絕處拾隨以西送令我筆端
失去溫潤婁羅州法曹君句成亦多奇會當一快讀遺
此別後思人生離合間可喜更可悲但送石室兩萬事

端能齋

溧水道中回寄子肅玉汝并房子晦庵八首

出門復入門去來何悠悠故別有見見乃不重留居
人寧念此行者可勝不
今年非閏年是歲已臘月北風勿渠嗔汝白衣百結水
夜作愁陰晴尽吹作雪
館房四支壁淅歷夜吹風破向作深擁其勢乃若空屋
鐘不能待宿火撥通紅
悲風吹籃輿吵渺如孤舟我亦作史臨兀兀隨輕鷗鷺

翻夢亦覺未絶叩舷謳

抱關故悠悠掛壁仍駸駸况此十日病酒止詩廢吟劇

未定安否千萬關我心

借宅亦種竹知子未忘此竹間有餘暇塵事勿到耳行

年且半百歎息我與爾

懷綬新拮据乘驄前御史一州與天下先後寧同轍殺

云山水佳何與於瘡痏

季孫兩詞伯我爾乃學子輩行雖不同趣操要相似嵗

寒松柏知春風謝桃李

自溧陽達上塘官河舟屢行矣不能盡名其所經

偶書十首

平生溧陽紅白首凡幾遣官　登覽地靡後應接勞具

流亂如帶吳岫冗若毛吳人霎共載吳語聞空嘈雖云

面目熟竟爾名字迷冬常望雨雪春復衙波濤茲行又

異日逆風苦悲號曾激咫尺帆頗費幹萬萬一以什累

句再焉貲萬醪讀書陶靖節相馬九方皐

費溪出陸

捨舟見籃輿意欲遲授句那知花草香不減江山助露

露霧行欲飛兀兀打文度長卿故倦游征天問前路歸歟

亦何爲時哉正農務

○

○發賴州

江流何湯湯萬里勢方注僮奴勸系舟期至纔旦暮我

聞是江石屹立甚可怖水乾或能避水漲多與忤卒衝

爲相撑取死狩誰訴况我坎坷人快意天所怒遲速抅

一歸可犯馮河懼吾事浮　一依舊來時路悔月况何

常無開處郡雨

再宿合龍山

山僧雖居山山豈山僧有政如多歲家黄金爲誰守我

雖不居山道士輙有取未嘗無田人飯身亦昏晝生平

所經歷勝處十八九要當　詩未易談諸口合罷近

始至游訪茲亦稍愛其四面今中乃開戶隨欣然遂留

宿日早未及兩壁間有承句歲月蔽塵垢摩拂追和之

賦鉄鐵瓊玖及今再來過如客還舊畝徃泉但濟首今

作雷音吼往箭尚戢戢今已長過母長夏當更佳我往

不得久逆竹聽泉鳴悠然屢搔首

桃川山中用陳蘇舊韻示周遊

仙人之為仙終古莫盡世顧笑區中人汯汯逐川逝念
將與之游歸恐吾道蹙如為千里行數步輒一憩不如
返吾鄉耕鑿仍樹藝及私其伏臘輸王應租稅入惟顏
徒睎學匪禁犬吠桃源定何許說自淵明製今日復何
日身乃中山詰嗟哉彼龕奈其靈慮甚幽雁不知衰無日
蔦欲從始歲商山被褐者疾痛由禍慧徐福尚海山此
地只楚界胡為畧不聞政　耳目厭神仙非吾學可以
置度外山高水深深好事幽尋墊
與成父弟自嚴磯同入城晚宿苗墺

昔人重離合感慨思功名我今迫貲殷乃作分袂鶯啼
徊未能別守逗復同行捫蝨到黃嶺倚杖日已傾岸梅
磴道古開拓慧尹明道人　看客撥火治短檠村醪偶
提攜霜柑亦包弄病來不喜飲一再濁清道途今日
勞林壑他年盟蘇州對牀眠不下五言城自經長少公
增重手足情細聽松竹響疑是風雨鳴披衣更起坐月
出山四更
過愛直驛次張安國韻
亭然一何奇枯者亦靡倒雖經歲祀多未虧霜巖迎余
行再此驛補故無變色慨念題詩人深為九泉客泥深
兀瘦馬昔老迷舊刻愛爾故蒼蒼余今變為白
承契兄非過我於永豐山間今又相遇於鄱陽以
暇日同遊薦福寺會軒蓋鼎來題之天慶觀作詩
一首
君為日邊行過我迂道里我有江上廬宿君亦行李誰
云動參商邂逅乃如此似非力為定是天所使古靈
昔道場門枕西湖水相從及休日趨去不停執參禪地
未妝作詩資先議要問戴叔倫當年卜居意（寺前之堤名戴堤乃）

（叔倫宅）
發衡州後懷使君劉先生
四年別師門十日留函丈所□與所知安得回賜放歎
為驅之去茲行定馬往倦馬若陂陀白鷗思渺莽
待知府寺傳先生為石鼓山向圖
縣剪守衡康政成有餘暇駕言山之中於日非聊假紫
霄作重陽白鹿見圖畫聞之幾向風恨不款關跨今年
五溪歸邁日三湘役先生喜其至舍以江亭謂頻能枉

記軒八駿非重客鄭知先生德於此自為德茲日復何
日休沐著甲令先生重過之供款石鼓勝西溪命題字
東巖俾閑徑既除古莓苔又褰賢名姓已焉興未休禅
舟放中流西風未却暑一雨方回秋僧坊遂莫至隱豊
近得留寧同峴山輩不異舞雩遊

蕃方為記遊之詩未就知府寺簿先生寵示佳句
敢輒次韻

茲因謀道來不為看山新看山雖云新圖畫猶昔人虛
亭十日留欲出凡幾迴陽江樹差差俯擥波粼粼終藉

扉間語乃滌胸中塵兒茲籃輿行攀崖陟峻峋是知竹
使符不異邠鎣身世人何不察百偽嫌一真而我孤拙
者崎嶇聿其驂語言聽砭砭焉扎勝頻頻先生今徐州
恐非歐陽陳廢因唱酬詩庠騈詔無況

仙巖道間

茲巖如許深中乃一物無非仙莫能幻故即巖之呼何
代有禪衲于焉寄褐遺名姓字不可考種松今欲枯我來
值雪後陰崖盡成鏞茶罷攝衣起巾車問前途前岡雲
氣斂俊嶺雨脚晴宵安禮贊枕蚤赴天心飯奔馳亦云

亟世志守邮雙行約猷登車況乃躬負擔行年甫三十
逆里遍千萬懷哉坐一飢使我歷諸患長卿病方多次
山仕真漫盍整舊詩書歸歟老山澗

題新藥鋪在頭 出名双十字考證双行

朝煙山濛濛暮靄山冪冪竟日作山行而不見山色投
昏宿此舍乞曉動前轍歸夢遠家山難頭有輕緘

夜泊劉口衍連有懷成父

山中風雨夕招要對床期今夕風亦雨牢落孤舟維蓬
寬與竹窗蕭瑟雨在茲不寐欲至曙何繇夢見之

[redacted]東流道中

明日乃重九余晨更天涯馬嘶原上草菊放崖邊花吾
家白雲谷歸路青嶂隊去去無復道行行空自嗟

意釣

仲舒盜中賢談治皆吃吃但知羨川魚不慮網罟密仁
哉東坡公游戲亦此術寬其廣大心意釣真玩物我欲
竊其語作蘆以自逸東西南北人有志特未必相會有
溪竹竹下亭可立亭成乞以名四海一明月

半江遇風濤其勢危甚●示同舟

詩師固多依值險輒犬怖方趨順風捷忽與奔濤遞傳
非敢龍爭無乃雷霆怒我舟健如掌我命且如葉何止
失入色殆欲成狼顧神明力扶持生死費調護平生素
多艱安坐廼其處便喚歸來爵勿草達遊賦同行信同
憂相信勞相諭急反浪頭魂還尋酒中趣

○○[illegible]使風

中宵不能休常州已雞鳴谷知五更寒檣霜四面啓出
門風暴起掛席遂蘇征宮河漭蕩耳洶洶若未平想見
太湖中白浪山嶽傾紆直難有殊高抱幸不覺舟師尚

若搖尋身未宜輕既無性命憂從使嬉怨并

嚴州道間得順風俗云七里瀧急師云風使才七里無風乃七十里僞

桐江多奔湍舟挽歇勞止舊云七里瀧實乃七十里萬
師爲予言風便輒易爾迴思前日艱留滯固可儔溪神
果何心憐我倦行李有風西南來不徐亦不駛布帆保
亡恙爲賜何其侈眼中峯巒過天外鷗鳥起當同久傳
觀詩語費驅使生平登臨心於此得自已勿歎漢堂
枚様遺要子

田 恭校

尋溪稿 卷五

副本

王朝梧

淳熙稿卷五

宋　趙　蕃　撰

七言古詩

永豐令括蒼章君尉上饒詩君以淳熙改元二月
晦日勸農於負郭相印院事已率耆為泛舟之役
前村後郭桃李空妝丹於醲當春風令君稱服問許事
觀者徐吏行□覺看小出治雨初開泥尚濕
白頭扶杖攜子孫不待符移日相聚令君盛服臨致言
國朝兼新改元淳熙淳化太宗年治道度越唐漢前
爾曹行幸生此世身不知兵無橫徵去秋小歉未足云
詔書屢下屢勤恤吏令奉行敢不躬爾毋自惰徒勞功
吾言諄諄爾其聽酒肉更□我時佇立觀盛舉
從欲備田買牛具不然賣股亦以寬年登賦糴夫何慮
少焉有白官盡休攜我山陰上小舟謂我聊此半日留
與民同樂非宴遊

四月十一日以夏漲暴甚驟舟灰之鐵塘崖下偶
得浮木於水中宛然如山因其形似名曰卧嶺立
峯喜而賦詩當寄文友之能詩者求屬語焉

昔讀坡蘇木山詩未信人間有此奇雖云尤物不必有
時一玩之何病為吾行東南千萬里倦游不已還逢此
奇奇□□自在眼浩浩湯湯夜盈耳舊評峽江似嚴陵
此行佳處亦可朋又聞八挂好山水夜應與此相雲仍
畫師好手不可逢詩中有畫無其具江神好事不我尤
乞與一山酬俯素不知何年遭仆落没激波衝發蝕消
岸高壁立自崩嚴孤峻拗老夫得之喜莫極
欲加名字相刻畫卧之成者立成峯天成故爾非人力
多言說□欲何如要覔新詩為□鞏余名敢與昔人並

用□友梅敍徒

八月二十四日同富知登塔山用富知前載九日
留題之韻作二首

郊原蕭森吹黃埃餘暑已去昔復來昨宵一雨為蘇洗
曉與米□登崖更平生詩盟有徐孺筆力可挽狂瀾回
要明酒態□脚作計似我何疎哉茲遊只欠王子在
見說近書一紙閑追隨正復能君樂流浪如我空增哀
吾郡此山頗高絕泛菊況堪臨季月要當相與一杯酒
只恐因之又成別

出門生憎觸風埃故邀幽人山中來小休庭亭帶曲折
未盡高塔當崔嵬目營所到豈有極脚力尚壯不擬回
舊遊久闊空信耳高處一上何佳哉是山百年定誰主
一卯新壞手所開淵明自祭豈非達杜牧作誌夫何哀
如君風流固曠絶與我論文忘歲月與時訪我入此山
和牛共唱生生別

明日同數公復登山下[illegible]乃審知也獨和詩

三疊來復用韻作一首

松門設謾衒浮埃楚然誰能爲余來憑高所歷故已下

得於一覽爭崔嵬茲山不到近十年數頻日能來已回
人生萬事每如此而欲醉深眞愚哉袖銜文書㥘持杖
快讀不待紙尾開金聲詎[illegible]隱隱自鍛山風哀
吾曹用意眞果處絶非爾何以娛歲月明當舉似子王子
不但慰歸仍賦別

曹溪上岸有二巖僕舊遊也聞子暢受秋租于彼

以詩寄之

黃巖新迎人人居徐巖端揖巖士巖扁舟半載泊南岸
折梅看雪頻攜壺黃巖夾直松百株賦來迎送齊埜守
寶扇殿古黃冠羅巖巖石刻墨可摸徐巖觸目多荒蕪
吟嘯往往紛[illegible]發基斷砌或有無名字不復知誰集
聞君奉檄方受租播糠眯目莫與娛作詩爲君道何如
尋幽遠道從騎驢賦成孰寄當念吾不用寒溫枉奉書

次韻斯達同宿歲寒西軒

思君無計憂能舒見君還愧眼每慮知君於此未見止
而我但覺有不如他人招呼[illegible]爲我淹留成屢屈
豈惟高義篤交情政願微言起衰疾南山三刹此最高
平生[illegible]許手逍遙與時我去君獨遨期當寄我山之詣

詩揚子祠[illegible]由南島還泊舟之地

南[illegible]假俸欲上書揚子乃假驛騁車東都已願不可救
春基禾穀猶枝梧禍爲市平終潸然辭乃賤楊太守居
嗟哉跡異心不殊出處語默如是夫

呈齋之二首

舍舟步到南山寺恍然忽記當年事李侯見我顏色溫
虞閒欵語眞有味翰林風月久蕪沒莫歎青衫百僚底
君不見少陵一生窮到死亦有詩能驅塵鬼[illegible]
諸游

夜聞妻窓誦詩聲空山寂寞魚龍驚丈夫有才不貧賤
倦遊何乃困長卿平生讀書得力處公卿禍夫安重輕
鴻鵠一飛定千里何首莫與爭雀爭

主山湖閣二渡

主山渡頭成久立長年傲客呼從疾撑舟來前怪如掌
泝波却下幾百尺湖閣橋壞新有舴艋衆艇奔流盤一川
嗟我胡爲數此險爭似飯餘牛背眠

叔明叔還買江天閣

前吳書公若把江閣併寞狂言不知作豈惟大負退之恥

要似秋雖真圖作君家此間端何然萬里長江咫尺山
江流浩浩山平遠合付畫手兼詩傳畫工縱得空詠挹
閣中之人妙難領世人紛紛變蛙蛇足公了了形神影

白鷺洲詞寄曾表甫（曾時在郢）

白鷺洲前煙草破黃鶴樓外煙雲飛繚繚黃鶴啟高舉
漾漾白鷺孫無依鶴巢直上登家廊鷺立汀洲方俯啄
卒然驚覽野人覓豈不欲飛遭急縛

示兒

我昔讀書夜達晨膏燭且盡繼以薪年來漸知得力處
簞瓢陋巷忘其貧爾曹有身須自立辛起新水供朝夕
不於文學自勤苦長大始悔終何益

十八日記夢

冥冥落月子規哭此人夢成綺復續茅蓋壞砌到何許
酴醾架倒留紫竹紫竹新抽雨又洗洗粉始娟凝翠玉
夢中自省非宿遊又憶舊村舊林谷阿連對床呼得醒
亦說夢作看花行看花夢向江南去江石舉碼展有聲
行行古唐縣崢嶸僧家釋氏俱莫名看花非揚亦非洛
但見眼灼灼朝霞明夢中又意東莊路普圓寺下笑

答謝一人前道舊相識乃復不逢戶外履嗟我與君熟
自然夜之所思晝所爲扁舟若具可徑歸短長不必詢
蓋龜

別韓尚書

南山之作險以壯南溪之作閒以放流風莫和況當家
南澗先生堪頡頏吾州自昔寡所傳一自南渡后群賢
迺來寂寞誰嗣焉先生築屋南山邊先生事業今廊廟
履聲夙已光明到閩廬固非避寒暑大廈萬間均覆幬
我家爲勝爲清門早困招德客攀援自期松栢（柏）歲寒後

不入桃李春風國卿者屢見不一見何似懷刺亦行卷
胡為於此不經來衣食遑遑游苦倦扁舟去矣江復湖
可能不一過庭隅吹噓上天不致望贈言於此能無乎

送徐季益赴嬰州陳尚書之招并屬寄謝郡守韓
侍郎

棹戶臺邊桌樹蒼下臨溪光碧泱泱君卜居之成且長
徑路不忍芟其荒我持巾幅上君堂勞君煮茶炷爐香
與談世故如有亡掉頭誦詩聲遠揚别來書劄頻寄將
勿藥知我細字行似古欲從懷王旁迤邐遶趨金紫裝

金錢函書薦祿章招攬穩子聞所當出處有道君毋許
此行望重無或傷況君袖手久退藏九十半百何可忘
黨鄉地主詢吾鄉為致登臨憶侍郎

寄新喻丞章季宣

慰非寄聲因鮑子胸飲巳複四路星向象相期臺閣者
蔥宜乃淹松竹廳頗頗迹許見新述作好尚意能忘形
鑑風二歎不知羅梅花落盡蘭未登

送王元宗赴劍浦丞

青松豈是山林物移植堦除儆雜屋雜居舊楚屢挨地

盤似高人累晉紱孰能咏於其下古今往有一斯立
吕玖老翁為之記遂使宜名等令石王郎家世本愛竹
從說不可無一日要將我竹配梁松聊復從容寄岸秩
春風咫尺龍蛇動除地求栽政宜疾為銘松案定誰歟
是公筆右飛之敵（李袁州嘗為君作松案銘）

送程提幹宏靖

尚書曾割上饒符我姊亦歸高郵掾與公既親亦有故
此說紛行義相見十年幕府持旌麾日月計之今乃還
治世之才家定劍從公把節慰民思

送丁慶忠朝佐赴象州教授二首

西山何滿相送桂林象郡今相送長才妙略世所知
諸公貴人胡不用文風屢校固可喜志士遠適豈其理
上書敷陳材勿忌廣西政復多事宜
我今方從湖外歸君行重向湖外去湖南山水故佳絕
我獨徒步長路君行更過五嶺南象郡我亦聞人說
便不為郡真爾好須勿久留歸要早

留别子肅

欲雪不雪雲兩悲將行未行心口謀問胡不去良有由

故人伏枕關我憂自心初識十年遊不作世人新白頭
包罰非為群挾搜乃知自欲吾志求適來茲作兼旬留
昔者公疾今日療河山空能江楚因不如寅几問不休
公如大道鳴騂騮我乃蹇足塵澗溝彌明故足悲侯劉
涼涼誼識東之流噯哉黃壚公先鳴章泉吾亦詹莬矣
莫言相望風馬牛葦間會有廷緣舟

審知以詩送行借韻留别

十年保我章泉竹木枕布衾供易粟家貧旋羈不自給
道不知然安取辱今年誰令起作官此路向來排滸熟
示詩往任遠離索又說是邦山水足風流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九州共識黃山谷細哦海內流傳句足緩司空城旦讀
少時已無鞍馬志老矣豈堪消髀肉但令詩乃故人期
此外聲名甘碌碌

誰云徐郎瘦如竹撐腸書若相如果渠儂高處昔時俗
而獨許我遊與辱偕來詩已有老氣過日更應加圓熟
私生取友固不苟乃復得君真厭足清朝求士走側席
可使白駒詠空谷期君布衣應徵書未見却從東觀讀

我今作官竟何事亟拜未應徒爲肉與民憂樂安得同
所念因人終碌碌

秋風冷然動高竹起並朝簪温體栗忽留利啄意誰何
乃是知詩重拜辱再三開閤手不置不惟詩好字亦熟
[illegible]鮮無事濫催吞于此論功真未足重憐别來不我舍
連日追隨訪林谷和詩來厭數還往别後要期常誦讀
知音已死或絕絃聞韶解忘三月肉但得我筆識錚錚
徒使世人識碌碌

李奕杜詩送行借審知韻奉别并呈泊齋

往年敵來如破竹九州泛若浮海粟鄭公仗節守馮翊
毅然可殺可辱飄流南浮適兹里平生行事耳目熟
我回下馬過其境溪水洄洄抱山足李孫甚才恥為吏
哦詩欲效雲臺谷四篇贈我勞我行入手為之三過讀
君家涇縣亦工此知者尚稀凡眼肉會看入落似機雲
只應如我但碌碌

李顯追送至沙溪書所見以别

白雲英英行空山白鷺矯矯去復還雨聲驟來却小住

樹色全緑或平般誰家有屋茅三間春聲未新横吹烟
刈禾雖阻得治圃造物所患無一偏我亦願此生無田
千里顧上西江船經年接予曾未厭更煩東鳥相追摩
客中無酒可酹予聊書所見爲別言

成父來自王山當知有送行詩且以見及次韻

思君一夕或三起詩卷何從來眼裏隸疑笑語接秋思
不悟江山逝吾里近來海內詩好誰眼目可憐空貫耳
謫仙既作東山稱杜陵亦貴衡湯然吾人得窮向其谷
幽谷安能爭市倚何當與子棄茲世卜居吞土住山水

不何淵明田下溪即效蘇家耕甫里丈成不仁付禪詞
相我手鉏并舉趾

次韻徐運使送行

歸耕負郭家無牛手持鉤竿何遑按長年悄悄集百憂
主牛未肯随渢猴秋風別家月未鉤弾鋏永歎客五侯
吳江楓落曾回愁行行重到江東州誰能者意悔韓流
新詩忽伴吟禪頭念將小駐寒莫留水霜意不思推輈
山川回首空相娛

再次韻審知索彥博送行之■作

江清可釣思持竹地廣可耕思種粟胡爲作計久低回
而乃貪官親賤辱南州徐孺晩與遊江東文度昔所熟
堂堂荊州止獲一人半我邦有此二士亦足五君流
詠輯竹林蘭亭何愚裴金谷徐詩到眼以數過王筆入
手未來詩但能贈我以規不以頌不用崇而仍載内嗟
哉他人豈無言交友不高徒碌碌

寄留叔顒兼索定叔伯瑞仲文叔魚和叔太和送
行詩

怒溪往來非不款何山道場況非遠知何脚勇無緣

又我平生看山眼劉郎生長在溪山吸飫縁底只閑
不惟人作晉宋様更覺詩發簡遠間向來稍得相酬唱
別後閲然難屢往况今始東南西浮卽可無詩道思想
遠齊視我猶其子伯仲視我乃其季儻能供寄絶妙辭
更約聯春升表弟

寄楊浮子

昔聞許劭月旦評人生倍以分重輕當時初非徇虛名
性往更考其學行今人誰復持此柄鄉評亦復無公論
故當信目不信耳毀譽不用從人問我行深陽訪楊子

何止國士天下壬大科與等非謾狂筆頭真有三高字
千篇琅琅金玉音一唱三歎感我心子昂感遇不啻過
阮籍詠懷何念深匡章通國稱不孝夫子與遊仍禮貌
雖然前聖亦有云善與不善分惡好

文顯知吾且字韻詩再用前韻寄文顯

憶昔追隨容復旦負郭雖踈足忘倦別之未覺夢魂踈
但恨有時音信斷世間變化何不有深谷寧須問高岸
我今瘦骨立如山君亦童頭不能亂君不見草駒自樂
留滯之富貴失時多達窮千年青史留芳名竟所崗

惟七ゝ暖

達觀僧紹本年九十能記東坡建中靖國題詩之
事且云清都道士者放同遊此寺放題詩後道士
臨之而疵其迹爲賦詩記此

老僧長生元祐年龐眉皓首高頰顴紛然送迎過雲煙
鮮記南歸玉局仙清都道士同蹁躚詩成忽捭如蚖蜒
嗟哉用心故可惜那知海內爭流傳

鑑山主以天聖宣賜行道者五百金裝羅漢晉覺
香爐爲示復用韻

高林吳某日蘇出鄭視諸山雲自入道人尋我啓圓龕
五百金仙多突兀耀州燒甓模不巧獅子座中還葉蔬
亂餘得此鎮山寶莫恨當時賜田少世人紛紛隨空雲
至人來往辨念根長眉下生會有辰摩挲笑視默與論

寄全州喻良能叔奇

我家入婺四千里有竹參天山崛起尋常一過故人飲
長是驛東不停軌去年但爲進暑留禪房小憩清溪頭
君當速閩駐行李遺騎問我安與否我聞君來因驚喜
而亦忙我窮不死欲勤覓辱懷刺先我不跟詩成刊發

問言句我今何如爲言斑鬚甘泥塗君時新有阿咸
語及往事猶長吁君歸匆匆莫可挽劇談未了風吹斷
贈君不直一錢詩何以報之錦繡段所當以詩送君者以二律見答君以
明朝過君君且行我思重別難爲情勞君下馬更握手
再三謂我頻寄聲別來僅可熱羊胛含黃待春萌已發
擬將採掇慰離居路遠何繇置君側如君人才誰與儔
直諒豈下西京劉校讎秘府自能事何乃身經瀕海州
吾君急賢每旰食詔書取士到微仄君今未免滞周南
諸公貴人更進貴願君賡句勿自哀清尊無事日日開

未有白地光明錦用作人間負販材

到家寄季承二首

相逢到別二十日披覽溪山驛行役悽凉汾陽雨生境
意不求詩詩自得臨分不作珍重語顧欲倡酬詩卷卷
問君得小君何用云比相如家四壁杜陵衆帛解寂寞
陸生越橐千金直人言君侯真太癡君癡不癡君自識
向來已念修途苦還家作况初無愈嬌兒失乳索飯啼
病妻服藥思鹿脯閔心藥裹詩自廢無復吟哦繼朝暮
去歲又交且十年相從未有如君許信知此藥當常帶
從今爲心念風雨報儂安否比何如莫以家書慵不具

寄子暢文顯兼問僉判丈起居

昨憶長歌與君屬嗟爾明月悲黃菊問君得歸今幾日
我迴還家期未卜人生會合不可常何止有類參與商
月明閩中共清影菊開安得同幽香安與歷想來自越
賀以羊酒生暖熱小人纔叅通家子不獲親陪上壽列
羨君斑衣有餘歡憐我緦袍無乃單何當兩歲從周子
陋巷簞瓢忘饑寒

以歸來後與斯遠倡酬詩卷寄子卿

人家餽歲何所爲紛紛酒肉相攜持我曹餽歲復何有
酬倡之詩十餘首緘封寄蒙吏英方從人笑癡我自狂
狂餘更欲誰送似咫尺知音稼軒是公乎比復何所作
想亦高吟動清酌賓朋雜還孰爲佳歲推楊范工詞華
我曹所好雖小技歷古更今不能廢歲云暮矣勿歎窮
梅花烱漫行春風

寄莫萬安

天生尤物爲民祭茘枝奔騰自南海後來始說閩部茶
荒夙人判丁叅嗟哉萬安十室邑橋比江陵淋漓寨
當門傳日事包苴千數私家公百十莫候爲令知其然
罷獻初從使者先其餘訪病置不問貧友或乞捐餐錢
憶昨追隨秋政熱不但近公如玉雪別來已忽露爲霜
當念相如多病渴

送別守二首

昔我移官惶恐灘緘詩送公因阿連轉頭梅雨飄忽
我亦解秩當返轅豈期邂逅客歸舍逢公政成朝日還
可無一語道離闊顧待別後空闌干我聞袁人道路言
往者頗病吏道煩袁人候公以爲治如赤子待父母安

問公治表竟何如寬不至弛嚴不殘不侮民迺催科癈
吏亦不急患文冠太平官府見今日再筆舊俗略不存
集書朝會足閒暇江山風月恣遊盤作堂閣中視所尚
我所尊者房李韓東西日月雙跳丸後人思公面孱顏
尊德如日名晨也中知名愛山人言循吏治無迹有如春風被田園
試看一一發生意從千百數何綠詩淳熙聖人歎才難
得人之路㝡不猶而與守令最注意往往六察并郎官
少公通日與我政仲氏力請得乾萬公雖遲於玉笋班
林下其恵宓與溪未知所書落何地我家嘗王工衆山

勿一彤之曾云其在處孰非千萬間
雨珠雨玉非福更雨 三雨字皆去聲 雨惡知勝珠玉去年病稼
秋如楚今歲應祈如撒菽黃雲割盡綠浪秋可賚飢腸
思褐服徵官但為斗食謀再拜題詩謝豐收

又題桃川不能謁一卷走筆寄之

山 蒼蒼水茫茫落月未落歸故鄉扁舟欲繫忽已遠隱
居 不見遙相望思君山中煮白石歎我迷上吹黃粱閒
書 塊古常太息今人有處亦難及

泊舟桃花臺入妙香院

攜家本避長城役孫子相仍住桃塢雖云秦暴賊可逃
役乃謝適晉南渡當時未有神仙傳創自淵明詩五言
祇今圖畫漁回海樓臺樹木空蒼然玄都漫說桃千樹
要得飄零因怨句未應只為羽人家亦有因緣情初祖
我州那得桃花臺臺下清溪轉石泉仙耶釋耶不可見
留一題之空繫纜

晨起聞杜鵑

出麻嘈嘈蛙聲小客子披衣坐侵晨平生嗜懶每貪眠
行李催人未了不勝侵歎歌方答更荒林間杜鵑語

杜鵑豈不知歸將明政為飢飽去

初六日紀胡

政甬吹浪如屋忽駕鬼帆斂如教大船雙櫓鳴翻鵝
下從孤視亂危教全少策列宿明君山宛宛修眉綠
襄樊東臨書與工為鍋南征圖千幅

南風行十八日早作

吾聞黃帝張樂洞庭野始竟莊生言故假又聞湘靈鼓
瑟進元鶴亦意屈子春歌辭屬行洞庭四月乎南風三
日吹不斷蒼林猶足天陸離午夜忽成雲片段病夫數

起不知膓數起側聽仍熟視恍疑帝樂尚鏗鎗又謂湘
絃發幽閟乃知二子元非虛吾聞自用耳目拘須臾月
落天向曉依舊南風波浩渺

遊山谷寺贈住山欽老欽嗣愚邱詩

少小已誦山谷文老大始遊山谷寺按詩尋境盡可得
落筆不容追一字舊聞是老詩有宗韓門更許愚邱雄
風流前輩日已遠此道此山俱屬公

除夕萬安寄成父并示兒女

去年除夕逢降汝今歲向膓期對琴誰知人事苦好乖

百里相望竟成阻去年雖深兒弟思兒女把負有母慈
今年已隷生死隔慟哭無地天使之哀哉一官竟何直
南北由人長役役偏兒勿恨弟勿嗟來歲田廬當畢集

阻風新淦二首

昨日北風猶可行今日北風不可撑雖無人止公無渡
墮河而死聖不與兒我生平憂患多平陸往往愁風波
近連章貢遠鄱蠡如此千濤萬浪何
北風不但江流白天色往往吹作陰漫云一水六千里
中有青山千萬尋人言下水必奔駛而獨於此成滯深

鵶鶻屬玉爾自得短詠長歌吾亦佐

投宿聖仙寮 并序

晚發楓橋期宿聖仙寮大風逆西至已二鼓叩
門甚久老黃冠方出迎館予於一室有釀存焉
未熟沽舊酒而飲

已慚叩户驚莊夢更喜置牀鄰畢甕新醅未熟不可嘗
舊酒雖薄聊入用道人深居怕賓客老子頻年慣行役
細聽木杪風向息起視月沉天正黑

用張敞達明壁間韻張敞達明壁間韻

遊山川處不厭出我向官稍閒輒山入旁人笑我底悠悠
我亦庶幾聊兀兀平生作詩忌大巧到此真成腸胃繞
試將闘筆亂稽立又為囊中此山少入山已破山中雲
出山定復松崖根合龍端為此得名遠觀妙音只莫論

廬山道中

春陰春晴往復往園花落去逢山花城中小駐欲十日
坐覺老眼孤芳華中園寺前慣休歇故向廬山尋曲折
眼中奇處要使傳倚賴筆端真有舌

吳簽道間二首

明叔

芙蓉上上芙蓉峯主人向人咫尺分毫纖或如矬劍或
鳥獸令我左右頓窺見平生退之南山句爲吳作辭筆
力嚴那知刻畫果辦此造物至是無留殘
芙蓉山下芙蓉渡壁畫崔兒何物路更覺溪水窈人來
令我詩情難所狀與夫重說松原山如此積雨屐生滿
從來萬疾無根源水妝石露須臾間

辰陽待獄祠之命舟發武陵回寄從游諸公

叔父領元元祐吏清貧走自相固特篇閒河朔人作奇
元衛津力獵可窺佳哉伯玉賢莊虞小阮亦與竹林期

兆民雖云非專知知之正已稱汪詩何爲作僞嗟衣
十年不可知等凡紅明行修後所歸非吾占達其誰挂
六又學問方藝其基成可保無煩欲嗟我誤落東南陬
跌者起視視異宜念我流轉修年渡去歲已上歸伏之
或行酒看或賭辭亦或尋春江之眉數面成親道語離
前日之樂今日悲秋風颯颯衣披披山長水遠屬玉絕
高城望斷日已西望不可見令人思

明叔有詩贈賴承曾幼度次韻簡叔明并寄幼度

為明叔賦買江天詩　一

詩成要落天地間大書明月相往還聲名或塑四海臨
身乃惟耕窮閉閣詩中妙理超生死何但不以投易此
我來白下直徒然詩書見發非吾事陳君一見投紵衣
判天異並青冥無楚人不識玉在璞山川終用騂之犢
嘗候願識今已後因君示我詩到手不惟我輩獨識真
異饌珍羞甘衆口我思揮翅飛墮前漫看霹月缺復圓
荷移催來之不定聲音不見國抬肩世人千金買蛾娟
我視來言如得燈燭言林水世所捐願欲賴以無窮傳

次韻答李紀見贈

尺澤亂念千丈青出居何似筆氏以劉翔造高豈不適
乃欲崩巳以其鳴　章嘆云有定價死釜亦或能鏗鍧
知音固當有善聽我初未鼓一再行鄭人之璞周死鼠
昧者自謂懷連城我於翰墨雖早嗜四十五十今何情
元無小異君執取碗砭使欲揚其名得非念我西南征
從遊久意思偶耕少年不飲老更醒兩眾紛紛多絕纓
屬君勿用揚其名朧腫拳曲能全生

畢叔文攜坡帖及與李真給事倡酬詩卷見訪于
邢大叔家相留之明日次韻淳熙癸卯正月二

設科

十有一日也
精金美玉當雖朽白衣蒼狗終何看胡為徑欲老東坡
應坐生時宿南斗何時斯文日再中共推元祐超群公
家衣已易深衣古醴酒寧思容酒濃當年政化方隨日
詔訪賢良田設十玉堂發策肆雄深四海旁招無遁逸
緬懷貞觀圖凌烟功臣劍佩空蹤然未如武德藏書府
至今名字星日懸君之曾祖我高祖想像剛風謂千古
書藏東方自且不禁喜西臺刊未覩相逢已足慰悲涼
墨妙更許窺家藏趣奇造與禹邦寸置酒共俱燈燭光

次韻斯遠同彥章見過之作
昔人結交談笑際一朝變起肝肺塗吾曹結交自有道
嗜好又多予敬余每憶見君吾里和中間去君落江湖
歸來忽忽夏復夏相過凡幾翁朝騎君家仲容亦書徒
向來亦恨天一隅我今借屋得近市築乃屏迹田間廬
吾曹與物自多忤頌詩讀書猶論古君才端可供王羞
而我不足供鳥狙胡為愛我不棄我匪但追隨仍賠語
南山有約不可渝可堪複雨連今雨

次韻徐審知寄贈古句
倦游歷落三載中去來觸事多不同舊交雲散隔山嶽
在者一二莫我從新知喜獲徐孺子年少已有諸老風
譽之寶劍雖尚伏清夜往往舒長虹稚君家學故有宗
念我早日嘗登龍周旋何止追時昔玷缺便擬相彌縫
分攜倏忽且十日夢寐嘗若見危容要裁短章寄離闊
抒思若窮無由豐新詩忽來墮我側句法沈穩字亦工
寂寥此首我欲息吾文綴在人非難吾君嗜好乃如此
誰為 貞尉守我今百不一稱意顧頼六人友忘終窮
於茲得君益足賀自起衰句氣挑思涵源從盧駱至

君其[illegible]悼尋尺扇駑將相見寧胡自敢作吳下舊阿蒙
困君求一事無芟豚肉要使成千鍾

呈審知
去年別君重九日君時病作臥一室許我為我藥入山
人事如乖言竟食一官我落江之西每附書來必以詩
寔心鍾妙無不盡知君不畏寒與飢念君見君何由得
江西水深波浪濶無何庵然望人喪繫舟復在南山側
君來見我顏色好不但文章能合道信知木潤山有輝
盎背粹然睟乎腑之來之所未見舊向我誦讀如貫珠

有如擧問不口對下爲夬背口輒咕嗟我忝惟十年長
學業無功時旣往羨渠松柏拱把姿絕勝稷櫟高尋丈
一官羈我竭何爲投劾歸來亦未遲豈惟問字當載酒
儻復借書仍一癡

呈葉懷寧陳參軍章箐公

灊山皖山煙雨昏山城索莫少所親令君邀我入山去
復道山流方四奔側聞劉喙來叩門疑匪索我云見存
已焉一一一即傾倒乃與諸劉相弟昆因君一一來鶯坐陳
吾嘗同條義也歟不惟邂逅詩卷更復追隨携酒尊

呈任邕州語子言

淸江淸賢大夫我所識者向楊胡盤園上說在城郭
使君政刺邕州荷笑談雖阻親顏色新詩往往流傳得
豈知舟楫復江湖飄飄又墮淸江側向來一識甚無因
茲日何緣得造門要題詩句道所以行色蒼茫雖具陳
盤園已成十年陰使君二毛殊未侵平生慷慨功名事
切勿戀此成遊心

用●韻呈碩父昆仲

嗟我失脚墮塵棒寸步有若千里行窮山白縛歡綠座
便認懷玉爲巴門兩舟足從吳楚轉遠遊欲賦衡無文
他鄕喜見兩表弟把臂勞苦仍如勤夜窻款坐屢續燈
有酒更倒樽如李衹今一笑莫輕失轉首便恐成後今
要知後會渺何許慷慨忍對臨風襟故家如子未多有
立身大已須自欽不惟門戶在所寄異日亦足張吾軍

曾李明經過相見問壽同先生樹冠之報且承動
靜因其歸賦古句寄呈用坡谷贈王慶源韻

夫子一一何所如禹處直命騷爲奴世人共誦詞大賦
不道雕蟲羞壯夫兒時聞公評林社旣見則吾已白鬚

公亦與我自言志笑謂此客向來異眼傳得官隸王都
且復移舒伯喜岐江嚴瀨浪饒舌（明聞公除車輅院有寄公詩云當評）
（峽江上山水似嚴瀨）受公願公吾道扶今知謝事歸懸車食可無
內寒須穰再三問公近起居復道今腴非昔癯君今好
去相與嫫馬牛寧得加我呼絕代幽居在空谷市門三
五方當墟

戲呈喻叔文

平生喻工部許我詩盟與周來每見每忽忽倚頓深春
間歸路問我官行何所去告以吳門當小住問公公有

故人否為我覓豐新水助欣然惠我書一紙為我殷勤
說所以我云去番雖送汝併復因之陳凱敬公言於我
則厚矣楓落吳江自為累章逃焉有一先生猶勝東城
老居士

坐間呈曾幼度蔡厲陳明叔

三年幾度江天闊我爾相看兩岸落江山好處欲題詩
下筆逡巡愧吾弱詩中最愛曾顏丞恨渠不來供此登
今晨驟遽叩吾門尽温未了先賣君乃知吾人同臭味
識面聞風總相契一杯聊爾勞江山向來標榜今聞頗

留清江寄商兄壽王弟兄思以皆以文卷寵教愧
春官以謝又承壽王枉示古句仍用曾韻謹次韻
併呈二兄

客亭何以袪暑溽一時頓有此兩玉逃虛不用聽跫然
響俗何須更式竹平生常布困藍縷敢並奇文森綺縠
愛而忘醜反磬我惠以大篇仍繼幅顧思夾日相親款
應對先生愧空腹奈何別棹復催去一日十日寒且暴
兩君如此尚場屋吞舟詎可尋常瀆悵予溝官亦碌碌
政坐家貧耕不足

三月晚得少望偶閱杜集與何陸火焚者數葉謹
成古句致愧悔之意呈明叔仲成

去年泉留治翁丈今年火攻少陵詩雖云成毀有定數
大意於此可逆知我之所嗜何足計上有先墨顏之姿
況杜詩今貫忠義在處神物宜護持向來一字且莫補
脫此千百何緣追我詩不工空自欺天豈欲藉戒之
不然身當負到骨供應蓋此瑰璋詞又疑氣來勸勤讀
邂逅併之適相奇平生學易未有得損益二卦須甚思
詩成書以示我友不惟自訟仍求規

賀萬安生日

員多缺少銓曹病陛下用人多擇令公今秩滿代未除
召節查來入側聽我知天意從民欲要援稀獨能餐粥
送令局促滯勝騤百里孰如天下福我官白下未識公
諸俗往往聞其風坐移不作趨走伯政喜官曹退食同
我嘗從容聽公說勞心撫字催科拙昔人如此號循良
歎息今時哭逆輾雖然自有公論在民之所言上其禄
舉能不但視長年始工新秋甘雨需

送道一叔江西漕赴召代成父作二首

得非公待使印西迎公曾渡石田溪今公復因召節至
送公亦渡石田水公今西來又東去送迎車馬紛無數
我雖棋悴不如人衛賴故情斷一顧
阿兄今得犬和官買舟同載初難公待使節緣章郡
斬以過公道窮寒公今召節趨日邊我雖失望猶欣然
西江思波千萬里活此枯魚當易爾

恭校

淳熙稿卷六

宋 趙蕃 撰

七言古詩

正月二十四日雨霰交作

杏花燒空紅欲然柳色亦復青可憐胡為雨霰忽交作
已洗破余還被縞去冬梅時雪復雪未省好春冰玉潔
秋今有殘有已殘枝空落數人已悲絕敢知好雨當趣耕
晚雨仍同作快晴放原花柳十分春我欲浩蕩郊原行

[illegible]夜雨起書呈彥思未諳受

去年秋冬尤劇一雪不能濡土膏立春日雨雖應時
到今脈然又幾日遊人但欣春物榮農夫痛心田未耕
我因于役偶適野疑見塵勃煙埃生我今一官非勸農
為民閔雨常顒顒如聞春寒雨之候病骨不憚添衣重
朝來數點初救秋每壓黃昏成霰霙雖云潤物多無聲
未救田疇龜背暴眼前市糴雖云賤得道輸租錢乏見
從來穀賤必傷農政亦何能堪此早天公用意何難為
三日為霖事可知區區折腰困日羅苦憶村春分雨時
屠龍先生曾夫子著書斤斤良有以往了亦獻儒林蘇

為歌秧馬附書尾囑孫知我此書愛遺我𣪘何在
世人蔽麥或未分而翁有意除稊稗我今一官故不堪
此書歸田為指南便當教兒羅群讀讀此寧憂飯不足

○二月十七日偶題

空庭無人風自掃風定時聞有啼鳥濁書幸免苔束縛
文字何妨恣探討菊湯瀹茗雜鼠糞瓦鑪欲作風泠泠
睡魔於此不得靈蒼前卧對青山横

二月[illegible]後二日作

入春不雨憂在田數朝乃複相屬連今又得晴絕可喜

病體素羸猶著綿杏花始開忽已落花子安能問今昨
獨餘楊柳報青青乃似仍報之子弱春今二月已强半
忽忽何方為羈絆雨雖未厭愁奈何又聽僕僕林鳩喚

社後一日風雨中作

南山北山雨未分東村西村雞叫羣病夫深居百不聞
香爐茗椀頻葉熟浮生蹤跡空中雲斯須變化無根
春風九十又足云眼中紅白徒紛紛

張王臣載酒約同過梁和仲既以風雨大作舉杯
相屬而止偶成四韻呈和仲

秖疑寒食無風雨不料今晨頻如許縱然風雨敢怨尤
留得佳人駐南浦惟人雖駐亦何為杯酒竟成孫賭語
巴陵他日記同曾君數淹留我羇旅

○蟯斯逸患痁成父時雨逾月矣

巴陵一月雨不休豈惟人病天亦愁羅飢麥腐數種壞
農夫田婦吁天求巴邑有客方倦遊杭湖欲歸思具舟
冥冥政爾羨歸雁拍拍安得從輕鷗遠書數月絕不得
爾窮故與忌妨渠歎云此雨祗此域又道淋淫遍江同
夜來痛飲不知極終日破休戍兀兀感斯風雨憶江東

詩就鳥栖窗紙黑

○○[illegible]雨

疾風吹倒庭前樹更有飛來雨如注終朝畏暑自脱巾
巫起收書不能屨前山雲重如潑墨坐想溪流高數尺
是間無乃馮分龍點雨偏從清凡前將小旱已作變
三日為霖逐不休早禾晝暫晚禾秀造物於此尚寡留
紙今望霓尤所急百里之行半九十尺乃奔走奉神祠
神盡經皆足民欲時山方祝東嶽祠基今日之雨恩神告也

寄懷

閒

風聲雨滴相驗肩深山深處歷疑雪豐年未處采如珠
病骨自安衣百結鄰翁撻户行徑斷怪我讀書聲屋欲欹
時意緒政從佳欲往尋梅間何濶

田家即事

東村鞭牛耕未已西村車水愁欲死可憐吾人長苦辛
旱乾水溢年年事旱乾水溢天之為天意如回一彈指
所愁郡縣無良吏不得平勤佳田里

長安行

東街女兒誰家子有名籍籍長安市不知身失不自旧

厥仍金珠炫羅綺西街貧女夫何如年長不見行媒車
有時覩侶獨歎息從之不可翻躊躇傷哉彼侶不自醜
顧嘲貧女為牛後此時貧女將何言嫁與不嫁懸諸天

清水道上望隔山桃花盛開

青山深處桃花紅應有幽人住此中又疑山深人迹絶
封泥彈核如芙蓉樹成花開亦既實實落山中迷自植
年年歲歲長芳林人人錯認神仙宅

偶得壯丹之白者賦之

梅花當冬吐冰雪古今已復稱高潔春風草木争寵光

爾乃白乎無徑迎屈原放逐楚江濱山高水疾誰與鄰
商山山中四老人漢且終辭背事秦白山茶有浩翁賦
蓮自遠公仍白傳數公已矣不可作風雨明朝埋玉樹

見貧梅趨都城者甚夥作賣花行

昔人種田不種花有花只數西湖家衹今西湖屬官去
賣花越亦遍户户種田年年水旱傷種花歲歲天時穰
安得家家罷花只種禾麥飢炊香勝旖旎

對菊成詠

城陰何有唯蓬蒿為之人工欠除芟連朝陰雨早始晴

照眼黄花鶯鳴鳴結根失所少陵悲晚何用好退之詩
那知尤物有奇操要並歲寒松柏知

風雨兼旬繼之以雪作惜梅嘆

至寶橫道驚路人明珠白璧天不珍風饕雪虐雨更打
蚕珠碎璧同泥塵天生人材怨不以天亦何心及於爾
不然明珠白璧當愛惜忍使飄零至於此

有懷故居梅花

梅花照耀山下村舊居不返傷我魂破苔履迹誰復掃
定要風雨發成昏祇今環堵即自存亦有獨村背竹園

瘦改瘦瘦

驟看疑是雲母屛細睇乃識玉體溫徘徊竟使不忍去
步繞直欲窮晡暾是中有句難莫吐如禪未悟叅多門
須臾月上花且落四顧無人相與言經年政酒攜地飲
飲醉更覺山林尊

次韻斯遠折梅之作

春歸寂寞誰與傳梅開年後并臘前江南此物處處有
不論水際仍山顚爲之著句道所以撿點毀譽曾年年
七言五字古復律非獨愛惜還自憐見君新就之長篇
有如瀟滌投清漣俗間比擬不足道老大更畏兒女妍

山行臘履疊上下水泛艇子思延緣豈惟病思待一洗
直恐詩錢成輕捐定逢縞衣露蚊濺仍聽翠羽鳴清圓
賦成幾使筆飛禿飲罷更須瓶傾眠

對陽韓梅贈斯遠

梅開韓邊勿擬恆倚竹長并同成瘦鳳樹喚得高人就
幾度行看還落顆是花佳處絕難摹思難究轉終不如
我詩有媿謂南墻君句自繡東湖徐

憶山中梅送大著瞻軍赴調

江南梅照臘前破憶我林間疾坐臥君行正渴玉溪浸

雪後悵餘欲殘花君既不飲何以酬詩成寄我無悠悠
得意歸來應不晚雨肥紅綻綠陰稠

初五夜再過昨逢之梅乃酒家物也

前日日莫相逢初今日日斜來看再闕然肯作時世粧
蕭然自有無人態題詩欲報故人知爲爾停驂一杯買

○早起

北風動地木欲折雨既不成當作雪黃昏側聽到雞鳴
纔有飄前曉屑雖然風力猶未止雨耶雪耶知孰是
幾將被褐出門看不待足前成辟易遲明過知雪未就

雨亦甚微風獨吼晨炊未既詢無否亟令罷貰鄰家酒

閔旭有感

可憐拙安無樓雨來送歸晴呼歸我行願晴不願雨
憂終殆甚相同機長安道衢多須仗長江大艑謀学利
我聞非利亦非名胡爲役役無寧歲

田家嘆

春欲耕時天不雨小雪不能濡旱土早勤僅得適鋤耰
浚種可憐滋脉續忽然一雨催揷秧東阡西陌青相望
謂茲勞逸足報補豈知亢旱愁秋陽高田已分鹵莽取

下田歷幾十八九余何雨勢反作涙令我痛心仍〻首
我曹飢餒無足悲不死會值豐登時所嗟官吏不相察
借租日日符移

有懷江南作田家忙
南風吹動原頭草秧老麥收蠶向了田家政用此時忙
不問兒童與翁媼五溪之俗殊江南刀耕火種不知蠶
勸農未有南蘇句俗陋不改婆多譏

田家行二首
雨聲颯颯斷復來閒作隱隱蕭出當田家作苦樂不衰

拔秧插田政時哉誰知有客洞庭上船破蓬殘歲未障
何如雨笠與烟蓑相逐田伴歌田歌
江東聞田歌湖北聽田鼓鼓聲寸以相疾徐歌調因之
慰勞苦東山[illegible][illegible]仍攜妓風月鳴蛙勝鼓吹何如田鼓
與田歌烏烏坎坎安而和

苦雨感嘆而作
不肯官嶺海顛畏瘴癘處誰知江西山盡處亦有嵐霧
晝若晡五斗何所直千金不保軀司空城旦因刀筆尺
藉伍符愁鉞鈇吁嗟此賊蠶蛾如飛烟一婦斯無[illegible]余

何徵兵動州閭紛然亦復勞轉輸成柵如柳猶恐江
徹一朝成塞隅

連雨即事
官居如穴還如巢殺閑編竹仍結茅淫霖更值七八月
涼冷不待秋風交宜惟寒近感蟋蟀更為役父悲蟏蛸
偶得句付排悶媚後多言強解朝

長江長[illegible]
長江滾滾來無盡順流逆挽紛成陣誰令轉側入漕河
舟似鳧鷖泳難進長江通河居然間去留果惡空咨歎

就能利激長江水願使回河亦起起

晚向白沙投宿側水
白沙浬浬風肆感白沙道上行人稀征衣攝葉馬力微
問胡不歸驢以飢浮家洞庭書未來腸九回兮朝暮思
莫投道店雖已栖一杯自然無嬌醨

題劉炳齋兄弟怡齋
晦庵貽我書滿紙為說君家好兄弟人言是公輕許可
我謂親仁乃襟事客遊偶爾過君廬中有誠齋榜怡字
斯人許可蓋不輕何事齋名契於李嗟余夙昔兩[illegible]遊

與君常恨風馬牛何知一見屢傾蓋四海兄弟宗聚
有弟有弟江南州尺書斷絶安與不月君使我增離憂
一夜夢逐滄波鷗

三兒既見過喜而賦此

村居不記元夕期田蠶鈴火俗異宜但餘林月光陸離
所期不來空賦詩明朝風作後日雪殺道來期中已斂
今朝小霽泥未乾或報門前有車轂我窮政須落荒山
跫然忽復辭我頹不生交舊固多矣風味如此端亦慳
梅雖已謝蘭可採有酒縱醨酤可擬為予一醉莫辭

更要好詩書歲月

次韻畢叔文亦早嘆

湖何不歸乎致字部內林方書閉雨江東數月不得書
憶弟看雲在何許舊住蘆湖北之北米賤直成等泥土
如何此歲公及私衣端不能堪再鼓貧家一飯有併日
遠市朝炊或俟午朱門但知粟可厭我輩翻嫌字難煮
既且未秀早向實春饑不須道處暑胡為早熱復如此
坐致詩人形苦語如聞呱觀有適蠻貯蠻似逢人問嫗
前朝一雨苦不難況今靡神無不舉會盡畝以三日霖

綠浪黃雲看欲舞

呈李希之文學

大檝石頭雲白橋釣魚臺下潮初平側聞左蕭春水生
吹龍政穴龍羅帘扁舟夜泊郎江尾空山月出中夜起
政須傑句彈壓此乃祖詩成會泣鬼

贈唐德與通判

憶昔中原全盛日獨推巴蜀多人物況今王氣在東南
北望中原[illegible]蕭瑟人生隱居說典墳傳士乃有囊世文
門前之行傳來竹窮棄已判白鷺群會人父子自[illegible]已

紅藥翻成宋廣賦迷公西[illegible]使以是池上鳳毛宜遠
胡為一行遠別花紅說翱翔豈其拊鞭群牛早羅穀雜
玉水瑤淵自輝映維公大交教家祖貽望同年家本惡
我今詩落不足論附驥詎敢徹青雲郡陽別去今三歲
邂逅從公寧白意幾思看句道所以筆力甚舒無好思
今辰何以為公壽四世斯文端不朽西蜀眉山還有否

簡子松時丞建德

石田波口鉦鼓鳴憶向居民送君行至今是邦數廉吏
君與章陸俱其名謂章千里陸公沈別來憶君已勝疇故人無

復思漁釣豈知更作讖縣丞未免流俗輕嘲傲如君為
學本易論淵源因自知所尊使其策足上臺省儉人吉
士當以分韜戢自是玉之美奈何有道貧賤恥漢宦且
識達海吾君聰明豈不爾顧君強飯加自持九十年
百古語之扁舟住可頃刻往便風催

懷古

君不見昔日朗州刺史賢何多考功右史名不虧當時
豈亦為名計民自以之相與紀如何後世異於是我曰
為我民為爾但憂淪沒務安居不慮早年當使水一時

振蟄恐不深今日東屏乃無地常聞退之勇詞訟曰
甫也亦欲鞭起雷公況吳越我知二子屬風雷引吻以
合離騎鯨雖然杭州猶說義甚顯神且進難更何免

周卿甫用昔卿說之語以名齋從余求詩為賦

世俗爭知競治容紛紛墻穴交相從誰知亦有來正色
拳拳辛勤供織絍過期不嫁心不悔保其數夫終媿配
君不見蘭生林下冬含芽待時可以充君佩

遂初泉 并序

成父以孫子進家法釀酒既成奇甚余病其名
不足見吾故人風味為易今名且賦是詩

荆溪溪水清無底下有亂石白齒齒東坡先生所卜居
想像袖遊應不死後來烏蜀嗣者誰東門孫氏繼場等
不惟文采風流足類酒香客供似之懷哉為府在吳里
三年徵逐一日爾詩傳法付乃兄酒有名方屬吾弟
當時釀曾今大沈吃喫往須人世名賢久難關顧
恐石來亂真遂初自是張家賦大孫取以名其住我
今以是詔君須多從天情不忘故嗟予老矣百不如自
竹萬箇中藏書願從吾徒校此術歸去廬田親種秫

次韻曾李永之箇

鄙夫食口書生業文均為口腹貴稀龍錢莫亦泳涵
我苦時之還自笑君家作屋溪上堂想見春風參短長
奈何反寒廢之一久不能成東事

九月晦日

經旬不飲仍厭於不唯多故病使之黃花落倒過秋霜
躬還物色分付誰空庭零落枯葉吹氣象如我添且當
強思把筆與參寫得豪壯生毛雖秋冬之間稽稻時
日脚苦翳雨脚垂鳩鳴遠樹蛙吠坎宜我病骨瘦支持

同成文過卓泉用前韻示之

頻年盡室依此竹意謝休儒本囊粟今當舍竹去作吏
竹為嘿嘿如抱壽嗟我作夫宜俗徒肆非計然舍刑熟
如鬭西江之水源無底可以濯纓仍濯足昔人一為功
名誤置碑且慶慶陵谷那知文名自有道未妨痛飲離
騷讀人亡千世譬千秋肝不代毫非肉弟當進德吏
有聞兄 明無碌碌

比日為卿子衣之出示楊謹仲詩卷中有其弟台
卿陶其所居云携琴往嶽麓度夏今日見楊謹仲

又云其弟卓卿道過此奉其母往延洪之由山哦
遂次其韻余今日既請為困乎道途有嘆歎合歲今作
詩 云思卿及二君云

廬陵楊君名弟兄揚 由拜 問云携琴嶽麓行
歸期去日云秋清今晨從見楊子兩為言卓卿近相見
王陰見閱兩代山遊以娛親趁鮮健我時聞之與楊子
嘖嘖嘆息久不已我方五斗困塵埃渠亦模進一邱底
魯卿卓卿真畸人枉道儒冠解誤身異日名山倘行遍
卧圖好學宗少文

李大椿伯壽見示寶劍歌答之

李子久不調慷慨多雄詞題為寶劍篇贈我何足知我
為讀數過因之重嗟吝尚方顧賜有朱雲焬其帶劍右
不疑雲也竟能斬張禹吏倩胱或逢勝之君才固有用
我病且後寒誰能長佩於陸離但取短鋏歌歸來

新社林戶曾甘叔其過余於聿亭留以小飲諭文
以自擬之者遂效此興既夕作詩呈之

平生所聞甘叔日為泊寶氣亭逢迎和秤昏忘
誦說硯硯文章億其誰呼渠紅裙飲還我負此雙玉瓶

臨流不寐待月上漫見紫翠横山屏

讀非有

山嶤峨 泥濘舟疾如飛得無恐忽來何處有竹細勢
與江山欲争勇回思 詩島嶼縈微流鶴
危長短天所付趁隨恐失邯鄲步

寄題山居 山居名

山居為山何所如滿非既非匡廬問云非山何所居
屋中主人山中徒當居此立幾丈餘亦有竹樹相繼紆
朝聽鶴吟暮猿呼那知門外臨道衢或聞此語謂我誣

客以君意誠奇株人間有國名華齋其往初不因舟車
神游倏忽已即塗泉雖喚覺猶蓬蓬山名無乃願此歟
雪中有山無地無朱門蓬戶何別區登前見處成工夫

季承作詩敏捷而工因成長句

我詩縱疾無多工君詩嚴甚仍匆匆君酬我唱撇媿我
野鶩欲眺天邊鴻[illegible]此快筆相廸覺吾子
莫愁風雨留歸人不爾歸裝執應貧

王户侯愚齋

王郎立志誰能疑通達寧為中道止愚齋之名豈真愚

用心蓋欲師聖門之徒三千人回獨好學學何事
簞瓢隨處不自貧看此力量如何爾顧君之作歲月以
有為要之可若是他年究竟所歸宿莫負名齋本來意

畢叔文借示鄭俠川詩一軸志其所見

真往黄家元祐腳隱帙與篇窮秘閣許其胷中所容地
數百猶能君被着中朝文物政須此刺史郎官誰今昨
臘脂遮眼失乘黄安得金篦今刮膜

寄青原常不輕

吾見每談方外友吃吃醉吟長在口李侯佳句往往有
示我不輕詩数首江湖願見非一日豈有聞名不相識
路杓頗且向韓孤臺卻傍釣臺深處回

戲明叔

晚食以當肉故云巧於貧我云未若子陳子挂笏為圃
能事新剪刀不用求諸并濟闔波濤供補綴我今非秀
詎可折樹林樓閣[illegible]穴窮定何因政坐百巧
逢天嗔天之棄人或可惡君更白取遮四鄰雖然我詩
聊戲君天生萬象誰主宰譬如愛惜不我付聽還取之
戲猶巾

筍贈祖高江人

黄山別以咀再拔青山路遠冬未歸忽逢隱靜高岩寺
不但學禪仍學詩禪機最上吾不會詩筆當親今老廷
青山卧椽讀仙才[illegible]

示表弟沈見可

褒公臺上送雞日道鄉臺上君出雲窮居遍仄不屢到
拄杖客與能平分江湖去我歎老我道路窮足嗟夫君
畫手政自難道度詩裏還默異所聞歸來客去雨亦作
此致未易輕談云

贈千峯去非時爲武[illegible]

憶昨聞君謂君老及見知君得名早文章妙處殆夙成
不作楊雄少而好西山南浦飫撰畢武陵桃源更探討
諸公識我年死日學子閏風競門揶嗟我無聞不足畏
何事相逢亦傾倒論詩未易富韓豪卿後悲吟似郊島

次韻元衡病思伏枕

陰從元日訓人日四轉不佳真若病每煩從事與料理
百戰不容圖一勝幾思屏去不復親茗椀爲媒事閒靜
鳴鳩聒聒殊未已門外雨狂風亦横此時但覺渴醪醞

少日漫知齒髮瑩

鑑貴公擇書且寄以詩皆未得報戒八弟書云公
擇欲過予再寄

與君相從不知幾別六憩知頭宰落一句兩詩三附書
底事來聞向人覓知君去住良關意着節忽窮非失計
如君豈得終布衣會有高名耀斯世我居正在千山底
落葉填門吹不起海醪緻有不敢辭留待君來相料理
惠然過我今其時籬下菊香寒早衰南山石老有梅樹
要君分韻共賦詩

公擇失期未至再督以詩

作詩有病誰與説讀書有疑誰與決思君祗在百里間
底事相望若胡越何速報君有來有期候君未至趣以
詩想同故人意戀戀故作去魯行遅遅

醉呈亦韓

人言唯酒可忘憂我亦人耶乃生百歲又言和氣媚三春
我廼淒凉似秋慘層氷積雪春接冬安得陽烏出幽坎
紛然桃李吾不關要與晴窓事鉛槧

呈甯知丹齋伯元

漢沉渴雨今幾日夜居未嘗無本心江西四首安在哉
肉北故情無[illegible]食君居未嘗眷木西瑤識增解作詩
鬪過雨必更僕飯寒麈見忘其飢我思從之不可得
説空雲閑何潤秋風吹我訴轉蓬何自翩然隨君側
詩比昔大好誰謂文章技非道暗中摸索未易窺衆[illegible]
年達分甿療我昔少小嗜讀書老類賈胡空識珠潛[illegible]
懷寶衣藍縷見之每輒驚咸嗟鄭君況是余所長君[illegible]
結交真邊性如我何取亦與遊聽呼敢兄喚張丈兩[illegible]
抱才必有爲果年未饜甘雨遅我無良田藉嘉穀[illegible]

但可小隱隱
比作詩從成父索不老泉并蘭子進昆仲今日成
父送酒與予進予爾子儀詩俱來從次原韻
閒居顧合親杯勺醉後無人怪疎若所嗟故舊不可問
往往茅齋成獨酌兒曹癡疾故我問閒我嗜此有何樂
那知是鄉疆場覓南北東西無住著利歷秖覓睡昏昏
不肯留計綏若若浮生倏忽幾許事今是何必還酒昨
粗說適意放陶阮底用棄勳退衛霍比年多病苦廢苦
暇日關心惟藥餌從歡伯重尋盟身雖欲前心乃卻

今晨風日亦佳故冬暖如春未陰凄滄回撥刺見綏鳴
得月與我端相合應門走報白衣至屣去胡頭寧去諸
山陰應接已不暇安得此君仍大嚼須史負捲罵我側
趺坐方穩系鶩作問之遣向阿連家季也不與千金諾
竟繳兩園昔人例尚病無花來自洛快今汲井洗觥觴
小摘畦疏失穿窬俱來數紙定誰氏疑杜續帖蔡松閣
抽毫擊節一誦之郎居賦謝東陽約答秋暮色且欲合
擔光小窗明窗拓一時頓有未足道真是曹劉睛中索
預愁不將下雷電破篋深藏更牢鑰出門却見天雨霜

良夜小沉雲四幕
代書寄侯毛伯明李叔彪康叔臨張王臣
巴陵洞庭在何處我昨移官向其所士所得者毛李康
魚之舊識祈之張毛公學問本伊洛康李從之亦不惡
皆能脫去科舉累相與探求聖賢事張侯英英固絕人
亦緩降志相友親謂云巴陵洞側有此四士寧易得別
書疏猶數通辰溪隸與巴陵同張侯再把蒸湘酒別後
不安與否送知歲晚巾屨從當亦念我窮山中寧疑
昔人重離別生不相逢死何別偶逢郢渚行人去頻後

作書題此句巴丘渺渺君篇邊何時垂泛洞庭船
次韻斯遠夜歸自溪南之作
憶昔曾聞南渡初里人最賞白社徐君如竹林有為予
我愛大予師相如君子何翅一頭出李杜齊名真是濫
唱酬縱許並流傳安有隋珠混燕石我今鬢鬢衰且殘
君乃春秋富未聞後人縱使加譏彈韓也固窮郊自寒
明叔用大字韻作詩見寄復用韻作七言答
之
人皆言君酒腸寬我亦畏君詩膽大有時長吸百川空

樫改搜

放之獨抑千軍敗不堪悠悠射馬耳頻顧渺渺鯨背
問君何如星樂否顧念湖低翠屏
叔文再用韻賦詩亦復用韻答叔文兼呈伯玉昆
仲
杜陵心喜歸茅宇無復長安歎今兩事雖即向床沉論
身蓋自與擾挈許胡為流落不稱意長欲衆往面南土
我會細把遠詩讀人半悲傷關戰鼓徒空空聽季大歷
可中貴絕雜庚午區區清酥與肥羊何似松根茯苓煮
是翁獨孤念吾廬太息明光誰避暑詩窮知是僅得名

欲作詩人寧語要呼同志共討論客裡那知酒家壚
但從寬側窮我世路復尋中似文聚共將險韻搜挺奇
要通蛟龍起飛舞
王伯玉兄弟皆用叔文韻作詩見示答之
春芳凋兮瘁杜宇留得嗚嗚呼渴雨誰能使我病斯愈
硜硜深患詩難狀衆剝啄有扣戶立起豪踮祝塵土
三王詩賦俱逞與律應節疏如會鼓我家與君同鄰閭
流落殊方嗟兩千豈雖交友數雲翮亦有兄兄悲豆萁
多君衆首共文書憐我雖形漫寒暑江南豈欲未可知

安得吾來相告語已過百力健如驕英待無翳行似嫗
我歸當事力田耕君行寧後公車擧會當過我南山南
門有脩篁風屢舞
寄答恩百谷元師
嗟我與君爲近親向來未識但有聞維夏臨川省伯父
時君東書寄龍特作寒春郡如玉樹相輝映
品題慧熱大參文諸公所作皆傳信探懷贈我一紙詩
功名頗慨眞田兒我昔怕作此硬語君言水漲方東之
外家向文章種國朝名家居伯仲只今人物未歷多

屬君勉之如研磨
贈彈琴李師尹
臨川郡古多奇迹最黎已老衰父沒江山綴是詩得名
峩峩洋洋亦其物謫仙幾世之雲仍平生嗜渠如嗜文
光風霽月胸次有渭北江東鄉感類忽來過我今幾日
擬欲贈行空四壁臨分漫與一篇詩篁笛紛紛敢謂知
簡謝文
有身却識禁酒國何乃飄零適其域兒曹强欲覓市酤
頻貰飲仍欲酒重今尋菊木芳飛迷野草交加長

是知此物貴晚節無意與俗競杯觴生平浪說愛重九
今年無菊[illegible]無酒要携藜杖作登臨病不如人空竚首
使君聞說同王弘半道要公絕送迎要見一時賓與主
藍輿侍坐俱門生

○既谷于乾明庵覆暄父之詩不佳拋

天公於人元不負書生何用深避咎無衣還可卒歲無
我有大麥聽汝覆吾家縛屋依山址晏齋之前僅盈尺
霜飛捲席不受暴蠶紋侍身吾事已有時携書炊兒曹
小來和氣生寒毛眼眵宜待金篦刮背痒不借麻姑抉

今年誰令落胡尾塞向墐戶殊未止移床也擬傍晨光
蓬勃如烟紛欲昧今我懷抱不自聊歸歎生薪翻緼袍
人間萬事固絕望天賜一暖誰相要茲晨歸悶忽念浴
林覺僧廬潔齋來道人見客如喜逆為燕清泉注萬斛
須臾一洗垢身空漸覺表裏俱冲融清虛日來陳穢去
吾貌可齊神當豐起尋冠服風動被卻向茅檐親野日
恍然頓我晏齋前為語不關山四寂道人領客殊忘倦
茗盌薰爐共閑燕為言矣背頗樂否此味可須天子獻

臣[illegible] 恭校

淳熙稿 卷七

宋 趙 蓄 撰

五言律詩

壬寅元日

於戲頒鷄宜王春又屆端東占風料峭北驗斗闌干歷
數堯年永條章漢詔寬殘生佗塵鹿何路接鴛鸞

人日感懷因寄王山親舊並以示當塗漂陽諸表
弟

唐人重人日往往見於詩孰謂風流遠聊須著語追遥

高蹤無此今遠得忘思欲寄江東弟斷腸梅一枝

寒食呈虞伯

浩蕩風兼雨紛紛柳與花不知春事減但覺旅愁加
酒諱明意耽詩老不住無家對寒食村與重咨嗟

下里又寒食寒居又去年蕭條花不見牢落病仍纏強
起陪親友題詩未究宜方欣好天色雲氣復油然

詠牡丹

洛下謹移致江南種得成高林非自接徑尺信能盈根
匪堅牢質漫令城國傾未定貧舍有風起莫多驚

三月二日同明叔過從禮觀牡丹

新晴喚我出負郭看花來窈窕欄檻入吔嗟尊俎開嫣
然同午醉老矣怕春催身羨雙飛蝶翩翩去却回

詠梅

驛逢初發蘂儼立吏亭亭汲井洗驕盡偎譚擁爐停捜
詩未窮妙能畫孰道形風日人間苦飛僊不假翎

再題

舊歲只五日晩梅能幾枝婆娑一尊酒陶冶數篇詩總

静遊蜂散廬深立雀窺書齋寂寞裏藉爾毋支頤

題堂前梅花

廢宅委塵埃梅花亦自開九泉無起日雙發有新擢索
莫生何理飄零自易哀若為歸去晩茅屋老蒼苔

容長沙邢刺史下梅花一蕚先開有懷成父斯遠
二首時聞朱先生辭西憲節歸舊隱恨不與斯遠
同上謁也

老樹發青枝晴多雨亦奇一花成獨破病眼得先窺又
作殊方見還成寄遠詩不知閩與浙何處念乖離

亦到溪南已還能念我不梅花今次第客子政飄浮師
決真難得微官盍罷休飢寒還累我癖疾只関憂
咏梅六首
十月江南路梅花次第開殊方孤病眼高興閙詩材幾
日風鳴屋連霄雨浥塵曾令四郊覓未見一枝來
臘前能幾日年後不多時五嶺無千里東亭共一隴胡
爲欺北客未即見南枝試譯氷霜候還憂衣褐乏
老眼從容翫高情未脫遺雖云閑能賦政須動相思彼
自無妍鄙渠寧可磷緇猶須藉名勝相與厚攀跚

浮湜稿　卷七

縱之幽人宅猶餘大樹祠昔山仍帶水宜飲亦宜時勿
待全開後當乘半放時蒼茫暮陰靄皎皎上朝曦諺詩相似
梅前上老
溪社溪南路山前山後居興來隨杖履意到想林廬觸
目常懷國遠謂斯閑以心憶金雖然風月趣千里故非疎
幾日寒如許梅花好在不汝雖甘寂寞吾自念深憂靜
鴉無車馬清溪足鷺鷗何當細扶杖隨處小遲留
○の日雨中憶梅花
莫問帆遲速且看山晦明賦詩忘意象閙畫掛天成句

髮應無種流行詎有程清霜可期至郢樹合争榮
次韻何叔信書齋梅花
坐對盆中帙起尋簷外花因之觀物化藉以發天葩一
笑故無恙百年終匪他端殊養心士志失費先華
嚴先輩詩送紅梅次韻
盡送梅花白能紅又一奇渾疑丹換骨不是酒便肌看
此數腴色思濃火壯詩盛年雖不再猶擬歲寒知
植梅一株於廳事之後招丞及明叔同觀倪嚴二
先輩送酒陳簿送茶因以成集

浮湜稿　卷七

有竹似吾家無梅覺欠花移將香素莫夾伴綠交加好
事適飽酒詩情仍得茶相過况非遠勝處莫令賒
和何叔信別種臘梅韻
不識梅當嫩唯知竹映墻脫或元似蠟渠就却殊黃自
是風神秀寧由肌骨香木樨雖瑣碎品色底同芳
師契約遊着句蓮
勿隨盆爲沼能生徑尺蓮乍開氷[illegible]鏤欲謝羽蹁躚得
意疑來鷺凌波欲問仙平生甚雲興擬借葉爲船
叢桂

亓嘉佳仍在

漫道菊花貴那知豁不耆江南故多桂秋仲樂穀花狂
桂因人好藹藹得句佳人誰不種菊千載但陶家
无之去非來那囿折牡丹餘醿碧桃以去
花取三英暴時高雨玉人毋嫌愚接前要悟色香真詩
定一題紙酒庶多入麿病夫方圭種幽獨悲傷神

理菊

搢鉏乘夏雨分菊待秋風幽事若関我閒居不負公若
深連竹地難破接蘭叢更約兒童輩須勤灌溉功
暇日過在伯尋對菊置酒已高吾醉得四十字

澤熙稿　卷七

雨後江猶漲霜前菊正繁波光搖檻楯花氣入檐軒病
不勝杯勺情欣接話言兀然成控醉满喠老仍煩
窗前葵萱皆吐花成詩二首
僅能去遶護手自植葵萱疊石就為砌鼓窗闲當軒後
先殊早晚開欽共朝昏長夏無以度幽花相與言
落去梅堪叢乍開臺更重老懷非我獨幽質為誰容短
髮猶惜高軒詠可供遲愁早衰歎無以慰疎慵
詠智門佛殿前凌霄花與斯遠同作
桂栽初得地藤附亦凌霄層葉圓如蓋高花豔若燒故

能閒續々殊愈落飄々有木方思種從僧會乞苗

詠蕙

莫與蘭爭長風期本自同供高漢賦上並錄楚詞中斜
種當書屋籃移自佛宮更餘千箇竹相與慰詩窮

護草

伯芳當日意護也立云忘豈是名茲草真將種北堂能
叢又能幹非緣復非黃閑處陰當合看時盡閱長

楊花

雨樹家茸集晴空散亂飛若為能撲々何以詠依々花

澤熙稿　卷七

粟漲迷蝶風前屢點衣未妨吹盡得病起時見園

蛱蝶

不逐東風去仍當夏日長一雙還一隻能白或能黃總
々不自己翩々空複狂計功歸實用終日愧蜂房
偶得掃竹因培竹五字會仲咸見過留與明叔同
飯因此語成詩
掃竹因培竹畏人非避人蹊然開響屐冕爾正敧巾坐
子竟日久飯吾三韭貧能來不嫌屢梅底要深巡

斫病竹

揆拯寧慳供護持期有成時今閲春夏爾獨意枯榮瑣碎日無影蕭騷風罷聲棋蘇勿懷辱而我豈無情

新竹

新竹不數筆嵗慳非地貧破苔方挺出突屋已長身未富少為貴居同德有鄰山中乏朋友舍爾復誰親

題新竹示韋德卿

戢戢初成苗駿駿漸可竿朝幽粉淚清午靜籜聲乾枝且勝樓羽陰仍合翠寒書齋有餘暇可以過予看

竹逕

一日猶思種長年可不栽初時叢足玩歲久徑成開明月鏟坊約清風得叙懷味須緣客掃頻肯為詩來

種柞柏

揮柳終愁桂殷勤買柏栽予如樗櫟者汝自棟梁才今日藩籬護他年風雨哀人生朝暮爾此物到雲來

堂下梅一枝開遲而花極小疑地勢使然感歎而作

梅發無衰盛根生有瘠肥都緣託地薄故使著花癯耿小吾憐爾伶仃爾念吾詎須詩遣興何用竹相娛

梅未開書四十字

地與南荒接梅花合早開如何長至後不見一枝來政爾緣霜早多應特雨催籬邊有獨樹日遶故千回

約老謝丈及諸友尋梅

聞道梅花發山邊復山邊要穿居士屩還傍野人船盤礴須前日飄零憶去年提壺雖我約能賦屬公先

梅樹開復題

晨起渾無事巡簷立久時不驚新苦瘦頻憶舊題詩次第開全樹提見先一枝故園春尚晚折寄欲因誰

陳嚴二先輩和前詩見示次韻報之

梅蘂何曾見詩筒已載開如憐今歲盡興起好春來咫尺花當動優尋老故催不知榮悴間更得幾何回

和答曾季永縣尉用前韻見貽

早久疑成瘴梅枯未得開悵然因有句作者贈能來風日寧渠惜光陰覺我催郝愁看欲盡憶著首頻回

梅驟開旋有落者

強說嵗寒姿曾無旬浹期多緣風日苦休道雪霜欺啁方懷壁依依遽泣岐飄零陌上土收拾卷中詩

梅[illegible]畫作四十字

江梅自瘦春柱柳宜多禁未臘憂風雪先春病雨陰開時能慰眼落去更關心何以寬愁寂村醪得屢斟

至節後猶未見梅技早使然

敗砌初無菊空林合有梅如何長至後不見一枝開豈是春逾信端緣早作災蔬畦與麥壠潰日但黃埃

和斯遠西軒竹二首

軒闢因松徑軒深為竹成山靈回俗駕鳥語助詩鳴客子息居地諸公攜酒行白頭哀我獨青眼照真橫

道上行人暍林間釋子幽去無相趣迎聊供八裏猶竹樹擁籬立溪山隨檻流自非能賦者常是欲眠休

同成父弟訪王允宗遇周欽止同過圓通看竹二首

訪客因逢客相攜看竹來徑從林下轉門向水邊開高聲防驚鳥徐行恐破苔故姻溪淺落訪我泛舟回

鄰圃伐曾經僧園種得成不関新雨過自是絕塵生踈直能明眼幽深足釵情何當共攜被重此聽秋聲

飲袁州惠仰山茶

黃溪方輟供頓有仰山來久怕羊腸險小聽松吹回春能澆渴肺愁牽走飢雷何日供君謁香凝燕寢開

大琛沽酒

吾州大琛酒名不謝孫洲女子亦知價（酒家多韓姓）行人皆繫舟西來灘過險東上寺逢幽未說千憂散姑為一醉謀

鄰居送梅子朱櫻

山居莽果少白服每勞人梅子欣初食櫻桃併及新供盤貧亦辦羈駱遠無因但可呼杯勺數剩陰雨頻

螢火

准忘生朽腐直擬慕光輝解燭書帷靜能添列宿稀當風方自表帶雨勿成微變滅無多理榮枯會一歸

贈墨二首

奚李風流遠名家得句頗粗能明款識不暇別中邊嚴計一丸足癡人連屋懸此生能幾屐茲士信超然

斷我千年質成茲數寸堅當從黑白辯豈問姓名題嚴效文章用寧辭肌骨刲先生無浪語當為究端倪

贈硯

一種端溪石下巖滋別源千金勝有眞尺璧走非賤何
顧婆娑質適堪椎鈍根終爲老茅屋已矣獻金門

硏答

食硏固可笑硏枯還有云先生信難說吾事亦徒勤巖
久當消磨硏窮且斷筋不如刈蓬地瘞得退之文

讀子進析行詩軸中有二詩見寄次韻答之

近有平安使新詩得盡傳深憐行役苦更憶弟昆賢笠
水鵙吏子刷溪王局僊紅行如方訪小爲繫歸船
何夕佳風月仍陪笑語淸依依數行李了了益生要

使交游能渾如手足情居閒有此樂邪用占時名

季奕以文編垂示簡之

每念新踈闊還思舊偈酬年齡故相並文事孰能優媿
乏聞多益難支問不休黃陳有正派舍是復何求

以近詩寄丘運使

古質句難買良工徒苦心誰能盻致力於此是知音門
第歲華陽江湖阻滯淫寄書內有使還得附微吟

呈林子方運使四首

去歲都城客傳聞召節馳深期遂拔觀得以敍乖離竟
復參差是空成悵望茲外蔓知不遠匹馬敢言疲
憶自梧州別懷茲下榻勤寸心方炯炯尺素每云云遠
地必迂報高情眞薄雲百年公幾見五十我無聞
一代推人物諸生頼楷模高風雖莫並盛德本非孤物
望歸臺閣官稱復轉輸澄淸雖雅志獻納政時須
白髮絲難理靑衫葉半枯自憐謀斗食敢作慟窮途獻
問遷書札何如適坐隅合江趨浩渺分水忘崎嶇

投曾原伯運使二首

一句嘉禾見于今歲幾多飛騰公可那流落我如何稽

說金龍點未成鏡失磨未甘終痼疾還復向醫和
遠地書郵絶長年屬望勞要期觀吊柄寧悼學舟探堤
守藩籬小難窺墻仞高秋風滿天地不廢候蟲號

以近詩寄尤運使

求識尤大史迂舟維豫章秋天値搖落行色況蒼茫竟
乏驚人句莫升君子堂學書雖老矣猶擬遍諸方

呈丘運使三首

海內求名輩如公得未多風流正始士藝達孔門科顔
識亦已久陳詩無見訶舊遊作培塿私豹自嵯峨

卧

奔逸閻千里飛騰見九遷禁途才咫尺玉節屢回旋看
即向天下催歸在席前如憐落舊外忝遣反驅遄
從士二千里學詩三十年坐窮生爲此將老豈其然耻
食閑奴米羞言夷甫錢相逢何用早契合有忘年

呈黃丞新看二首

江夏無雙士嘉禾百里君信非今日吏要與古人羣閱
世卧松柏過前紛蚼蚊董猶自我別青句在渠分
惆作空房寓頻成假日從平生壯詩膽一見怯鋒天
地雖云礙江湖詎不容終南捷徑絶樹林卧國逐 君有足病

双性 清責

呈張太平三首

游日甘泉舊如公孰與先內鏈貲獻納外乃稽留宣今
日江淮地寧惟牧守權功名端未晚勉力總青氈
貴者多驕士古然寧通來性公獨起俗片善靡遺才譽
已清臺閣勤方散草萊深知桃李徑不爲看花栽
門牆十五載每見辱加親老至名不立道乖家轉貧世
誰能我及志欲向公伸勝欲搜詩獻青山恐笑人

送劉通判二首

旃改旆

射策今君董搗封昔左班題輿已最課召節待追須飇
背九萬里龍媒十二閑除書看臺閣盛事聳荊蠻
國祚重興後人才應運生瑞珠飛紫鷰亦異夢長庚入
卑廟堂用若爲州縣更吏孤負今日連茹後茲行

寄趙信州一叔三首

蓮山離上直看國喚回舟舊事起千佛茲行奪萬牛未
除真學士且列古諸侯詔旨防斂迫民言願借留
官梅親手種山閣想僧修 公植梅後因反僧修建山閣 授簡慙吾事
登高企勝流瞻望元有託桑梓近臨州媿我藏身拙從

公但食謀

呈葛撫州二首

人物與江山風流適比肩家聲自勾漏出守更臨川美
政人人說新詩句句傳五言成謾興一見豈無緣
試說臨川郡江南第一州晏王今邑子顏謝古諸侯未
覺流風遠端知物望優覘山猶得擬湛輩肯容不

與李渾州椿壽翁五首

荷橐上甘泉居多政府遷封爲抗章謝乃必違材全自
計雖良已人賢詎舍旃吾心故公爾斯道合惝然

既去良臣散文興大老歸能忘繆公側何有安氏幾基
虎無苛政鳴岡覩德輝業雖參落〻業且枉顧〻
今代長沙師當年漢李膺登門披未易爲御亦堪矜時
好雖章句經營在斗外青衫舊監練白髮近鬢髻
萬沉相路千年貫屈文迹同探禹穴心每望堯雲未説
微茫隱長思矍鑠勳不應迷出處四十猶無聞
日夜霜風急東西客路侵詩方學蠻語病昔似文園俯
上蘇門語愁千節制萬碩跡家白昧剪拂望深恩

呈李贛州四首

淳熙稿 卷七

憶昔重湖北達人問處州寄書卒志語質使若無由風
月無雖闔山川阻修那知遠遊櫂又傍昔年洲
見何長臺數于今十五年雖云公便薄政坐我迷還若
志思重馮愁腸不易煎郡樹難掩處霜鬢半蕭然
安否每難問姓名今得通久愛埋精雪大喜得春風與
世故多識如公能幾同既欣遂有感愁對海棠叢
學時元草〻賦就每忽〻竟復無眞好空今坐柱窮天
風纓亂自秋雨又鳴蛩笑我胡爲者眞成浪何攻

贈劉進父監廟四首

退士今安有微官詎作旌茹蔬知味薄不飲見神清要
是問其事況堪詩有聲淮南人物論是亦一機〻
北客何無幾老親寧重論客居誰肯記知寺廟深存厚
義真難得高情獨見敦寒燈仍薄粥相與話黃昏
被美南山石槎牙更貫之道雖橫至寶誰復賞奇姿歎
息已云屢何摹嘗有詩吾曹從行者名字亦俱垂
歲晚戒行路問君何遠征風霜雖自苦墳墓不勝情南
徙計豈得北歸邊未亡非性眞嚴父柳亦念難兄

呈楊謹仲監廟三首

淳熙稿 卷七

秋道無前輩于今識綏尚形容猶矍鑠鬢髮自飄蕭早
日破萬卷暮齡廿一孤紛〻盈鄭衛洗耳驟聞韶
劉孔何如士歐蘇敢並行江山故好在人士豈知名道
過澄清史老言月旦評經過纓一見已自慰平生
地與清江勝居與水竹幽衡門阻靜僻高卧樂優游深
霧隱玄豹滄波翻白鷗已旋不可挽須牧政方搜

十八日分韻并德廟過江作

命有叢祠事滌興敢憚勤諸公微隱社山木網其雲雨
紛紛未已詩材恍見分中流更回首片〻妮鷗群

寄峽州使君郭郎中 三首

漢代郭林宗詞場繼國風郎官曾賜被刺史暫淹能不
容留工部移官滯酒翁淮陽豈為薄無根不居中
何處觀文獻如公尚典型詩先獲麟作字本換鵝經牛
斗識寶氣虛危須德星無為愜薄計不晚詔除聽
契自西臺叙親從昭德論名聲蓋前輩牢落媿清門既
見未知日因風聊句存秪愁千里面識我故應昏

馮守生日二首

西漢馮君裔康時萬戶家治邊清一條勸課足桑麻誕
日今年再歡聲閭巷譁無言政長夏亦可醉流霞
報政春年外裏言朝夕聞省郎何太晚召節看逍須屢
上黃風殿行參玉筍班故應憐末椽牢落尚群蠻

移官巴陵行有日矣書呈唐德興程士和梁和仲
子去非段元衡邢大聲七首

驟雨落還收餘寒去却留飄零梅樹底勢鬢杏梢頭酒
有連朝病詩從一笑求平生湖海興又復忆[illegible]
門戶憐非寄聲名歎不群從遊俱楚子舊識記番君去
覓江山助行思風月分詩成如枉寄亦足張吾[illegible]
問訊書能數飄流見愈親通家如弟數[illegible]
春重湖路羈棲一病身欲行行未得風雨況頻頻
太史羲皇上高山季孟間諸孫均內外文采被斕斑
我何足數遺風莫可攀知音愧流水仰止在高山
有集能行世初疑是古人大波皆淘汰小石亦嶙峋時
聳歸璫校微官尚徼巡竹壚春水滿湛鷁會飛馴
客裏仍為客天邊獨問天春風幾經歷老病一歸遲君
句真嚴律他詩但散禪錦囊知許宜不惜手親傳

只道花爭發那知雨較遲病軀猶故知霜鬢益新添鄙
性豈耽酒驅懷聊賦詩經過頻能爾無久溷公為

諸公皆和詩再用韻併屬湛挺之七首

說也期淹速淵乎任去留服來占夏首歸去及頭春豈
必承懷累當從樂處求控揣終與物翁泥一孤舟
戰戰一天闕紛紛凡馬群回頭與生死對面或公君漸
欲薰猶等反嫌黑白分居然櫻眾怒政爾怯孤軍
翰墨平生友江山數面親誦騷悲楚國訪古民邸
發豈懸趣塵埃空此身風行恩數數種食屢頻頻
吳楚他鄉外流湘久客間已知身若繫記惜成

債貧嘗有詩壇老倦攀窮猿難擇木怨鶴望迴仁
和我間中句俱來作者人步吟才勃牽聲詠忽崢嶸
説能聲喜端廣試問巡天資自有分野性雞雞馴
投老知何地此生休問天未須悲坎軻聊復寄蹁躚但
覺官如縛渾忘詩似禪不堪兒子誦敢望故人傳

舊作游梁倦今成去魯遲跳珠光錯落凍雨亂絲絲蕭
瑟在來酒悲涼別後詩洞庭歸雁在枉寄莫遲爲

既別晦庵復成二詩呈之近以同游善權不果臨

行縣其湖北道中詩一軸

既返山前棹還尋桃花杯雪飛如喚住鴈呼君催回金
瀨半篙綠石亭千樹梅貴孫陪李郭亦偲匪鄒枚
去始豐城劍還終大仰禪[illegible]縱横幾詩句摹寫
百山川竹使承流日蓬山促召年儀行亦何爲白首使
如遷

玉汝置酒招二十一丈同之鄙句奉呈

薄宦一雞肋飽霜雙鬢秋言成爾負郎[illegible]
已娩逢君俱追餘艶園石頭月其下走江湍[illegible]
常得句云可憐薄宦一雞肋負
月飽霜雙鬢久未能之云

貫丈用昂字韻作詩中有見及復用韻奉呈
徐謝二丈

人謂先生老詩壇近一郎其知文力健何有鬢毛霜白
料才非敵從今氣減狂同宗有徐謝我亦混窮壇[illegible]
[illegible]

呈叔勵和叔

吳楚山川隔塤篪笑語歡柳邊因積雪梅外坐餘寒痛
飲成病難愁孰可寛故非元與白全似又何難[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日呈金真沅陵師契

酒味雖云薄談鋒卻甚長過從未能數咫尺每相望幾
合乘氣出還嬉餡熱妨眉目書捲卷月晚坐移床

呈毛伯明李叔器

陰雨六三月倦遊天一隅故難同類我還獲歎猶吾不
惑防終萬無閑恐遂遙猶欣得師友可以慰羈孤

寄湯司諫

自發袁州使侵尋復暮春何人話安否[illegible]官路[illegible]
賞未歸客湘沅薄宦之何當一傾蓋青作白頭新

寄謝湯司諫二首

十往八九不敢好辭開緘悟指憂張示朋友問訊異寒溫豈
必待傾蓋何時真掃門絕勝東閣下布衆對公孫
章水清初漲梅花雪正飛不惟催我去似亦待公歸有
為能頻說高情真見幾男兒出處耳麟閣與漁磯

送湛挺之提幹白武林迎侍於侯官兼寄松山尉
曹為莊父二首

淳熙稿　卷七

太學聲名舊文昌薦墨珍鈐曹眾所訓慕府得嘉賓使
檄辭南楚娶輿發故閩春風遊行色有賦不妨新
未歷番君國先乘洳口船春波元甚駛順水豈勞牽我
去殆同道公行真若仙壺頭雖不遠不比馬文淵

寄吳吏部三首

挾眼翔翔經年尚為郎詔除應適日停播未遐方湘
之山連蜀酒之水接湘有懷雖晝夜其奈道途長
元日送朝天侵尋又一年無詩供得請有恨負嬋娟
屋蒼苔合芳洲杜若拳去留俱未遂兩鬢已蒼然

梅逐輕氷泮春從細草生孤山應最早假日想須行竹
閣思賢意菊泉招隱情冬溫歌鼓競使我驚鷗鷺

呈王平江二首

偉著之書履閣凝然荐承猶傳漢殿句豈羨章郎僕
泊姑餘閩道點定玉堂不惟資獻納政復用文章
先生白詞伯擧世孰詩人縱不藏人善慚無佳句新每
懷青眼舊應念白頭貧未拜沅湘楫蒸湘夜問津著初見公
柳屋州裝贈 有詩人之目已

淳熙稿　卷七

贈張次律司理三首

長沙有賢掾京兆出名門筆力前輩除功及後昆龍
門首加薦幕府舊彌敦看即飛騰去寧當更足論
及是凡幾此於今乃白頭殷勤家飯設緩與醫謀夫
子自為德時人何足憂諸家何所歷更有若人不
長沙今十日曾未及湘山舊疾病頻作方爐火自陰風
高知脫細兩念梅汪亂汗方兹始林園未還還

次韻師契詩中及賑災事

賢賦停勾赤閩倉醴詔黄舊唯優附郭近乃界諸鄉天
意終深仰人謀豈盡長要須梅雨歇伏放麥風涼

早出小莊門

閒適瀟灑下雖然仙佛存心期窮杖屨宿將成連與屐
起先僧磬達人盡起墟烟靄欣在望風露儘侵裾

夜賦二首

欲寐已成寤暫欣還作悲三更風雨聽四海友朋思揃
攬衣頻起挑燈鼠屢窺莫呼僮僕覺翻到自題詩
下上嚴瀨路往來夢舟何勝百篇詠不盡十年遊志
願終漁釣經溪邊鷗鷺海風慕唐漢高友得孫劉謂子产玄
其友遠秦子 進父子兄弟

二十六日同官相約選水餘蓄雨中先至偶成三
首

約客客來至尋詩詩偶生秋如鷺柳色迺未改荷聲漸
江湖趣悠悠鷗鷺盟意雖能浩蕩筆迺欠縱橫
此雨不易得有秋端可期微官如能飯餘事亦窮詩難
遂寸塲驅鵠深寂寂疑是身真已老何事此長羈

東文以回事入村歸而寄之三首

村村穫稻急僕僕路驢行别墅片時役好詩無數成羸
躯雖㢠出病眼待渠明落日斜猶抑涼風晚更生

屢雨不濡土涼風發已秋不知今歲事定獲幾分收日
羅每悚慮歲餘當遣之題詩處紙尾又以望雲頭
伯威和韋記祥符定交云爾蓄之次韻曾未及此
閒韻作二首後一首重寄伯山尚留太和伯威
詩乃去臘既望寓四月晦蓄始得之

前賢嗟不及夫子蓋其流海內聞詩熟言聞帳益投牢
曾同登廬慕雪阻高樓别似棠虞耳一年今半休
不作山王詠故園嵇阮流離淵失珍襲掾木悔窮叔子
句成江閣余悚限戍樓碧雲嗟暮合黃髮請歸休

别沈二弟

一别動五載此生能幾回其間何不有祇是恐生柔
病真疾矣君才盡勉哉要留還索去風雨更淮淮

呈逢宜子

歎息逢宜子頻為郡國賓人皆說才與我獨愛詞人避
近殊見淒涼半月書但能詩似鏡縱使贊如銀

昭禮書來告其行日再寄以詩

已執臨歧手仍道叙别書春絕知於厚何敢向君蹤江上
留殘歲宗中擬定居異為南北恨限天地一遂廬

自作

素仰儒先德業閒內翰〻齋 有說有□□如宜大

己節義著兒仍經行醇德年書附德落〻衆星陳

劉疑遠文石己决然成詩并懷伯瑞仲文叔駿

六首

我行過茗水公疾臥漳濱病處書傳鴈知聞與□神作

詩應更老比舊想增貧坐與江山鶴何緣伏枕類

諸子賛文士仍傳騏絕塵連床思聽雨狂簡疑吾黨尚

有交遊念書無歲月勤病什悶懷路應見老恭□

淳熙稿　卷七

呈楊淳子

眺過子雲居霜風柳未疎飄零五年別斷紀一行書空

否勞苦外詩編吟誦餘君寧老驥驥我已媿君金

呈公擇二首

背郭外數里深林灤瓖精廬於此建寓舍郎共開我

己成樓遁君能數往還故知交是我屋不與世情關

此地無此客若人吾故人論文皆意到出語見真情求

議作輕別且當留決句畦疏飲春雨小摘未妨頻

呈邦叔三首

前輩已云遠公身親見之老 以花風□未可哀時

學本日用文章先道辭從茲得爽步不復困多岐

瀏〻青層響悄〻蔚府香時於簿書暇樂是話言長攻

可畫遠夕興懷參與商平生事賢志炯〻未嘗忘

聽說桃川事遙虛意欲仙真成在人境無用有〻般〻

宅自何載賦詩凡幾篇揮毫儻毋斵圖貌定流傳

呈亦韓

寒食寒未歸清明清晚時花殘漱無迹柳細不勝垂即

淳熙稿　卷七

要須詩寫多貪頻酒支維魏友朋益更苦苦兄思

呈審知

晨出及未熟飯餘困就哉結交真有道致此不何堪靜

聽多聞益微吟佳句眺踈僊有新月當共影成〻

次韻和叔并呈叔魚

望〻男楚陽德〻兄弟思經行偶來過書極為成詩二

父已名世諸郎皆于辭誰云前輩遠未覺此風衰

呈令真魯山

有懷思故嶼茲地穹幽涽屋脊山 微見庭前樹莫添

收

當唯立壁扶杖秪巡簷深羨盧江宅登臨萬象慕

呈唐德輿曹府呈可久三首

白頭四海客青眼幾何人况復平生舊端殊數面親文
聲雖益振士薄亦何屯好在章江水聊堪濯世塵
前歲長安雪從公飲屢過放談成絕歎往往能知我
仕兔緣竹公行遊繞過相違雖是慰相別未如何
敬作沙隨問歸來安穩不二官成秦御溢意趣益參詩
篋猶堪倒錢囊不用思從二老忖日具扁舟

呈陳深父二首

浮興稿　卷七

相望僅一水相睽餘十年奇君何前亨數我已華顛老
至是共理窮來當益堅要深雪滿柱塵壁由此發
殺之剣番圍悠悠誰故人僧房半牢落湖水失前倫我
豈倚樓趨君真驚座陳何爲尋個倒相與盡情

呈晁舅祖叔

單行雖如祖年齡僅可兄經過得屢見文字有同盟門
戶當深責飢寒厭此生良農務穮蓑和不計秋成

呈許深父及之

右熟戎奪斯人無大名鬼飛看公入爲隋路余性行
俗有雪上加霜之諺今日之謂也三詩呈知縣契

文教授尊兄

歎我貧兼病當然上霜忍飢無異術炙背有奇方重
憶茅簷下還嗟楚水傍官曹貴踪闊詩病得商量
句野無格君詩文藝欣能霽冰霜苦未知瓶房寒有相絜歎暖無多
妙令誰敢有詩皆可歌暗中知沈謝灰重撥除

呈李思永

寶氣疑猶在諸公盛稱子得聞君姓名飄零方客路邂逅昔平生學

浮興稿　卷七

要精微辯文須子細評道林并嶽麓他日得經行

又

吳母叔奧鄧南秀相銘俞附故及之我

選墨綫盡遣行

呈家伯潜

坐自南軒后文仍二宋家泉源端有本玉立更無瑕僅
遂成三徑當從讀五車朋儕有如此未恨落長沙

伯潜方陞

致爾蓋餅子討飯說故家人方笑盤纏君乃不疵瑕序

叔異鄭南唐相
維治謝故及之

義重縞紵空言非笠車交思精絶處百鍊出枚似

呈劉子卿四首

南渡六十載況談元祐時故家無欲盡遺書兼雜文

字既多舛傳聞寧破疑唯公有源委萬材必

近喜周公相初傳薦士章非才孰君治興旨光故

圓異喬木句韵空食場彈冠與語綾吾

王氣東南盛汎風西北路往清稱

熟兒童聽性傳父祖書知公不二一

往自清江別于今近十年依僧聊避暑

悵不如昔公爭去過前政規明斷手明大已

別邢公昭文

適遠能忘別衡行敢憚泥野航初喚渡茅屋正啼雞

後妨梅苗風前對竹題因公動高興憶我舊幽棲

次韻周欽止送別

不見送將歸性闊遠別離身今成老大官豈計高卑蕭

飞己移酒使人還狂詩臨風三複能有恨落無涯

留別子肅子儀三首

度梅遵野徑夾樹啟籬門刹吠傳呼疾周旋色笑温

敢逃黃綬公寧卧白頭廟堂有北客人物想中州

行橐何輕重新詩得卷藏猶須與先集併為補山房更

欲詢言行持將益廢忘怒〻語難盡茫〻恨望長

留別徐季純

賤野風未到扁舟空屢經灘長石壁寺洲貌

祿頭空白新知服倡奇雖云遠離澗乜事厚

重別成父二首

畫室新偕隱持家又即淳可僑居不易還就食為謀司吾意

兩連朝暗江山千里道不能挽汝去歡樂

中原歸尚棘三墓久成燕未議增封樹先宜又寫便

頻嘗虎落將以護龍雛不用平安報惟封薊

送蔡叔廷海門尉瑞叔約同過湘西成別四首

寓舍我至晚官期君已催猶當載酒別共作訪山來雲

谷看題字風雲話昔聞樂山并樂水隨處一襟回

君歎父兄別我嗟朋友疎窮冬仍遠道異縣復離居僅

得追隨再何由懷抱攄因來湖外使為寄海邊書

楚岫新經雪湘江半露沙蕭蕭斷行鴈淅淅後棲鴉別
意渾相似詩成紙重來燕杯酒滿直恐鬢霜加
入自芝蘭室重之珠玉淵一官從草草萬卷本便便對
鏡平多壘闕郊關廢田尉曹庭事少賓友定誰延
留別徐斯遠時斯遠將赴朱晦菴之約三首
共有山林趣相期問學功一官重此去三逕幾時同我
鬢因詩白君顏非酒紅從遊縱有日竊恐負所攻
君質故甚美加之乃得師令名李君御何樣老人[illegible]
欲通名姓還愛李[illegible]遺何當[illegible]夷下與子共追隨

事變將兩萬身分若化千淒涼辭古寺辛苦問江船秋
得村村雨涼生樹樹蟬五哦五七字還約四三年
座中留別正之
已別還成往多君意甚真自非敦友好寧復見情親月
已秋中過雨如春暮頻臨分匪杯酒幽獨恐傷神
別趙信州
拍拍梔花水輕輕蓮葉舟生憎衝野馬失喜見沙鷗漫
浪端如此飢寒信有不來探懷玉蘊且訪九華幽
別趙叔
建無出右天下衆歸心　歲晚雪霜餘春餘梔李陰班
崇二卿貴椽落五溪深勿謂無回鴈郵傳可副音

別宗文
許日問何滞今果真遂行人生若飄泊歲事復崢嶸鶴
髮久[illegible]慈顏雖憐未成踏分再三語不為別離情
別馬莊甫
邂逅成深識飄然不作遲鵝湖書後約汭口騎能招奔
逸君識俊衮推我不卯[illegible]書甘寂寞破敵晉嫖姚
別楊謹仲

雞竹又雞籬沼荷還豐錢我來成佇立公為起高眠清
静子安宅扶珠陶今前三年渾易爾此別各蒼然

臣

恭校

淳熙稿卷八

副本

校

班

淳熙稿卷八

宋　趙蕃　撰

王鵬[illegible]

五言律詩

別季承

萬句眠食同悽惋路心留尚喜斯文在未憂吾道窮驚
湖全舊歷驚窮子新逢四海均同宇休言爲地中

○
○寄呈明叔

冷落清明節蕭疎班白翁不知春事盛但見綠陰重坐
卧書兼束陰晴啼鳥中年齡故爾似貧病亦應同

淳熙稿　又呈明叔　四　未

○
○

七十且強半數數日間不成悲向髮攬鏡愛青山五
斗難爲累千篇政不慳與君同甲子此事合相關

別近呈明叔

睛節甘忤俗子雲空解嘲紛紛多面友了了獨心交回
海數浮梗三年嗟繫匏語雖無幾日梅藥泛江初

又呈明叔

欲過江天闊出門如有方年間鴿碟碟還是雨浸浸放
意聞曹外閱心樂聽隱聽橋李退閣解政幽香

呈潘文叔二首

嶽寺分攜後郵亭邂逅時鳴鞭渾寔驛分韻木樨詩契
闊書忘蓋飄零鬢豈絲我歸寧偶爾君至忽於斯

富舍莓苔合春郊花草香忽逢寧叱料欲語未能長大
阮為勿藥阿連欣對牀嗟予更多感有弟各殊方

呈叔文諸公

村村迎湫水戶戶爇爐香何以救我穡但知呼彼蒼債
寬飢欲死聊穗腥而狂困極惟思睡詩來得助涼

和答蔡李戒送行

自坐還山計如同去魯情水風元不斷山月每同明試
問詩能和何如酒共傾吾家近京驛側耳聽車聲

蒼近有鄙句簡諸公而廣文先生尋以見貺盛意
自不可不答

居然自驚驥陋矣說玄黃章貴昔連地沉湘今一鄉談
端驚絕倒詩學味元長對月他詩句披風此日涼

再和諸公

宮故玄尚白山能青又黃蝦隅學蛮詠歎乃和漁鄉世
用有公等我才無日長盡醫休問闊回首易悲涼

簡黃子耕

不見吾叔度倏忽將六年林間迂子步江上望余船會
合信不易往來成屢愆孤山梅未老寄日訪三賢

簡李伯仁節甫

渌水忽再到清明無隔晨一翁方上府二季曲留賓詩
律歎仍舊鬢霜鬢漸新君家真李杜我乃愧黃陳

簡彥博

憶昨連郭往猶為解榻期古書鎖是正餘事劇娛嬉近
者問何闊懷哉我所思如聞穡稍畢當是入山時

簡元衡

鳩喚林深擁蛙鳴草亂科群生為疾癘首夏失清和謝
病遊故倦尊天問可何政須聞妙語一為洗煩痾

[redacted]

積雨剩收礎清陰畫滿亭驟乾無雨候忽動有風輕藥
裹長贏疾茶甌暫一醒故人纔咫尺顧見兀如局

[redacted]

簡伯王昆仲

雨勢忽已過雲峯空復生暫能祛暑病未足慰農情同
社推詩好今宵況月明三人非對影難弟與難兄

送父往富沙兼簡馬莊父二首
徐郎旣吳越王子又甌閩孰與還仍往惟餘病與貧尚
寒花有信欲盡雨催春子去寧閑抱余留獨損神
子過鉛山縣知名有尉曹談端抽繭絲文力壯波濤見
子心應識思渠首屢搔共為徐庾友而獨不能高送父赴
旨斷送支進而余獨掘焉
念欲春遊春旣暮矣而在伯微恙不近杯勺作小
詩代簡便呈沅陵何鄧二尉曹
屢有一杯約況今三月來屬君縷蘂裹而我欠詩材耗

塞稀紅藥慢坊勝綠苔絕時能出郭分韻與排初
〇[redacted]簡王進之
曉枕聞層瀏聞節立寺門宿醒連卯酒幽趣落無言山
色升寺濕梅花璧玉溫誰能此乘興風味昔人存
簡徐季益二首
野寺鐘鳴後溪橋雨合時杖藜能過我酌酒更論詩意
作忽忽別仍從得得則近知蹤問訊不那費懷思
好士今誰是憐才亦漫云詎須隨進士直擬慕徵君確
論終當有浮言斷莫聞兒曹與餘子錄錄更紛紛

簡王元宗
相望雨招提林深路不迷微軀敢高卧借屋且幽棲問
訊聊題句經過阻杖藜良由日日雨山徑亦成泥
簡斯遠
已辦入城府尚留緣雨陰相期着屐過空想掉頭吟子
故因貧出余寧數老侵鷄鶩滿臺閣麋鹿自山林
簡文顯
夢問周夫子端居又半春初無酒作息合有句如神桃
李已陳遊谿山問故人何能過茅舍談笑奏清真

簡全甫
衣宜思獨共當整想清言我掃庭前樹君遊江上軒有
詩頻共賦無酒與重論旣老公田秫仍孤老瓦盆
過周文顯所居
不謂於茲世而能有若人蔣羅為遠屋圃更漫娛身安
邑誰為令黔婁自了貧他時獨行傳端可並麒麟
喜見周司法和詩有贈仍用元韻
路絕嶺梅贈江搖沅芷春敢云傾蓋故喜甚誦詩新刀
筆非吾事文章可致身江陵法曹掾寧久滯斯人

至日與明叔逸遠及明叔之子淙孫飲

至日還爲客窮愁亦去年陰陽分升伏老社只推遷易險妾當度响濡無妄憐兒能壽翁酒不必問愚賢

過介庵舊宅

悠悠西州路慘慘日暮雲天不懋此老世孰張吾軍成都楊雄宅青山太白墳可憐車馬迹不如鷗鷺群

連日與邢伯言兄弟飲成四十字

江上風雖横林間月自新探變脅黑妙韵酒話情親原憨思衛日瓢寥視此身茶妨頻夕醉汚不污再酒醒

菊坡稿　卷八

雨中與公擇輩飲大醉既醒作此

今世一瓢撰數愁兩寂寥豈歌空耿耿彤雨况蕭蕭飲強真能醉詩成或當謹明朝對青鏡贊悲十分凋

與伯玉元衡大馨兄弟飲

何方應雨落此地秋涼生林酒偶相屬晤言聊叙情登樓念王粲從席想淵明鄉里無新故情親總弟兄

劉萬二弟置酒與八九兄同飲

毋憶踈詩卷何期共酒尊高樓子右雪孤寔我洞沉暮

帝風何以逸窮志日夜使之幾山水從之一乾坤

自荻浦過絕湖三首

二月風濤拙扁舟性命輕白頭高復接青眼遠山檻容予空懷怖漁家自樂生須謀一杯酒助我五言城

遠浪已搖目疾風仍打頭翻翻仰飛鳥矯捷羨輕鷗

有萬頃白舟楫一葉浮意行從泛泛吾道本悠悠

倚賴尊中酒枝梧卷裏詩貧嗟居不易境對語成危往行猶記欹風去不疑舟師笑相謂未有老人癡

三月八日發舟後作

誰知天所設津口望且遙青山壺白鷺立亂標

一月秋禁消寒歸道鈴復瀟瀟

寄呈沈判尚書之首

不代韓天子頻年刺兩州官崇古帝伯地重漢諸侯父老記蒙寧山川皆昔遊懸知里閭化不待教條修宰席猶虛位尚書合賜環進賢司技茹蹇去之無山詰命從天下延登指日間斷公爲大廈我亦會歡別

三月當知以余行有日置酒于智門寺後竹閣小亭時與者王彥博得知之徑彥章余之弟成父當知命以尊前失詩流爲貿入得流字書以呈之

林下有高興眼前無此流並遂邦迂入背佛野亭採綠竹依人[illegible]紅藥取意秋病多寬酒債別近耽離憂

讀東坡和陶詩

食已無餘事坡詩信手繙飄零落螢甚收拾更興瑞未易窮關鍵終能味語言向來陶謝並今日要重論

讀王有道詩

校書非隱遯遭亂偶棲遲坐日治安策暮年忠義詩空[illegible]

卷八

[illegible]

王璿王伯携酒見過二首

天熱有如此涼風安在哉書遙長日度客欠好懷開豹

五坊看竹蠅飛為掃楒欣然王氏子杖屐袖詩來

故園閩江左名家數建隆南遊新識內東里舊御中有句君真癖無詩我須窮更期風月夕相與課新功

二十四日一日作十詩李承同之既罷復書四十字呈李承

未盡不憂飢行之且賦詩相猶一天笑從謂為真癡末用追元白聊須效陸皮流傳君不媿附益我奚為

偶作二首

舊業已成揮還披御[illegible]衣乘除閩人事變化亦[illegible]機道路飄零久形容[illegible]壯非無徒[illegible]祿眷戀與故人違

往思從仕言歸盍賦歸世方[illegible]道身亦[illegible]危機[illegible]兄存松桂春山富[illegible]淵明[illegible]今是伯玉悟前非

卷八　九

[illegible]

[illegible]家所[illegible]殘安國詩

八上張公子詩輕萬戶侯駕車追熟路順水放輕舟花鳴鶯何遠藏山散莫收可人秋浦掾著力為寬搜

題三徑圖

憶在從春月曾看三徑圖隄雖尚京洛羇旅入江湖窮曰有安宅翛然忘故都人琴悵俱亡松菊孰充娛

題[illegible]所藏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畫

人必形模似良由意象高[illegible]山[illegible]得之遇酒飄陶之[illegible]

念三遷飄零悲二毛南征倦[illegible]志歸老舊遊嵩

寄呈壽岡先生二首

竹戶與松扉當年拜老龐鬢毛霜自滿文力鼎猶扛我
句何堪讀公詩舊所降寧聞曹與鄶可並楚之江

我愛清江郡端如屋上高掛冠推二老繼拔盛諸儒英
彩書難得 謁諡陳揮之舂 荊蠻病益羸飛黃去騰踏局趣效
款駒

三 詩寄[illegible]致政大夫先生

江夏高[illegible]句子[illegible]行[illegible]人[illegible]達[illegible]聯[illegible]

具祐

蒹葭[illegible]猶及老[illegible]訓人要[illegible]返原[illegible]一詞

八 向翰林去于今又四年琴書故間止草木想蒼然零
古音書曠飄零日月還禮加如下桐與盡散回船

投介庵先生并寄廬陵周侍郎四首

忽憶滄州去何心漢節持上書期得請勇退復奚疑用
金非吾事榮枯自被時疾風勁草見松柏歲寒知

二鄉辭郡日刺史先身年往事執已隨歸來碧巖全坐
今頹俗振未覺古人賢白鶴思高擧琵琶有意經 如明

書贈琵琶

松御曾作令使者復乘車風從問予原張山要我居詠
聲聞舊矣今日見歸歟秖恐功名事毋虧遠金諸
粗識詩中趣都憐筆下雖中流疑失檝遠擧慮催翰起
我七十病斯公九轉丹韓豪非所敢曾未到邪[illegible]

周愚鄉以二種先生李公擇黃魯直秦少游真迹
見示敬賦四十字

類李是吾師黃秦實翩之愛其吟可老得自貫領有
筍如是斯文不在茲因知適留意遺子以鑑基

[illegible]叔見鼓子郎外[illegible]覽武比

己今結歧送還能嘆[illegible]行[illegible]數刻[illegible]

奇 漫爾古今子與設酒之勿棄數落之自余支
蒼鵝舟湘西之明夕鄭仲琛吳穆夫周伯壽黎李
成共置酒于書院閣下追餞者邢廣聲王衡甫時
戊申仲秋七日

別 送還情親獨數君譜詩難爭和別酒渴飢融
溆江山根離群不忘相[illegible]約未可問知期

趨上饒道中

風[illegible]稽亭溪山進客舟登瑤[illegible]想聯[illegible]復坤[illegible]

月容氣旅氣寒不自[illegible]林鳥閑逸恨汝踽[illegible]

周愚卿暉甫御尊卿同丁丞年陳明叔見餞于去城之十里致嚴臺經夕乃別

林表楓能赤崖邊菊詎長別情俱慘淡風日倍淒涼爲鍾情極瑞由取友良頹然醒雜意和不累杯觴

李叔器方養源叔器之姪攜載酒餞余於思教亭

倦客理舟楫高情携酒肴有亭當水涯共步轉江皋我已乘流去渠猶佇立旁風前醉難倚月照皆頻搔

新淸道中

夜宿屋先曙征途未見日行路不骨心度覺知深俗雙目熟蹐怖此心垂堂不知戒家故之千金

宿分水

夜侘疑爲雨曉稍還見星謀閣成𢧵數聽乃冷[illegible]矣無不下況於高建瓴此行非絕遠楚粤自相因

舟行

下水復上水暮秋仍早秋所歸非去吏觸緒苦添愁未之風雅作謾于山水遊經營欲終日人謂我何求

江中

病眼仍湖路客中還病身他州今天默那故獨長[illegible]朔一愛果季鷹千里等扁舟同高蹈金馬亦沉淪

舟中讀子進昆仲西遊稿有懷其人作詩寄之

示成父第二首

君是三珠樹子非汚玉人水南留步武竹隱記風神往者兄同弟今爲越與秦細哦詩語妙如歎笑談真

李士今因有未闡居陶松猶無異操蘭蕙若同根試問臨風讀何如[illegible]酒論茲行著吾業獨揖向胡村

大作

水放輕舠直期快意[illegible]那知吾道蹇還値逆風麈空淵初憩棹淵洄竟倚篙三山信非遠弱水謾增勞

發[illegible]宿又豐約斯遠同謁梅翁先生

比夕昏佳月幾年無此期兢明戰蛾而我自龍庭夜作銀河陽明高王樹冠猶頌笑詠于以慰長思

發發

[illegible]唱高山高霧散逆夜[illegible]餘響遙晨章日光披風

近來返飲還思薰莊齋興鄉裡物色老病益清羸

放舟始作

扁舟落吾手遠役愴余心迹路經過數秋風日夜深青林向搖落白髮益侵尋呪説瀟湘去仍懷屈賈吟

〇〇[redacted]發小快閣下

開船風打頭聚棹水分流到處皆成客今年未識秋意哀吟蟋蟀聲苦亂颼颼村枕仍推枕誰知夢覺愁

次韻成父舟中

冬家日樣知理攜考遡趣耿肥鷹

涔淟稿　卷八　十四

驟雨今老江湖上愛日行老懶書

初五日晚雨欲篠舟大潭而舟行遲乃示成父

一雨晚來涼山長水又長尋詩貪嶼島沽酒説村場蕭瑟聽蓮夕飄流入異鄉對牀還昭語渾憶在山房

餘干放舟後作詩以病不飲故見之詩

月駛雲俱駛風恬浪亦恬濁如晝橫軸又似鏡開奩蠻箋鈞春已長年行不厭素氣同李賀止酒效陶潛

舟中病思三首

霜葉紅已病楓林黃亦屆行行行秋日滿路入新詩水繞非吾土風病不支乾坤一藍施吾事獨多奇

已見橫山塔蘭溪路不多青銅吾欠此竹葉索渠何貧病成騷役幽憂復放歌平生釣臺下老矣負漁蓑

日脚陰晴變船身坐卧俱溪山無入望霧放孰為娛路識長安近名非短尺圖無迷蔡誤盤且覓李鷹鱸

初到舒州

公平非不久淮地秋詢疎負販資它郡蕎麥塞舊劉近江猶若比窮擻復何如可議輕征戰仍聞轉輸

放食午作

涔淟稿　卷八　十五

放食須年倦田居樂轉逢春餘柳柘靜憐憐鷺鷀翻折竹深防船滿載苗新詩隨處寫舊事小勝

萬安道中二首

兩小亦潤道馬遲元自佳金章橘弄色玉面茶吐花初種菜蘐蘐禾效麻人生皆有理吾事獨無涯

離落未經霜林園尚吐芳豆花連豆角榴朵映榴芳搖落雖茲候數榮未爾妨我懷收柿栗物色自淒涼

將至鄱子

湖水冬猶在林烟晚更孤荒涼詩莫狀零落雁成圖

舊行路蕭蕭新鬚鬚不知造物意投老又何如

宣風市作

不誤晨霜白但驚濃霧黃過橋初有迹著木頃生光

怕寒如□殊勝雨兒妨爐薪仍酌酒一笑作烘堂

過□龍市早飯

霧令疑爲雨雲開復變晴梨花高柔盛柳樹弱枝□

曾□場遠逢墟旅飯營促晨王事起亭午野田行

題任溪舖

連日方程廣八朔可持衷顧能□□客方覺是□州

亭與禹

遂不遂閒時入亭復秋無扁知路滴聊得逍遙

飯淇橋舖

塊塊復雙堠晨雞仍午雞春風空浩浩客意只淒淒

我亦微祿言歸欠薄畦有懷無與共聊以命詩題

自荔支舖至楠木舖偶成書楠木

勿謂他邦陋深行亦或嘉林空聞落葉澗淺度枯槎□

食能支午勞歌不致嗟道邊惟驛舍山後有人家

夜過半村李商叟謂不可無所賦爲作唐律二首

舊竹茶山宅新松南澗墳聞風與識面老我及夫君

馬政長路哀鴻仍暮雲雖然當努力無乃奈復離群

諸子林間宅絜余溪上船還成一夕語宛似五年前

髮鬢新夢青燈讀近編黎明又當別相對欲忘眠

將至豫章

梓落歸雲底帆飛夕照間起予爲白社極目是西山

蕭新鬚鬚楓丹昔西顏炊遲飢已慣酒貴醉能慳

巳丘驛晚題二首

老驛□□昔宮曹出追勞閑門對風雨策杖看波濤

心疑狂態□前遠岸忽來雙白鷺控鼓久江皐

我代米三國霸廢自五溪歸飛慕□僞□鹿獨□□

忘□歌詩因訪古題是身其老矣南北更東西

綠蘿道中

人間白馬渡世外綠蘿山水入舟何處人危境故關□

呼屢落膠應接一怡顏更擬桃川路明朝得意攀

宿野人家

凜若將崩石狂哉既倒流詩危欠好語日晚徧安投跨

我行何苦嗟渠戍未休田居與宮籍供坐有□

宿藍舍寺

頭斷仍分桂林〔illegible〕吏著行畏人嫌俗駕留客得僧房

記年何古（梁題云景福二年造 和元祐十二年）吾家句亦香（寺有趙清獻知虎川趙詩召唐）

（時與周茂叔唱和之刻）茲行經寺五於此獨難忘

遊浮洲寺

久客渾忘賴群山得細看身如悟浮沒詩害助波瀾

象觀殊說作鐘懷叛千（寺之何羅漢殿周武閣清本 殊丐偽男武易年中所轉）乘

以空杜麗芝嶺鐘林鐘

宿彭湖寺（懷斯遠 遠迪）

穴山崖浸庭中桂樹蒼聯衡珠飛謁拾〔illegible〕

承宮道哦詩繞偶癖曠懷思我友淋漓〔illegible〕支部

過心陟山高至曲睹寺

自應雨晚晴真是晴猶經水曲折方得寺紆縈

喚聲何好雲歸迹鼓經青山能見導破衲可無迎

早飯天明寺因題

晨起渾疑晚山晴尚踏泥花邊花鴨卧竹裏竹雞啼

暫欣逢寺命車仍杖藜松篁猶有徑桃李得無蹊

投宿龍溪寺夜行迷道者久之

辨龍溪宿寧知爲路迂林光收瑣碎山月失須臾

紿雖田父歸尤仍〔illegible〕天但知尋野寺不擬問官途

將至信州二首

長年過百艱十步九逢灘龍湫平淵窗靈山列岫寒危

風輪飯薄絲給晚衣單獨抱高深意知音誰爲彈

溪日照人明溪風著鬢清一生長是客半日記留程

水浮梁貼青林古塔擎雖然異鄉國聊爾寄歸情

漁門舟行中

〔illegible〕畫可投水歸湖漸洲連潟嵐樓佳 振鷺日優游

微孫華岸地頭鼓生尻幾近時〔illegible〕囊收

從風

漲潮知山乘風失所灘窮逢雖粗耐悍昵敢慷慨

漁家迴雁哀江渚寒怪來詩語瘦良久酒林寬

風止早行

側枕聽風吹撑篷避雨絲不忘拔敗帙何暇問朝炊

靜川無迹雲行山不移自知非畫手將戲一時詩

途中見耕者

雨來收腳宿耕初起頭腳茲一日力慰此年年秋長

歷筧處還家恐借牛未須論晉蓄端爾待來年

松橋道門二首

屢起瞻雲物頻成聽雨聲與憂删所歷誠謂曉當晴一水

通高下千山雜晴明逢人問前路為報已堪行

晏穩侵晨發杭橋薄暮休山窮多石峙溪淺亂川流

性母猿鳥跡心逐鶩鷗時平從路險吾在豈人謀

玉田道中

雨霽雲移樹批崖水暗橋殷勤勸耕鳥苦趣煙然晨

人忘遠泥行馬不驕哦詩殊有味造語未妨遲

過分水嶺三首

激風伏疾山霞日易乞林欣補奸恐彭漫飄飄今

夷多感對孤真欲愁無為尚綿綿當社念衣裘

歷閱山險空去蜀道雖有泉皆瀑布無路不紆盤酒

蓬愁難破詩成難為縱樂頭唯見日何處是長安

下七盤嶺

路絕疑無地山窮復有天林園更田畝雞犬亦人烟

右名疆界南中勢接連周書信無外禹別自何年

宿永福院

白塔聽青林聞聞谷鳥音行餘四四顧風至一披襟

日春遊當勞□□景沈眷馬聊稅駕老矣盍抽簪

早過興福寺

謁家因過寺興東且借驢晴嵐四填擁我意一何殊

勸菜蔬飲身能痛痛扶寧堪久居此易日遂歸與

過水寺二首

步向溪南寺行尋白社徐秋言猶作客不悟已還居

逸詩無意富軒竹未疎掛包斷興日我欲擬其餘

見南溪泛一看洞府家徑荒衡暮老林靜起棲鷄貴

何其寂相寂漫自加度歸已幕葉漁火在圓汝

廣平許次孫子蕭墅間韻

尋風所歷山程行苦餘桂禁秋勝馥蓮勃早吹汝

尚俄成久飛騰已向斜異時如問隱此地亦吾家

重陽日

僕夫催蓍食客子歎蕭晨青峰如迎客黃花似笑人

思空脉脉何日罷踆踆未慕龍山達深懷靖節真

歸途馬上二首

兀兀真成去悠悠莫自然陽光施德惠風力靈威嚴不

特救滲陽地同扶頹弊山林從爾老歲月豈余淹

赤葉江南少艷花秋後開禾場皆築稭茅屋半蓋茨住
日見童樂背人鷗鳥猜歸心已飄忽擬影顧雙細

早行五首

簡邁不待曉昔歸何苦稽掛帆欣暫達漭險慘深探拭
問危行水何如穩枝蘇梅花好詞護春事有端倪
萬石湖南落楊林湖水濃不勝搖櫓撥篙欲使風翁
巖墻處悠悠鴆毒眈頸能愧汝鷗數可傲征帆
金催東擺候月不待雞始鳥星氣野騁已霧寒浮峯
金鼓側維繫也擊蹄任可數道路無為厭苦藜

屋雖知近麓林目無暇灘傾驚枕仄露下覺衾寒步
愁無那舟人語未闌溪今夜泊須酒慰艱難
冷月掛林高溪行屋著篙不令鷺水宿頻覺還難就
趣令成熟吾生毋乃勞何能永謝去官專水與操

早發建德

雨霧連晴霧山行近水行悠悠戍小駐後後又前征恣
處衝煙泊誰家起晚耕詩材動鄉邑點檢欠經營

陰興城外作

風動雲依月相鳴鷗避船秋清生既夕容意怯幽眠響

兩江行馭疏人事牽府公仍仲癖白屋定誰賢

問宿

川原泥滑汰山積石巖踈經歷雖云惡驄驅不暇徐遊
炎詢野告對宿秋村墟薄暮須安止平明議所如

夜宿小楊

後問何村泊人詢底處船凶年無善俗永夜少安眠
有多年被猶無舊物纏未應能救累琵縮自成然

秋陂道中三首

小鍾雖野并水底出村墟山在空濛裏路經崩缺餘

土方白比陂連春栗郊麥林間翻飛翔得自如
丑水通流水前陂妻後陂農夫秋馬歇客子竹輿危
土真聊爾百難誰使之不能甦創在猶復強裁詩
雨止鳩頻喚雨來鳩輕得秋襟推燥燥望極更冥冥
興亭林破斗行白水經津遠峻嶺在便擬午鐘聽

投宿湘東

霧雨雖炊烟山巔復樹巔初疑但紛若有聽忽驚然立
為消題壁衝鷗喚渡船幕星亂鴉外且及暮鴉前

晨起行業

譚上蕩齋能合菜木肥相雖無肉食較免病年飢
歲鮭三九何時腰十圍試評能自照孰愈無勝衣
安福界上遠山之巔樵者頗衆而山色如墨蓋燒
餘也路逢村婦攜籃者數輩問之云採野菜去
日上野燒沒雲端樵路分猿猱同矯矯斤斧競紛紛木
婦能供餉攜籃更採芹田桑雖未動耕事亦云勤
夙約簽判丈運屬丈同遊客於玉田比出郊聞
丈已先行及抵所期二丈元未到也因成此四
字呈曰凡民有罍醵甚盛且臨官道云

起不為晚所期宜如言嶺上下復道手皷壯
酴醾架頻儲玉雪堆賭贈殊莫及歌情屢裴徊
初四日同諸公飲餞共叔于株林明日再生之
為置飯歸途賦此寄之
一別定不免重來聊見情敘敘置剌飯憤憤困餘醒
令知何日升沉愁與情程毋忘尺書寄慰此寸心傾
贈顏文昺子明用孫從之韻
殺風驅蝶夢驟雨濕天獻剝啄攜詩過丁寧寄語甚
上宮賢勛閣侍中貂試問龜藏櫝何如鶴唳霄

湖門贈劉二弟蕃呈伯琉昆仲二首
人窮稱吾弟史蹤愧老兄別來書更數村見眼增明行
李雖未羨賢能更到家春已動政可及農耕
洛又窮歲漂零悲此生詩才元自富日近轉銷聲氣
會未可必離懷空作驚平生頑交意為我謝諸兄
贈劉子卿時劉將赴官鎮江併以道別三首
府江寧日校書元祐時堂堂公可作岌岌我何堪
人門冠而淹管庫卑開長且顧問誰與薦天墀
龜頻臨孔林園壞言成遂別何意復來同

新思勉詩柱坐盡闡京口酒準擬醉孤蓬
友同信道坐詩終死窮眼中峰復有地下小難同
西州路愁劉北固鴻並游懷伯厚還憑尺書通
於袁州報伯厚
情過與余言此
贈別鄒君昆仲
湖北湖南路俱行不憚疲難追嫌須意姑慰倚門思
才華取君家孝友甚更能知我友相與切磋為
用思叔韻贈通神郎翁思明
君衣巾自稀多阻醉要知名下士肯取卷中詩書

山居之況辰溪誰可知道祚定何物最致孔方疑

盧誼伯宜之見過要斯遠同賦以贈二首

近別溪山郡忽過風雨村濁醪成共把佳句得深論舊情存新題複到先從今將還往專只問寒暄

君本因多勝吾州亦可憐卜居雖匪舊取友不妨新言從堪寓溪亭更可人[illegible]莫嫌鵝鴨慣最喜鷺鷗馴

再見王進之[illegible]即有岳鄂之行贈之四首

吹猶湖外君行返漢中垂雖從此異邂逅在茲同旨念曾識於所適性來頻重深感發成違

別日故已久須言□□寒溫一勞苦身世兩蹉跎之須當勉其餘莫問他青衫雖已矣吾輩合如何

乖見雖云喜語離仍復悲未知今日別還是幾年期西方頻日波濤絕壯時長途久已迫苦語遂成詩

君髮未可白親顏元自紅肯甘知有子婚嫁趣成翁世豈無高義途寧歎久窮但當言計拙不可怨詩工

淳熙稿卷九

宋　趙蕃　撰

五言律詩

讀東湖集二首

世競江西派人吟老杜詩五言真有律徐稚是吾師不但時相似還能猛出奇平生誤學處深恐不能醫

衛爾破孤悶讀之惟恐殘行間雖舊熟句外得新看不淺平生學悲知欲到難□□卒復冇還故疑寒

移居蕭安道

其韻□□

立春今幾日物色已全非老人扶柳芳殘樹樹杏自山人居落莫愁鳥無值總是天涯客何傷歲且來

贈筆

管城封已矣少室價難高外作蕭萬表中漸去病蠶縱橫才適用脫君已陳勞自分當頻棄如屬謂不遭

筆答

於毛知不免受縛數何窮屢沐雖蒙賜披心每盡忠憤然戎聽對老矣嘆頭童醉素今安在歸眞託此公

宋行中雁叔以其先兄時中通拘窮業借觀歸之

古寺秋風客難兄昔日詩人間非舊識地下有新知爲
祿歸難早知窮計已遲因聲語吾弟吾亦類渠癡

錄去冬舟行詩一編呈陳丞并作四十字致見而
不欺之恨

舊誦流傳句今逢咨整丞不除湖海氣何息簿書忙
塵期相對歸車顧已乘并當試漫汲誠壯敢輕登

題董倚玉光亭

山無古今異亭有廢興因地迥輪蹄隔宮閑魚鳥馴作
碑還屋壁老柳困樵斵浪涵論文處重來感歎頻

過叔文園亭題於竹上

一亭幽入徑萬竹上參天我欲咸閒詠君能共醉眠清
風誰爲起宿雨畫猶懸莫厭此物累營然非自然

邢氏園池上作

可意于茲夕乃能來此風稻畦初吹蛤草岸已鳴蟲三
徑思茅屋歸程憶釣筒淵明寧隱者曾望豈源宥

遊妙香院

說似梅花寺逢人舉舊題山門枕古磴閣檻枕清溪三
老催人去孤筇得暫攜雁峯仍不遠瘦熟未能躋

奠萬安要平題知津閣

勢並江磯起簷因佛屋高青羅一縈帶石黛四周遭謂
我其留句誰知老不豪楚來還亟去豈亦病滔滔

游彰法寺登擢秀閣詩以行

四海擢秀閣茲辰彰法游名隨寺俱徙地入道家流嘗
喜黃詩在仍容墨本求從今茅屋底自有晩山幽

留題鄭氏亭

昔到曾消日茲來待晌茶林深鶯吹天路曲轉脩蛇雲
容自不惡教兒仍足誰半因知可買欲種稻平爪

棟舊

千林獨自綠一樹獨能紅午露全枝外夕陽將墮中莫
誰能自獨詩我故人工物色淒涼甚衰回繁詠同

詠智門寺前古樹

愛此山中木真能閱盛衰近從吾祖日遠至逝孫時往
々多攀折堂々獨保持何殊孔明柏但乏少陵詩

題梅山

望覺林巒合行知隴畝分轉亭橋跨壑入寺閣連雲新
水僮奴事經禪長少勤令人生愛敬何止息塵氛

詠武安山塔

矗〻南山塔、亭〻古邑標、閑遊餘積歲、宿憶清宵失

出見 知天近、層分見木彫、未須輪犢健、直欲便飄搖、

再登愚鄕無盡藏時乙重修

涼風簷外入、皎月座中流、白首無新句、青山非舊樓、一

杯寧惜醉、萬事入搔頭、勿向欄干拍、恐驚江上鷗、

吉木落霞亭觀程運使邱孟留題作

倦客扁舟泊、危亭落照微、餘霞信伽綺、狄鷺更齊飛、感

歎昔所作、傳聞今則非、江山有如此、風俗恚應違、

書買江天閣壁

随壹瀛壺擅、陵谷湖海豪、飄〻風欲舉、凜〻雪爭高、飛

界自無極、畫闌空復勞、未須驚白髮、聊得湛春醪

戒父弟作書室於山前、樂余舊名堂曰青鏡、以榜

之、其旁一寓政直瑞峯、取曾大父留題之句、榜曰

霞臝賦詩二首

士斷既已久、非人誰復論、莫嗟前輩遠、尚有束書存、未

免文科事、猶須素業尊、悵余今白首、寧復振吾門、

避地初尚走、吾家住瑞峯、當門有遺刻、一代仰高蹤、

根煙霞隔、忽欣窓戶逢、眼明聊隱几、延佇免扶笻、

書方伯謨窓閣

問此林間屋、何年所築成、開窓山自入、遶屋水長鳴、可

靜青書眼、如麥塚句聲、白雲原上宅、比病歎堪兄、

題乾明庵

誰結道人廬、前臨傅士湖、或云博平羅王粟晉人、今變港王氏其裔也、名非

寘荒李官是、避秦廬隱德、雖無述、清風不可渝、荒白

孫子往往混樵魚

俞存樓破齋

士憂不知農、既學思亦然、一年農作計、十稔圃收功、四

業獨兼重、九經哉中、勉哉期歲晚、禹稷與顏同、

無盡藏境界

窮嶷磯頭路、參差木末簷、剩嵐變明晦、晚照出濃纖、舊

日詩故好、新來才更添、嗟余已衰薄、彈壓不踩厭、

題劉正之所得綿州摹本畫鷹

姿態何雄傑、盤拏更崛奇、曾聞左綿畫、舊熟少陵詩、說

似殊方寄、迷容老眼窺、君手連收卷、燕雀恐驚疑、

隱山寺梁昭明題額

纔

山深不知暑五月冷如氷寂寞前朝寺風流帝子能田
荒臺野水樹老半枯藤不盡懷人興鐘樓日暮登

寄題公宜簿舍懷古閣為劉公度賦

雖云閣主簿曷日顧能閣因勝白雲句遂追千古遠功
名當蔡蘭事業亦希顏易地能司道高山俯仰間

覓塵氏庵

祇知嬾漱溢何意落埼嶇問路因居者褰裳媿僕夫物
曾憐阮籍泣豈外楊朱不費幽尋勝寧思捷徑趨

與契兄

因懷碧玉丈發興青林端要盡深幽趣源意下上難泉
層巖㘭絕松韻高寒久作廬山別疑從夢境看

與契兄相遇於鄱陽同遊薦福寺

佛寺成遊俗道宮還以休摩挲湯餅腹嚥漱乳花甌愛
此當詹趣同為解帶留不惟紓我暇聊亦散吾憂

同成父逸遠自桃花遊龜峯二首

杖策入龜峯行穿數里松殿依山立壁門運石成蹤藥
有仙靈異僧纔粥飯供青冥誰為斷衰老奈何攻道傍杜上
有聽蓋二舊聞
石揆參苗云

漪森出龜峯何嬾細雨衝遊遊方閉戶溪頭正鳴鐘客
意冷如水詩情衰似蛩更思眠借榻終夕聽淙淙

遊吉祥寺

寒深朝未定暖翠晚能佳不飲青帘酒來尋古寺茶連
枝空綠竹獨木漫桃花理沒聰明水淒涼六一家

遊太平寺

一水縈紆渡千松夾下栽童師空有塔皖伯已無祀不
為尋山至那因問江來茶香從汝供詩味遣誰陪

遊弋江廣教寺

在昔鴻漸定五年東野詩兩賢雖可象二士豈能追泪
泉鳴谷寺〻竹〻埤平生志獨往晚歲敢華期

題東臺寺

日日東臺寺今晨一葦杭不關公事了政以病軀妨大
士遷居夢寒爐將聖香世人空自異吾道本何方

假宿緇持寺從僧如應借讀高僧詩法欽所編無
為予所敘者

攜衾林下寺借讀碧雲詞適迥月資句林疎風起悲生
平故眈此生久覺忘疲造請非吾事幽期不在茲

蓮蕩
舟泛越溪悲梯攀王井危何如游成映更有緑相歡不
作騷人恨頻成謝客詩釣船知許坐蓑笠不辭披

題白龍洞三首 有河在常山賁郵有分叔良留題

猶除初灘□出谷重瀉々驟或鳴琴瑟幽疑雜佩環聲
經不載隆飄飲合居頹借問龍君事異辭紛莫删
遭竹依奇石清流照古梅那知道傍舍遼絶眼中來
禪巾衝雨深防屐又尋苔病來無脚力一為上崔嵬
昔行□此凡留題即鄒魯中具種雲壑下跡如
在千秋□□送江西使我登臨處依々獨杖藜

淳熙稿　卷九　八

王巖二首 有序

二十一日以時雨後解舟三山沿溪過招真元真寓焉因謂之王巖之傍為徐巖徐巖之傍又有射虎巖道士乃言曰王巖樣樣甚多僕猶未嘗見之徐巖屬居民家蓋可覓而居也

夜入王巖觀真同久客回望松知釣寵舉燈識崔嵬有
客成幽屏談詩記昔來暫遊還欲別欲去重徘徊
瀑落松搖雨飛流谷墜泉畫圖難爲貌詩語易流傳射

虎石雖沒説猿童漫韻徐巖蓋可置差池久褒錢

李通判休日約僚屬追凉於淨因已復酌於芙蓉
館既題名于寺之壁爲賦唐律

野寺依林末官園帶芰荷飯蔬朝共集尊酒晚成過歳
月記存勝禮容寬俗奇公能數傾倒我得慰蹉跎

題飛霞亭

處處江邊閣悠悠客子詩欲知歳不與誰取影□□風
雨凄其作江山爲爾奇倚渠不解語有恨莫能知 作此

閔東湖集宗忠簡公嘗爲到寫而無□故前輩過此公之詩而名益彰知律者將汝公之句而著

淳熙稿　卷九　九

□有可□也

謁孺子祠二首

務劍西都類宰知此一時忠邪爭憤嫉基業具□□宜
回意五畝哀哉逢百罹嚴陵亦同趣始盛及終衰
潛德固宜祀高文寧可埋淒涼危像設漬蝕半莓苔
爾前猷貴空令見者哀欲言寧我聽不立謾徘徊

避雨入總持寺謁澹臺子羽墓

瀕湖有幽寺避雨適來過更役毋庸還幽尋亦得多
祠真號持舌墓絶微訛色傳森奇畫龜趺再稚歌

閣

慈恩

山骨何時鑿泉泓幾許深猶鄉山時供教養百年心爪

可栽蓮賣傍宜引竹林勿云[illegible]草木于以助徽音 山谷後真

詩有分甘念毋慈之句州吾有以慈名者故云

閣十三丈約同萬三丈入青原山賦詩五首[illegible]乙

行

渡江不待夠勝十約山行夢境故常在重來午[illegible]又

成暮霧掃何日野田耕要尚恩公問燈明石嫩撒

有見匪山之所聞非市聲思公嚴有塔釣士[illegible]無名兀

兀故林[illegible]悠悠流俗情經禪雖未暇雅教念餘生

疑子君先喚藍輿我後追聞鐘疑寺直見塔上林移日

起猶思睡衝寒故覺飢山遊定何得飯飽細吟詩

蕭散得終日驅馳難久居藏癡穩房竹抛食引游魚問

話僧尋蜀多茶椀似盧主人佛事外游戲亦多餘

游山志樸被喚渡已無航隔岸初更動緣沙數里長大

呼空巫疾小立更微茫莫遣眠鷗覺笑人朝夕忙

同臨湘尉曹呂孟卿登岳陽樓二首

地已蕭旬住樓孤百尺登誰與同我適故爾待君曾韓

杜愁來讀西南樂得用仲春新雨霽山遠水波與

草沒重湖路帆孤一葉舟飄風來復斷涼雨落還收停

目窮天末題詩欠筆頭登臨有如此好在岳陽樓

自九度至衡岳呈同遊潘文叔二首

犖确深因石颼飀半以松秋難添老歎老木怯秋容通

日朱張句當年韓杜蹤辭工欠詩本理到倚談鋒

衡岳文公寺南昌梅福官意馳雖若近身到每疑難往

未陳鳴湯集欣欣鮮鞋未須論契闊聊復話圍欒

送材一叔江西漕赴石三首

內叙皇華使江湖得小寬見留儒雅錄側絕惠文彈內

外有輕重言行無易難春秋發者責傾耳向長安

聖剌興調政賊子有私爭盜賊何多報邊防乃弛謀猶

良宜擇守績政合交修據此言無路公今近冕旒

我拜江西檄公乘使者車飛騰今已去留落又何如誰

敢懷離潤惟思讀詔除九州期大庇寒獨愛吾廬

奉送達之秘郎還豫章覲庭

吾友不藏善相逢過所聞政茲欣再見忽爾歎離群琴

子名場事窮行聖處勲相期在白首勿漫躡青雲

感懷

無聞真已矣曷不遂歸哉試問惠文治何如三徑閒人

喚曹是馬夢覺蟻安槐得喪吾知已詎須呼去來

佳客與涼風俱來破蘊隆風流自江左材秀入湘中未

暇嗟渠屈端知慰我窮囊錢欺元叔斗酒羨無功

送常寧吳尉并屬寄聲吳交代尉氏行余亦行追

作此詩與之

我有棄官役而君亦解舟飛騰今有路憔悴不同𦘦蒂

早晉簿對叔書行枝離同年若同答好為詰紛繁尉𥁕日

也

送王元宗赴建德尉

雁斷行連雨梧乾葉隕風悲涼今日別邂逅幾時同未

路多淳梗吾生其轉蓬青衫溧陽尉不歎孟郊窮

寄送周子中監丞赴舒州二首

引嫌初補外懷綬復頻年自得山水勝定由仙佛緣往

游成舊矣有夢尚依然六字今誰嗣留題乞我傳

欲問淮南米皆云歲不登疲羸不難活摩撫政須能出

使荒田闢無勞鑄鐵增素書寧敢寄善語未宜憎

送趙成都五首

蜀道當諸帥維城孰愈公夷陵護江左斜谷顧關中去

敵心財虎南蠻勢蟻遮守攻雖有異鎮撫不妨同

不但元戎貴仍兼制使雄沈深天與度簡致學成功人

士薰陶內兵民教訓中詎應先鄧艾寧復後文翁

甫也曾依武君乎豈見強沈然幾大隱坦率異真狂此

去不易得遺風今未亡經過下巖肆好覓浣花堂

去別沮江里可無書數行經過連鄂岳留滯陽沈湘澈

白孤鴻送惱恨一葦杭有懷春水闊無奈暮雲今

江嶺驛新錄永須想舊州向來欣御李今日悵似劉有

炙恐爨肌無才稱拔尤深知敢義負不假採薪樵

劉茂實赴省袖詩卷舊贈見過求送行詩用韻

發日已後茂高交仍老成貫通雖七略陶冶異長城君學

刺史作時聖世患才少忠言繇主明平生換眼者得儁每知

名

追路送誠齋到灘頭驛

樹樹春花卓田田秀麥滋雖持玉節貴不廢等與詩送

送寂辭達垂離故在茲無嗔白頭舊一見有深知

初

書灘頭驛

閉戶只書癡邪行初有詩羣深千頃嶠烟迴幾茅茨
作衣添袷炊遲晝不飢舊題看好在重是一春期

送李袁州汎舟入浙

晦庵無處著逐客又吳淞載月初尋梓香山不穩鄰聽
渠猿鶴怨心害鷺鷗盟遙想題詩處楓橋半夜鐘

送李元藻入浙三首

制策登科士多因行卷知至今傳不朽猶或訝能詩辟
置仍於取山林亦間遺莫嗟今古異窮達豈人爲

漢廣永才路嚴徐出上書封猶辱徒步舂已待公車令
世界弦歌夫君欲振裾雖然寧有限或者爲吹噓
我作長沙客諸公多與遊聞風亦云舊識面後無由忽
辱高軒過仍蒙古句投偶從傍舍去不辦小淹留

送信豐詹丞并寄贑陳丞二首

此地已窮域更來惶恐灘家聲訶學舊勇退急流難使
者嚴霜尚書禮數寬聽說丞皆督也勝尉酸寒
君見陳夫子憑知問我能江鷗慣眠草野鹿怯逢矰知
首同疾首折肱懷曲肱搞家能有弟託死豈無朋

送王子尊赴衡陽丞

王郎奴人物獨步向江東昔尉既不辭今丞寧肯龔均
依舊衡國忽去馬牛風清絕官曹外何年著我同

送趙詠道遂侍親簡然道昆仲

既見章江水重逢懷玉山忽忽成覆蹴草草僅荊班還
想獻觴後應多對雨閒期君好兄弟並譽古人間

寄晦庵二首

道大從與才難聖所嘆浮雲雖暫掩寶氣不終韜走
卒稱司馬蒼生起謝安縱無臨賀送當有翰林知

與聽書何壯擎天志未摧竟成一蹙足有萬千回感
與能無可憂時讒集林江湖嗟屢投巾履阻頻陪

寄趙元郡并屬元默三首

憶在袁州見曾追瀟絲詩臨川得再面近作東相貽我
老已成退君才真爾奇縱能連日語聊慰積年思
撫信元相近年離乃爾賒何堪落湖外動即阻天涯嘆
我千微祿期君豈故家文科須中早學力更功加
默也未識面向來曾子書由來幾兄弟絕嘆每無蹤見
說長沙驛猶遲古寺東蓋池今耳矣佇立又何如

寄韓李蕭二首

怕到看經院愁登擬峴臺人言已仙佛我意祇悲哀池
道誰人付陵陽有後來敖門期一見投刺只空回
近與李商叟共談韓李蕭舊趣餘翰墨幽奇樂簞瓢間
友多寘漠頌君慰寂寥云胡又相厭於此亦何聊

代書寄襄陽令于去非

未往豐城縣尋君總不遭如聞漢鬼緝已復用牛刀才
當多暇迹邅庭簡吏曹莫由同古訪尚擬見詩豪

寄俞叔奇文二首

不見俞工部經今兩暮春遙知磬湖上不厭究茗須佳
句能名心浮雲豈絆身為貪煙雨勝聊復駕柴車輪
飲我長安酒歌公亦好詩試思猶宿昔忽念已星池要
識林園好何由杖履隨有時觀叙夢奇復嘆吾衰

代書寄劉伯瑞仲文叔驥二首

每憶分攜地瀟湘綠遍春于今懷想處碧雲暗迷津但
有乖離數何由宿昔親附書書復懶君自識吾真
難兄兩別駕難弟一參軍從仕信多譽傳家仍茂之呀
余空白髮期子在青雲寂寞題詩罷林扉日半曛

代書寄俞玉汝

送弟來淮遠懷人楚驛長素書慵寫得白髮漫相望再
見知何日孤懷只自傷春風桃李徑流淚不成行舒州之感

寄懷趙南紀二首

聞道君先我論文我愧君長沙屢傾蓋懷玉悵離群怪
底書多枉情知義薄雲金蘭雖其篤囊石頓暌分
月別匡廬去名山不再逢圖看白鹿洞詩詠紫霄峰泉
名難名狀煙雲幾許重巾車君儻命襆被我斯從

寄梁從善子昌道州

為說舂陵郡全如石作州胸中飽卯盤筆下剖琳球遙
想竄靡麻多能嘉落收平生有餘嗜安得致林幽

張王臣貺詩語翰遂行次韻寄之

書貴在瘦硬詩須成管絃典型君尚有老至我加年早
作諸侯客遠勞從事賢見來元不款別去忽何邊

寄懷大愍兄弟叔文老丈兼寓三王叔姪二首

聽雨便階竹歸艎入檻荷天晴龜曝背人靜鳥吟柯挾
冊弟兄對煮茶賓客過居閒有此樂余乃事奔波

令代河南客當年吏部孫青纏餘翰墨白髮念田園遯
迹成相識飄零忽重論三王如見問寄謝勿辭煩

九月一日晨起風物淒然不勝懷遠之思作五首

寄和父憨中併煩轉致湖池二州也

作別已半百得書無二三飄零各天外握落共江南此
去仍加遠相思轉不堪懷哉對床約老矣折腰逝
節佳重九風急授衣初茱萸年齡邁楓欅夜踈
題儀遠句頻屢寄來書慈子能思我申兒更憶渠
秋氣故悲哉連陰況不開黃花九日近白髮數莖催山

際擎新塔江邊峙舊臺擾看雲日暮安得雁同來
姨母比苦脞淡秋今若何音書君定寄離苦我何多
思文琉燈𢗃想韻和何能俱款集未厭數經過
秋涌新為別秋風闕寄書雖然聲問闊未覺夢魂踈杜
牧登臨後宛陵吟詠餘三冬如有暇五字不妨摅

重陽前一日同成父二兒遊新庵

細雨不濕路薄雲空礙山窮居嫌局趣乘興偶躋攀並
水楓初落懸崖竹未斑清遊了無累短句不須刪

口
誤

楊謹仲和以三詩見貽次韻六首

江南秋得閏草木向遲凋正性失松檜群生同艾蕭漂
流又舟楫隱約念蓴瓢賸暑猶須爲誰能遠致韶
去年攜一識何意復茲行隱野全依郭幽居亦占明萬
金真國士十室邇鄉評渙剖誰綿蕝且微齊魯生
功名誤黑頭晚臥此山幽落拓揚執戟浮沉馬少遊豆
鋤千里駿烟草五湖鷗早晚相從去高深日縱搜
病身艱難強努華鬢易凋壯懷餘訪李老習蚓同蕭久
已思拋笏悠哉盍泛歟東遊穴探禹西上石窺韶

江湖余所樂家月老子行酒有林中趣詩無世上名悠
：真自得情：莫加評尚要高交友風期同死生
不減綠花頭仍兼事業幽潭息帝城礼好在竹林遊有
意來如願無機防海鷗秋涼入奇樹舊譜定能撑

次韻莫令因送使者同泛舟至溧神已而誤爲問

宿臨江鍾氏之閣二首

我割僅鉛刀公銛比孟勞莫酬談絕倒難和句揮毫既
誤前驅遠不妨乘興高悠然風月底脫略異官曹
壁月偃中懸村墟聽悄然借床依樹閣繫棹上灘船物

外我懷趣區中公了緣異時殊出處要否要詩傳

慶伯以二詩送別已而又屬同廣齋追送慶伯復有所賦併次韻爲答三首

在昔歌詩義審閱治亂音流傳縱今體陶寫亦吾心未
答論交作還齋送別吟識君於此道亦復用功深
凜凜君中外堂堂國威明曾聞百年契豈待一朝呈[illegible]
矣我何事勉哉君勿輕科名雖世業直道是家聲
試問爲黔郡何如與厲要其行既窮絶有思只飄蕭但
悔喚投足來論官折腰同舟故能送折簡不勞抱

再來常州昭禮出示廣山往來詩卷先是昭禮與予共載昭禮工廣山予過溧陽昭禮有詩次韻

舟人厭牽挽我輩樂縈紆晨起越分棹逢人處問且看
君看處進雅勝折腰趨此段真高遠詩中不可無

次畢叔文見貽二首

山川君吳楚歲月涉春秋爲米塊元亮棄舟思子猷黑
貂塵土重白鬢雪霜稠志合成三益詩來減四愁
寂寞吾知貴紛華世所榮常評收素紫執德濁纓清爵
祿心無食山林志有盟幽居自空谷哲婦巧傾城

次李奕見懷

兩脚何其厚雲頭不易空病憐山次其詩喜故人通鼓
籍殷勤裏吟嘯悵望中地爐無熱火林屋但鳴風

次韻歐陽伯成見和

宗派滔滔是于今得陣流無幾和者寡故愈暗中投我
顧下取彼君其高臥樓宵閉如許割肖愛一官休

劉兄垂示同張兄遊向園呈先生詩卷次韻

閒道興盤出興懷反棹時身雖縛官簿心豈忌節杖已
後斜川集方寄人剛詩問君竹林詠動我故園思

次韻子肅懷遂廉併以見及

如公人物表上下孰分床但有官成集初無智作愛所
嗟人喫闊不與雨悲涼顧我端何幸新詩獲竟先

陳擇之經過以輔守留尚書得祠亟歸別之其行甚遽途中有詩見寄次韻

過我不停軌嗔公但悵歸民思河內借士失荊州休別
去日易極詩來寒益衣今時未爲貴歲晚望荊扉

僉判丈兩賜新字韻詩因次韻兼簡丈顯

迪謝杜甫句夜逸且清新歎我徒勞思知公固絶人林

剸能數駕風雨來芳辰作底周天子瞯門嫻似其
次韻審知寄來二首
一日復一日何勝一萬周有山皆崒嵂無水不悠悠為
我謀歸莫捋詩說舊遊山林與城市吾亦任東流
書去愁難丟詩來造愈奇為言僧可寓誰念客空吟
鳩鷺時晚飄鴻暫水滑迸風仍上水日月是難期
復次韻呈沅陵諸丈并懷在伯二首
逸興携鷗白殘驅異犢黃青衫漫鬱府黃帽合鱸鄉既
自老將至何由心甚長倘能藏斗酒來暇博西涼

佳詩如隽永餘論散虬黃幸甚官同府懷哉居擇鄉江
湖身固遠風月與何長幻作湘纍弔行應厭闊涼
成父有詩懷斯遠次韻
滄汉自相見去來元一風無守散天然亦來安逸窮白
社明朝是南山幾驛中君歸不能遠我去君為同
次韻吳仲權鎰見閔
今代風騷將先生合冠軍幾年衣識面教刺邊離摩江
鼻舟難駐風回檣細闊還家經醉卧斜日對燈重
教授文作黃字韻詩十首愈出愈奇而有作法熟

絕

效

為涼之句何耶曰次韻以見寓
苦思挺雖白交馳耳因黃欣欣會得侶落落異殊鄉顧
欲窮余短安能敵衆長蒹葭倚玉樹華衮照寵涼
廣文先生送詩方思所以報之而未得忽聽落廣
樹治天與此韻也李君在傍知狀
君亞擬鷺羽我樹下麗黃政爾無何境能來底處鄉見
浮談日短吟誠喜風長獨愧非韓敵賦詩效狄涼
次王照陵琢彥真韻二首
貴妳能生睢失炫號寫暴客居茲已病歸去合成謀華

嶽雖違支陶意得季求小舟何日具湖水正浸洲中
王子許如焰滕侯隱似真僧來寧厭遠居易若為酬
倡雖緣始風期自愿親江湖縱悠遠穩感問非隣
次滕彥真韻三首
地接沅湘古人番居曹否政須煩勝士時為發幽光貽
我祛我具懷君待月垂簾繼成少味失喜見琳瑯
暫作長沙住使君兩過年蕭然唯壁立終矣大達編盡
聖嗟長客歸逸喜再緣還家定何許當在早梅前
我歎湘雨看行須見深舡何如臨絕須得以盡長川鷗

鷺烟雲表蚊蚍蜉塩蔚隱寧分大小那更别山鄽
次韻叔驥兼呈伯瑞二首
晩作臨邛客相如具倦游又成悲李嵗及此問歸舟共
隱期其他日相逢記此州江湖有来雁可以謝書不
貽我五字句清詩曷以酬緣知懶撤飲疾未信酒慈憂多
難屢瀕死諸兒虐見收病駒叨蘼秣顧影益増羞
陳丞以南安寨上所得二詩及到龍泉閣令戌地
最遠見懐二首為寄次韻
郴州何許是山遠水仍多江撤重重栅田夫户户文雷

同嗟不早嘆我亦斜波太必甘如此而今敢謂何
路窮千㵎底人絶萬山傍暝宿茅簷令晨炊土竈荒多
年布衾裂倍覺夜疏香有底從軍樂題詩口在忙
問我能嗟遠加公肯見卑十分期一見四首便裳詩僮
許抄傳可何堪絶贈宜鮮狀籍湜華附此姓名知
曾菲仍伐木去亞亦鉏㘃鑾嵌無驚謝投金政擬郊百
年終顛悔一捻在肥磽隱地西成陽頹牆空長稍
再用前韻并寄孫推官四首
試覓闔經看宜童路幾多被謀寧去穴吾備且横戈累

土生平地安流起大波計愚無可採敢復問云何
恍惚逮来際周章失去傍怕聞行戍遠愁聽哭田荒要
挽天河水方焚玉帳香吾政分閫吾壹詎應忙
青雲懐趣逸黄綬歴言卑屢捧將軍檄一哦從事詩少
陵疲有在充國事多宜儻上休兵議因人願早知
我亦瑞渠似圖中見此拗一身非俾臉十日未窺郊問
水水源絶逢山山石磽收便安寨足敵説負犁植
次韻深父送行
吾行妹坎坷此地極淹留少欲破萬卷老惟思一邱謾

言詩作崇長愧食為謀穢茅君其務晨炊有秋
子進示懐玉詩卷有歸逕見懐恨不同游二詩次
韻
望歴大江東孩峯獨著雄潜珍伏其下神畫隱於中舊
俗多麗説因公得細窮從今逢有問身與到山同
山有英靈在眼應青白分問稗公得髓早佛我無丈畫
賣人知獨神游默因群清詩傳妙主讀罷雨花紛
翻丞曾幼度相邀過明叔買江天閣幼度有詩明
叔與成父弟皆和之亦次韻

落木千山迥空江一帶橫書劃非意匠詩句亦天成老
我頭今白達漢眼醫明話朝山嶽隔杯面莫多爭

遠齋頃寄在湖日所作三首舟中次韻

無涉無新槭山川懷昔人詩能言我志貧不累吾身登
眺盡遺勝經行耶厭貧江頭釣竿客何物是元眞
近日杭州見殷勤累置樽別來幾朝夕書問尺寒溫諱
妙元超詣詩高外語言何當從杖屨底盡得深論
向來吳楚隔書札苦難通信與衡相接我晬公亦同寓
懷頭酒聖遣意豈詩窮情性思陶冶吾寧較拙工

次韻愚卿留別

有約幾能赴如君信可人鮮衡衡嶽雪寧問海棠春雨
後雖無椒况進政沒輪咲談能欵欵書札勝頻頻

次韻鄭季卿見寄二首

暑退伏絕末月明秋又中蛩多喧向夕蟬寂罷吟風留
滯周南事茫遲阮籍窮奇書無厚祿擲喜見詩工
一寫山中信自嗟天外人詩無詠貧士政豈失窮民已
悟衰仍樂勿論亨與屯敘交非勢利寧有白頭新

次韻黃子耕因任伯起見寄之作

客有能相見書來慰我思貧寧可詩罪老不恰書癡舊
友厘相憶新交易取知况渠傳軏日故我出山時

三詩寄郭古夫

巫峽閑騎獅瀟湘說定居若親千里面曾捧一緘書山
桂風霜老江楓日夜疎窮秋已涼冷體候復何如
壯門曇節逞今年散吏買詞華推匠哲問學得師傳視
草應栖枝談經合細擒諸公曷逃責語言高求賢近又薦賢書語
馬首秋今晚能歸歲且除須公一樽酒勝我十年書生
死交情異乖離人事疎如聞屢屈謁何敢自趑趄

至夜詩子齋詩卷帖

臘短不寒殿幽憂能損除明當增短日復且念離居悵
我平生友翻成咫尺踈為生端不易作客又何如

校

淳熙稿卷十

宋 趙蕃 撰

五言律詩

午飯資福寺

病骨怯秋凜羸驂疲路長人烟少行店樓閣見僧坊憇
今成暫從遊舊不忘卻慶看姓字淮楚路茫茫丈叔 唐寓

此刻俱官題名有之 是知題名處寓

二月十九日同兩郡監沅陵令尉餞叔甫歸公子

與興福二首

隨處野花發所須村酒沽江平初出峽山好漸成圖從
此經行地能留物色無少陵那老蜀張翰政思吳
慨我復成留辭君重作愁春風渺歸雁野水迥浮鷗已
還來見困行亦當游同條二三子杯酒互相酬

過明叔有詩次韻

出門無所詣引興獨茲長萬事一杯酒三春百草芳暇
能過巷隱癡冥累宦怕久坐疑成晚雅歸漁返鄉

春盡二首

南國春方盡南風吹晝長野香花襲草秀色麥侵桑客
子政懷僕田家任苦怕恨予終愧汝垂老未遑央
山容風蟠木簷疎雨著隱擁衣憎舊絮酌酒愛新缸
意初無累貧源久已降一春今日盡歸夢渺三江

寄在伯二首

積雨早涼天南風下水紅江山渾未識魚稻不論錢在
此幾何日得詩多少篇何當重相見尊酒話蟬聯
成我中興年朝家政急賢侍臣更論薦東閣重招延子
去當茲日才住莫與先習軒經濟學於此定為川

寄鄭伯允時在作邑

文學久斯立才名鄭盧文傳聞定省暇不廢氣勤
難如我交親更念君水西佳絕處詩就想超群

寄徐季益四首

見徐夫子於今已二年轉頭疑夙昔屈指悟推遷書
久洪喬寄詩煩阿買傳相思到極地把誦一悵然
君不減徐穉豫章仍主人結交非勢利此客況清貧今
日山中友他年席上珍玉堂如伴直怨句不須陳
呂氏多人物譽之殊玉渊世官聯有命家是定評嘗
是崔公與皆云正字賢抗垣君舊識聊與話當年

我已非青鬢君今定白頭以圃猶治否寢飯比佳無閒
道為歸計何當出此塗相期一邂逅得以話艱虞
寄公擇田問季益二首
憶昨分攜地因風送酒杯深嗟九日菊未說一枝梅我
只多貧士夫君況茂才行藏苟無媿流落未須哀
酬丁家何在溪邊百尺臺句追唐甫白詞鄙漢鄒枚此
訣高遊諸公趕挽推因過問消息幾日送詩來
寄審知並屬彥博三首
揭論詩罷借與趣駕歸捲書疎竹几多少遶湖扉

異將翦莲黃花雨後柳直堪凋鬢夏瑟拙減腰圍
迤林逃所湖深水易平隄多為圃住門可趣虛行也
笑此於康曾属情証歟二重之已矣一枝营
童稱家木孔畢遂擘飛梁棟期終用文章莫露機柱
時俗忌空使寸心之語以王郎子因来答是非
寄成父并帖彥博審知二首
貧賤分離苦飄流日月除重沾分歲酒空展寄来書誰
印書齋架草泉竹遶廬生涯故在此調護合何如
禽相落湖邊路林疎溪上居向来行載酒今日問悉書一

飽與初計五言真眾渠故人誰我念頻為語王孫
寄懷伯瑞
四海今詩伯三衢聊著曹望之甘録禄癸溜病酒香
志躬簑笠寧能類桔槔我交天下士如子未多遭
文叔轉送畏知初到長沙寄諸弟及示同志二詩
因次韻寄畏知
山林容我病道路憶君長怨枉瀟湘句中含屈宋香細
司吾留深卷勝書行吋捧知非遠用為苦念鄉畏知欲歸

清湖何處人無二流文書有餘之風月可人愛
之寧能續詩成還益秋也幽庭芳春草雜樾徑山
寄明叔且示遂達
我已似父起予當有詩翁醜坐風雨見斑樂瑣屑歸
日近休日春時盛以上觀山仍快閣太史昔曾期
寄李寧卿
不寄來南録但傳多景詩長安分袂後湘水寄書時
欲歸三徑君方闢四馳未知四首地寧有盍簪期
以人情詩寄投謝昌國三首

昔在方齋老南遊為我言廬陵得佳士康樂有賢孫許
渾[illegible]易殷勤相與論[illegible]雖已矣所與見如存
我有江西役清江公所[illegible]放舟[illegible]下上欲見苦參[illegible]
務書皆到流傳句必香何當仍大嚼鼎味也先嘗
古法公家論東萊蓋有承先生真伯仲小子愧[illegible]仍昧
時風為璞紛紛嚣訟[illegible]今朝方見佛平日漫依僧

寄周文顯二首

毅周夫子安貧得士常[illegible]若[illegible]襄陽雁
首為役滿滿今阻方 覺慚未過陵步[illegible]援[illegible]君[illegible]

白[illegible]郎中少青[illegible]多矣音自古[illegible]口奈[illegible]
寄遭汀吳[illegible]設雉秋風下庭葉乃見[illegible]時[illegible]
寄[illegible]徐行[illegible]
夢想[illegible]禪寺春陰遶夏池投枝語鳥雀叩檻出魚龜用
舍平生學婚娶即事[illegible]覓公謀不晚江漲即東之

聞揚謹仲得車路[illegible]又聞其哭妻有寄

得酒不孤酌有詩仍寄看親春聞失伴執戟報除官
[illegible]皆鷗鷺翱翔豈鳳[illegible]評[illegible]江上山水似[illegible]嚴流

寄明叔

聞道南池上日來幽事多[illegible]株搖弱柳柄柄出新荷長
夏端能好新詩況可歌無庸問凡楚一以付無何

寄劉伯山 伯山在太和時

魁梧任朝劇短少蓋風流邂逅為順解殷勤成刺投
江夏聞不識仲宣樓顧頤相從去湖南兵未休

寄王彥博

年來同命吏事與素心違歲晏草木肅天高鴻雁微故
天外[illegible]稀[illegible]風當[illegible]歸
[illegible]曾相[illegible]

[illegible]梅[illegible]風[illegible]香如[illegible]看條教役道留[illegible]
作凡幾[illegible] 閒人[illegible]無量[illegible]還驗[illegible]
次[illegible]
病過一春事不堪嗟索居酒杯疎到手藥裹每關予曹
務寧知馬思歌豈為魚故人能枉問安否報何如

撫州初程夜寄孫溫叟甘叔異

水激成悲壯星稀作有無店荒容託宿酒遠瀕[illegible]沽舟
舟非今日遑遑媿此途孫甘[illegible]蕭颯[illegible]

周愿卿同内子遊仰山[illegible]獄後余一日行途中寄

渭濤初莫辨飄灑忽成妍㧞置三千界山遷尺五天
回寧有此言句可無傳却恨與渠子行差一日先

寄胡達孝二首

了廣有胡公千騎乃安豐氣自論詩合情因叙稿通莫
竆鴻鵠志相望馬牛風邂逅長安使丁寧再置筒

問訊安[illegible]守開藩且半年秋收多少麥春闘幾何田但
使民能足瑞知也已宣[illegible] [illegible]淋漢肯媿更漢
用斯[illegible]幾[illegible]趙[illegible]州三首

留連窮隱底求公西海中君憐黄閣老長詠白蘋風遠
傳寧堪藉[illegible]了過終何之道湯薦政蒲屬君公
海表雨如馳中宵月半規真成愧李度不是[illegible]雨旋蹄
隱風枝忽驚鳴露草垂不眠還索句自笑欲奚為
別去雖天外書行每便中晝吟宵不斷夜夢曉還空時
門有顯晦文情無達窮看公與徐孺寧復討遺從

寄趙湖州

平生清遠地蹔首往來詩獨冒尋山債長年屈夢思故
人今五馬薄宦乃南遊要尋登臨勝當來墨妙碑

寄周長知

為郡雖能數飄零可奈何危懷詠絡遠更盈鬢絲多治
行今難及聲名保不磨公寧免騰踏我乃願翔娑

寄李處州

近別逢累日達人空附書雖能道所以未辱報何如千
里江山外一春風雨餘夢成同泛宅起欲合簪輿

寄喻叔奇

雨雪長安日羈栖獨旅時累觴會面到處異皆悲舊
文章伯猶聞了師何日一拶節來惠楚人慈[illegible]

公有補外之命

斯達徐兄携李丈子永去冬江上詩卷來成四
字寄李

建業復臺征行歲又徂青山真椒桂白鷺泊孤浦人
物豪三國文章到兩都因君俾傳誦使我不支吾

闊曾知度近況於陳擇之作二詩負使寄之

自得織書報于今歲有秋飄流闊客語消息鮮人蘐
牘新頻上詩聲舊得優君歸定蓬閣我去復炎州
夜泊江天闊賦詩殊未央自兹悲契濶誰復慰淒涼有

把何由寫日詩得寄將丁寧數江水莫憚迴流長
成父弟書來報未先生過王山留南山一日且有
題名余不及從杖屨為恨輒成鄙句寄斯遠彥章
且示成父
聞道朱夫子南山盡日留經行還阻兄會合信難謀湛
莫我無與顏徒君好修題名兄幾字好為刻巖幽
呂謙益卿三首
久謫臨湘尉書來併杜詩夜吟忘夕寐晨誦忽朝飢我
亦窮凡此君仍老嗜鑱鈍紙 用意竟兩欲奚為

一尉小吏耳名四海中初非大夫丞定自溧陽窮薦
士猶王政招魂已變風懷今更思古佇立晚江空
誨我胎三折思君腸九迴盡忠真藥石欲報異瓊瑰交
道孰云喪古風今未頹狂言喙三尺百罰酒深杯
代書寄呂益卿
聞說臨湘尉冬來定若何凶年無盜否清俸及時麼再
見不易得惠詩空復哦素書慵寫得此紙字無多
示嚴君
酒債未忘索詩狂無用嗔年華猶是臘風日已如春我

鬢蕭蕭頭可濯新晚云暄暖劇還遣振懸鶴
減正卿示舊所唱酬秋字韻詩軸要予季承同用
韻贈之
平生人物論自謂富陽秋滿世多遺恨相逢足破愁獨
憐金錯綮虛負木瓜投風節他年事期君折檻游
夜坐示進之兼懷文叔
對病人誰致情親肯見存擁窗同此夜撥火共溫尊
說飯作哭王祀文細論平生松谷老同姓與君敦
用韻示成父二首

林動風微佈定空月正方不知晝已短但覺夜初長了
了游年舊鬢髮老生將衛頭嘗紫角瘦更凜樣黃
又示良父
雨重冬來薄泥深古道綠東西但烟嶂高下絕風花斷
句病肝腎食寒愁齒牙赴期元不後分路各從家
同子肅過王汝猷題壁二首
鄉躅來十里崎嶇為一飢客情方悻悻雪意又霏霏萬
事豈無命百窮寧坐詩前賢看如此而汝欲何為
晚日雖云短故情能爾長林行要陶寫賦就復淒涼此

別念了色有憐尋五月忘對當視清鏡底已變蒼蒼

雨中簡韋令

夜雨仍朝雨知時復後時禾因迎泰稌麥地及耘耔屠
起瞻行旆頻成闊贈詩渠方謹期會君自念疲羸

晚雨後虹蜺並見

薄暮收淡雨雌蜺映雄虹雲擁奇峰出霞飛散綺紅渠
無畫手妙我久作詩工汎汎身隨梗蕭蕭鬢似蓬

早醉

晨起僕烏中覆見老瓦盞自知中了了人問可昏昏迺

還漢山別枝紛鳳棲喧春風得無頻幽趣與誰論

晚行

溪上晚來雨江西東泝船波傳鏡平陸霞散綺相鮮老
火滅燭初涼灑靜使題詩差落月把酒又茫然

驟寒三首

一晴疑尚暑一雨頓能寒氣候從茲變病軀那得安頻
閒風淅淅不見日團團附火貪新煉添衣怯帶寬
日薄林園靜天寒鳥雀微無人行古徑有客滯荊扉疾
病淹時久親朋枉問稀漸諳風俗異還覺歲年非

過下凡亡悠及悠悠歇增衣皆袷無絮被口猶非繒所
賦端加此誰令病不勝更憐餘習在挾冊自篝燈

夜坐觀書

久矣疎黃卷欣然對短檠燈寒度窓影雨驟落簷聲伏
枕身雖倦翻書眼尚明帶經真有道發篆復何情

枕上二首

鷄上書樂犄巢鶯覺牖明不眠知夜久欲起怕寒生城
與江山迂秋添鼓角清經昔繞五字屢轉欲殘更
風雨雜荒更晨鷄不暇鳴客程難去住秋風易凄青強

說驗爲僕那知錢是兄長晉自言事未用悔平生

午晴

乞曉占雲物過東還過西已因月仰瓦真驗水平溪齊
楚自得失短長從鶴鷺誰能效巢究聊得寄詩題

不自迷下雲過東雨則空 雲過西水平溪皆諺所云 仰月 瓦知

十五夜玩月有懷

西海中秋月三衢上水船樓遲猶故我飄泊記今年鳥
有空成句無何不具錢還家知不遠飛去苦無緣

自吉水乘月放舟至玄潭

入望天無脫水光七按大蒼出江上石兀爾渡頭船可
有三林飽詩無萬斛泉冥冥鴻鵠舉渺渺鷺鷗眠

月夜

旅厲山風作吃哮澗水喧不堪蛙鼓鬧更奈鴨能言月
色雖云好雲浮竟自繁白頭清不寐止酒罷茗樓

餘十月夜

風月隨地有湊山天下稀臨流醒客寐靜夜覺漁歸浥
浥露侵鬢飛飛螢照衣鷺鷗棲亦穩知我故忘機

晨起示全仙峯主

浮眠稿 卷十 十三

蓮酒亦得醉熟眠無所聞松露夜飄雨風戶脫封雲茶
舊陵余弟夜宿火善爲官君笑我樂道君輸君

和祖上人見貽

久客黃金盡思歸白髮添春泥妨驛路細雨泊僧簷
喜詩情決還憎酒律嚴雲山會終往猊錫豈長淹

呈慧力然老

慧力知名寺混融開士英宗乘眞繼祖翰墨亦異名更
用終何得悠然聽此生懷故躬井碓永絶世塵樓
比因和首座詩有故欲豫公懶是眞之句名其室

曰懶眞知客一牕對千山尤可愛名其軒曰還泹

属王君進之書樓爲●賦詩二首

少日經神暇猶餘文字嬉老來無復事日用亦妄爲的
被忘宵度團蒲失晝移謂公眞是懶如我不其癡
牕戶潔仍閒峯巒列以楷藩因行脚見今得坐禪看明
晦陰晴變青黃草木觀本來元不動是可學心安

漁父

自得江湖樂信無朝市求扁舟載妻子沒處是家秋見
客如成問魚多草去路緩鼓丨花藪上其示

浮眠稿 卷十 十四

秋識入谷判出郊

杜老競出人看晨起故穿新周遭睛黑絡緯動落人聞
戶端無事命車當及辰澄流帶脩竹足以奉遺興

同諸友送潘文叔出郊

數月臥城郭兹晨歷郊原林鶯語聲近陂鷺背影翻稻
栽已遍畝桑採無剩園因行一欣爾送媛重惆然

十六日出送客

送迎非我事且逐衆人行粗識郊原趣因兹詩句成黃
華菜誰主自喚鳥何名忽憶來時路還思去日程

分宜示沈朵

水後雖頹圮江邊不寂寥萬瓦市井落景見漁樵書我扁舟泊勞君半道要他鄉惟表弟茲語驗今宵

次韻師契早過東園

舊說東西園新知上下池山亭猶有記水鑑獨無疵鑿由今守登臨要子詩儕游吾老矣况復思多遲

湖州親舊二首

去住兩無了終成上客舟香如添酒病雨亦帶離愁兩岸青青柳空江點點鷗堪添佳句不必問春秋

檢書封青[illegible]講半缺[illegible]晚空長恨歎淒殘短衫殘春與倦客已矣更如何

口占示成父

雨暴落何方空成霹靂光淒涼風陡變點點月微妨孰與征衣盡共踏三徑荒蟬連纔徹曉有恨故浪浪

早行示同舟

了了晴山見紛紛宿霧空樵歸怒膝斧漁罷叟收筒但與登臨適何須吟嘯工平生釣臺路明日與君同

早起登覽有懷山店

日出早煙消舟行不待於午明村市鳩初靄遠山椒處宜規隱浮生只浪飄重泉在何許遠壑碧蕭蕭

和祈子明文開店雜興十首

維南有衡嶽一插衆山空天既柄斯做余應儀比公林行莫盡傑句古來供歎息錫黃葉峯烟火幢

江清山照影山淨水爲容縱復俯仍仰難分邊與中雲與繪後素雨合聽思聰安得漁舟去於斯作釣翁

賞識元非易登臨政爾難要須窮應接寧可肆誇辭勝賤千年近高風六月寒由來炯冰玉回念權朱王

之源[illegible]傾必向[illegible]禹玄朝白從渠本枝葉生平志濃淡老去客沉[illegible]

詩有江西派首書江夏黃精神如有得形似直堪忘拱把左合抱江流由濫觴屹然成巨室勇若泛雅艇

萬里江山助千年蘇李師紛紛多假力落落要真功巧手寧無僞徐行不厭遲丈事自公羅述物性私

未話田園樂唯調道路長春風又寒食多病秖殊方縕想迎門樹思纂臺香無芳謝猿鶴好爲約求羊

抄寫猶前日吟哦逐隔年真成墮甑并未易及溫泉是

曰仙能至何時彈也圓自非畢致力寧識貴吾賢一
徑草餘幽色盆蘭有靜芳取竊應有在雖病亦無傷哉
得閒門坐已勝趨並傍鴻斯遠綿繳木豈顧青黃
人說居閒久園今[illegible]畝開荒揉除舊舍規畫見新栽鬱
鬱宜深茂堂堂豈易推遐思挹湘水高興擬靈均

呈閭邱四舅二首

憶昨都城見于今歲月長中間各憂患重對兩悲凉課
最思材頭詩竊甥舊蒼相逢又相別客路況冰霜
不識高安縣飽聞明媚處每畢百里小未責見四年

是類趙杭顧堂方心此已試乃為良

晚晴

溪雨無常度陰晴日幾回山容朝欲合水面晚仍開
疊嶂巉盡又看平遠來高人久摩詰空為穠筵材

詠晴二首

冥冥十日雨不見海棠梨春色良初上禽聲然可人春
衣猶故褐舊飯祇朝虀自信端如此流行任所之
敗屋兩三間隨僧且往山詩無一朝廢官有十年閒日
上花明野雞啼門掩闌春風從草草老態已斑斑

雪晴

啓户猶飛雪披衣忽報晴慵為踏爐坐喜作出門行草
凍袍争色梅殘玉墮英未能憂旱苦聊復快詩情

秋聲

何處忽秋聲千崖萬壑昇不知聲所故直覺太清生締
綌且重著褐裘酒漸登曉未資秀實尚有暖而晴

次韻簽判大同旱雨作及喜雨二詩

稍愁梅熟雨似作旱時風比枘知誰宰皇天不病
麻初告畢倉廩猶豐莫起默歎當飜涔澆通

不勞天應此事古人屋漏作欣聞雨歡謠欲勸農未
須詢父老斷可驗凶豐歡樂從茲屏詩篇要數通

雨餘

雨餘還返照墻面亦高林獨坐殘書卷支頤谷鳥吟百
年今半過三逕豈違心日莫重蕭瑟悲歌不自任

大雨連晝夜不止

天漏誰能補河傾勢未平路床如露處哦破學泥行朽
柱芝菌出斷溝科斗生南公安已慣北客見猶驚

連雨書事

麥秋蠶將老晴須雨坏宜頻年荒已甚一飽此為期堂
下故勤理滿氓無怨咨磨鎌亦吠歲晴日當儘被

連雨三首

夜聽連曉枕城郭與山林旱苦七八月雨欣三日霖殊
勝建武穀更愈櫟陽金斗食端可直胡為久滯淫
聽外簷絕雨檻前山返雲細聽還撼撼觸眼又紛紛旱
昔晨昏望淫今晝夜聞平生憂國願敢廢野人芹

次韻張王臣既晴復雨欲去尚留見示几以識別
二首

近月念雨今晨少歇陰氛竟遊子念愁翁老農心始
慮春成旱那知夏苦淫舉頭問日惟怯一何深
我住難期夏君歸豈待秋披童同縞帶共敢愈輕裘浩
浩群鷗王陰陰黃粟留叙行如有寄何處覓孤舟

二月十日

晝雪仍喜雨相須旬日期天民終自卹歲事可前知起
我泛舟役思渠荷笠詩嗔人問米價王孫果真癡

雨中不出呈斯遠兼示成父四首

燠甚宜為雨晴來又復陰霏霏風吹不變雪散已相侵

且依鑪簇况吟詠厭深未能從子去何暇復梅尋
歲事今無幾春歸客未安若為佳抱發賴有好詩看
欲江村訪却遭天氣寒雪猶思剡曲雨亦過穗端
湖外頻年客江東爾日歸欲知年事迫看取鬢毛非寄
意雖梅柳閣心在蘪蕪今余倒菲像須子叩柴扉
兄髮久已白弟顏那得紅從今喜朝夕不復恨西東耕
稼真吾事詩書是細風扶犁有餘暇把卷不妨同

雨望偶題

[illegible]白露烟詩付來遠近畫本極中邊流

落[illegible]日此地欲三年

雨中四首

積此簷間雨暇茲山下雲真成亂昏晝何止礙騎蹄雲
變看蒼狗泥深聽竹雞不能同憒憒政爾合棲棲
古屋先知雨空林易得風潛除滋綠草門巷擁楓衣
祠從茲廹稻粱安得豊病未方止酒愁絕若為攻
瀏瀏簷雨暮蕭蕭窓竹秋蚊雷宵罷響螢火暗傳流政
爾具絺綌又當營褐裘[illegible]麻豈無地卒歲貸悠悠
稍稍風無幾使使雨腳來峯巒忽成暗雲霧亦旋開是

苦炎涼候無拎彼搶才天高獨鳥度林合亂蟬嘶

期歲炎不至

一雨毋嫌驟炎蒸得解圍桃笙踈不御葵箑頓忘揮月

晴螢依照風清蟲趣微所思期不至還是掩荊扉

雨後

前朝呼蜥蜴今雨跳蝦蟇罷聽僧鐘聲停閣廟鼓越長

飢遑遊子樂歲慰田家未得江東信頻看天外鴉

昨日過縣齋莫令方以禱雨為言請雨作山行書

至

草堂

發臺皇上雲生山谷中淸留公勿厭更宰一年豐 [illegible]

明日雨不止風加甚

大雨曉來不止疾風朝更顛茅飛蹤我屋不僅病民田[illegible]

可專時候多降得地偏雖然且奈念衣薄尚無帛

六月十三日四更發舟縣岸達明抵蔵步宿雨猶

濕昨夕近郭風雨不雨不知此間蓋滂沱也

月落朧明啞曉登江上家衡田多偃稻直岸有頹沙始

悟雨如許更㕵晴亦佳林中尚餘滴不管墊烏紗

夜雨連[illegible]下止

中夜忽聞雨遲明殊未收都緣數日熱變此一庭秋

但梅當聚從來見或叢可憐方止酒何日畔牢愁

雨腳

雨腳總能駐風頭終又高[illegible]點服猶衣伸[illegible]斗

食塵埃硯東書燈火勞丁丁幾棋斧汎汎一漁舠

月方上雨忽作

作底浮雲合從何細雨來庭中方照影葉上已傳聽

歇渠鳴鼉鼉宣雲[illegible]把曲[illegible]枕[illegible]

晚泊魚蝦路登行復蓋葉紛紛腥落日泉聲亂長空風

既滯遊子雨仍愁杜公真成才欲盡有句不能工

寓舍遭雨漏甚

無計補天漏穿關以九[illegible]畫[illegible]衣數燈宵卧枕[illegible]慣

悶長憑酒窮愁更有詩何須倭句問可向穴居知

舟中雨作

旱雨逢小雨月亦盡吾秋便覺重陽近還成一舸遊搖闌

余荒徑菊媿爾沒吏鴻詩就雲如卷推遷得縱求

連雨有作

往晴憂小旱今雨慰深望細聽林園響如聞粳稻香夾
來無稚纖與可做蠢皇恨我瘍居體孤渠醉作鄉

八月五日雨

小雨新涼進遲山翠露分稻遲芋粟麥晚收
農人喜嘆余客子勤勞驪宮有相琢句老無曆

八月十二夜至十六夜皆無月賦詩三首

月向中秋候陰從一夕猜望中孤老眼暗裏奮吟肩悠
娟深留與桃笙冷塵眠思在何許有夢繞山川

雨夜京雖在秋中月已兔端恐失
起瞻雲漢還成候翠靄清虛祇益苦庭樹有棲鳥
已失連宵望猶此夕謀昧明時還見晴深幸空休無復
丹梯意居然四壁幽有懷千萬種都付一搔頭

中秋不見月次韻元衡

月待今宵滿秋空此夕中與君俱而我欠詩工
髮添新白顏失舊紅波長嬉廣王諸遠憶宿鴻

中秋不見月得斯遠所寄詩有懷叟星遠又成次

中秋不見月空傳江左詩陰晴定供爾離合政關茲亦

夜婆娑否詠為溪南舊遊地誰與共搔期

三夜不見月

中秋隔明日月色比常佳晨氣早已肅暮雲深更遮巡
簷徒四立顧影晚興嗟桂子猶藏藥橋秋反吐花

是夕再題

只道陰能蔽那知吹忽開蕭蕭故差勝皎皎適何來
看寧辭倦放吟無自哀雖然不可久白露照蒼苔

九月晦日雨忽雜雪

九月寂離集南方見未曾馬足縮我瘦益凌鳥驚

相有如此昔人誰似能相深慶灘達雁相屢

十一月大雷雨

疾雷驚萬里凍雨落三更未暇尋洪範誰能究五行短
檠無焰續高枕待天明鐘省成深省雞聲匪再聲

十一月十五日風

江南無此風霜疾詎煩攻異事真同翻春辭瀨問雄梅
猶溫荊棘菊已墮萬蓬坐擁寒灰盡詩成欠得工

臘月二十四夜同成又對所傳贛陳丞詩作此寄
陳

客舍蕭瑟燈火同猶念誦詩好未暇問人
我尉方暇憶渠丞不譬移官故相近得句可郵筒

淳熙稿卷十一

副本

第二冊 三八二

校

王朝梧

宋　趙　蕃　撰

五言律詩

立春日自城還縣道中作

晴烟生野燒凍雪放山田樹樹梅花下(村村)芊芊麦秀邊青春今日是白髮此身憐更(燃)癡兒女悲啼憶去年

[illegible]道中二首

昨日風既止今朝風未收浮波羨幽鳥喚雨怕鳴鳩遣寺荒將裏負祠古渡頭登高誰能賦物色漫分流

綠樹依平岸平波映綠蕪中分雖有路四極却成湖賦子時三兩漁村定有無誰其為題作東野覓詩圖

題萬智門三首

來歸迨一載借屋已三遷易覺林間寺難求郭外田耕餘朝之粟市糴日增錢屢起饒雲漢今年甚去年

欲去未能去暫留還此留參差喬木合映帶野塘幽父老記舊縣孫曾非昔遊惟餘補陋像香火得勤修

六月十五日時閔雨甚矣三首

一雨向何落衆蠅空此鳴下欣涼吹入已復斷霞橫高樹通宵聽何妨礙月明豐凶終有數艱苦自相并

萬室望霓願千村車水歌民勞已至此天意定如何朋聽閭童米賈傳說借禾焉用食飲終矣事干戈

去此林篁蔽出茲溪谷深悟能明病眼頓覺洗塵襟問隱平生志依僧夙昔心危亭已無跡斷刻尚堪臨(隄口)

(寺後臨溪亭下林藤之翳者)

連日欲雨輒為風所敗

不雨又一月望霓空衆心雷師非敢怠風伯故相侵國祀君常典天誅孽下當誰能吞韓筆併為丐商霖

[illegible]雨[illegible]未占之作四十字

上天憐大旱時日變濃陰要使今年熟須成三日霖蕭疎却暑點滴誤過林問我無田客耶懷閔雨心

進曉微雨已而復止

曉曉初傳聽晨窗已斷聞日行將杲杲雲起更紛紛不似歲且盡真疑春向分南方故語此北史漫驚云

僕自乙酉至今凡四冬矣皆在羇旅感慨成詩

至日長為客天涯空浩歎貧知學道力晚悟作詩難故舊勞相問功名嗟已殘書生例艱蹇未可厭寒酸

霰　霜

玉汝從溧陽來辱李晦菴以詩問訊次韻寄答二
首
新詩明勝錦健筆快於錐工部洮陶冶昌黎雜怪奇股
勤能寄遠風俗賴扶衰處作桃燈讀何勝對面思
有身眞有累無地亦無錐遇事須三北于時從六奇自
嗟寒若此誰閔爲而家已辦窮秋去寧餘幾日思
冬日雜興八首
日出山門曉日入山徑陰區區昏復旦役役古猶今竹
慶人群玉蜀黃文碎金沉觀難究理默識自明心

餘物他鄉晚風塵大壑深愁本斯校寧處莫雖囿杜
老未何短顏公未已無可憐雞菽縮牽免鳳眠肝
暑雨報本懇霜晴曩萎空蓁羨卿自誑肉食念何功歲
晚貧無病年來雨復東詩成資遣悶文就反招窮
憒憒若有失冬冬殊未佳枯蘩茅屋靜向枕竹窓斜冬
日誰云短吾生幸有涯黃爐微結篆茗盌細浮花
賞舉虞卿屢開京兆眉窮愁雖付酒閑處更關詩地
瘠黃楊爆旱藩麥遲冬溫要非正冰雪汝爲期
要識豐年象閑觀別墅詩雞聲一閑𤇍人語兩娛嬉北

闕非無慕東皐且自怡物華從晩晩吾意亦差池
久矣勞生歎欣然野趣俱蒼姿松砥節外飾橘紆朱
墨眞吾好功名已後圖一椽今粗有二頃莫憂無
楊柳迎霜掫枇杷隔歲花柴桑今學隱杜曲舊爲家北
訊時聞雁南烹久厭蛙歸津隔胡越隨地又桑麻
留題竹隱
逆日身頻役來歸歲兩徂已悲松老大更覺徑荒蕪蓁
室期終隱千時恥異圖因釁里中老爲護竹邊無
雨中懷竹隱

還因今夜雨憶著故山宵野水猶除急修篁出屋長螢
光侵蕙帳迹亂書叢豈不念歸去懷哉方絕糧
得山中訊
忽枉山中訊新篁長舊笙風神渴瀟灑消息報平安昔
已闢三徑歸何病一簞借居寧自適理　應難
次韻斯遠見寄
近市嫌紛擾山居取靜深俗塵雖遠隔佳處闕同臨耿
愈思君瘦頻來可老吟便應如對面何止伴孤斟
冲谷過千晏齋

夢裏春歸去榴花曉欲然窓晴書味熟竹密鳥聲圓
病妨搜句澁人懶問禪澹然無可語危坐了鑪烟

夜適

雨聽止復作灘聞抑更揚貪程謂日短無寐識更長兒
歎父官遠父憂兒學荒遲能志游及我

寄內及兒女二首

誰令未得歸不辭忍長飢歲晏得無感書來何況遲鴈
聞傷北客梅動是南枝悵望山巷竹青青獨守姆
幼子未識面吾兒無用奚家雖以儒脩身欲事農耕水

竹為居處布荊令文行起然老夫婦脫粟覓茶羹

曝日二首

勿謂吾居陋能來曉日多屈伸忘病骨淪浹見天和孰
愈萬全藥賢于五袴歌食芹真有味獻語適同科
帝力物傳照熙熙獨得春人知受天賜衛究民體
垢便搔抑坐多忘欠伸階除夫餘潤熙戶走避塵

早作

雞逻山窓月鐘殘歌枕眠櫛踈知髮老射見覺來穿直
句無新意穩有舊緣綴遣幽事喜見俗塵前

元日病

故國歸無路深居懶問津莫嗟今歲病還守去年貧
冷休嫌繫閑懷但飲醇東風到梅柳枯木自逢春

病中即事

病憑與時闌炎涼僅覆蘇秋風已吹髮
虛均如此吾生敢自論苦嗟詩老療水汲深渾

病中即事十五首

半百還過半平安殊未平飢寒藥抱疾造物此何情詎
敢懷尤怨那能問不平獨憐無以養深媿下廉生

汀袍猶擁綠林蛙尚處青霖雨秋冬接商飈早晚經枯
爰明野燒橘葉暗深垌榮謝何終極衰遲孰所令
炎涼自時態何過戰胸中護司追韓子辟碑暮魯公閣
塵非為蟻是境不因工要使神明復毋雜瞑眩攻
窮憐朔復雨夜雨曉還晴未識冬天兩今行人
人愛瘴癘物物敗生成禮法豁來古官居孰用情
端居念朋友多病懶書題惔頓搔首看雲獨杖藜
沉秋水潤鴻遠暮天底直恐踪雖久相逢老少迷
齊前山隔窮獨樹遠斷行迷白鷺垂翅濕歸鴉暝

色看仍含蘇蘇至懇賒不應緣一病全失醉生涯
晚食以當肉人言蠋巧貪茹蔬何不可設說未為真臥
屏猪肝累何須鮭菜珍夜煨芋囊芋朝䆉破鐺塵
蒲柳望秋衰風霜況此時人今非少壯病秪蕭清羸幾
誦江左名語頻哦看鏡詩浮生那足恃辺山谷追
叢菊雖云薄秋花獨此芳秪愁霜後摧寧慮雨前荒蝶
今飛無迹蛩哀咽更長嗟予自失所歎汝益增傷
頰命鷄棲匱分安龍具寒桃腋朝日炙擁鼻北風酸領
異公孫被甘同陋老蘸啼號代強聒更樂聽傍擁

積廬名貫郡古路別通村深谷多新積蒼苔半宿根杖
藜溪見影步履雨流痕更羨兒童輩騎牛不駕轅
暮與牛羊夕朝隨鴉鵲興山林眞可樂軒冕夢何曾供
給欠升斗往還無友朋祖成酬二事老此詎難能
雨合兩流急風高松韻寒中宵空臥聽　苦漫漫兮
去無多地愁來匪一端明朝對清鏡改覺凋殘
雨濕雲表歛風沉月鏡昏誰家寶急杵何處苦啼猿睽
思渾無思吟魂欲斷魂鐘聲總近寺鷄叫已遙村
風雨雖加晦雞鳴不廢晨歲明鶯次第吾眠特遲廻諸

游香柳探立春日鄭延而五
三首之後

豆因蔬食胎人何迫人為家疑宿業乾專似前身
人日立春
陰已至人日雨仍當立春梅花一開謝草色半陳新節
物發風物病身成老身微吟終楚調高興屬詞人
立春日鄭延虞文順于子暢見呈仍輪次韻文獻
餘也成二首
文字追存漢聲餘保賤貧廷英空側席下里老斯人領
美寧嗟晚拙門異厭頹靡扶剪狗用且看土牛春
吾友南昌尉典型詩文風克追豪氣在東野古心同賈

酒能招我拘文吏訂公私省婁盍者那復數匪寞隨
十四夜用立春韻
舊雪猶連雪新春未得春曉粧當變節聞月與俱新題
逅歲閒飮飄流倦客身還家惟蕭索山郭屬閑人
仍有社日不飲酒戲為豬之說作二長短疊
雨勞未挹緖陰羅難鬱不舒舉膳隨楚俗罰聾從枯魚宰
肉非吾事祈田顧歲儲龍猪自有分社飮不關渠
徐文大雅有詩贈子暢尉曹用韻呈子暢兼簡徐
丈

予済祖梁泉常自昂會幽故人食呉踏板橋霜近
昔客過縣君不出迎而社余飯 舉世謬為敬從吾醒亦狂交游有令無
頭白尚東墻

二月[illegible]二日二首

去歲不作瘧今年乃病溫初無一牀卧亦有小舟蹲六
小黃州鬼唯有楚國魂明朝強撐拄扶瓦到吳門
所見與所聞貴豪同脫貧寒時端有獨溫處有能均幸
止藥餌骨深知天地仁流行代斯有不必嫁諸鄰

二月十二日

重設匡爐火運披古策麥香留今已半地域況南國
鬢農耕動侵尋花事休浮生有過鳥歸計欠沈牛

伏日

劫若應伏至風清非雨祥那知潦未退處與旱相望蕩
擲無家稜蕳枯憩糧芳農夫還嗟我汝事異吾忙

六月十七夜出寺門驟有所聞疑水與風即而觀
之雨也對面而橫驚焉已而傾注中夕復作明日
猶未已賦詩三首與欽止斯遠同之

峙石行若泛潮胡詩偏田文而不度林椒

主鮮食分飲汝可指不眠人有待種已謾成誑
明日異聊頗今宵頗快哉無嫌雨腳短故喜旱頭門一
飽歸天賜群凶勿幸災誰驅霹靂屬更起阿香雷
中宵還瀏瀏泛曉更蕭蕭亟作溪頭看猶露樹梢飄田
又化屋喜冷氣十分消我得扁舟去江湖與久搖

過水南甚早

夜雨曉俱止前山雲未收陂田飛宿鷺社木喚晴鳩雲
東浮圖紋灘邊貴客舟故知山可在不覺利能誅

二十四日早起

夜雨曉猶濕曉天晴未分澄波靜如練秀野綠於雲
語無殊聽鄉音有異聞要知皆可隱鳥獸詎同群

早作

蕭蕭初對雨灧灧忽看晴遠樹孤烟出曠陂春水生
閒形役累自作野田行獨愧龍鍾者猶歐獻觖耕

早出

平明策蹇出遇雨且歸休樹欲花藏霧田田水漫流徙
舌還客寓敗意阻春遊賴有題詩興聊當一以酬

電改電

嗟心次写青成歲多暇會寸陰專重學江外本膳哦勿
但愈流俗要當論古人殘冬不十日又說待來春
蘭種初猶短及今當稍滋晴多須灌溉草莫合耘治更
欲助君挍秋當浮酒巵落英如可拾更得慰長飢

次韻斯遠晚步見懷

友達弟仍出婺南誰復過寒終方獨坐詩丞得長哦我
之王楊體君寧惟拳多相思欲相覓馬瘦怯坡陀

晚步溪寺示周次顏

村醉不能醒徐行得隻得路收泥活活田擁麥青青放

意知予獨哦詩輒子聽要觀溪濟暮却畏晚風冷

中夜讀書

涼生燈穀轉月上照鬚髩林壑故對此溪山逢春曾吟
哀蛩伴苦書絕鴈無愚更欲留危坐枕格殆不勝

懷明叔晚題

室暗莫遠投庭空成漫行蚊喧方欲聚螢咽已秋鳴月
澹星能著雲疎電或明可人非公乏幽處莫能并

晚作

午猶加汗酷晚涼能爾清山陰映嶺暮林杪數蟬鳴幡

松窗

對牀門生閑窮不惱行追風更撐月安得小舟橫

郊居書事

物意因人喜人情與物和家家湯藕大處處種秋歌麦
聚黃疑委棄餘路尚多我居雖偪仄度日亦婆娑

課詩

灘長有餘邊灘迴不勝遲山帽堆雲絮水紋飛雨絲鷗
鳴如避弋鳥倦盡投枝無計繁憂整聊因課小詩

信題

假日成慵日朝醒還舊醒餘寒猶未去敝裼向窗情野

叫

樹梅花落空庭春草生得閑聊信筆不復強為名

不寐

近夢續遠夢長更和短更月窗疑雪積風樹苦宵行天
外獨身在暗中華髮生歸田莫遂暮底是物窮亨

病卧聞盜御未行不能語成四十字

卧聽晚來雨懸知明日行破床空輾轉高論阻崢嶸丈
選君精理江西我濫名官曹敢辭契翰墨且尋盟

晨起聞雞

宿雨收茅屋群雞叫遠村病羸深擁褐厨爨晚開門流

落〻年已荒凉莫自存東書徒負戴飢至不堪論

次韻和答斯遠入城見迎詩二首

往辱攜詩送令勞入郭迎交情似許厚俗眼亦增明冬
仲溪宜洄灘長路失手要歸歸已近物物繫吾情
四海豈不廣一身何所歸倦游成白首知己困黃扉硯
我尚斗食如君猶褐衣長年恨相遠晚歲得相依

晨興次季承韻

薄霧收殘雨疎雲漏曉暾泥行從上下歸近得欣奔近
作要重錄舊書仍再溫平生辱居趣異世顧衡門

飯後獨立寺門頗見探落之境欲收以之大費彈

歷倦得二首

作詩無遠到佇立有深思集此溪山趣充吾耳目資唐
虞紫微論藝李少陵師落落心難在茫茫力已疲
起望若有得欲言殊費辭冥搜累肝腎凝想見鬚眉此
樂胡能愈雖貧自勿疑是身寧大拳無事及諸兒

待成父不至

晚日下前村呼兒候蓽門屢驚隣犬吠頻問路人言渠
擬繙詩卷經营遣適尊此懷誰與共愁坐對空樽

石田渡口待潘文叔去歲亦嘗於此待端叔

野店當溪靜荒園得日寬頻因候客至併此把詩看首
寄山中信如今世上難却愁相見後勞苦雜悲酸

書事寄呈斯遠

路盤疑為短馬遲翻更長野田吹欲合林日凍無光未
暇親書案頻成喚酒觴短檠今夕念我反正相望

晴晚立田間二首

落日明溪塢微流咽斷橋牛童肩滯穗汲婦抱遺樵誰
謂居田賤殊勝處富驕歸來各其所吾亦飲一瓢

習稻積肩已腰鐮裹飯歸大能迎別徑兒亦伴幽扉共
說去年熟却愁今歲飢及閑還治圃促婦更鳴機

觀田者有感而作

白水田田滿青秧處處高雨滋無復旱人喜不知勞顧
我方羈旅徒能慕汝曹豐年如可望賤糴亦多遭

已晴復陰

雲去疑收雨雲來復作陰已聞鹿洄聲何止暗園林蛙
鬭怒何事鳩鳴非好音農心殊悶悶病體更岑岑

晚坐欲過在伯而不能

暑威驕伏始月遲知望過無風能濯熱有句可斷蒔竟
拙空頻點未工復屢哦思尋戴安道尋詩雪舟何

書事

當暑暑何在以風風為生與夫忘僕色客子就歸情往
者千年隔人馬幾日程同行得老伴餘事率詩鳴

寄題宋野卿家小閣兼屬李亦韓渠進父二首

湖北終邊北辰州是古州故家唯宋氏舊物有書不毀
踏綠江路頻登小閣幽雖微少陵句不減浣花頭
憶我辰州友英英李宋渠參差由百戰悵望到三湘邏

近書能寄近隨身未於南山如訪舊下有於討柔

獨步寺前待斯遠不至

隔塍雞啼午經檐鳥喚春靜中成野步老去得閒身咫
尺頻相覓追隨定幾晨村中塵俗憤海內復誰親

中秋夜作去年今夕僕自北關過吳興

明月同千里寒鄉又一秋林隨檐尖側巾與桂香浮此
夕山中趣也年雲上游諸兄皆更詣老子自商謳

十六夜邀二劉饒錢同成父飲

藉甚中秋明飄然四海兄詩兼淡仍泊酒佳潤還清柳

映蕭蕭影灘聞活活聲明年當此夕轉柝政重城

鄉兄大聲以重九日置酒約梁文仁伯陳兄元復
蕃亦與焉賦詩二首

解印何其勇五噫詐謂狂雲仍有人物家世未遺涼學
造淵深窺文推翰墨場詢交有如此敢恨落終方
栗里當年節柯山七字詩舉觴非衛俗懷往要銷悲暑
絡屑侵凜風中鬢颯衰多君能醉我有客更同之

九日欲行宜之兄見留賦詩二首

節裏留羈客秋邊嶺此心臺高千時暖齋譚卜奉陰白

髮有衰疏黃花無古今君其賜茶會我乃吳吟

九日

今年重九日身瘁次顛路懷古心雖壯登高思却迷山
空分向背木落盡高低多少羈栖恨寒猿斷續啼

十九日招老謝丈

再失重陽集積能一笑期兒童閫串鳥雀避茅茨雨
後橙初熟霜前菊未衰招邀幸臥麴傾飲莫相疑

十一月二十三日

正爾元無事胡然富自聊聲哀紛若雪梅早繳如椒太

白傾殘榼方爐熱柿樵官才成此味隱莫待渠招

歲除日立春

舊歲此夕盡新春今日回天公省事嘉節併相催護有詩堪寫柳無尊可開去年湖上氣尚可尋梅

過童泉山居

林園柿栗日郊野杭稻風居皆有餘適歲久無此豐台背歎父老衆頭問兒童作客勿浪苦此地吾當終

同文顯過山居

不惜露侵衣俱行草逕微論文尊有酒竟忘歸誰謂吾居陋能來好客稀林園故多暇杖屨莫違

初夏山居有懷長沙游從四首

日者因向使人纔致一書有懷那再寫為况久如何貫傳長沙國陶公五柳廬文章且難進可向友朋疏

我愛長沙國全如洛與伊諸公早聞道老我謾耽詩懷昨相追逐何知有別離湘西一回首蒼莽便天涯

舂谷我先契諸公吾單流懸知盍簪際頗解憶人不遷先風轉鸎啼出谷幽因聲煩為我傳寫寄荆州

想見湘西路扶疎夏木長佛龕鐘磬寂書屋簡編香破

霧穿寒鐘衝風喚晚航向居犹是客今夢卻同鄉

子進子儀過寺山居子進有詩次韻呈子進兄弟二首

蓮麻成蔽翳隣曲斷經過茶供同五州學香聞共禰隨寒滿空有節古井久無波尚病留餘習詩成索細哦

荆谿有三士求識自初年才大俱詩伯公惟媿飲僊子進不飲而未詩有酒祿嗟子游之句結交期耐久過我地忘偏慚愧衝門下今成頓有邊王立之居於大梁城中有亭為坡谷而名也子進今同子儀來必故得用此語

挽江叅源舍人二首

要識公兄弟當年蜀兩蘇文章到宗匠人物見規模護有詞垣用終遷政府須世緣殊未了怱復返清都

公作廬陵掾先君官贛州書郵時問訊江驛幾淹留撫事今安在臨風涕莫收誰為耆舊傳好寄竹林遊先君頃為東司屬官舍人為吉州獄掾

挽施文叔三首

豈但吾州少端如四海稀儒林據根柢王德著升相不遇寧渠厭傳亡始謂非及今何所語徒有淚霑衣

不作王官試還為幕府留綺歌偶意改散號負歸休虛
費當重作瀟湘謾一遊胡為章未發已報病難瘳
資福我跨塞智門分命東那知畢世隔但惜數年睽此
士豈復有餘生誰與居遣丈好收〻駿子記憐渠

挽謝景英丈二首

尚友固十載過江真一時信書前輩及身後古人為竟
作東山卧漫傳康樂詩荊州人物論夫豈惜吾私
不見遂歷載寄書寧寫心淒涼歎垂白寂寞遂知音只
道成垂隔那知遂古今赤城何許日雲物渺難尋

挽余正叔

半生初未識一見驟相親九曲泛舟日紫溪沽酒辰我
曹俱蹇薄吾子固真醇竟爾縈何疾胡為遽沒身

挽周畏知二首

鄉里維諸彥親情不數人比年成屢哭將老愴吾身問
學天辭外追隨寂寞濱有懷終不泯四首信傷神
目疾初傳劇猶思凝讀書那知遽至是此恨合何如我
已髮俱白寧能世久居吾人門戶責驥子絕憐渠

挽周畏知母俞夫人二首

夫人不佞佛平日事何如臨死無貪苦與常同起居巫
醫容睥睨孝敬謾勤渠性識真明達油然悟本初
卧兆雖自古邇來聞見殊一言福後嗣百計走愚巫用
意非流俗惟賢異此塗徐看好[illegible]玉五馬天衢

挽沈夫人 五峯先生夫人也 [redacted]

夫子家齊政夫人實並賢女能堅素節兒亦嗣青編往
日曾居寓曾親壽酒邊吁嗟難重拜真哭亦無緣

挽徐提舉夫人盧氏

進已後師説中猶覩母儀百年斬未已一病乃無醫令

子高交友韓公直筆辭是為能不腐雖死亦[illegible]

挽楊茂原二首

玉美終懷璞蘭香竟死林名期百世後恨獨九原深夜
雨長形夢秋風遂絕音扁舟載孤旐行路亦沾襟
松老成衰吹天高慘暮雲如何歲時隔便作死生分經
紀無家事編藏有舊文周侯成義士節槩過非君 謂畏知周

挽俞克晦丈二首

憶昨陳手相鄉閭例薦延蓬山逾秦望嚴邑漫銓員祠
館歸求志周行數遷賢那知終不偶幕府遂終焉

好官堪底用厚祿竟如何詩可傳家集名能繼世科流
風親黨競餘慶子孫多挽送歸無策淒涼謾擬歌

挽周德友

不作玉堂仙猶宜入道山子才[illegible]乃厚賦命一何慳此
日騎鯨去它年化鶴還委蛇仍嗣野芳桂雜椿萱

挽趙路分善應三首

世俗紛爲僞躬行孝以誠奉拳將母念佩佩友于情齊
物豈求報得仁非近名誰爲太史傳獨行有宗英
公就專城養我安閑令廬幾同州府入得侍哭諛餘課

誦列重稚公書龍蓍命諸孫朋誦語孟孝經於前戚休詢里閭由堂朝夕
望容復象平居
惟我先君子相於出自同年推大父行誼篤古人風諸
宦曾憐我經行阻見公訃聞仍葬日慟哭匪途窮

挽游建功

通學元分族淵源信有餘二龍光慶貢一老慶懸車義
利過庭訓與衰迂叟書他時家國事斷不負幽墟

挽曾達臣二首

邱壑豈遺物市朝寧污塵士當明大節天不棄斯民玉
笥遊仙夢浮雲閱世身襄陽獨耆舊他國顧無人
江右曾爲氏南豐與韓州推其本儒素夫豈異源流通
日過道宅有遺皆好脩公侯生積善天道匪悠悠

謁趙文昭墳

君臥青山久余今白髮新秋風對搖落舊事入悲辛此
世寧長世吾身豈久身蕭蕭聞鶴唳耿耿待雞晨

同方景嚴謁介庵墓

又過餘干縣來瞻馬鬣墳侯芭今白首李漢舊多聞采
若談頭屢騎鯨海上雲生存零落句三復泣紛紛

樂南金秀才求其先處士君挽詩追作

此邦春已晚人物欠冰清要撫平生實聊徵月旦評有
嗣見真不朽求志得知名秀才求周子充內翰爲作志銘更欲求吾語吾
言曷重輕

聞鄭仲仁訃

未快沈冥嘗餓龍東逝波平生萬卷讀遺句百篇多感
德今如此天心果若何青山忽回首南望鬱嵯峨

挽李舒州二首

忽報舒州逝深同海內傷平泉無草木北海漫丈童要

作人琴嘆空懷道路長臨風為之慟鬓色變蒼蒼
一跌竟不起兩州空復更臺綱元振舉物論甚分明遂
絕朝天騎空傳跨海鯨還知流涕者豈但一門生

挽曾仲躬侍郎三首

昔者嘉禾郡曾容謁長公已焉地官宅還獲見今翁識
面雖先後陳詩匪異同如何一再慟祇向十年中
政報朱轓起旋驚丹旐歸死生何忽忽聞見悉依依獻
納名元在吟哦事已非清風端可繼黃髮獨成違
好在荼青竹青青十百竿風煙能持護烏雀勿翻譏大

子當年趣聲名後代看興懷非一事愁絕更忍韓

挽南澗先生三首

唐室文公裔國朝桐掛家學探和靖經論嗣一門華尚
擬咨黃髮居成後白麻公身寄南[illegible]物理自興嗟
魯呂兼晁鄭吾州風所尊流風嗟日遠耆舊賴公存見
必詢詩卷閒仍置酒樽從今入州府寂寞向誰門
寂寞溪南路于今忍重經東來待搏拟南去哭丹青四
裔傳碑版誰人作誌銘屏山空矗矗澗水暗泠泠

臣馬啟泰恭校

淳熙稿卷十二

副本

宋 趙 蕃 撰

王朝稿

五言律詩

呈滁提舉時禱雨應雨來洽

滁邊早隨至吏憂民足傷陂塘待天雨饘粥仰官倉翠翔胡能久收成頗所望關心塵漢節用意格穹蒼怒已雷霓合兼之雷電將驟來能點點快落遂浪浪未復田疇綠纔稼來隴黃粗能寬閔閔聊且慰皇皇末世耽聲律前聞戒暴尫于公明孝婦卜式詆弘羊是可爲邪本

寧唯致歲穰公行有餘力我句漫斯狂半載官雖次欲歸行絶擬何當荷蓑笠及此濟江湘

季蕭兄三覌詩且寄出示陂陽墨帖改次韻一首爲謝

中朝當極治人物近皐夔南渡更衰亂諸賢困遠遷含人名最早白首但論思尚喜詩傳派于今學有涯居然老成獨興彼俗書姿明眼達吾子擬篇話昔時端能繼無累(無累季蕭尊公集名)所見匪狐疑愧我安能友酬篇只韻隨

寄王謙仲周子充文

吳蜀三分地沅湘合水流魚蝦今島嶼蘭芷借汀洲適月雨連晝暮春風送秋濕桑蠶餓死壞種穀漂浮墺屋無乾處吁嗟幾日休事多徵故逸文欲號窮愁懼初求免益行重失諜官曹待符檄食事指衣裘海速空占服行藏漫倚樓生涯縱草草行路勝悠悠弟妹懷天末夢魂枕浪頭何當得散號從此具歸舟特達非無伏迍邅已過身禁庭欺宿契樞府記鄉州幾遇長要使頻裳禮翰枝難派懸釜袠且盃破囊收夏禹思由溺阿衡任內溝豈伊儕子弟而俾墮拘因霄漢瞻歸雁波濤羨沒鷗

懷哉上南斗去矣事西疇

雨後

畏暑常疑病逢涼還作詩岸巾看鏡懶步廢過廊遲樹消陳意江山發令姿徊如自得徒倚竟何爲厚禄書多斷長貧志未移無官帶難緩有竹俗能醫不遇徒成賦歸來亦漫辭行藏隨所遇造物豈無欺

呈莫大猷令

入境能知政昔聞今信然吾行萬安道頗識令君賢阡陌東西接人家遠近連鉞青秧出水穗長麥搖煙犬吠

稀逢客牛耕不廢艱幽啼催穀布午睿起盤眠徼罷追
呼擾民爭賦入先太平真有象循吏可無前徑欲栺五
斗從之受一廛經行嗟阻允少日待回船

歸途

招要非故約談笑偶然期假日寧忘夜徐行不用馳吾
曹欣窈窕童騎若逶迤罷酌餘尊酒催成未了詩事雖
同栗里宿乃異西枝雨合泉如瀑嵐昏石似蟠茲游嶄
可再約友更携兒

贈嚴黎二師

往者聞三益今焉欠一夔寄詩曾併達得報乃相遺自
說斯人死尤懷一見思高樓雖物外好句必天涯渺渺
煙霞趣蕭蕭疏笋姿徧參真已悟換骨久其時以彼穴
成就而余深發疑刀圭如乞與親錫詎難隨

讀舊詩作

長日胡為度緗囊閱舊詩渭南雖遠祖修水是吾師論
自唐虞遠名歸盛宋無相傳均一體所得亂他岐智鑿
空奇字天成在達詞江山真末助學問本深基性癖
渠似窮工殆我欺誰能釣時譽聊以慰朝飢

總○

使君以十月上休日燕通判教授縣令錄參沅陵
曾溪兩尉曹蕃亦與焉坐間出示宗莒公草書劉
賓客詩帖李西臺呂東萊朱希真趙忠簡詩帖蕃
賦詩十二韻以紀其事

假日黃堂燕窮冬白晝長風流話前哲翰墨出珍藏莒
國龍蛇字西臺錦繡章東萊先理致朱老縱顛狂最後
合宗帖深於往事傷汚泥躍蹤大藪暴射狠薄暮仍
添火終筵更益觴時雖當歲暮氣乃近春陽此固公為
德寧勢所當廣文亦獨冷半刺喜翱翔四士俱才岀

一夫惟寄霜鬢終看霄漢買犢自耕桑

謝張帥

鉞印元戎貴還瞻海角卑居間凡幾級其勢可懸知垂
進黃堂拜風蒙青眼期筵華紛饜飫飲劇聽淋漓既納
逢離話弁須道路賀聞令叩齋閣禮謝歷揩揮披豁意
名位高深詎測窺夏人多語政餘事亦論詩似欲徵元
作何勝枉譽辭更成湖上集仍厠篋中奇七字昔靈晉
五言今總持公兩處留題有流傳久已因收拾向無遺自看
才惟薄雖堪德過儀受之增蹴踖見者亦驚疑暫爾休

追
改追

行役於焉紀謝私釣竿如寄把懸榻定除緣

呈王侍郎昆仲二首

先契今餘幾交情不易論疇能迴薄俗未肯棄衰門慨
念我伯仲仰懷公弟昆自知眞尾碌那得並璵璠誰謂
長江遠茲來匹馬奔匪因窮附達政以曲能敦道愛淒
其久高風凜若存靑雲看星聚白髮對鴒原
袂未瞻烏府先曾陟杏壇子詩賡和答貽教異暄寒石
佐元相絶知聞共賦觀千霄峙松柏流水會波瀾雁飴
登門舊我嗟行路難蒸湘方渺渺淮楚忘漫漫旣見得

良慰語離還浩歎深思盡心曲直覺大豪端

沈沆陵生日

千載郊居賦當年蠟屐遊江山元好在人物總虞流奈
所須能上紅歌特緘留白雲寬志養黃紙拜天休先契
仍條契賡酬復獻酬懸弧頌初度橫鶚看淸流

寄成忞

屢約過茅舍終成覓順舟書來勤問訊病去若淹留避
逅行人往丁寧雜物來那知空悵望直恐遂沉浮籬菊
猶靑蘂鬢毛非黑頭年生愛此節今歲秖空酬度日潭

無頼與君得散憂欲乘風須辦草徑桂令幽豈之登臨
處堪爲耳目謀躋攀無脚力夢寐想神遊

寄贈曾泰父萬呈巖黎二師

憶昨初南入吾家住信州桂庭嘗牧守詞掖舊淹留生
世夫何晩斯人不易求風流付篇翰零落卧山邱尙友
論世如公豈並遊近功稱共學爲僞說描流白首無
素清名所得便百年安覓觿萬里羅浮遊大
猪鄉人慕少游成孫白桃李有異別薰猶久矣聞屈賈
因茲遣置郵碧雲惆悵望不難怕寘搜王謝池臺古嚴

㤗鍾馨幽林園小樹落巖壑細雖鋟豈曰忘徵逐懷我
因阻修距留終有合鍼石詎難投

用韓文公送鄭尚書韻寄雷朝宗兼屬歐陽

扶胥湖中客悠悠月下杯飛騰南海士斷絶大書開三
命令爲牧𭧂聞祝以來貪泉姑看詠驛使且催迴賓客
有文士登臨仍古臺唱酬須寫寄屬和恐非才

寄黃子耕

野寺已黃昏高軒辱過門交游久豈之情義獨能敦我
已衰慚愧君今風氣存一官何未試多難亦成屯詩本

吾家事經從違著論明知有傳受未易測淵源近訪湖
邊宅猶餘漲水痕如聞江上郡欲覓隱居園邂逅空題
句飄零難具言折梅無以贈三嗅鬢霜繁

寄程可久丈

聞道沙頭老遂為安國居違人難問汝近況復何如此
生獨松徑何人在石渠儒林有韓孟待詔自嚴徐別去
空勞夢新來更欠書久知腰倦折懸想病都[illegible]
州近水濱一水餘秋風期命駕春雨故攜鋤

送藍吉州

前歲公開府鄰疆我適移山椒深遣皮齋閒遠投詩去
國哀王粲逢人說項斯春秋其我罪嶽觀過可仁句流轉
今初定保持端自誰筆難窮記禮欲遂嘗[illegible]
次焯傳聞遽解龜只云那有是及此信無疑春事崢嶸
際鬼工劇相時合專一身許父母百年思屬諸新浮綠
楊堤亦裹絲絃時繫船地異日寄書期學道安時順餘
寒近酒宜臨分意無盡公爾豈其私

寄李虔州

自入湖南路驅車得屢傳流傳雖有句次舍或無亭險

絕猶云未艱危不易聽真宜太白醉未信屈原醒我去
方蠻府公歸合漢庭頗言均沛雨尚想獨[illegible]雲白雪故
寡和黃麻須六經詔除期不晚得以慰飄零

送江憲移京西漕

流轉江湖後飄零歲月餘僅能瞻玉節忽已報除書借
留情雖切依劉計已疎二天元不遠大厦豈殊居使者
澄清重明廷厭納穢循行聊復遍頻覲勿躊躇
苦節清江守舊魚昔聞曾誦此今日定何如

呈李和卿法曹

使者趨朝後參軍捧檄來重湖秦至險兩月聽閒居豈
是拘形役真成畏簡書祠官請已再郵傳報何[illegible]
工欺我江山賴起予發新頭盡櫟[illegible]初稚苦無儲[illegible]
防[illegible]孔綫信有諸何心事刀筆但覺愧樵漁觀水知除
滿看雲見卷舒故人方幕府見謂合何如

候周子充丈

抗疏有歷載宣麻茲一朝漕河誰啓閘江水待來潮豈
有夔龍輩而從鷗鷺招定應聊優游寧事久逍遙世路
仍才美居還絕客驕斷斷自謾[illegible]鶴鳴本光昭往者資

遂

先覺今焉倚後彫公如再廊廟我亦遂簞瓢

寄誠齋先生

適日使旌來歷論無此賢誰歟記南海久矣賦貪泉已
上遷山直還居吏部銓省郎遷豈恨宣室夜重前掌制
宜鴻筆談經合細衡猶為重儒術何止用詩仙四海推
鳥鳥孤生悵跕鳶長安近抵日蜀地遠如天程楊春風
倚髩心夜雨憑十年期採藤斗食政窮邊

寄劉子澄先生

春雨寒猶積春園木又榮武昌開別駕生未見題名安

滹思稿　八　卷十二　九

否遂人間書題闕便行周闌懷細履陶酒憶徐傾會合
知何日爵棲尚此生向來猶楚越今日遂鑾荊妻子兄
寒累矢朋時世情未歷終薄祿當復事深耕

魏辰州生日

昔在思文獻今焉見典型王良中有韞阪廣外無形範
秀舒淮水飛聲出漢廷見雖子符左宦未繼禮青諭俗
書陰德傳家刻壽經庶幾相感格于以稱丁寧萬象皆
春氣斯人乃德星否臧斯列上耳目豈遂聽松茂寒仍
秀蘭過遠更馨不唯歸盛美併用祝修齡

何叔信生日

既自科名就方勤問學為一官寧恨晚萬里此具基鹿
覷通家舊沅湘識面遲高懷每傾倒勝日共追隨要擬
雖熊什慚無黃絹辭廼翁松柏茂驥子程汪姿

賀吳仲權召試館職

書為湖外別難寄日邊書詎敢疎風義欣聞有詔除圖
書天祿閣文陣玉堂廬秘記資讎校人材務養旹
策見董家比召嚴徐惟我高曾世曾仍位序居永懷禾
祐始絕歎建炎初衰謝今如此凄涼實在予 高祖書為秘閣校理

滹思稿　八　卷十二　十

曾祖為秘書少監

蕃欲為辰陽之行達寺簿先生以使事來武陵況
獲再侍又蒙俯用近者寄上鄙韻賜之韓彼次韻

敘別併呈子實百六丈

歲事有豐凶民情關悴榮蓄儲雖具數郡邑頗空名為
國深存慮勞公作是行達難頻須引避追復心傾有志
空前躅無成愧此生匆匆還避棹草草催挫荊對兩眉
箋句看虛手足情千林喚歸去一雨勸催耕

張次韓見招欲同一詩人飲即見乃新定遠令劉

○孫

旦元賛也詰朝與之別別後寄之併寄次律
張侯呼我飲云欲辭詩人我娛野無格君能亂出塵句
中真有畫筆下信如神不待羊尤識由來一語親親管
嫌坦率意獨取天真頗恨匆匆别殊乖款款陳王官欣
舊轍蠻語恥初詢起此窮途哭端非傾蓋新庾江風吼
夕登舟雪飛晨行路嗟離闊題詩報苦辛

詠盆用昌黎韻

山居何所有種竹並榴軒聽雨宵忘寐摇風日破煩春
來仍引蔓雨後競添孫迸砌思移石妨池欲廢盆畏防

盧蹊掘檢束費晨昏自是林深茂非因地猥温有朋如
負主布陣似争鷹戢戢枝雖短駸駸勢已存卻行緣避
礙逆勇遂難堤埤書頻留步兒欣屢發言縱横從可目
散漫孰尋根蟻敗須攻究羊侵要補藩驟驚疑凡合還
討若車奔豈害偏藏徑何妨便滿園擁培規我力振拔
果誰恩坐見身長壯行看籜敲垣昔俱滋濕量競與玉

○竹登改後

辭玉芳蓀未肯低前輩終當及次孝萬杉真很説千梢更
何論寒傲冬方見陰森夏乃繁務令收晚節忍把助明
瘦此日聊成隱它年定改門韓公留句伴侯喜謾夕私

韻險言無麗搜窮筆殆兇直將摅鬱悶底用役神魂示
子斯同作吟哦莫接眼

謝知縣丈相率汎舟且訪寓舍併呈子暢兄
父老延見後詔書宣布餘臨沔其身轍散步輟車輿天
氣清而朗物情和且舒聊為曲江飲報此暮春初人物
玉相倚山川畫不如要窮詩律細寧遣酒行疏既益園
官業亦留溪友魚風期須我輩樂事見群居欲去驚前
導重來大入裾還迂長者轍薄慙野人廬

既別丈顯兄弟晚宿日光寺書懷寄之

別君富以詩此物不充饑二事交為病吾曹均坐茲欲
談殊燥燥趣去苦淒悲晚宿投幽寺翻思赴野期鼠燈
半明滅雨葉亂紛披安石畏作別淵明當語離萍蓬居
靡定條濕志難移問隱俱樓弟賦耕皆有兒懷哉衡泌
樂可以共棲遲

口占

稍不作山行山行眼界生晚禾垂已築宿麥地初耕非
甪牧牛笨青裙負水甖自安如有道所樂是無營澹而
悚益願胡為討莫成

挽向恭議

丞相遺容法雲仍多耐官著鞭期一躍失路困千盤竟
死諸侯客空留神武冠梟鸞終異志松柏遂孤蟠前輩
今無幾臨風特慶歎賦孫宜有後寵老遺之安

七言律詩

立春日呈彥博昇帖審知

憶昔少陵身在蜀遇春曾憶兩京梅我今久隔鄉關念
病後徒驚節物催不見過門長者轍可憐到手故人杯
長亭與想東征路柳色青青撲面來

晚春呈全真

九十日春餘十日庭陰已作夏扶疎桃花浪暖且振鐵
燕子日長空廢書故人行行重作別修雲悠悠思定居
及此莫孤朝與暮易勝書禮問何如

周愚卿出示楊謹仲墨帖

成都舊日楊雄宅今在清江鷗鷺洲頗念書題成間闊
忽逢翰墨見風流鄉林草木年仍故此老詩篇晚更遒
官事安能久羈我何時載子以扁舟

建康回使寄范帥從求詩帖許而未至

作意投公好賦詩無鹽竟自突西施生憎偏反飢寒態
不盡從容質問時已辦過江還敢與要期重謁恐無辭
夜光明月雖防暗白日青天不碍知

聞子耕司戶兄非一日昨見墨帖於中州又誦五
言長篇於劉子澄許今茲乃遂識面輒題鄙句以
叙區區

墨妙初看眼自明誦詩還見五言城不惟喜獲吾黨士
要是未忘山谷盟我亦可憐跧句癖君其勉力振家聲
祇今此道寒如水莫以微官取重輕

馬上讀子肅詩集并懷子進子儀

一雨雖收更有涼我時驅馬度危梁溪山慣見少新意
詩句熟窺多舊行僕先見此集也本不使高飛向台省忍教微
祿滯柴桑難兄難弟俱奇士寧愧諸洪出豫章謂龜駒玉鴻也

夜坐讀書有感示兒曹

昨夜秋風入短檠試繙編簡似前生不求甚解慕名語
足記姓名唉老兵但得作詩窮有味昌黎從官久無成
法會未可還翁學當念無田事筆耕

伏讀時中胡公墓誌輒用澹菴省齋銘詩之韻從

逢○

逢改逢

逢○

仲威昆仲求本

千年康瓠壇猶寒豈似乞人誇豆簞經病漢儒頗學癖
叢求秦火未燒殘名章可媿功言立門戶在君兄弟難
至寶獨完元自貴用輕寧事雀空弹

曾耆英録先提舉若述及屠龍未譜與先世誌文
見貺副以長句次韵為謝

試用初如江發源斯人欠使百其年有孫解保書如東
過我不娩寔之鍾鄉守舊聞曾奏疏鄉人今日有經筵
縱云録後無前例循吏藝文應並編

曾耆英自太和携所録謝民師觀妙詩文副以長
句見惠次韵酬荅

別時黃落問山風見日清霜鳴啞鍾二謝有詩皆可誦
七言兼與見傳宗樂幡故異司隸救右祖徒聞呂氏從
君獨淒涼能過我逢迎敢作誇為恭耆英書載觀妙學詩太和近有攻令之變皆士子所為云

張因叔尉曾借示贛陳丞撣之文編以長句還之

子昂高蹈國家風詩到後山仍便吏工何事棲遲猶五斗
向來推許漫諸公謂張安國欽夫平生但記逢人說一洗真成
元馬空今日宦遊得此士知君不類溧陽窮

讀山谷文

深居度日渾亡賴小役踰旬抑又疲到處青山特青眼
隨行黃卷有黃詩少陵授受後千載此老風流彼一時
衆作沛然雖莫禦要云萬折必東之

通問贛州留尚書并寄三首

去冬曾作送行詩豈料重臨歲甫移盍遣德星均四海
願令竹馬快并兒使君不獨符仍剖剌史還聞節再持
吏治久安民則化九重於此有深思

台王門趾曳裾每懷搖拜獻公書彌編記補遺忘後
覬瞻分憲憂患餘只信此心無改事証知彼諸欲何如
屬聞威府重開幕適此故山歸駕車
陛下胡為先一州是公豈合久諸侯東江西江水且漲
南山北山春正浮促席久思宣室問都人願覩翰林遊
我家懷玉山之下亦擬探奇謁道周

賀周侍制兼直學士院

重聞陸贄掌絲綸可驗公朝道必伸暫向玉堂還舊直
亟從峴沼據通津招來賛晝邊疆靜話感山東德意新

誰謂文章財小技計功端合畫麒麟
呈曾侍郎遠
思人幾作訪茶山竹窓如雲不敢刪未覺風聲成歲違
政孫伯仲力追還長公舊日曾一識末路後來遭百艱
選追探囊得行記贈公詠遺君承顏
贈蕭叅議德藻二首
諸侯賓客湖南盛東海蕭生漢沛知前後相望真一揆
流傳況複有新詩鄉來識面嗟無地今日登門可自遲
大信千巖趣歸去近傳新把峽州麾

多生君書幾扁舟意在斯人豈漫遊聞道千巖有高隱
甚思一見昔無由雖云爲石稍親近未害烟雲隔檻收
況是交承我伯父接武論契許前不
寄鄭秘校
吾邦豪傑未多聞義薄雲天獨數君還歎登倉真甚患
當郊置驛信徒勤自前未價未爲貴我自聚螢先有云
食粥敢言今數月更憂無粥但奚辞
聞朱伯濟李和卿孟蒼直有審察之命
紫門一閉動經旬何許書來事得新聯辟詔追三縣令

峥嶸名譽漢廷臣浩然豈憶南山舊太白寧歌泗水春
賦就梅花如青寄長安不見少年人
四觀曹元放畫迹寄其弟季承
古寺荒涼客寓居閉門百事付乘除學知定力貧非病
詩見新功藥有餘化鶴已空今已矣騎驢何處問何如
追懷存沒傷零落底事秋來音訊疎
寄贈湯司諫二首
御史曾追慶曆唐有孫還是結興湯絕知驥騄難羈絆
也追松喬試雪霜如許人才豈終棄要之日月本何傷

孤臺上蘇仙句多載寒寥無和章
自聞寬法離新州日日江頭數過舟學子尚知稱述作
君王寧不念謀猷五車頗困十年讀一見新勝萬戶侯
我亦東歸苦無日待公行矣勿逡留
贈楊左司三首
白下初逢使廣軒始披雲霧覩青天黃花紅葉蒙深賞
白髮青衫又十年舉室尚爲湖外客一身還上浙江船
尊前鱸鱠雖佳矣不是東歸重惘然
先生文力早騫騰今代詞人盡服膺已見陳詩歌上壽

更須作頌紀中興敢如杜集高岑比尚愧韓門籍湜翺
政爾舟流不知居況于朝夕遂師承
有來聞説工封章造膝言之外敢昌但見詔除頻寵渥
是知明聖識忠良都司萬事無不理一語九州當致康
況此十年門下士反從匀漏吊沉湘

寄林運使三首

番禺城下牂牁水亦復分流過此州使節長瞻萬里外
尺書忽到五溪頭驟寒應念果堪説奇勝聊云舊所遊
頃因滯公猶未名蠻荒著我更何尤

只爲違離又一冬素書寥闊使難通身隨回雁辭湘水
夢許騎驢看華岑人笑半生饒落拓自欣三徑著疎慵
頗慚叢棘無功受勤動終年是老農
憶昨登門誤取知再爲猶復似當時已容盡醉尊中酒
更辱頻詢別後詩落落有懷那得寫悠悠重見果何期
南山幸適朝天路準擬追隨竹馬兒

寄曾運使

携詩十載舊登門一見長思闕細論豈意猶蒙記名姓
故情仍許奉罍尊臨分更俾傳家集請事于今行嫡孫
儻有新聞幸無棄素書無只報寒溫

別曾運使

鍾陵寂寞幾何年公自茶山又一傳萬里未能攀老鶴
晚風那復聽鳴蟬乖離每覺如思古流轉何知復拜前
賸欲相從還臺去候門稚子望歸艫

投徐運使

白社多年並遷荒有孫還復以詩昌此懷顧識亦已久
茲日能來豈所望更後菊前霜錯落地長家遠客淒涼
半生知己晦庵老爲我談公遣座旁

別徐運使

風骨富貴每多偏造物於公獨俾全笑我效矉忘露醜
不知學步返難前侏儒自合奉囊粟衛尉何曾值一錢
我地有飢能任恥熟聞高義薄雲天

程閣學知建寧府入對二首

日邊飛下詔黃新大府潛藩屬老成一代儒宗還北闕
十年法從對延英從容定有回天力咫尺重聞曳履聲
使覺兒童語音好謝公今起慰蒼生
湖山十里藪荷香穩送朝天一夜航前席固應思見賈

谿

留行政不待徵黃懸知筆下三千字小試囊中一二方
自笑使君今白首彈冠何敢企王陽

送周禮侍赴召

昨春書題歲且更每逢人士說先生名高正倚斯文在
身屈不妨吾道行天以蒼生付安石孰能三逕老淵明
自憐留落嗟何幸得向湊城一送迎

送薛建寧赴召二首

趨向清時課郡功履聲長憶未央宮祗言治行稱黃霸
不見朝廷徵弱翁簡注豈惟陛下聖謹謠還喜庶民同

須云故國非喬木賜第宥看又植桐
懷公與選繼昌黎是我學人行卷時香火奉祠雖觖望
簿書棲邑尚淹期長年故有盤零恨末路欣逢陶治私
自度才能不堪舉直思求地免寒飢

送吳提刑赴召三首

擁節西來歲未更提封略已遍循行洞庭青草絕餘寇
沅水武谿供力耕勿漫繡衣聞直指正應天下急澄清
治平已召吳公去材秀何人是賈生
連朝欲作送公詩以頌懸知孰愈規萬事要當明本末
一月切莫計安危老農不過除莠稗良藥安能棄朮芝
勿謂常談使經鄙獻言端自戒新奇
只道邊城獄訟稀那知亦有造空為不惟寬大難容止
正畏精明莫可欺已矣楞敲成俗吏懷哉香火奉湘祠
儒家一紙聞天奏便是吹噓送上時

送王饒州赴召

吾人日旰坐延英當寧得人成太平常恐珍才在空谷
豈容耆德久專城穎州使合為丞相渤海無庸拜水衡
今代吳公祗公是自慚名謝洛陽生

送京運使赴召二首

南浦維舟初拜公五路隨牒限趨風問遂欲傚移官見
傾愆護傳名節東不但朝陽得鳴鳳正思御史昔乘驄
我曹竟見非黎庶大庇要令天下同
一官不恨落羈縻正謂邊頭獄訟稀但有膠膠還擾擾
略無是是與非非詩書舊學渾忘卻夢寐衡祠得放歸
邂逅兩臺俱趣召尊罍於此合知幾

代成父送趙信州移知台州

郡人初喜兩旛成語音還傳易鎮榮千里溪山如有恨

一川風雨似增清來應重畀臨周郡看即歸來侍邇英
平日望峨海山賦便思懷謁兩經行

呈趙蘄州書杠

別合林園水滿池黃鸝無語鷺頻窺吟哦終日大自好
點陵與時殊不知北海定欲真識面阿連還要俾成詩
自從諸老凋零後此事于今更屬誰

送張真州大經

渺渺春江綠水波客中送客倍悲多一麾出守瀚公去
三徑就荒如我何暫為淮人符割竹即歸漢殿橐持荷

異時治狀稱侯最十萬疲氓蒙撫摩

寄林信州

領近梅花開已多水南梅事又如何使君假日曾遊否
客子臨風空歷哦好士何妨勤下榻豐年那有拙催科
倦游我亦懷三徑何況傳聞政免苛

送莫贛州

赤縣權宜非昔時延閭誰復古人為向來譽烈宿如此
今日飛騰已似遲雁序相仍盖詞掖虎城專閫待爪期
歸設懷玉山邊路準擬重看啓節時

風啟還

呈郭峽州二首

柱者枉書弁賜詩鴻然高義見予辭襄陽耆舊今餘幾
海內風流更屬誰早日有懷期見止秋風於此得來思
顛雖頹被林宗識郎恐人非郭序知
卿來識面昔無因今日升堂叙所親豈愛瀟湘為隱地
故嗟伊洛從還塵周程授受源流遠廣漢聲名物望均
詔旨已聞頒郡紱徵書看即動蒲輪時好大有與鄉指揮而長陽亦有說

令問之

呈陸嚴州二首

一代詩盟孰主張試探源委見深長寄聲南里臨嚴瀨
句法茶山出豫章千里寸心長炯炯十年兩鬢漫蒼蒼
扁舟縱欲乘風去可不一登君子堂
去年犯雪到嚴州阿筆題詩更屢投所恨決然成間闊
故茲復爾小遲留精金美玉自有價伯樂王良無即休
聊且見獲猶美疢藥須瞑眩疾方瘳

呈莫信州障三首

頻將書札報黃堂借得官亭聚野航文物顯煬中秘直
風流曾識舊曾郎莫言長孺今閑閣舊說萬豈能暫遺

來信吾州留得住天書咫尺會徵黃
公為州牧我州民敢叙當年舍（?）閣親致喜來躍迮歲
況於游條得閒（嗣身）月無功良醞不可無仲叔豬肝猶累人
最是姜芽苦蕎（怪）奈何造請尚遲晨

寄李舒州二首

勝欲寄書兼寄詩病餘殊覺不能支西山南浦風前恨
皖水灊山天外思四海舊知穿幾識百年深契舍公誰
自遣門第秋童老華髮蕭蕭異別時
臘欲題詩詩不成遣人空復附書行嘗邊詎山寒溫事

淳熙稿　卷十二　二十五

紙上胡能底裏傾以我向公深有託知公於我未忘情
扶持未可言門戶老大相看祇弟兄

寄曾使君昭（昭空青之孫時守濠罷歸昭不起 空青學詩山谷山林使君之先部中）（所居堂名溪山則其園物也）

溪山棋策過山林萬竹千梅可慰心已悟濠魚真得計
未嫌郢曲識知音飛騰要路終無那咫尺春風且細尋
詩自空青受山谷到公探討益精深

寄進賢程（令）可久

懷士湖邊初拜公後來逃侃信當適一官何意偶同隸
千里長懷幾望風寫綬子令春下舍經歌謳復古人（帥）
鐙魚歌遺聞無童目極春江鴻隱空

送周德望之參吾太學

鄱州蒲節著吾州賢儁諸郎總好修過我山林忘僻陋
為君雖忝守海留結交群從非一日欲語令人翻百憂
豈獨曾同參席戴竹林仍盛況或遊（漸與德友德卿之知三父及昭禮者）
（趙德成謂和禮也）

呈何縣丞

古屋無多客挂包古風散類似居巢誰能於賦感不遇

淳熙稿　卷十二　二十六

亦莫空書廣絕交開閣屢稱戶牡曼磨侍哭竹簷楠
南朝文物君家盛聽我追隨學詠嘲

送向如愚赴廬陵丞

乃祖當年耐官職遠孫今日振家聲閉門已盡五車讀
補吏（細）成為千里行丞不負君休自厭詩能窮我竟何成
春風儘可寬行役不用迴頭數去程

呈謝蒼溪縣丞

平生曾森臨川郡故在溪堂竹林齋句法已君行世集
風聲猶得起人懷有孫住著園依水漢官檐禾松儀標

〇住梅句摘

歛見歷溪政衡突可與一詩道離球

悔張丞冏多字韻辭屬明叔

憑陰顏覺動煩痾别日回頭已似多辦詩皆亦有鮮益
未知今豈無爭何路貴欹晚歸來約聚白何妨醉後歌
顧障禮容成隨慢顧君曾我勿加訶

過至先呈吳丞

又是秋風社燕荷也無官鄉吳婆娑青山只作向來看
白髮自驚重到多莫道余方有公事獨知地僻少經過
艱公句劃難無思類核風況欠意跋

存思稿　卷十二

賀向伯元通判浴致詩

鄰林再世企疎韋不但私榮國有光早瘵了知家法在
耐官爰自祖風長眼明圖史猶年少手種檜松今老蒼
父客同時承同歲成都卜宅匪他揚謂揚壽

贈王教授基仲基仲諱某無爲人父諱之道字彥與彥由文游

先君昔作儒須令閭里所知清德高來路我今慚世業
一門君乃冠服長公已有鄭陽譽謂其兄藏謨仲監察御史六矛
寧海獨冷曾頗念相從問時音不堪歲月去滔滔先人病中

聞先公於鄉州作會華故云弟兄無擬於佛
卜聞更獨高其清德蓋不能武為言之爲心

〇致語

〇雜

贈袁州王教授時會

邂逅相逢索我詩我詩何有贊空絲能聲致爾媿溪喜
劉彥其諱勛項斯肯約山行獨滿兩頂懷別後看相思
一官獨令你敢數期會為書都不知

用韻寄孫推官二首

淡掃悠呼失薄雖可思營鑒先衛窮來能因專賦歸去
為比行勝成錯趣豈謂微官堪職隸不難征路指廬無
重輕得喪吾知矣莫待孔齊聞雀呼
珍重章泉萬竹離詩妬鄰里不問難與生同汙字似

存思稿　卷十一

遊者難堪進水趣尚論詩河新益進明
君年未可山林去健欲赴與其見呼

喜進有千字韻屬教授兄而知縣尉書皆嘗用是
韻相酬贈亦成一首奉呈孟承錄事

回首江南千萬山渺如霄漢邈難于玉前不見梅花發
客裏何由老病覓往日薄書如束濕新來詩卷喜頻看
我衰才盡渾無奈倚賴諸君為發端

一而後呈沈陵教授

秋風比已凉如水秋日還能熱似焚聊對碧雲成六六

忽看快雨瀉繽紛梧應留響□宵聽猶爲韜□九□聞
排遣羈愁消底物要君詩律張吾軍

挽黃參議

給事勳庸太史詩山谷先生有叔父給事挽詩十首凜然人物見家規
霜鬚同老豈無種孝友深根眞得師治行所居皆可紀
人亡於此歎我衰舊聞有道碑無愧今見雲孫無愧詞郭林宗之葬同志者刻石立碑蔡邕爲□文□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挽朱通判

堆勝題詩尚□□
政自不妨三□
要知盛德亡窮處連璧先輝看後來

題重修堆勝樓

白鷺洲前堆勝樓相望前後幾山州枝梧合付陶謝手
肅傲亦須楷阮流怪得江山還舊觀只應欄檻有新修
登臨媿我焉能賦假日空成半日留
元衡過邢園同廣聲終日坐於□雲梅下之

長句

一間茅屋數株梅三徑頻成爲我開臊有游蜂能掠蕊
寂無飢雀下行苔長吟共惜驚頻落久坐何妨□□回
爲語清風勿輕掃明朝更欲扶藜來

淳熙稿

卷十三

副本

校

淳熙稿卷十三

宋 趙蕃 撰

七言律詩

用老湖丈立春韻贈周文顯蕃與文顯以癸巳歲是日相識始有倡酬故及之

時序飛騰不貸人相從還此賦迎春秖言世態有凉燠須信吾曹無故新長句能同李白好為儒未許賈山醇兩郎玉立仍難弟雖道先生解久貧

次韻簽判丈立春日長句

未說婆娑如病人可憐梅落似殘春休論此客驚相嘆識聞南公見一新調恐齊民羅癘疫又言漢語發深醇從兹度日能無事頗與傳詩慰此貧

是日招明叔使明叔有詩次韻

客罷蕭然欲閉關竹陰梅影兩斕斑溫風不撼詩寒相老色聊須酒借顏此味何妨君與共老年莫待水西還破春行樂胡為始快閣之餘有觀山

雨日不見在伯風雨中有懷因以簡之

卧聞急雨響林柯想見江頭聲更多兩日不來宜夏禁

一杯獨憶醉時歡已孤衿栗霜天熱其奈衣衾千歲何
捨眷敢忘古云歎治時還重力田耕
○○夜雨偶成
秋早更冬勢未平何期小雨趁元正休論忽忽生朝樂
且對欣欣木向榮已分終身樂貧賤自無歧路覓功名
獨於詩律存餘習三日不吟荊棘生
○○雨中
帆來鳥去蘇州句落木長江老杜詩得意踏圖那辦此
驚人吐句或能之長年役役愁肝腎老髮鬖鬖入鬢髭

寄謝漁夫與漁子可憐日用不能知
○○[redacted]雨中簡諸君
人言好雨知時節紅白紛紛奈若何田父相呼秈當種
園官語我菜添科日長燕子自無事諸家桃花思汎波
寄謝同參二三老來妨來問數經過
雨陰來解成長句
一日舒晴十日陰春來時節更霖森徐行索句茅簷靜
孤坐焚香書屋深少日幾多兵累已過昔年勳業已無心
先賢遺傳時披讀頤性山王在竹林

○○初四日早立寺門作
春天陰晴無定姿陰雲未定晴風吹青山表見花顏色
脩竹增添鶯羽儀郭外不知誰是主眼中今日我題詩
人生何物非郵傳敢謂吾廬不在茲
季春十有三日作
晨起風寒又覺加不知信候到何花晴多且欲雨知節
雨久更思晴亦佳寂寂萬開非晞藉紛紛桃魏掃殘葩
設山政好不歸去筍蕨茶盤傳餽茶
三月三十日

正是春時病不卿未嬉風雨送今朝今年紅藥明年在
此日繁陰後日稠詩癖不除終作祟醫方無種自能饒
平生吟友從安在寥落天涯不可招
暑甚有懷山居
風不能清友病人睡常忘起更疲神世間自有窮涼處
自笑休懷偏厭喚晚後不勝持羽扇頭童端欲墊綸巾
歸欤舊隱連修竹幽鳥窺簷席有塵
呈歐陽伯威
傳得新詩字字驚佛郎驟識病身輕李邕昔已求工部

文筆今宜萬稱衍積道建邦尚蘇縷試今壯氣卽崢嶸
一官不作來南服取友得交齊魯產

呈壽國

夏雨凄凄曾過公祗今端復是秋風青青但保庭前竹
渺渺不悲江上楓每憶誦詩頭正白可對題見頰猶紅
舊見時已誦公詩今且老矣 則公後周之讓可想白知 陶家九日羽觴事問訊菊
籬開幾叢

九日

潤落峰寒似往時重陽面目許誰知程程楓葉未全赤
歷典石
草草菊花成後發酒量稍增梵渴肺詩材頓減無夜懸
一年節物總如此太息空形老大悲

九日遊馬祖巖

環城往往盡高峯更欲登高底可同馬祖自今成故實
龍山翻覺墮塵空當公送唱青霄上政我孤吟夕照中
要是不孤吹帽節孰云真漏馬牛風

重陽後一日作

昨日重陽故作晴今晨陰慘倍愁生灘高已負登臨約
辰巷空餘賦詠情籬下菊香殊寂寞瓶中桂影漫凄清

卷十三 四六

感今懷古無窮意祗取村醪細細傾

至日

今年至日還爲客澄我便尋老境中照影不堪詩鬢老
向人無復酒顏紅石田茅屋鄉關異官柳野梅時序同
試問一生何所直苦今飄泊困西東

閏十一月十一日病酒不能扶頭忽得戌父弟書
繼[redacted]又得叔異季承和詩偶成長句[redacted]

北風將雪晝成陰冷屋閒跧僅卧深百慮欲醒還故故
白頭高擁吏參參詩從嶺外來雙璧書自江東得萬金
渾只有
得友似斯真足慰有兄如我竟何任

酬在伯再用書事之韻

兩行陰絕類中巴東望悲凉底是家渺渺春風很啼鴂
悠悠落日送歸鴉室盈幼稚爲腰折腹有詩書豈氣華
兩目不親顏色好出門還遇滯泥沙

酬楊華夫用懷孫溫叟韻見貽

長夜漫漫起飯牛飛鳶跕跕墮炎州是皆有命無悲戚
孰若委心安去留駿足驀嬉懽容若散才當定斧斤寓
吾人故有定期在出處何須終並游

卷十三 五

子暢疊前用昭沅陵韻見示亦用韻奉酬
元祐於今幾故家要尋遺事漱芳涯虛名可妙纖爐肖
覓美當知冠穴嘉柱後惠文余欲寫伍符尺籍子無嗟
神仙也說多官府何物峪房公趣街元祐錫君家玉池先生著之高祖本爲元祐館職云
王康度有詩答謝丈簽判子暢尉曹且以見及次
韻韻酬之
相望千里舊聞風何意論交邂逅中別去寬心今風雨
詩來滿眼眩青紅通家契好君能記末路飄零我亦同

江左名流數王謝一時以有小安豐
昨見子暢尉曹與虞賢安老年公用舊韻字韻唱
酬酬佳什用韻呈年老
幾思杖屨禮金仙閒適容來如欵船政恐方成過族遂
不能容此對床眠愛公詩律真餘習慚我宗門乏厚緣
顧以伽陀亦深旨莫將麗藻鬬多篇
華夫再用前韻作詩謝余過其居復用韻答之時
華甫夫欲從孫溫叟之館于廬陵城并以爲別且用
韻作二首寄孫

漫道平生見白牛也能歷歷記吾州相從大勝十年讀
肯過輕為一飯留氣合未知投分晚腹盡終苦和詩技
我方窮旅君當去契闊何時重與遊
鹽車驥服驚罷牛政使斯人此佐州大案本收經濟用
三年何有課程留愛君義重雲天薄憐我詩窮肺腑樓
子見醒知問何似爲言歸決夢成遊
寄答曾無已見貽詩卷
吾舅風流名海内霜清月淡有梅詩君曾尚恭相識
何表懸應想索知邂逅已能成屢見殷勤還屢問歸期

談間併為諸兄對從此論交更不疑
沅陵用在伯林字作詩見屬次韻答之
畏寒終日卧窮陰裘流政如霜後林切謂官閒得麗冷
幾因詩至啓門深酒才飲無寧嘗味琴且無弦豈耆音
政尔坎凋闌不得和詩聊致又頻吟
李奕見蓄與雷知唱酬近詩過辱枉贈用韻奉答
故里歸來跡轉浮是身投老計何由山中閱世松筠老
江上遂波雁鷺流機鬢不堪供洗倒捕詩猶及問明堂
西隣徐孺今之伯我爾俱當醉一頭

陽羊夫用孫屈叟韻見寄次韻答之

生氣千年藹與頗生前杯酒事如何誰令誤捨滄江釣
政爾甘持絕徼戈有句忽成飛見憶感君知我未加封
晚風苦雜蟬鳴樹不損林鶯尚有歌

再答曾元之

春風吹雨雨還晴晚日昏昏復明庭角作鬧爲鵲喜
林間又聽鶴姑鳴鬢脈已負隣翁社詩酒尚欣吾輩盟
笑我難忘酒生活因君重憶舊風情

迂齋從蜀水道中奉起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浮照稿　卷十三　八

舞臺陂中數畝村病多終日厭昏昏忍傳寄我遊閩作
便欲過君竹下門坐看諸公上臺省誰知尚今左田園
文章勳業原難並未易輕爲得失論

和答李季遠因觀鄙語見贈

沅有芷兮澧有蘭到今風物尚斑斑有懷未覺千年遠
無力能追一字還贈我詩何當風月知君助不待江山
況聞方奏凌雲賦字復留觴待出關

贈葦德卿秀才

叶縣珠剖龍爲究鴻豈鳴臯上吹天對策未居金馬上

夜書猶即至之邊手誠異者如昌歎我媿所行非耦船
永好因知當有報恩須才索不能篇

次韻酬答陳席慶伯見貽二首

詩成頻輒肺肝愁那與人充耳目謀敢謂老懷千里志
政憐飢作四方遊若人尚倘遇南山霧老我合從春水鷗
舊契百年談未易且言家共古揚州
問君有賦敢相如誰爲君王誦子虛去歲別家今未返
有親頻奉得安居附名願見先友記宣布曾傳太史書
清挑侗思韻淸事莫得待詔大公車

浮照稿　卷十三　九

次韻元衡使上饒見示之言

避兵俱落信州溪爲客豈知湖外期遠後不應因木屑
秋風政愿憶鱸時故人已寄招魂作所寄數詩近君子重歌
隱士詩回首天寒又霜雪可數猿鶴苦淒悲

王汝行頗遠以詩留之

容物荒荒若未暗客程悠悠易成驚衣貧縱乏淹留具
意今能忘賦永情底用鱗魚輕此去未妨聊爾聊流行
年來已是乖離數況復相逢俱老生

寄大和伊述

步眺緻春光走晚可憐猴乡遊宋天欽應甸偏皆詩囱
安得淋漓到酒邊已辦經營求致吏使思瀟灑泛江能
相思異日題詩句遶屋扶疎陶令篇

東文同賦父閣屋普圖過予而歸

射營竦踈不掩光暮鴉劉劉亦無長弭然可救焦枯厄
政爾能成酒拔万堆縈文書小鹽礴丕溪草樹一徜徉
君方問濕我思去異日相望何有鄉

過陳華叔丹因以贈之

對之神子院先支相與談公口不宜治獄畫八無說論

掛玄衲健有萬居峙嵯正覆尚遼河雲殘末應閒老翁
兩月淹留見何晚竹林松徑暫時同

晚待明叔不至

爲霜未就覺風緊撥火成灰思將言之硬舊指寧悄悄
孤燈壁上只香昏識言已過一渴復歸去可忘三徑存
趙孟執云能費踐萬年端以勢依凪

王彥博徐審知頻來問疾口占示之

秋來往兔不錯亡今我衰旬病在床治藥頻成問良苦
力衣終日凝炎涼但添物乡曾與狂那有功名憶慨慷

步謝故人來問疾幾回宵度石為梁

避逅徐應鄉於郡下要之同歸不可棄詩因作

鉛山假尉慄初識祖印依僧信屢過看鏡余今數班白
來書居亦尚辭波肯到雖子供路否搁此空囊奈若何
好及千巖學詩去侯門彈鋏謾悲歌千巖蕭德藻號夫子識別州所居齋
與應鄉尊公[redacted]爲武岡軍判官交代

偶書

陰雲不肯放朝陽霧雨真成作旱霜寄靜紺綠紫幾几
睽中吾撫懸嗟以人來起付況病世事鶴鳧真疑之

疣我鵔雅覓句了新睛

贈徐處士

南對文士欽徐陵騎省先風蒙法存翰墨了知無異道
丹青今復見譜孫規摸要自胸中具繩尺揀於筆下論
約同諸丈稱湄邊貫新之是當遍以同持使獻金門

留有詩謝蕭伯和見訪伯和和之節推丈見而同
作併裡用韻併呈教授文宋衛兄[redacted]韻

忽聞獨奏鳳將雛三歎遺音特未蕪甚裏端宜奉朝事
希中那得尚平趨臣苑置河為人意叩戶求詩俗士無

迫此何妨屢還往丁人況不費招呼

夜憶欽止斯遠

木葉蕭然雨到時共眠僧榻各哦詩推移忽已年時事
悵望相看天一涯別後屢書陳來報風前小立重相思
人生知復幾寒暑一別長為數載期

訪章文叔能於嚴州西溪門外

春王正月附人書踵報祠官賦遂初到處頻成抱所寓
忽能為說已謀居蘇州舊日詩無敵嚴瀨從來畫不如
求錯輕舟難若此可容漏覆到階除

示詹聚父

濁涇清渭本源分寂寞安能亂紛紛世路只知錢使鬼
我癡但識翁呼君秉時大艇千金射望歲良農赤地耘
富貴要知定何物五車何必為渠勤

絕句不作詩示明叔

春風着物已熙熙枯木無心亦自知裡欲鼓動辭故絮
却憐窗東欠新詩老來政怯花經眼落俺翻成為遠枝
同病同憂有如子更堪相對兩霜髭

入夜應肩對肩作示成父

溪山風月兩相當閒送真成得秘方往日同舟但饒信
孤今去路落湖湘貧離親戚古所歎歸去田園老未忘
試遣溪頭問酒價柿沙蹄得踏羽林

別約之舅

歎息無錢歸買山罵言啾啾不知還為家百輩未為泰
何事一生長苦慳我漫參軍作蠻語公能詩賦動江關
固窮似舅詩難敵不待林分上下間

送成父弟赴補試集屬同行親友

省新陞弟子員諮來邸國示詳延百年涵養消為用

一日遷擒非所先珍重好營當暑服丁寧休負似湖船
故知同役皆親友莫忘書來慰目前

用送成父弟韻送周明甫赴補

詔取成知有定員明來多欲副招延揚眉欲競將誰與
見敵能輕孰子先養志向時惟負米薦將今日雙家船
男兒富貴須勤苦笑我區區但眼前

送孝顯彥博兄仲赴補仍用前韻

清時擇士豈充員大闢賢關務遠延一日禮場稱舉子
百年匡國是儒先名言行役加餐飯仍祝濤江穩放船

道逢歸來期不晚伏乞觴酒大人前

送張剛中赴省

王都觀闕兩巍巍遠道觀光衣已稀當念功名方發軔
可辭塵土覓侵衣春風咫尺君得意晚歲令行我欲歸
儻過南山語吾弟尺書因令僕重揮

〇〇[illegible]成父弟往餘干謁趙叔遠至池陽廬陵謁二周
先生長句送行

歸我山中未一年兩回題子送行篇況今客路飛紅葉
不比昔風啼杜鵑東閣魏材嗟夕闊長沙夜席已喧傳

子行屋膠虔兄問佯謝江東有二天

過吳江訪尉曹李仲純不值代簡寄之

曉發仙尉向吳江聞道吾舟警吠龐漁舟畫圖除面覿
松陵酬倡阻心降因人尚擬它時寄共看無因絕境雙
二季一翁新作別望君須遣候船窓

因送王亢宗便寄

經年不過虔州[illegible]怨無點陽信使通縣尉已闕辭令尹
校官仍說困治中可堪與闊漂泥處長憶追陪徽與同
已是湖南又湖北欲言風物怕愁公

送王逆之

走過東南千數州皇皇長愧食爲謀閑人政爾亦多矣
有客可能如此不欺我復知雖句辭如君真復是詩流
相逢頻恨夫何晚華髮蕭蕭今滿頭

贈別游子明時子明已辭安仁印殿未離任云

頻年此地幾維舟佛寶主人雖泰留祗道雙鳧已朝帝
那知一鶴尚遲秋小能過我談不異重復別君空作憂
問訊東歸所經歷但云巖石過了頭

寄贈子舟議郎老兄

大阮前詩數起之小言小阮最憐渠客中遊邀能君識
天外飄零孰我如家世要鼓京洛篇古碑共閱漢唐餘
新胡共剪西窗燭邵仁移家方借車

贈別謝茂直

江東何許上饒郡置吏能應兼法曹與世相逢謾漫拆
對山吟詠首頻搔誰憐老去斗升祿未得平生燈火勞
我自都城與君別一官於此始青袍

贈沈沅陵

[illegible]與[illegible]年今幾家如然遊宦偶天涯先因避賊來江左

知茂石山刺承嘉世祿相期會騰踏東書亭復漫嗟
我今山色催歸意君政黄紬穩聽衙

題李子永詠

漫刺平生不妄投不知我者謂何求平生願作李君御
門事况聞他秩抽驛舍夜凉陪麈尾野田風暁從遨頭
可嗟鞅掌催成去未盡登臨山水幽

贈禹奔光二首值其已病竟不相識

使君何苦句宜州應為涪翁句法留銅柱寧與站蔦嘆
金華安遥收至只北行猥本先培詞老去波瀾重卷收

我亦竿詩窮矣中得佳處可聞否
湘山湘水久經懷近歲扁舟始一來頗見留傳詩句寫
故將摸索畫圖開城南雖隔平生志冀北未空千里才
壯節曾聞趣涂貉辭官何乃尚徘徊

源陽別戚父弟兼寄逸父秉文

眾釜同來秋始高肅霜於此背征袍別離猶落誰人句
險阻艱難卒歲勞好在梅花千雪樹因思我友兩文豪
莫道兩年攻粥食徑須一醉辦康醪

送陽趙近胡安豐赴官送以二詩

嘗結於江上傾風欽大軾持來得縱觀幾對江山虛歎笑
故懷書札久平安傳聞名節趣歸對不信淮州勞蹄轂
我欲渡江因病返重期於此刺探漫
丈人筆力老波瀾平處猶能敵建安更為時清掌邊鑰
却來夜直上金鑾依依三徑歸來引絲作五溪行路難
邂逅一欣還別去雪泥連日未全乾

御師契縣尉以沉渡韻作詩見貽次韻

歎息師門久不傳華聞幾欲聽廷緣多君有意工文字
老我至能歷歲月鳥鵲坟知難一諱變泣空復妄相
雖然亦可並涼州不愁費若起思不

十二月二十六日

水有螢紆何自來竹能森爽為誰栽山僧乞飯朝一出
幽子題詩日幾廻故編未妨頻有客騎驢正爾獨尋梅
得閒且盡幽居趣寂寞初無當世才

人日

元日雖晴人日陰梅花如積古花深未受盈室無儲粟
且待春風洗破衾莫恠物華常草草定緣老態日駸駸

次韻潁濱韻和王河有於詩寄示金

人日懷成父弟
人日雨連元日陰杜陵時節已如今苦遭草多閒多思
竹倚梅花瘦不禁微事還從退之集題詩便有蜀州心
溪句有弟還成滿目斷蒼然暮色侵
同祁希聲遊化成巖
客授袁州且二三勝遊茲日始與鄧僧殘衲保高僧寺
跡古猶呼上下巖不肯眼中如昔否可題筆底欠窮探
平泉草木今金瀬免郡還家未趁參寺有李衛公祠金瀬在袁陽[illegible]
寒食前一日自永相約過之[illegible]寒食亦載酒共

思稿　卷十三　六

往與耆儒劉曹明甫利盧賦詩
茅軒臨水白雖開況有荼蘼王作堆佳節愁孫一百五
可人共約兩三杯輕雷淡雨林間過落日斜風座上催
更喜經行遠城市不妨杖屨晚方回
袁州北崇勝寺感題二首
病中曾覓廣房吹別後東西無自知似說舊僚杜行
鄭從厓彥赴明時相如定辱居王問鄭老寧客爾汝期
幾欲寄書愁不達偶因閒暇一酬詩
故人貽我壁間詩何處識零陵八斯蹬我今題傳貸

我崎居今起明時雖非久別近八載老矣何康覓世知
侍御還家底為計兒能樵木婦能炊
呈明叔再約話朔過賈江天閣
老屋支風政覺疎況堪急雪盡空虛黑甜剩念華胥去
乞職仍尋故事餘催喚還喧家立坐屬寬欲下界無錯
湘天快閣相蒙落蒐復明朝不命車
三月十七日以撤山行鄉黃事旬日向復反自州
門問至老竹自老竹至鵝口復同老竹由乾溪上
入以清之九曲以歸道子午百銅馬丁女諸峰[illegible]

思稿　舟行[illegible]云　卷十三　七

參軍出都匪幽尋使者移文猶德音石燕輪皮那得飽
刀耕火種豈能任義倉政爾同飢餓賑歷深高道吏蹈
此屋故知難戶曉分行聊得盡吾心
聞道高原尚苦乾未妨平陸欲生瀾眼中斤見秋黍出
耳畔未嗟啼鳥難漢詔當知本寬大幽詩政復著艱難
爾能粗得饑腸實我亦要辭腳力殫
高皎嶺下源初發鵝口山前漸可舟一百八盤難蹋險
二三溪何自遠流高[illegible]揭欲[illegible]嶺鳴猶直斜遠

時哉當此方從容不々亦足作良拍

大麥初黃積漸黃青者小麥更遲罔去冬屢雪有如此

今歲一豐端可望負犁不須嗟甚苦腰鐮行且看爭忙

大倉紅腐憎泥土亦復遲遲餅餌香

既而得晴晴亦佳筍與終日度咿啞農龍篁竹二三里

篳篥笋英四五家鄰舍相聞亦雞犬田疇隨步有桑麻

居處何隨衙君子不爾辭官學種根

兒溪溪側彈子洞薄暮過之聊且休憩欲山林成獨往

烟名支離奇怪手攀磷磷松流

叢山承得者客石井　又卅

春令回首使天涯留得芳英在物華野色似雲開放猜

樹陰如幄暗巢鶴金錢滿地空以草紫綺浸卻苦菜花

試考方言助多識欲傳名字入詩家

浦口江頭綻子呼有懷逸興終成孤非關卸傳憎塵土

自愛江山入畫圖峰勢宛如神岐拔瀑痕渾似筆蹤枯

顧憐丈力孱非敵騰欲追摹想已逋

曉日微風淺鏡平中流直下數紋生烟雲點綴多新態

鷗鷺遙迎殆宿盟聚入詠樓有成積

雖然王化初無外猿日晨昏郎不自

世奇粵水與湘山此地元居楚粵間盡日覓詩終莫

有時遊目不能還騾來還照雨初過忽覺數峰雲自閒

遠碧近蒼元互映淺青深綠更相關

九日宜春道中

勿云秋意還生態可欠重陽一首詩瘦馬嘶風紅葉樹

村帘沽酒菊花枝虛觴微逐皆是人物風流敢莫追

獨之斜陽處捲者未妨烏帽鬢毛絲垂

十上出小行歸

聯句登人日晴　初日病堪剥

衰晖自喜句如水爲因就暖是爲客魚爲逃寒返嶺留

北去南來勿漂嘆身今淹泊歲遲仍

賦辰卅東園水鄉

往日蒼茫滿廢墻被今新綠漲芳塘不惟新種荷成柄

更復添栽柳作行墨客休題洛神賦主人政擬玉函方

倦遊招客彈無此但擬黎學製裳

早到超果寺示成父且約歸日攜家來遊

嶺表看花昔未曾叩日髮言務麥如事安

水脉清流都變渾貧身無如此山下有家更散追隨村
卜居苦欲覓佳處佳處都歸較樹園

歸途

籃輿伊軋又前村何許風來洗瞑昏木落盡還山面目
旱深窮見水根源相逢負擔皆征利難覓隱居彩漆園
歸路苦長行易倦断鴉殘月記松門

桃源道中用邢子中文為韻

山川曾是避秦餘何得真成畫不如想像曾聞昔所賦
經行為訪我今初欲如賦設大逃遁看取耕桑映溪煤

一笠烟簑春工好盡抛手板任從渠

昨日絶湖頗危近賦二首

平生漫説江湖樂小過風濤意不任頗訖雲山相俯仰
却憐水鳥恣浮沉神遊滄向兇魂語笑微強為洛下吟
賴是初謀壯縱楫不然何地覓靈金
鄱之為險舊知名盗寇縱使恃以成波静晏安猶凡席
風來洶湧甚戈兵欲知舟楫洄洑趣都在漫山表裏清
明日饒干又雖覩誦詩還是憶長城

過絶湖得順風頃刻之覓至山下

五日陰霾閙不開步行方齊有帆來一召而有霽武庭
豈料風能今日回自是人心分順逆枉於造物亦嫌猜
蓬窗縱雨無深掩要見前山翠作堆
幾向詩中覓奔峰彼遊何意道窮從欲搜短句五七字
却億浮雲千萬重頗覺餔歇隨趣得不同靡接句人情
連朝苦歎厚家慈今日翻思此地容

使風

行已屬北風權此去寧憂上水船卧聽招呼帆轉脚
看飛濺水平舷鷗禾免氣猶仍泝鷹恹驚吹断復連

姚木篁天穎説雄豪詩壇伊为篇

比與成父别揖先行矣及再至潦陽則猶未也留
數日與之同歸用雪中懷家之韻

分携决意歸先我邂逅尚留纔挽渠已是常飢思稚子
更逾三月欠家書歲云暮矣嗟何及歸去來兮許莫如
壯志波江思挈楫老懷尋整蹴巾車

過南昌以病不入城縱望偶題

滕王閣上退之碑徐孺祠中魯直詩往客欠逢常繫夢
今行緣病復愆期霜彫匍蒲短長郝云庵西山濃磨娑

落照有情增我恨晚風無力度帆遲

峽江舟中懷徐審知

峽江江上曉東風人語雞聲宿霧中自入江西此差勝
有如吾子乃無同未憐終歲奴行役可料此生長困窮
總是嗜詩餘習在簪肩搔髮願求工

寄題周氏園亭

紅紫矜春一夢空綠陰青子竟匆匆那知黛色二千尺
兄說蒼髯十八翁萬卷讀書餘舊習百年種德待成功
和家相望年喝地來往熟知亦許同

紫翁

翁巖觱觱勢參天下有幽幽百尺泉淺及牢容長蛙跡
早年幾可洗蚍蜉若人懷寶政如此笑彼紛紛眞易然
不但作詩能換骨更知讀易已忘筌

題堪隱在玉山鉏

考槃何必澗之阿喧寂由來無異科筆下烟雲供點綴
胸中邱壑哥婆娑清樽不負玉塵尾付酒來孫金巨
試數王春幾日落梅將盡鳥聞歌

蕃歸自浙之千日新遂赴處州之約入城旬此送
誇哥從處州入閩遍遊往錫求晦菴先生與懷其
澗斷乃成長句

履巷猶被別後詩倡余和汝娛猶庭書來與去有前句
力挽莫留聊復顧徹邃里閒平日夢飄零山水異時慮
從師千里多遠志餌口四方憐我飢

寄題周霍邱寓齋

君住瀟湘作寓齋賦歸仍與是齋偕已知身世非其著
肯向功名然癡迹雨後更無雲在嶺曉來那有月當階
我思談妙相從去人事胡為苦好乖

同張伯永出郊送客傑歎之餘因以成詠

皮日無憀得養痾不知春事已云多桃花灼灼爲誰好
楊柳依依如恨何雨折東西與南北柳楊高下鳥聞歌
是間可句殫能管古淡如君莫我訶

周允升見贈已而失過其書堂二詩贈之

連川川上一書堂岸鉄離崩徑亦荒闢訊主人空日日
自憐求友亦皇皇豈期雪後能相過不憚風前往送將
隴菜半蕪梅瀉蕊未妨小立更尋香
聞學如君有漸從來聞論事剛談鋒若屑元白微鶴化

奠定與寒歲松不負師承經學厚其於人物皆充徙
漣川川上書堂路無復斯人舊履蹤謂南軒先生也

訪孫子進子爾於黃堰

茅屋啼雞日過中小舟推問曲能通還過黃堰空里到
落落白頭今一翁別後每懷音問闊見時還許[illegible]言同
偈吾和汝平生事惆悵春風又起渦

劉伯山書來云有施主爲造一亭劉子經名曰竹
溪[illegible]索詩爲賦二首

外青原久不看書來題喜報平安修竹流水非亦有

高士讀人良獨難杜老不塵棲錦里謫仙終合見金鑾
茲亭使與圖經載何況製名繇玉釋
令人那有都嘉賓爲子經營事棟新可待絃歌貲趣具
詎須出郭始躋攀舊詩頗頗闕同劉後約要容王翰郵
更喚能詩子歐子不因對月自三人

遊石壁寺懷禪月

一禪夷猶石壁來寺門雜樹向溪開七言粗可供詩士
千偈誰能致祿材[illegible]見高情屬雲水未嗟東走掩英苔
修撰到處彈如昔欲往還成破硯回

登縣御無盡藏岳虎韻呈思卿

白雲故道青原寺青竹深藏白鷺洲物外未能窮往迹
眼中欣復對詩流功名避延何嗟晚歲月侵尋直漫道
繼盡峥嵘仍翁莼幾時扶策更挐舟

淳熙稿卷十四

副本

淳熙稿卷十四

宋　趙　蕃　撰

七言律詩

宜春縣齋寒食日作

政如寒食住爲佳可奈攜家更悔家要樂相尋定何種

死生如夢本無涯節中天色少來憎詩裏風光別去嗟

李遲桃隈事雖退柳花因雨未抛花

三月初二日雨入以兮風止之祥

識言雨作風當止得□□□遺早時枕藉與喚雜棠笠

津風錫　　大千四　　一

登識不果元第完　□□□□大垂手遠對雲山因入眉

日暮揚流難共濟當安穩速東之

○○郊行

午鶯風色指歸途花見斜光上遠林孝徑扯瑕愁欲殳

麥畦桑葉秀何深赤云晨出因忽客自喜山行不廢吟

春晚得晴如此少奇聲鳴翠且傳音

宿非樹下見趙行之所題詩

人道朔霆不出門今朝却喜見晴暾長林未或霜前翠

登嶽金収雨後溫兀不如高處日悠悠又復庭前村

眼明見此壁間句回憶東江數過存東江亭在衡州

寄充齋舅氏

不奉書題逆一年書簡斷絕況詩傳興來亦復吟哦否

讀罷何當庚癒痊恨慨初與伏波志悉毛狂類虛原恩

使來覓我當何處水出祥祠君箇邊

次韻晁大舅祖子應

離騷歎泛在湖相莫〃〃汪〃失乘黃枝子豈能探虎穴

航東安得繞羊腸〃〃之〃里〃此手札有作歲時常一貫

天遣南來端有意早須嶽筆寫秋光

淳熙稿　卷十四　二

又不領衡州〃〃〃長句問動靜極念舅鎮京

口戶曹兄守宜城聞妻舉往來之故見于辭

寄開書題久不聞可代由屬動成章未傳春與衡陽紙

長憶江東日暮雲見說風帆京口泊又云山色故亭分

莫言翰墨纔遊戲晉取毛錐解致君

次韻遠齋春雨有感

春令寄物幾陳新未抵新詩得許榮韓子雖云學東野

任生欲竟愧誦時已知林下接遲計何處人間寵辱驚

更欲從公問歸宿夜深風雨留山住

沖谷和詩惠書且有訪予之約

門外秋來草長科敝然何止崔堪羅清詩寄和勞相憶

手札俱來仍足多豆飯芋魁吾自有芒鞋竹杖幾時見

相逢不用論餘事茲道待君相琢磨

游管歷院用秀子還韻

孔沙一勺淺沙泉三日灣跧厭客船指似殿樓知有寺

經行陂泊見多田清明〃方斛〃新谷草履為木便晚天

剩遍題名重個〃〃〃可〃〃雲〃時憩十謂喻叔寺為見州別駕

生來亦盡處〃〃〃涵義有二物且得甘叔異鄧

淳熙稿　卷十四　三

南秀嶺壽至寺

往來屢覓府吾〃〃〃于初逢〃〃義〃香麸黃連雲細細

薜苔石柱映僧房何〃〃秋策〃幽步頻念竹爐眠曲肱

海內故人難數見壁間時得姓名曾

嶺路亞亞問章聖寺蓋欲投宿也嘗寄周泉州

樂頭易見天皇曰屬日難逢山下村行盡上巖仍右再

望煙雨黑與雲昏此身何可數茲後寧宦有誰能見〃

堂聖明朝還曲槐信知緣契在空門

六月五夜斯惠會宿西軒為成七言四韻

雨餘庭竹尚留宗況是德房對此亦異日江湖成遠隔
今朝纔可親無慕坐來易寸暖貧極酒須聊能待語长
拄樹並席雖漏客不妨新月吐娟光

吏南推臭再示夢以詩謝之

咿門何處處行人擾亂雞飛犬吠降信有青州六從事
詎多驛使一枝春經秋未愈文園病晚歲更餘揭子貧
愧是無詩堪每誦意意殊覺丈人真

司戶判謝　司戶數見寄又作用王原慶舊韻

不減百篇斗酒□□□　小臣勝況中從教客論謝无□

賴向東華心欽紅刻□舊樂傳已熟並遊今日
看公人物非如戊畢志匾匾在草堂

簡謝張王臣二首

病過春風二月時不知春已到酴醾當公置酒招新社
念我因詩序傳知宜但謹言君羈旅更否醉里對淋雨
寒窗卧想夜來樂門外卒然風雨馳

留落殊方少故人豈其再見愈情親錢因商論興衰去
此籍宋抔君苦辛秖道朝天在長夏卯如本撤又殘春
不聞行日先周悵君復何更慨此日

白水道間

一溪曲折幾成橋稻隴疏畦高下澆水碓暗鳴畦吠草
綠雲亂點鷺侵苗誰云斗粟可相挽到處佳山如見招
東畝拔秧南畝蒔樂哉安得助長謠

韻州出示馬提刑留題麻姑山次韻

登軔名山三十年每逢佳處一悠然獨於此地欠行迹
始信祉遊亦屬天壇記舊摸唐刺史句題今誦兩詩仙
和篇末至大何以勢以求色了木緣

教書且求近詩走筆報之

春來日日雨兼風朝暮昏昏枕夢中村巷忽聞喧吠犬
遠書何自落柴空殷勤每序寒溫問邂逅幾思言笑同
曲逆不侯疏計拙相如游倦欠詞工

吳仲權相別詩云欲少留桃川山中因約在伯同
賦以寄併屬徐季純子春

詩卷方欣見酒斑酒杯已復動離顏余當少集朱君所
居故清虛與氣閒逸興飄飄難並駕好風發發待吹還
如卄可使長身久有竹懸如不用關

題湘鄉道中梅花

逢工梅花只數株似能相與慰窮途豈嚴不畏冰霜勁
韻殘寧須受日欺落落卒無詞客賦紛紛只了酒家沽
雖然根本於亡恙猶愈松明日夜刳

長田道中梅花

臘前已賦憶梅詩年後纔能見好枝我亦嗟渠苦孤瘦
渠應怪我底清羸雖然故有臨風趣政爾難忘覓句痴
回首江東在何許故人村處貫相思湖徐斷遠

梅已開猶未知之簡斷遠

聞梅頗復恨開遲及至開時病不如何自折來相料理

似憐一見苦參差居今政草凌雲賦我又初無卻月詩
風月孰于風日愈要須一語爲評之

初見梅懷玉山友弟

江路野梅初折來班班已有數花開細香渾覺風神在
且老空驚髻髮摧我所思兮千萬里如其趣爾五三杯
半年未有音書至未過衡陽鴈已回

挽李子永二首

靈山山下初逢處溧水水邊重見時單單猶傳出山句
勤勤更狂送行詩傳聞恍惚疑昇報聞訊淒涼自越齎
訃別離能幾日誰知生死遂分岐
封侯政冀空飛行佳句流傳自滴僊平世作官纔六考
他年垂世有千篇使中酬唱都無恙天外音書不復傳
五嶺三苗底處所千巖萬壑若何邊

去德清十數里阻冰舟行甚艱

常時一夜北新橋聞說茲來故不遥豈虞堅冰忽成合
更當今日未能消志存紆直無梁然行有艱難自我招
賴是晴山有佳色不然何以慰無聊

貴溪簡李商叟方元直

李侯佳句似陰鏗早向茶山識穎曾滌器尋司長卿迹
閉門不學玉川啼平居尚憶尋居去南廟應還訪我於
詩卷當時已誰與去英文采被雲仍

晨起簡諸公

年多病暑苦亡聊夏忽如秋喜自消竹屋紙窗宵撼撼
雨餘風葉曉蕭蕭四年未易辦五斗樂處那思廿一敷
幾日詩筒似疎曠意來聊復一長謠

簡孫子肅子儀

朽我從人百不堪晚吹微音髮毵毵手持白羽不勝倦

酬激清泉欣弱甘定夜數鐘回谷應臨池幾木與天參
況當風月佳如此秖欠兩公相對談

簡李伯出外

寒食今年兩日晴已焉陳雨洗清明餘醮自後牡丹發
反舌乃先鵜鴂鳴多病未能陳酒盞晨間脚復近詩盟
相看政爾閒何闊異日書題空叙情

簡斯遠兼懷成父

閒道籃輿出行田歸來蔡襄手親鋤早雨不雨熱尤烈
御且立秋涼未便彭亦南山成卧疾家猶北闕未歸船

江南已自傷寥落何況湖南路渺然

簡吳仲權

江西名士多所識盡道延陵有吳孫既能早能傳學子
詩成晚更徹宗門經過孫郭辯相覓能從心期欲暫論
共省催君詠紅藥江湖要我擷芳蓀

簡賈新之

君詩恥作閒仙庭頗厭飄零其故何大士近聞傍側席
斯人未用豈懸料交情滿眼盡今雨世態由來但一決
祈願深持後凋節傳書獨行不爲過

又用賒字簡新之

洛陽人物舊傳誇殊賜相休得賈嘉會殿獨餘多敵火
玄都看盡栽看花歎懷不但篇章好評古猶多論議譁
問我昔爲成間闊路經墟落苦嬪賒

醉寒簡明叔仲威

相逢日詩冬暖爲此陰寒僅霰霰破屋未愁茅盡卷
近林無奈鳥相喧馳驅短景貪黃卷咫尺梅花憶故園
聞道頻遷長者轍教兒勿掩屋爲門

用前韻再簡明叔仲威

屢與袴子欠黃綿尚火炭深更苦劇官冷自臻兒女悲
兒飢不作虞禍喧孰云數口須微祿已料此身終灌園
二子交朋非勢利故能衡雀屢排門

樂園舊無竹僕爲作詩從閒止乞栽

如聞舊隱竹多有想見頻年筍更添一日借居無不可
數竿分我未傷廉懸知影可連書屋便恐山無到野簷
如許作詩還自笑未應於此是真潛

重懷思隱之作寄明叔兼呈從禮景立

聞訊新篁今幾長高應出屋下侵廊還憐初日弄碎影

想見千風傳細香卧看行吟居得奇畫思宵眠我回腸
鏖門爲戒須高眼有客能來儻姓王
去非尉曹於廨舍側鑿池種竹爲亭其上名曰有
竹取文公詩云也
舊日南州于去非一官黃綬不娛畀要爲賓主壺觴地
因著冐中水竹期怪底不同東野老政由深得退之奇
過居池草生春日憶我叢篁長夏時
乞竹無有藥園主人買以種之
時人靳惜千金費肯似俞郎買竹栽老節尚封南硐雪

定交新得北枝梅幽禽亦自知人意度日頻能爲我來
十飯未妨全不肉上番春筍待新雷
建德遺聞
婦並蠶筐侯蠶浴兒賦牛背趁牛行要知此屋娛無事
看取人家盡樂生麥畦熟黃雲委秧壠初齊綠浪生
快活收穀聞布穀可憐爲語近人情
蕃來湖州從和叔所獲見先給事遺墨輒賦二詩
東南名勝白蘋洲人物咸推故國劉往歎賊歸何勇決
今觀遺翰許風流遠齎視我曾青眼河正令朱成白頭

尚喜君家文墨事到今三世未能休
鮮追忽成三癸亥就中和也少三年諸公濯濯故如許
老我蕭蕭真足憐少住政當愁雪日欲行纔是喜晴天
東南故舊多離闊獨喜丞能共此筵
登李叔踐家見一亭
別駕當年登見幾郎居久亦棄文閣閑門幽徑滋蒼蘚
秋策高亭接翠微試問邱園返初服定勝風雨蓋征衣
一官政爲飢寒計未免飢寒胡不歸
韓丞陳擇之官滿歸清江追餞珠林

經行此地幾維舟我亦飄零苦倦游早久未教梅破臘
霜遲留得草含秋雖然不似殘年促細雨何如驟雪收
底事令人重分手自茲出處恐殊謀
程季儀沈儉夫携酒見餞于湘中館借用季儀所
次韻五峯先生舊韻見懷之作
擬和題詩暮未成卒然風雨暗前津高秋政應涼如水
餘瀝胡爲暖似春載酒昔來真好事艤舟聊爲駐行人
異時懷玉山前過一訪耕桑老病身
謝李正之惠潘墨

地爐窮日坐寒灰顧與貍奴爭席隈硯少磨研塵滿面筆球驅使腐生莓懶慹不記玄圭覓匪疪欣同踢壁來樂槩關心廢詩久恐因詩祇却爲灾

曾郢州携和詩見過次韻謝之

家世風流翰墨林政和佛祖務傳心浮辭肯作齊梁體古調直諧韶濩音入社敢期倡和屬贈言從此得參存惠然更辱高軒過不問春溪綠漲深

留別周叅政二首

元祐叅斎盛古今祇今衰冷媿諸住聖朝既有徐州相

得路仍知異日心離飲豈無徽價市鷓鴣自愛一枝深故司坎軻判螢㳄々所悲歌今故吟

故意還叨累十觴諸家所歷信蹄常黃塵僂馬久非地野水白鷗終是鄉勾滿不惟蕪採渠長沙更欲訪沅湘過處便謂神仙近却覺仕途真渺茫

程士和和詩送酒復用韻

半夜詩成疾置看甚思走筆退知難我如楓葉非關伐君比梅花不帶酸豈是獨醒羞衆醉政由尚白慣朱丹一尊重辱相料理不爾何緣罄一歡

趣成父寄酒

如聞乞熟逃初泉日日江頭數過船梅嶺望來能止渴麴車逢處解流涎故人海內忘形少風味杯中列手賢還想容齋對諫子有時醉倒竹驄然

喜俞玉汝見過

秋風起我友朋思倚樹談君語未移貍道窮年上湖海却如今日會茅茨病多止酒家無釀貧乏蘸樵甑罕炊作底勤渠相勞苦乞々實共出別來詩

明叔今日不過書齋

竹屋深深晝亦陰病多無復短長吟三年肯住見予意一日不來關我心玉噪未知秋日晚座挼如識故枝深殘書亂帙情能整付類殘樽尚可斟

呈衡州使君三首

當年月已秋中過今歲涼因閏故遲渴想話言思亟見暑侵鞍馬敢云疲曾聞遺俗有存者豈若吾身親見之少不如人今老矣朝聞夕死庶幾爲

常州何乃又衡州或謂茲行乃勝遊鐘鼓相聞尋嶽寺沿蘭無數踏相流是中夫豈先生樂此段那供幽子求

嶽麓相望唯石鼓要令吾輩務澂脩

清江道中

自入西江絶少山舟平遠又彎環自過南昌兩岸絶不見山望窮浩浩鷗波裏詩墮蒼蒼暮色間網户設多魚賤價酒壚雖少客酡顏絶時所歷今重過無復木班徒磬班

次韻陳孫丞謝送筍

肙曹常恐廢書數頼是相看有竹君送筍但知俗歲例厚詩還喜繼前聞食延背為口腹計幽處要期風月分我事且狀成竹俗余何君復露奇文

晚晴四首

殘風落日蜱亂鳴曳履小園欣晚晴投林倦鳥分瞑色滿地落葉無秋聲衛尉一錢曾不直既郎幾屐畢此生三十六中第一策晚却世故甘傭耕

五日舟行雨間晴晚逢寒日工晴林山困絶霽倚眉展水得無風陸鏡深可恨飄雲獨南北不如水鳥共浮沉向來止酒緣多病新為清癯又一斟

度月陰霾增病苦重陽開霽見秋新菌生康樂登山屐慶敗淵明漉酒巾強擬扶持成小憩路逢借問一何頻莫驚老瘦非前日看即推還類昔人

不知林薄工新月但見村墟生遠煙滿地蟬聲爭嘒嘒連溪鷺影落翩翩晴時不負登臨集未老還為疾病纏賴得一晴供節物未妨七字發孤妍

孝揚成父約見過屢展期云須晴也

雨到叢篁忽暗鳴雞門應已截傳更伯准被冷睡難著孺子揭空塵欲生幾成粗青成痛掃屢闢黃耳還虛散逢迎可待休形數秋恐窮冬無好晴

吳劉通判二首

自昔盱江妙人物未容修水擅瑰瑤獄平寬滯彼仁勇衆息譁譁賴德言詞繼更生校中秘卻追手驥問桃源神仙天上多官府盡向蓬萊雙弭轅

陰伏陽升直泰辰當年猶想降庚寅泰山北斗人皆仰和氣春風德有鄰會即吹噓九天上豈徒風月五溪濱不惟相國同年契更有齊年相國人公與右相同年而與左相同生

過在伯於學中

曉出城南日映光水煙橫截樹煙長多閑且欲從君語遣請寧能遣我忙勝可作亭據意匠醉因種竹試傳方

見峯豈止衡山小安得髙歌題屋梁

呈廣仲運幹

招真嶽畔菊花秋憶昨賦詩相贈投不但居民思憩樹
每令客子繫行舟只言騰踏已云遠豈料轉輸猶兩留
我亦老馬如昔日倚樓看鏡兩悠悠

負喧

天公知我寒無褐惠以簷間百尺奏挾纊固殊如是想
衮衣不歎晚為謀神融遠合莊周夢意氣栰乘竹葉舟
側聽屋山鵲正午又愁寒雀暮啾啾

送潘湖南二首

湖海頻年歷四還治聲往往遠無前長沙夜席喜今召
右史紫風追昔傳要識平治端有道不知論奏孰為先
豈惟人士想風采聞說天心正渴賢
名世公今第一流百年端見幾人不臨民不作子奈簡
好善咸推樂正優侍從近臣方妙選林園勝事未宜休
曾聞王貢彈冠事無奈相如故倦游

和青田劉令同年見答寄茶之作

趙國春芽舊有聞換來佳句益堪珍主張品格曾無過

吟咏工夫直有神鴻漸烹煎應巧盛玉川才調本清新
索居海角凄涼甚時得吟哦慰此身

周愿卿求所藏靈壁石名雲堆

一自風塵沒泗濱遺英何故浸嶙峋崩騰直自天邊落
拳握空令席上珍好事了知真是癖傾家務買不論貧
不來俗客仍須鑰夜半負舟端有人

晚雨簡文顯子暢

千里歸來病作勞偶因好雨試揮毫凉聲何止到草木
秋意直將侵鬢毛坐念司功狂欲叫謂子暢更懷元亮卧

方高謂顯文何當過我茅簷底不獨譚詩亦具醪

風雨

老屋支風慳壓篙若為吹雨但琳然池蛙閣閣自得意
園蝶飛飛入故憐玩物不妨存物理得閒聊爾賦閒篇
枕書幾欲成幽睡又怕飢鷄攪夜眠

莫萬安以甘雨應候用社日韻作詩見貽次韻

今君憂樂皆農務信有雨來晴便晴寧似倦游傷偪仄
不堪終日婁吞明歸舟净綠不可唾稽舍小灘渾欲平
元是江湖竿釣伴可須釣與自為名

子暢雨中見過且惠以詩次韻二首

草木荒凉門半掩故人誰肯為予來要師原憲安非病
欲學襄陽怨不才春自堂堂花更落髮今種種老其催
謝安故有東山志過我題詩拭硯埃侯所居名東山

雨合茅簷晝罷看惠然居乃過蘇端澆胸細酌杯中物
洗耳飽聽溪上湍近喜同參詩有味晚知偕隱谷名盤
因叙寄謝周夫子文行如斯古亦難

畢叔文以雙頭白蓮送程士和錄唱酬詩來因次
韻

此間何處有漣漪况復雙蓮為出奇要使焚成一洗
政須冰雪露多姿折來不許從君玩賦就空能喚我為
已見神人出姑射定煩剪日避咸池

次韻叅判文牡丹

長紅小白總堪珍一見名芳歎絕塵時昔空傳醉翁譜
秪令如詩洛陽春重對國色稱尤美徑尺真成出斬新
好物堅牢世那有莫嗔採掇付廚人

次韻畢叔文牡丹

春來不雨即衝風欲貴衡陽欠此工未問姚黃升魏紫

但思潤碧與山紅款門惠我柱新作展卷想君恰遠叢
舊事與誰談洛下倦游聊爾話黔中

嚴從禮折送牡丹且副以詩次韻

幾日雲昏病亦昏問春咫尺負名園兩枝何自落書几
一笑為之開酒尊怪底江南新種得未饒洛下舊名喧
不然故有我培力能使芳根學返魂

水僊

楚辭香草費磨研何獨無言到水僊薦菊要令和靖配
思鹽更儗步兵賢未應玉樹能因充寧與梅花作蒸前

多工未能空結習故遣天女散諸天

倪先輩送水僊一科數花

倪郎知我愁無度故遣水仙來叩閣悄悄如逢度相遠
亭亭似直待大還飄流歌舞餘杯斝脫略簪笄失珮環
寒眼何堪重對此一軒風月閉窮山

詠書齋梅

憶昨看梅恨不早而今顧索晚方開剪來已作二月暖
花事應憐老境催防護可加入漫巧飄零未免句空哀
夜深耿耿欲忘寐明日更憂風雨來

陳嚴二君頻送蠟梅因以成詠

綴蠟為花剪作枝列爲梅種自何時詩多草木初無與賢比蘭荃又見遺稱遺品題終不遇豈期坡谷解相知邦傑二士空齊魯不及西都講感儀

觀邢園梅偶成長句錄呈上饒故人段元衡鈞

今年未省賦梅詩疾病侵陵道路疲兩日喜逢新霽後數株還見欲開時色香於汝寧能盡心迹如余只自知不是新來苦耽酒捨渠何以慰支離

早歲

早歲耽詩老不工但餘多難似詩窮忽來數紙一寧甚似憶他時縺綣同幕府十年公勿厭風霜滿面我思東幾因江發雙尖派欲問漁翁借短篷

田家即事

漫道詩書可起家未如田舍足生涯不辭傴僂翁栽稻能作紛紜婦剝麻口腹定緣勤力許衣裘寧怕大冬加罔知耕稼求溫飽行役雖勞莫重嗟

聞桑葉賤甚感嘆有作

種得桑栽接始成剝鋤長及夏時營葉黃已說都無價

礬老那知轉更平自是初頭放穫時曷能斷手有餘羸田租減放猶科校況此全蠶可後程

偶成

落盡羣芳未肯晴重尋破褐尚寒生風輕簷廡頻來燕雨合林園未有鶯慷慨董生悲不遇蕭條靖節賦閒情倚樓看鏡徒增歎散髮禾薇真是清

即事

秋日勝春句匪誇信春無賴覺秋佳睡餘對客霏談屑合罷卷書揩眼花寂歷斜陽簷影斷蕭疎黃葉坐聲譁

貧尊酒雖無資多謝鄉翁許屢賒

寄周內翰

一自春風厚報書後來安否定何如江山我敢浩翁後事業公真六一餘百里半逢九十許問大廈豈無廬不知躞蹀天街馬孰愈崎嶇經壑車

上七里嶺

天公知我行良苦垂上嶺時容少晴登山著屐自不惡卧遊作圖空復情此來豈止試脚力政坐久不尋詩盟

山礬雪白瘊花赤高樹木蘭低紫荆

晨起聞徐庭卿誦李益詩作詩寄李益兼簡公擇
詩工於我實相似憩跡招提亦爾同問訊稍愆書草草
往來長恨為匆匆黃花紅葉時將晚衰髮蒼顏道轉公
寄謝俞郎近安否會看搏翮上秋風公擇赴秋試

呈簡壽玉
門外雙槐日已高庭中鉅竹與爭豪蕭蕭共倚青雲幹
渺渺仍工白雪操欲向瀟湘訪蘭芷却從吳越看波濤
問君役役胡為爾我亦嘆嗟出入勞

簽判丈 侍

郎過郡付舟楫之比到城周已去既失見周又失
與貫集不勝悵恨因成長句呈簽判丈運屬丈
載酒俱期過閤仙悵然何事獨來船春風易遠朝天旆
夜雨空成借榻眠誰謂此行真不遇了知一笑欠前緣
連朝定有新酬唱到我凡當第幾篇

在伯欲見洪龜父夏均文詩因過歸玉山取之自
常德光寄以來偶得長句遣呈
庭風不雪翻成雨甚欲相過愁出門短日已曛燈未上
出身難直坐如彈纔歸尚作他州隔書到能開病眼昏

致江西洪夏集一搏徑欲與君論

呈晦庵二首
一紙書來逐隔年江湖遠地水連天紛紛橫路又逢此
凜凜歲寒嗟獨然學道終朝世勳業抄經覺了佛因緣
白頭下士重來拜依舊鷗汀鷺渚邊
不上龍門五過秋袖詩還是覓扁舟胡然貧病秖如昔
馳爾行藏隨所由未厭室人能我適故妨知己作公羞
孟郊五十酸寒尉想見溧陽神尚遊

呈康職君恭

高標自可解人何況携醪京伏雄衷白無膚辯須髮
困窮垅只坐書詩西湖閱境居其訪南畝深耕枝自如
異日書來話畸昔黃溪寺下雨昏時

呈季永
發舒言笑非關酒慰藉辛勤一以詩往日追從雖舊矣
秖今英俊更同之真仙巖壑君行訪古融老君巖張安國題云天下第一真仙之巖快閣江山我亦搜快閣在白下但恐衡陽無過雁書筒
至費人思

呈周昭禮二首

乞從君發信州船令我登臨每悵然把臂真成一傾倒
還知隔錢山川惜余況有年年惡羨子詩堪句句傳
記取相逢又相別菊枯荷盡早梅前
又向江頭覓去船故山歸路反茫然秋鴻社燕各千里
落日殘霞同一川濁酒老兵猶可飲詩須我輩始堪傳
經行到處無生景平日夢中今目前

呈劉子俊趙行之司理男二首

南渡凄凉六十年故家遺俗已蕭然不應門門端如此
政坐吾曹欠之耳斗食我今悲白髮束書今喜幾青氊

鄉來未識衡山士閭里皆推有此賢
忽忽江頭住一旬敢疎請謁恐煩人肯數宿昔論交
更辱慇懃枉句新已向清溪看流水更從高節撫霜筠
白髮者餅留然曰吾甥子今樂座陳 陳悳謂別昌雨字故及之

告別晦庵晦庵有惜別語因用張志和答陸羽問作詩呈之

良笈初志道阻長求船翻為歲舟只一尊故惜時重與
海當知別未嘗渭北江東無異轍太虛明月本同光
爵公忽諱輕為別還客仍知醉不忘

用文顯叔字韻呈發判丈簡子暢

小園瑟縮似高秋門巷蕭條若故侯粗有百篇兒可記
何須四海轍能周憐才滿世今誰是好士如公獨見優
父子曾聞自知已竭來敢意許同游

雨後呈斯遠

已是霜凝更雨溫春真漸起但無痕莫嗟草色有無死
定自梅花當返魂小莊要須窮日日細尋無惜過村村
猶摩病目從茲始併待君詩洗睡昏

呈慶伯

明到牡丹春寸分不堪風雨尚紛紛酒杯强遣誰知我
藥裹關心更念君老去青衫茫藍縷愁來白髮細鋤
耕鋤出水蠶初椿斷愧耕桑每廢勤

用韻呈明叔

白鷗自信占深學亦有幽人此照顏豈但襟期非世俗
要知吟嘯舊天慳江天見處從敎濶松竹栽成不要刪
我君賦詩君為寫絕人翰墨勝高閒

用發判丈近作大雅之韻呈發判丈簡子暢

斗高瑞已輩吾翁況倚通家風好司長江村能致

詩文尊酒未憂窮分趨幕府如工部耻入帝城因守分
閉門道郎居亦輕祿故知難進是家風

夜呈欽止審知時欽止歸自三衙

政爾相從問阿兄忽聞門外竹輿鳴對林縱復無今雨
展卷不妨同短檠頗念興來聊一詣却憐侍立苦頻更
風微佛屋琅璫絕古柏陰中看月明

呈慶伯

敍籍微官無一分强能從俗亦徒紛他鄉厭喜李詩伯
故里渾疑對竹君莫爲飢寒常道路要留精力事耕耘

諸君少壯端宜勉老我衰摧直漫勤

呈梁從善

亂流老矣謂知津艇迫欣然願卜鄰不但梁邦大人行
更吾騷雅社中人前秋一見還爲別今日重來情倍親
政自論詩得歡喜更因話舊忽酸辛

呈審知二首

秋風已作重陽雨客子將回下水船卒歲禍殃悲破產
三年稌黍欠多田平生漫說詩書學滿眼不枯兒女
處怪翔明旋乏粟若爲猶走酒家錢

從前木葉下繽紛樓上長吟獨有人勿曼悲秋成
女知達識自天真從渠辰著一生錢莫問錐無今歲
平日相期定何事居今到岸我迷津

九日王越卿司法置酒要客約登武安塔爲游人
所先已過圓通晚更集于彥恒齋居趂醉後作
畫其先大夫公亦能畫云作詩二首

以高有約乃相違故遣村船逆上溪寺與松篁元不隔
細經蓮社知成迷數君放意仍懷古老我悲涼況哭妻
重莫遊雞黍社又隨新月共扶藜

一家父子竹林期談笑初無世俗姿戲攝敗毫成凍羽
時因老手出枯枝解吟秀句寧區滿不擬常稱老畫師
大令右軍疑只爾外人笑怪君能知

九日莫令置酒縣齋余以病不飲作詩呈坐客

孰使庭花未肯黃政應知我鬢新霜茫茫永夜無時旦
索索窮愁曾斷腸坐久支吾催煮藥飲豪絡繹看傳觴
廢遊不但因公事風雨連朝故覺妨莫令有不及登山之歎

李商叟舉示用南澗山字韻茶山星字韻數詩敘
次韻二首

已悲傲吏失南山尚喜王孫峙澤坡弋合自應許發十
亦雖可使舊盟寒嘗師揆欲通宵發我筆深嗟會面未
月底婆娑燈下語悅然還是昔年看
吾州畸音聚文星我已後之君有穀丹筆未雖天祿閣
向頭猶住錦官城舊語林巒深地隱今見溪山遠更明
曦欲相投小盤礴溪頭亡那櫓雙鳴

番富以閏九日約謝章二丈會南堂有事而止既
而復理前約之酒未能用見唱酬次韻奉呈

二之後兒曹病是誇分向杜叟客忠嘉白衣莫致有名物

青眼叢看無殘花念我豈無嚴壑賦從君恐及傳書謀
貝登臨約亦覺詩筒到眼除

雨中讀吳夢與詩書以示之

疾風吹雨過江干老屋闌珊無處乾切切冷螢深織壁
纍纍饑鼠下窺簞挑衾屢撫眠難著燈火重呼詩細看
漫說為官猶我似念君懷抱若何寬

文興折贈綠萼梅數枝花多而甚香非尋常梅花
比也

僧閣良月似春時真有梅花如許否小喜 上翠才

韓香獨許蜜蜂知木犀莫道開能早庭前久思
是南方地偏暖寵光潛已落天涯 是日明堂肆赦

晨雨

昨夕斜陽照墟落今晨細雨暗詹楹田夫荷笠趨田去
織婦連機莸織穀畏餒但憂瓶粟罄內寒聊倚鬢絲明
古來名士多如此底事於予亦歷生

而才惠菊植之晏齋牌前尊酒偶乏與稚子並
重九

人正寒梢縛短籬菊叢三兩帶花移莫嗟已落重陽後

已見江南秋到此 江南一作山寒 一菊開便是東坡節酒盡空哦
洪畫詩竹隱異時尋故事送花常憶鄭當時 東坡嘗以十月作重
九然九日與陸羽烹茶詩清畫鼓秋字也

公起書呈葉德章司法

臥聞落葉疑飄雨起對空庭蓋卷風欲自推頹同病鶴
況堪吟諷類寒蟲忽思有客渾如我卻念題詩不似公
已分蠹鹽終白首可因霜雪媿青銅

德章法曹再用銅字韻作詩為報復用韻奉答

人窮往往答文窮歷數前賢半此風春 公林 執

秋來牆壁自鳴蟲世悲工叚如齊容我吐好龍与葉公
与節朗君類松柏根能如石幹如銅

同陳明叔修絶江游古城白泉

快閣呼舟渡碧江舉篙驚破白鷗雙漫云擇勝心如渴
不待窮幽意已降試遣折梅巡野圃少須酌茗坐僧牕
欲將韻語題今日筆力輸君九鼎扛

資深陳明叔宿觀山

源何仆岑嵌空敎月流風晝夜中故有松杉雜清越
無梅獻與玲瓏湖人但說觀山寺客子深懷太史公

事陳晏不易得冒寒撲被宵尋同

淳熙稿卷十五

副本

二八一

宋　趙　蕃　撰

七言律詩

呈辛卿二首

詩老當年駁此州迴來零落盡山邱公雖楚兩淹時用
天豈時令繼風游幽事儀多塵事絕靈山孰與博山優
林棲相去無百里窮窕崎嶇可後不
今昔名流幾許人況於堂邇更身親南州行卷雖云舊
東閣知名固若新（蕃頃聞右掾稱公文章）再見每懷風度遠兩年

空限往來頻其誰為我談名姓車轍勤公野水濱

進之復相潭之役二詩見惜別意

歲盡君當又一歸開正我亦具征衣衹今湖北地非遠
異日江東書恐稀酬唱未能相數數別離於此再依依
到家無事還宜早柳弄色時梅片飛
君詩悟入已多年信手拈來總自然靜似幽人居在谷
勇如壯士起臨邊波瀾杈卷雖餘地光豔發舒終屬天
笑我飢吟空白首亂蛩衰草晚風蟬

湖洲贈別劉叔驥昆仲

吳楚相望信不通謾憑雙眼送歸鴻豈知留落江湖外
又得從容笑語同勝把詩篇攄別恨莫㸃杯酒對秋風
明朝徑問吳淞路恨不與君俱短蓬

別趙常德

舊詩零落似前生豈意公能識姓名青眼何堪勝如故
白頭自覺已無成昔天無復歸耕處薄祿謾為糊口營
今日違離別何往壺頭路險更秦城

別梅菴

身隨南州已覺賒五溪從此更天涯別腸何止成萬轉

霜鬢不堪今半加頗念客留同此日絕憐歸夢每還家
公如躡赴仙都約猶攪頹顏飛佩霞

留別邢大聲昆仲

再歲春風把酒杯今年更覺倍遲回海棠消息知渠負
楊柳風流笑我衰舟過重湖定安否書來一紙勿慳哉
是身老矣腰仍折寧待田園歸去來

留別趙南紀

少時未識廬山好老去知山卻遠山白鹿何辭與絃誦
紫霄還復共躋攀林巒有失君何意松菊猶存我得還

炯
炯

俱是江東巡管內異時書札頗無慳

留別俞老顯孝楊

生事平生非我謀飢寒長是費君憂相如自厭遊成倦
曲逆人知老不憂盡室經年曾未厭一官千里去難留
異時安否如相憶一問溪頭上水舟

留別在伯

準擬梅花共賦詩那知人事有乖離交情自謂惟君厚
世態於今獨我知盡室飄飄雖匪計此心炯炯本無欺
一官謾浪端何似從此歸耕已自遲

鍾子崧已丑歲饒秩滿去今自饒州教授還猶選
人也感嘆之餘賦詩以別

十四年中三別君別君每輒嘆離群素惟占位雍斯立
客乃無氈鄭廣文給札不能因狗監校書從昔老楊雲
君頻得酒猶能少我髮如霜不可耘

贈別徐永叔

憶曾看竹過焦山重記同舟駭浪間邂逅真成肺肝熱
別離空益鬢毛斑留青飯白吾能設車殆爲媚君莫還
此去江淮兩蕭瑟爲言無遺尺書慳

別范建康

早日學詩纔得窮人窮乃復娓詩工如公久已獨步外
顧我何堪猥論中歲晚人家方埋户地長客子尚飄蓬
如聞深講救荒政忍使簞瓢獨屢空

別朱子大蘊名曳昆仲

薄宦塵埃易滿襟聞盟猶喜盍朋簪只今風月一杯酒
明日雲山千里心楊柳陰疎秋館淨芙蓉香冷暮江深
潮回一信西興渡頻寄相思別後吟

留別周愚卿兄弟

四海雖云皆弟昆悵茲薄俗與誰論平生足愛老逾厭
獨覺君家久更敦百里關千山作几數家籬落竹爲村
異時相憶相思處明月清風同酒樽

留別叔驥和叔

一見梅花醒病骨重逢雙璧競清溫占風占雨行未已
看水看山心故存疊疊愛渠談緒遠斑斑覺我鬢絲繁
江天何處不須買畝蕙畹蘭期並門

寄周貽禮

都城飲別四年餘寥闊無因問起居聞道客遊猶往昔

不知生理比何如謾從詩卷追還往詩筒計寂疎折得
梅花腸江水驛程千萬渺愁予

寄劉疑遠丈二首

清時二浙湖山主合在公家不屬人求去非貪鏡湖賜
歸來便作許由鄰喜聞吾黨有高退損使幽居忘賤貧
想見詩題硬黄紙更無夢到軟紅塵
水雲痛飲玉光詩勝践邪容俗子知此樂祇今寧夢見
臨風空爾費懷思蘇門長嘯誰能和赤壁成功顧已遲
當日唱酬誰復與皆云驥子好男兒

得周畏知書病久不報以詩寄之

莫道寒温敘素書也於朋友見親踈自從一反南昌役
無復能安古寺居憔悴直為人所棄殷勤獨肯問何如
缺然不報非緣懶痁痛經秋未掃除

去年過鉛山一見季承自後邈不相聞秋試度必
入城因成父行寄之以詩

去歲飄然反自閩訪君曾為駐征輪尺書不至知殊隔
五字可追如隔晨君與袁幹有唱酬五字詩奉論舊聞追炳祖漢庭
那得棄平津行當過我一飯去要話別來長苦辛

以孟夏唱酬陳子高詩寄季承并借窮愁志及其
兄興化集四首

莫嗔不寄一行書半百光陰伏枕餘寂寞瓶儲同靖節
荒涼壁立類相如君今為況復何似秋盡想應成定居稷
稻經終還埋户有詩何日定遺予
東湖共欸竹多竿妙果同登塔幾盤衝雨衝風總幽事
一談一笑盡詩端隨人似我空為計出語如君當不刊
派後江西有驚坐封題併與略評看
故家不復見中州揀契聞君似鄴侯往事誰能論牛李

舊書聊欲借窮愁薰蕕政自難同器涇渭懸知卒異流
何事古今朋黨禍力爭終似殺身讎
著論端能擬過秦苦催長學跨驢人十年不調非求異
三徑為資本作貧回首浮梁屢還往斷魂宿草幾陳新
藏家有集曾三復借我流傳莫謾珍

九日寄和父弟

走馬憶登江上臺聞知興廢使人哀遙憐冷澹黄花節
遠對飄零白雁來念爾不堪懷爲惡思今應是首頻回
詩成寄與愁中誦句累難教心孔開

塊

寄懷畏知二首

相山峻刻湘流深中有騷人憤世音弔古自為吾輩事
宦游端識故人心別來未有音書至歲晚勿令霜露侵
聞道元戎令仲舉定除塵榻伴登臨

共旅長安暑未徂到家忽已秋風初十詩首別心期遠
千里相望塊夢疎驛使梅來應寄我衡陽鴈渺更愁予
如君仍作諸侯客顧使誰讎東觀書

久不聞表叔張平子安否覓使寄此

一自書題闊寄將不知今度幾飛霜空云梅嶺有驛使

行內去點

可奈衡陽無鴈行好趁鸞童來北闕莫因丈價滯南荒
已今快闊治詩板準擬歸舟略繫傍

寄懷子進昆仲三首

晚雨催寒着破裘官梅應是動揚州相思不見藜門隱
好在當年玉局遊子進所居東坡舊遊也擬向會稽探禹穴却從
吳市下扁舟不須幸甚門亡恙翻倒舊詩客我不

行字內去點

鴈不歸時聞有行鴈南飛處更關情子進以暮春歸子儀以仲冬歸
二年有句說還往半載無書存死生莫嘆河山殊擧目
會須僮僕為歡迎四方取友吾非乏右君家賢弟兄

聞道築堂名遂初規模渾是退居圖子進欲築堂名遂初退居予大夫之
居下藏書自有三萬軸種竹何多二百株我似杜陵寧老
蜀君如張翰已歸吳詩成把酒遙相屬門外北風方慘
呼

行字內去點以下凡遇行字
內有點者皆去之

寄懷畏知二首

憶昨題詩歲且更路長誰與附書行登樓見說同王粲
為賦懸知似賈生杜老性非真傲誕元龍氣自舊崢嶸
天寒萬物皆收斂惟有孤松獨向榮

馳檄傳聞思一來溪頭幾立望墻隗黃花又作霜前摘

白酒空留秋後醅早歲交遊今孰在暮年林壑要深陪
世間名宦豈不好只恐勢移成溺灰

過吉水聞蕭伯和兄弟云在縣四十里之羅陂達
不及見以詩寄之併呈仲和

憶昨攜詩辱報詩再來有約竟乖期不應置我毋庸友
何自令人極所思千里葉舟黃落後一官斗粟倦游時
訪尋不見蕭灑處風雨何由話別離

寄南安李使君三章其一謝使君惠酒六尊
其二從君乞南安石茶磨子其三賀使君赤應召

故且致大澂願見之意焉

頻寄為月卧風前異世風流悚謫仙半年且澗書郵置

六華肯來從事賢白衣不但覓陶令春草因之感惠連

醉裏悠悠更何夢南池水長疊荷錢

白擣紛紛何所如碾成更自治家模不盡粉身兼碎骨

為消落雪又霏珠體用同歸人力致粗精孰愈磨工夫

舊聞此物獨君地要件箏林能寄無

如聞舍策已踰躍神物護持非藥痊為州莫漫貪良醞

把節何遲復舊遊但期米澼㴱仍乞敢望舟同縹緲僊

別久未能成一詣故憐終日泥陳編

寄贈孫教授兄弟 逢吉從之 逢年正之 逢辰會之

籍甚所聞三桂向來相與在南昌橫經重識泮宮老捧

檄仍思幕府良日暮酒尊勤酒掃竹邊談凡愛蒼涼梅

江父子風流從今見君家鴻鴈行

成父自太和來相看復同既別有作寄之

一馬能來破遠愁送歸還是上扁舟鴒原眷眷急難

表裘切切將老求吾兒可使齊書帙汝歸仍堪為酒

誤把玩餘齡無幾許可如置兄愧江鷗

寄俞廷沙

晦庵寄我溧陽書報道今為建業居作客遷經三歲久

賦詩應盡六朝餘莫將明月誇魚目自昔鹽車羨蹇驢

朗子歸來赴鮮健老無筋力事犁鋤

十二月初六夜夢客溧陽半月而未見晦庵夢中

以見遲為媿作詩謝之首句云平生知已晦庵老

歲晚方懷見晚羞寤而誇曰鷩於一官久去師門

精神之感形見如此耶用其句賦詩一章寄上

平生知己晦菴老歲晚方懷見晚羞須詩寄公夏始感

遺帛持書春又浮謝安東山豈我今之以洛中常國憂

蟠桃結實動千載朝菌不與晦翁謀

聞劉彥說率友生遐別業以詩寄之與彥說之約

者皆當和此詩也

柿栗當秋秋稻熟駕言野適與何窮門生二子歸來晝

張丈叔兄鄉舍翁豆飯芋魁吾豈乏雞豚社酒歲仍豐

家山日日長牽念何況傳聞襆被同

因誠齋寄張三十叔

韶石馳書歲屢終浮沉渺渺□□洪□□望吾地汴

寧料它途馬首東湖雁又合向瘴海子賢端合在高垌
忽逢玉節春江上再拜題詩覓寓公

寄孫從之

側使斯人運綬腰不知誰合上丹霄得非疲瘵要摩撫
是遺黎民須詔條闡道過家猶数月尚期論薦出公朝
過予不作一飯去政倚相望非甚遲

寄趙著作

有客東來爲我言詔書傳已下修門惓然要識朝廷意
易此方明父子恩物望祇今誰得似道方寧負夙心存

公其大作斯民庇我亦耕云安故園

寄彭元思

心昨寄書今幾日欸然無地接殷勤秋風紅葉堪題句
寒夜青燈憶對君三徑吾將歸問路一尊何日再論文
番湖政與水溪接鷄犬雖遥亦共聞

寄黃子耕

誰能一柱林問寺君獨屢過湖上村先世文章出遺逸
自家句法有淵源平生所識盡〻幾盛意若何如見存
元祐蘭臺妙人物我今叔姪公孫

寄曾季永

水竹懸知屬所思風埃遥想未忘詩萬言何有一杯直
三徑寧須五斗爲吾安頻來道州札緘封更得白鶴碑
政和父老猶存否煩與殷勤訪逸遺

寄愚卿兄弟兼屬伯威

樓外長江江上山烟雲鷗鳥尚班班歸來靖節荒三徑
已矣廬仝屋数間書肯四行知眼力夢能頻見識心閑
內聲重謝窮岡叟太息劉郎去不還時聞伯山之訃

寄趙文鼎

殷勤寄謝湖州牧五馬誰能鬢未彤民事雖云急期會
登臨要不負溪山如公詎况帝城入有詔不遲旬歲間
八士端能客張賈聲名豈不減顏顏謂張志和賈牧爲魯公坡公客也

寄道正闍黎二老師并帖李蕭兄

三年光景一篇詩此世何堪作許離一代聲名屬韓呂
百年衣鉢付嚴黎風生佛屋朝談處月滿仙壇夜步時
珍重陵陽老孫子當時酬唱亦同之

寄倪好問

問訊永州倪户曹別來歲月□□□□□居嘉府定餘

暇舟過浯溪今幾[illegible]御自題詩石大史貶無褒
因來打寄山中本併以張泰斡墨豪

寄贈侯宿彥明

甕鄭風流俱外家源流如此見津涯難兄竟汲荒三徑
吾叔重嗟書五車家世詩聲繼叔起古來材秀滯長
沙順寧不作南軒死吾道傷哉鬢已華明嘗從劉子翬張敬夫亦所厚

李䢼史傳錄臨川與師侯唱酬懷曾文清公振
句用韻作四首二寄師侯彥沙師且褒其父一寄曾

雯一懷文清公併屬三君

欲訪臨川苦恨遲一官窮永費符移嵩納日朝尋勝
蕉合生風花語離別後有恨長入夢向來已已傳詩信
知習氣難除洗可怪深悲墨翟絲
生世胡為爾許遲況經事變與時移論文尚喜兩公在
一見何勝隔歲離落木長江天末恨清風明月卷中詩
有懷曾子今冥漠兩淚真成滿面絲
向夕相尋苦步遲坐殘初月見陰移關心去後幾南北
倒指從前屢合離君歌[illegible]責曾爲米成游君苦但耽
詩三山堂上冰溪水何日扁舟河剡谿
歎息茶山識面遲經過舊宅恨推移聽泉尚想甘瓢樂
撫竹如親與物離千首沫多行世集數篇纔刻住山
詩屬君勉力任茲事吾道秖今棼若絲

寄　徐季純于去非蕭屬梁和仲曹元之吳仲權

西來政爾歎離居數士英英端起予情話不遺親且故
尚交寧有殺能既詩車許和平反暇尊酒仍饕餮
領餘幕府河南亦名勝處交煩為問何如

寄甘叔異戶曹賈李承鄧南秀教授二首

去年舟上曲江磯招隱無人詠桂枝常恨書題苦寥闊
不堪歲月重流離誰云司戶官雖小舊說營洲前所遊
坐臨想見日成賦寄我何當爲解頤
婺女牽牛皆粵分鬱林合浦屬交州偶逢人向渠陽去
為寄書從八桂求牢土溥天非不廣綱山帶水祇供愁
明年闕下皆當集誰序戲山今日遊

寄陳擇之

幾向圖經問水源未知蜀道遠如天書題無白寄鴻
鴈鳥語不堪聞杜鵑已行草堂參句法更於錦里醉

風煙使行萬里無空反乞與新詩到病得

寄周允升

竟孫春碧醉梅前猶喜叢中有和篇雨後晚風衡掇
路雨餘秋色五溪邊一書寥闊忘重寄小別侵尋過半
年賴是時從安道逸有時共說伯仁賢

子耕録寄晞老圃賦及千秋觀諸詩寄謝

詠向當年意不同少卿為有廣之風求君政合形骸外
笑我猶拘意匠中遠寄一翻成慕富深藏没世免終
窮客來將喜誇張事何啻交游得是公

寄謝景英丈

先生豈是愛監州高興應為鴈蕩游康樂當年空想
望雲孫今日慰淹留幽人衲子應多識妙偈名章可寄
不究牽蓬萊同異不妨歸步在丹邱

子進昆仲俱和寄懷三詩復次韻

此山祇合便終焉底用心勞學計然貧賤已安身外事
功名寧顧俗間緣舊遊要記東南勝有句須從甲乙
編閒向晴窗遮老眼亦堪時伴結跏禪
古途荊棘少人行側禮難格[illegible]世上兒曹俱覆轍
公家伯仲自爭衡一年欲盡見松秀衆水莫汚知渭清
保此不渝真有道更須立以所能鳴
有竹相娛道豈孤信知造物未遺予交游更許得奇
士保社那嗟無定居懷王近傳酬唱集荆溪與說往還
書世人徇利輕翻覆我輩百年端一如

次韻程士和并帖元衡

滿目風埃須爾清祇緣朝雨過林聲與來政欲興連語
酒釅饞勝一再行容我不應嗔醉卧憶君還復有詩
定知今夜江東夢應照冰溪雪霽生

當知用由字韻作詩[illegible]次韻

山可履登溪可浮崎嶇窮寇恨無由功名竟爾異嗇
卯壑只然須我流夏日炎蒸端畏病秋天蕭洒信宜
遊閑心懷玉山前路要上諸峯最上頭

次韻蒼判丈

芳遊怱怱未多諸芳事怱怱已覆盃可恨海棠經雨盡
尚餘芍藥殿春開公能有意巾車出我亦乘閑步屧
來倚杖看花從追窄未妨隨處一徘徊

次韻斯遠見寄

春今半歷未知春可奈昏昏晝復晨蘇裏豈能治許
病詩囊亦覺頓成貧義和送日何其怯天女司花不解
神何但子行無所詣我懷端亦在湖濱

次韻何叔信

苔蘚斑斑過雨廊芰荷獵獵晚秋鄉廬山大似要元亮
江夏安能戀戴良酒遇諸豪君可敵詩逢二妙我無長
昔何勇銳今何怯暢叙深孫詠興觴

趙龍泉惠書及和三詩且用孫温叟韻作詩見寄

輸次韻

一紙翻翻正復頗數詩兼與問之何敢言少日期耕耤
但道今年學荷戈已辦向人腰爲折更愁逢彼燎原
詎知時未暇傷鵜鴂撥穀惟思和九歌

次韻何叔信

往事悠悠誰悼屈土風往往但爭舟兒童助勇競拍手
鷗鷺驚飛皆落流倦客歸心思鵝首壯年科第慕龍頭
詩中具見飄飄意如我杜寥杜若洲

次韻王駒父

誰歎覔我更貽詩欲報驪斬忘言進向古結交真有道

可能隨俗似凡兒功名有命寧須此貧賤從吾欲忘誰
我亦與君俱白髮世間冷暖要當知

次韻葉德章

窮冬未省見梅斑故里何緣報竹安歸意寧須卜以決
衰顏不待鏡頻看交情謝子來今雨節物娛予後苦寒
獨苦更憐終漫興不如亂鼓得天歡

次韻嚴從禮巽簡明叔

晚風吹雨過前灣載酒誰歎起病顏政爾交遊能不乏
故知酬唱未令慳只今衡口從頭錄異日無詞合細刪

如我論材真欵段兩君馳足本天閑

在伯用沅陵韻見貽次韻

一代數人君旬傳孔原可作我無緣頗思燈火親餘暇
卻恨江湖枉過年載廣新篇詩永好絕知高義有哀憐
嘗聞借問忙何事日日經營作和篇

王允宗自玉山寄二詩次韻報之

孰計遷家底許居政猶秋雨墮芙蕖只今敢謂歲不與
自省從來術故疏窮秋可憐衰病頹江湖寧得欠春鋤
小舟已向山陰去但遣和詩相報書

一官偶落大江西名姓推蕭肯廟知取友但論詩好惡
逢人不説位高卑殷勤媿子能相覓邂逅起予還有詩
異物鮮窮無苦嗜恐驚盛業枉明時
游季衡送示登明録詩卷次韻併呈同賦諸公
赤氣排空勢且然傳書何急又推前忽來疎雨微雲句
置以清冰寒露邊想見座中皆玉雪更知眼界足風烟
雖然此祭宜輸我公等談經合細袴
次韻和仲留別之什
政怯離憂致感傷要煩杯酒見參差湖山之員二樓勝

風雨還并一笑妨邂逅若爲難此别漂泊重見定何方
人歸庯門非遠江出峨山道苦長
昨日己仲成不值作詩來謝因次其韻併呈明叔
政山端可計焉然孰遣求官自取窮詩遇二豪真勝已
鬢驚霜白臉成翁醒狂在昔人增益閒闊於今安取豈
邂逅過君無厭數異時相遠念難同
次韻成父
山經立壁動危情路入懸崖作峭行雨露正昏當晝黑
瀑泉倒瀉助波驚萬無一理可主魅十有九家空避兵

媿予遠來端有意更聞詩從勢烜絮
次韻在伯夏夜獨坐見懷之作
暑氣侵人抵病中闕然求省會城公相逢共説山中月
有贈忽來天末風君向離騷熟蘭芷我於爾雅昧魚蟲
絶令酒盞能頻把孰若詩筒得屢通
次韻審知二一
風月當佳可物捐兵須重立虎溪邊天手變化自奇手
人欲追尋真強旆年落朱絃千載下凄涼青鬢十年前
秋歌莫作商聲發驚起沙頭鳥爲眠

簽判丈讀曾文清公坐間以爲語勝與俗人言之
句或爲長句因次韻
各至真成罷送迎顧予禽鳥未忘情雨邊鴂䳌離羣去
煙裏竹雞相應鳴首對子規愁百草願令反舌遂無聲
又隨獨受提壺語似念田間有餉耕
簽判丈再枉長句次韻
紛紛紅紫一番春寂寞清陰幾處新陌上風光屬游女
水間觴詠聽幽人經旬便作治聾飲涉七還當脩禊展
無事相過勿相違共宜從率亦從真

次韻歐陽全真送行
我欲歸休反服初契論今昔更悽渠非關造物相料理
自是吾儕計闊疎似我端宜吏刀筆如君久合占嚴徐
悄然更作丁寧語道所經行覔細書
二
次韻李子永見貽
何能辛苦歎人窮況復經行覔句工平日相思在天末
今年遠別送湘中飢寒似我誰驅迫人物如公孰長雄
惆悵山人久寂寞曾何臺省欠諸公
次韻孫溫叟司戶[illegible]

封疆嘗問向牧頗矜今時勢定如何要如絕慮思除太
笑為璧降信倒戈幕府似公猶不用官曹如叔孜宜討
兵傳家法從愈疾不但有詩皆可歌
在伯用巴字韻垂示次韻以報
我詩音節變巫巴居向風沉守故家剩咏未嫌驚夢蝶
吟哦惟恐到昏鴉況湘自昔皆因遠靈在于今況雜華
豈不懷歸歸未遂水痕還落岸頭沙
次韻希登送行之作
頻年頗覺困迍邅身願歸休寂寞去日屢移難怕別

積霖成潦政連津浮生聚散不無免一語丁寧惟愛身
來歲入關須早計要期過我待王春
揚錄事以僕與孫溫叟唱酬韻作詩見貽又用僕
與吳夢與詩韻作詩贈夢與兼以見及次韻二首
丹鳳晨鳴領九雛雀飛飽食下平蕪寒窓擁褐慈晨臥
急鼓穿鞋借日趨客至渠能勞剩咏賦成我豈寓悉無
詭夫更擬興溪去榮辱端知可罷呼
不知人事近天機蒼狗斯須變白衣遍客幾回驚鶴化
幾人終日念鴻飛由之小怪自珠玉不似賤貧安布韋

我鬢已霜君可料況是七十古來稀
次韻手耕去秋臨安歸途見過於玉山智門寺之
作近方錄寄也
不但乘舟亦跨鞍道長無地問平安相逢只恨分襟遠
既別方知聚首難海內忘形今有幾天隅獨在君為寬
夜過林寺猶前日詩到還成兩歲看
過豐城訪甘叔異聞在西江之磯頭扁放舟過之
棹楫未及拜迎勞之詩已至次韻上呈
竟日江行歷抵尋聳然高屋在叢林更猶未覺磯頭遠

下上方知磴紋深好句已從天上落快談仍慰別來心
綖行騰約重來見嶺海他年無雁音
次韻徐丞用韻見示
往將短木飾青黄負此枯林歲久霜病為多言蕪柔舌
病因上酒制用腸交蒞大抵要晚節談笑可須空累鉢
争豬松階決流水效予清坐亦何妨
次韻南澗韓先生二首
歲月侵尋兩鬢稀偶言乃復數多岐陳詩故匪初來識
㢘蹟何堪謬取知大雅元生作今日頭還諸老在當時

倦游已恨歸來晚南澗寄深日日思
歎入園林日夜稀慨然那復更臨岐暗中摸索非其物
海内風傳會有知豈但文章振吾道更新飢溺濟斯時
上勸舊著尚書履召節行聞夜席思
次韻李商叟見示
路熟江郊不待尋每來輒得慰余心新詩自作彈丸美
首帖不教魚蠹侵莫嘆高山與流水難逢美玉及精金
頻年浪作江湖夫從此溪來得並吟
簽判丈以新字[illegible]作長句亦寫次韻

咏興喚叩戶頻要聽論古詩書豈可乎風雅久不作
一代典型今有人敢謂投心似膠漆故知與世若參辰
如公接物何多得豈復畏人譏我貧
次韻伯瑞叔麒常字韻
來往匪匪莫設忙轉頭還是俗相妨題詩見予留合奇
客如家自我常休嘆清明仍值雨好於元巳起還鄉
余和枇猶堪管要似當年人姓陽
遠齋用常字韻見貽次韻
閒中未免和詩忙忙裏偷閒莫自妨一夢江山驚草莫

半春風雨自常常枇花落去燕子歸來非故鄉
世事多端付醉鄉耐我知公不愧平陽
次韻遠齋夜飲舒嘯之作併呈座間諸公
上坡亭底用扶登臨于此記公初不勝酒敵先齋問
相有詩資皆楚餘出處絶知難逆料從遊常恐易成疏
嘯揮毫驚數居事我自歌安陶令廬
次韻王進之雨中見懷并詩卷
浮沈窮居無與徒我思短李及辛邊別時尚欲題書寄
近處何須折簡呼筆下烟雲寧久袖本來殊

年侵病劇渾忘却今日因君整得挍

次韻伯瑞見示并懷叔驥和叔

世情易作風沙散我輩端如雪於空不以翱翔為蝴與
蓬忌寂寞鷗鷺息往來苕霅渾疑夢邂逅瀟湘重足憐
何日吠呼賢伯仲持螯剥芡大人前

慈利傳樂思中自沅州考試回經過見之留以小
酌酌既以詩來次韻

風然一舸順流東敏捷如鴻恨不同為我能留半日許
得君何翅一聯中韻思着句記已復狂詩醉古風

元止澧蘭元膺爾既難哀矣八

次韻魏饒州用蕃唱酬詩卷最後一篇韻見贈之
作之

紛往往競趨奇半韻真同慕膺眉我已自知成件俗
公今豈亦故違時解鞍屢辱留連飲出袖仍蒙惠好詩
異蹤幾蹤親且故相從且免問為誰

次韻李子永

詞源誰可障東之今代謫仙仍有詩戲謝猶能出乎澧
意加每興造壞奇白頭不用論件惟應保素知

我恨從公十年晚公寧於我亦沙助

次韻蕭之沈弟

外家人物盛東南古已云然豈獨今兄弟長懷未多識
江湖邂逅得話同心豈知行日還先我更枉長吟寫意深
別後相思回首處山哀浦思有餘音

九日次韻斯遠去年是日同成父登半山亭見懷
之之什寄斯遠兼示成父

去歲修途度此晨今年抱疾更漳濱官壺可辭難多致
城菊未開空屢巡憶我有詩明日忘君何處暮傷神

遙知置酒登高者回首西

在伯用銅字韻作詩復次韻二首

閉門憐我欠新功下筆奇君有古風豈但衆多窮草木
更能瑣細及魚蟲昔人要作有為者後世多歸亡是公
歎息知堪幾寒暑此身寧異物為銅
決策題詩我故窮憐君嗜好有同風政如之趙貧章甫
何異當冰語夏蟲既欲紛紛視兒子可須衮衮羨諸公
雖然心氣無多廢水旱猶聞答取銅

遠齋和示洙字韻四詩復用韻併呈子肅

交舊年來變作疎兩翁頻肯問㭬居元寺已踊天台賦
老去思傳秘府書可使鸞凰棲枳棘未應騏驥伏鹽車
時平自是功名晚莫嘆江湖歲月除
秋雁過從每恨疎何當有屋並門居我疑奇字詵公問
公賦新詩令我書無事畫棊仍夜酌有時溪檝更山車
及老色侵雙鬢悉藉黃精為掃除
看風吹雨密還疎門掩荒山數畝居換米但須居士膺
公都李侍子公書安貧自足容高枕庭事時應念櫳車
所恨卜隣非二仲枉教三徑混通除

竹經栽伐似方疏邊落摘能伴我居自公畢家長食粥
從渠厚祿絕無書諸公漫仰蘇門隱吾輩還羞李武車
快從眼前何所直百年終向夢中除

上[illegible]已

朝來一雨快陰晴東郊百鳥開鬨鳴受風柳條不自惜
對水桃花可憐生不見山陰蘭亭集況乃長安麗人行
東西南北俱為容且逐江頭盛點明

臣　恭校

淳熙稿　卷十六

副本

淳熙稿卷十六

宋　趙　蕃　撰

五言絶句

七盤嶺

遠近分濃淡陰晴異歛虧不知山路險郤幸馬行遅

潤鋪嶺道中四首

近岫披晴霧遥山擬雨雲暟暟疑雪積莽莽若江分

嶺路縈紆合泉流詰曲通田毛無歲旱山課與耕同

芋畝疑如蜀山田更似閩秪看無廢地寧復有閑民

鉅竹差差合老衰衰長人多表池擬此乃是山間

餞笛亭

悵彼荆榛合欣公披復開尚非人隱異何許笛飛來

重午日摘枇杷薦酒因成兩絶句

已載相如賦還披杜老詩園圃自長業佳實久纍纍

蜀酒能祛瘴昌陽能引年楚君為佳節湘客念湘船

早題

欲雨雨似止為霜霜不成山雲解衣帶晩日挂銅鉦

雪觀

令諮可納暑昔人曾詠之我來登雪觀政值綠陰時

仁和堂

公乎仁且智意託山與水樽道本龍門遺塵仍栗里

仙霧溪

霧雨猶疑合樵頭不可窺此年走牲酒平旦但茅茨

晩欲溪上

愛此滄浪水臨流坐詠詩賦元未就聽水發幽姿

題西軒門上

昔去無此屋今[illegible]又添竹吾堂因蕭閑門人殊不俗

簡周元仲

相逢亡慮外第一問書堂為説當年樹如人出屋長

春來多睡思若執亦時須不厭家園乞芭蕉有剩無

君為鄉校長我政旅人居借屋元相近相過莫放疎

雲錦

西湖萬頃荷移以陂千丈雇路得新詩無為縂盈盈

感歸鳥

烏在知此夕相逢如揖揖嗟余猶何若失侶自東西

水樂

如抑又成揚歌考亦成鼓始信石々言無疑鈴解語

雨遊青原山二首

松竹青原刹香燈七祖龕廐通非所問風雨暫成淹
要作山中宿收無林下期摩抄魯公字吐嚼豫章詩

登亦好亭

風朝湧琉璃露尽紛錦繡景物故不負詩篇況能留

洌泉

名士每名泉一歃尋取質適行期及物爲何交爲川

寒梅館

畦貧替替功勞廿二寸力但以身益頭不仁家上壁

感醬筍芽

一寸蓀苗根玕千人矣周翦不知受抔掘貌刀錐

送筍與胡仲威

掘我窗前筍與君充煮煨槎枒勿多棄聊用獻崔嵬

玩易齋

晉士祖虛無寧殊卜筮書公今編幾經加我問何如

石井有感

歲月不可歎變遷何所無青彩今已改泉谷乃官途

戲吳興介君所之作畫俞君亦并得興四首

我無巖壑姿空有山林想看君落筆時形滯心已往
平生若雪舟界計忘幾歷詩裏不能收付君醫畫癖
作畫與作詩妙處元同科苟無自得處當復奈愚何
煩君索我詩我詩老不支因君爲作氣竟亦不能哥

題劉叔驥所畫竹

竹不耽老可人今無老坡聊將一巵酒拍與解頻波

呈直之兄二首

兄昔守清江我曾白下燃書經過閣奉聞報

別來纔一書今歲兄跡在人間江右訪兄不致虛
兄今得太末去年不數驛弟官蠻夷中何曾限南北
回舟總有晚期以一會西去去不可留歲盡多冰霰
雪抵東野縣晴偷安豈車坐定取談兄示以咫尺書
書中道何似詩有林泉奇怪其句律工定自工夫至
弟詩吳江楓未秋先隕風騷人或取詠零落鷗鳥同
兄詩楚山竹歲晚色愈綠譬彼朝陽桐當令鳳棲宿

閨怨四首

辭少不盡意辭多還盡紙紙盡意無窮相思似流水

紅芳不可待綠陰忽已成妾貌愧花好良姿如柳明
擬憑魂夢尋君恨山川遠山川遠不愁風吹夢魂斷
風前揮珠淚吹落春江去日夜只東流何時復西泝

連雪不已作六絕句

纍纍初枝米飄飄旋落花巷深迷吠犬林合誤歸鴉
對岸初封屋臨流已蔽汀長江停袞袞去鳥失冥冥
勿謂虛明質能成積厥方白輕終及重至著本從微
不假丹青手尺成水墨圖莫嗟玄尚白應歎冀難汚
往記歙陵岸春林雨亂絲還思粟陽路小艇溺輕澌
背陰常先積[illegible]明[illegible]消草東[illegible]春色柳悴亦長條

晚對

朝從前山看暮與後嶺對晚霧或紛紛晚烟増紫翠

仲春雜書二首

公能作雨社子復成晴日薄風仍薄花明柳亦明
二月倏已盡一春餘幾多不知花過矣誰問病如何

晚書二首

春晚苦多風花殘不見紅剩花渾自覺愁殺白頭翁
何處黄鸝語玲瓏芳樹間可憐求友意飛去入飛還

磐湖

磐開何自來名得以形似似欲使先生因茲號居士

蘆葦林

雖為林間居不忘江湖趣更着小舟横無驚野禽聚

題邢園壁一

池草似爭長木陰如合圍不惟催我去政欲餞春歸

二

方池

藻荇參差雨蒹蒲聳立隅飛來雙野鴨幾幅畫成圖

幽蘭坡

斗坡能曲折剗石[illegible][illegible]篁竹幾成藂幽蘭何處生

題君子亭

菊落淵明手愛人仍及鳥荷花定好友周子亦門徒

紫君林

籜脫始猶青粉滋旋變紫斬伐不須加森然自堪倚

北風

北風豈應陰南風還當晴占風更占雨巢穴寄吾生

日入

日出復日入寢飯但默默塢衷籠中鳥欲去飛不得

野息

覆之茅三重樹以不加斲野息若規模規模如是作

長門怨

祇看金屋貯使有長門棄始盛終當衰人情亦天意

九日

當評節物佳無出九日上皇獨為黄花竊由有元亮

過湖

杯珓吉難同開船得轉風無云仗神通人厄匪天窮

釣磯二首

公為浙東行曾憩桐江畔漢節世間屈平生人盡識

樂走烟波好寧須竿線勞功高殊釣渭意適似游濠

到江口寺

已絶朱林渡還瞻白塔寧欲從微徑步疲命小舟横

過祝氏南山

愛寐南山久今朝始一來主人雖不在亦許步崔嵬

止宿寮

雖云居異力政自生同字不但擷園蔬仍須催釀黍

濠樂

韓愈江西居賈數尋常處何似老莊周逍遥一篇足

海棠塢

當哦坡老詩未識打山塢想像亦好園規模自渠取

石門塢

郭侯舊居亦以石為門

溪已曲更曲塢仍深更深端居與炙自出處各何心

悠然亭

亭能拓南山徑亦栽黄菊我乃顧郎陶過公朝託宿

小山

昔人許畫圖咫尺論萬里公家一拳石意趣端如此

鬥蛙

鵞蟄已數日鬥蛙初此時能知喜風月不必問官私

花嶼

楊垂空寄恨草碧會添愁衹有花無數春風醉不休

弄月亭

明月故在天何由墮此水倚欄騎鯨人孰能相料理

荼蘼洞

春花若無陰況與葉偶好在月明中側攀仍嗅

雪中三憶三首

憶我山中竹長身立崖谷忽重且撟頭誰與推救我

憶我園中茶栽蓬針未數夜哉被雖壓端亦似人癡

憶我屋間梅臘閙餘未破未破想深脩已開應擿墮

至日雪後簡在伯二首

一雪似能晴江山萬里明放將茅屋底空聽滴簷聲

厭裏撥陰何思君欲就峨還是好時節來攪我息呵

長田鋪二首

野驛人稀到空庭葉自亡雨濤殊未覺雨細更含晴

晚入東西路秋風長短亭悲歌還欲絕衰淚不勝零

宿竹尾鋪二首

投鞍纔過午置榻已成曛豈是適旁店恐遭上君

連根煮菜種帶葉熟生薪瑣瑣無庸歎區區愧此身

落蕊

捲捲從何起多因為晚風飄飄久不下還復反荒叢

花屏

陰能間其疎竹可扶其弱點綴自天然詎殺金孔雀

種菊

甘菊移時晚少陵曾有詩落英翻可餐已分忍長飢

次韻審知寄詩

以我思君見知君念我還相逢若外問竹平安

微雨三首

雨綫情脈脈雨點淚浪浪無處看回首如何不斷腸

大雨若盆傾小雨如絲亂盆覆幾時收絲亂何日斷

雲深不見山雨密還遮樹相見說相思相思說何處

赤岸道中呈斯遠

小雨洗紅蕖青山舒白雲秋風每奇處我友得平分

寄懷

雨足新晴後凉生靜夜時支節雖待見惟有鷺鷗知

途中雜題六首

人疲故思息馬倦亦成嘆役政嗟吾役吾寧憩彼居

石有千年鮮崖懸百尺藤祇疑雲尚合忽見日初升

山果秋皆實山花晚更馨鳥飛時時落風靜或微聽

下塹疑無地高崖恐接天端然孟州歎盡祖生鞭

樹合猿啼遠崖荒虎跡新尋常惧人居者每苦提行人

異俗呼成怕吾身行若何盼人仍自把怒鬼吏嗟鐵

春日小飲

今日青春立今年白髮多可憐杯斝我老梅柰梁何

嚴從禮求先照對詩

日上照萬物心明觀一身為光詎資大在我不關人

讀朱先生雲谷詩

昔從龍門勝祇今雲谷居吾州端不遠筍日從籃輿寄聲知

微赤蘆花白扁舟夜泊時平生故人憂細雨說相思

贈筆工

淺內說無妙之工徒苦心呼□□類我何忍免知音

老梅

絕梅非不佳顏色終數肰性此老不枯故能清且臞

籬落間見凌霄偶書

凌霄何自名緣木與俱生底事因蓮附故為木蔓縈

金鳳花

况知梧留鳳寧今鳳在茲胡爲五色羽散作一庭花

口占三首

又勤語舟子舉棹莫怱怱內翁舊伴飛息不得同

雁雁呼其羣飲宿不相放春至北歸秋來復南向

矣頸切依依溪畔草離離第太本何與行人自愁懸

用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為韻賦詩十章呈康

君擧

東南固多賢莫與永嘉匹王鄭已騎鯨陳君公第一

公乎不為文為必行于代誦習熟其人兒童篤君筆

吾人頌詩書論世猶尚友生幸同斯時識面可獨不

人言會合難會合端有數公不絕繼州我政長沙往

壹物曉闔嶠風聲望海□□□一年內頓得見其人

漫之桐廬于萬戶仕下□□天地同家參苦難憂

小色仍前日梅花又一年休為招屈些好及浚溪□

小駐文字初非拙匪能空令君已憂老矣冤何也

封陽去衡陽道里端能幾僕許釣竿投春風叩葭笋

傳昔多聞誦近今既見顧我何足報期公示深眷

田家即事八首

泛將時霧山行欲雨雲歸謝隨處見斜近浮林閒

殘溪山夢一川梨李花春深猶足客幾日定還家

鼓村村□□□岸芹南雙分符□□紅記隔溪桃

波靜童閑笛舟横翁賣魚村村皆樂業處處盡安居
行役衆憐我生涯我自娛太平今有象隨寓即吾廬
老屋愁風破空林過雨乾飄零黃葉滿寂寞野香殘
下田已鷗沒上田更龜拆欲知雨未已荷取雲潑墨
臣夫荷鋤去麥水救田缺田邦黃酒歸相與慰勤力
六言絕句
海鹽院惠二物戲答一
打粥波鄱州餅侯湯點上封茶軟語方爐活火清
洋飛花

遠意
人待蒼然暮色可憐萬里須論要橙須殘茶納
夢晴春
次韻斯遠見寄有作六言二首
句也江西逐客少陵因事成詩我亦移官衡岳駕焉未
有安枝
幾欲罷官歸去未應形役能拘蟲蟲哥峰晚對宜如雲
谷同趣
戲作梅花六言未就而得蘭一盆并頌之二首

絕歎園林枯槁頓驚澗谷精神兩贊我終如雪數花還
可同春
死欲千秋萬歲生須四海九州人裏封胡羯末詩中沈
謝曹劉
梅白香畫未穩蘭詩擬倩人來試問闘山細雨何如茅
屋蒼苔
發溧州後作
昔日道林嶽麓每逢圖畫詩篇今日蟲驂東首却
浮雲烟

幽居即事八首
過絲落花春盡綠蕪青陰夏來雨潤苔錢更積風
頻開
筍迸階石欲落樹成窗影疑深未能作有盡句聊且弄
無絃琴
枵腹搜詩甚苦睡眠看山若無得飽從成嘲弄稍醒便
欲追尋
空山百族鳴禽靜聽無非好音何止勝俗人語便可罷
無絃琴

月皎白髮可數冷風病骨難支何許林中肉醉誰家世
上錢癡
世事不關幽事睡魔可伏詩魔隱几灰心南郭無言示
病維摩
雨壓藤架半倒草荒支徑新鉏尚有詩翁入社未妨俗
子同車
又此風收雨止坐看月缺雲移未辦敲門賒酒何妨覓
紙題詩

寄黃子耕三首

盍謁南州高士必過江夏〔闕〕屯亐已悲衰柳慘人入
隔長江
近有長沙使至為傳江右書來茅屋於時已黑青燈為
爾頻開
自失孤山杯酒兩年相望梅花交友平生幾許差池重
復成嗟

蕃丙午冬分宜見公度簿公尋見已而邂逅于宜
春嘗以蕃與徐斯遠志別六言之韻作詩為贈久
未和答今日東歸乃克賦之蕃欲自閤鋪過廬陵
謁雲臺先生又惟公度亦不可不別者故寧迂來
問安福路云四首

綠繞竹青少白緣情政可生愁寂寞鴈秋猿冷未妨相
與成遊
往別政當冬仲今冬再閱新涼簿事知君不短嘯歸歎
我何長
近事真堪深駭欲言未可輕論喚起莊周蝶夢多由杜
宇魂
使從雖云可去故人有約難休〔缺〕百書一面豁然

日三秋

三月十一日

十年意與春競老去全將病供鶯啼芳陰樹樹蝶飛忙
夢重重

贈別周文顯三首

若節雖非中道清風要激貪夫寂寞掩關高卧紛紛頭
皆長途
有別動五六載相過纔一二朝白首我方措趣素風君
欠箪瓢

工半[illegible]秋旱江南未卜荆南凡几相若[illegible]步蕭蕭重
跨龘驂
龍游道中三首
下水檝輕如驚泝流艱難於涉人心傾倚欲逆天意若
將無同
山連遠近慘澹水合東西渺瀰舊說詩中有畫今成畫
裏尋詩
晴山陰雪猶在西下東風苦高眼貪白鳥孤没耳怯夷
猿數號

從英萬安見和予並以王山小槳合寄之六言三
首
憶過萬安連郛家家碧樹團欒想見如今霜後摘來可
口甘酸
我識今君人物傳相合侍清都叔寅當思林下有時病
渴猶須
世態多隨燥濕物情大費隄防遣以槳筍如栽取其勿
敗甘香
贈耆英見過四首

江不依[illegible]我誦詩口
憑河
謝文紆[illegible]有廣之叱若今元又白首[illegible]詩鄉
里兒童
做不屑狐狢氣華正在詩書寫道政是有命天也豈
人力歟
叙大門名節絶歎乃孫賤貧故知風氣猶在不肯叩
戶隨塵
次韻斯遠別後見寄六言四首

避暑真成畏病逢秋便覺生愁回首南山幽處有懷數
子同遊
已暫東南已病秋風早晚室涼藍縷青衫可咲蕭條白
髮增長
學道了無得處空云孟子傳論為文老益退步懷哉賦
鵩招魂
予園有黃秋度女子識得伯休晤對可忘長夏分携況
値新秋
次韻斯遠重別六言四首

欲語動懷抱愚直吟生肝肺愁平生幾為此別今年又
作南遊
穢祿我雖超丈窮居君厭荒凉謀道與之謀食未知何
計為長
不羣與盈百里要成對榻深論倫自要懷易感况因逢
別傷魂
君才絶出華沉語不驚人不休莫歎陽春寡和曾逢知
我春秋

次韻蔡叔清六言二首

陶潛必遺俗惠休喜新有詩聲客我深歲寒步看君大
晨修程
總戶初乾宿雨林園已報秋聲破訪殘倚野寺來訪水
宿山程

校

淳熙稿卷十七

副本

淳熙稿卷十九

宋　趙　宋趙蕃　撰

七言絶句

呈嚴庠州十首

東江亭工東風客鷗鳥重來似亦馴買得小舟連夜發
不知肯别定留人
江邊石上白纔纔遠對雖分李與梅因是欲占春早晚
桃花一樹有新開
梅花初出炯如氷未許餘花似我能太息天公不加意

故教風雨若苦侵凌
楚國固多蘭與荃長林野水若何邊樵夫故自不知貴
採買蹟何曾值一錢
微官本欲救飢寒欲逞啼號敢爾難不是賢侯任吾恥
未容陋巷樂瓢簞
犯雪衝來訪戴舟不逢安道使歸休我今一月春風裏
纔復回舟匯浪邊
昔者湘西借榻眠自嗟老眼負青編雖然舊識中山趣
絶愛松風瀉百泉
少陵已入嚴公幕徐孺還爲仲舉賓自愧無詩復非隱
況堪操食更憂貧
滿城游女競紛紛柳岸桃蹊盡後塵不道貧家有機杼
夜窓燈火尚加勤
膊勝真成共老刑每逢翹足歎伶仃故園松菊平亡恙
何日扶黎得屢經

呈思翔昆仲且蓄仲二首

百箇修篁一樹梅惠盆蘭斛共相陪客來不但繙書帖
興至更能傳酒杯

憶過君家梅半開梅花未落我重來尋常一飯復遺棹
獨向君家不記回

呈明叔七首

近郭梅開應已多幾思扶策奈慵何與來起覓墻陰樹
點檢無花除病柯
今年梅愈去年多我亦催行奈汝何此樹與君同所植
交情要保歲寒柯
屋角梅開纔一枝道人眼淨得先窺寒廳故爾稍官舍
不似尋常見致時

一枝自可不須多少已難知多奈何溪般紛紛錯劍佩
桐江但有一漁蓑
手種竹邊梅一株地幽終覺病而癯不然我爾要相似
異日重看瘠鮮腴
歲寒誰見此窮交只有梅花發故梢我坐多言得窮巢
不應於汝更輕明
伯威雖拙詩故巧我拙似渠詩久工竹溪想見梅花發
問訊窮閑今不窮
呈子肅三首

坊靜行人畫成絕栁吹黃葉落頹頹知君不作官居看
陋巷舊譜人不堪
憶過君家貧漫居春風楊栁政扶疎人生離合自多感
邂逅更當攜落餘
牢落空房我挂包憶君過我夜推敲東南大半行將遍
應有新詩許借鈔
呈楊謹仲二首
清江郭外千竿竹愛此渾如屋上烏我亦山中富此物
若何奔走愚舫驅

南浦相逢使節船為余高興送行篇我行縱有榮枯異
可乏新詩處處傳 近見宋澤之埴送行詩有太白体裁閒歎少陵氣風光花春之句以為絕唱先生又云金沙鐵鎖已中路蘇水紅蓮暮下窗此一聯尤為親切
將至信州呈季承
行役將窮興未窮百篇酬唱與君同人間此樂胡能再
何處江西更古融
送師聖酒環波觴孫會之簽判嚴造道主簿及蕃
作醉絕句呈二君
炎蒸三伏有無中十里荷花四面風嚴瀨蘇門兩奇侶

一尊共德使君公
呈折子明文十首
見時已見蔡真詩寫瑞秋藏不悔被白首始游衡嶽寺
扶藜處處讀苔碑
翱廷經界在中原西北人才要討論節傳曾聞付吾屬
瀟湘可俾卧林園
故家人物幾沉淪公獨風流似昔人不但金聲吐佳句
尚餘玉立聳長身
不惟句律有家風筆陣仍推大令工茲道秖今殊寂寞

求公須向古人中、

曾門曾作廣文官、先王曾同苜蓿盤、交道不惟當日見、
遺風更俾後人看、

相逢幾說李端公、未報舒州謝表通、要識雅南住絕地、
潛山皖水莫之同、

舊有園林新近開、墨池培址迥成臺、臺前縱有崇能處、
不礙運山次第來、

如聞欲辟保真詩、花亦猶多未見之、到今信常輕出與、
真成暴富詫窮兒、

容舍還州又一春、花時風雨閒光殘、欲知夏木扶疏處、
好挂閑翁漉酒巾、

道山峻峙不容攀、咫尺今還引退閑、道公背踏其上、
莫憚官府久人間、

范參政自建康得貲政宮祠六詩寄呈

聞道石湖天下奇、城南未數閑外稱、江山勝處世或有、
祇欠若人相發揮、

夠見不是乞身難、改爲貲資不放閒、奏疏許閒頻叩閣、
詔恩今見許還山、

出處如公亦甚都、六朝西子不思鱸、三高異日當爲四、
不見方嚴與范俱、

一再將書託蜀郵、醉然殊未亦沉浮、平生頗識饒能見、
別去於今歲又周、

日月諳浪白逐臣、煙波南里亦遺民、未聞官號大學士、
肯避雍容得退身、

夢石湖堂上書、煙雲鶵爲不闌珊、與篇遲快識難了、
醉賦一篇閑錄魚、

奉呈何叔信兼昭甫三首

寒廳寂寞不知春、登覽格要無奇觀、始謂姑傾一盃酒、
又爲頹然白綸巾、

桃花寂寞已飛仙、一夜春催落欲然、老眼看花愁欲眩、
卻憐草色靜芊芊、

春山大庾野櫻朱、樹樹村墟紛大如、卻憶山家雞犬畔、
十分春色付誰渠、

還前始興謝令二首

維舟峽香見向昌、杯酒還能共寶坊、我自解居更顧意、
清朝使者得梁揚、

江南梅事已吹殘，想見嶺南青作團。邂逅許成宵相寄，
憧憧驛使入長安。

懷東園寄趙令

遶屋扶疏盡夏時，東園政好坐題詩。水窮盡處山燒兀，
數我不知春已歸。

次韻劉寺簿二首

山寺方同祭祀齋，殷勤鸞鳳紙一詩。聞從今價使親餘論，
願借層門許數求。

草樹扶疎書滿齋，夜窗燈火酒尊開。知公善誘蓋前輩，
不以見聞嗔去來。

汴貝羯　卷二　之

送曾季永赴道州永明縣五首

西昌閩閩推曾氏，夫子家居仍舊溪。我政結亭臨水際，
君行誰與共攀躋。

去年同戰鬱郴道，聞說居民甚可悲。太守只今雖僂吏，
春陵示史兩篇詩。

憶昔曾聞論道州，每於文字見曾遊。白寫寺近永明縣，
試覓記碑還在不。

投王饒州日勤四首

福星雖遠出虛危，帝念鄱人困敝饑。試問公來若為政，
皆言吏瘠與民肥。

我行三日鄱陽路，每向居民說歲年。舊麥吐花新稻秀，
山田小旱熟湖田。

為政雖知如治疾，豈求親庭一時功。但令安養無遺策，
膚革充盈由本豐。

使君本是經邦手，聊為疲民帶一方。直道政聲雖可擬，
百年文正政堂堂。

喜雨投信州口號六首

淬照稱　卷十九　八

揀秧未了旱蒸乾，民不知由作歲天。欲將吾使君政
政令一雨示艱難。

使君自是為霖手，要雨雨來何旱憂。報屬田家但勤力，
今年定有十分秋。

昔在烏臺譽已休，旋分符竹政仍優。論恩未即歸清禁，
歷試何妨又一州。

開濟甫及四十日，籍甚治聲過所聞。吏是神明氣來豈，
民懷清淨樂耕耘。

使君笑到赤城仙，來結州中大士緣。仙佛將何佐佳政，

但當患我以豐年
久晴政爲妨蠶麥好雨從今及稻禾試向諸生選何武
要歌樂職頌中和

投曾秀州逮四首

我向茶山得屢行至今人說老先生九原不作吾安仰
宗武宗文賢弟兄（茶山寄公兄弟詩云欲寄宗文與宗武一春風雨大江横）
人物如公絕作州不知誰合致公侯著名不與官稱等
顧解天公用意不
有錢無路可樂邦人生如黃信非變公才自是明堂用

寄語蚍蜉盡少降
詩到江西得正宗後來曾呂出肇雄大陽道後歸何處
端欲從公一破聾

與李衢州嶧四首

忽逢旗鼓去翩翩道上行人喜欲顛爲說吾州新得雨
使君惠政貫聞天
玲瓏衙院背常山急雨飛來瞬息間問訊元從雨述洞
我家雖近卻慈悭
貧麼僕僕倦征塗忽爾能來快洗蘇早接夏秋終得此
一身寧敢歎沾濡
洪井登龍記昔年纔今太末又行纏餘波所及蓋多矣
一夜水高溪有船

用洪覺範詩爲首作四絕

剩水殘山慘澹間道人名字滿江干句疑此語來天上
何意真成朝暮看
釣舟無事白鷗閑自是江湖境界寬我欲汎然隨所往
竹君誰與報平安
箇中看我添何處能盡今誰如輞川但寫一莊仍一笠

不須羽服記編蹤
便似華亭落照灣要人彈壓此詩篇餘霞散盡空無跡
新月初升勢已彎

塗中每息必索硯筆抄詩作廿八字

望望青山亂作堆行行身到白雲隈偶逢逆旅聊依歇
又被匆匆詩債催

寄懷二十●首

晏齋生理此何如破硯今來亦已枯珍重此君爲耐久
瀟然相對祇清臞

早風吹野未成陰空長水雲出寸岑飯食使知難自必
茶甌小注莫令深
陰晴竟日漫難分遠岫猶藏欲雨雲嘆息無言桃與李
一年蹤跡又紛紛
正月山園未有花梅花落盡亦堪嗟瑞香莫與蘭爭長
獨立風前自一家
春風底事苦欺梅舊雪未乾新雪催元自不儕桃與李
何須著意苦相催
讀書萬卷不充飢楞腹吟哦大似癡不是鄰僧能送米
存只有　卷十四　十一
囊空何以續晨炊
臨窗覓戒去年租療老扶傷聽話書和氣定能消冷氣
未知天意又如何
早禾稠瀧待精收雨欲爲霖勢可憂似覺朝來烏鵲喜
使攜童稚過西疇
扶疎夏木已禽安石榴花出樹深六尺紙窗明棐几
遲增閑閣欲成陰
棟樹層層間着花日薰香暖蜜蜂衙客來僅有瑜又與
活火風爐自煮茶

春令五日如京兆風雨身堪摧折之我病不能知許事
飯餘捫腹細哦詩
秋風常惡到無期一雨使與搖落悲疾病相攻今轉甚
囊空何以致高醫
破屋支撐風雨餘世間種種不關渠悲飢要憤無他術
過午未炊猶讀書
終日搜詩思不枯坐聞大喜折冰鬚寒窗雪滿無人到
伴我一枝梅更孤
雪後東園一徑深頻驚飢雀落空林疎明自喜山居小
存此稿　卷十四　十二
更聽夜松空外音
下水舟毋恨少灘沂流翻恨亦灘難人生遲速秖如此
何必區區千萬端
祝融者火我亡緣還上江頭上水船賴得江山舊相識
登臨到處一悠然
愁怨離家且一年春風又是海棠天還家何以遺妻子
傾倒囊詩近百篇
剩水殘山覺範詩汎然孤棹去何之倚檣吟嘯元無忤
誰信今朝無早炊

早起陰晴殊未分杜鵑何許叫深雲眼中忽爾生新句
何異風行水面紋

見馮奉先寧祖詩於伯言處題其後

聞説湘中馮奉先數詩初喜見流傳何處宜州句多薄
全華曾識老詩仙

從歐陽全真借觀涑禅之蜀中詩題其後

書去方懷蜀道長寄書未達忽傳亡郵知今夕辰陽郡
灑涙殘詩十數章

題曾幼度詩集後二首

江南山水畫中詩幾欲經營竟不奇不料此編能到手
意曾閑處輒能知

客路東西曾數州詩成寧免晚中秋我今辯取達人説
傾蓋無知勝白頭

跋韓伯修集示其子二首

吏部名高世所尊一傳曾説誤全根沒洪父子風流勝
政似蘇家禮蜀門

詩家閩粵無疑滯四六雍容有典型踊居特上圖書府
要與紫微俱殺青

途中閲曾運使所刻文清集得絶句四寄之

玉山水水是吾家域郎慶週三姓茶猜庭修綠誰人種
高節歲寒仍有加

舊抄題作茶山集每恨不多肴易窮全編散意落吾手
何自得之從長公

丙覽堂下千竿竹蕭散風流放音時何妨乞我一洒掃
不用更移只付詩

桃源梅嶺幾成進天欲冒詩不自由一代如公纔得此
五溪看我更何尤

從趙帥覓荔帖

字法微茫久失真時聞彩帖尚精神小詩試向鈴齋乞
近舍遠求公勿嗔

從元衛借廬山記偶成三首

吾家昔住匡廬北少小未能知有山南北東西今老矣
欲從圖籍見班班

要為冷語豁心胃執若相羊澗谷中試把遺編一開讀
恍疑澗谷為鳴風

山南山北富深幽羽服丁袍占上頭吾道遠餘句處洞

穀努幾載有新修
題王逵父所藏蘇滄浪帖
吾家舊物見君家說著源流屢嘆嗟甚欲持歸試摹寫
不堪病眼已昏花
讀二傳作
長卿召問自狗盜子雲待詔因王音得官甚薄不救辱
作賦可憐空苦心
以介庵集遺成父
弟曾一識金川驛兄蓋屢紆於越舟摩書博極詩無敵
漢魏稍 卷二七 廿五
乞爾此編無惜投
林湘鄉出其先人詩卷題其後二首
知公苦急簿書仍留我開窓語夜燈更出此詩令細讀
今宵有夢到松陵
松陵我亦屢曾經幾欲張帆過洞庭願借此詩傳善本
教兒誦讀解詩體
以竊藁借全真
平生不識宋蜀伯老去手將竊藁編六一家風真好事
要渠行世欲抄傳

題子璿所作淵明采菊圖
雲出無心還自歸亂峰明處日西微白衣不至東籬寂
滿把菊花風動衣
以短軸求楊謹仲[illegible]字僅書其半而見還絕句戲
謝[illegible]
先生字有千金直乞取琴非亦坐貪更欲從公請終卷
又屢賣菜或蒙惠
求[illegible]潘文[illegible]字二首
東坡學書今白頭腕中無力合休休規模尚欲從公乞
漢魏稍 卷十九 廿六
翰墨於今第一流
摩挲石刻嘆微茫孰若研青移硬黃几淨窓明肯游戲
千金便當囊中裝
題沈弟所作短軸二首
冥冥細雨熟黃梅欲起看山懶又回咫尺思能來萬里
恍然墮我晚船閑
作詩政欲江山助老矣東西南北人弟却把詩摹作畫
東西南北足知津
帖承新韓主簿

韓君惠我諸翁帖三世風流不在茲諸老當年會臨汝
更須多有未傳詩

魏昭文惠新刻李雨堂諸公帖二首

墨妙初聞采錦囊刻成乍覺爛生光登登打拓分來處
雨合新篁夏日涼
翰墨要知真有種怪來下筆每多姿不如家學相傳授
玉軸錦囊皆得師

簡耆英

朝來瓊雪遍知許悉凍尊曾應屢哦急送餅芽并致炭
潭熙稿 卷十七 之
助君氏標撥陰何

題長公帖

每見故家觀故物輒思前事念前人錦囊玉軸千年秘
傳耳珠崖萬里身

題劉正之火陵像二首

逢人欲問成都事見說成都信使迴欲問草堂亡恙否
恍然圖像對人開
我今即有湘南役準擬扁舟泊耒陽敬謝此圖非久別
會傾桂酒奠椒漿

賣。

賣菜者

早禾未熟晚禾遲賣菜歸來始得炊救者本從田戶出
未滿反取市人嗤

晚晴二首

山中苓薯侵人況是春來陰雨頻到得小晴堪細履
又嗟春莫與誰親
空山草木因能長過日曾經剪伐荒一哭為渠成解說
放防妨我步斜陽

王上舍以湘潭徐旱詩卷為示用其廣惠寺韻效
潭熙稿 卷十八 之
韻謝之二首

早年蹋職本深仁州縣寧聞以實論細讀賦詩知用意
是為憂國愛元元
瓶甑循行不憚難是知漢詔本從寬講求利病非無補
老矣猶能策治安

曲江道中二首

舟下豐城十里餘樹烟鷗泊盡人居是間欲畫已不得
況有亂舟來補魚
晚秔初收早稻鮮傳呼與覓賣魚船可憐彈鋏竟成恨
空對筠籃翠柳穿 買魚於釣舟皆為販子所先啟從市之卒健步不顧

空對筠籃翠柳牢 買魚於坊舟間為販子所先欲從市之率遽失不顧

以筍送諸公二首

蒯在當門未免鋤竹生那可礙墻涂莫言無罪先庖宰
自放為生託地疎
昔聞市上三時賣今已春深見未嘗莫道寒廳只寒相
及時也復事分張

張伯永和詩以償送筍戚於常存復用韻以調一
笑且

竹蕭方思漸補鋤筍時可得盡驅除此生已負管城債
彦照稱 卷十七 九 二三
計且不慘真窗疎
八珍既飽思持去借問何如一臠嘗筍例戚常猶貴說
可堪餘事極更張

孝揚戚又約須晴見過二首

積雨能凉致自佳候當秋早欲收畬頻宵佳月連朝霧
篇破山空日已斜
雨來喜遣車田苦晴至次戚穫稻忙惚趣終焉在農舍
倦遊不擬老官倉

題子靖浩溪圖

璘之戚里為之詩不到浩溪生可知澶澶元顏千載意
若為付與水雲期

題堂下桃花

桃花顏色晚猶深薄暮風烟已不禁人生祗死未前悴
不料青銅霜雪侵

晚登鄔子亭用壁間韻四首

秋入江湖事事幽未妨著我泳洪流水居三兩似相識
若問東船仍去舟
朝行怨翁逆風頻已到津頭尚聳然不似庭翁易夷險
江貝莉 卷十七 二十
雨簑晴笠住忘年
中流掀鼓勢難停望斷龍祠與戍亭縱不少留盛止去
瘠餘昨者放丁寧
何處鳴榔款滿汀驚飛鷗舞情忘驚卒遽已覺翻然逝
猶欲因之問水程

入嚴州界二首

朝來奧氣致西山執愈嚴州百里間傳取懸知盡冰玉
不惟二士耿難攀
有山如此可忘羁政恐輕舟下急灘卯酒一杯扶病起

秋風千里怯衣單

白髮三首

余髭髮未白時詩中多興言之今乃信然不足

怪也作三絶句戊戌十月十四日豊城之寓

齋

憶昨鬢毛殊未白斑斑已復見於時天公嫌汝底相耗

故遣齊生不待衰

葉落歸根莫謾悲春風辭發次年枝人如草木空多智

一老寧聞再少時

孱與稱 卷十七 三五

少年志願立修名隱顯悠悠略未成何賴少陵詩不誤

白間會有黑絲生

次韻秉文初九日過先塋二首

剝啄敲門走夢周夜來一雨潤方收徐郎示我郊行作

五起諷之天定秋

耕道十年無九秋無因長抱老農愁因君動我東皐感

君仔懸居唯下流

枕上

道人悪打五更鐘聽外悲風正亂松歸夢不須驚人客

驟寒便欲作初冬

驟寒便欲作初冬

次韻劉子道幾宜送酒

窮居誰肯念窮愁況復淒涼雨似秋疾置送詩仍餉酒

喚回落日在簾鉤

同翟子國行送酒楊謹仲

君行爲覓濟江宅水村依依自作鄰閒字未能從好事

一壺聊爲乞詩來 公折作官舍三題子因亦欲求公詩云

季承和詩索酒用韻送酒二首

珍重平生書五車不妨有子更狩家小開便欲巾車去

孱與稱 卷十七 二五

只欲論文非看花

我貧無酒爲君斟渴夢相從積鳳團薄暮白衣應有饋

試令分減慰酸寒

黎唐嶺

復嶺重岡向背迷瘦筇深與病夫宜早禾未割尤艱食

過午人家猶未炊

題曾真君煉丹井

樟源嶺下煉丹井建德道閒仙女泉埋沒只今誰汲引

信知名字托人賢

衝雨投宿石佛院次季承留題韻二首
塵埃彷彿前朝寺客子今緣避雨來欲訪當時廢亡得
綠叢蕉並野花開
石佛如今安在哉至人無住亦無來山僧顧欲扶遺迹
說道空叢閉不開
題石潭觀音院用王桓容韻二首
老衲迎門祇敬客問年還擧四山青雖云此院通衢著
渠自長閒人自忙
所至滔滔不問津故知此地往來頻從今更識林間寺
詩思稿　卷二之　重
再到不愁無主人
讀介庵集
風前舊拆青綺岐老去今依古錦囊千古未忘圖像拜
也知風骨類文章
代書送橘既臨江
誰貽新橘兩筠籠尚帶霜林錯落紅轉送清江供弄澗
草書困病懶無奴
從俞少孟覓橘
憶昔為農近石田年年為橘走霜天大蹄三寸曾何直
栽得開元斗米錢
從李崇道覓潘衡墨四首
人言潘谷久騰空衡也崎嶇墨中谷見坡詩衡用訣
了知真是一家風
眼寒不識黟川李相好長送大禹圭見說潘郎親有女
獨能傳業向深閨
丈夫久羈江西節聞道諸侯尚掃門篋有玄圭肯分似
從今黮黮面犧兒
識字纔能項籍數蠻煤研凡分寸之如何乞索忘唐突
詩思稿　卷二之　言
擬賦江南鶴膝枝
以酒餞送明叔二絕代簡
酒錢時乞效憐蘇三百青銅寄與沽硯水長枯肺仍渴
可滋涓滴所能濡
我乃病多長上酒有時渴夢落江湖江天濶處識居閑
要玻熟茶共嘯嚅
登清虛亭
步上危亭欲細看忽驚風雨暗江干此身不作鬱州鬼
猶擬扶筇再倚欄
夜宿秀城外

夜宿秀城外

刀手彎彎四面歌扁舟今夜泊嘉禾頗欲歌呼起相和
一聲軋軋又前波

山行見野櫻桃花

徐行歷歷轉深谿人意何如鳥語同山路梅花渾掃迹
春風盡屬野櫻紅

將謁延慶州行至板橋忽病而止復還建康以五
詩首寄之

驅車曉踏板橋霜頭爲岑岑勢莫當頗念索衣爲禦具
漫興稿　卷二七　三五
可憐行李祇空囊
數載炎州不慣寒坐江已怯瘦欒欒舊識淮南今更老
絶知於此亦良難
欲前復卻路成迷今日悲風爲修塞以口語心千萬種
可能一一見書題
袖詩已失天津面路逐新林病豈對一見可能雖若此
定蹤或使世人爲
飢例雖知解凡鐵放殊道路永爲嗤我今時有彭州牧
二柄寧當復誤疑

寶相書院

已矣騎鯨去不回悵然猶詠早歸來空餘舊日讀書地
水遶山圍似釣臺

自進口放舟至道林院偶題

晚起乘舟江上來畫橈斷竹外僧房邊雷微作今朝雨
浪我瀟瀟幽夢長

觀曾文清詩刻

我訪茶山公已仙向人惟有竹蒼然摩挲欲問當時事
竹不能言風爲傳
漫興稿　卷十九　三六

夕庵觀吳壽寧畫

秋木蕭崖錯節深拍天風浪捲江心有人來問夕庵境
萬里孤雲無處尋

觀祝少林所藏畫三首

蕭寺相從三十日知君有畫未曾窺烟雲過眼還收去
悵似憑欄立久時
秋牛二可歸耕去百尾言之無乃多要得神仙殊果老
爲君此起滿池荷阿
吾祖曾爲沙尤牧有孫窮相合騎驢朝來忽起馳驅與

爲見龍眠十爲圖

簡見可覓畫三首

我居何有惟修竹一日真成不可無別後平安久無報
爲予十日寫成圖
白頭流落雖驕國香草雖多獨嗜蘭猶根芳時有衰歇
要須貌取四時看
少文忘卻行山腳收拾經行入座中我亦江山欲歸去
何無畫手得君工

淳熙稿　卷一九　至

觀徐復州家書畫七首

草衣舊識杜母碑字字騰挲更倔奇我亦參寥成濟倒
快無筆力欠渠詩（屠道遙字草衣寺居信州永南人遠遊詩文水南開有杜母花多火退耳碑時漫閲參寥集看號數枝已書爲傳家）
蘇公書法有顏行猶謂蔡公居第一我那頤亦類賈胡
筆勢翩翩疑可識（蔡蘇二端明帖）
世人競寫義陽字攻似云師太白詩才匪若人寧號等
句類句辭紙成癖（李元章字）
曠懷雖不作山遊誰似柳州鐵永州何能乞我一片石
刻此數紙供傳流（元晝曹觀柳州永州山水記）
萬竹陰中屋數間幾回剝啄叩柴關忽聞短紙霜雪幹
如對照人冰玉顏（文與可墨竹楊撰仲所貽）
揮筆猶能作犇牛信知書畫本同流不惟下筆蘇仙似
更似斯人不可求（楊撰仲草山谷跋公書有不可乞之語善書欺楊文采字其無瑕藏）
并竹作門亭得山我來還值雪消殘江梅未有纖枝破
丈室不須看屈盤

簡金真二首

揭桑悲歌詠白團未忘衛霍內金盤要知公子貂裘媛
孰若山人短褐寒

淳熙稿　只一九　卖

我詩每覺就匆匆君句由來詠歎中愛我更能憐我友
誰云南北馬牛風

春翁欽止無憶新遠二首

前日叢篁苦蔽虧衹今層巽四山齊徘徊有句不能吐
要與秉凉一杖藜
河連潤甃有歸期準擬使來賦此詩已是欲行還小住
濺今芳合故傷離

口占簡去非

春氣春雨急仍頻閑道迷勞從事時款腳不應惟命酒
池塘生草要新篇

池塘生草要新篇

寄蘭在伯四首

淵明種秫有公田鄭老時時得酒錢笑我非官屋之比
自吹斗酒慰饞涎

先生自合飲官壺野老猶宜滿眼酤白酒釀成聊送汝
未知濡沫與江湖

書中舊學來禽帖今日蠻州得鉄當要與先生共咀嚼
更將煮蜜助甘香

落日餘霞照自奇況於人跡月明時重城著我非無意

前遣先生獨賦詩

簡徐季孟七首

月臺臺上幾經過白髮重登奈我何樹影護能分獨立
淡聲無復亂長哦

不到西湖又五年況當風雪探梅天出門有愧登山屐
尋友空回訪戴船

我詩雖老竟無工君句能佳更不窮立論曾聞崇拙老
贈篇期見習軒公

問訊西湖舊隱廬水邊雪後又何如祗今付與誰人手
籍甚詩名白社徐

籍甚詩名白社徐

南山最數月臺高曾著能詩何水曹路計出山今幾載
生今梅賦闕風騷

自從傳得婺州詩南北飄零闕後期一紙恩求明上信
恍然陪我水仙祠

故人索我近題詩何處如今更有之十載未論前日夢
一枝還動昔人思

簡周文顯侍王有道集二首

卿人不識王有道坏土空傳唐校書問道遺詩尚多有

典型不似晚唐餘

先生風節昔人如白髮簪瑯猶嗜書家有校書詩百首
可能乞我助三餘

代簡琛卿

是處梅花與雪融竹間開晚正玲瓏凍君為我言如此
折贈當對歲暇中

琛卿為梅置酒用前韻

背陰切莫雪未融細看真有映玲瓏與原上的諸君往
明日當攜著土中

琛卿論詩用前韻

琛御論詩用前韻

活法端知句結融可須琢刻見玲瓏洛翁不作東萊死

安得斯文日再中

簡嚴承務二首

玉梅遭旱頗蕭然清潤思逢得水仙（頃傳水石能仙出作直謂水仙也）

門一笑不易致許送第齋端可憐

霜髭不掃老可憎迹雖未然心已傳舌根鼻觀習氣在

若撩䇿勳當事仍

○○重簡嚴承務

浮兕稿　巻十七

蜀道居家綠萼梅韻勝絡袂擁冰肌夜來一雨應堪折

好寄塵慁伴覓詩

簡范文叔見留四首

草樹陰陰一徑開飢烏閒下啄莓苔清風無事句還往

時送宮池荷氣來

今日之熱不可避閉門養痾適所欲振衣策杖一欣然

涼風為我生修竹

營營青蠅揮不去爲問道從何處來病人埃鬱思一洗

沉李浮瓜亦快哉

世上小兒迷黑白此翁胸中涇渭殊少日高論迂流俗

老妨要路肩安輿

簡贈歐陽伯威二絶句

江西人物况歐陽少有詩名老更昌左轄雖能誦佳句

子虛胡不薦君王

三年身不到窮閻詩友翺零半在亡杯裡縱能談疏疏

鏡中無復翠蒼蒼（劉士友謂伯山）

簡俞尉

世人往往嗜甘言正味多嫌橄欖酸寄我要須千海物

求兵南　又一五　三

花豬頓頓飯難厭

簡陳擇之索詩

進山聞說多詩句久已傳抄聽小層屢戒摩門老馬走

門前驛道不爲珠

簡邢公昭文

梅園想見綠增添竹邊還知筍出林座底未能成一出

祇緣多病與多陰

崑山兄惠筆頗佳謝之併呈克齋舅二首

吾舅書名早並詩我兄名譽稱家兒異時大小歐陽體

肯道外人難得知

戲惠雙筆肯輕從識面排能解所由得笑真成似羅趙
流轉安得並何處

孫子進惠筆二首

還初成就筆餘錢贈我蒙探古錦囊附父周珠流俗此
全情渾似故人長

還初賦就筆餘珍贈我多磨意甚真累句尚能資借助
拙書猶得長精神

探梅

石上庄梅老未枯著花雖少更敷腴要須瀟老深調護
莫遣兒童縱牧芻

晚行見梅

玉立空林一樹梅向人脈脈似憐才微披託仗爲媒去
一夜晚風吹又回

瘦梅

清虛日集人當瘦蠹壤不資梅合癯君看霜皮藏玉骨
肯如朱粉閙塗糊

永豐尉治神祠前梅已成陰忽作花七出而無鄂
邑又正白眾咸異之尉上蔡謝子暢有詩蕃次韻

邑又正白眾咸異之尉上蔡謝子暢有詩蕃次韻
謝君爲吏清如水神吐祠前不郢花我欲將詩道其事
却防流詠入京華

脈脈

臣　恭校

淳熙稿 卷大

副本

淳熙稿卷十八

趙蕃 撰

七言絕句

智門寺後梅開叢竹間斯遠舉坡公春來幽谷之

句因成二絕

花開始辨因難知嘗識黃州副使詩政盡開能爾盛秖

孰知將吐乃為奇

朋游落實每形悲喜茬歸來慰所思況在水濱山崦裏

兩鈴相對索梅詩

梅落二首

春風可是獨嗔梅不待飄零若雨催我欲挽留無上策

戲拈落蘂薦芳醅

春風次第歸桃李催得梅花一夜飛時序怱怱幾回首

即看紅紋雨添肥

韋少隱嘗有逸句云片片梅花隨雨脫渾疑春雪

墮林梢八日雪之梅因落者偶與公擇清老舉似

此詩欣然成一

片片梅花脫雨輕半飛欲墜更

雪林梢隨

輸與詩翁照眼明
道傍〻〻
一樹梅花古道邊隨風隨落自年年情知所遇合如此
未必春風獨爾偏
蘭溪梅花
不用溫家玉鏡臺下臨溪水靜無埃若非姑射冰肌至
即是羅浮縞袂來
題揚補之畫梅
三條橫侵鶴膝枝江南蘋落雪殘時揚郎筆下烟嵐集
猶憑霜〻
卷十八
上
自作晴窗覓句資
簡沈沅陵求潮州韓文公廟碑并秋山谷碑詩二
首
公曾數載潮陽稼筆力怪來韓與蘇壁上廟碑當乞我、
廣求滴滴潤焦枯
涪翁昔在黔戎賊逸翰遺章久更多字書公今元祐脚
擬傾妙手定如何
早晴〻喻鳥作
側嶺橫峯面面同霧空煙掃鳥〻 丁〻不用憂泥滑

珍重提壺屢勸翁
伯山困〻妊來患書報以二絕
昔日窮岡今竹溪更生臣向後異疑此中安否渠能說
悃復作書聊寄詩
蔥畝蘭開梅吐枝近來凡有幾篇詩已令經紀江頭竹
早晚為君修短籬
作五里霧以蔽身仰日谷為朝飯坡谷詩之山中
即事頗實此語作二十八字
於崖蔽身霧政爭飯登日谷欠朝暾起居飯食難無享
薄然霜
卷二八
三
忧欲不飢須露蹲
山中四絕句
桃源政自人間世山故蒼蒼水故流不似幔亭張席地
卒然風雨卷山頭
去年拉屠桃源過今歲秋高到武夷不遇名山一來訪
筐中寧有此山詩
武夷僊伯定能詩解賞僊人張湛詞更誦人間可哀曲
飄飄亦復動余思
欲訪武夷毛洞竹路窮九曲更山深道人〻我衰無力

乞與一枝酬素心
知府王森訪求前守凌公遺迹忽於庭廡兩壁複
壁中得公所題詩賦六絶句
辰人只識凌刑部不識尚書晚歲官晚歲功名益瑾紀
辰人不識坐荒寒
使君刮竹繼先賢四十千今又六年每恨無從考遺事
但憑亭檻覽山川
不因風雨壁穿漏雅志安知寓此詩前此後今寧泯出
豈非顯晦亦關時

抗相魯無吾許風一時多坐語言中乃知複壁遮防意
是謂知公亦愛公
篝燈終防刻蝕災好投深與示將來更須刻石行於世
公道只今方大開
郡齋新刻總珍藏得此遺蹤益有光再拜從公乞餘本
歸齋不復恨空囊
立春三首
臘中要雪逢之句春日還需雨似膏天意于農亦良厚
何須耒耜我家操

昨日元正今日春佳辰併作一番新試看柳色遲如許
無耐梅花叫惱人
春日每頒寬大詔天公意與聖人同故于半載焦枯後
一雨聊蒸土脉通
上元口號呈莫令三首
令君憂樂與民同燈火隨時祝歲豐我亦頗懷歸去樂
田廬處遊兒童
一瑛華燈直萬錢誰知下里取薪然綺紈照耀輿臺體
亦得福衣猶破穿

燈能得幾時新明日當爲芻狗陳我識令君[illegible]教厚
意不能忘已屬吾民
社日醉起
醉狀初如春水船夢成蝴蝶更翩翩覺來已是情無奈那
更急風吹雨顛
端午三首
謾說投詩弔汨羅身今且爾奈渠何當聞求福木居士
試向文人叩如何
年年端午風兼雨似爲屈原陳昔冤我欲於誰論許事

莫

舍南舍北鵝鴨喧
忠言不用竟沉死留得文章星斗羅何意更觴昌歜酒
爲君擊節一長歌

中秋寄上饒趙試親友池陽當塗三沈弟

中秋佳月去年同卧病還應記此翁不但嬋娟千里共
客游俱在大江東

漁父詞四首

掉船晨出暮知歸舉網驚呼魚定肥傾倒得錢何用許
醆取醉莫相違

宅浮家一葉間長年綠水又青山若爲不使巢能賦
始信天公到此慳
風色披披欲手麾日光颭颭發成絲只今網罟無窮利
樂在竿綸頗未知
早悟君王物色求子陵應已棄羊裘絕知至德終難掩
女子亦稱韓伯休

次韻李承聞田歌

布穀收聲亡盡秧直緣避潦有今秋歌呼嘹亮相誰雜
肯媿悠悠道上商

晚行田間書事二首

青裙汲水過前溪白髮麞門兒戲啼試問主人何所在
爲言南畝正扶犂
我生飽識田家趣只坐無田歸計遲縱是無田儻可得
莫將畫餅欲充飢

從趙崇道求蜀紙五首

紫巖點觳略相同小字緘題寄子公縱使分沾能到我
質巖內縷不堪攻
打陌黃雀走頭顱近歲清江亦與俱舒卷定憐無尺杖

咏盡可見臣愚
人傳區區信日窮將藤苔竹互爭雄自從蜀紙東南見
馬真成一洗空
麻紙數腴色勝硾冷凝滑倍精神自餘族類猶多有
王謝名家總絕人
病起猶餘覓句勤要題柿葉厭繽紛陝藤盡付五十萬
今代誰爲王右軍

反俞汝二首

雨後偷然欲變秋意將絺綌攬衣裘林間脫碎催人急

時有炎凉底過憂
禦雨無過瓦爲古人樸直致君辭我今閉戶踈還往
滑滑從深三尺泥
聞禽
天公端以鳥呼春百族喧喧曉更頻最是客中貪聽爾
弄晴愛濕似關人
聞杜鵑
山禽勸我不知歸知我西遊有定期若使藜羹足供給
一同之樂肯輕辭

鷄司晨者而此邦夜鳴爲常聞之不寐作
鷄鳴非時乃禍口耶無荒更同疾徐信知南來事總異
不但斯人難並居
簡梁叔昭覓合
雨住山嵐更鬱深病夫晨起畏岑岑可能乞我蓬萊炷
要遣衣襟潤不侵 蓬萊香名
簡倪秘校覓香
雨合錦窗書滿床坐來頗覺欠爐香辛然欲置何緣得
聞道倪家有異藏

夜坐讀書聞瓶梅香口占五絶
客去門扃未作眠續燈添火了殘編此時孤絶誰相與
能送幽香亦可憐
風非日自騰香我亦何心遠與當此味絶佳誰得解
頗須攀折走林塘
舊說春寒花較遲況今氷雪已踰時一枝借得書窗暖
未許遊蜂戲蝶知
身落江南不自悲正欣梅也可供詩紛紛桃李胡爲者
政似當年蔡克兒

一從叢桂落秋風佳處長孤阿堵中及至梅時又氷雪
一枝雖少與多同
有聞若管吹者意兒童爲之問之乃鳥有名竹管
者其聲政如是云作三絶
細聽非簫復非蘆絶訝兒童底所呼邂逅因之問何似
鳥鳴竹管自烏烏
盡日閒窗遲禿翁自憐虛出管城封不知爾更胡爲者
初聽猶疑似足笑
蠶孫百箔舊曾聞亦鳥名未也新絲便爾分卒歲我無裘

褐許早知勸爾勿多云（鄭門謂新開此爲聲行以下縣之貴賤）

寄句雲覓茶

憶別句雲筍漸長而今想見出稍墻道人寄我不忘我
盃寄茶甌洗睡盲

以茶寄楊溥之二首

要題尺素問何如病過春風體益癯採得山茅漫持寄
草堂餘暇想時須
憶過君家置酒杯病予方止只空陪而今處想論文地
柳谷沙堤鷗去來

從蕭君求茶二首

園官闕茶猶形諷年例求茶可欠詩為報蕭郎勿多怪
已今沒澗拾松枝
舊傳漢殿三眠柳燒燭初開照海棠草木因春人可奈
政頻茗椀為梨膏

從蕭秀才求茶二首

丁蔡紛紛競寵加底如好事王溪家至今有子能傳茗
不但茶精句亦佳（秀才之先以王溪爲號）
磊落真同席上珍憶嘗況共煎絲煮今年尚許分張否
試遣詩筒寄叉春

簡莫令求茶

萬安近說神潭茶頗似文當屋宋衛山中索居睡不足
破寄盃令舒眼花

謝莫升以忍茶

樊罌稍綴焙中茶好卧黃紬穩聽衙禦雨況聞當用足
固知不怕落詹花

曾秀才送茶

正爾耽詩不耐閒鏡中頻覺瘦欒專曾郎惠我盡清
燒把春風香苙蘭

送新茶與俞尉

山居每啜杜前香叉是清明茶政膏數我句頭無毋遣
一杯持與供高堂

從王彥修覓洞庭柑三首

扁舟幾泊洞庭霜曾見連林橘柚黃秋道陋邦無此物
那知種樹有諸王（石田之王家種橘而洞庭柑亦出王氏）
踰淮為枳信堪奴珍植何分楚與吳不但居家有遺帖
釀成賦辱長公稱

聞道居家近橘陂方黃進日間亦難可能乞我數包否
仍寄韋郎千字詩

嚴先輩送鯉魚

嚴郎得魚不敢食走送茅齋娛步遲卻愧家貧慣粗糲
無人為我膾銀絲

再常簽判丈惠示梅花三絶句次韻

花飛忽忽減芳菲敗我新來詩思遲筆底羨公能拔敵
好詞頻許座中披
佛屋支撑僅可問過門無客客非殘公能有意重來否

竹凋松門僅不閑
蘭馨豈亦競春狂不為無人廢不芳長使幽居在空谷
也勝半額趁時妝

又三首

江南花草易芳菲今我還家已似遲最恨春風苦無思
卷藏紅綺不容披
蚤作抽書對白聞瓦爐猶有宿香殘詩來報我犀花未
亟起題簷忘帽寒
春事違人去若狂便驚殘蕊似平芳兒童強作留連意
拾去殘花學試妝

野花一首

野花吐芳不擇地幽草吹馥寧只春茲日綴為無事了
此身不是自由身
野花無數不知名白白紅紅俱賦情縱使不蒙姚魏賞
雨開風落亦何異

楊知錄送千葉白蓮

幾思載酒問楊雄不但尊空囊亦空枉道荷花有新發
又聞能向勝能紅

見紫荊有懷成父

一樹幽花見紫荊杜陵詩句屬吾情江東消息關河闊
況我平生寡弟兄

題芭蕉

卷藏政爾待時雨及此發舒天已秋已是蕭蕭吹我急
主人寧得厭颼颼

謝人送水仙

珍重江南好事家老將種蒔作生涯似憐寂寞書窗裏
折贈盈籃眾玉花

海棠

蕭蕭朝寒不自持暈生因酒似朱施向來只夢梨花雨
不見西湖濃抹時

沅陵見招賞海棠病不能往輒爾言謝三首

去年已負海棠期今歲還當卧病時造物小兒應見忌
恐余無此看花時

四海知名蜀海棠是邦元與蜀同方少陵當日猶無語
而我何人敢漫狂

二月已盡三月來計君行日已相催奈何病着不能往
豈但看花悵相相

木樨四首

細骨秋霰黃金蕊不減春風白玉枝人道江南富山水
江南山水富於斯

人言山水鍾人物我道英靈鍾此花枯死猶堪作香供
不同桃李混泥沙

浪說西京斗大花赤欄青幄五侯家那知林下餘幽物
雨打風吹不怨嗟

我生天與山林相不羨人間富貴花折得幽芳猶何許
紙窗書屋伴煎茶

見賣梅花者作賣花行二首

來時纔賣木樨花賣到梅花未返家作客悠悠有何好
定應詩興在天涯

連日陰風作許寒晚來妍暖似春闌十分待放梅花否
留我數枝歸到看

次韻孫溫叟求芍藥二首

邦人饒說江都勝一朵千金尚恐非自笑寒廳何自得
但餘堦砌長苔衣

送花政自從人乞名品安能擇是非風雨連朝更工厄
便應紅盡綠垂衣

送芍藥與周子開

涉春風雨見花稀紅藥開時春已非病夫何與知許〻
送與緩歌金縷衣

木芙蓉

三兩芙蓉並水叢向人能白亦能紅浩然不在芍藥下
如何獨占晚秋風

過鄰家看菊乞之以歸

徑荒空道菊猶存豈不懐歸病苦昏乞得鄰花有根撥
帶泥栽着定州盆

重陽前逍菊殊未花而木樨再開遂成一絶

今年為況添蕭瑟無菊能酬九日杯天意似憐愁欲絶
故令巖桂為重開

十月見菊二首

黄花猶藉晚猶香冷蝶頻來著意忙不見東籬千載士
自應埋沒老風霜
花前曳杖極淌佯為汝臨風一慨慷直自東坡仙去後

無人十月作重陽

黄白菊

白菊款傾擁玉鈿黄花零亂委金錢鐵寒未免交為累
金玉雖來枉現前

祝居適中析所居南山巖花二種曰玉梅曰含笑
者為況名乃適中自製人鮮知之題五絶句

柯莖全與臘梅同色潔香幽梅亦同以玉謚之真不僭
何須漢賦楚騷中
南山巖壁畫陽岡草木朝朝被寵光梅事已居桃李上
爾於梅也更前行
大笑能株小作叢吐香全似酒微中舊觀但比山茶白
無此枝頭破顆紅（南山含笑有兩種曰大笑小笑）
含笑初無巧笑容未知名字復誰從爾今顏有嫣然献
不笑春風却笑冬
蠟梅當日遇蘇黄名壓西川舊海棠太息此花終不遇
而余與子漫平章

以臘梅分供堂頭希廬首座沖南首座惠絶句次
韻併簡堂頭二首

蜜黄初出一枝春分似堂中得定人各各聞香獲三昧
信知文字本非真
才盡年來怕及春上人那説是詩人撩殘芋火穿餘事
故欲撩公嬾是真

書案上三重梅三首

人人共説梅花好試問梅花好奈何到底物名嫌太甚
市區酒肆丟東坡（孫莘老問李成季東坡如何成季答以云云莘老云市區酒肆皆東坡可子）
我貴當緣知我希蠟梅全不貴〻非自非半落山中士

誰可與之同一歸
翠袖佳人倚竹詩昔人比興[illegible]辭我今願欲求真相
綠萼梅花正竹枝

即事呈斯遠三首

立湖徽徑曲通村步步看梅逐款門犬似不能知客意
昔相唐突吠籬根
去却舊花意轉新是知疎客總宜人正由織去清虛集
不礙蕭然冠與巾
一花固覺有餘香況此寒梢數尺長怪底詩來總清絕

始知逸韻與相當

對花有作六首

勝欲將梅月下看却愁風露不勝寒有時暫作披衣對
積雪凝霜不可干
四十飛騰暮景斜更云學易數年加勿謂衰翁便厭我
尚能高興屬梅花
老來詩興[illegible]多[illegible]待梅花奈若何便恐飄零不堪觸
正須遶樹教婆娑
酒惡思茶更炷香不如梅蘂嚼[illegible]園病渴如知此

未逐騎鯨返帝鄉
日未落時香未歸晚風方覺[illegible]霜月明縱可形模似
不比風流[illegible]
零落江山無故人見梅憶著故園春水南水北尋詩地
想見風流一幅巾

經旬不作詩今日霜晴可喜問梅沈園得兩絕句
此坡公所謂瘧疾逢蝦蟹也

自從籬菊報香衰便說南枝與北枝底事頻來問消息
放翁近日絕無詩

莫問今年與去年秋應負病兩依然故人滿眼今誰在
且賦梅花第一篇

謝答嚴用韻送綠萼梅

兩詠君家兩樣梅清愁已度一分肌春風咫尺花無數
更合安排幾首詩

殘梅

片片乾飛[illegible]兒堪風雨橫相欺卒然此恨何由釋
倚賴重開有[illegible]枝

同徐斯遠看王遠父所藏[illegible]哭梅二首

西軒宜䕶竹能藏雨落何方比自京已對西湖氷雪句
一時頓有更徐王

炎天梅蘂簡齋詩上勝山村雨雪時閔雨正歌雲漢句
忽來為我起凉思

陳梅花叉斯遠

幾思載酒更攜筇一訪梅花山崦中忽念去君三十里
悵然將復與誰同

張伯永折梅走筆謝之

歲晩梅花未經眼自嗟枉作近南官忽來數朶驚初識
已是先生覓句殘

折梅贈答二首

送君數數黃花節開到嶺梅君不回折得花來有重☐
妾惟孤影媿粧臺

昔人行役功名誤嗟我何為久未回落盡繁花有青子
期君煙雨上池臺

感梅用文韻二首

嚴冬今日更天風我與梅花瘦骨同我縱寒生猶附火
爾能孤立亂山中

玉薄氷輕不自持可能當此惡風吹自知此物堅牢質
不比渠儂輭脆姿

次韻明叔送梅

長條忽使就斬伐未信園翁珍此花不然造物大未理
宜使飄零到我家

瓶梅

紙窗見月影橫斜不是桃花與李花一夜清吟忘客睡
祇愁到曉發雙華

從徐處士乞梅二首

江南處士揚無咎晝昔最工梅寫真聞道徐郎得其妙
何妨乞我一枝春

我居舊植千竿竹勝欲栽梅苦未成要寫橫斜須老手
是君頭白眼猶明

王北明惠梅花詩二十首口占謝之

臘前再雪已相侵年後更連人日陰欲問梅花今無地
把君詩卷得奈尋

謁伏波廟二首

萬里才傳郤庫方樂囊翻謂槖中裝讒人不敢投豺虎

空見壺頭石室荒
仰視飛鳥始欲飛要之樂死勝懷憂功名慷慨吾無志
所願平生馬少游
鄗江江上祀陶公亦以吾孫請勖從我謂辰州千人藤
要當併寫少游容
幾從江上望朱欄今日扁舟徑往還潢潦偏收應易耳
白汲翠竹最相關
拜朱仲卿墓
也都何啻萬公卿紙上空能閱姓名桐鄉啇夫火吏爾

金木捎雲獨未平
王昭君
絶代方能入漢宮畫圖何必更求工縱令得幸因圖畫
已落君王疑信中
卓文君
成都共逸為琴心豈不曾聞賦麗淫重聘茂陵人一覓
不須多賦白頭吟
雨後二絶
疾風吹雨過前溪留得餘涼在竹扉為我拂牀仍置席

今宵慶穗故山歸
竹拙偷然亦雨〻便喜秋已到林居恨無新月當簷挂
空負清風為掃除
六月二十二日病中得雨頓覺沉痾去體欣然欸
啟遂成一絶
凌秋得雨便生涼起我蕭然病在牀徑向典衣謀一醉
要令清慶略還鄉
是日雨陰殊甚咫尺如隔然
吾山咫尺不容看豈是山靈意有難突自知儂坐詩瘦

故令空霧作遮攔
西軒雜題三首
曉起看山謂得真突然山外見嶙峋更釋橋渾無迹羅
絶倒山靈解戲人
早風蓬勃不能涼獨卧幽軒日日長頼有圖書慰寥一
左抽右取略無妨
卧看修篁不見梢所欣軒戶綠陰交蟬吟鳥語盡堪喜
不用先生自解嘲
漫興十一首

桃樹深紅亦淺紅竹竿箇箇又叢叢兒男在田婦行饁
犬臥雞鳴茅舍空
風雨屬連殊未休豫章城中十日留江雲有意作晴色
今者薄暮當行舟
風雨蕭蕭病欲侵雜然啼鳥在中林細聽都有黃[illegible]
端是當年隔葉音
截竹爲絲作釣筒半經蒼石着波中忽焉快躍知魚中
相語相呼促短篷
[illegible]發聞余謂吉徵長年三老爾何憑那知我本江湖士

[illegible]脚東來亦墮留
已遣穿頰尚洋洋爾本何辜觸餌香斷而未能恥戒[illegible]
念貽贖爾又空囊
望極平湖不得山水長山遠盡圖間賦詩不似王康琚
湖北湖南空往還
一日風帆數日程絶知快意亦輕生延緣始欲濵湖
可奈同途莫並行
風順風肯總欲乘傳呼雖數不余麿去程湫湫湖邊草
宿伴悠悠水上星

春風吹綠滿天涯想見山園盡落花少日意狂輕節物
祇今流轉謾咸嗟
寒日蕭蕭上矮窗竹陰窗影兩春撞是中寓意真無盡
筆底尋詩卒未降

雨中

四月梅黃雨易成夜來猶是十分晴吳山越嶺渾遮盡
唯見江流面面平

玉山以旱七月一日雨作望者云從常山來時趙
吏部赴福州道入境已聞境上大雨取書郛人喜

與之詞爲口號二首呈之

二雨初爲限古城定應留逐使車行前驅尚遠毋庸遽
已見蕭蕭破久晴
父老爭迎舊使君使君何以爲吾民要須一舉爲霖手
快瀉天瓢洗旱塵

病中

風樹蕭蕭雨若篩間飄黃葉挂蛛絲蟲號亡賴更滿耳
況是病人所起時

七月十有五夜一再夢故舒州使君侍御公兒如

平生且於其彙間得若紙若縛者一皆帝公所書
或以治繙之有如幟者三有曰苛政曰贓吏忘其
一焉問傍立者以何所用云始朝議欲遣公為其
使故建此云覺而賦詩四絕句
雖云死別已吞聲此恨何年得遠平林響風聲雨蕭蕭
敗人殘夢欲殘更
一夕安能再與俱話言寧覺死生殊幟書更識理輪之
生有不忘如是夫
為過江東得附辭莫猶乖往慟奚為情未覺幽明罔

因病牢人甚縈維
夢回如覺死生分入心詠江東江暮雲安得分明再如亦
併須示我玉樓文
步溪頭三首
溪頭弱柳已絲垂那得江南尚好枝從此春風日乞頼
與須排寫付新詩
谷鳥拍拍已春聲相趁雙飛屬玉明更待前山一犁足
斷桯耗賴終夜平
草軟沙平路不泥岸巾扶策步循堤江南春事信能早

正月己聞林為帝
昨日
昨日張帆著翼飛飛朝風送寒驢騎吳淞山水鳳所受
得意還教多賦詩
初八日微雨明日猶有凉意作兩絕句
小雨那能救旱禾究催栗玉放庭柯一從賦罷橫斜
雖復風流似汝多
不去積暑滞蹊了芊甚新凉脫網羅閶道重陽更逢臣
今年節意屬秋多

晚秋郊居八首
裂〻熟時須一〻江南底怨豬中州南人不識北人事
慄慄已懷禾黑憂
宋玉悲秋殆我欺江南搖落定何時不因楓樹顏如
松柏連林漫莫知
病橘蕭蕭秖古枝二三酸子間蟲絲人言社酒堪醫此
太息於今已後時
九日黃花〻〻了發是身何自見江南故知開晚方為貴
失所胡為浪不堪

病夫纔出長蓬蒿但見爨薪價益高秋雨了知寒在候
我方隨意
霜天柹栗須收拾咫尺山園底去遲不是功名羈絆得
病來筋力費扶持
蔓草依依網作窠荒庭寂寞蟋蟀能歌人言病久須閒默
習氣相攻未易訶
鄰父疑為三徑孫一生辛苦在田園近來交友誰相顧
吳兩頻沽茶栝

臣　恭校

沁照稿卷十八

副本

夜改 李曲御字何為仍用俗字 今改正字

校

淳熙稿卷十九

宋 趙蕃 撰

五言絶句

元日寄成父四首

落時元日羨吾廬稱壽獻觴唯有餘今日兒曹還效我
安然單慮十年初

宛家節物說今朝風俗來分南北遥莫向除新覓和頼
且憑爆竹[illegible]

冒[illegible]是[illegible]悲記致客不來門更出起近行人覓花有
春[illegible]

客[illegible]知[illegible]
梅花報我又今[illegible]淺橋下扁舟泊
[illegible]筆題詩意悃然

雜咏九首

只道貧無置錐地根[illegible]戢戢自何生春風向暖渾宜秩
拋擲殘綿傍似[illegible]

粤山深歷備辨勞雖有故人誰贈杞歸卧茅齋且休息
竹風山雨雨蕭騷

桐花最晚開已[illegible]春全歸草蒔劇破[illegible]次捐還來可

文字翻覆在[illegible]

自把殘書先臥看欲衣甚解與誰論[illegible]好鳥鬧渾樹
忽聞鳥雖聽遠村

登臨朝來晴欲合故應晚雨副翻盃空霽我實雅成睡
風高振書還閉門

一片花飛春未知杜陵野家已深悲況堪昨夜狂風雨
吹折東家[illegible]枝

日日題[illegible]無窮要從地主[illegible]更[illegible]待[illegible]風月[illegible]
己[illegible]雪遥插

淳熙稿 卷十九 二

心眼看花低霧中[illegible]水仙蝶去梅成空
六有山[illegible]風

老去讀書非[illegible]年故解殺隙尚加程看竹偶然閒半日
歸來還愧僕使

獨行三首

獨行漫漫遶江湄正是春風日暮時折得芳馨無所贈
寄懷空誦碧雲詩

春風浩浩水橫波水遠難長可奈何送盡碧雲人不見
折菊采苔自[illegible]

登山臨水送將歸邗溝無從日向微水遠山高動千里
春風浩浩吹襟衣

春日雜言十二首

蘭之結根幽且深若爲容易出山林定知亦以香爲累
不爾人於何處尋
寒花事自庭歷歸至況當梅謝時秖有山櫻能照眼
每遭風雨又離披
寒多草芽未抽芽漫說春今一半知試向小園閑檢點
忽逢一樹杏花

花欹料日照茅檐新水已可脚晚收雲更合
雨將出尚覩晛
四得荒園近鳩居但供樵牧廢犁鋤漫蓄離落今將合
猶恨人工乏剩餘
舊時曾詠木蘭幽舊葉飄零莫自收老境不妨花圃發
人今白盡十分頭
落葉蹀蹀似雨鳴莫疑春晚有秋聲抽條易葉年年事
看取一番新綠成
山中寂寞少花枝過盡春風病不知未分容歸使無

陶瓶瓢復浸餘醅
春風吹綠綠成陰於有黃鸝度好音我攷琴書成坐睡
悅然疑是拂瑤琴
燕子日長宜讀書若爲病思每欺余形骸筋力今如此
慚愧丁年不荷鋤
啾啾春山啼杜鵑開花解使碧山然韓詩李賦紛難考
喜知名向謫僊 或謂此花即躑躅韓文公李衛公皆嘗及之未知即此物否

晚卧二首

小籠堪置竹床眠乃也浴快小涼亦除諸妄歸真想

樹菊林中間妙香
墊韓公並作池雨來亦解起風猶蛙鳴莫作鼓吹想
更問屬官仍屬私

夜賦

雨後松聲落枕邊道人巾屨極蕭然忽思舊宿廬山寺
岂聽懸崖瀑布泉

晚作

古屋黃昏蝙蝠飛蝙蝠飛兮子我覺何爲但愁蚊子且生蟆
飽爾亦當侵我肌

秋夜三首

秋入吟腴夜氣清殘書雖老眼猶明悠悠行乎空長歎
落落功名負短檠

月明入戶白於霜林影當簷聳若翔睡味不應如許好
不來吟詠答寒螿

高下鐘聲一聽聞林稍落月亂紛紛忽來眼底詩無數
試念高人與細分

郊居晚行呈彙令四首

斜陽淅淅下前陂牛日三三傍導適中林却回顧

歌遍依約有新詩

早禾打穀歸高廪家結堆場高若雲自見田廬無几
勸耕知自令君勤

人言樂歲好催科吾令方知自折摩要識田家略無事
教雞為黍自相過

澗明新水憂兒子王川送米煩鄰借我今窮狀不可道
減憂得米憂年登

還家二絕

小出端如遠客歸僕迎兒候犬循衣家人不問城中

但道雨多蔬筍肥

竹因易藥聽風吹入屋穿窗紙所之我亦閑齋忽掃溉
集門投隙逐紛披

發潭州絕句四十首

湘神知我愛相中故遣舟遲進退窮可笑兒曹不解事
故云常值打頭風

把離觴已足悲況哦別句愁相思月明未必夜來別

影已知天外追（懷初日閣下之集 理趣伏相壽季成）音

千岸朝陽已映光高林宿靄崗中亟起孫何事

要愁侵晨數刻涼

如玉梨發霜明階意相看了不驚乃不悟予非慕者
然飛背晚煙輕

曾塘斷港旁容舟鱍鱍盈籃呼不休我亦買之將作腊
要和蔬茹給飢喉

投置致爾不能逃偶適遭別網要此意豈能知數罟
不論他日且今朝

南風縱急但汎其小雨雖微卻透肌水日逢艫難坐臥
祇隨艙頂就陰移

刻木如瓶粉漬之挂林卿當酒家旗我當物色詣哭之
亦復因之為解頤
借居雖陋自如常舟下安能具酐湯郤羨沈牛浮鼻去
綠桑陰下趁蒼涼
扁舟往作橫州過煙霧空濛祓市聲今夕再來還小泊
都逢江月正空明
午風吹折稻花香晨雨翻掀稻葉涼道上塵埃猶淨盡
田間歡樂詎能量
一年風月屬中秋今昔相將無異況定自天公亦欣此

故教雨脚破雲頭
盧溪望望接宣風景富猶能慰客窮已愛熙熙村舍好
更欣漠漠稻田疊
曉山能紫復能青遠嶺猶分近已冥好語忽然生眼底
浮將墨寫已無形
曉山能淺復能深淺似朝晴深似陰山色豈知朝暮改
行人自費短長吟
山驛雖荒亦可安要眠杉月夜深寒昨宵虛度渾聞鼓
明夕江皋想枕湍

露冷初疑是曉霜風高已覺愛朝陽莫云節變能如此
真念吾衰不復強
城上青山遠近橫城邊草樹亦相縈城中臺殿還相倚
畫手其誰爲寫成
溪上秋來境倍佳所城猶爾況村貯郤嗟政爾營行棹
不得於茲理釣車
仰山林壑傳曾遊擬欲重尋不自由倚賴艤舟相對處
為予排闥向城頭
晚日纔能度雨難詰朝府復乙成乾從來但説祈流苦

到我須流衰亦難
仰山山峙李溪流知我東歸俾楚留盡日如推復如盪
為之成喜不成憂
兩岸多為激水輪創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澇
惟此豐凶歲歲均
煙消日出見秋真政恐郤成憔悴人賴是倦遊歸去日
扁舟載著自由身
鷺鷥雖栽擾風標永日灘頭腹苦枵鳧鶩雜居寧自異
鷄羣鶴處更加驕

秀植如雲不可窮長杉鉅竹畧相同嗟余詎可如樗者
政似飄飄秋後楓
還看巨石屹相衝不道中江有路通幾度蹄蹶行犖确
又成全璧寄蓬龍
昌江直下水能平卻愛瀧流激激聲頻歲水災何自召
政由疏鑿久流行
病思昏昏略未醒木樨誰遣伴餘瓶兀然隨我故山夢
竹故青青雨自零
二從雖無菊尚存重陽想見露花繁那知欲去去不及

淳淵稿　卷十九　九

病臥他州空斷魂
去歲重陽事已說今年亦復病蹉跎明年想見山中集
弟妹團欒黃菊歌
老去真成病不禁炎蒸三日瘧如侵江山舊識思新面
佳處真成略枕衾
李月將窮更起風秋聲亂雜攪聲中後舟歸去渾之事
奄速從渠不計窮
煮泉樹石兩幽深來景欄干敞眺臨可是溪山須一面
懷人政爾動哀吟

暮色蒼蒼然遂不開我舟亦欲傍崖隈不唯帆過誰家宿
水鳥材棲亦並來
落日蒼蒼煙樹林渚鷗沙鳥更浮沉過湖未遠猶空濶
不見遠山出寸岑
日之夕矣下羊牛想見吾廬樹掩幽思目斷行牛自去
溪頭熟路不須求
大瑕謌償諾知石樟樹姑洲得並行晨起丞思謀一醉
遠鐘已作呼嚴聲
午寒紛紛無奈晨晚來微欲見山容穩胡舊日經行地

淳淵稿　卷十九　十

清吹思來十里松
終朝未厭哭灘聲歸近何妨細作程逆盡穩湖青一帶
望山已復遠相迎

與成父自信同舟到饒分路而別以詩送之二首

川行歷覽不知勞我有新詩聽汝抄今日語離還壹向
況堪風雨竭江郊
我自飄零更汝憂賤貧骨肉不相收馬家堤上休停騎
然有居民說故侯（堤在無爲先君舊治也）
向來三復渭陽詩羨汝此行親見之若問迺兄何様似

家徒四壁更書癡

過湖得便風

烏飛不盡水黏天隱隱青山若箇邊六幅滿帆去如箭
江神有意特相憐

連日得順風

上水深處貴挽牽順風似得江神憐雲山好處留不得
縱望令人空惆然

[illegible]風三首

逆風忽作大王雄客岸淹留半日中亭午却回張席去
向來駭浪亦潛空
杯水得風猶溆然況茲章貢遠連天一竅生我雁他間
下水寧閑努挽牽
頗愛峽江江上山幾回留泊付憂端眼中誰為吾圖貌
饒與桐江相並看

過生米市艤舟求浴望山巔有屋巍然至石岸數步究轉荒級磴曰釣磯入門古墳對江上則有獨柏餘屋悉具體問之云施有吾嘗垂綸於此柏則唐胡天師所植他無碑記惟華邦直則留題一詩有石刻因用其韻題釣磯又復用小閣壁間韻留題胡柏并書柱間浴罷理棹而去時淳熙戊戌七夕前一日也華詩句云一簇亭臺瞰碧流坐無塵土染衣裘舟人來往風波裏指點神仙在上頭閣詩不佳故不錄

枕水危磯浮不流是誰曾此被羊裘遺蹤幾見無從問
落日清風過樹頭
荒壇有柏翠參天蓋道栽從五代前僊事茫茫真是否
試當風月聽[illegible]然

過湖偶題

洞庭威大九州間此地吞湖未覺慳一抹遠青爲四望
亦云髣髴似君山

溧陽書事

風引僊舟去莫同自知名愧郭林宗僊游偶作連朝住
頗覺臨邛賈餒恭

舟中二首

頻家崎嶇道路勞江山妙處屬吾曹欲將一籠風歸去
安得并州快剪刀

歲月侵人去若輸雪消歸水不留痕詩情本自無多子
深謝江山稍見存

湖州舟中

平生苦雪又病舟尚喜深盟不負鷗憶昔詩篇渾漫興
秖今翻覺費冥搜

舟中雨

秋草猶青可放牛雨林如畫更鳴鳩晚鶴卧湫三家墅
白鳥悠悠數里洲

艤舟龍遊作

穀皮亭下一維舟小對秋風枕白頭欲賦新詩欠時醒
江河萬古歎風流

艤舟安仁作

客路不知時節移忽逢柳色已依依無悰却數離家日
臘盡春回方始歸

松原山行七首

雨勢崩騰略未休溯衡溪起使人愁那知今日松原路
拄杖能包得自由

莫道松原路不通擔肩樵斧往來同老夫自是山中友
要涉崎嶇盡日中

鳥啼猿號古樹叢亂青參倚更攢空悠然到處皆詩本
須信山行不負公

雨後浮雲更擁山須臾已作太空還了然悟得淵明意
投綬歸來徑掩關

靈澈雷奔是處開綠迴青透四無分哦詩幾倒風前帽
縱目閒看雨後雲

淡水穿雲殊好在自知元是箇中人何時粗畢尚平志
衡嶽匡廬放此身

一日周遭度九溪伏僂雙脚淨無泥真同落落石為枕
寧媿區區沙草堤

與碩父沈弟伯仲晚行河堤碩父欲作小亭其上
且云西南得山最多即其語作絕句

斷水橋橫獨木過西南盡處得山多自嗟不及兒童樂
橫笛騎牛穩下坡

舟中晚作二首

天如墜比好江山故遣風帆送我還日暮白鷗猶未宿
衝煙時復度前灣

巖發江山天下奇經行凡作幾篇詩何當便畢尚平願
占斷清波垂釣絲

江山道中

蕭蕭風雨忽還休無數倉官立道周多少詩情渾漫與
煙雲不隔四山秋

鼠山

鼠山山下鼠山潭名字常因艇子談幾欲賦詩收拾汝
技窮如我莫多貪

登岳陽樓四首

太史南遊上會稽愛奇端欲助文辭蕭騷行役羅膝闕
不到巴陵終欠詩

自昔騷人半此州不因放逐可淹留我今無罪何非客
何事悠悠還一遊

幾回假日賦登樓風雨連連不肯休待得晴時又成去
再三舉手謝沙鷗

曉風何許過參差南望令人思九疑欲泛煙波莫能極
誰云一葦可杭之

鵝湖道中二首

兩道蒼松列翠幢雨來渾似度桐江恨無東絹堪圖此
歸伴蒲團挂北牕

人間那有萬株松莫道名山都未逢自拄枯藜行不倦
更聽鐘後幾聲鐘

鵝湖道中呈斯遠

翠巘奔騰似列屯老松錯落更鋪陳風烏日暖鵝湖路
宜此蕭然兩幅巾

將至辰州走筆寄伯教授二首

去年十月君行此今歲茲時我繼君黃花赤葉雖如此
所恨詩壇欠策勳

庭前甘菊都開否記得去年同把觴相逢勞苦定愁絕
我哭途窮君悼亡

亭午欲過意復凄然獨引杯酒而沅陵丈廷詩通
至走筆以兩絕併呈教授兄

梅花玉立知何許雨宿江東日暮雲白髮蕭蕭不歸去
願徵蠻語作參軍

寒餒冷日不能煖杯酒時須手自溫賴有好詩頻見我
能教病眼洗昏眵

姑蘇道中

麥浪搖波柳映津吳鄉春色見今晨欲將何以慰無賴一酌濁醪如有神

早飯龍堂寺

攀藤束縛竹與野飯來尋僧所廬茅屋正逢飛卷破夜來風雨問何如

過旁羅見靈山

過得旁羅上下灘望中青出見靈山三年此地四來往老矣向渠成厚顏

歸途

遺溪潭上曉風生吹我孤舟直又橫歸近尚餘三十里不妨待得月同行

樓步

人家簇簇曉炊青湖上船歸魚市腥細雨如絲山色暝一杯濁酒慰飄零

上饒道中

路土交疑似踏船土膝滑汰勝於舡川行可怖陸行苦誰遣為之空自憐

過州市二首

盡溪溪水接宣風四面青山圖畫中盡日苦吟吟不足始知才盡景無窮

晴後看山故自佳雨邊益覺興無涯我家正在千山底每一看山還一嗟

書雙逕鋪

昔者曾看此杯花今焉梅謝柳生芽無窮甲子隨車轂有限光陰屬鬢華

題仁康鋪

西松雖立指巖幽遮我聯為半日留更恨月明清影少不能於此聽颸颸

雜石佛

石佛如今果有靈盍能蘇作空青松原白石今朝過雲洞月巖明日經

舒村

有竹如椽故可佳況於竹外遍鷗少不堪官道多車馬此地端宜著釣車

發穰章後二首

楓林滅沒橋林多雨户漁家夕若何騰欲與渠論久住
一官光矣尚奔波
詩成欲賦江山好政爾多言恐害廉只恨十分朝日美
可能身獨負茅簷
登安仁嶺錦嶂後挹傑亭三首
古木陰中屋數椽下臨紫折幾山川晚來快雨仍新谷
端覺飄飄意欲僊
未解桃原果有無樹林樓閣世行圖此亭從說空無物
猶有僊山來坐隅

對面有來山欲移後惠我亦賦新詩扁舟從是促行去
六發小亭第一枝
題秦州司理廨舍小亭
鑿土為亭因種池面池老柳蔽例街客來不用勤修供
乞與繩床令賦詩
寶氣亭三首
雨下扁舟浩所經斷橋從石上津亭偶從長老詢遺迹
說道神遊尚炳靈
誰道劍池今已荒有時光怪此何祥半生自省愁多識
君日乞雲親炷香
徐家筆力見前唐今代更推江夏黄屹立二碑端不朽
未輸滕閣揮三王
灘頭寺懷吳升之
青衫縣尹沈泉久黄綬尉曹華髮多重到灘頭借遊寺
一觴獨舉奈悲何
鄧林寺用孫溫叟韻
上天有路不可雖丈七坳頭莫攀躋小憩還尋去時寺
敗枯枯筆臂猶酸

宿甘段寺
逢人問得甘段寺窈窕深穿翠樹來細雨斜風乃具好
要令蒲澀滿吾懷
途中呈明叔
相逢何必道寒溫所過江山合細論四體不佳該吾強
不妨展卷有詩存
自安仁至豫章途中雜興十九首
野市穿殘路樓溪敗船廣索兩相依居人欲渡頻回首
子將行屢攬衣

漠平蕪遠際天青山若箇暗霾烟行人更説橋新斷
試遣招呼與借船
極目荒陂十里餘壞塍依約舊畦組問言業海無牛力
更説州家催積租
幾日舟行罷作詩直緣山水勝含輝今朝眼界荒涼甚
却還是端爲解圍
快雨懸知亦快晴解包何惜片時程須臾雨止晴能好
一道雲山粲眼明
小立溪頭喚野航雨餘林木倍森涼少焉步到臨流寺

鸂鶒飛鳴水一方
湖南茶恐甫能平湖北深人復弄兵政是耕桑好時節
爾曹何苦自捐生 塗中過湖北 吉急之使
郡邑貪殘固合誅覺端盜爾復何如官軍可怖無輕敵
直恐微軀不足鋤
積潦當塗三尺強筍輿那得代浮梁脫靴直屬成孤笑
赤脚踏冰思獨狂
草樹葱蘢山有衣稻秧剌水綠生漪眼中風物方人境
吹雛啼間戾廖

廿生食肉吾無相雨甲烟苗足慰貪幾日山行更無此
況堪枯木惡於壘
提封俱是太平人爾輩何緣獨苦辛見說窮南有饑饉
直疑於此是比鄰
參天落落復青青風過笙竽得細聽嘘思莫將茶料理
只須臥此片時醒
虬龍夭矯已分形想象靈根長茯苓安得一樣風雨夜
要思服食制頹齡
之是醉醺□正坐尚餘芳藥殿殘春山行寂寞那逢此

喜向僧房見剏新
晚雨猶留客枕安重煩啼鳥報穀雞登車欲去還休
雲合忘戢山四攢
林雨凄凄林鳥啼水田漠漠水禽飛人間何處有此境
只欠冰紈扣綮揮
時雨催農不厭多客行無奈路長何怨咨何與天公事
慷慨聊爲勞者歌
農事催人未遽央種秧未了插秧忙田家作苦吾常逸
愧饑寒趨路旁

發大通

五更催發船無限及此風收浪不生何事漁舟亦爭進
始知為利總營營

安福道中見牛行隴畝間齕草而不食禾問之皆
云穀成實則牛不復食矣

種得離離滿畝朝滕暮隴只生芻綠覺無補家先實
繞敖紛紛小丈夫

回憩芙蓉寺偶題

太華雞攀十八氷白蓮人今客遊公家此中那得嘉名占

綠水遠除山四渡

獨樹

獨樹幽花明屋角頻驚門戶有光輝向來荒草幾埋徑
今日行人欲叩扉

過王宗臣允元園廬三首

大梁城裏王居士園有江南數種梅亂後只疑隨劫火
那知移向北閒來

不但栽梅如昔人詩名籍籍得傳聞我來豈直為花設
倒相期出近文

欲過君非一日哭妻任我買船東人事好乖有如此
轉頭今忽兩春風

步北園示沈西弟

得趣堂前蓬蓊深主人何惜費千金我行旬月當重到
要見梅花出樹林

亦好園

鈴谷催堆貯俗塵輞川今復得詩人先生道是貪到骨
猶有山園十大春

步沈園

黃菊花殘已到花孟冬風日亦云佳晚來忽有尋詩興
送盡孤林萬點鴉

寄向伯林直約他日道為鄰林之遊二首

東郭竹翁君所廬我家此物正扶疏何時歸去數來往
不似而今空寄書

平生鄰林五十詠何意扁舟其下過王郎逸興非余有
不問主人防怒訶

游此園用范元卿自香原歸日留題韻 元卿詩云憑心積石園如塵叢雅精廬今似冰拜拜來游對此而偏然一更對孤僧

溪亭又作呼巖登涼冷端如快踏氷所過有山成一訪
只知我亦在家僧

雨中同曹尉游王儀巖二首

猶說吾邦巖谷多歷觀無愈此差我今朝喚渡仍衝雨
熱愧溪神不我訶

驟雨翻空何自來飛流濺沫洗莓苑要題短句書奇事
付與曹郎八斗才

十月十五日

行樣客參差際爾字壓無咸冷中醉面紅來因卯酒
衣脫去為霜風

題白龍洞

水珠梅我有詩偶來重見雪離披五年不踏常山路
咫尺寧乖一赴期

題黃溪壁二首

新居不見邠山主及到黃溪又不逢錫杖徐飛向何處
檻前山水自為容

此邦茶品同多有聞說黃溪獨未嘗何日敲門會持贈
更須高誦碧雲章

過飲畢叔文家題其壁

擬過君家看牡丹數枝纔及海棠看百年舊事誰從說
杯酒相逢強自寬

過杜興田江磯杜異之赴官矣題其壁

故人去適梅花外客子來嘗桂樹秋欲寄一行無處適
漫題數字答蛩幽

書靈鷲壁

近瞻獨立到樓欄送了塵嚚日都料冷蝶不知時節改
伶仃猶自抱寒花

題斯庵壁間

主人庭宇知何有錢筒修篁一樹梅說似庵門莫浪開
斷無俗客此間來

書死明庵壁

道人持鉢向何村黃葉投風靜掩門自買束薪來燒浴
浴終卓己四山昏

九日題越州光孝觀壁

小檻叢花未肯香客中我亦忘重陽要酬風雨滿城句
早合四郊塵政黃

題三老堂壁

□過湖邊秋思多悵無輕檝傲漁蓑向來夢境今安在
名與青山保不磨

題劉叔驥夢游赤壁賦後二首

三國功名可立談賦成赤壁倍嶄巖想君夢去神游處
慷慨風流真可參
江湖知友亦云多每歎風流奈若何水落故知當石出
□□寧惜鬢將皤

[illegible]書道店[illegible]壁

□邊得酒箏論味馬上成詩不計篇□□行人那識此
知音應為一愁然

題豐陂鋪壁

樹影當階日正中一蟬何適自吟風病夫畏病怕觸熱
聊此設床尋睡功

生米磯之至德觀余舊遊也嘗有題釣磯胡楠之
言二絕庚子夏五月八日再來道士復向余乞
洲平遠濯風湯月四題各與一首俛洲則新建詩
嚴遺道名之

此地傳為天寶門政由漁叟話桃源閣中名字誰為立
□是君平幾世孫
舊聞但覺生米磯新遊更見黃連石石邊磯上有軒窗
萬里一時來咫尺
往遊故喜秋無暑今至還欣夏有凉攏檝不能不熱客
冷然聽我夢還鄉
團團政爾來天下皎皎何從墮水中勝欲學為牛渚詠
□楚笑殺綺裘翁

題方士孫伯謨五丈所居三首

詩名舊仰方豐國□法新傳□紫微羽流有兒能世業
□門更向晦庵歸
又定去嘗衡覺定仲容自老籍溪傍秪今風月無人主
□庵庵榜晦菴書不獨人高字亦如龍飲縱令非我有
今代空英更姓方
溪山政自要君居

題臨水茅亭

竹□茅屋竹外奧青琅玕映碧玻瓈吟從亭午到薄暮
詩就不知安所題

驪黃亭三首

以旨寬閒結釣庵一竿投老寄江南是州亦在經營裏
先手落君無可談

氷玉溪山近與隣我舟來往故成頻眼邊風物渾如舊
只欠行吟采若人 謂介卿

愛竹舊時王子猷造門忘主見風流如君不但無鑠鑰
更向山陰具小舟

段元衡出示與晦翁九日登紫霄峯詩及手帖及
貫八十兄詩以敬讀之得三絕句

紫霄峯上登高節想見笑談賓主閒我亦於今有遺恨
不隨巾屨上南山 晦翁以自衡東歸過衡山留數日

文章定價如金玉入手須知高與低今代師儒晦庵老
許君先達並江西 晦翁與元衡帖見不佳句有正使江西諸先達在不過如此之語

李承新寄嶠南詩君亦南遊吊楚纍冰水王山元自好
蠻烟蜑雨只生悲

月嚴二首

畫以形詩以興東坡老子欠人識月嚴本是撑空石
底事輕論因與虧

舉頭見日何為近何況嫦娥到月邊史欲裹回究真妄
無人與我共談玄

那得空山月半輪天形絕境驗詩人古今來往知多少
底事流傳略未聞

從禮載酒要余及明叔遊合普六首

此君住處是長身靜送吟行要日親何事當前遮安陣
未能忘俗遂忘真

花開無計杜遊人未許拔松遠世塵莫問何等棟梁用
也勝開落總由春

兒曹謾作看花忙我輩看山興更長敗意如何除兒屑集
又須落日下牛羊

塵埃老矣未收身每對山林強自親詩總贈囊愁李賀
筆難成家覬藏真

軒高竹似高人息在前除不動塵首夏清和故應好
一須載酒松壽春

宦忙未伏作詩忙九十春光向強半三徑可歸誰是往
若人風節慕求羊

壽谷龍寺舊題後

題詩客子鬢如絲壁上題詩墨尚新犬已久忘曾宿客
半山風鐸似迎人

題中園寺柱

向來不識中園寺一自移家得屢過縱使山僧真厭客
依然相對有維摩

妙香院僧堂後路直臨溪石臺古松蟠其上松之
下有足跡及石穴三十餘淺容杯水僧云自昔鶴
共鍊丹種杙於此穴乃丹竈其數三十二適與龜
峯相應亦謂足迹爲仙人迹又有云山映石壁隱
若青紅蓋仙影云作兩絶

臺高十丈獨株松下有仙人舊履蹤三十二窠丹竈在
亦云數目應龜峯

壁間石色隱青紅指似天天即此中金石著文猶巨信
只堪傳者自漁翁

重過東湖二首

憶昨追涼攜子亭再來荷柳繞洞零試當止水思欄看
我亦蹤鬚白數莖

徹車羸服隸牽城綫向東湖得細行不但屢來人似識
白鷗相慣亦忘驚

遊仰山欲尋蘭若不果悵記駐二首

冒雨來看大仰山不堪泉石暫相關忽駐時事誰能說
稍向詩碑見一班

欲尋蘭若尉如名猶迓橋頭水亂鳴引領白雲人甚遠
縱令誰解飲崩明

梅林渡懷惠卿

近城亦復多漁戶作之郫須似馬曹更想司家江上屋
竹林梅樹出簷高

臣　恭校

副本

淳熙稿 卷二十

第一冊內兩改內

杉

淳熙稿卷二十

宋 趙 蕃 撰

七言絶句

白水寺

霧合深林曉到遲樹搖宿雨趁晴曦不知客裏何遷次
一似山中初起時

玉聚

介然誰主復誰賓風月婆娑卻自親留得清名傳野史
未妨白眼向時人

題水南寺壁

落花飛蝶兩翩翩三月清明雨後天白酒一杯成坐睡
宿寒猶在未除棉

題衢州城外包八水閣示遠父成父二首

溪流屈曲截成灘灘外雲山遠近看何許許情最關處
者鴻飛色晚楓丹

買得溪頭一葉船去留無繫興悠然不惟畫本輸摩詰
更有詩才屬惠連

晚登秋閣二首

庭中但覺木搖落江上始知秋氣高不待月明飛鏡夜
此時自可數秋毫
木落千山秋又深病無眼力怕登臨所須一雨添清漲
送我歸舟返故林
雪浪閣二首
木末欄杆冰未平泊舟石徑得深行舟行不見江流闊
一上還高覺快生
雪浪軒窓寫田塊石未知欄檻倚江邊故人曾爲無烹師
一看姓名增悄然謂英知之
題洞口之秘藏院
老至渾忘舊所經漫嗟古屋暗丹青庭空蘚掃含苔長
時聽風拋柏子鈴
題圓通院
吾家舊築鑪峯足豈不懷歸因轉蓬奔走微官適林谷
却來護錫到圓通
晏齋余自名也故常以榜自隨乃以名廳事之東
偏廳之後稿有一室面對竹余山居富此物亦以
竹隱自名對此竹而有思于山中故以思隱名之
思隱之東又闢屋丈許連以爲齋乞名於張君伯
永爲名曰容齋併作三絕志其事焉
以晏名齋攫不安居間從事莫殊看匏炎麥飯自可飽
恰許不須如井丹
此地何因著此君猶之除掃薄書紛山中爲爾曾成隱
回首悠悠空暮雲
容膝從知取易安容君數百又何寬若人問我名齋義
兩語從渠作麼看

徐君季純常教授廨中名一室曰如舟取東坡
爲寬之詩而亦也過之欲爲賦詩意到輒書故不
免雜出君居龍游故有盈川之句詩體云者蓋初
未識而爲薄公曾元之所言也凡五首
知君雅趣在滄州游戲名齋亦以舟舊識盈川川上路
幾時乘月下嚴州
我欲以湖一釣竿直鉤不幸得魚難雖然尚有扁舟念
一到君齋作是觀
莫嫌學舍小如舟容得平南酒泊浮試問夢爲胡蝶去
何如萬里沒輕鷗

欲為如舟一賦詩如舟無楫更無維汜岸不繫知何處
當有長風破浪時
滿目風埃霜鬢鬚何以村醪潤詩腸君行學作詩佳士
我乃湮波稱釣徒

戲呈盧老

撓起題詩硯欲氷折梅還却步淺銳不如衲被蒙頭坐
坐到齋魚始一興

贈龍王山庵秀上人

道人學点而今矣禪一住江頭己六年勸我小詩殊不在

那知風穴不

示梅山寧老二首

梅山不見梅夫子宗派仍忘宗上人梅句不刋宗有集
山應生喜亦生嗔梅公聖俞有詩山中今古矣
八年再到仍衝暑長憁堂中結夏僧我欲松間借餘地
聽風聽雨髮鬚鬢

贈南首座無簡盧老二首

旋掬紙屋過冬寒客至成開去即關我亦借寮成掛塔
未妨朝暮往仍還

主人禪伯仍詩伯招得渠來共此山掛塔問儂能聽大
詩關直上有禪關

雷老欲退曹寧二絕句問訊

借問老山且半年看山未飽此為遠禪師亦欲拋山去
祇恐山靈未許然
懷王山中舊住人歲寒蓊鬱生禪身當年未解來飛錫
今日何妨都問津雷自懷王來住今利

贈法雷

道人靈鼻詞不遊仙去騎鯨師白頭騎鯨端復向何處

試問撫琴松下不

待斯遠不至

靈溪寺下雲溪渡跋馬欲前還又回準擬故人能會宿
不知何事不成來

王彥博周伯休來

判承能來兩玉人飯蔬糜粟共吾貧更欣兩子知人意
為作蕭蕭破暑新

與歐陽伯威同飲遇鄉江樓

不上江樓又兩春人間到處略知津勞君置酒仍呼客

快語端能洗胡塵
雨後口占簡在伯二首
雨小寧論旱可濡涼生但喜病微蘇歸雲返照當年句
落夜古家我所無
無心待雨情能展柳葉非秋間自零覓句政須閒草木
荒京於此只空庭
代書示逸二首
風號颱外獨株松想汝看書趣晚鐘是我起行茅店月
槊火覺管寧家裘

別日繞臥八鏈況百表葛變又涼來知別後端何似
不見寄來書一行
雨中夜歸聞兩兒誦書偶成二絕
蕭雨淒淒欲三更短檠明火讀書聲憶如汝大政如汝
事無成今老生
求世無田事筆耕五車精飯是收成窮通有命吾何與
若君多愁短褐榮
同何叔信赴在伯之集醉甚既歸得二絕
醉裏狂歌君不嗔知予嗜酒見天真還家徑卧寒爐底

要暖鳊麻更爇薪
已向別溪衝夜雪要從東閣問官梅氣吞湖海寧辭飲
老怯風霜欲自哀
小方作書招成父入山成父亦移書招予出縣報
以兩絕
阿連折簡能招我尼生哦詩正憶渠不是下山防破戒
政緣抱病怯行與
乏食寧憂陳蔡厄堆案自有班左書不嫌荒寂肯來過
草…組

招在
忽忽重陽今一月菊花數朵見瓶根前詩有約能花否
不厭張羅幸過門
舟中獨飲
已是支離且不禁況堪多病苦相侵村沽縱薄可不醉
梅半落時天政陰
贈耆英并其姪
伴我山行陳與吳曾家父子更憐渠武山碾得雪相似
來酌觀山水不如

雨過知津兩王畫元年皆酒飲愛與絕句

楊柳依依州渚深駕言聊酒縱幽尋不廢為子登臨費
但約新詩好處吟

贈吳昂山人二首

又是芳菲一番新寂寞依舊去年實相看不用談餘事
且道逢迎有故人

君行足跡遍江南我亦飄零老不堪幸自尊中有醇酎
何妨醉例又空談

答[illegible]

半走難勝八寒為男八遂復念湖灘泥滑蹇驢難路去
七言聊道問平安

老鄉携詩三篇來復答一首

閉門兩日病不出得句誰能就我哦貧家尊酒可憐許
飲君寧得到無何

贈柏士約遇意釣答以絕句

為竹作亭還斫竹取詩名榜更題詩歸來十日來一往
聊待蕭然雨後時

沅陵契丈用番將矣八州寄在伯兄韻作詩見屬

用韻奉答二首

往日文游繞若我道來酬唱喜添君請君立拜詩壇將
容我閒身茗椀熟

能事豈工刀與筆閒情聊付詠而觴生前更累須閒宙
身後聲名盡在亡

僕有詩思成久輒知之而絕不肯道一語戲贈

詩情撩得將見督何意君能輒識之日擊道存真有得
傍觀袖手豈非癡

報蔣舍人祖仁二首

好在東都諸孫壯年當為舍人門秖今此道同紛少
君獨深耽自誨（君曾從呂公居仁游事公有贈詩）

我住東郊梅樹園無人肯顧席為門多君用意非流俗
忙裏偷閒屢見存

蘭芽紫坼映書窗杏蕊紅深供佛龕何獨春能歸草木
看君已老發重青

贈許季升五首

東都耆舊汝南許人物當更月旦評後嗣凡傳第一笑
如今雅步有知名

青江人物推陳謝不減當年　出劉竹為賦詩仍作序
安明吾子乃儒流一
方朔人傳是歲星又云太白本長庚如何未免饑欲死
亦有佯狂萬里行
江恐灘頭一扁舟桃花水漲如乘流君來叩戶吾欲倒
一問此行還遂不
學詩自足致寒飢更欲探求造化機我生一偏猶不免
君今兩取之耶非

讀公擇芝亭詩集孫子建兄弟詩有懷四首

幾年禪月閣空樓石磴前頭徑可標淮遠詩人來借住
自應無飯又羹藜
怪來詩律自江西曾把文章謁紫微今日淒涼亦何甚
興方流轉未言歸（子益曾以詩文見呂公舍人）
囊有佳詩無一錢夜燈顛倒護紡賦荊溪溪上長回首
不見音書已二年
我貧猶能在家貧詩欲如君更感人誰道詩工能泣鬼
未知錢穀可通神

再贈

衆醉紛紛忌獨醒近無故之文六實斗牛用事毋庸問
為問何年用酒星

贈別耆英二首

學詩曾及謝玄暉傳授應同一脈歸舊宅緞荒書故在
不妨幽僻借僧扉
從我移官陸不離來從步不為難願亦念君家四壁
囊中羞澀但須看

宜春道中贈邢公昭二首

清江臺上讀君詩頗欲相從慰所思何意昌山夜止宿
忽成風雨對牀期

問君家在離騷句裏應合蘭芷香邂逅宜春須小住
要聞傾倒錦為囊

與趙遠之入城見使君郎中且謁尚書韓先生提刑全文四首

雨後乘流絶快哉眼中無適不詩材詩成去覓騎鯨李
衛袖探將一笑開
南澗先生歸幾時南溪如浸未傳詩君行為我殷勤錄
并問茶山借乞碑

永嘉別駕從渠說為說錢兒如戽通聊以吾云卜吾子
儻言吾亦出蒿蓬
上饒耆舊無曾呂月旦多稱李德翁聞道二難真頗有
蓋公堂下合求通
余客家長少寒熱釀作其證未分理抹次律張君為
致醫王之述治之藥與病合兩日而愈作二詩贈
之
士不知闇本易輕聞醫誰復話君名殷勤多謝長沙祿
為我致之分死生

頻能通汗信柴胡亦是於君想報珠傳聞治嗽更多活
豈止飆零一老夫
次韻斯遠見過三首
形影相隨一病身窮愁忽忽人經春為停車轍來何日
知是君存寂寞濱
語到嬋連自不休吾曹豈亦同相求望窮雲谷雲深處
共約驂鸞向晚秋
西山一夜雨連明豈料新晴頓得成還往自茲寧可計
要須留句當題名

次韻楊廷秀太和萬安道中所寄七首
記得詩來平說花不言長道苦風沙知公不薄嶠南使
政似昔人何以家
受作知人憶故山食貧過年尚無纂長篇乞與小詩並
要似辭蒙來野寰
傳說洛陽天地中逆令北客府南風只今欲教通南粵
亦有殊寒奈樹紅
幾欲裁詩說使風吾斷淵後幾新功何時寄我廣南作
壓倒崔黃彭子紅

先生力學自識明思依人知螢猶行燈昔韓無兩似佰
海成冬帝況駙晴
幾為年華致鴻鳧只今皓未定還家且看無發江邊樹
未問長安一日花
莫為趨朝吾戴脂小令藏將長官職帝城書疏舊不入
何有畫閒作荔枝
次王照鄰韻二首
長年未省厭長病一暑方惜又一春把卷頗思親玉字
出門無那苦埃塵

虛倚徒侍井陘師空壁爭趍汚致於少不如人當日笑
只於心在力疲時

魯叟父寄二絶併呈當知一再次韻前以寄曾後

寄當知四首

別來共和有羊何今見公才十倍過可念此身如垢鏡
要須著手為揩

紛紛饒說杜陵翁此老真能數百容我亦幾同葉公好
蚑然今日見真龍

安否別來端若何尺書可是雁無過南豊惠新新詩什

亦復懷君舊琢磨

南豊鬢髮已如翁子蓋使時氷雪容長少結交端有道
我凡何處溢登龍

七月初六竹閣雨寄懷欽止斯遠而玉山使來亦得斯遠六月十五日懷去年夜雨之作因復次韻以報

夜聞簷雨憶年時亦復思君近寄詩開卷忽來同此作
始知神合但形離

次韻成父二首

蝸居想見泊無娛肯悍虎兒上下芋一見故憐無可語
妄知終勝百函書

苦愛香醪似蜜甜舊如杜老意拳拳而今已作淵明止
引意欲醺醒重憐

次韻當知四首

起看山月墮金盆不料陰晴忽異門我亦忍飢無復睡
絶憐斟倒又空樽

咫尺相望得步過忽然一雨阻山河興來直欲尋君去
數問溪流退幾多

尺水真成起丈波水南水北斷經過幾思落筆慰觀漲
却恨詩材本不多

送朝風雨已如秋頗念林園柿栗收謾說為生鄙計算
適來鹽米屢關憂

次韻衡州先生歲除前三日席上兩絶句

青山著雪倍增妍青草揪泥浩莫邊便覺欣榮似春日
不知澗落是殘年

非無曠野堪犁其亦有清江可釣絲為底崎嶇衡嶽下
良由靈蘇竹齋時

次韻斯遠雨過彥章二首
聞君訪隱晚衝泥竹盡林深入稻畦我亦有懷兒丞鄉
不堪驢蹇更牛罷
已去爲章聊未窮力耕豈謂歲能豐逢功磋攻爾須公等
戶牖多聞恐妄從
昭禮在虞與予分路昭禮舉王元遠在廬山別
周元翁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說勝游之句
昭禮用此意作詩因亦次韻二首
昔年挂席過江州曾向廬山盡日留斷句得君相似

夜聰應復夢成無
人物君非第一流問南底事欲淹留清名所得蓋多矣
騎鶴揚州有是不
次韻斯遠三首
殘欲收聲發不鳴慈回鳩巢管陰晴有時觸撥無窮景
又道新詩取次成
備敗人人有閣廬借居如我絕無娛書無厚祿備何數
賴爾詩能數起予
春風去我孰能留寒夜聞書可已示以針針併整整

復如莫莫復休休
次韻衛州先生除夕絕句
懷抱因公得好開贊猶嗟我怕年來敲門既屏頻傳句
守歲仍呼共飲杯
次韻見可書示二絕併以送行
鷺立長灘本為飢水深魚沒定奚為何如煙雨青林畔
漠漠冥冥微所之
詩才豈筆本同妄造物嗔人可怒飢行索君無數懸契
褐衣我亦久綢繆

次韻元衡
倦遊如此不嗟窮醉眼猶能遠送鴻笑我老無湖海習
但思種理事南東
信說詩增不可攀豈期於此得窺斑茫茫世事催人別
數見猶期數日閒
次韻唐與文驛馳代簡二絕句
西去曾過皂道沿東來又駿晨遙鞭如何一艇西江上
放溺乘風不用牽
別日常多見愈親立談一笑吟車塵詩成兩地嗟何及

明月村同影伴身

見梁檢法書依八絶句于廣文府曹處次韻幷序

文力縱橫昔未窺每聞二子說襟期來朝借得新詩卷
起我閒窓病酒時

興聽歇側似乘船颯颯溪風吹鬢毛頗念乘流見歸路
兀然驚起過灘高

修眉畫就莫求工自昔常聞妬入宮不爲無人芳自吐
也勝能白又能紅

論元從漏網賓可惜〻作澝瀾幕中有凡賢從事

也亦他時追兒寵

山行難得上天梯舟泛還憂水路迷憶我故棲何許在
玉爲山下是氷溪

辭好曾聞喻色絲那知妙處本天姿若窮句法源流遠
曾見梅山唱和詩

中聖流風久未寒瞅然何但兩腸寬渠詩下筆流山峽
我欲攀尼上七盤

懶欲昌身詩莫昌折腰也笑數淒凉上書假傳非興制
燈談相期入皀囊

次韻斯遠見贈

忽來叩戶新詩句謂我將行可自殊雙向沅湘采蘭芷
扶珠終亦愛吾廬

次韻伯元李奕送戍又見寄五絶句

幾欲因人與問安南來不見信州船細思人世孰爲別
明月相望同一天

頻性作書作所便憶君回首屢悵然如聞有弟思相見
伐道詩筒見附船

袁與度状闊晴舸倦之是費幽吟有興能來故人易

一愁回棹似山谿

輕薄紛紛覆手空兩家交契百年中要折青蘭爲之贈
同心更助服之衷

秋之爲氣已堪悲那對搔搔傳補衣爲報君家小兒子
見時蒼白莫言非

次韻李袁州絶句七首幷序

蕃以癸巳冬謁先生於長臺山間道中得三發
句書之見龔州序公春先生同進狄稱過而日云
之乃蒙寵招幷〻作四絶句語皆見及先生所

有溧陽之行爺來别并沐錄贈歸途因繼作
獻崧庵已老杜陵樹家世斯文屬晦庵我是而
翁門下士未傳活法且深參番舊詩中篇也
後二首已逸去此篇以晦庵曾寫以與人故存
深林盡處背浮圖郡悔與籃不跨驢珍重病僧留別語
晦庵去後亦來無
從迫窄間山博喜見臨岐擇子庵野茗柏香俱不空
老松高竹更相參
譜見客苦多鱉則我何時復此行笑指壁間舊詩可

過曾辱老先生
先生句法從江夏今代詞人孰比肩戲出小詩還合丢
收萬斛作源泉
崧庵視我亦諸孫已矣無從作九原每聽先生談往事
恍如秉燭對荒村
先生對定投金瀨林壑要從東野分更覓餘閒訪吾覓
郊居賦就比凌雲
待聞起稚祇數日領句雲擁在天試問今誰淵壽
亂今是老落林泉

奉寄斯遠兼屬文鼎處州子水提屬五首
吟詩日日數梅花梅向飄零我反家尚有北枝堪點點
君舟已泊岸頭沙
水南佳處説吾州塔廟相高竹樹幽落盡梅花雨方睦
塾中無語一來遊
兩賢堂下竹參天雨後猶消陸子泉春舊難忘是曾呂
遠更取孟郊篇孟東野有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詩云驚彼武陵狀移歸此巖邊開亭擬貯雲鑿石先得泉嘯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乃知高潔情擺落區中緣
向餘千覓介庵騎鯨已去不容騷流風付與東冲

何日約君相就談
肯道當年五色衷飄然又入帝王州煩君一為問仔少
晚遺詩相對校
寄文叔且問畏知近訊五首
胸中何止五車書記誦張思不如有意詞科不難中
恨世諫省政須渠
左手持螯快引杯誦詩肯屑吐瓊瑰清游晚上僊林面
千搦秋蓉玉萬堆
醉裏揮毫君不嗔平生嗜酒與天真雖曾為黄花肖

別日行看梅又新

去年犯雪到西湖眼見梅花玉立孤今歲定無牢洛嘆
君詩清絕似林逋

近來周子絕無書日斷西江雙鯉魚出處不應違素志
君如得采我歸歟（思君如時想試江西）

寄劉凝遠鎣四首

舊來人物數清劉公更詩名蓋幾州新貴祇今多故舊
先生豈是滯爲郎

曲目下座識元龍深覷歸途更欲從顧我如小宗

多君不愧郭林宗

少陵衣鉢在涪翁傳述東萊得正宗句道曾經親投記
可求印可更誰從

一士已分阻長飢輕薄羞隨造化兒遠寄微言作君壽
無鹽何敢哭西施

寄潘恭叔曾幼度三首

一冬風雪苦多寒春至冰霜更積攢咫尺端如隔千里
况於楚粵路漫漫

去歲別書并附詩自吳道粵至何時殷勤再覓銅魚使

儻不沉浮莫恨遲

天府絕境付奇才萬里□□莫自哀不爾如何吾幼度
舊物孤臺又粵王臺

寄畢叔文二首

小園春物比如何想見花稠草作叢老去不能如許事
細懷修碧可摩挲

問其長須酒破除酒能作病又何如故人欲問春來興
多病還於酒皴蹙

全真以斯遠所寄文卷後夜賦兩絕句[illegible]以次韻

上林彼美露初圓綴小猶堪白玉盤數息菊苗新一
孤根失所漫荒寒

行時取別太匆匆別後經懷數載中頼有書曾與文君
不然何地可聞風

寄遠

思隱今年竹幾竿同人界不報平安門東呼認真居士
但有書來說飽餐

代書寄成父

一作南山半月留欲行更復待新秋不知幾日潮當落

可又沙頭一醉不
寄李汝習兼寄走在明叔王臣康叔臨二首
春水滿時春草生春風日日上江亭蘋花採得從誰寄
空送沅湘入洞庭
洞庭□□浸君山亭對君山君閉關勝想多少會友
亦應憐我在荊蠻
向來相別恨匆匆別後長思講□江水無由致雙鯉
春風又是起歸鴻
寄林敏夫二首
亭卿稿　又二　二十四
別說君家家真趣秋風應軟季膺驢雖云禍福有倚
要是知幾失早圖
吳江應已落丹楓見說楓橋半夜鐘想日歸心成日是
雲如茂憶江東
寄居鄉
黃溪茶種有蜀風憶昨織對自賁公莉焙久空青某處
紫囊孟寄白雲中
聞曹衆父丈亡追用前韻寄審知二首
淩風不審意如何遊日能言客有過師友淵源說宗益

安石文字紀研處
冎船頗欲佐治□當□知余笑殺吝誰升傳亡終大
但川物論惜元龍
寄謝司下關
兩益堂中兩益碑南軒文字述家規勤打寄非無益
從此折肱當得醫
因湯華夫行寄歐陽伯威
倩得新詩過半年歲寒松柏尚蒼然要持尊
遊近門前有過船
亭卿稿　又二　二十五
寄趙伯明重叔晃及康叔臨二首
日日江頭聞鼓聲日如何作岳州行如聞風便一日
我乃終年恨友生
聽說扁州過洞庭自嗟垂老見飄零只令說著非無為
留與荀陳聚德星
寄莫蓋安升之二首
尹坐移官不作愁何君乃王見風流移官得此天如
逝為江西畫處頭
身在江西盡處山江東家住幾時還苦吟更與風光老

衣併成雙鬢斑

次張漢卿韻

吾身幾讀右丞詩未見勛孫歸去辭遲迴雖欲適吾廬

欲嗟人事寸乖離

寄愚卿二首

沙邊欄檻竹中扉緣我頻能揖又開茅屋客皆嗟歸去

史翁青李待書來

馬甘厲抹自投機巧中何曾射倦飛屈意可羨昧去

何酬還見螳爭園

浮思稿　卷二十　二十六

人日寄成久

人日今年今有詩遠猜成詩近成悲試今一問津頭客

似山中寅今日

有懷施文叔

起來寺前江抱村數株喬木擁山門先生待酒日成醉

不將春風野外過

寄周愚卿兄弟

亂花飄綿已殘春幾對江山憶故人邂逅欲書書不得

同在於此見天真

同書寄李商叟二首

自出相救又一時想君日日有新詩詩成寄我何其眼

憂興草何不和之

卿來我已後許公頗頗相從縉簡中豈若吾身得親見

怪君風味莫之同

代書寄周愚卿二首

從子閣上交于人忽忽分攜又兩春能吟作書書不得

憶知吾懶是吾真

此內閣上歐陽子行屋屋中常不輕邂逅論詩懷相合

浮思稿　卷二十　二十七

吾郎日賀霜生

寄蔣攸縣禮二首

吾家三徑閑多久不待絃歌始封責儀不賦歸歸便行

山越顏邂逅

湘山越嶺縱歸可厭當年府監詩府王甚賢賓得士

豈愛居嫌從簡細

寄周愚卿

此得民夷笑竹杖如前江外友于人青衣若訪常何居

見贈扶攜是句新

寄蘭谿陽伯威劉伯山

可汎扁舟問病主人 若爲買得竹溪鄰 是中剩有堪詩處 肯不與之相主賓

代書寄裴八律二首

道入袁州首問君 邵言守舍有宗文 示知不落風高際 處登臨對夕曛

聞道詩家歷上層 天山鍾接洞庭霜 是以佳句知多少 儘有書來幸不忘

張一鹿中詩侵與二首

紅稿

趁離頭佳過秋 秋風吹白鬢分頭 倚樓看鏡鏡多毛

兄問陰陽家者流

裹文書寄見稍細看 知是我行年家世 四壁將何贈 興兩詩於卦錢

鄭仲理送行六首

聞郡三後似前容 君亦同之師友 同直待湖南始相識 問風乃自大江東

幾度扁舟湘水西 風雪真 許而歸 離然諸友相忘意 三社壇與佛扉

原缺

生上每憶歌仍慨 杯行豈須計爵 我知不隔清風面 君想未忘明月暈

此小廓郭眼增明 鷗鷺依依舊有盟 所恨登高臨賦處 那嗟君友不同于

渺然一棹去何之 讀目新詩與舊詩 細讀贈章多好語 憐追知我無奇

月老形骸冷更慵 短檠寧復有新功 異時邂逅相逢處 念歎依然舊阿蒙

又次宋言之送行五絕句兼謝修叔

慈湖先生遺書二十卷

（宋）楊簡撰

明嘉靖四年秦鉞刻本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金谿之學、以簡爲大宗。所爲文章、大抵敷暢其師說。其講學純入於禪、先儒論之詳矣。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罷科舉以復鄉舉里選、限民田以復井田、皆迂闊不達時勢。然簡歷官治績、乃多有可紀、又非膠固鮮通者。蓋簡本明練故體、亦知三代之制至後世必不可行。又逆知雖持是說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慮其試之而不驗。故姑爲高論、以自表其異於俗學霸術而已。及其莅官臨事、利弊可驗而知者、則固隨地制宜、不敢操是術以治之、故又未嘗無實效也。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藁乙藁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已易啟蔽諸書、其目甚多。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振孫所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裒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

慈湖先生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秖
命按大江之西丕釐庶政罔不協于一馴致融洽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騖口耳俾聖道不明于人心畏難苟安恥論懼蹈支離為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森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問粟帛雖行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讐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鑱諸梓將眎夫世之學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為學存省體充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曆數高遠運行之奧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闊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為學以自命于聖賢必托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然有悟措諸詞說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于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為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為本以明體適用為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真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于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真積習漸以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允上

下内外罔不章叙孚格比擋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于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遡厥所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聞先生書尚多茲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

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冬十月庚子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勑廵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

謹序

高吾

御史中丞

丙戌進士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
陸九淵道過富陽問荅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
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
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
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
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
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
常平使者朱熹為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為薦浙西
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
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illegible]軍政大修眾大和悅
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
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
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
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
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
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弭災禍消變之道北境傳誦為之涕泣詔以
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
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荅必往復
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
尊故賢士私醵五百為寡過境內分司幹官撤永嘉尉
及水砦兵捕之怒尉不白郡簡[illegible]曰是可輕動乎萬一
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遂節制是不嚴天子
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
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
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兵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
城中讙踊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識察使於簡為先世
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
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
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
者曰契家子從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屏

臨敝邑天使也其不敢不爾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歩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蹙蹙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
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
手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奪乃
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
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贊縱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
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雞豚無分寸擾民愛之如父母戚
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塞道傾城哭送入
對言盡掃吾順惡逆之私情者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輪對又以擇賢久任爲
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
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熾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
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
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
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

請大夫右文殿脩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
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
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男尋授華文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
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
士大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槀乙槀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
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
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
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五法
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
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
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
酤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
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

卷之一

序

周易解序
春秋解序
詩解序
先聖大訓序
曾子序　已上出訓語
陳規守城錄序
鄉記序　已上出甲藁

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內訟齋記
莫能名齋記
詠春堂記
叅前記
達菴記
昭融記
絕四記
樂平縣學記
臨安府學記
樂平孚惠廟記
饒娥廟記
二陸先生祠堂記
蒙齋記
永嘉郡治更堂亭記
永堂記　永嘉郡學
敬止記
連理瑞記
深明閣記
知樂亭記
賢覺齋記
著亭記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已上出甲藁
時齋記
安止齋記
節菴記
和孺記
憤樂記

復禮齋記
安止記
蘧然齋
默齋記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永堂記 已上出遺書

卷之三

書

學者請書 二首
過庭書訓
汪文子請書
詹亨甫請書
王子庸請書 二首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茶發揮數語
日本國僧俊仍求書
贈陳伯豊
與張元度
贈毛誼夫
遺項吉甫
送寸之官
贈戴誠甫 已上出甲稾

卷之四

祝文

謁宣聖文 二首
先聖祝文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 三首
先聖
先師兖國公
先師鄒國公
祖象山先生辭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奠徐子宜辭
奠高應約辭
祭孫元禮尊人
祭沈叔晦文
祭袁之屏文
祭舒元英文
祭趙子欽文
奠呂子約
奠舒元質 以上出甲稾

卷之五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出甲藁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宋母墓銘
半亭高祖墓記
蔣秉信墓銘
舒子德彰墓碣
鄒魯卿墓銘
鄒元祥碣 鄒德祥尊人墓銘
家婦墓銘
葉元吉妣張氏墓誌
錢子是妣徐氏墓銘誌
文
永嘉勸農文
講義
吳學講義
跋
跋汪尚書遠古字碑刻
跋厲氏李氏墓碣
書鍛錄趙德淵親書後
書馮帥功
銘
中庭呼召磬銘
雲石銘
慈湖書屏
馮賜請書屏 已上出遺書
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南園賦
東山賦
蛙樂賦
月賦
心書賦 已上出甲藁
詩
明堂禮成詩
內冊歌
登石魚樓

石魚樓 二首
寶蓮宮舍偶作
遊樂千明巖 慈湖 二首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熙光
明融 三首
詠春
丙子夏偶書 二首
偶作 十九首
丁丑詠春偶成 二首

丁丑偶書
乾道撫琴有作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分必先周元忠爽 二首
偶成 五首
夜蚊
奉檄往吳象山復象臺及歸自金谿留宿本縣仙
樂觀歸而作是詩
張時可惠示甲乙藁
富春龍門
冊枋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即事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題將作軍器二監
和提舉留題縣驛
賀宋倅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賀王使君
上耿泉生朝
上鄧憲生辰
代馮似宗寄樓文昌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雪次陳書韻
蒙檢詳封送與諸同朝倡酬
壽葉倅生辰
賀傅憲生辰
壽趙泉使
臨安張帥生辰詩
次韻吳機宜
次韻吳天機 已上出甲藁
偶成 二首

示兼元吉
偶書 二首
慈谿金沙嶴歌
大哉
謁泰伯廟
偶作
贈野牛
滿水巖橋雨詩 二首
蒙訓
金明池

歷代詩
三皇五帝
夏
商
西周
東周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二首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已上出遺書

卷之七
家記一 已未之論易
卷之八
家記二 論書 詩
卷之九
家記三 論春秋 禮樂
卷之十
家記四 論論語上
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論語下

卷之十二
家訓六　論孝經
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　中庸
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論子
卷之十五
家記九　泛論學　論文　論字義　論曆數
卷之十六
家記十　論治務　論治道　論封建　論兵

右家記三卷分爲十卷其曾汲古所編論語粹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二書皆與家記大意相同今查係重出者止於各條下註云見某書若二書所載家記原無者附於各條之後註出某書

卷之十七
紀先訓
卷之十八
附錄
實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訓語後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序 [illegible]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為首商人之易曰歸藏以重坤為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為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太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為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春秋解序

簡敬惟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為春秋者固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為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書已明繼此章為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由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詩解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烏虖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鄙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欝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它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乎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

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為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先聖大訓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祗惟先聖大訓曰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于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並陳有間雖面覿無覩明皆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

遂至於大牟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没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而為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脊正

曾子序

聖賢之等不同聖賢之道同道也者所以明其無所不通之辯惟同故通不通無以謂之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然則奚特聖賢之道同雖愚不肖之道亦同惟愚不肖由之而昏賢者由之而明聖人由之而大明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旨至于今人致其疑孔子殁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學者至是益疑焉庫夫何疑吾之所以事親者此也吾之所以事長者此也吾之所以應事及物者此也無所庸復致其思尚何庸復致其疑曾子以為忠恕而已而學者疑而遠之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似大而小似通而窒正道不明意說陷溺曾子之書世罕傳誦小書幼紙訛脱為甚岌岌乎將遂泯絶而穀學異說蔓延充塞甚者詞

入墨名佛語淺論淫談纖辭則相與俎豆特書大冊溢案充宇痛哉人心安得不胥而入於昏謬熟爛愈陷愈下之汙濘謹取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間釋其疑義尚俟同志者相與扶持正道反人心歸之正慶元三年夏四月四明楊簡謹序　已上訓語

陳規守城録序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自孔子殁孔子之徒又殁而士大夫率莫之思莫之行嗚呼人非木石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即可使如一

家四海之内皆吾赤子何忍取赤子而殺之然事有本末法開盛衰某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年始得陳規守城録其言條理至詳某於是於守備頗省懷慮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今士大夫罕見此書見亦未必以為意待制知恭愛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嘉郡庫某即命多為帙將以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又慮觀者不本於四夷之守不得已故書

鄉記序

排發遣温州楊恭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為堯舜特出乎意則昏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此固不可[illegible]

今姑倣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婣有學邑宮之賢者與生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其善者書書不書惡心其敬其審其顛與四邑之士夫軍民共由斯道

嘉定三年冬十有二月已上甲戌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嘉泰四年春邑閩馮令君訪某於慈谿之石魚對語從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某申之某從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某於是蓋言古至當厭明叙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啓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乎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　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即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之道可不自知可不自敬乎

內訟齋記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咎如從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

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乎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知
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
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
訟也惟賢者為能自訟惟賢者為能改過聖人不貴無過
貴改過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子路大賢聞過則喜子貢曰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仲兄不特內訟而已又書以名齋人皆仰之之道也
此周公之道成湯之道也此孟子之道也此先公之道也
夫道一而已矣此天地之道日月之道四時之道萬世百
聖之道也某起敬起孝謹發其義慶元元年正月書于行
在府仙林寺之北官舍

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為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假
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來親
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為更其居又
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
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
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
衮衮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莫晦明變態百出於是
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頗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
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煙靄翠
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頗迷沉溺
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真歛其放情落其
外慕窮[redacted]窮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
傍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
所適為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頗迷
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
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
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
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萬松扶
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
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
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redacted]與其麓鱗比萬屋人物往
復狄狄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朝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
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redacted]

詠春堂記

昔曾皙莫春沂水之詠學者孰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請
書詠春以銘堂又請某明其旨予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
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
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做

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評曲切至其旨也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
如是專明可謂至明白至評盡或者猶疑焉予又曰其疑
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晳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
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
耄曰疇咨若時時是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
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
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數斯四者入
衞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槩矣又請銘
其東院曰熙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易
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
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右曰修求修其
求求而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
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
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
也斯止非難無勞觀意斯旨非遠無房索室斯止在峯端
光照天地嘉定二年敦牂相月書于慈湖

循理齋長及同舍求兩字扵齋前壇上仍求記其書參前二字又記曰
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實㝵無他無
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放而已矣無意也無說
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曾子曰皜皜即文王不識
不知即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孔子曰純德孔明
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光輝曰光明書亦曰
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
此也此見非思非為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
傷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乎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
事君事君純白利害㝵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其深感聖
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
定二年壯月同舍生具位楊某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
幼時嚴君朝夕督責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槩驗驗
怡怡則于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心即天
之所以清明也即地之所以博厚也即日月之所以明四
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即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
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為達也仲禮言庵傍祖塋群峯拱聳

壽親大觀又時節展登床杖周旋足倦則憩于亭扶侍先後徜徉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萬世百姓之所日用而不自知者也雖然先聖學不厭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知及而仁又守也其雖魯朴而日夜之所不敢怠荒者此也此學非意也兢兢業業而非思非為也其欲與仲禮同進斯學於無所終窮也仲禮屬為其為記其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昭融記

循理鄭同舍命其銘其所居之室併屬記其說其銘之曰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大哉聖人之言乎此詩其

周公所作乎非聖人安得有此言人皆有此昭融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弟良夫婦倡從賓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墻是非短長亦探索幽遐究源委微崩底愈華張欲孔子淳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戒學者之意其欲其蹇務出其昭明融一之光嘉定二年陽月四明慈湖楊某書

之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為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留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詩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唯在道所問未嘗不同益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日見揚揮雖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已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詣益從容問其情乃獨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其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于江皐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為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有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於他乎百慮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即道也子庸親侵此境已至於道順達旋養無放無逝自然為禮為義為忠信為衆善百行其發爲應物

為心阻則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為豈支豈離
感通無窮匪思匪為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
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
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
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
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
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無
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辯愈支愈
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著說何辭實德何為雖為非
為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

八

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
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
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
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
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
所照也無以逆億為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
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常
有美惡而亦未常無美惡鑑未常有洪纖而亦未常無洪
纖吾心未常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常無是非利害人心之
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

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
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
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為道在
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
何為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
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於固乎尚無所知而況
於固乎何為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
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
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

卷二　九

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
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
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蓋有學者
自以為意必固我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illegible]何以
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
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謂聖人先覺學者後覺也曰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
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
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
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

誨亦嘗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
書總而記於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
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
毋為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
不改其義為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已之心不自
信已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
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為大某大懼先聖朝夕
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荊
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樂平縣學記

紹熙三年十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
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詘不可同官協
謀邑人丞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脩廊翼之因廊
為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
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為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
清明未嘗不在於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
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
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
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
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為焉為有時而已匪思匪為之[illegible]令

雖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為忠其恕人為恕其敬
為敬其和為樂其知為智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
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
聖人謂時習而悅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
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為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由
然之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
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
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
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為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
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記之曰毋意為

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
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
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糅參錯而實無所動
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為吁本心雖明故習尚
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
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
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蓋熟矣
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
蓋精蓋一二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
如故變化云為喝喝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

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
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具銜楊某謹記

臨安府學記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宮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本根告於帥請於朝朝旨惠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闕基崇宇駕日具瞻自昔到今幾於百年始克易新大倫屬某識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之大旨啓佑後學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

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常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之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

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為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為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某記

樂平孚惠廟記

吾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趣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威惠辭止公使觀者感焉不可謹按元符三年賜廟號孚惠崇寧四年封廣利侯政和三年封威惠公建炎三年封威惠四年

加號善濟紹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加忠烈廟本於信之貴溪自鳴山樂平實爲旁邑邑民詣其祠致禱者衆乃奉香火歸于縣治之西南二十里亦有山焉高倚如屛泊水東至拱揖其下於是建祠不忘其本宜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訛唯曰鳴山於戲神之所以盛者以能弱冠起兵報不共戴天之仇追牛昌隱至貴溪祠所殺之兵至之日風烈尝湧水泉騰躍山谷自鳴故遂以此名山自此祠而祝之神應無方威靈昭著當旱霈澤感應如響變化飛騰蕩懷劇駭異迹陰功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孝痛切勇決寧死無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一心無他斯乃道心斯即天地之心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順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爲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物神之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饒娥廟記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貫上下至一而無二天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變通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吾邑之鳴山神行此道故能殺牛昌隱報不共戴天之仇到於今廟食於世饒氏孝女得此道故能慟哭流血以出父屍蛟黿鼉魚浮死以數此豈有他道誠孝而已夫孝人心之所自有此心之靈於親則孝於兄則悌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鄉則和於民則愛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祠娥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其廢遷別祠而新之又聞于[illegible]請奏于朝求錫命焉某忍叨冒守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於是乎書

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有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溪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溪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

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脩勤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溪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忽又而忽明破學者之蔽也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增萬說于胷中持萬說于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于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滋惑來者廼起敬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啓齋記

昔孔子擊磬于衛厥有大旨子既不言門人又莫之詩昔者妄致毀譽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爲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霆雨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于西嶼之竹房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

郡守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云爲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不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微覺見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illegible]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

從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明然而
至矣其可洗也其懼學者此心未淨又惑乎洗心正心之
說某朝夕居乎清心堂之中而不以為非是清心洗心正
心之說果是也清心洗心正心之說行則為揠苗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矧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兹堂敬居之
堂也又郡圃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
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
子曰知者樂水又曰水哉水哉孔子無說孟子為之說孔
子豈特秘其說哉不可得而說也更無衍堂曰艮光艮彖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如日

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行止動靜無非變化而未
始不寂然是謂艮止是謂光明是堂也止之所也亦由是
而登也有行有止於是因明艮道光明動靜一致之妙湖
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今如此
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
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
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
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然而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

天下何思何慮知此心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
而萬物畢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
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是謂日至一月意
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
一月之永是謂月至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
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
違仁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遠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
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
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

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
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
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
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
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
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
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
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某懼誤學者矧古
者室名不三字更名永堂

敬止

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記先生
曰敬止無說其當為之記明日授以此文令附于
此標敬書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
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為之
不厭豈未覺而為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
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子
是知及又進於仁守兢兢欽哉

連理瑞記

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某曰後
畦所產亦異哉某受而諦視駭而曰木之見也果異矣作
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葱造化神機
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
曰弟亦知復有離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悟曰
然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騈蒂比實者未之見
連實混然者某又省伯兄嘗携某手徐行東圃視楠實其
狀與悔之所見同某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
雖隱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
訓所以啓佑後人深入潛化往歲鄉里以潛藩家眷舉子

姦姦詭冒所至而是而吾家嶷然二弟群姪努力可顧
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
細行不足為言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為底柱某竊自喜先
公流化之效至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
而世莫知某每自言曰兄負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
而深得復卦之旨于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
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而兄安而行之猶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
人未之知又其闢鍾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友
篤至訥於外而斂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群
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
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來集不可外
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某所以不
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于竹房

深明閣記

漢司馬太史記董先生之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某又嘗觀孔
子論國俗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曰天有四時春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
物露生無非教也大哉聖言孔子既以魯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之行事而筆之削之旨謂深切著明不知學者謂夫
深切著明者何道也學者深思力索爲說汗牛充棟哭夫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
之大旨果合矣乎有不合焉雖多亦奚以爲然則何謂春
秋冬夏風雨霜露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教焉序先聖旣
載諸春秋又啓明其道如右其爲深切著明也滋甚何庸
贅雖然亦尙有可言者出則事公卿居處執事語默揖遜
即四時風雨霜露也即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也懲溪主簿
永嘉張直翁致其外舅沈仲一之意復以其書至曰熙豊
間不立春秋學官士非新經不學當是時族曾王父彬老

獨好春秋暨游大學遂草石經篆本以歸今藏家四世矣
近作閣峴南巖奉之於其上兵侍葉公名其閣曰深明蓋
本先聖大訓仲一屬其書扁且爲之記其深有味乎深切
著明之旨不勝興歎而書且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
秋此即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
名閣直翁致其意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奚獨是
擧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
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曷曰
何思是道坦而奚庸加思

知樂亭記

馮蜴恭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樂又從而
釋之夫知者所以樂乎水者不可以言語解也惟其不可
以言語解故先聖亦惟曰樂水而已終莫能言其所以樂
之之旨雖繼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學者終患其未詳明
夫水終日流動而未嘗思爲知者之動如之斯剡不可言
又不可知而無非乎日用無出乎忠信先聖曰主忠信忠
信不許妄而已矣初無他巧乃人之主本丈人出入乎圖
流九十里黿鼉不能以居之中亦曰忠信而已孔子他日
語子張以參前倚衡亦曰忠信篤敬忠信篤敬一致即不
詐妄之心而不動不放逸是爲篤敬無他巧也爲序至矣

是中有千萬年無所終窮之樂

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
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
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
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
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
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
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
名黄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著庭記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事為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門弟子欲盡記之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動乎意者必謂屬辭比事如此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如彼屬辭比事如此若之何而一易曰艮其背尚不知其為一而況於不一不知不識是謂常則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明夫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慮虛明無體廣大無際天地範圍於其中四時運行於其中風霆雨露霜雪動散於其中萬物發育於其中辭生於其中事生於其中屬而比之於其中如鏡中象雖紛擾參錯而未嘗動也不可以為有也而亦不可以為無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春秋之大義在斯嘉定二年當月朝請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某書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衛家興叙以請于州守楊某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熙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吳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于陰均障海潮豬清流又造石門于山之麓以時啟閉以防漲溢給資粮佐工費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為社倉倣海翁待制奏請賑貸平陽十鄉細民不訂心遇饑歲併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illegible]今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尊紀其事乞監四鄉同欲之請俾四鄉終身悲戴之思某於是乎惻然為之書且記 己巳上甲某

時齋記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

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過改即止無庸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李和叔齋名書時齋二字畀之

安止齋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静止惟安焉而已矣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静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

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離端澄一惡覩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先儒以大學爲孔子之言意之爾士莊請書故書

節菴記

州曰饒縣曰樂平鄉曰懷義山曰金銀菴曰節居其菴者曰王甫其姓王其名珪今或字曰義民問其所以名菴之義曰姒南安名之其説曰竹有節不可改易霜莫能凌雪莫能凋欲玉甫之守清節不移也爲其發揮其義王甫所自有自不可改奚俟某發揮然菴之左後有松焉山風入松蕭然有聲此足以發揮其義其南有晱派焉波派湍鳴泠泠其音足以發揮其義環菴之皆茂林山禽鳴聲足以發揮其義斯義可聞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思玉甫之節如此某之節如此天地之節如此紹熙甲寅中春四明楊某記

和孺記

林自本具道焉袁伯正之言曰昨獲某和孺二字以銘其室今思世俗兄弟本和多因婦姒致不協伯正具焉欲某啓諭以防未然之萌某不勝興敬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伯

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某無庸復措其辭即兢兢無怠無荒而伯仲日用皆中庸之妙矣奚可贅也又思或者往往以某言爲過孔子曰中庸庸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夫何疑陈月某敬書

憤樂記

誦先聖之言者滿天下領先聖之旨者有幾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

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有子尚未知及而况於諸子乎唯顏子三月不違仁餘月至者閔子歟冉伯牛歟曾子指子游裼裘非日至爾子使漆雕開仕以既覺寖浸仁守故使仕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言足以驗漆雕開知及又用力於仁曾晳於仁守太不及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勇於仁守也憤其猶有未精一歟其樂有不可容言之妙憤即樂不知老之將至無思無為匪作匪輟無始無終何止於三月不違而已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衆驗百人矣吾道其寧乎古未之見天于子濬之覺非空見乃切於身脩勉思先聖發憤之訓故書憤樂二字畀之

復禮齋記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親敬於朋友自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記亦曰著誠去偽深戒夫人徒狥其文為而不由中也戶闢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以此明禮者斷斷乎人心所自有而非外取今較叙此旨既以發明汲古嚴君所自有之禮又以發明汲古嚴君所以詒子及孫之所自有家

一卜齋名曰主一取程伊川云敬只是主一上起樓則先風霽月取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晚生田光齋銘月宇雖蕭然不免逐物主一則未離乎意直名以復悔汲古云頤承復禮之教先生逸口授其旨令汲古書之

安止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皆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况於後世學者乎安乎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非思非為是謂真

為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安也充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曾子濬信本止矣請書安止之旨故書先生因論安女止三字汲古敢求其旨逐蒙先生書其辭以賜汲古

歸然記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張尚未知及安知仁守而有仁者何樂乎山之問聖人不必遠達其志曰歸然高至矣哉聖言至矣哉聖言誦孔子之言者不知幾萬萬其知及者有幾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水又知學者未必達水之旨繼曰知者動孔子深知學者求道多求諸寂靜多失故曰知者動使人知日

用隱顯無非至妙知道始可言知不知道何足以言知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然而又曰仁者樂山何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山孔子又欲明言山之指而曰靜夫知者所覺已無動靜之異而至此曰知動仁靜雖已覺已知及者知之未覺未知及尚不知知者動又安知仁者靜悟天下之至動實未嘗動而習氣久固雖得動中之妙尚有不能期守者雖顏子亦止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能無違靜者不動于意而已非止於兀坐孔子於此言仁者何樂乎山而曰歸然高無意知可言子張雖罔覺而聖言足以開明萬世學者之道心子張又問孔子循循善誘數陳屢諭覬子張之或覺而子張猶未領他日與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語及皜皜皜即不動乎意之旨不可諸子曾子雖未盡樂山之旨亦庶幾矣時既拜稽先生曰此亭存山恐人不知藹然之旨止謂高峰爲奇故發明斯旨

默齋記 季思請名其齋某名之曰默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汨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比日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熙三年春二月閏朔縣令楊某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墻財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致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某仰惟國家崇敬社稷所有大義至高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蘊昭示今後某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遜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才之所同也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才之所同也曰陰曰陽舉不得而測三才之所同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誠實無他本體清明本用神明剛健中正純粹精一乾元在斯坤元在斯有感有

應無不通矣祀典修舉神道著矣晉豈斯設鬼鬽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永堂記

皐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爲幾也至舜授禹始曰道心皐陶曰永亦名矣永永悠久即所謂時所謂幾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通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嗚呼至矣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今月如此他月不如此非永也今年如此他年不如此非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況於終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曰月至謂終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顏子三月不違謂三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此虛明無體者動如此靜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然以身而不能永永如此非道也日至者已得此永矣特以未勤未熟故未精未一自舜禹大聖猶以精一相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是永始不可不思思其本無俟乎思而本無斷續者終也熟而純是謂純德孔明是謂精是謂一永亦强名 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

書

學者請書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某不勝喜樂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既而覺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

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為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緯則流而不息恕學則萬物散殊某謂忠信者與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平直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吾本服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焉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也以如是而從波流與俱隱謂之忠信

忠信措吾軀是彼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此措非措此不敢無意盡學者無執靜總該惟心悟後實大戴所記孔子忠信為大道之言益喜得聖言為證證平常實直之即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某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為靡不中節是謂大道微動意焉為悲為蔽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即視聽言動即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

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愛惡欲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某不離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吁

學者請書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為道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直心而發為事親為

從兄為事長上為夫婦為朋友仕以事君臨民其愛人曰仁其處事得宜曰義其恭敬曰禮其不欺不妄曰忠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無所不通無所不妙孔子即不欺不妄而言之曰此即主本主本者乃道之異名非忠信之外復有道也離此不欺不妄實直之心而外求道者斯乃妄也先聖之言如此明白而學者尚疑其有他焉學者自起意起疑自蔽其清也不起意起疑則日用常心神明清明無體無際原始不知其所始反終不知其所終其妙無窮是聖病學者舉離此而求深故曰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高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

陵無際中不可測知故學者謂之高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無二道孔子告人皆開明人之道心而學者求以思信為淺者大抵孤負聖人啓告之本旨也今學者莫妙於無思無為其不詐不妄之時何思何為自旁者觀之但可以言變化神明而已如此發明可謂昭然了然而學者猶疑貳更起意求深入荊棘入坎陷吾未如之何也已

過庭書訓

世謂王逸少書為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是時對曰鄉間有一富戶為捶枝細籠寸盈二十篾緣以小黑漆緘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恭家器物也故士大夫恥效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嚴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乎近於隸蓋今之楷即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為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莊敬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

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於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慶元二年中冬之十三日付恪

江文子請書

文子界紙求書所欲言某思古學字為斈斈即今斈字本音斈借音學乎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為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而材之習又加以象學含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然則孝自孫定出告反而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適父母之所下氣怡

孝親食問衣煖寒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父母扶
隨祗敬之無敢近屁匪非飲無敢用無非道者即天之經
地之義也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不敢唾洟履不
敢播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學者不知道往往求
道於孝之外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
不通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於夫婦則有禮
以此與朋友交則信以此使下則惠一以貫之聞文子ゝ於
事親之間有省焉敬之旋旋孜孜毋忽

詹亨甫請書

論語謂孔子每每敎學者忠信今學者當思其有聖人豈

姑以淺者敎人哉曰主忠信謂忠信者主本也答樊遲問
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行篤
敬所謂非於忠信之外復有其道也即是心而已矣是心
之不欺罔謂之忠信是心之不放肆謂之敬不放肆之心
即不欺罔之心乃庸常平正之心古先聖人深明此心之
即道故曰中庸庸常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王
道平平初無高深幽遠孔子又謂是忠信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嗚呼至哉茲所見者豈思慮
之云乎忠信篤敬不欺罔不放肆而已矣不假思慮而後
能蕩蕩平平融融混混大禹謂之安女止非止之也人之

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
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
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省庸常正平之即道離心求外去道
及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
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
之至誠夫忠信即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
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有又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
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即道子思賢者之言也孔子聖人之
言也胡不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夫孝事

親而已人往往不信其爲天經地義惟自信本心之虛明
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
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親即天之經地之義
吾之忠信即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
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物
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
忠信寬恕之即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大通融故爲是譬
喻推廣之說嗚呼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內外無所
不通但微起意即失之矣親家詹亨甫以象軸累紙命某
書所欲書某謹書某日用進學之大畧頗與同志者共講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碍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之

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為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為心二則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

事事有條理得已即已不得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一中節矣人心即道日用不知因物有遷至喪觀而復始純一不雜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然敷揮數語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雜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然其恭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耶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日本俊芿律師請言于　宋朝者庭楊子　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為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贈陳伯量

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幾兩周星從容話別次復求數語以行某深知忠信正直大戴記孔子之言忠信大道主簿亦已自信乎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叅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毋念曰

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湯湯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忠信篤敬即道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

與張元度

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請見接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已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收之拾之乃欲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含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為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意辭之不獲乃叙其略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恭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

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于寶蓮山官舍

贈毛誼夫

畫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術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書遺項吉甫

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為澄然有光是為用力[redacted]非助長非忘

送子之官

[redacted]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正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為畏甚不易得皐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所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業不兢

業即禍福榮辱之樞機

贈錢誠甫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一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改而止謂過即改止無復他求易曰變化云為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能也能以己復我本有之禮禮非私意造道心之變化已上甲葉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三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祝文

謁宣聖

具位楊某敢釋菜于至聖文宣王某覩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故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覩戴德所記聖言以為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亦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恵布流四方益傳諸後茲分教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自

覺勿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日用萬變自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如天之大恵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敢告尚饗

謁先聖文

祇惟夢奠兩楹吾先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詔明某覺此篤信此茲分教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日用庸常即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服自

豁其光明當有覺者若內外觀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敢告

先聖祝文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先聖之道在焉實廣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順而達之萬善畢隨支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爲令之邑必有繆差惟明神惠相之

紹興府元日拜某先聖

大哉一元洞貫三極在乾資始在坤資生在時爲春在辰爲寅在日爲正月之吉在人心爲仁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坐子以此立兄弟以此友夫婦以此別舉天地之間非此不能以生活一郡之政非此不能以行此某本心之所自有而先聖先得我心之所同某敢不夙夜勉勉守之以敬罔敢怠忽益謹其所自出以求全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先師兗國公

永惟人心之危可懼可畏一失其御瞬息千里先師從容終日如愚至于三月曾莫之違偶有過焉不及乎貳偶有怒焉不至于遷此心微動不遠而復此後來學者之所以不可及而某中心之所依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惟恐內負此心上負先師

先師鄒國公

某少時讀公之書首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論口誦心惟歎息玩樂謂他日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筮仕以來驚世變之不同嗟流弊之非一日欲盡革之而難於亟欲循循焉又於心中不安惟公英靈百世不泯何以惠相于我俾学使此心無愧于古之人無愧于天地

祖象山先生辭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慭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廨雙明閣之下某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

惟某獨有之感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况於某乎况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况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懸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令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從禁者之教欲奔赴病質及度不可支行循歷時并政方叚今也略定

氣血微強矧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痛暢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梏清明光大到于今日用云爲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祥禫矣茲敢致三獻之禮于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斷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奠徐子宜辭

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疑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時疾作不可知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宜共講仁守之方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奠高處約辭

同舍弟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楊某謹奉奠于故同舍兄處約萬公運幹哀哀處約盛年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更初不知處約有疾作近莫俄承訃于邑于念即奔赴而牧守心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

哀哀處約某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某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于此納謁既晚嗣勤報訪自是一捘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于此哀哀處約幽明判矣德性虛靈衷豈生今豈死一奠告哀斯哀至矣

祭孫元禮尊人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絕少國家二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弟行曰子駪其子弟從其教烝烝乎義盛哉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redacted]至右以運用其左猶拱其手如此如此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衆時及其爲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若是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其至于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大化天地間失此賢拖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當聞某此言尚饗[redacted]

祭沈叔晦文

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故友人沈君叔晦通判國録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伯之切思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illegible]隨衆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于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譔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薾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晝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以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抑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遊制之官不得執總而從柩一

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袁之屏文

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迹若不至甚洽而其心則甚親者莫與之屏之謂也吾人義以爲質惟義之爲親全體忠信匪然而無藏襲有如之屏海内幾人克聖明忠信之爲主本其亦深信篤且之即道愛之屏之有此深敬深念爲物論之何嘗於已獲希世之寶所恨與邑不得朝夕從容相與周旋乎仁義道德之妙中道而往何去我之謂哉向如此今亦如此欲觀之屏之正體自之屏不能以自知而况於他人豈可以心而思耳而聽目而視

祭舒元英文

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州教授髙宗商謹致奠于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歲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轉聞多矣實爲須審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于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亹亹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不可望哭東南于黒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祭趙子欽辭

具銜四明楊某謹再拜遣致一奠之禮于故友人趙兄子欽節推之靈嗚呼念哉子欽天族賢行推稱豈曰爲異由道而行惟行乎庸衆所不能之中故人咸敬輿論崇從一見之亟及易爻雖轉旋曲折乎陰陽九六之間難疑問答徐而聽之而亦有所謂■而非思行而無勞孔子汶道學不明雜說羣敷千載而下文轉而爲文辭之靡靡竊服飾

可閔可嘆何啻乎盃勺有如子欽窺見執中之幾于陶唐氏之堯知者之罷職異禮義之哨哨匪徒說之呶呶某既獲戾去國不得從子欽于閒暇之日承■緘疏遊之音於寂寞忽曰子欽往矣哭幾於號道莫出緘辭神交不可度思孰謂夫果有數百里之遥

奠呂子約辭

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

同惟氣稟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可哀叔子約我心則同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永訣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紱辭寓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某同此哭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

奠舒元質辭

承議郎楊某謹致奠于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没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歆往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爲已勝者裼裘之失言出祖而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嗚呼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他人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以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爲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徒游之士家被元質之啓佑間亦有知元質者矣亦無幾乎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爲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常然言之則亦無幾嗚呼已矣其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此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念以緝熙于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奠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已上甲集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静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令四十世為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文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喜弄静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輒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郤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遽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無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誦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此如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衆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悉聲輙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

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躬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辭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拳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獨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攸明即對上殿所奏僚覺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

特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絕紀不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每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感惕然以悟聳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比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

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詞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狀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聚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賛歎以獎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徒卒亦諭以理義接狀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

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仝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營役與條屬生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所殺先生判翌日至條屬雖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夜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遣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牽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邇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荊

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荊門之腹餘有間途捷徑陂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若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本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日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甃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衛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總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恥吏唯好衣閑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荊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酒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外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入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権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日入絀先生罷去之或曰關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賈利必有奔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命

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撥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驛院官吏民咸悅而郡亦賓而繫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廪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

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備且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帥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無所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郡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及至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

躁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暮自謂宜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

禱雪辛亥雪霏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地為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姑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

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 出甲藁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為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冑方用事時論翕然曰偽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為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頓摳衣為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頗有覺焉後移書衆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爽高尚欲

妥之渭叔笑不顧以為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王牒趙某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安焉親故洪兩若之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橐周之衆人咸為以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塟於其鄉之董塢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基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為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宋母墓銘

宋母者嚴陵王氏秘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于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溫然修潔亦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溫然修潔修叔遭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何巳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郴守宋君華之子沇字叔予三十而寡長子甡纔十有二次林即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既久或告以歲月尚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古志甚明甡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

誨之曰文無恙特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訖問者衆每從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非之回語可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廷帖請於郡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達之從遊大見稱許其郡欲以致事任牲王氏請曰傳長法也恐難以畀踰尊況孫叅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負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婚毋之望不若聽其修身俟命後牲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牲字茂叔不幸蚤死吕子約哭之為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為辭章見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為非處逆順事泰然喜慍莫窺三世衣無常主服無別胝少長良賤不聞忿爭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孫男九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自遊自達自遠自逸四明楊某銘曰宋母節義秉心不貳此心即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公事楊某字敬仲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于明州今為慶元府之奉化縣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

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之嫡宗輔即某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焉者亦間有焉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為九府君墓刻石為望屋其門今門圯圮起東嘉莫能墓下感後興懷思後修興而食指衆新俸無幾方以坎怨半亭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墻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某識其事某祗惟高祖府君本性清明無體量廣大無際畔萬善本備不假造為日月運行雲雷風雨霜露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草木林生山川峙流人物羣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有孔子之言為證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道性善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五世介孫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楊某不勝興敬興慕以書于永嘉郡齋

蔣秉信墓銘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為人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不可思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為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

誅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參錯具有而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忠曾子曰皜皜謂此也日至非果有所至不動乎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者以知道為至聖人與人群居不得不因人為言月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月至顏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三月不違仁某得之先兄和仲曰同舍蔣東信因閒歌朝中措之詞而忽有覺某賦復屢奉東信周旋灼見東信之果有覺非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發其幽光東信之光非幽所可間東信諱存誠自其上世居四明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俊明金紫光祿大夫祖諱据大學諭父諱從儒者東信幼不好弄毋滕氏鍾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諸妹全身布衣見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與有違乎理必告必戒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告違矣毋哭毋詡七日而殁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于韓溪之青嶂嗚呼東信之善人所共知東信之心人所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宋舒子德彰墓碣

道之不明乎天下不知其幾世乎茲矣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此三者苟其志于善亦皆可能也而聖人稱禹之善何也道不離乎日用平常而已矣而學者率求之過乎作意孔子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人情率厭常而喜新就平夷而尚奇偉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者藐藐某之爲樂平也舒同年之弟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博士之命也延某于其別圃而餞焉于今幾二十年其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塟之日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饒城廟冢之右麓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綸請銘其墓某慮學者復於孝友睦婣任恤之外求道銘曰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妙在斯百姓日用乎平常大道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奇

鄒魯卿墓銘

某為樂平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道

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數語益信其
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累歸未幾而疾作仲
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
爾車脩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子哭于
寢門之內曾不憚脩途至通名于慈曾卿之子巳而問之
果然乎哭曾哭而拜予荅拜唁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
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曾卿祖諱聖從
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曾卿
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戒于
以非義則介爲弗受告以有過則欽祗謝服所當爲雖強
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
次曾銘曰孔子歿月至日至者又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
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曾卿同之

鄒元祥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寀樂平也夢遇與
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
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後
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歟明再語而頓覺
未得比邑餘干之曹倜字叔達叔達留縣庠晝妄食夜忘
寢歘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盛哉自孔子歿學者率陷溺
於文辭論議使其本靈而事意說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
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
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
曾字伯傳亡年亦覺嗚呼盛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
嘗語人曰親事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
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
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
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其舅謂元祥
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
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䢜爾久欲來見嘉定
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而畧平孟夏三日命
二子扶坐良久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
嘉木扶疎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
兮浩乎虛盈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
哭于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
再拜慈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昏
其本靈

鄒德祥尊人墓銘

某自微省而灼知人皆有至善至靈至神至明之性與天

地同與古聖賢同及爲樂平尤欲使舉吾邑之人皆爲賢
爲哲嗣凡學者尤所屬意開其所自有明其所自有相嚮
相信者甚衆而其自信而不復疑通逆而無阻留者亦寡
矣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過者初聽予言雖不涯察其神
聽其辭氣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語稍異
於曩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貫他日留縣齋益
款益驗益信予益喜某以所教養斯邑之民功效僅僅獨
於鄒生自謂其庶幾夢過自此無免無間無雜則進於日
至月至南野居士諱雯字德顯者其父也雖弗獲接其辭
色以氣類推之宜有善德今又所狀行知其孝于親友于

十七

兄弟居喪毀瘠哀敬雖功緦下秉服終月數里俗鮮儷祀
其先必齋三日臨祭夕不寐與朋友交恭而忠淡而親居
鄉惠和不失一夫徹心有千以非義亦弗受聞人之善不
啻於己有有務益者雖如行之唯恐弗及告以有過欲袒
謝服且覩其繼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
其誠亦自不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畢見順理而出
萬事自行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賢哉
宜其有子如夢過也所居之南治圃日涉林麓清邃牓曰
南野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
十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慶典

封孺人夢過將以紹熙五年十有二月庚申奉柩葬于
詔原之司徒山求某銘其墓銘曰
人性仁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爲異故夫南野之德
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蔽焉而闕者衆而後斯之爲貴

家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揚子字敬仲之冢婦恪之妻馮氏名媛安字
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衣服不事華侈口不言
財利寬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襲病久常情不堪婉
正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生嘉定六
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瞑無一言越明年祖貴遣其

十八

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于慈溪縣之崇仁里至西溪之玉
峯之阿予三楚出墓女湘銘曰
嗚呼馮氏死生一致至哉斯言自古儒宗學子不知其幾
千萬覺此者有幾不謂婦人而有此

葉元吉請誌妣張氏墓

葉之至契葉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張氏諱宗昭故將作
監丞諱允恭之女孺人孝敬明晤自幼不獨治女工常親
書史專親謁情備養有孝女之稱後歸司農寺簿諱大顯
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辟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
豪冠仲謨無有執器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吾孺

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廢貲孺人長慮亟出玩服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為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倅孫君老而無子女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輙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章曰非婦人所當為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婦人所當為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調度有方日需不闕醯醢稅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為事故如毋惟所欲不問難易當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簿羞饋祀必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歿獨春秋之享勤於休暢如初他皆付幼子米鹽靡密則二女為之□他日為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窘困之必恤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為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為婿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顏請者令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為戒故元吉曰佑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應中間

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贅而大警悟孺人雖未喜而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時嘉定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乙未終于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于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祐之輔之渙之二殀四女二殀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寧海縣尉東自牧孫男一潛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遂為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識高行懿孝敬至矣衆善兼美予頗悟覺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速其蔽除始不涉喜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已覺惟尚有微蔽

某刻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内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
精神澄靜莫深所敬愛後遺家子猶摹書至并其妣徐氏
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就問一言而
定閨閫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捐米給隣里有生子貧不
舉者多諭正之給以酒米其被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槨野
殍捐地數畝爲葛里其夫號鈞坡翁字晦仲呉越文穆王
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亦
嘗爲王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呉延陵季子之
墓其乎後世某辭米已戒于孫我死後毋爲誌銘子是欲
墓者無之善譽過於不朽子焉之子猶字試甫亦近於嘉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
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
繫銜金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
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
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所習尚舉一
世皆以奢侈爲美爲榮父子兄弟竟趨州閭隣里急鄉無
不趨於奢無不羞於儉今欲改奢而爲儉其勢固難但奢者
則坐見貧困鄉里罕能收雖致親亦罕能救審思至此則
泛泛從儉奢之浮費營何足顧恤願子弟黙垂芳萬世
崔烈雖富人譏銅臭願父老訓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
浮毀營日取貧困願子有負郭之田六十畝尚簞食瓢飲
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可不計慮孔子曰君子無所爭
老子曰天道不爭而善聖人情率喜爭豈以爭爲美德私
意作于中好已勝而恥於下人故爭不思爭則非君子爭
則爲小人爭則違天道上帝所不與禍災隨之故好爭者
多敗家遭刑願父老訓諭子弟切勿爭敗家遭刑自取貧
困自陷於小人之域戒之戒之小人以求已勝爲榮君子
以求已勝爲辱以求已勝者小人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不爭謙尊而光
今不與爭光而取虧害利害甚明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
詳慮與子弟共議切勿以奢爲榮當以頒子弟黙爲榮切
勿以好爭爲榮當以不爭遜讓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
虛文非其情此皆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講義

呉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
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

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將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跋

跋汪尚書逵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為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感歎漢晉而降沈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其辭章議論皆自畧同故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某熟觀諦玩美則美矣要無齊莊中正氣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畫宜何從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為篆篆一變而為隸隸又變而為楷至於楷不可復變矣而世為楷者其間亦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慈湖揭其敢奉上帝命鉞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

張一齊不勝眾楚所持以無恐者灼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善本正本清明本如放逸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于中

跋厲氏李氏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貞亦天之經地之義厲夫人李夫人一心而曰孝曰貞人之姑婦同德閨族敬之某書之

書雲洋錄趙德淵親書後

與論謂數年前猶有性氣及身叙判全不見有性氣來嘉徐良甫與德淵皆稔熟言其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後日德淵切心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慈今昨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師功

沈公甫言先世既馮師稔治初頗處決策從而亮以來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平其

火失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爲難公甫屬其題其詩後甚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即與敬與愛矧馮師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銘

中庭召呼磬銘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静得此爲賢盡此爲聖

雲石銘

有石而雲有和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虚明静瑩曾子曰皜皜昜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泚命孔子亦謂明目不可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請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于屏儆戒深意殊慰老懷微意雲興日月麗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横其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勞迤嵴嶇委蛇日致兩潮之勤于其門輸清納潤曾不少懈壯山之趣季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厠翠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羨於薰繞蔚囿之竹櫛櫛差差如立萬琅玕踈踈剪剪微風過之瀟然如奏天上之樂于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門有蒲綠纖水仙斂酣而立烟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炯游鱗戲凉群群然圉圉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熇熇之黄未些而萄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離朔颼之戒寒爛冊丘于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孫芳而盤旋女冥又從而佐之剪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睹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爲乎天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爲乎地莫之載也地有

所止有所止吾之廣居無所止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爲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陽升猶在冐冥之中冐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奚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爲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遠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焉奚窮廣居之南溟渤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奚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其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揚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興之麓乎宗乎堂乎序乎孰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乎西興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興之麓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待其門學者愈行而愈遠智者愈言而愈昏者亦不聞闢口闢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立墻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必自有之至樂官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正中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冲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爲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横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鋤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南園賦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閑兮不動景妙兮莫尋泰和凝兮非浮而非沉萬化造焉兮蓋去暑而來今不知吾憂之所如往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千木兮散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護之音樂悠悠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所終徼覺其略如萬象兮森羅雜錯乎止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短脩畢陳互映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曾莫省其聚散矧復判其西東厥沉兮匪卑厥高兮豈窮其緊馬韁轄兮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兮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東山賦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

閒雲氣隱見陽抑禁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龍出沒大矯乎彩峰群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盡又如江上之秋光清空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月炯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玲玲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又如巖前之月明其潔如玉其流光凝止若可以飲而掬入松為松入竹為竹隨物賦形而終不得其機軸此豈吾之所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孰者之不然惟昏明之不齊是非之迭出所以有知有不知有協乎極乎不極粒我烝民莫非爾極孰謂吾日用而非極乎孰謂吾日用而可以知可以識乎孔子曰禮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謂吾日用而可以見而可以聞乎偶書如右他日名之曰東山賦或疑當名日用賦應之曰如此問不惟不識東山亦不識日用應先

丙辰仲秋書于石魚竹房

蛙樂賦

至矣乎至矣乎蛙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意得者乎靜俟兮寂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驟然千蛙競奏萬殊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兮出其奇互發其妙雝雝然粲粲然若星辰之綴懸兮冷然激激若巖隙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唯覩夫大積焉而不弛並行而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至動矣而靜至繁矣而不亂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原胡為乎獨不見省於撗目之士至愺而不須甚以為究究矣乎究矣乎俯不覩其為地仰莫知其為天雖百師曠何所措其耳雖千子期焉探其源然則是其要妙終而不出其秘以啓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嶼楊子於是爲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灑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月賦

山月兮皎皎千峯兮畢明入林麓兮疏爽而散清浮波之流兮又何其縈迴瀲灔湛湛淳淳雲氣盡伏太虛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一輪之驟升珠無得以方其圓玉不可以擬其瑩神光獨奇萬古一靈遊星辰之失色哉天漢之或傾皎明之妙彌滿六合撫攬之而無得姑觸之而莫禦入竹則與之為竹入松則與之為松到凡盈凡透窓

可櫳微酒漸杯蹊絃諳琴大巧造微至於此而無所用其力至潔非染而如留若凝卻之以止而非止進之以臨而匪臨自古幽人雅士孰不即止玩止樂之詠之不知其幾千萬語矣終莫能賛其不可摹寫之奇探其造化機緘之情廣寒宮殿近在吾方寸之地而有目者無覩有耳者未聆西嶼楊子女知之乎楊子曰予唯無知故若是樂也故若是融融嗃嗃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且不自知其為無知而況於知乎予仰而觀之清明者何乎俯而履之博厚者何乎從子目之所視所視者何乎從子耳之所聞所聞者何乎彼乎此乎巨乎細乎虛乎實乎發乎寔乎有乎無乎子乎我乎可言乎不可言乎可思乎不可思乎洙泗聖人所以無得而稱姑託之以水曰知者樂之又託之以山曰仁者樂之某今亦姑賦之以月而某樂樂之子信乎

心畫賦

硯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乘龍者不知其為何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忽焉有感而動乘龍飲天池之水運磨玄雲須臾下霈澤以潤洽萬物隨物為形為圓為方為正為奇或直而遂或曲而彊或來或往如飛如翔如金如石如森如莊變化萬狀衆善中藏粹然之容煒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彼方且馳騖於衒乎放蕩之晉世以文飾姦可恥可歎之唐後世又從而祖述之不復知三代之王古列聖人典章鍾非刻畫其在觀之使人溫良恭敬中正精粹之德生今觀蘭亭遺稟亦有油然感動于中者乎亡呼吁嗟嗟壞人心敗風俗使成人鮮德小子無造耳國者不長皆斯類有以共成其殃而天下猶不知其故又相與助其狂瀾揚其餘芳

詩

明堂禮成詩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于明堂禮成館職祗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不上

去臘陳三劄茲秋奉九筵群英俱有賦孤迹敢無篇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虛明融寂莫大化合數宜近畋邊烽息前驚內寇連鬼神雖然佑刑政謹將然咸謂公私雜希聆宰賢精深千萬弊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舊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埋慘相聯寒後來方索薪間火已然覺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訟無諫語愚衷有來虔蘋乾乾業業安止出剛乾

內丹歌

莫閔內丹不可見不待施工自成煉羲皇以上幾春秋何啻千千萬萬轉到今晝夜流光湧金烏夜照廣寒殿餘輝散發綴碧落稀稠紛糾珠玉殿沖氣祥精騰太虛舒卷飛浮態累變映空曉景綠拖藍錯綺晩凝紅染茜有時震響轟賓篆有時熠燿盤飛綫有時清潤垂氷絲有時忽舞瓔花片其間秀結成山川密示繁林飛鳥蟲魚次第現龍翔鳳鳴寶藏與絪緼孕瑞生賢英四明之㮀鄞之曲育神含和備五福中有祥光兩派明內虛外應無不燭能聽能言能往復屈身俯仰天然奇不知手舞蹈與足二十年前忽轉移驀過慈川天寶山之西峯欲曲複烟霞深變化遊從誰復知端倪石照樓閒雲氣低比年往往暫此棲御風兩渡浙河去又尋歸蹤從桃夭桃源深處無人識縱復經從當面迷天實秘此丹所見唯童顔暫時一語露一斑不直知音又復還

登石魚樓

樓欄倚碧空綠樹正搖風我獨來從容笑歌於其中微涼吹我衣碧袂紗玲瓏詩成自長吟宛轉音和獻此意無人會只許清風同亦許空間雲悠悠然西又東亦許林間鳥幽囀聲無蹤亦許山間翁咲語天機通前山對我吟突兀青奎璧終日廣我歌知音無贊宗知音自古少日月空臨照天地終不秘造化今未了

石魚樓

多謝天丁意已勤四時換𥘵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鴈聲中休個悵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蹈著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又

箇裏包坤更括乾精神徹到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迹魚躍鳶飛妙不傳麥浪萱綠風衮衮荷珠不爲露消消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寶蓮官舍偶作

雲海湖山有主人寶蓮峰頂露精神有時領客登高去親手桃窓對景新萬里茫茫眼妙意三杯盧白浴天眞出門更有慇懃在爲奏松風又絶倫

遊樂平明巖

西風吹作明巖去石屋高虛滴如乳是誰不是洞中僊無人自信吾爲上

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某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作詩曰

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令烟水平軒拱
[illegible]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令弄月吟風處孔
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令山色連深至孔
子明言是孝慈
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令步步雲生是底
用思為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令講學成遊地一

聽思為一德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將勢為語從遊子執
是思為說是疑

送黄文叔侍郎赴三山

北詩送門府安撫殿撰侍郎之次始知同盟術詩
其惶恐提筆遂成謹由上下毋罪老拙
求信人心即大道先聖遺言於可考心之精神是謂聖詔
告昭昭後嗝嗝如何後學尚[illegible]疑誠由[illegible]之[illegible]由此
邃鑄至治袁然[illegible]不自知此思何處心思處不識不
洞光明意萌微動雲嗜水泯然無際矣直清侍郎日用所
自有總是本原非左右舉而措之于三山的然民仰如父
母鑑明木止燭絲整繳化云為奇復奇斯妙可言不可思
矧可傾耳有聽之然而卑尚競業不作好惡生枝葉聖賢
相與告戒尚有斯甚也何敢不於侍郎之前獻此詩

熙光

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慮
何嘗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箕疇
王道平平

明融

妙妙融明樂未央山川人物獻文章縱横組織無違巧變
化委蛇不可測北楚林塘秋靜屹南山景氣曉蒼茫欲吟
無句方徐步忽報相從注草香

又

妙絕虛明萬里光融融靜靜渺茫茫其間變化無蹤跡却
有方圓與短長仰首看空閒顧影聚頭竊語足商量竹稍
忽作瀟然韻正是雲門第一章

又

淨几横琴晚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
青山

詠春

日月看山不厭山白雲吞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樂只是令人下語難

丙子夏偶書

風從槐市過來涼絲竹金英尚在堂唯有慈湖親聽得近来吾黨亦尋芳如何鑽仰從勞苦要說精粗與短長神氣風霆俱是教四時代謝儘彰彰

又

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不家萬狀變化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寡後先孰有孰虛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爲先聖爲是發憤忘食莫也何敢空度歲年

偶作

此道元来即是心人人抛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許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殺精神後陷入泥途轉轉深

心裏虛明着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来箇片閑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後雕鎸一片真純本自全待得將心去鈎索旋栽荊棘向芝田

勿認胷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何地更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惡習起時能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禅流妄詆訶不識此勇元不動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着水冥冥不復省渦醇

有心切勿去鈎玄鈎得玄來在外邊何以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都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勸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纔從先聖齒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匪從前都錯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可爲從心到口沒參差咄哉韓子休汙我都道詩皃與之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鋟巧學叉離四時多少閒光景無
箇閒人領略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謾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
者關雎恐不知
詩迦正白不煩攻只為英才輙陷中今日已成風俗後後
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未識儒除却儒風如更有將
驢騎了復求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雲欲掃除逐處無異擬無妄
而□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為思慮太極奚可
圖可圖非太極刻復贊無極哀哉可太息何不觀古聖一
一已默識胡為復作圖文綫而曲成是孰知五行五行皆
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體合一安得孔子生那說俱蕩滌
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詖是中適莫俱難著意
態微生已覺疏
丁丑詠春偶成
葉葉枝枝都教女紅紅白白儘是人如何自古知音少方
到而今得句新毵遣鳥啼頻囑付又令蝶舞出精神便將
天作一張紙難盡慈湖二月春

入也慈湖迴出塵無冬無夏只長春四山杰李園新總一
□以光讓絕倫淵水德□□談妙理山禽第外說天真杏花
無限難傳意付與滄溟□□人
丁丑偶書
新年七十七是處不是□□我心包太空有無混然一比日
臟腑作示病而無疾凝心欄拱翠峰可詠不可詰
物物皆吾體心心是我思心時非代謝萬說不支離淵水
談頹樂松風詠智詞仲尼親許可實語斷非欺
又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此孔子許可之言也
乾道撫琴有作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吉颸寒空月明夜氣清入骨何
處仙佩擺丁東野鶴驚起飛流水嗟復鳴一唱三嘆意未
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遞神怪千山萬壑風雨晦
海□□震蕩林木響亂撒金盤冰雹碎和氣四春陽縹緲孫
鷓鴣三江五湖烟水闊波聲瀝瀝鳴漁撫悲猿臨澗欲渡
不敢渡但聞澗下蕭颾松風長閑雲淺碧落勢去還回旋
神仙恍惚無定所微吟似欲止所作御風一笑歸蓬□
□□音遶客廊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口占必先周元忠韻
百頃平湖十里堤新蕪苒苒綠萋萋水晶宮裏光風靜於此
天盡中遠近迷高外有春輸與我口邊得句豈須題流澹
却會幽人意欲向人間一兩啼
又
淺紅深翠綠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齊山色好時新雨沐湖
光遠處淡煙迷不知醉後無言句逼近前來乞品題我亦
未能勤領畧只煩鶯轉與鶯啼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個中事煙
擲藏他物外機既遣杏桃呈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如何
有眼無人見只解西郊看落暉
又
脚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閑人興來衝口都成句眼
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桃紅渦淺我相忡忽逢
借問難酬對只恐流鶯說得真
又
桃紅柳綠簇春華燕語鶯啼盡日佳誰信舞雩沂水詠又
知處處杏壇家
又

可惜有生都寂寂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妙景無人識到
處清音獨我聞
又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踏着此機何所似陶
然如醉又如癡
夜蚊
夜蚊告教一何奇妙語都消是與非偏向耳旁呈雅奏直
來面上發深機惜我頑固終難入多是聾迷聽者希費盡
諄諄無領畧更煩明月到窗扉
奉檄往哭象山後會並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仙樂
觀歸而作是詩
甘露叢為降傳聞不偶然兩晨呈瑞處萬葉透爐前嘗審
如飴味誰操動物權天權非遠近不可向人宣
道士清晨喜告余昨朝甘露降濡濡夜來與從留山觀此
瑞端呈邑大夫我聞之半疑信路破曉光上孫峻巍然
古殿漢天師水遶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連日祥
應詎偶然我亦嘗審其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盍信人心
自靈妙莫執人神定名號此機不動萬象沉此機一發隨
不到此機不屬上下中此機非西南北東此機無遠亦無
近此機至正而大公此機夫人之所有何不自貴自若守

寸善微萌天地知小惡開元福隨後皇天無說亦無常似
言孜孜兢兢悠久而無疆

張時可惠示甲乙藁

凌晨帶月上竹輿荷君封送兩卷書朦朧未省何文字中
道曉色來徐徐乃是紵齋甲乙藁驚喜遽讀味新好一篇
一篇奇益奇閑姿雅態爽生韻石泉竹月風蕭蕭斗牛劒
氣秋空高意度橫出不可逑瀟瀟落落其詩豪放愁厚意
何以報熟復謹藏未為好久雖不作繼者誰恐非少陵所
可到君心自是思無邪何假於中植奇葩男兒要當追配
古聖賢豈能更與凡卉爭春華

富春龍門

桑麻迤邐入高原級級差差水落田樹色自分深淺綠山
光都在淡濃煙竹輿漸近鍾鳴處詩句來從鳥語邊又是
一番新樣致如何寫得十分全

丹桂

世眼紛紛丹與黃廣寒宮裏亦知常自前不作兩般見筆
下方騰萬丈光且莫錙銖深淺色也休斤兩淡濃香靈根
已入詩人手不許姮娥擅此芳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即事

新編下既率性賡歌老[illegible]僅可發笑衛之哭

一篇傑作大音稀雲窠低垂句可收鈍學久嗟人去速凝
腸一任句來遲斷無錦向詩中織但有春從筆底滋盡日
齋宮雲聚散不知步武是誰移
虛口徐行上短廊拂落巾角觸山光高簷蹲躍爭奇怪巨
笋逢迎效短長山木剪裁青玉色茶甌問答素馨香個中
空洞無邊際收拾山川盡括囊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策

起與家山舉作團紫宸垂旨未容歸千峯來獻無窮妙萬
景相從不敢違碧玉壺中舟葉舞水晶宮裏白雲飛憑欄
相與謀荒政第一言無罪歲饑

題將作軍器二監

出入雲從二監中新來盤薄翠玲瓏飽觀太景金星洞喚
作慈湖鶴雪翁石性山奇詮造化鳶飛魚躍我家風只令
笑語難聞見灼與人心萬古同

伏蒙提舉秘書郎中以留題縣驛新篇封示惻隱惠
愛之意自然著見可謂發情止義無愧古作道中不
得即具申謝之儀夜還舍秉燭亟次崇韻庸見不敢
忘辱大賜之誠非敢為文某惶恐拜上

我學如畝澮纖流未距川何如作難邑裂家膏火煎學力
未純固誠不能不迂所貴逮承丈所補無塵消是則百煉

金無復畏巨燃不聞曾氏子兹貌而處處一貫融終始虛
明萬慮捐此道甚簡易勞苦無禹胼體妙用亦妙楊州卜
萬纓不熟愧稼穡未免世累攣使者臨舊治盛禮脩同平
折道惟政事握手意留連車行眼偏膓眾睚眦麥仟父老
歪來迎喜色津津然我非當世才亦復見謂賢臨還語莶
稠不覺膝自前更頡所以諳教我理婚田

賀朱倅

舉杯話別幾時逢此事分明鑑象中到處風光無遠近毋
言易道有西東輕輕衣濕梅坡雨款款舟行柳岸風忽憶
從遊談笑處蘇公堤上躍花驄

卄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濟濟衆賢俱徐徐五馬驅出句親鴈序南岳佩魚符吳楚
從今異參辰幸小殊他特軒王聚相與話踟蹰

賀王使君

南風頌王使君也使君有寬裕和樂之德如南風
焉

南風薰兮如其仁兮盎乎惠和物之樂且欣兮 南風薰
兮人之近兮天温厚之氣以幸吾鄱江之民兮 南風薰
兮于誕之辰兮何以壽之有南山之搖兮 南風薰兮我
不靳兮無請弗從以幸吾樂平之民兮

南風四章章四句

上耿泉生朝

雲臺壽泉使顕諛太監公也

嗟彼雲臺有那其武祝阿發迹中興元輔○歷世數十有
孫惟良愷悌君子之紀之綱○柔亦不如剛亦不○有吉
而寬天誰敢侮○天子曰於亟來輔予寘彼司行為上大
夫西顧界之節符○是司九府爰總數路爰究爰度
泉豊化布國用是裕○江左矜刑獄平訟清惟清惟明民
用以寧姦宄亦懲○遷撫徽人惠綏千里匪亟匪除匪作
匪異而郡亦治○泉課復張屬任斯難　斧展節至累

三

頌公毋渫煩○泊陽為邑寧惟所臨寬簡雖至威信亦深
敢不兢兢治所賦金以謹以程以恪以忱○惟公誕彌良
月惟時地數盈成多維能罷何以壽之南山維基松柏維
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基也作詩于以敬之

雲臺十一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四章章五
句一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上鄱憲生辰

岷源壽江東使者司諫鄧公也樂平令楊某有祝
頌之辭于誕辰以獻焉

二

維彼岷源維深且長是為大江潤澤南方　維江之東有

賢使者崇德似之沛澤潤下○使者維○有祖高密臺
第一流芳泌泌○有孫維良秉德正方天子曰於嗟彼周
行　古之遺直亟輔于德疾風勁草歲寒松栢○洒家西
顧金節畀之禮樂光華亦王近畿　欽哉祥刑克寬克明
民罹旱虐焦勞發情　民饑毋恐惠澤方滂適彼郡符民
有天龍　肖白錫祖寬博其模大公靡私匪畏匪拘　僊
者起之胥者肉之知饑千萬心一毋之　洎陽為邑惟旱
則甚故維秋邑蒙澤亦甚　維公誕彌端月維時其維熊
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大椿植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其
也作頌于以敬之

岷源十二章十一章章四句一章十句

代馮似宗壽樓文呂

維公壽宮使閣學尚書樓公也表弟馮某作是詩
再拜以獻焉

維山四明丞奇孕英或曰降神為今甫申儔彼雲漢昭回
其文鳳鳴朝陽決河崑崙代天而言粹其德音　補衮大
手石色五有砥柱中流屹屹其守為人所難一辭禹口文
昌大名太山北斗　雲歸星羅為持衡來下衆流御風琳宮
燕暇山水消憚親戚情話不問外瑕如其恭者　肆筵設
席獲敘榮蕤繾綣綢繆問遺不[illegible]良樂其生大德

後之望惟公誕辰何以貺之秉國之鈞何以壽之南山之
之椿

維山五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底事焦勞偃室中耕農皋月未施工兩龍會合于山暗較
日霖零百里同舉手加額知縣雨何心領略大王風再生
天遣吴為報海有窮時此不窮
兩日長憂積滿中感深令禱格天工欣欣處處人人喜渺
渺茫茫畝畝同不至傷如無極雅韓詩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首曰雨無其極
[illegible]行當改賦黍離風邑民以德千和萬壽楷如何可以
窮王風黍離本旨為憫周室[illegible]今改

喜雪次陳書韻

簾垂不覺夜朧明清曉從容始下手推戶忽驚瓊作地登
樓笑指玉為京暫停杯上稱賢爽[illegible]來作弦聞太
古聲[illegible]甚念衣單塵甑者毋令彼此有虧成

蒙檢詳封送所與諸同朝倡酬感作某老拙愧後褋
某祇拜以呈

原廟陪祠曉邑開從容復指綴衣來花塡輦路鶯何早春
向皇都特亟回卷贊術躬千冠帶香浮夾道萬樓臺傳聞
燕隆親睦天上雲韶扶玉杯

壽倅生辰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牢爾以二章章八句

為壽老拙不文占畧關聽官

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蔚豹文天遣星辰爲二屏我

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華胄岳鳳滇鯤駕慶雲敬爲

同寅香一瓣頌言嗅味等蘭薰

方飲屠酥慶歲元五開曆草又生賢沉檀閒品來樽底梅

竹交光閒水邊好把緋魚追舊事肯同螃蟹話當年坚賢

德業歸方寸穩取崇名上澄天

賀傅憲生辰

某恭承提刑閣史郎中慶誕令辰謹脩祝頌之章

上賛崇高之算繕寫在方伏乞賜覽

奚必生申向嶽求卧龍山水瑞光浮御風天上騎箕尾持

節人間占斗牛巖下光芒驚走電筆端河漢瀉新秋精神

已致鳴山兩更頌爲霖徧九州

鄱陽江上是瀛洲中有神仙暫此遊明月襟懷民善頌汴

雲喜怒我無留蟠桃一熟三千歲玉陛重聽十二旒謫㓗

民情并世道從容借筯屬君侯

壽趙泉使

子秀鍾[illegible]慶源長屬近親依日月光孤矢影侵槐陰綠熊

夢入羆祥花香詩書博雅今平獻政事精明古趙張九府

本根關大體故分華節到鄱陽

來迎父老喜相扶才大能令惠愛孚十道山川新約束三

樓風月舊規模巖巖氣貌瞻嵩華坦坦胸襟有典謨仰止

光華中善頌何當欽版向庭趨

臨安張帥生辰詩

山野書生百不知同官元有誕辰詩恠他衙報來何說笑

我詞源發處遲坐想鳴來門下士爭雄盡吐腹中奇如何

獨有關西後只解揄揚撫恤辭

爲恐他人未必知故推善意入歌詩非誇華藪先彈壓肯

把寬仁作鈍遲不但輿情都喜恆亦聞天語有褒奇鋪張

才美終難了只此今朝祝頌辭

次韻吳機宜

十里松湖乘興歸酒鄉近處一驚飛頗留水月中泉石笑

我年來杖屨稀

次韻吳天機

洪範論時常心官職兩賜分龍何效竭[illegible]傷禾槁

幾於白茵蘇尚可蒼焦勞殊未已詔旨欲益籍已上甲藁

偶成

可嘆雨雪自何來我州乾元大矣哉萬景忠奇俟杖屨群

環翠拱樓臺興來吟詠誰裁剪飯罷逍行豈去迴信口道來俱妙妙教人尋訪幾枝梅

偶成

中堂此景亦不惡疊嶂窮林張翠幄有時雲氣間出沒誰能繪畫得此樂詩人如麻筆如椽擬待索紙莫莫莫孔子明目尚不見枉費精神去模捺

示葉元吉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鷄鳴是同是異雞聲詎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灰熱天牕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觀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

偶書

君子不必相與言禮樂相示甚昭然禮樂相示無一言物物事事妙莫宣此妙自覺不可傳可傳非覺亦非玄風雨霜露無非教衆樂相生先聖篇

偶書

無聲之樂聞四方純德孔明即就將衆樂相生不可見衆來非燠箋非涼秋毫莫大泰山小殤子上壽彭祖夭入門全作亍吾情於衛鍪聲今不寸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胡為自古學者恁莫曉二十年來寖多曉是殆天欲乎

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守或可倖曲禮三千不可罔至哉忠信與孝慈水哉水哉也大奇孔聖無語孟不知

偶書

自古挑才揚雄漢多書木才木雖不同一音貫旻蜀大道無異同奚庸析耳日千載覺者幾個來而錫福所知餘百人宗祖慈湖麓天地吾施生四時吾繼續日月吾光明變化吾機軸夫人同此機守內皆吾族惟日用不知被褐而懷玉禮三百三千是誰不徭足父母誰不愛弟幼誰不育事上誰不敬對賓誰不肅步步在杏壇句句香芬發群峰聳白雲碧流聲松谷韓詩章誦我敢不拱承滿風與筆此詩既復從首讀此讀人不聞惟有庭前菊

慈溪金沙岡歌

岡湧金沙來幾里貼天亥亥白雲裏雄峰健肶四奔馳每每回顧慈湖水慈溪慈湖孝名美即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物我發育惟與聖人自固蔽已自周蔽禍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措其慾汩汩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却不然灼見子思孟子病同源不得已指其蔽寫出世所不傳大道蕩蕩而平平聖訓至明至坦夷一無荆棘相維纏學子首肯斑斑而靜明壯敬非□參學者多覺近二百事體大勝於已前學徒韓和啟告

八未已大道行乎詎非天

大哉

大哉孔聖之言衆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為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斷即濯即暴無不妙子思孟子亦近之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十年覺者寖寔多殺二百人其天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君子不忘相與言雖在䜜訥之中默然即聖無他巧大哉孔聖之至言罔極之德何以報

謁泰伯廟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辭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為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或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匪有匪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不可思而可言乎即無言天地内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偶作

此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贈野牛

曾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来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水工夫元不費摘磨

湍水巖禱雨詩

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民失時靡不傍徨邑人余崇因幹到縣之石韭鄉遇一老人曰此地龍潭靈甚名湍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回視聞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遂到湍巖果是聖跡禱而歸告于邑之士庶令君張君闓之齋宿同詣譚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畝惠至渥也崇號湍巖居士一力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慈湖楊某

湍水龍潭古跡遺不因老叟有誰知鄉人禱雨無靈日雲霓常賜尚往時說與縣家誠且信去從譚所宿爲期回頭廿澤蘇枯槁抨種工夫未是遲

精禱何須到處馳只祈湍水沛甘霖驅除旱魃無餘事感召靈神在寸地度砌已酬行蟻戲山川能動老龍吟當知能皆公賜當地何人無喜心

蒙訓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今却言我言我大不可父母在此坐子則不敢坐不坐乃當然父母如天大男兒立父旁女兒立母旁男兒拱手立女兒斂衣裳捧盥薦洒掃將茶及奉湯言語須低軟侍前立正方兄姊惟恭敬弟妹常愛慈飲食先尊長不敢遽有之尊長若嗔我嗔我是愛我欲我爲君子所以約束我語話須誠實步履學踈遲頭容常正直四體莫邪欹

金明池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和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學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即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著

歷代詩

三皇五帝

混沌鑿開知幾歲洪荒莫考傳承爵但聞前史載三皇伏羲神農及黃帝三皇之後五帝傳少昊顓頊高辛繼唐堯虞舜又繼之天下於斯爲盛際

夏

虞舜天位傳禹王禹之子啓傳太康仲康王相少康後王杼王槐及王芒王泄不降王扃立王厪孔甲何淫荒王皐之後有王發桀放南巢夏始亡十七君餘四百歲夏之天下遂爲商

商

商湯興時民鼓舞后外丙仲壬繼其後太甲沃丁及太庚小甲雍己及太戊仲丁外壬何亶甲祖乙祖辛傳沃甲祖丁相繼有南庚陽甲之後是盤庚盤庚能復興商邑不幸小辛小乙立武丁有德號高宗祖庚祖甲又無功廩辛庚丁逢武乙太丁帝乙衰王室末有紂辛名曰受民心遂歸周武后六百餘年三十主周得天下商遂亡

西周

后稷文王世幾傳武王方得天下全成康昭穆及共懿孝夷之後厲宣幽王見殺平王立以上凡經四百年

東周

平王避難遷洛陽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二百餘年春秋王春秋之後周之晚元王貞定相承纂考威烈遂傳安烈顯王慎靚赧三十七主始爲秦八百餘歲誰謂短

秦

始皇纘周稱皇帝傳子胡亥爲二世子嬰灞上降漢王四十餘年非久計

西漢 即前漢

西漢十二君高惠呂后文景帝傳于武遂及昭宣元成哀平帝後王莽乃爲君嬰、孺子二人不足云

東漢 即後漢

東漢之光武高皇九世孫誅莽中興後依前十二傳明章稱顯肅乃及和殤安順暨冲與質桓靈極不君終當孝獻帝漢室遂三分

三國

兩漢四百載分爲魏蜀吳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孫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蜀從劉備傳後主四十餘年爲魏虜吳傳孫亮至孫休晉封孫皓歸命侯魏有文明俱稱帝齊王高貴還相繼陳留王立共五君大業卒 司馬懿

西晉

晉人司馬氏相魏敢專權懿師昭不帝追謚宣景文武帝受魏禪惠帝實童昏劉聰害懷愍由此失中原

東晉

狄陷河洛元帝南渡江宣帝之曾孫立號都建康明成康與穆哀廢最堪傷簡文武安後桓玄暫稱王卒閱恭帝世遜位宋武皇兩晉十五主二百年而亡

宋

宋武是劉裕傳位從東晉榮陽與文帝遂傳武帝廢前廢乃有明後廢乃立順八主六十年蕭齊因繼運

齊

齊主蕭道成乃是蕭何孫武帝鬱林王海陵鳴帝鸞東昏逮和帝七主不足論二十有四年蕭梁遂建元

梁

蕭衍梁武帝其子號簡文孝元恭吳帝前後共四君五十有六載大位俱于陳

陳

陳武名霸先文帝廢帝傳宣帝及後主共三十二年六朝至此滅天下歸楊堅

隋

楊堅隋高皇煬帝遂淫荒恭帝不足道四海正擾攘三主四十年天下禪于唐

唐

高祖是李淵太宗高則天中宗曾兄廢睿宗傳與玄肅代

□順憲欽敬文武宣懿僖及昭宗二十一君傳二百九十

四朱梁稱元年

五代

梁主是朱溫篡唐都汴宋友珪及末帝滅於李克用莊宗

克用子滅梁又稱唐明宗與愍潞滅於石敬塘敬塘晉高

祖其子號少主虜爲貢義侯契丹入中土晉亡漢始立知

遠實姓劉傳子稱隱帝二世遂爲周周家有太祖姓郭乃

名威世宗及恭帝僅能十載期共五十三年天命遂有歸

宋

[illegible]太宗光義[illegible]弟曰汝天源[illegible]真宗嗣位及仁宗以

子傳孫皆旺裔英宗有詔嗣濮王次及仁宗哲宗世徽宗

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嗣秀王擢遜兩

朝誠鮮儷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家記一　己易　泛論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一者吾之一也一一者吾之一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

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無間斷之謂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以者也天即己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

也無二己也此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

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指吾之柔為六指吾之清濁為天地指吾之震巽為雷風指吾之坎離為水火指吾之艮兌為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為日月以吾之變通為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以吾之聽為耳以吾之噬為口以吾之握為手行為足以吾之思慮為心言吾之變化云為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請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偽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郭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嚐所以能嚐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為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嚐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者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嚐非嚐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嚐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歧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固昏

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恭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所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録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之善也不礙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學乎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

之所指也甚矣是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皆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者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正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

以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
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
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邪易但改過
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改過而不易明此心果可得而見乎
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求之察耳似動而
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
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
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
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
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倚寂者之所能識之亦非憧
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
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況取諸心即此心而已
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
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
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
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旨而不
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于
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
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遂信

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眞心於孺
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
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
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顚沛之間而人不
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
非曰造次間爲之顚沛間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
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
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
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
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
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
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
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為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
造次於是顚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
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顚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
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
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為主本或者過而
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
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乎一萬事業差之毫釐

絜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
然已復則如常矣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疑他日
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見之初而不肯滯此心放
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困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
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
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壯止
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
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
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之為道似甚矣而孔
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
之也此其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
言也學者之偽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
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外也震來虩虩非
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
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
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測也

十

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乎如
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
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
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後也鳶飛戾
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
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
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為他
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
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
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民之所
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
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
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
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務之東海之東而
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
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度也　己易　楊兄甲叢
汲古閣三易經卦皆八何以所自不同或謂乾坤其易也
門但當以周易為正果可如云云此否先生曰今之言易
者必本于乾坤此矣但見周易也 [illegible] 連山歸藏之

十一

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坤乾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才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則一非一則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兌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門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乾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一而爲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杜子春曰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先生問汲古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皆詳究否汲古對曰彖言大矣哉皆定卦不知當何如看先生乃指誨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思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旨豈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旅則猶有義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至見誨語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無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於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于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順勤行之正也剛陽在上無爲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有爲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通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有於乾則亦不言牝馬

又大於坤乎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而先儒率尊之
而卑餘卦非明乎易者也歸藏首坤則乾又劣於坤乎
學者不知連山歸藏是以蔽於斯義或者又曰他卦言
元亨利貞者彖辭曰大亨以正與乾坤不同何耶曰此
亦會通之義也元有始義有大義以始明之可也以大
言之亦可也乾彖亦曰大哉無不可者文言雖列而四
之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又合元與亨而為一
也彖舉乾元以統亨利貞則四德之名雖殊而實同也
已隨曰大亨貞又與餘彖不同亦隨卦發明大易之道
下可以一端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六十四卦皆元也
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聖人偶有所言偶有所不言隨
意發明舉一隅三隅可反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詳
其言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至於今不已猶
不得而盡也且諸卦間有揔其辭曰大矣哉者所以歎其
道之至大所以明易之道也非獨此數卦者有易之道
餘卦無也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自坎遯睽蹇旅皆
可以言大矣哉而况於他卦乎元亨利貞猶是也今夫
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非元乎一念慮何從而步乎非
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
已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

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况於他乎
一以貫之物物皆易事事皆易念念皆易句句皆易號
名紛然變化雜然無一非易 見訓語
及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此
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隘不博
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
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
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
垂訓所以啓後人後人問辯未得其實而自以為實者
多矣故詳復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梏於已私執於小
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
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寬
矣然此猶可言而言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寬之至孔
子曰言不盡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言語
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能及然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
人復言仁者以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
而止輟溺於靜止而無發用之仁故每曰仁以行之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運[illegible]之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

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見論語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是則
失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有轉易是之謂
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有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
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
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無不利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
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無所
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
必不利六二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主事弗敢
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
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
一而已初無大小六四括囊而咎譽亦此道也方時
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
坤道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
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象言乎得其
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
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
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譬者所能由

中而發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中文非外飾
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為非信
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六履霜謹微之道也
上六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是始坤代
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坤即
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為妻為臣而失道則
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
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形體所使為勢位所
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冰為不善之積能辨
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
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求順而行之
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
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淨則性不失
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見語錄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觀
語
需而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失其道必無後援需待也彼此相
孚則應矣人所需待多勤小意非光也光必日月之光

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人感信之故
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孚矣得所需乎通或放逆失正
故又曰貞乃吉乎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
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
惟危明其即入於邪入於凶禍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
亨以小畜大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以下
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
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君之事者
乎雖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悅雖悅而不至於上下皆悅

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悅而能行
者而況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感應之乃可其德健
則力足以行事而無困慯不繼之患巽則順入乎君心
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
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
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事相應而諫不盡行言
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感物情
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雖柔
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感應有上下應之相下乾健
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

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
然也象著其象彖發其義所謂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
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
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之全者自能當小畜
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有一不合必於
道有虧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何者
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
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
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疎畧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
之事變應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汲古問先儒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
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
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此說如何先生曰三
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
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其易明之所以啓之萬變萬
殊不可勝紀難以明指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
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
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

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
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
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白非天地之心乎非
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
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
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
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
天地之心也 見諱語

沒古問說卦云離爲甲冑何也先生曰剛在外以衛己取
其外實中虛也沒古又問古之兵用皮爲甲秦漢以來
改用鐵豈非後人多好戰故以鐵爲之乎先生曰函人
爲甲犀甲兕甲合甲革堅者支乂惟甲之足以當矢刃
者以其柔勝剛也後世易之以鐵豈古聖不如後人之
智嘗以問諸軍將曰蠻人用皮甲若大國用之則不威
重爾實不如革也 見諱語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
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
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
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人獨見非聖
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所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衆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測其
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
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聖天下遂於此而不得返故
發其義於睽之象夫天穹然而上地隤然而下可謂甚
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孜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
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
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
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爲一
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
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
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
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
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夫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
即草之所以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
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
乎天者吾心之乾剛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
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
名謂之心亦細明之道亦細明之易聖人諄諄曰之者欲使
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為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世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為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則虛中無物如鏡如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有阻滯也先生曰聖人無貴不過貴改過汲古對云故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先生曰世之學者多溺於空寂以自訟為非道豈聖人以非道教人汲古遂蒙先生書七言以示誨云能見其過內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句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事不曾動又書六言云結然業初無踐逕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其賜王道平平見誨語

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諸儒多求於象外之義必求以木巽火之義又求聖人亨以享上帝之義又求大亨以養聖賢之義不得其義遂穿鑿其說不知彖辭所言甚明甚正不必他求鼎象也言鼎卦儼然有鼎之象有腹有足有耳有鉉以木巽火言其亨飪也即以木巽火即大易之道即亨飪即大易之道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此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使有說則不足以享上帝矣胡不聞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養聖賢則不一而足所亨多矣故曰大亨自大亨之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也學者於易之書每求其說每求其義至於巽而耳目聰明以下則有義矣自鼎象也以下無義之可言也嗚呼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為易不知無說無義之為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強鑿其說無義而強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為易則庶幾乎人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為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

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
而制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
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
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足無思無爲如水鑑如
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
而不留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
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
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
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蓋謂此類也使有我則
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

有形者不如耶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
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
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雖
見而非見也見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變化
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孔子曰哀
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
可得而聞也洞覺者當無疑乎此也口上下敵應不相
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初與四皆陽二與五皆陰三與
上亦皆陰無相與之象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
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苟惟不

然則意起而私立物我裂而悔吝交作矣非艮止之道
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見善即遷
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
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己不能爲而止人誰無
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
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
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
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
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
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胷中洞然一無所
有故無所阻滯也
易上下繫雖非孔子所作而其間得之於孔子者多矣其
言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雖不繫之子曰而吾信其爲
孔子之言也其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
曰義此亦信其得之於孔子者也吾深念堯舜三代所
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於後世深念自孔子沒以是
而非以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與流迷于昏昏
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周有訓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於

心發於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止辭猶以數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問本看答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之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此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其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果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不殊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即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于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濁而下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地到于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爲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入

自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多借誘學言及此今欲破憧憧往來之惑不得已申言之以明聖心之實自聖人觀之一猶贅言何俟乎思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爲未覺者設也又曰君子有九思爲未覺及覺而未至者設也堯之文思如晝夜寒暑之變化也舜陶曰愼厥身脩思永以舜禹雖聖猶未至於堯之大聖也孔子贊堯曰大哉贊舜曰君哉不無小間也然孔子垂教矣可不循循善誘也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將以形容屈信相感而利生使人知往屈非不利通其屈信之異見也又言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

之蟄以存身屢屢言屈非不利聖人知人好惡偏陷深固故諄諄然漸啓之又進之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即所以崇德也明道非無用於世即利用安身無非大道而人自不覺也大道坦夷如此而已過此以往無可言者故曰未之或知也惟覺雖通達而未精未一故孔子爲之不厭者窮盡其神用也前民利用安身謂大略爾變化則不可勝窮無一云一爲之非變化又言知化則聖道於是乎盡

初類序卦之爲義似迂雜卦之爲文似亂後乃悟序卦之義殊不迂雜卦之文殊不亂六合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何言非易縱言之亦可橫言之亦可以坤爲首爲歸藏亦可以艮爲首爲連山亦可故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則皆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質則皆質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爲本則皆本也曰本曰質曰宮皆易之異名然則錯綜而言之何所不可序卦雜卦雖無子曰無害於道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家記二

孔安國謂堯安安天下之當安謂舜允塞信克塞上下謂天叙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謂惟和惟一群臣當和一心以事君謂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謂王道平平言辯治陸德明又婢綿反傳註之謬至於此極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皆言其大畧爾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耶萬民民

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而言爾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謂萬數釋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内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至此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言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千七十里之國六千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國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成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為謂之有一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矣可殫舉凡是皆起於不達道義無所用心故溺情於名數之末寖惑而不自知又以愚後世使學者弊精神於愚陋之說中則先儒於是為有罪而予諄諄之辯為不得已彼獨不思夫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生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鬪鬪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

百取平焉則亦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亦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易世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余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則加地削地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為是等

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亦不思甚矣康成為漢儒
宗餘可觀矣此本不足辯習俗虛文為口久固不得已
少騙井蛙之惑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㿽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
時惟幾又曰厥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為是蓋
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
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
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
此也皐陶祗叙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群后以此而德
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勑正

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為幾謂為庶政之幾蓋天地間惟
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
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
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
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
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
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為言也非大聖疇能
為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滚雕開亦曰吾心之未能信
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聞
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
為言終不若時之為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幾
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
時道也 互見訓語
堯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按孔叢子宰我問及此孔
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
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雷雨各以
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之可
疑者不一皐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益稷篇
曰安女止惟幾惟康蓋幾者動之微也後世多事遠不
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萬事尚不及千百

則知唐虞之時所謂萬幾者指視聽言動念慮爾此斷
斷乎無疑者而此言大錄萬幾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
作錄然則堯納舜于大山之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弁于
天烈風雷雨弗迷者舜畢祭而烈風雷雨他所感迷獨
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記亦云舜
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若謂自舜
錄大政而風雨始不迷錯則堯時迷錯乎後始皇封禪
遇暴風雨豈非神靈示此以為驗乎孔叢子所云疑古
好事者託辭又孔叢子書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
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

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王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與祭法大畧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即繼以埋少牢於泰昭已下夫舜肆類于上帝類者蓋類祭及地日月星之類聚祭而於文祖之外又禋于三昭三穆歟古者天下為公惟讓于德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為家而傳於子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若孔叢子所言六宗則舜祭于上帝不及地而遂及山川無乃不可乎又孔叢子後章謂孔子欲猶得鼠琴音為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後篇託辭亦猶

言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之類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儒去古近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一人乃更其說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別為說曰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也畫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恥之而實不刑之且後世直加之刑猶恐其不革而欲畫衣冠以革之嗚呼此衰世淺丈夫所見乃爾稍致思焉亦何不可今固有至愚至姦惡而寧甘受杖恥於示衆豈唐虞之世而人不恥之歟矧大聖人道化所感動耶矧舜典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贖曰眚災肆赦皆寬恤之類惟怙終賊殺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若上言象以典刑非畫衣冠則無乃重複乎下言欽哉惟刑之恤哉則上叙寬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民苟無食雖有常性饑困迫之必至斷喪故舜先食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食孟子曰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為王道之始農事之不可失時惟農家知

之苟失其時雖種不粒既富而後可以言教民食足而後可以言德化欲柔遠必能邇而後可德性人所自有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不隨物遷則不失其厚是謂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牧元即乾元坤元元者道之異名允信也誠也惇德之至至於信其果元是謂允元書曰德元不失其厚不因物遷則可謂能邇矣其次又能難於任人以堯朝而有共工驩兜以四岳而猶薦鯀人之難知如此孟子曰左右皆曰賢不可也諸大夫皆曰賢亦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任人必得其賢必能使遠方蠻夷率服遠者

猶服而況於近者乎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從動丕應徯志止即惇德允元弼直即難於任人動應徯志即蠻夷率服皐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即允元又曰庶明勵翼即任人故曰邇可遠在茲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邇不在遠也此萬世不可易之通論論治者無能越之子思論治天下國家亦以脩身為先尊賢次之後儒亦曰王者之道在脩身任賢而已見訓命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而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舜命伯夷典禮尚書曰三禮孔安國注云天地人之禮簡疑三者五字之訛誤歟按尚書多曰五禮其巡狩修五禮皐陶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有五禮則吉凶軍賓嘉見諸周官者是歟且書中文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大必不加點邇必不加之時日曷喪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或作紹我周王見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尚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于中深靜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別賢否凡百數見于外也故史記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禹大傅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而後世不聞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異端

並作曾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至若任俠輕生以周人之急有足尚者而敢於犯禁致於殺人似義而非正相師成風肆行無忌此豈一日之積其上之人無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而訓之以觀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為本務故設官分職出納而正教之奉天而子兆民本職如此叔世官廢而不修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為政之急務曰修廢官此其一也秦漢而降君臣安於

功利三代舊政不復備舉而況於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為之功而舜諭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為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茍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為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敕由乎此

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則直則猜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過殄絕之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訓子張以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天也曾子曰皜皜者純白無意象即此天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天德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此也小心翼翼者此也此心不動則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純純動靜無二道三才無二道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歟至於此堯舜禹皋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為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於臨政事者耳必別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為至論吁堯舜禹皋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為人而可以為堯舜禹皋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謹乎於敬修謂欽謹敬脩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皋陶曰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

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為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為堯舜之所以為舜禹之所以為禹皋陶益之所以為皋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方戒謹恐懼時此心放乎不放乎紛擾乎不紛擾乎有計較乎無計較乎支離乎不支離乎此時之心可謂堯舜禹皋益之道心矣可謂精一矣可謂中矣可謂六

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無私好無私惡無私喜無私
怒無私取無私去可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極設官分職莫匪爾極粒
我烝民莫匪爾極皐陶之刑使協於中豈非此極皇建
此極而天下之民不協于極者無是理也唐虞之所以
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
此也謂克艱之語為特其淺近者過絕天下後世之良
心長後世非僻之心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大哉舜禹之
言其萬世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
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
民之速化於德可以使野無遺賢可以使萬邦咸寧其
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為乎士
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
學也夫人主長於深宮輔而導之者士大夫而已漢高
以匹夫取天下群臣以一權利輔之無足云者張子房
亦一時翹楚借著發難毋立六國後未害也何至深沮
高帝為善之心叔孫通首進大猾固不足以輔帝陸賈
幾開帝矣而謂湯武逆取順守此何等學術而可以事

君也孝文欲擇賢有德者而不敢專於子有司再請帝
再却之又恥於餙兵厚衛遂罷衛將軍觀此思慮真二
帝三王之用心也賈誼儒者帝所前席五餌鄙詐可耻
可賤豈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雖窮奢黷武幾亡社稷
然好儒甚有嘉唐虞樂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學不知道
三策所陳雖皆正言不達大本不能啓導君心固有之
善唯曰仁義禮知信所當脩餙而已不知如何而脩餙
也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夫誠者人心之所自有何
以設為帝雖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
也人心本善因物有遷仲舒誠能因帝之善心順以啓

之達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躋之三代之上也中公力行
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齊宣易牛之心而達之於王
道也士大夫誠未可亟歸過於世主也帝亦厭悅仲舒
之對矣未用曰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情狀亦可觀矣韓
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誠有拒諫之罪而歆指天畫
地亦不敬不克艱矣諸葛亮三國之英而勸攻劉璋立
同姓之婦為后棄義士禮亮猶如此則下焉可勿論矣
唐房元齡首發亂謀杜如晦贊決二人孰視巢妃之穢
而不言魏徵雖言僅使勿后三人者尚爾餘又可知焉
周史稱王佐九成之諫卒謂禁已成就宋璟堅正矣又

明皇悔過環又道之使委曲文過士大夫學術如此而
遷議人主之難輔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
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
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
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
克難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
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
易至簡見訓語

簡自以為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
自用亦簡自謂能舍己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

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惟帝克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
息舜心沖虛不有己善雖稽衆舍己從人亦自謂不能
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衆者豈不能捨己從人豈虐無
告豈廢困窮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
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己不能嗚呼聖矣惟舜沖虛如此
其至故益贊舜德自廣運自聖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時簡年已六十有六乎時讀大
禹謨未省及此續思曲禮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
稱某人仁某人知某人孝友之類不敢取人者以微有
品題之意蹴見取於人則不可此禮斯義略似禹謨
益曰罔失法度當哉斯言三五盛際所以人皆有士君子
之行者以法度備具故也後世所以人物衰喪間有賢
者復多闕失以法度大廢故也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
而已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即失其所謂
常則豈有措身於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
難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大聖猶有克艱
之戒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而後世學道之士乍有所聞微
有所覺忽覩高明廣大往往下視舜禹益所為過矣氣

質曾未及古中賢而遽抹略小節不復退思舜禹益用
心之如何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唐虞之際六府以養民三事以教民秦漢而降不復聞三
事之教矣大禹謨具言正德利用厚生為三事而釋者
已不知其說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養生凡民切
身日用之事無越斯二者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
茅茨尾翦諫造漆器權量均一之類是利用之有正德
也老者衣帛食肉班白不負戴於道路之類是厚生之
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則厚生非厚生則不周
也成有正德則斯民耳目之所見手足之所為心之

所闕無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於德矣歟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見其可後世為國者大槩其財而已文物而已教化無聞焉故三事之說不得唯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於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則失爲誤之旨矣無惑乎三事之教於今不聞也

舜命皋陶曰民協於中時乃功自後世觀之協中不協中此何等急務也湯誥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自後世言治者觀之衷為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謂綏厥猷者又何如而綏之也箕子爲武

王陳洪範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自後世觀之極者極至之道也民至愚無知何足以與此設諭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陳分政東郊成周曰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成周殷頑民所遷頑民湎酒叛怨尤其愚不可訓誨者自後世論之當棄之絕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陳升之于大道自頑民成王猶期之以大道而況於他乎於戲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聖王之所以奉天命為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之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無有以左之右之使無越乎極無失乎性則縱所欲而而往人

亂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謂之天子則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為君者設也天以衷降于民民有之是為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謂之道亦謂之猷又謂之大猷又謂之極不率此常性以往則為姦為宄為寇賊為大亂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為治為亂者在此故夫一政一令之出無一不為乎此曰五禮所以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曰六樂所以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協于中曰政政者所以使民無不王也中和正皆極也故唐虞三代盛時利用厚生無非正德禮樂刑政無非大道左右有

民惟民之或失此極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者常道之異名言天下惟有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極莫非中正上自朝廷下達閭里目之所見無非中正之色耳之所聽無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無非中正之行無姦聲亂色以賊其外無異端邪說以賊其內從容乎大道之中不勉不強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可封兔罝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脩而得此民有良性無以賊之也民之有過有以防之也後世忿疾民之不馴上之人既無德以感動之乃為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繩

之將以禁民之過而反毒其良世反作其不肖之心遂夫治之不得則曰後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敗日就澆漓刑政已備而民猶如此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吁此豈後世之民果不可比於三代之民也豈後世之民果日就澆漓果不可柰何也昔夫魏鄭公之言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為鬼魅矣上之人賊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善防民之過而怒民之頑田不井民無常產而欲民之有常心禮樂大壞淫靡輕佻之音淪浹乎民之骨髓而欲民之不蕩鄉不舉里不選不教以德行道藝而教以淺薄無用之虛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投之以朱丹而惡其赤也日染之以皂墨而求其不黑也 見訓語

少時讀書竊自念古聖人之道高明廣大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度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曰惟精惟一如曰一德略見深旨其他大略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兢兢曰典常曰學于古曰奉天曰勤恤殊未省其實豈聖人姑致其謹循其常而其中固自有廣大高明之妙耶豈帝王之治理如此而不及其精微其精微不多見於書耶至讀論語亦然惟見孝弟忠信力行學文平平常語所謂一貫之旨亦未明白無隱之誨亦不終告豈聖人不輕出其秘耶何其豈可曉也及微覺後方悟道非心外此心自善此心自神此心自無所不通心無實體廣大無際日用萬變誠有變化無窮不識不知之妙而舊習尚熟乘間而起不無放逸於是方悟尚書論語所載上合如此放心之戒果為要害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欽敬謹戒常妙常一治亂之機在此古道在此典常在此順此為動反此為怠順此為恤反此為虐孝弟忠信乃此心之異名力行學文乃此心之妙用一貫之誨已詳矣不可更言無隱之誨已竭矣不可復說萬務錯綜無非大道不安厥止禍亂敍來 見訓語

舜戒禹曰敬脩其可願此可願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人之所願欲雖紛紛無窮大槩不出二端善與不善而已矣其善者可願其不善者不可願善即道心也即中也即精一者也顧人未之察耳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徐行後長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即堯已此外豈復有深隱不可測識之妙哉即此可願之善自是至中至正至精至一不可識也不可測也使捨此善而欲求精憶深微不可測識之妙

乃非堯舜之道
皐陶曰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後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以謂後世難治與古不同
治道必不可止於此烏摩此後世所以終不及古也愼
厥身則治道得矣禹謨所謂克艱政乃乂正謂此其有
所修當思久永久永則為道不永則非道道即恒性由
此恒性悠久不已斯乃誠實非由外假其施行則淳敘
九族由親及疏親親有殺無非道者昧者不知以為惇
敘九族而已非道也惟聖人知其為道易曰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況庶明皆賢哲勵翼無怠天子惟

十九

治邇而已由邇可以及遠此理灼然周公作立政惟言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卽庶明之在邇者愼
脩思永惇族公已稔言之矣聖人灼見事理由邇而已
不必勞神於遠遠不可忘而非所許也聖人知要後世
逐末見訓義
先生曰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如何汲古對云微
戒萬事之幾先生曰此說未是幾微也一二日此心念
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一二日有許
多事今朝廷每日數奏亦不知甚多一二日斷無萬事
皐陶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有當為之事而後設

官然則官豈可虛曠禮樂刑政無非左右斯民使無失
恒性故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孟子曰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
者大中至正天地人所同之道故庶官所職所施無非
天地有毫釐不與天地相似則為逆天皐陶既言天敘
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所以明其無非天
道不可作好不可作惡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後世
庶官能若是乎
汲古問書云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二十

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呂東萊云勑者整飭
工夫寅恭是典禮之根源典禮皆本於天惟君與天為
一然後能得之庸之若不同寅協恭皆是虛文賞罰皆
不可有我此心常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纔有止
息有我之心便生便非天心此說如何先生曰五典者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不
知者謂此五典人所為知者謂五典皆天敘也敘者有
倫理也故親生之膝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其至與皆人心之所固有固

有孝天也教者謹戒之謂悖不孝也人不本孝因物有
遷始失其孝謹戒之使不失其孝爾五禮謂以吉禮事
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
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庸用也在人能用之此五禮
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天人一道也寅有敬謹之意
五典五禮行則君臣上下皆敬皆恭衷心也其心皆和
同天地之間一而已五服章彩不同隨其德之大小而
賜之服惟當乎人心則當乎天心討有罪罪有五等用
刑亦如之必合天下人心則合天心皆不可容一毫之
私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汲古謂聖人

所為未嘗不天無毫髮人為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
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至于功曰亮天功民曰
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為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
靜罔不純乎天故無為而治者即天心之無思無為也
先生曰是如此見論語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之於裳是為十二章
至周則升三辰於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為九章其取
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義先生曰象服十二
章以舜之深衍未盡明命禹則之為所明又不備于後

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以職其義可明人心即道
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明無思無為而無
有不照即此心之虛明光宅天下山以象靜止不動而
發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霈澤博施由是心而發
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則華蟲似矣清明澄蕩
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姑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
照象此心之照明宗廟之彝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
人而君心常慮乎不悖粉而散之則其惠廣及黼為斧
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
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

以合於夫道非出於人為黻形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
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為冬春
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辯察是是非非也衮職如此
豈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
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道一而
已矣

先生觀書[redacted]汲古曰出納五言汝聽何如說汲古對曰孔
安國云出納仁義禮智信之言呂東萊云五言樂之成
言者今之三百篇詩是也詩出於上者為出出於下者
為納出納作之於樂先生曰此亦是東萊之說五言是

五方之言出納即舜命龍作納言又周官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五方者并中國也五方多所傳道者乃其方人士之所習言之害道者不可不訓而正之也誦其言於朝納也布而訓五方出也聖人之教民憂國知此後世不復有出納五言之官矣孔子曰惰廢官

舜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此微覺治之大速故禹有俞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傲亦謂撻之遽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而至於慢遊至於傲虐其末流安知其不至於罔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簡初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惟勤勞於事而已殆非至精後者所謂微動乎意者亦不過不急於土功而動念乎呱呱若此類而已不動乎意則孰非精一茲未見其粗也 見講語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為也然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文思非出於人為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不見使胷中微有意有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為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 見訓語

益稷篇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按明堂位言二代之禮樂而擊玉磬郊特牲言諸侯之僭宮縣擊玉磬孔安國訓球玉磬簡謂戛或擊以鳴球玉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而詠歌求言而聲依永也以人聲為先而球琴瑟從之故曰以詠是時祭禮初行祖考來至虞賓天子之後在助祭位群后德讓亦以初就位故讓也讓出於誠出於德性也然後堂下之樂管鼗鼓與堂上之樂合作其一成也止以柷敔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其次序亦與此同笙鏞亦堂下之樂儀禮周禮亦然大鍾謂之鏞其笙鏞之間作也鳥獸蹌蹌然而來

至其九成而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之擊拊石磬也了
戯率舞庶尹允諧舜德格于上下感于神人以暨鳥獸
而韶樂和聲人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非分外事也道
未始不一故也孔安國謂戞擊為柷敔殊未安下言合
止柷敔安國又謂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按爾雅所以
鼓柷謂之止則柷所以止樂非合樂安國又謂搏拊者
拊以韋為之實以糠樂記會守拊鼓周禮小師擊拊大
師登歌令奏擊拊而放書附為付則付附拊特未定也
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則拊搏所以擊之非
鞀也荀子曰縣一鍾尚拊之大戴禮記曰縣一磬尚拊

然則附或付或拊誠有其鞀鞀其古矣而夔曰搏拊琴
瑟則拊非鞀也乃明堂位拊搏擊之謂其出指曰搏入
指曰拊歟世亦曰拊琴而搏其聲拊從況下言拊石豈
常鞉之謂也大戴禮記縣一磬其玉磬歟鳴球宜尚附
常鞉之至甚古夔偶不言歟抑擊拊周禮非虞禮歟若
此詠歌有附尚於磬則宜居鳴球之步不宜居後然夔
所言乃略舉所作致感應之效者非備言樂器也人聲
玉聲絲聲不及遠故在堂上今鼓琴不在堂宇則其大
矣此亦可驗
簫韶九成何為能使鳳凰來儀歟石拊石何為能使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為幾幾微也
動之微也是為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
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
見可以畧言而不可以詳言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
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
為正為中為和為樂為治為熙為敬為欽為善為一皐
陶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者此也所
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
謂叢脞所謂惰所謂墮者非此也 見訓語
簡讀伊訓至官刑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敢有殉於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具訓于蒙士簡於是竊念夫今常情庸俗其恒舞恒歌
者亦寡恒畋者亦寡至於殉貨色者多矣人往往未必
知家必喪殉色而喪家者人亦具知至於恒遊人固以
為非大惡可恕學子習舉業時文而已輕浮縱逸往往
戲侮聖言以為有司不以是去取若夫逆忠直遠耆德
則所至如是遠耆德則自然比頑童矣其於忠告者率
不悅甚者繼以怒其於老成則曰昔之人無聞知縱不

誥毀則亦不親狎矣望望然去之矣乃不知所以丧家
者在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可不深念哉可一讀遂已
不書巳之所犯于坐右而日日觀省哉 見訓語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
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吾心之即道
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亦曰率性之謂
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道道即聖聖即睿言其
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
於是謂之道皆是物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

子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為二此
亦孟子之疵

洪範九五福不曰貴者何也皇極之道人所共有欲使庶
民成于此極則貴有限故不言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文
王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能使人人貴哉故六極
亦不言賤若夫富則有儉德者皆可致不貧之謂富周
官序言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三代而上其於民無貴賤
無不教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
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
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簡觀書至是又觀首篇言文王明德慎罰又憶念舜典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而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不得已
而用刑皆所以左右斯民使歸于正今大罪之眚災者
固上奏而不殺至於小罪非眚終自作不典式則斷斷
乎不殺豈周公之嚴不如後世之寬哉而舉一世賢士
大夫之論咸以為不可行何也然則賢士大夫當深思
周公大舜之旨夫刑者所以治民之不善使復于善爾
彼怙終不善則殺之也宜殺一人而衆人畏憚不敢長

惡善心興起者不知其幾也否則屏之遠方如疑則赦
或罰可也雖然文王先敬忌明德家既齊大小之臣無
不一于正而後可以治民不然則亦未可故康誥曰不
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而惟威惟虐乃非德用義

先儒謂王城與成周為二地簡竊疑其不然紛紛于今蓋
本乎孔安國一人之說夫召誥序言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洛誥序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
周使來告卜則所謂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而安國乃
析為二者蓋以周公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安國疑此卜二地遂謂瀍水之

東為下都為成周與洛邑王城異自此說一立而後世
諸儒不復審攷遂祖述不已而簡所以疑其不然者其
情狀大體已著于前矣若夫下瀍水東亦惟洛食者見
龜所食異亦依洛邑之吉爾亦之一言明非二事王於
是拜手稽首以謝周公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未嘗及别為下都以遷殷頑民之意多士
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多士亦言于新邑洛又曰今
朕作大邑于兹洛畢命亦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則洛邑即成周豈不益明合召誥洛誥多士君陳畢命
五篇之序讀之情狀昭昭又春秋左氏傳言王子朝入

于王城成周之寶珪于河益驗王城即成周昭二十六
年冬十一月王子朝奔楚敬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
宮十二月王入于莊宮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
城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則莊宮在王城中則成周即
王城又明矣宗廟宜在王城事理益著又況敬王微弱
既告于晉合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又豈能營宗廟宮
室郊社百司庶府賓館耶則益驗成周即王城非獨言
瀍水之東益明左氏率好更辭既曰王城又曰成周乃
其屬辭常法又孔穎達正義於王城言今基址可以[illegible]
瀍水之東不言有基址可驗卽可審知成周與王城

非異也
周公既復政厥辟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首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忽良久而後歎曰嗚
呼休兹知恤鮮哉休者歎美之辭謂夫兹乃致治之至
要而后王知以此為憂恤而深慮之者亦鮮矣嗚呼兹
誠立政之樞要雖四海之廣夷狄之遠其治亂其叛服
盡由於此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右大臣與夫親
信近臣皆得其人如濬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
木之本其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効多其樞甚近
而其應甚遠豈不要且妙哉所謂休者以此雖然使自

古世主皆知此為要皆知此為急皆能恐懼深憂詳察
則必得其人必致治安不復有亂亡之禍夏可以長有
天下商不得而代之商可以長有天下周不得而代之
惟其知以為憂者寡也故周公首以戒成王恐王心之
忽乎此也伯長也王左右伯長之官大臣也任信任也
居王左右王所信任之官近臣也既為長伯既所信任
必得大賢始居其職既為大賢不可輒易當常居其位
故曰常伯常任至於準人典司法則亦可以次賢為之
亦貴久任而其體稍降其人易得不必以常為名綴衣
掌帝幕小臣虎賁持戟屏衛之士言至此則凡在朝列

與夫侍御僕從盖盡舉之矣然亦不過王左右之所親近此誠可謂灼知立政之要領矣豈有大臣近臣皆大賢而其保任遠臣有不可信者乎豈有朝廷既治而外治有不舉者乎豈有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王心有不善者乎王心既善大臣近臣又皆善而遠臣有不善乎世主豈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擇而周公深有慮於成王者盖略知所擇則所擇不精深愛深慮則所擇必精苟非明哲之主往往忽於其近勞神於遠且一意於擇近臣猶慮其或差而況勞思於耳目所不及之地難哉好詳而不好要必至於兩失好要而不好詳必可以兩得是故惟明王好要以擇近臣為要知天下安危治亂盡在此則不敢以其遠己而惡之不敢以其從己而樂之衆好必察衆惡必察虛中靜觀既視所以又觀所由又察所安安者其久也惟深慮久察則雖有深姦潛情久而自露歷觀自古亂亡之君大率以人遠己而疏從己而親故賢者常遠不肖者常近而亂亡隨之雖中材之主苟知安危治亂惟在近臣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違為用舍周公大聖人灼見治亂之機在於知恤而已矣故深致其意特異其辭以啟成王難者曰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方萬里之情要使盡達于上亦當察遠臣之賢否而茲止以左右為言殆亦不可偏也曰遠情誠不可以不通此謂通遠情非謂擇遠臣選擇遠臣責之於近臣而已遠臣之邪近臣之邪明主之所深慮者在左右而已周公致戒誠為切的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成王繼統周公攝政故致敬而告之曰嗣王代天作子非可輕也群臣因公之言咸進戒於王則謂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周公遂嘆曰當此太平休美之時而知憂此者鮮

汲古因又問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與嗚呼休茲說者多不同敢求其誨先生曰伯長也謂六官之長及三公當常久其任故曰常伯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常任其在左右司法度準則之人曰準人庶職之繁言之不盡遂言綴衣虎賁之微則其間在左右之職盡舉之矣綴衣掌帷幄下士顧命出綴衣于庭虎賁謂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周公發嘆而曰休者以前言之甚美也盖治道不遠近在王之左右左右苟得其人得君德烏得而不正曰茲者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今人言亦有此類休絕句茲亦絕句謂治要在此然知以此

爲憂恤者鮮使人君能憂虞乎左右之臣則不肖無良
而入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聖人之言非不切至後
世君臣如醉如夢故貽禍於無窮 見誥語
世儒之言果斷惟曰處事當決無疑滯蓋誤解周官惟克
果斷乃罔後艱之語周官蓋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繼
曰惟克果斷所以賛言志勤戒毋悠悠當如舜若决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謂夫知之已審見之已明而又悠
悠不勇進則不可非謂見未明知未審冒然勇往也後
儒所謂果斷乃此類耳異哉觀古書不達其旨惟就己
說既誤已又誤人謬以千里夫知已審見已明尚當謹
謀況於未明未審而遽果斷哉閒深慮世說久固遺禍
無窮欽敬指周官上文以證 見訓語
書首言堯典舜典典常也舜曰惟精惟一一亦常也仲虺
之稱湯曰率厥典又曰謹厥終惟其始所以勉之常也
咸有一德一篇伊尹所以丁寧訓諭太甲曰常厥德曰
一德惟常故一惟一故常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
曰協于克一傅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洪範曰皇
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彝常也夫以皇極之道箕子爲武
王諄諄言之者乃在於彝之一言則常道之爲道大矣
成王命微子亦曰率由典常誥康叔又曰勿替敬典今

祭仲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周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
嗚呼古聖賢所以立德所以出治無他奇巧所以每相
誨告率不過典常之道自經學既古聖人之道德事業
當有高深奇而之論而書之所載惟曰常道豈古聖賢
未肯盡剖胷中之秘而政事之外復精微之旨哉是不
然孔安國不知道裂而殊之故以三墳爲大道五典爲
常道不常何以爲道不一何以爲道道心惟微本精本
一人心即道心心本常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爲政爲
事則其政可以常立其事可以常行不合乎天下之公
心而爲政爲事則其政不可以常立其事不可以常行
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蕩蕩平平之道即常道也無深無奇不怪不異在夷
簡易而天下之道無越乎此由古到今有失此常典平
夷之道而能有濟者未之前聞也
漢孔安國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欲廣其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劉歆謂孔
壁中得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有又也即恭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之有也時世已有魯淹中所出之禮世謂
之禮古經者七十篇文與孔壁之禮相似而又多二十

九篇故曰有世所未見故曰逸亦猶世已有伏生之書與孔壁之書文相似而又多此逸篇之書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數也自大小戴已集此儀禮劉向別錄亦見之向歆父子之校書秘府備見古文漢藝文志亦謂孔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禮記者有禮又有記也即孔安國所謂傳藝文志又謂之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後又謂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蓋世尊尚之故曰經實古傳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觀此往往竊疑三百篇當復有深義恐不止此不然則聖言所謂無邪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不然聖言坦夷無勞穿鑿無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正而無邪有善而無惡有誠愨而無詐偽有純而無雜有一而無二三讀周南召南必不面墻以興以觀以群以怨無非正用不勞勉強不假操持怡然自然所至皆妙人能知徐行後長之心即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即仁者之心則知之矣此心人所自有故三百篇或出於賤夫婦人

所為聖人取焉取其良心之所發也至于今千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興於詩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思無邪即興興則不面墻一旨也自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日至月至者相繼淪沒孰有知此旨者此旨非子夏所能知也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獨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則知無邪之旨矣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其於夫子其與無邪之旨乖矣思無邪一語孔門諸賢盡聞之後世學者亦盡聞之而簡謂曾子則知之餘難其人何也斯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鍾鼓震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詩三百篇多小夫賤婦所為忽然有感於中發於聲有所諷有所美雖今之愚夫愚婦亦有忽諷忽美之言苟成章句苟非邪僻亦古之詩夫豈難知惟此無邪之思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起不知其所自用不知其所以終不知其所歸此思與天地同變化此思與日月同運行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

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旨
也今夫所謂毛詩序者是矣知此旨求諸詩而無說興
說而必求其說故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孔子
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非言關
雎之詩也為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傷善之心之意
樛木之逮下意指君子故曰樂只君子而序言后妃桃
夭言昏姻夫婦之正序者無得乎正之旨必推本諸后

妃之不妬忌鵲巢之詩初無國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
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何彼穠矣之詩初無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之情
而序推而詳言之蓋為序者不知孔子所刪之旨不知
無邪之道見詩辭平常無說意聖人取此必有深義故
穿鑿遷就委曲增益雖傍依禮義粲然典雅之文而孔
子之本旨亡矣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又謂
衛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宏之徒
歟子夏之突未必至如此甚蓋毛衛從而益之序本曰
義先儒謂衆篇之義合編者謂今之所謂序者也猶夫

冠諸各詩之首後儒離而冠之故學者見序而不見詩
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面墻矣今
序文亦不必盡廢削其大拂者與其害於道者並諸其
末毋冠諸首或可也觀詩者既釋訓詁即咏歌之自足
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為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
面之墻矣其通達也孰禦昔者舜命禹亦昌言禹拜曰
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夫都美辭也既自以所言為
美而又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爾故皐陶吁嘆而問曰
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自或者觀禹斯言無說也無義之可索也而
皐陶曰俞師女昌言嗚呼至哉惟禹能言惟舜皐陶能
聽能知學者知此則知思無邪之旨則知易書禮樂春
秋之旨則知天地四時鬼神萬物之旨則知萬世千聖
之旨 見訓語
孔子刪詩三百篇未嘗作序惟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簡
取詩求歌之不勝和樂歡暢如造化發育藹然粹然不
知天地之在彼焉之不齊也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
也嗚呼至矣及攷序文大失本旨如云縣日如沙混金

詩中無邪之妙自足自全雖不知何世何人所作無云
於斯妙也況序亦不能盡知其世與其人其間乖謬良
多
先生問汲古既醉詩云昭明有融曉此說否汲古對曰昭
即明也融和也既明且和其德備矣未知是否先生曰
融一也昭明有融是澄然融一見論語
汲古問大雅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云嘉樂君子憲憲
令德詩假音暇却與中庸嘉字不同先生曰假者嘉音
之訛曉此詩否汲古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此言王有令德則民從而天與之是否先生曰嘉善和

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從樂而非善固非德性
之樂從善而無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又和樂德性
之光輝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為善又為樂也此惟有
德者自知而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道德性人
所同有惟不昏蔽是謂君子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
顯著顯顯者令德之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
諸臣由此德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亦在是
故受祿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自天實自君
子之德性汲古又問干祿百福是成王求祿於天否先
生曰干祿非干求也干字似干將之譌訛也闕疑則可

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為千十萬為億言其多也顯臣
子孫蕃衍至于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精明尊大之
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輝光非有心於為靜默
為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
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辭也不愆不忘
率由先王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忘自率由舊
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同也汲古又問威儀抑
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如何先生曰威儀每
每有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
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匹類也率由群類衆欲而行無

已私也是皆德性之所發如此先生曰道無先後小大
覺焉者有先後小大汲古曰夫子告子貢曾子皆一以
貫之子貢徒聞而不復問曾子能唯而不加辯此見聖
賢之道無異而覺者自異焉如曾子與子貢吊季孫之
母閽人以君在弗內俱入廄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
已告矣及曾子入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
而揖之此非容之謂也其覺與未覺自見於動容出處
如此惟聖人一貫之妙不可言先生曰聖人循循善誘
姑曰一曰貫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
不必言貫曾子未覺始言貫以發之次既悟既覺知此

心日用無非此道故與人忠信恕人如己皆此道也子貢則不然億中方人且未知忠恕夫子屢啓之而終未覺

先生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何說汲古謂此只是天人一理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即文王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即天也其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先生是汲古因問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如何先生曰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為微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為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為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

屬於思為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為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猶雲之散於太空其緝熙於思為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為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為穆穆也　已上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九

家記三　論春秋禮樂

春秋於魯桓書至至者以禮至于廟者以禮至于廟也春秋之時典禮大壞時君能以禮至于廟者無幾史書之聖人無敢削焉是知也說者謂危之鑒矣左氏近之矣而未有以明其為道魯桓天下之大惡也何道之有蓋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聖人如天焉無私好無私惡魯威大惡聖人已著其罪所以明其非道非私惡也至於至廟一節猶知遵禮之善猶知有祖廟也雖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於誠而其事則禮也聖人知所是也是者是道非者非道

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終不以威公彌天之惡掩其毫毛之善以善者道之所在聖人不得不明之也

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為春秋之君臣設也為萬世設也

春秋為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諸儒作傳不勝異說或以為尊王賤霸或以為謹華夷之辯或以為正名分或以為誅心凡此固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終不明白子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由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朙皆所以朙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曾益吕周史漢汲江池之詩編詔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春秋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如晉一章與國語大同小異其異爲義不甚同大戴記與家語言等篇亦大同小異義亦大殊以是知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雖盡信於是甚明

春秋人物多賢而吳季子晉成鱄其言簡而心敬爲季子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至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子非有道安能爲此言成鱄曰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心能義制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簡其有味乎應和之莫照臨之明經緯天地之文也

秦穆公欲立重耳擇公之心本善以公子縶以利說之而

移晉夷吾欲從兄於翟夷吾之心本善也與芮以利說之而移茲利也乃害也韓原之戰穆公幾爲韓簡所止徇縶之說以至於此也夷吾雖以不正得國身陷於冤子不免戮害孰甚焉

汲古問春秋經有書王正月有不書王正月此是畧闕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書王正月雖桓公三年而後不書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而書王三月汲古云未達其義先生曰不書者非脫闕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即此類也蓋春秋其甚嚴而亦甚寬魯桓弒君周王當誅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誅始不書王魯昭公之見逐於三家薨於乾侯逐雖輕於弒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書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討之汲古見莊子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汲古謂忠孝名雖異而實無異知以有二言之恐非聖人語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莊子以一命一義而分忠孝以爲聖人語誠雖取信先生曰忠孝一心無或於異論如周曰以此

爲肖又曰物人天久矣是皆紛紛於意慮之間也
知乎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旣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隨矣又自予宥矣
汲古問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以
進藥致禍何春秋書弑其君左氏曰許悼公飮太子止
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公羊曰曷爲加弑譏子
之道不盡也穀梁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何三
傳皆言止不弑君先生曰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如君
有疾飮藥子先嘗之親有疾飮藥子先嘗之許止不愼
不敬輕果進藥致此大禍雖奔而棄位未踰年而卒足

明其心而春秋猶加之以弑名者所以明道也夫人心
自善自淸明謹重必不輕進其藥於君親惟其意動而
昏不敬不謹故輕進藥於君親而不免此禍許止雖未
踰年而死亦不足以贖弑君之罪者孔子不削欲使後
世深思力索求免此罪必至於復吾本有之道心則靜
重敬謹自備萬善自絶萬過自信其可以免矣見論語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人心卽道不假外
求放逸慢易則失之故曰毋不敬毋不敬則常淸常明
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也寂然而昏如日月無
所不照而非心心孔子不知老也將至皞皞乎不可也

已純然渾然之妙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卽此妙也
至者終月如此日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怕兮其
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
能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也儼若思
未言之時也至發於言辭亦安亦定則動靜純一其德
全矣故可以安民見訓語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
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
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

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
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
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成其俗也此無他
人欲盛於中度實行非已所長姑從其所長於博聞强
識而尙之人之常情多言已所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敎
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
戴記之博聞强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
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
見於此
禮曰死而不弔三厭溺畏死於兵壓死於巖墻溺

於水非不弔也下忘爲弔雖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
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言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亦
謂貞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之所不安
也禮在人心故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義生於
人心之所同然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
勿遂此禮也豈生於人心之外乎智者即心而言禮愚
者自外而言禮曰禮自外作者非聖人之言也以五禮
防萬民之僞謂是也 見訓語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
廟父之友吾哭之廟門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

六

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
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猗與聖哉惟
得道乃能隨變化爲狀皆道心之爲而不知其所自來
也竊笑夫好古不通之士錙銖比方分寸量度其何以
應方來無窮之變哉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
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
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聖人日用變
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是謂大德小

無踰也小德則出入可也子夏云云大德不踰閑小德
入可也是殆聞夫子之誨而微失其辭意今無小大小
大之言因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也天地變化何大何
小子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
大之論因人而遇施謂其果有小大不可也謂其果無
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
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
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觀脫驂於舊館之事使不知
其爲孔子必以爲輕重失倫也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
子亦莫論孔子之心往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

七

訛妄者有之矣如謂子鼓琴見貓取鼠欲其得之遂有
殺沈貪得之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
子曰殆哉此則訛妄矣脫驂之事非訛也無妄之疾勿
藥有喜孔子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
也脫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
純純皜皜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脫驂天道之變也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 見訓語

檀弓下篇云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
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又子游曰始死脯醢之奠既葬
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

為使人勿倍也焉乎鬼神之達〻如是也孔子曰未
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以形觀人則人
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者人之精形者人
之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神無方無體範圍天地
發育萬物無所不通無所不在故孔子之祭知鬼神之
實在而群弟子觀孔子之祭時精神以為如在也今子
游以為未見其饗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死生一致
人神一貫此孔子之自知非子游之所知而況於戴聖
乎見訓語
檀弓下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非聖人

八

之言夫君臨臣喪親愛之心也人不能皆聖人聖人則
無畏常人安能皆無所畏桃茢執戈所以安夫人君之
心也聖人不敢盡去此禮慮夫畏心之勝弁與夫臨喪
之禮而不行也巫祝所以接夫鬼神者桃鬼之所畏茢
雈苕蓋曰掃不祥鬼亦惡鐵戈益足以抗之矣聖人安
以此為禮因人情而為故有此謂畏之猶可也而曰惡
之豈君臨臣喪之本心哉記者誤釋賊其君所以親愛
其臣之心夫聖人不得已而存是禮記者又從而增益
其不善之心奚可見訓語
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公

今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者乎哉我則食食記者記此蓋有是敬子之意是啓人
臣無君之心也不可以為訓學者斷斷乎不可讀非聖
之書孔子殁邪說又作先儒莫能辯其非致國家行其
書列於六經殊為巨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
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
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九

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
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
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
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嗚乎非聖之言殊為害道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故肆
無禮固不可而子游言禮於心外唯曰微情曰故興物
不言此心本有之正謂人死斯惡之矣此謂他人則可
謂其子則不可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雖至不肖其親死也哀痛啓悶而子游曰斯惡之乎

誣矣夫人皆 孝之情而子乃誣之以爲死而張之
是奚可是奚可設葬奠所以飾也爲使他人之勿惡猶
之可也若夫絞衾所以愛之非謂他人而設行人子哀
痛忠愛之心而已矣聖人因人本有忠愛切至之心而
爲之節文故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至於又曰
無能也斯信之矣其誣汚人子之孝心滋甚始死之奠
朝奠夕奠殷奠啓奠祖奠遣奠虞祭接祭卒哭祭祔祭
練祥祭禫祭皆人子篤愛之誠見諸禮文者如此亦非
自外至也亦聖人因人心而爲之節也至於又曰未
見其有饗之者也噫其甚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生死一人鬼一孔子未嘗言無鬼神
而子游敢於言無鬼神是奚可人惟不知生故不知死
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寢不離床而夢登天夢之千里
之外豈七尺之軀所能囿哉人執氣血以爲己執七尺
以爲己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知其未始小異
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
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
列而爲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吾道一以
貫之孔子祭如在知鬼神之實在記者無以著孔子誠
恪之心故刪 而子游以爲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初

奚可是奚可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再拜
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
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子孫毋變也檀弓下篇具
載如右無譏焉斯足以著衛獻公好賢親忠之心矣簡
初亦爲之起敬而無疑他日讀之乃覺其非道似是而
非不可以無辯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獻公深感
柳莊之弼禍念之不忘故至於此而非太公之道也非
禮也似善矣而私也作好也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

臣也當祭而廢者惟天子崩後之喪爾臣攝其事則君
薨夫人之喪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孔子曰后之喪爾不聞以公
卿之喪而廢也公大賢盛德猶不以其喪廢禮而况於
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必告私也不釋服
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遂以襚之與之邑亦可
怪不可少緩乎知孔子不以車爲伯魚顏子之椁則大
道清明人欲消釋非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
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荊與魯皆非禮檀弓譏不以

記可也記者蓋有不平前人之心魯以非禮亦快意巫祓殯足以挫荊人之心也嗚呼衰世人子所以事其君治其國者多此類不能輔君以道與其國家而使朝楚徒求勝於末節亦可羞矣亦危矣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且既無葬可犯人禾之禮而不庚之是子皋之過也記者既不明言其非而卒記難繼之說是殆許之也檀弓記者衰世之士禮樂浸廢之論也載哀公妻我之言載容居不敢忘其祖之言皆不明言其非可以勿記而備記徒啓後世廢禮之端又記軍有憂赴車不載櫜韔意示將報也嗚呼此豈先王典禮舜命禹征有苗苗逆命班師振旅其載櫜韔也必矣衰世所為遂著為禮此甚不可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此亂國之為也檀弓既為而不言其非禮則後世將有倣而為之者矣今削之慶父弒子般閔公與士大夫不敢申其哀懼慶父之不悅也申哀盡禮則不悅慶父矣閔公畏禍而不絰亦卒不免絰麻於庫門之外者畏魯人之公論也不敢以絰麻入畏慶父也

十二

曲禮檀弓多言喪禮蓋合孔子所重民食喪祭之意義矣祭禮其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斯人天性之發於入為而先聖王因為之節制者也見論語部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月令此類衰世之文也衰世君昏政亂不知唐虞三代盛世初無是事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古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今月令云云是使衰世君臣安於衰亂不復反身脩省謂月令所著乃古之常耳致之疵也豈不大誤後世耶凡月令此類宜削見論語

月令其秦人之書盡紛君臣之職而總之天子天子之職當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群臣各盡其職事之大者則請于上而行之何至事無小大一命于天子秦尊君卑臣罷侯置守欲天下之權而盡總之其弊至是為天子者亦勞矣安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三代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此啓人盜心載季秋為來年受朔日其秦書也又見呂不韋春秋

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十三

有傳內有慈母〻〻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曾之有司
亦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而小記言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是爲慈母有服子夏之傳喪服也亦曰慈母如母傳曰
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
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如
母貴父之命也子夏所傳又與孔子不同蓋未聞孔子
之言故爲俗禮作傳孔子之射於矍相之圃也使子路
執弓矢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
入其餘皆入然則爲人後者得罪於先聖如此而子夏
傳妾由而爲之說何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事慈
母如母非道也父命爲子母非正命也從父母之命爲
得爲孝乎子夏隨俗爲說孔子固嘗鄙之曰女爲君子
儒毋爲小人儒子夏非知道之士後世不宗本孔子之
訓而雜用俗習之說不知子夏之說而尊信之蓋非聖
人則多弱私情多違公道故世傳喪慈母如母之禮今
又載之國法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孝道不明人心滋
亂幸有先聖之言在鄭康成必欲合孔子子夏之言爲
一故爲孔子所言指國君之子康成好牽合衆說不知
孔子初未嘗言大夫士之慈母異禮姑舉君家餘可類
通況父母亦稱〻〻君子夏喪出母〻〻父命爲母子之說乃〻

愛妾之私情非天下之公道子夏所謂喪服傳害道者
良多不可不削以釋人心之惑復人心之正小記亦有
可削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鄭康成云吉
凶可以同處正義云待事畢然後歸哭二說皆未安禮
必明其義鄭從曰吉凶不可同處不本諸人心非義之
正夫有君喪服於身尚不敢私服以類通之則卿大夫
爲尸於公既受宿不敢辭爲尸之事宜也出舍於公館
者悪哀情之亂齊敬也待事者待祭日已爲尸之事也
齊衰不可比於君父故雖內喪不廢尸事惟聖人能辯
微決疑
文王世子曰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
中吁聖人之言未嘗有此唯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
一以貫之未嘗裂內外如斯辯截不通也樂者吾心之
和順禮者吾心之等節無二心也所謂交錯者何哉簡
每見學者多不知道意慮萬狀不知其未始不一也見
訓語
文王世子篇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
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

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其爵於上尊也鄭注曰郊人賤技藝殊未安夫所謂三者有德進焉何得以技藝賤之況賢能之書道藝在其中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三代之制未嘗賤藝鄭强加技一字形容藝之賤蓋不明遠之之意遠之之意謂未及語姑勢而教之故曰郊人明未登于賢能之書爾非賤其藝也且其爲言亦未當聖人之於人無所不敬愛惟有罪乃遠之郊人方教而進之不當言遠之六卿在郊野卿大夫攷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吁斯言似是而非雖正而不通父子君臣固其大倫而道無不通斯言使人雜而不一曰示之則意在於事不啓人之心又曰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道者也皆似是而非與周禮師氏保氏曰德曰道同而其旨異是皆求道於外不知人心卽道孟子於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魯哀公曰是非吾道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曰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聖賢皆啓人本心之善故人心易明記者之說無益於人徒爾惑人惟道從學問人於迷而不知其非此禮記之言有是有非而後世一尊之令以爲經以此取士遺

爾者黙故學士大夫千載一律意說紛然道心滋蔽吁可痛矣知其蔽者有幾又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三公坐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當尊而禮之而曰使能亦不敬矣

文王世子篇首叙文王所以事王季武王之所以事文王者善矣餘言禮事亦多善惟以意說厠其間則有不善前已辯數端後又曰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又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吁仁道之難明也久矣學者無輕言之孔子言仁豈曰惠而已哉今論語一書具在學者能通之者有幾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蓋謙辭亦足明仁道之大矣此止以養老幼言仁亦不知仁矣仁如桃有仁杏有仁梅有仁寂然無思爲而能發生知此之謂智常明而不昏謂之仁由是而日用萬變無不中禮謂之聖此可謂大矣豈思慮之所及始終一道大小一道此曰大事則謹其終始徒亂後學

文王世子篇曰若内竪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既夕禮記養者皆齊夫玄冠玄端因齊服而視疾必玄者忌素

也非齊也親有疾于憂興足方異何服齊耶因玄而曰齊
乃禮家下知道者溺心於文為之曲失其本心者也此
當削齊字庶不壞人心不損於德聖人復起當不易斯
言士喪禮雖本於孔子而既夕禮乃為別篇此又其記
斷非孔子之言
汲古問記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未曉政何以藏身先
生曰聖人言此政即禮也故曰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
政安君也夫天生蒸民有欲無禮則亂而君據其崇高
富貴豈容廢禮以危其身周以禮廢故衰魯以禮廢故
亂惟禮行義明而人心安於禮義乃有尊君敬上之心
無犯分干正之意故謂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經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見誨語

占列聖之於禮蓋有不說之至教焉而諸儒莫之知也犧
尊有沙牛之象焉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為沙
牛牛之為獸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
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觀犧之象必不作乎輕肆放逸之
心心不輕肆放逸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
之曰娑尊蓋因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
沙誤謂羽飾改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娑差
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毛鄭受誑甚矣大和中曾郡於

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為牛形厥聯后
禮經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毋更曰娑殊滋後人之
惑周禮司尊彝云朝踐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
堂位曰犧象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之故亦曰
獻尊何以改讀為象尊為象形象之為獸其重厚為至
其入水毅然慫然險莫能陷人之道心似之自道心也
明者觀之足以默證聖心之精微矣夫尊有虞氏之尊
也大之為言非物也當為至質無文之形或曰瓦尊也
主不似道虞山尊夏后氏之尊也明堂位曰山罍山寂
然未嘗動也發生草木其用無窮人之道心寂然尊親

從兄事上臨下變化云為神用無窮豈不似之著尊商
人之尊也商人質其器則木其尊則著于土而無足舊
以掌灌尊亦以掌皆不復寫象是謂無象無所取象聖
人之示人也亦明矣兩口錯兩耳而狀類口獸體狀然
斗故又從斗數而先儒外求音類謂為禾稼之形者殆
發也字書無此義焉壺尊以壺為尊亦無所取象也亦
猶著尊之謂微人之所以不明乎道意說蔽之也觀著
尊壺尊之形則意說無從而作庶乎道心之忽明矣此
雖內明者自知之不可以言語解也可以言語解者皆
意說也非道也犧尊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蜼彝黃

目之彝皆不可以言說解也以爲可以言說解者不識
犧象山尊與犬雞彝虎彝鳥彝蜼彝黃目之彝也鷄之
知時不以思而得之也不思而自知豈不足以證道心
之寂然而無所不知乎鳳鳥之知時也亦然又有鳴聲
至和純然道心之默契故樂音取之有道者必有德威
其靜重剛毅之威似虎而其文也發於自然亦似虎蜼
之爲獸健捷而有智鼻仰尾備未有兩岐雨則自懸於
木以尾岐塞鼻或以兩指蜼有智有健捷自道心而發
智者似之道心之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洞照何思慮
疑滯之有故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黃中也中無體質
無作好無作惡則無所倚無所偏畔矣目清明也禮
家之說曰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陋矣此豈足以知
黃目之旨哉道心無思無爲無偏無倚自然清明靡於
內外萬物畢照不可以意度也而曰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皆窒者之意說非道心之實說也方道心發用豈曰
吾今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使果有此意則倚於此意
不可以言中矣此意窒之何清明之有黃目之象誠可
以默會不可以言盡也尊之爲言言是道之可尊也彝
常也惟道爲常書言典常惟常故一老氏之言駁矣亦
曰知常人之道心未始不一未始不常未始不清明未
始有偏倚唯其微動於意焉故失之實未嘗失也曾也
如日月而雲氣蔽之雖足以塞其明而明未嘗息也自
不知爾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
目蓋之爲象雷也古雷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雲
象皆古聖列動啓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
足以爲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訓詁所能殫孔子曰風雨
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見訓語
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
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此非聖人之言禮家之
意說也黃中是也目言其清明亦是也而專以氣言則
非也至於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幾於可笑矣不知
道者之言固宜其支曲於意象文義之末而不悟本有
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人以之靈是中
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虛明發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
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內何外何思何慮而言酌於中
而清明於外惡有是理也哉黃目之道即犧尊之道犧
之爲物重厚而不浮人心之未遷於物則皆厚也此厚
即道心也人皆有是道心而自不省也犧尊猶象尊也
象之重厚不浮猶犧也山尊亦猶是也山寂然而不動
而又非無用也草木生焉水泉出焉人之道心本無體

狀無體狀則動靜不足以言之山其似也禮物多取象
雷之象是又黃曰之道也人與天地名曰三才言其一
體也道心虛明云為變化即雲雷之用也即天地之道
也古聖人即禮象以垂教其啓後人至矣而先儒未有
默識其旨者孔子識之故曰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水
皆此妙也
玉藻凡祭不諦廟中不諦何也事死如事生歟古者卒哭
乃諦則生事之時未嘗諦也康成為說穿鑿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幹旋天
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鄭康成謂謙

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不玉古
之制也行則聞佩玉之音君子之德也吾聖人獨異於
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
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清
明而健行者是也博厚而靜止者是也春秋冬夏風雨
霜露皆此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此也山以是峙川
以是流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
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也混圓而
無端也五十五行也五常也錯綜成章綦組綬也天也
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此也玉非有聲象非無聲也一

以貫之也一非寡萬非衆也是故天數五地數五一也
十百千萬億以至於無窮一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
君是也所以尊卑所以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
無庸加思焉而未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
一也思不思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
幹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
贊也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爾
顏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不知一
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云周公踐天

子之位且書曰周公相成王不曰踐天子位明堂位之
書非君子之言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今明堂位曰七百里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閟宮公
車千乘乃方百里謂作之數或并附庸記之若方七百
里則為方百里者四十九為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
多誣
小記大夫不主士之喪其衰世之禮乎古者不降上下各
以其親其情宜無此
大傳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此為大傳
者之意誤非武王之心也孝子順孫致其祖考尊而大

之之道然武王至是始得以帝其尊而大之之心也
大傳又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夫所謂民不與焉異乎孔子所重民食喪祭矣大傳意雖在民而言則不中又異乎中庸之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傳以治親先於舉賢猶云可也至於以舉賢列報功之後不知命何人酌所以報之也矧存問愛人者事亦偏小若此類多矣何止於五

大傳又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夫欲齊一天下之心則改正朔易服色考文章亦足矣攷諸古志未聞更立權度量與器械既易服色又別衣服紛更如此三代器服誠有不同蓋積世之久風俗浸變器服浸異非創業之聖人遽紛然盡革朝野之器服也

大傳又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簡編謂其五者皆當惟名未安鄭康成訓世母叔母之屬夫名因有之而亦豈無尊尊親親之心乎不然則謂君之母妻之稱而亦豈無尊尊之心乎古者斥夫人亦與其臣爲禮亦豈略無親義子夏謂士爲庶母緦以名服也豈無尊尊之心乎親親之心乎從母昆弟緦子夏又曰以名服也豈無親親之心乎大抵不知道者多好爲分裂殊異之說其末流至此豈不壞亂人心

學記亦非知道者作泛泛外務謂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辭氣非真通達果通達豈九年所可限又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游息孰非脩習之地善脩者無動靜之殊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是皆人爲之故雖道也尊師道也詔於天子無北面禮也何必加嚴何難之有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康成求術之說不獲乃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此說殊未安按周禮六鄉設官掌書德行道藝書有學者六遂設官備稼政趨稼事蓋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學之所說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序之外不聞別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

汲古問學記云學有四失或失其多或失其寡或失其易或失其止人惟意固情放而有此失一失而不救則

何止於四先生曰人心圓融廣大虛明應感無所不違
安得有失人於其間加以私意則本心始失矣失之多
則繁而無統失之寡則知一不知其二失之易則大輕
易而不詳審失之止則無志而怠惰惟溺於靜止而惡
動作此四者足以盡學者之失先生又謂記云學者四
失教者必知之故孔門問答率隨人之失而答之各救
其失而已子游事親有徒養而未敬之失孔子敎〻以
敬而使之盡救其失則子游之孝心未始不全也仲弓
未敬未恕之失孔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救其失使其失盡去則仲
弓之心未始不仁也人無過失則道心融明先生曰常
情多責人而不責己君子則反省諸身懼己德之未善
上不敢怨天下不敢尤人自責而已汲古謂聖賢誨人
皆以反身脩行為要夫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荅
反其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先儒亦曰道學之要正己
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先生曰此言是學者但
能言而不行見誨語
樂記亦非知道者作其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此語固
然庸衆皆不知其非而知道者不肯為是言蓋知道則

信百姓日用其道而自不知百姓日用無非妙者惟不
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以為非裂物我析
動靜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
文為者人名之曰禮其恭敬文為之間有和順樂易之
情人名之曰樂庸衆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
〻勝其多不知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
其中萬物育其中萬事萬理交錯其中形殊而體同名
殊而實同而樂記辯言禮樂之異分裂太甚由乎其
本心之未明故其言似通而實塞似大而實小是謂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己自蔽阻安能使人不蔽阻其引孔
子之言善矣其曰禮樂之情同亦無幾焉要亦本旨不
為大道故曰似通實塞其情狀死著者曰禮樂極乎天
而蟠乎地蟠之為言乃記禮者之意態而禮樂之道非
動靜之可言而況於蟠乎又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皆
意說又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
地尤其可笑孔子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
陰陽變而為四時嗚呼聖言至矣聖人雖因人心以天
地為二故曰分以陰陽為流轉故曰轉令人心本無禮
樂蟠乎地之意何為又譬蓋之以起其意乎辭意甚明
與聖言霄壤矣

樂記又曰鍾以立號號以立橫橫非正音也又曰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亦偏矣失中和之道矣又曰磬以立辯
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死節雖正而
尊言於此益偏矣失和矣又曰絲聲哀哀非中正之聲
也竹聲濫濫亦非正音又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
思蓄聚之臣吁異哉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而作樂記者反思之乎

樂記曰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吁亦末矣夫樂之道無
本末無始終如欲略論廣衆姑言其本則人心之未感
於物者其本也易曰乾元萬物資始樂者樂也樂說何

自而生乎知此則[illegible]樂矣則知宮商角徵羽上下抑揚
之妙矣則知動靜一矣感與未感一矣令也專指感於
物為本則蔽惑人心害其本然之妙矣

即實而言樂即禮禮即樂名殊而實一姑循學者進德次
序而言則由禮節以入於和樂之妙故曰脩禮以耕之
播樂以安之而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况其失言樂
記又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
從地於大道一貫之中而妄立町畦至此重復又曰樂
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又曰
樂章德禮報情反始又曰樂統同禮辯異分裂堅定如

此害道爲甚噍慢邪也[illegible]正也低厲邪也剛毅正也

樂記乃一之何也

樂有所謂九夏夏大也大哉樂乎樂音生於人心播於歌
詩鍾鼓筦絃笙磬通於天地感於鬼神節於四時明於
日月動散於雷霆風雨發育於萬物大矣哉王出入奏
王夏王之一出一入至大也出入之時大義哉孔子曰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不特王之出入至大也尸之出入亦大也故尸出
入奏肆夏不特尸之出入至大也牲之出入亦大也故
牲出入奏昭夏牲[illegible]爲物微也疑不可以言大也烏乎

大哉天地之間何一物之不大也何一物之可以明目
而視可以傾耳而聽也是故賓來則奏納夏者明乎賓
之來主之納皆大也皆孔子之所謂不可見不可聞也
臣有功奏章夏明乎臣之有功君之章之至大也亦不
可見不可聞也夫人祭奏齊夏齊敬之心又何其至大
也族人侍奏族夏又何其至大也至於客醉而出或者
以爲醉而已出而已何足以爲大也而奏陔夏爲聖人
於是特明其至大而無以加也是故有牘焉有應焉有
雅焉雖在乎陶陶之中而步步應四時之節公之出入
也奏驁夏又以明公之一出一入其大與天地同與四

時同與鬼神同與古列尸 天下無二道也是故天下
無二大也人皆有是大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
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人不能者賊夫人者也聖人
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日覺之何所不通何所不同
是故九夏一夏也于以明天下之無二大也聖人於禮
樂一名一物而致其深旨焉其啓佑萬世至矣見訓語
汲古謂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是否先生曰樂記非聖人
之言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夫道一而已矣樂記之書似高深而實不知道徒惑亂
後學又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卷九　三十

曰鐇曰測意狀盡路
汲古謂樂者聖人所以善人心移風俗何用之旄人掌舞
夷樂而祭祀賓客亦舞之先生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
也聖人爲天地兩間之主雖四夷之民皆吾赤子之人
心皆天地之心也四夷之樂以中正之音一之皆可以
同天地之和感人心之善互見論語
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
墠曰鬼孔子家語子羔問[illegible]於孔子孔子曰天子立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王制亦曰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鄭康成據禮緯謂夏五廟
殷六廟周七廟康成豈未見商書之咸有一德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則殷七廟甚明謂周七廟大祭是矣而亦
有始末禮器曰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六
尸六廟也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而康成之注曰后
稷發爵不受旅鑿說也禮器方言尸豈有發爵之尸而
獨不及乎康成不思武王欲祖文王之心而執七廟之
常說也又忘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歟康成禮學

卷九　三十一

詳審然不無差失其甚病者不善屬文而好穿鑿牽合
此注周旅酬六尸謂后稷發爵之尸不言亦不善屬文
之驗也康成改醴賓爲禮賓改醴婦爲禮婦以唯舒武
爲唯舒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強注作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其不善屬文之狀若此者祭孔
子家語雖曰孔子觀周遂入太廟后稷之廟然此乃記
者之言非孔子之言況家語所記多誤是時其以文王
未正太祖之名位而周人或以稱后稷之廟耶祭法及
孔子家語皆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文王爲太祖
甚明家語及祭法皆曰遠廟爲祧而康成以有功德者

為二祧夫遠廟不以功德[illegible]世孔子謂以功德見祖宗者其廟不毀則殷之太宗中宗高宗皆當不毀康成又將何以處之天子之廟七而周旅酬六尸六廟若武王將以祖文王虛其位以待之也太祖不可遷也是故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后稷雖以始祖亦有廟而不與六廟同其所郊則及焉大祭則及焉有禱則及焉惟四時享嘗祫不及旅酬六尸享嘗祫祭也周家推本姜嫄大司樂首言享先妣謂姜嫄也閟宮有侐謂姜嫄之廟也姜嫄有廟則后稷宜亦有廟姜嫄之生后稷也神后稷始封則后稷始祖也周禮守祧奄八人每廟一人則當有八廟武王周公之時廟惟姜嫄后稷三昭三穆是為八歟家語又曰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者謂鯀之類爾無功德不祖不宗以親故郊故其後去祧而壇是為毀歟周至共王時文王始正太祖之位而三昭三穆至懿王時始復三昭三穆至孝王時武王之廟不遷不毀太祖及三昭三穆及武王及后稷其廟九矣而曾子問故者師師行必以遷廟之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言五廟者謂諸侯也言七廟者因役也[illegible]生文所不可遂執此以為周止七廟

祭義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未知鬼神之無所不在也人自知德之無所不在則信鬼神之無所不在矣

祭義曰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聖言之傳訛記謬者亦多矣

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孝敬之誠發於中達於外者自爾也而曰此與境內樂之之義也非也禮家之說也失其誠敬支離而為是說也又曰所以假諸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此又祭統之意說也求道於心外而溺没於故智者也

孔子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人心之禮本周流無不徧三子未明令啓之教之故曰使夫言以終人因言而後生名而人以名而致惑天下之名衆矣不可不思其故也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樂悉不數之奚有窮盡所謂道者聖人特將以言夫人所共由無所不適之妙故假借道路之名以明之非有其體之可執也所謂德者特以言夫直心而行者即道之在我者也非道之外復有德也所謂[illegible]而行亦非有實體之可

執也仁者知覺之稱痿痺不□為不仁所謂仁
者何思何慮此心虛明如日月之照爾亦非有實體也
禮者特理而不亂之名樂者特和樂而不淫之名以是
觀上數名者則不為名所惑不為名所惑則上數名者
乃所以發明本無名言之妙而非有數者之異也是故
道即禮禮即樂樂即詩書易春秋孔子又曰禮本於太
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
子不為名言所惑洞見貫道至一之妙故確然曰禮周
流無不徧也見訓語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
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
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至海切的如是而
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說之可求
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石之不可鑽或者強為之說則曰
其相生有義焉噫嘻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即不見不可
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
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之□□物人以為必可見哭笑必

有聲人以為必可聞而□□則曰不可見不可聞非聲
形而言義也形即無形無形即形聲即無聲無聲即聲
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實而論不見其為二也意作
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賢猶事病乎意故孔子諄諄
止絕之曰毋意而況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
之言反駭怪以為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胷中之意說
則自明自信矣見訓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之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
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

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家語作舞夏籥序
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
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作薺客出以雍徹以振
羽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
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
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為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
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為
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
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
皆吾之體也紀然宮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

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〻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
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
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
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猷猷之中無兩君相見
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
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舜未嘗不日奏于其前而牀
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鑑耕穮之勤良禾之欣榮秬秠
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鸞之
節聲諧韶頀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黙而識之當
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以言而離

黙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黙之中庶乎黙而成之矣
見訓語

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
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
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〻〻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五行之秀孔子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
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孔子曰射之以樂
也何以聽何以射人皆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
膚與肉而已膚肉能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
人皆曰所以射者心與手而已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
挽弓抉矢而心已注于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
無得視之無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
致其問曰何以射爲乎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視者
視者即思者是數者雜出而并用何末何本何始何終
無所不通是之謂大同其間高者曰天厚者曰地明者
曰日月暄涼寒暑曰四時震動者曰風霆潤澤者曰雨
露凝結者曰霜雪怳惚變化者曰鬼神其事親曰孝其
事君曰忠其事長曰順其撫下曰慈其節曰禮其和曰
樂言之則無窮思之則無說其謂之事物也非粗其謂
之道德性命也非精粹我烝民莫匪爾極設官分職莫
匪爾極哀樂相生孔子以為不可見不可聞則精粗之
名何所置之知春秋冬夏風雨霜雪之無非教則知之
矣知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無非教則知之矣知孔子
之一貫則知之矣知則不知不知〻〻即不知不知

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短毋見膚長無被土此言其縱也又曰續衽鉤邊此言其衡也自旁而數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袂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於體為宜玉藻曰衽當旁此之謂也衽亦備廣矣則當衣前故有言之喪服言衣衣當(?)適袂袪廣博尺寸靡不備載獨不見所謂襟為而有曰衽二尺而有五寸是衽即襟也喪服言衣二尺有二寸襟與衣齊而衽二尺有五寸何也言衣帶下尺則衣之長略可知袂幅屬衣之處曰二尺二寸此言袂之度而衣之長大畧三尺二寸內闕中八寸偏前以安項衽綴於前領平衡之下則衽長二尺五寸正其度也通乎喪服之衽則深衣之衽與衣齊是為襟昭昭矣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為襟鄭康成既誤釋之孔穎達復誤疏之謂深衣十二幅幅即衽也且援曾哀公以衽受齊餽為證而深衣之篇未嘗以幅為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蓋孔思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為不寬古忌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皆訟者結此衽也古語有衽是語 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喪服左斂右斂如衽也詳於衽制無所不通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尺二寸袪袂口也袂今之袖也三袪言其大畧謂深衣之長也非恰言必三尺六寸古尺短蓋侈乎喪衣矣康成之注曲矣齊下也其縫倍要即要縫半下也深衣曰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言乎當被之度也又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夫喪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衰後儒不究古者制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邪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喪衣之領果邪則六寸之衰於何所制之也邪綴於前領則非宜也非正也古初制衣惟取闕中之方以安項爾簡掌為方領深衣久則前墜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變而為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為邪領其當著之為歟以是為中衣不敢以為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向巧而下朴也不敢貴末而忘本也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

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深哉衣乎矣上次而已夫上有二幅即十有二月也袂圓天也袷方地也負繩及踝直也下齊如權衡平也奚止於應之而已也人性自善自直自平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自與天地同有毫釐不平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不直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與天地有間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深衣惟曰抱方時已圓其所負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前故爲抱方歟循頸而勢同故獨言抱方歟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玉藻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謂長衣中衣則繼袂之長揜乎不露後一尺而已反詘不及肘也微短於深衣之袂也

家語小戴記並載儒行一篇其間可疑者良多最其甚者曰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殆非孔子之言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曰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貫乎實未[illegible]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闡

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與斯諠多莫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道心中流出人皆有道心苟不明而徒執迹必至失道玉藻容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與皇矣臨衛閒閒攸馘安安之容異矣天下之事不可執定論也久矣於是益信惟聖人之言禮貫通無阻

大戴禮小辯篇哀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知也子三辭公曰強避子曰強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丘聞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簡讀孔子之書至此不勝敬嘆大哉聖人之善於明道如此夫忠信人所忽以爲至乎至近不可以爲大道而孔子大而言之三辭而後言且曰大道[illegible]是明忠信之爲大道也嗚呼知忠信之爲

大道則日用常平無他之心皆大道也喜怒哀樂皆大
道也是謂中庸無所不通用之不窮剛徤中正虛明瑩
融何思何慮如鏡如空見訓語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
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噫
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大哉聖言發明道心坦
夷明白至於此也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
庶其有覺者道心人所自有無俟乎求惟私意蔽之始
昏始惑今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私意盡無
純誠著見即道也而公不自知其爲道故孔子吁焉其
色發歎而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知之公乃不自知故
驚曰道耶孔子安得不正言曰道也此豈惟啓明魯公
之道心亦足以啓明萬世之道心
簡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簡不勝喜樂
其深切著明簡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
事惟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
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簡心清明
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
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
曰仁人心也某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簡人

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
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
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簡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即吾庸常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
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
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
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
彼但曰吾出入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
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
彼實直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二三子識之或傳錄失
真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至
寶蓋深喜得聖言爲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即道孟子亦
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
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不中節是爲大道微動意焉
爲非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
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
也即視聽言動即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

喜怒哀懼惡欲未始不妙圓自若也[illegible]以其不離乎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

大戴所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悖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大康失邦始日食厥後雖謂日月薄蝕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僧一行歸之君德爾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盡委之數胡康侯未春秋經解日食殆未讀大戴記孔子

讀古書一字[illegible][illegible]須文[illegible]出之 見訓詁

小戴記孔子云禮必本於大一陸德明音泰學者咸讀為太一簡一日忽省其非自孔歿學者罕知道異止于無一鶡與一故靡然作太一自鄭康成謂本於太一與天而況於天乎以太一與天為二則必讀大為太太之為義始也言始而不該終非大全也非大道也不當音太當如字一明無二大明無外有外焉不足以言大曰大曰一所以明道亦猶曰中曰庸所以明道大一道之異名異用於盤百姓所日用故權以論俗曰乾元曰資始道人推始索其易覺寬始無始則無始無終渾然大通繫辭間有聖人大統多非聖正言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辭意亦者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六合而況於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為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簡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說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強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自作繫辭者其蔽猶若是尚何望後世之學者乎然人性皆善此性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與亦非二因形與氣與名之異而姑言與因人情而姑言亦猶孔子言何莫由斯道非我自我道自道也亦因人之常情而姑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是歟

天下事理誠不可以執一論周官大司寇之職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士均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微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洪範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然則天下事理誠不可以執一論必如此而後可行

周官卿老二卿則公一人大夫六官之長不過卿而已而卿老則以公為何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

惟其人不必常也夫六鄉之治所以備道經邦燮理陰陽者臨之則古之所以治其近者若是其至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之民皆教之以德行道藝而後世尹京都者其說曰輦轂之下先彈壓無威乎後世之治不如三代人心無古今之異政教有古今之殊

周官職方氏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八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畢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孔子曰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漢以來士大夫有知此理者絕少不思夫上帝一視同仁有國家者不視夷狄如赤子使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大遠上帝之心無乃不可乎見訓語

行人之職掌朝覲宗遇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則車前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不曰宗覲遇有別義則知通言朝位其制同夫諸侯立不離車則王不可負斧扆於戶牖間如覲禮所云王當出在應門之內以受諸侯之禮如康王之誥參驗事狀則與今儀禮之中覲禮不合意者周官乃周公所為有所損益而成王未之行歟遷都洛邑封建益地成王皆不能行以此類知之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由夷王以下諸儒率以周家所行之禮與周公所著之書合而論之故多不通或者又過疑覲禮漢儒所為則又不然

孔子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非王之常位惟覲諸侯為賓主之禮則王踐阼則王有東序西嚮之位其常朝皆南鄉周公不敢南鄉不得已而踐阼也周禮大行人諸侯朝位主賓之間若干步是踐阼之禮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惟曰王南鄉以是知常朝皆南鄉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服經服凡喪王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不門爵弁緇衣也而檀弓篇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此殆衰世之禮而鄭康成又謂絰衍字也無乃不可乎康成之學率牽合群書雜說為一說故至於此檀弓篇繼曰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觀此則檀弓所記衰世之禮亦明使有司哭之益薄矣檀弓所載多衰世之禮

以古問古之族黨州鄉皆有相保相賓之義今日之州鄉族黨徒有相兩相靡之習豈非古今之制不同而風俗

人情之變所致如此耶先生曰周禮伍家為比為鄰即令之五家結為一甲又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亦今之小保長大保長保正保副之類古者設官分職得賢父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義之法是以比閭族黨之制皆而有長有師皆儒士故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使其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為不善而德行孝悌之俗自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此勢之所必至也見誨語

又古曰嘗見周禮夏官多有侍御僕從之職皆以端人正士為之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而小臣上士四人御僕掌王之燕令下士十二人隸僕掌埽除糞洒之事右兩下士二人其職雖卑而以士人為之者謂王之前後左右關繫尤重不可以非其人故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正于群僕侍御之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後世則失其制矣雖漢時宿衛之人猶有光祿勳設其德行而進退之終不免其文如孔安國掌唾壺揚子雲為執戟初非古人以德詔爵之意厥後侍御多官寺衛士皆武夫良可惜哉先生曰此言是見誨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為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髮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議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罔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為乎來也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碌碌者朱蓋知有已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萬也知靜而不知動其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

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遍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雖習者容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即謂之愠已子思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知所習者何事必有

其說以使所習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正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後為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悅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悅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

乃所習之說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文親仁學文者也方子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為孝也則亦僞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說則失其所以為真孝真弟矣不真則僞僞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真而不僞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自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允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慮紛擾私意既生則不聰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同心勺然講虛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為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為聖人

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来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窠矣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愠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強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也無時而不中即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即時習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能時習矣時習者皆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也非時習也非時時而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時而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時者正以其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悅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悅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豈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illegible]之心又何狀親仁之心又何狀學文雖不可勝紀[illegible]之心精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illegible]禮斷然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孫[illegible]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為之說而不悟無思[illegible]為之實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為日月之光[illegible]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為也溺於沉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来而樂不溺於静止之窠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

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閑
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強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
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
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
也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有說則必有倚著不可
謂中無時而不習即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
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
知之而以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行從兄
爲長者爲有行以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

動爲宗迷爲樸巧爲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省此
三語若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redacted]其不覺又隱乎此
也嘗讀檀弓見曾子出祖之遷以告從者裼裘之譏遷
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曾子有倚而不習之
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爲諱而以不能改過爲恥
人心即道自靈自明過失款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
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
碧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國者
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侯寖强
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諸侯雖
邇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無
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況於君乎敬生信治國之道敬
信爲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餘以補助斯民不
節用則厚斂於民矣民爲邦本厚斂於民是自伐其邦
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
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身見論語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齊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
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
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
爲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
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孔子明以
告之使勿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
可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
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己者疏與不如己者親是
人之壓己樂人之奉己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親能勝己

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
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上
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
過見訓語論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
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亦非學溫
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學者則然至於
適道則不然矣而况於聖人乎人心自神人心自靈人
心自備衆徒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溫自良自恭自儉
溫而厲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

故昏故失自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孟懿子問孝夫子
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子
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雖所問則
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
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
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孟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
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孰
四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
予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子曰爲政以德爲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盡之

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于五代無
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哉蓋後世不識
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轉疑德之外更有事
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選如賞罰如兵財科條殆紛紛
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豈德之散殊哉
謂德之外自有無窮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
不出於德亦德政也政非德政苟非安即危亂矣法令
不出於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
良心不可賊也不可撓也衰世之法唯使利之從增之
削之以己意所欲非有革陶之習中何足定天下之利

一失其中則賊民之良性者矣禮樂不出於德則禮文
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僞樂章不足以
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
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後
世法度壞禮樂崩風俗降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
閒無文王而自興者幾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
然賢者雖有瑕缺大槩誠慤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
小人終日爲不善見人則掩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
善於佞媚使人君無德其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也
則宜賞罰不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

人之私怒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債兵雖多而
囊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爲也善爲財者如劉晏之
者之佐乎晏之術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無德而欲
爲政無一可者然漢唐治績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
於全無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
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謂
之德同然之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
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總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
矣選任自明敎化自行庶政自擧如水之有源也何患
於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凡後世君臣之
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世何爲不及此而爲是紛紛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大哉德乎
天以此覆也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物以
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家以此
齊國以此治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
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能至此
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人皆有此德性惠上之人無以感之則民之應也
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以德施敎其
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艱厥臣克艱而政乃乂民
即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正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德
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曰正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秦漢
以來不復知有此矣權謀縱橫唯利是務張良發八難
謂漢高必不能行仁義婁敬謂漢不當比隆成周君臣
相與規圖乃如此故高帝斷弃詩書慢罵陸賈及賈說
曰使秦行仁義法先聖漢安得而有之於是心動始聽
賈言賴有此耳故漢家規模本以霸王道雜之使賈果
能以明正德帝明達易曉導而入王道不難也賈亦唯
義利之言耳故僅足小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
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實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
行而實學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復思無俟
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
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
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
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子以是者久之至於三十

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固始
木之生久則堅矣非有二木也以漸之叙也困苦患難
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
也白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強而爲立
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
久不以強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
健也然而蔽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
人無之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
乎己然後又明乎物故不惑物己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己
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虛實

衆寡而物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無惑
者有幾孔子旣明乎己又明乎物物己一貫利害一貫
本末一貫虛實一貫衆寡一貫夫是以惑無從而生也
一則虛實亦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
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辯雖詭謀不發而明德內徹學
道而至於不惑可謂光明洞徹內外矣而舊習之氣或
未能盡識感物而動日用百爲猶有謂吾之所爲不知
其爲天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與而偶昏則雖謂之不知
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之氣消盡無有或昏者
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百爲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求無塵矣天威
不入矣物之拂逆乎我者不知其拂也順適乎我者不
知其順也進德之純至於六十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
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
一物物我一體明之非難常明爲難常純純然而無間
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莫夜無月與
燭目之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
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
動其意又自此而上極于遠古簡冊之所載言辭之所
及亦得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紛然而利是謂

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猶
如鑑焉妍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若然而已
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聞遽伯玉使者寡過之言而歎
美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即謂之過微有不一即
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心之所欲未嘗
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
矣非謂未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心而及乎此釋學者
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
精粗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精粗之序如謂道果有先

後精粗之不同則何以謂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
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redacted]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天性之
本然而習氣蔽起未純乎天日用應酬人為未盡釋至
五十始知皆天命無僞乎人為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
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體何以言耳順
亦不 又曰先生曰目之所見者寡耳之所接者多莫夜
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得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
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

極乎後古方策之所傳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見 語説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則善有進而
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人性
自善又能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此至於
由此至者所知不勝其多惟其旋得旋失是以終為無
成誠能已知者不失其善未知者又知之則此心無非
善日用無非善學者如無頓覺之明當自此入雖覺而
未能無過亦不可無學汲古云嘗見周子通書云曷為
天下善曰師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先生

曰是如此汲古問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
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其旨
道與德而為尊與明之義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
言其無所不通謂如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謂之德此
德即道也苟不通達則已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
以明德非德外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
乎道而已德猶有不善則人心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
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斯可樂德義可尊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毋死而歌其德

不脩則人咸賤之聖人以學者於道未洞明或徹明而
未全則德行多虧故特脩善誘 見論語
子曰君子不器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
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見訓語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然
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為逆我者孰為順我者逆我順
我在物則蔽天地太虛安知我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
比者也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為血氣所使
有順我者喜之逆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否比左則遺
其右比此則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無他本心一失

生血氣紛擾之中者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則及何所取捨知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矣故親親而仁民仁同發於親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愛物愛固發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氣禀故君子之愛殊分錙別而天下不以爲私固非一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肥相瀾以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血氣之能奪本真如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知矣以不知爲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不足道固有曾子自以爲有見自以爲知道知斯而已不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詰之則窮用之必不繼似之而非似明而昧以真而僞以此知爲知殆不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認僞爲真不認昧爲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乃所以爲知也其進於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爲知是無時而知也子張亦有此病故夫子誨之曰多聞闕疑蓋子張以疑爲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張所以難與並爲仁而由知德者鮮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大哉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爲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知爲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爲非道而何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聖訓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爲不知何以曰知孔子謂忠信大道見於大戴記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誨子張見其參前倚衡者皆忠信也學者於此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外復求之也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平常實直之心聖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爲不可度思矧可厭思誠直之妙知此復何求即此即知 見訓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與服同一機緘枉與不服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爲公爲民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爲不公爲民心之所不服一開其端其類咸應於感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道 見訓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於乎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予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爲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見訓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爲信實則不僞不僞則直無矯揉無支曲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地間所以相處群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無是則相詐相欺相欺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日平居暇日所與人交者未覩利害往往皆誠實語有物事之則爲小人惟不知自有良心昏蔽既久姦詐日熾至以機變爲巧不復知恥見僞詐之巧者則喜見信實之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耳尚何可齒以爲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爲孝爲弟爲謹爲信爲忠爲恕爲敬爲恭爲剛健爲中正爲篤着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爲大本孔子又曰禮本於天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大一所謂大一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曰欽哉禹曰克艱皐陶曰兢兢周公曰無逸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子張問禮之損益曾子問婚祭之禮言禮問禮之急也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乃歎云大哉問禮以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因其問禮之本而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先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病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以禮之本難言禮即人心也人用奢易放逸則非道使放即儉戚而忽覺爲虛明澄一即大一即天地即四時即鬼神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本無末無匪異匪同匪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繹思見誨語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爲文也孔子於是明質素之爲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於聞夫子一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

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論爲非即此者也子夏深偉
溺於文故孔子示之以質其後子夏之論又高焉夫子必
待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能發夫子之所未知
謂能發夫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爲詩所拘則庶乎善
觀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蔽
汲古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
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因觀衛人閔莊姜之詩止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而無素以爲絢兮一句然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

譏以子夏之對而爲起予耶先生曰碩人詩四章章七
句若益素以爲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
章亦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子答以繪事後素
者謂繪畫之事後於素功有素爲本也其旨欲諸消子
夏尚文無實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旨而爲大言如此
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
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無意必○見論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文獻
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放而能知夏商之禮

既無所致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言本於天下分爲
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生而爲萬物待而爲萬務爲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
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
君臣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道在人心本非
外物聖人繼之而闡發之惟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
得無文獻之證無損其能識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然
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
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

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
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以明死即生人即鬼神鬼神者無
形之人人者有形之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
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
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聖人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
心之所同然耳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
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無所不在
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
神實在非意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盈耳
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違其道孔子能知其音又達
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哀而不傷即人
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近明至簡易
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惺
自不惕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
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心放
逸之病至於子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敬思哀
雖異乎不知止者然亦偏已學者爲偽不可子持之

喪致乎哀而止此亦意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子發明人之道一一如此端的
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心臨喪自哀臨祭自敬敬與哀
乃道心之變化遷於物動乎意則昏矣雖哭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爲美爲利故好之好德不如好
色未知仁之爲美爲利故也何思何慮之妙靜虛純明
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風和氣此唯知
者知之仁者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

○

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
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至於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不
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
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覺者寖多子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孰學者用力於仁也蓋知者雖覺而習者
久固未精者一唯純明無間斷始能盡仁知者所覺造
次顚沛已無非如用矣然蒙養未精一與已精一者不
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
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焉

乎聖一至矣造次顚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我於其中
始信忠信即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風波之中
不過忠信無他説也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此也子曰
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可以言知及之惟吾心之
喜怒哀樂造次顚沛如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而未
始不寂然而後知知者之動而後知丈人出入乎風波
之中即仁即忠信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
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則行而求前也不知夫
飲題施爲仁也明斷敏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

其心微起意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
心本静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五見訓語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
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
故難求仁於心内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内外微起意象
較昏輒迷意實非意象實非象直心直意實無内外變
化萬狀實無作止智者知之故得動中之妙無所似之
指一樂水仁者不惟知之又能好之斯好非意斯好非
爲止而静常明山或似之好仁固鮮知不仁而惡之者亦
鮮何以明之仁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不仁之阻若
易知不仁之微者雖知之意象微起即爲不仁意象微止
亦爲不仁此類無窮不可偹述孔子絶四止絶其著者四
病意必固我無越四者病本不去稍流無窮縱欲百惡
皆自此出盡知不仁之病則不仁斬除仁道漸著矣顔
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蓋嘗自以爲道如是矣又知
以爲如是者意也非道也既知以爲如是者非道矣又
知以爲如是非道者亦意也非道也窮之而益遠測之
而益深夫是以有彌高彌堅之歎以爲如是者皆未離
乎意知其尤爲不仁而惡之也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夫欲從末離乎意夫子之所絶而惡之者惡其不仁
也惟顔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故他日獲至三月
不違之妙用仁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
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
不知之力故無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
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可不用其
力是力非思非爲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
人他人不知道用思爲之力故有不足孔子得道道心
無思無爲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
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不用力未精未純宜
能遂絶舊爲又而精純瑩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
明特其氣不免於思爲然亦至平至易過失之說如雪
入水道心發光如大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
矧可斁思自然無力不足之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
忌憚者則以爲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
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
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
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誠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
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
旨微矣曾點亦歸之妙夫子所與而逮大杖撻曾子氣

絶幾死則亦不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從
用力而況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
所用其力 見訓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黨偏也
簡乎六十四卦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黨者意好所
向人心本清明動於意欲始有過知意欲之爲過則知
意欲之不作爲仁矣仁者復其本心之清明如鑑如日
月萬物畢照而未嘗思爲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動乎意
則有所倚故曰黨倚則有過觀動意有倚有過則知不

動乎意循滯乎直虛明之用非思非爲斯仁矣中庸矣
人過且知小過難知知過不盡以過爲仁 見訓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
無體不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死
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 見訓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
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道在事物中
在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之是無理也格物不可
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可至義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
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

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
去物則反成偽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
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
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
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
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
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
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
生之中千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慮念

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
一與我孰爲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
而動於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
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
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不知
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無
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
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
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

空寂矣磯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
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 見訓語
問古問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先
儒謂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爲體
小人則惟利之從而又謂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
安務得所以爲小人其說是否先生曰上之德政則一
而懷之者不同君子懷其德又懷其刑以其不及無辜
小人則懷其土得安土不擾故懷其惠 見論語
問曾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意正不必強大之
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皆不
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足
故只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
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
謂盡在於此此非君子胷中洞徹無疑豈敢爲此斷然
之論向者曾子之有孝悌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
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
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
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
事親之心也一而不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於慢肆一事
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悌而曰

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適處言之使曾子繼言之則曰仁
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
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曰正而已矣曰同而已矣亦可
也曰洒掃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
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違
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
則何由一貫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卽仁
否程子亦曰然此一字曾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
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
即忠之用此論殊爲蔽塞旣已謂之二矣何多何少體
認兩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未嘗教人體認惟曰
一以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不
謂後世學者穿鑿模造至於此其病甚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
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
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己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
紜惡習深固纖纖藩籬複複限閾一旦語夫子之道固
望而驚畏而遁慊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

忠恕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
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不可不推而大之
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又曰忠則無我恕則
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恢脩於天下乾坤易[illegible]
之理所以[illegible]乎始返而爲難善乎孟子之言曰道在
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仁人心也可謂大
明白而無隱情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
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
之忠恕亦不出於衆人之日用衆人日用此心而與人
而誠孰非此忠爲待人以寬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
乎恕夫子之道坦然其明無有餘蘊謂之一貫信乎其
爲一貫何往而非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
而高明地得此忠恕而博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
而行鬼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
得此忠恕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其
私囿於所見牽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地必不
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曰體之間其喜其怒其
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少壯衰老尙不得而一而況自
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烏得而一哉不思天地
之所以施生運化者不可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

之所以行亦不可得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生不
窮飛鳴蠢動走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
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能喜怒能哀樂能愛敬恤睦者
亦不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
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自夫不可以異者而
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殊之不可勝窮與人之位
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人之耳目鼻口
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幹枝葉華實而一本也順是
而達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
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誠逆是而行之則爲不仁不義
不禮不智爲愚爲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
也害也非誠也曾子指其誠者而告人故曰忠恕孟子
指其全體而告之故曰仁人心也人雖甚不肖忠恕之
心蓋無發見是心之發不由矯激不由要譽悠然出於
其天而不由乎人此固夫子之大全天地之大用堯舜
之大德而非曾子一人之論也人皆有此心皆謂曾子
之言往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若信而忠以爲
未必然者皆是也此非曾子之言猶有隱乎爾也指金
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然則柰何曰
夜半爕火忽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

則亦終餓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啓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己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子思記言之訛歟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曰忠恕二字曉得否汲古對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此合體用而言只是一道汲古又問曾子曰指忠恕爲夫子一貫之道則忠心即道矣至中庸卻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汲古謂易云德不孤者以其敬義之立也語曰德不孤者以必有隣未曉此所謂德不孤者如何先生曰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心天下之所同同然之機翕然而應衆所共服苟動乎意則邪枉而民不服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直心感動之妙如此互見論語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生於放心心苟不放逸日用常在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之事事君與朋友而數雖出於忠未離私慾見訓語

汲古問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未達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先生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汲古又問子曰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廣大無方非拘於一用是否先生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生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汲古曉此否汲古對曰漆雕開自以爲其學未能見信於人未可以仕故夫子喜其知己而篤學先生曰漆雕開可以仕而不仕故子使之仕夫聖人以爲可以仕則仕異乎子張之干祿仲弓子路之爲季氏宰矣乃曰吾斯之未能信唯曰斯者以所覺不可信而言也曰道曰德則可得而言而非漆雕開之所覺孔子以覺爲知及之又必仁能守之漆雕開雖已覺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之用力於仁家養之功未至純明雖顏子三月不違而三

月之外亦或違雖不遠復終未純明漆雕開未自信其
純明歟唯曰未信不復詳言蒙養之妙非思非爲略言
卽泯不可度思矧可斁思是宜子說互見誨語
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而一物也而子
貢以爲三又以文章爲可聞以性天道爲不可聞是安
知可聞之卽不可聞不可聞之卽可聞也哉故夫子曰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群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
不、之見見夫子夫是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
不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絶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張横渠以爲聖
人深矣之辭若曰再斯可矣況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
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
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曰何
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門其大矣哉横渠之論甚
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論執言語以求
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横渠發揮思之一義
盡美盡妙而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
時如此論有時乎不如此論要當會聖賢之意不可執
聖賢之言況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思曰
睿終身思可也思之弗得弗措終年思可也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思之可也至於日用之事苟
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過矣滯矣不通矣隨遇輒應而
不思固不可思之思之又思之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
輒應謂之太簡每事三思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
詳謂之過太簡未是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
詳則有詳之意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
也初非絶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
可謂動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
謂不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壤登木之
歌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知之以爲老賊
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辯此見訓語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道者不能
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及至於
愚乃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狂是過簡是不及
狂是爲簡是不爲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是止過非
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爲非此道不爲亦非此道動非此
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此道此道甚坦夷惟

人動其心斯失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聖人何爲深耻乎此人皆有此良心有此質直心此質直心即道心而今也昏迷顛倒馳放不返爲詐爲變爲巧爲機爲鬼爲魅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深誅小人變詐之心耳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不止於質直而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曰主忠信忠信之心乃大本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深者爲如何聖人之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道所以至于今不明于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忠信即天下大道夫是以聖人之道往往以平易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虛寂滅之論滿天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我知也見訓語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爲難也夫子亦嘗曰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僞即已得聖人之主本但以不好學不能通達耳然則聖人之道朴實無詐僞而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然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僞宛然有聖人之質而自不知良可惜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踰以其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踰子桑伯子則爲孔子所名故孔子亦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即得以名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知道者有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至於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繼有怒過怒不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人豈無志於學者往往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爲小過無傷於義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此病則聖人謂獨顏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於道者亦不知

怒已動於心矣顔子何爲而能不遷過以作於心矣顔子
何爲而能不貳以顔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怒顔子之
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顔子旣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
動如故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爲心孰爲怒孰爲過曾子
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無際蕩蕩無涯融融
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顔子好學日至者終一日不
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爲至道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非
衆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不違仁
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

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淸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
所共知惟弗如顔子之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冉子
不知此道乃爲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而固
執不可之義蓋冉子未請又生變通之義爲與之釜釜
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而請益孔
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庾十六斗旣不深絶
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與之義此與堯試鯀同道雖明
知鯀方命圮族不可用以僉岳竝薦諭之不從而姑從
衆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
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唯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
大旨而已於戲孔子眞如天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然不
以爲力不足以爲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人自阻
礙斯道無思無爲人自起意意起則礙矣道本無所礙
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
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
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
思何爲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自

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
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
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唯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
亦不畫餘皆畫也 見訓語

學道安得有力足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
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冉
有乃自畫

汲古問學者用力果有不足處否先生曰學道安得有力
不足足與不足是人心自爲之如冉求曰非不說子之
道力不足也故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汲

古問用力於仁又如何先生曰用力於仁無思無爲精
明純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醒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

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于旣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所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見訓語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偏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惟文質彬彬庶乎無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直非剛直不溫和之謂乃直正之直孟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又曰苟遂此道民族如歸人性觀不直而生者滿天下故罰忽以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略不思聖人曰此乃幸免觀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無不驗天下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急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至見訓語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然又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一日內明忽開方悟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

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illegible]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見論語

恐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語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唯曰知者所樂者水托象以示學者惟覺者何嘗矣水流行泊泊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知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或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知者之動矣動即水水者動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未嘗無用而嘗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泊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常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動靜離不足以言仁知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仁者念慮常靜則氣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濟水故多壽考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義不可作壽考訓釋

而妄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若老子無此言又當引何言爲證耶樂五孝友者非爲此音者不知道黙而識之義學而不厭乃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凱學者觀水而忽覺循術善誘慮其或未覺又釋之曰動聖人每見學道者率求諸寂靜止定不悟覺化云爲喜怒哀樂之妙故曰動以別知者所覺之妙又曰知者樂者初言樂水指在水水處學者未得其樂慈專言樂明知者常樂知者虛明怒然死生不受患不足以動或曰用常樂仁者樂山又何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幾於聖矣知者雖覺虛明而舊習未盡消意念微動即差未能全所得之虛明必至於純明不已而後可以言仁知者雖得動中之妙雖動而未嘗動雖擾擾而未嘗擾擾而舊習之氣忽乘隙而至終未得靜中之妙或有還動故聖人又取山爲象山之妙不可言即水之妙不可言荅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巋然而立我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高則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即山雖靜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仁則純明知未純明雖大體虛明而未純舜曰惟精惟一用力於仁也孔子發憤忘食用力於仁也用非思非爲之力故未見力不足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可知仁者壽以無思無爲之妙純一無間故三和保育之壽考焉顏子之天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槩論然壽與夭亦一也 見訓編

先生曰子曰知者樂水汝以爲何如汲古對云知之運動猶水之周流先生曰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取水以喻惟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汩汩不息而所謂水者本至虛而無思慮汲古問如此則何謂知者動先生曰孔子能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測釋則不足以爲動矣智者得動中之妙真下[illegible]學者求道千人萬人率求之虛靜多溺於寂不[illegible]用應酬萬變無非妙用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未嘗動者始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靜

矣未曉仁者靜又何如先生曰雖動而求[illegible]
遠不知聖人未嘗偏於靜惟動者乃爲得之心也應酬萬
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下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焉幾
乎可以言仁之靜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
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redacted]生焉水泉發焉寶
藏興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
能常明常覺事物汨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
常明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即山智者之動即仁
者之靜動靜離不足以言仁智汲古又問古註讀作知
者樂五孝反水今先生讀作樂音洛水何義先生曰樂五孝反

是有意樂音洛是句次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聖賢
氣象大略相類宰我之問孔子之答在今時風俗必且
大笑以爲愚人不通曉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爲是言
故不起詬使言不出於孔子必付一笑置之不足復道
之域吁無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訥近仁巧言鮮仁
豈今時風俗所知哉 互見誨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讀書
爲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爲理非的也

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爲禮則不可也蓋因
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
以理釋禮捨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般多疑其不可
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
爲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
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裼襲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
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捨三百三千而
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
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
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

禮則一貫矣約矣惟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胷
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谿焉無所依憑故必置
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胷中初無如許意度此曰博文
約禮正謂三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
下之至理若必捨禮而言理乃不知理 見訓語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本無可言
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
矣之歎然則何以爲之中庸之德曰聖人[illegible]於形容惟
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
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

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竊比於我老彭至哉斯言儼然
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所以為故其
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我與之
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告禹曰無稽
之言勿聽稽者稽于古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
由古先哲王用保乂民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官
曰唐虞稽古唯大聖大賢信古好古述而不作古典古

則經幾聖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此孔子亦如此
其作聰明亂舊章者皆昏愚自取凶禍之徒也 見訓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
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易上繫易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厭即默
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惟精惟一
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及之也學不
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即帝則即學也有毫髮
焉即為放逸為意為我 見訓語
孔子言吾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言

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
勉不為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群弟子
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荊
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
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人有德而不脩則偏則學未能時時而習或時
習而未說其間氣質不同所見不同孔子答門人之問

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顏子言終日退而
省之知其已發發覺也講之足以啓覺又如此至於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不及唯憂焉憂
其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冉有之不能救
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顓臾而偽曰不欲千載
之下此辱不可洗滌 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故
託夢為辭非果夢也此說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強壯可
行道之時屢夢見周公必有神交之祥孔子不言爾一
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衰老道不可

行哉○後學見孔子之心瑩明如大虛說與天道之與
古聖神通○故與行所而見 見論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當日啓誨門弟子之時其詳必不如此記錄者欲嚴其辭而浸失聖人之旨也然而聖言之大旨終在孔子之本旨非並列而爲四條也叙事先後淺深云爾道三才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日月以此道而照臨四時以此道而變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於天地之間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

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妄而爲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既昏既妄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志於道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者紛紛得者千萬無一二求道於外心不內覺道非在我由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得者姑○以○別○夫○昏○不○知○者○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所謂入則孝出則弟者此心也所謂忠恕者此心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此心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孟子謂之良知良能誠非作爲之所到意態微起即入智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諄諄而天下學者終不領會求性於意慮而自不省也用心於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即孔子之無知也即文王之不識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習是謂實得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故直心而行謂之德字從直心微起意焉則支離則曲矣有德者雖實有道而或不能常覺常明或轉移於事物雖能旋覺其未

覺也猶爲不仁仁覺也覺非思爲故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草木之實曰仁政以明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之妙此古聖之寓教也草木無思爲而自發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即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仁非思爲之謂一而非二依據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猶何莫由斯道也非謂我與道爲二也逆其旨可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爲末務而棄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於藝[illegible]要倫收叙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本言次第而言記者誤條列而爲四士志於道而不覺唯覺始知道在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直心爲德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忽覺心明無所不通確信無疑實有所據非疑似恍惚故曰據非謂在德彼而我據之也雖已得道而未精純或不能不動於舊習或因事物意微動即謂不仁故依於仁亦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亦猶德曰據云爾不然亦豈記錄之差耶見引語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之所勉強爲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沒此心而爲此皆聖人率此自然無心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度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前輩以爲用之則彌滿六合歛之則不盈方寸正不必如此穿鑿如前輩所云乃賢不肖所共有夫子何得以我與顏子獨有此此只合作平常解釋却是聖人之事大凡意在於行必不能成如子路冉有不能正季氏之惡意在於藏者必不能行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知止而不知動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與閔子騫汶上之辭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消盡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髮不動者也然則聖人謂唯我與回也有是夫信乎非諸子之所及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詩絃歌音樂也爲道也子曰成於樂記曰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常情莫曉樂之爲道也尤其莫曉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司馬遷莫曉故於三月上加學之二字遷於道無覺尚何望其純明後學皆遷之徒故或從其說或疑三月爲音字之訛簡初亦疑之後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初勇進敏修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和樂融融何思何慮無始無終大虛不足以擬天地自然默同言之不可推之莫窮加以韶音之至和以合感通三月不知肉味聖心變化豈比於橫目之遇蒙然道或覺終日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日至尚不[illegible]

虛明瑩然無始無終之月至亦不遠三月虛明澄然無
始無終如顏子之不違仁仁非思非爲孔子雖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謙恭則然而其不知老之將至況耳順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稱贊而或妄議
其無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觀天多見其不知
量也見訓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于虛明變化動靜一窮達一死生一
其樂不可言不可思見訓語
聖人五十以學易而後始可無大過是猶未免小過也而
學者小亦得遽曰吾無過耶如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
過於淸過於任過於和而況未至三子者乎任止久速
無毫髮差可否唯諾無一語失俯仰屈伸無錙銖弗當
而後可以謂之無過易之爲書正所以開物成務惟變
所適委曲周盡者也此聖人晩年所到如其本則自十
五志學時已洞白于胷中至三十時已堅固不可搖動
矣蓋未得道者以得道爲難而已得道者又以盡道爲
難也
汲古問易卽已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聖人必待五十而學易其義如何先生曰
易者千變萬化無一不中節聖人學而時習日就月將
蒙以養正至於五十則漸入耳順純一無間故聖人謂
可以無大過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學易之效見
論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
俗語鄉音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
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則乃爲雅正之音非
聖人之改其常也聖人之心卽天道自天道中流出自
有如此變態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
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
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疑無樂
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賴而已今聖人乃
以此樂終老此意豈人自知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
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
者亦不得而知使可得而知則離於思慮不離於思慮
則有起必有止思慮起則知之止則不得而知也此知
尚不能爲一日之久而況於終身之久耶當知夫發憤
忘食非用人力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
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

無端緒後無終上喜如此怒亦如此哀如此樂亦如此
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歲亦如此無思慮亦無不思
慮融融悠悠是豈為生而存死而亡生與死尚不能入
而況於老幼耶不知老之將至夫子尚自不知後人豈
得而知夫子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心所
可得而知者以吾之心即夫子之心也以古今無二心
也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
子之聖不可知一轍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言雖不矜
而實天下皆無及子曰有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誰能發憤至於忘
食發憤忘食已未知見又誰能樂以忘憂孔門之日月
至者三月不違仁者鏗鏘詠歸者能樂以忘憂矣而曾
晳提曾子幾於死無發憤忘食之學顏子短折餘無好
學日月至者虛明瑩然而精一純明至於不知老之至
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
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聖
所以垂教所望於後學之旨見訓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惟言憤
不言所憤而為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惟
繼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使憤而為之者其事可
言則無以為孔子使所樂者其意可言則無以為孔子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為有
知故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無體無
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為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
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普照萬物而非為也世名之
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
喻於道亦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
之物也憤者惜己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為
也故忘食此惟親復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為之妙固無
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呼至矣子又曰我
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
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見訓語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孔子雖如此言亦不能言其無隱之狀
不能記其無行不與之物乎幼讀論語常病聖人不明
以告人自子惟省始悟古聖賢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
告人已詳矣若復加諸言則反失之矣聖人言止於此

他日猶曰予欲無言而况欲詳說其所以然乎君子習中空洞誠無所以然之故昧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暫離故疑聖賢言之不詳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汝以爲如何汲古對曰道在聖人何隱之有視聽言動無非教也如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謂天雖不言初無所隱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先生曰是 見訓語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何謂云爾已矣此爲當達其旨此爲即聖人之學即無時不習之爲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即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一以貫之 見訓語

動容貌何爲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何爲便能使人信出辭氣何爲便能遠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間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動容貌而人自敬一正顏色而人自信一出辭氣而自無不服此上帝所以降衷于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載人以是生者在人謂之心是心有諸仁有愛有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剛大有高明有博厚有神聖有武文窮天下萬世之思慮集天下萬世之名稱不足以盡此心之形容而是人心皆有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有如此妙用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豈止於此而已可以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嗚呼至哉非曾子安知此百聖所傳唯此一心曾子傳之子思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我心也爲則成外物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謂直而無隱而學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又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至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紛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曾子既明知此矣何不明告人曰此心而已蓋道雖不離此心而徑告之則往往未必自悟未必自信不如發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也然亦有純實之士與夫明智之士亦可以徑告彼亦徑領下後疑貳故孟子闡思秘之未剖一舉而告人曰仁人

心也信孟子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後有疑者往往而是
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盡出聖門氣
象渾渾噩噩一片和氣唯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
即是道即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
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畧如此而近
世士大夫多尙乎豪與孔門氣象氷炭矣孔子溫良儉
讓殊非近世所謂豪者之容
汲古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或以此爲學者治身

之序又以爲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詩者正心
之所發正心即道心三百篇皆思無邪誦之則吾心與
起由此心而行自有倫理即禮然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惟聖人一一中節學者道心方興其言其行未能一一
中禮或語默動止未知所據依學禮則有所據依而立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樂者和也至於全成則和樂融
暢似思何爲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有牛刀之笑子
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成於
樂之旨於是益明謂樂爲道也 見論語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有
才智者往往有驕病自視以爲一世不如我故有驕意
自尊自大自珍其所懷有吝惜不予之意故曰吝然驕
吝皆私意非君子之道聖人所以成就後學如此其周
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
也雖違衆吾從下好禮者往往過於執從衆者往往過
於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聖人則都無一從一
違皆天道當如此非聖人如此也聖人之心即天道其
體本如此非勉而進此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問於我常情以爲甚易
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其問我但扣之以一二
端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尙無以爲答君
子之問蓋知隨機以解其惑釋其疑救其過耳實無得
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又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爲有知然則聖人果有
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眞知而聖人知之實
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
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

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即心目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捏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群弟子以我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一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胷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群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毋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見訓語

○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識誨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胷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易於酬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可告者焉夫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並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本有無休之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運而往自生至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着物多不悟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者深矣

○

鄉黨一篇皆夫子之纖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觀其顏色屏氣似如踧如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互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以自德行而上爲孔子言也德行而下則門人
之所記也如何先生曰晦翁集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
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某因其書字不書名此非孔子
之言然分爲四科又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
子亦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專德行則善而謂宰我子
貢止於言語冉有季路止於政事子游子夏止於文學
則害道子夏雖爲小人儒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
以言不稱師而曾子責之然孔子於子貢未嘗棄絶忠
告無隱況餘子雖不及顔閔而精神之聚蓋人之所同
寔可止科之以言語或政事或文學乎大不可呼以孔
門而知道者如此之寡無或乎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
似聖人孫曾子而曾子不可也一貫之妙知之者有幾
汲古問夫子答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問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聖
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
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又以心無死生
幾於釋氏輪廻之說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實一非強

一蓋人道之大通三才貫萬古分而言之有氣有魄合
而言之一也魄氣輕清其死也復于天體魄則降而復
于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天者
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魄氣歸于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
非特吾之體魄復于地而已人心廣大虛明變化萬狀
不出乎中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豈特聖人如此聖
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爾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
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唯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庸情知魂
氣歸天如袪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
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于下陰爲野
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
天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
如曰祖曰考者聖人使民知祖考之精神終不泯滅遂
制爲祭祀之禮築宮室以爲廟設宗祧以序遠邇親疏
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古復始追思祖考不忘
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之本心之孝而又使之報以二
禮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薌蕭光見焉此以報氣氣神也
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

其心間以俠氣齊注乃以饗皂與陰所達此以報魂魄
鬼也又教民相愛以返祖考之魄也上下用情孝事其
親鬼神合一生死無二豈不甚明人自以爲二爾故曰
反古復始追思祖考而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敬發情竭
力從事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亦以教民也學者當以
聖言自信毋以異說滋惑溯古承先生之誨乃知人心
與天地鬼神之心通一無二雖云賢愚有異而此心初
無少異惟智者由之則淸明在躬愚者失之則昏蔽不
反如釋氏自云能覺於禮教則不知矣先生曰釋徒多
昏蔽誤讀梵經戒不禮拜君王父母久悖逆大壞人
心大敗風俗 互見講話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
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衆人皆謂過愈於不及聖人獨謂
過猶不及開明天道於是爲切人心即道是謂道心
以或加之意而過之或畏情退縮而不及之耳使子育
無畏惰之心則子夏之道心無恙也使子張不於心外
而加意焉則子張之道心無恙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
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者
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心無恙矣

○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觀
聖人此問誰則無他日欲有所爲之志曾皙獨無子路
率爾而對冉有再承師問而對及晳再承師問方鼓瑟
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亦無所言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晳於是不容但已乃徐而曰
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此數語者乃道體自然之中機本體悠
然澹然無所止倚渾知文王之不識不知即夫子之不知
老至故夫子曰吾與點也 互見訓語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哉克己復禮之訓乎由孔
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學者罕有知其解者知其解
者大道在我矣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
能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克爲勝而
未必孔子本旨果爾也以顔子粹然之質加以屢空之
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也詩
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人由己殊無
克勝其己之意且一己字無二義也大哉己乎由孔子
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己本無過本與
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

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簡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復何所爲是已尚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有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明仁道之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矣無他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云云孔子所與顏子終日之言惜乎其不記顏子聰睿靜止聞即領會無疑可問故如愚孔子省察其私見其有啓發之狀與未與言之前不同此顏子之始覺也是謂知及之至是又問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復禮則仁禮者道心之發見於文爲之名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以動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復我本有之禮無一點私意則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虛明無際萬善具足謂之天下歸仁不爲過儻如諸儒謂克去己私則爲仁由己又作己私況己啓發洞覺虛明無我本無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養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初不必求諸外孔子發憤忘食蓋用非思非爲不識不知之力此惟覺者自知顏子自知此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旨即精神謂聖之心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訓克爲勝恐非孔子本旨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曉得否汲古對曰克謂克盡己私天理渾全所以爲仁所曉者止如此先生曰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待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爲

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于今千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己本無過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約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理斯已矣夫何所復爲自是已尚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得不歸吾仁再言

由己所以再明仁道之在我顔子於是卽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無他事也先生又曰顔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時猶未覺及問仁與請問其目此時方覺故曰請事斯語見論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明卽遠遠所明孔子知子張未必喩明之道故又曰遠夫道本無近遠惟人苟徇淺近日用遠遠不知處矣故曰遠然而學者求道只遠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遠誠內省此心之無體無方無限量則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思何慮潛然而靜自無所不照矣故曰遠卽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不可而猶不止亦忠愛矣而失於過是謂私欲故聖人止之見訓語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至哉聖言此三條豈樊遲之所獨宜誠萬世學者之要路人心卽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居處不恭則放逸而此心失矣執事不

敬則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萬變無非執事常敬則雖動而常靜與人不忠則變而爲詐爲不宜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門無出此三者塞此三門則道心自無恙矣見訓語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人道大矣與天地竝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爾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無所不通之義本無實體人性卽道惟意起欲與故智不明故不能無欲故攝而無勇故陷於掀靜而無藝故禮樂不脩誠無此四者非道而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道誠非衆人之所能知亦非衆賢所能知徒從子貢聞聖人莫我知也之歎又疑其不無悼道之不行始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者釋其不然人惟觀孔子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以思是始下學耳安觀所謂上達者又見夫子在鄕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則踧踖如使擯則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升堂則屛氣似不息執圭如不勝盛饌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是安觀所謂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者深衛之嘆前言之識

知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見
南子從佛肸不說驂於門人而說驂於舊館故子貢以
爲多學而識之子路以爲迂甚者陳子禽疑仲尼不賢
於子貢叔孫武叔至於見毁而微生畝以爲栖栖晨門
荷蕢荷蓧接輿沮溺咸致譏貶是誠有所不可曉者然
則所謂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自
孔子猶不能以自知而况於他人乎孔子之欲啓告門
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終不能詳言無行不與
之實自孔門諸賢猶疑其師爲隱而况於門外之人乎

夫可以知則可以言孔子既不能知則亦安能自言而
可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
幬無不持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時
之錯行則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則知孔子矣知天
地之猶有愆陽伏陰日月薄食而星隕則知孔子之過
差矣此猶可以類而知者猶不足以見聖人之全其不
可以類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
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人皆
以哀樂相生爲可見可聞而孔子乃以爲不可見不可
聞此固衆人之所莫曉而明者以爲固然初無可疑此

非詁訓之所及也或者求其義不可得則又曰是言其
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樂也吁彼以同異虛實揣度之
見見聖人是何異指白曰黑謂青曰丹也孔子又曰天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
知孔子矣子擊磬於衛荷蕢者以爲有心擊磬者固無與
乎文章之觀也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終不言水之
說孔子豈有隱而不詳言之哉欲致其辭不可得也孟
子以爲取其有本善矣而非聖人之旨也知水則知磬
矣則知孔子矣孔子知則自知矣 見訓詁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所見者何物也忠信篤敬也是物
不屬思慮純實混融無始無終曾子謂之皜皜舜謂之
精一子思謂之誠則形形則著皆不過忠敬而已矣忠
信不妄語而已不爲欺而已無他奇也篤敬亦猶是也
不放逸而已矣不慢易而已矣無他奇也中庸而已矣
動乎意而支離則失其忠信失其篤敬矣失其皜皜者
一者矣 見訓詁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此言學者之存養以爲質則己私不存洞然無我全體爲義而行之有其軌進退之節是爲禮至於孫以出之則純熟和順矣至於一出於誠心無有他而自合乎義自中乎禮自孫出而順是謂成孔子又嘗語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即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爲主本也誠信無說之可言無義之可尋誠信而已矣此之謂道心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己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是學非思也繇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句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清明無體而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天地無思無爲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推習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爲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動靜言不可以虛實言然則何以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力於仁

聖門講學每在於仁聖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之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而有一私意爲間之不覺不知謂之不仁可以然則仁者謂己常覺之非徒知而已聖人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非徒知而足也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必於好惡間驗之非知者所能也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必無過而後謂之仁過失未盡去未可謂之仁也答顏子之問以克己復禮答仲弓之問以敬與恕答司馬牛之問以訒其言答子張之問以能行五者答樊遲之問以愛人又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無非即實履以語學者達之者本末一貫通渾然天成即孝弟忠信即無聲無臭之妙即戒謹恐懼即不識不知之則即人倫日用

即惟精惟一之精未達者循循慎謹業業恭愿不失為
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忘行為小人之無忌憚是以
儒者不可不以仁為己任用力於仁聖人深志三月不
違亞聖之仁日月至焉諸子之仁惟仁者為能靜知者
雖得乎動之妙終不及也惟仁者乃能壽為其念慮閑
靜氣斂而意平長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學
而不仁非儒者也
自古知道者寡故先儒誤釋孔子知及之一章以為創業
以知守成以仁況乎易繫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又秦二世而亡正應夫知及之仁不能守雖

得必失之說嗚呼痛哉是無惑乎自秦漢而下治日少
亂日多也下繫之言雖非子曰猶未至於甚悖也曰大
寶者謂位可以行道孔子不得位道不可得而行故云
而先儒用以證仁守之則大乖矣自秦漢以來號英傑
豪雄者率以權譎攘奪土地視殺人如刈草菅坑降不
知其幾千萬往往以此為知及故肆行而無忌烏虖痛
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知道之謂知不知道何
足謂之知而醫家者流謂四體不仁曰無所知覺者蓋
知者雖覺而舊習未能頓釋必純明無間所覺無虧而
後曰仁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為照用
無方純明無間也三月之外不無微過不遠即復孔子
發憤忘食為之不厭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簡之行
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學之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
奉先大夫之訓俾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天地內外
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一體曰天曰地曰
山川草木曰彼曰此簡皆名爾方信範圍天地非空言
發育萬物非空言唯舊習未易釋後因承象山陸先生
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簡澄然清明安得有過動乎意
始有過自此雖有改過之效而又起此心與外物為二
見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又觀而又動愈觀愈

動掩書夜寢心愈窘終不寐度至丁夜忽有如黑幕自
上而下而所謂窘者掃迹絕影流汗霑濡泰然而寤
視外物無二見矣亦有小人而覺者但不改過是為無
忌憚之中庸是謂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為無忌憚
之中庸見訓語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矣可不思明聽未
能不蔽於物矣可不思聰色患不溫惡得而無思貌患
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

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惡得不思問既有忿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罔不必思而思則殆不可罔亦不可殆初學之思即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即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知幾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發生無非教不知知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此非梏束於形體沉溺於文義膠執於意見者所能知也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見訓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參人無知安能自至於道唯遭親喪乃能自致何以明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動始放始昏始亂於遭親喪哀痛由中全體真實全無詐僞全不顧利害全無其他念慮純然道心得入自不覺爾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之所爲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已者以其能約于禮也知約于禮則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予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無作好無作惡無思無慮如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即今所居何位何所所飲食所衣服其貧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小人以爲亦有以無道爲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無道爲之亦得徒以無道而致後禍故君子亦無所作爲唯循道而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語其默其進其退視聽動止無非禮不知禮則茫乎無據無以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知言不可強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嘗不明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謂之聖則聰明睿知不假外求唯以動意而昏始失其明無我則明矣孔子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水鑑水鑑無意無我故無所不照之見訓語

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文論語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夫論語乃有子之徒所集有子尚不爲曾子所可而況其徒乎首篇載有子之言爲多次載曾子之言亦略使類子記集必專記孔子之言必不失本真今記集者見識乃出有子之下則何以知聖言之本旨所幸大聖之言雖紀錄有差大體猶在孔子每止絕學者之意每每止絕學者之固止絕學者之必止絕學者之我雖不能盡記或每事記其二三則猶可以明示後世其餘至言當亦備記如今孔子閒居一篇燕居一篇禮運一篇及所與子思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及魯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吁爲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能詳記如此則一以貫之之道豈不大彰明也哉今曾論又有忍於古論者四百餘字則不能無差明矣況爲文簡短多失當日語話本真故後學不克遽明衆說殺亂有子曾子之徒之言害道多矣雖有聖言惟當存之卷末不可著之前篇有問答乃可因聖言而錄

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尚爲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于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雖差亦可默會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家記六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

體用之而不可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閒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即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

心又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聽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乎

及非以告衆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爲悖為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

作清明和融為愛敬為博愛為敬讓為不敢為不驕不溢為德義為禮樂為不敢遺小國之臣為不敢侮鰥寡為不敢失於臣妾為不敢從父之令惟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為補君之過為哭不偯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為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偽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字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illegible]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離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 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髮膚為己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因其愛己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聖人循循善誘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為公身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為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念也聿語助也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為孝為弟為悌變無一點己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為孝至矣簡每誦此章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息乎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察也明猶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與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己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己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變化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處是謂孝弟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為無所不通引詩為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 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星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中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深淸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往往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茂以加此雖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己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曰由明道下明道入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整之豈不爲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詎是類也又曰在至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卽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輙偏輙黨始為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為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為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實盲之病也道亦焉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為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塞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塞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胷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雖手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况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吾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郤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為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 見誨語

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

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慎獨乎踈略亦甚矣學道者則知此乎簡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而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道憂國何不可盡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靜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非禮處故知大學非聖人之言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二字

中庸不偏不倚之謂洪範曰無偏無陂無黨無偏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爲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耳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既曰中矣而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奇也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

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入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索諸人此喩猶未切也正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習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觸觸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爲而如不云爲也似動而未嘗遷也似靜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語人雖強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學者放逸馳騖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知

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失帝則矣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從事非無知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知此而知猶無知也如此而為猶無為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明乎孝即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衆人自以為哀樂之可見可聞也孔子則以為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知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見海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謬求之外愚不肖罔然不自知固為不及賢智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為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為而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顏子自知其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盡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

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介何義無體無意矣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以略言而不可詳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爲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已夫若夫於行言知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即不爲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汝以爲何如汲古對云子路問強未明孔子何以如此答先生曰矯者欲明故罔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所知則危矣即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爲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子哭顏淵慟與見其過而內自訟此是云爲變化非起意惟覺者自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知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衆人皆能知之子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

汲古問中庸云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謂天地至大而有所憾者以祁寒暑雨之失中也君子之道中正不倚是以大而無或過故天下莫能破此說是否先生曰天地未嘗乎形君子足以範圍之也先生曰程明道謂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叫造化誠有此也又謂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此言善見誨語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有遠

不倦於為而求諸為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為愈遠萬古
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異倦
㨿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為而
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
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
自以為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
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
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
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
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

信匪思匪為孔子深惜夫中庸平易之道人心皆有之。因
其為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為道深知夫患
在乎為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
終於二物也為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
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為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
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疾則加之藥疾去則藥可止人
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家記八　論孟子　諸子

孟子言舜傳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說孟子
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傳說厥德脩罔覺之
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
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
再使人聘之未為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哉無非
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
惟自孔稚梏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体之大孟子
既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
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
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
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
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言之謂之性自人物
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絪緼和育發達言之
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
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

言之與非衆有紛紛貫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
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
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
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衆人蔽之君
子明之其蔽也似與其明也似亦非衆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
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自覺
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
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
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
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
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
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
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昏也一日自
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
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
僞也此不可不明辯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
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矣智與故衍天之理莊周

二

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爲常故
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之曉乎戰
之下時移事改言語浸差學者罕言智故故莫之曉不
知孟子之時以爲常談故者事故智者智慮易大傳曰
無思也無爲也爲即故思即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爲非
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即出於彼其蔽同其受病之源
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亦以爲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
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爲人性自
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
何必更思何必更爲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
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
性者則異於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焉或有
利心心有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
支離則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
之有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
者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瀹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
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其所

二

興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為而不離也是以
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遂通而無思無為也
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邪正有小大有
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為言則斷不可以
為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雖千歲
之日南至比至善曆者可以坐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
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故言之舉天下無迹於智
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
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為不可及乎陸於

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
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何者為放何者為求也不明
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
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
不益不作不為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
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
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
之者彼且以為為悖亂為奸詐為淫佚為暴酷者吾之
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
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
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
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綱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
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俾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為小
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為君子為善人不知吾心
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即
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即吾所自有之良心
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
又苦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

勢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存
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參前
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實也又
唯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曰哀樂相
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曰志曰氣曰義
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
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聖人因人言而隨
之言人皆未嘗以裂此惟內明人通者知之雖小明而

未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一之說其聽必惑唯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括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又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子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春乃變化之神用而老子楊子欲絕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說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逐出直至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

也聖人此句未嘗書揖而賦會孟子誤認其語無疑亦
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後學有所存則何以
存神 見論語

疑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內用貢法
邦國用助法何以攷之先生曰鄭康成謂周畿內用夏
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說初無證驗雖云據
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稅畝言稅民夫
自開闢零畝之田爾初不見其爲助也詩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是觀之雖周亦助
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攷周禮未見其有助
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間田之屬役民以耕
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治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
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至後之以治官田
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數罷度量而乃行二法乎況無
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幽王
時詩非侯國之詩不可以此證侯國之助法 見論語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
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殆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

復歸爲 見訓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
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疵病大露混
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
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
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誰
不可以思慮及也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
靜曰古曰今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昏者則云爾也
老子又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體寂然何逝何反
學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誰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也有者
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
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
一而爲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
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爲誣言
瑕病尤者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
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恆語良多仁義遽廬之論惟覩夫二未覩夫一
也亦祖夫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爲是不用
而寓諸庸意說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爲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說也未悟有
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
動好靜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也似高明而實
卑也又妄謂顏子忘仁義忘禮樂生忘此乃老莊棄動
趨靜之偏蔽而謂顏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
一足以惑亂學者 [illegible]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

絕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以禮爲亂
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絕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其意
態之多也孔子曰入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有意度也
莊子鑿空爲有又屈曲其跡又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如是也以爲不可奈
何者非能安者也非真知命者也天命之妙不可以人
爲參也曰天曰人非知天者也亦非知人者也天人一
道也隨世而曰天曰人可也吾心實何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以無

爲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未嘗
有周之繁說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闢之莊子又曰勞我
以生息我以死是又思慮之紛紛也是又樂死而厭生
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歌曰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以生爲不反真其悖於
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
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旣詩言
無物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
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筮不敏

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
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
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
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匠夫之行
之時也嗚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君以
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爲公子士以此爲士一
也今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況乎明否臧立規檢矜持
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思
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庸中庸雖不無瑕病不至如
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子思年十六而厚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亦謂其有傲
世主之心老莊子亦言其性大剛而傲不肯然則子思
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書亦不能無意
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予自微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予所覺心
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子思異之殊覺其礙此
乃予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孔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孔子之言者
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
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不可云者
乃以意爲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爲是類
也
自孔子歿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歿而道滋不明孟子正矣
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道者
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仁義禮
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
佑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之惟有嗟憫
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畧同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
何莫由斯道也由戶爲喻爾何莫由斯正寔無瑕仲舒
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異名而以具言則離
之矣不知仁義禮智信皆人心所自有不假脩飭皐陶
謨愼厥身修思永修其永永不變者仲舒所言修飭能
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禹曰安女止謂人性本靜止安之不動而已矣何以設
爲文王不識不知何以設爲孟子道性善又仲之所未
知也以此事君必反汨亂其君本有之德陛諸儒雜說
蕪論所至如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
得行其道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吁咈哉
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
仲舒離而爲二舜誅四凶亦救弊矣初不害於三聖之
一道誣言曲說分學者靡然從之道何由而明人心何
由而復于正
王道之學頗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
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
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
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

之妄至此殆不足辯惟其羣弟子宦達尊稱其師書行于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矣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曰遠則寘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說卦之文未嘗繫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淹問藏之之說通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通之陋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又時文習尚頗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爲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畧明人之不遠耳欲之爲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水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倣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遂妄意仁義爲非道妄意禮樂出於仁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其臣也霍光陰妻邪謀非忠也劉備受劉璋賓客之禮而反自奪之亮輔之又立同姓之婦爲后此何心也霍葛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王道槩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妃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啓之也李靖問王伯之畧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辯

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善孔子遇程子於途與語悅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子名不號子華子程子因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子程子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鬲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曰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斯則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可得言剖劃道一以貫孔子猶欲無言而況於本無可言之中而強裂初始元玄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庇也而繼曰固其然也意狀可覩已而又曰然不然也

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似深實積吾說又曰吾亦不
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猶有所倚也其之辨知辨國大
與答景公之問一本諸道深知非道無以已亂也善矣
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
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陰
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壺丘之言
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無二而壺梨而二之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言實理也明乎此
則壺丘之蔽可觀矣陰陽四時生化皆不可見不可聞

也即不生不化者也皆非有無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
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皆全心心
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之之妙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求
之名也此心之中本第忠信仁義禮智萬善畢備性所
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見於從兄則謂
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
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為有序是心
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為四時其始

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
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
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大賓則又陞降揖遜而
為禮此特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
部以小智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特異端邪說
而欲立乎清虛無為之境吁可傷哉
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靜聽久之而真
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其大略篇則曰
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矣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
多害道特以聲律為習不容盡癈因問道體至大何所
不該老子四大之說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
子判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尤為誣言意說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可謂無得於
道惟其有蔽故猶有未盡
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矣
而家語乃云夫子問其通禮樂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
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
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啓吾心之守

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橫渠云不盡材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說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飾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飾設為其不達大本如此 至見論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家記九 之論事 論孟子義 論晉載

自古人之知道者寡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雖有知焉有偏全有淺深未全未深其言猶有害道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雖讀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無非惑亂人心之具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錄猶或失其真而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矣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猶或失其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見訓語

嗚呼今天地之間孔子之言無幾而非聖之書充積乎非聖之言知道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誠不宜汎觀必遺惛惑唐虞有納言之官周有訓方氏易曰正辭為是故也 見訓語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膚近及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illegible]心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為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

明吉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
意起而昏焉非焉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
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告曰中平平庸庸常親從兄
怡愉恭弟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
萬端忠信全功不習無不利曾子謂之皜皜簡亦謂之
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齋清明在
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

訓兒訓語

覺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
學者初覺衆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

二

習難遷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役用其思爲
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
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
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沚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
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進不
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
而精熟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
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音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
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
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

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
不動之爲至靜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予向於言仁
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
而猶不知魯廟此蓋嵜斷之說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
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於其所不可
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身訓語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此豈心思推測之所能至哉如日月
自無所不照如水鑑自無所不明也此心神明有甚於

日月水鑑

孔子稱子路不耻縕袍之善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
路終身誦之則其誦久矣豈無以告孔子者子路既沒
門人語及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于以見聖人廣大虛
靜如天地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之謂器若如或者
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
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
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伯淳謂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此語

亦有未安謂二子得聖人之道誠然然不當謂一人默
識一人篤信信者必默識默識者必信自不當分裂又
不詳攷日月至焉者非得道何以言至所謂至者必如
顏子之不違仁所謂不違仁者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動靜一貫方可言仁方可言至然則孔門得
聖人之道志亦不止二人而已

伯淳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斯言
甚善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性
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回造化者誠有此
也伯淳名顥門人尊之曰明道先生伯淳謂窮神知化
化之妙然神也又差矣何精何粗何妙何不妙化即神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
聚觀之體認出来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
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
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
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即迂曲即造作即
不正直即不忠信所謂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
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
何意之有

正叔又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来與哉
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藩離固
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聖人坦夷之道孟子謂
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羊易牛即王者之心發明孩
提愛親及長敬兄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而正叔分裂
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為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一
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
必如此粘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
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
禮耳伊川之教困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
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焚或退舍果否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
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
然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
此論人心即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真切豈無感
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王未必能然
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
善之心既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

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我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決不勞
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
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
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又曰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畢我裂一道而三之誠
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
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
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
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
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
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民不能是賊其民者也孔子
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後學之意說孔子每每
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
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
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
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
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我離思而取無思是
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
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況又裂幾於彼裂

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强分裂之殊爲害道
横渠屛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
則勤矣不草草矣倚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
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
實未嘗習之過非若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横渠乃揠苗
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
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
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
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横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
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吾心自善吾
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
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疑滯自不可至詰夫是之謂
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
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横渠之以
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
孟子曰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
也揚詩有顧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
胡也新心也蓋議有精魄及原之言夫血氣有聚散精
神無所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即本即原
死生一貫何以反爲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

孔子也與李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說然後大本可
立天德豈說之所能盡說之所可盡者尚不足以盡豈
而况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孔子所謂可與立
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
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
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
叢子世罕誦習爲庫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
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
覩與我同志者或未覩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廢卓悟此

心之即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
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
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所偶蔽
遂寖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
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照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
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
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
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見孔語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陽之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靈
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善否治亂所以起

云云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
宗廟主云云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
雖二而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
以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虫之所以生成變化者此
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
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通故四靈役於
聖人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
人之知如日月之明如水鑑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
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謂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
差也是知至神至靈云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知
樂智慮應酬何終何始如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
知也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爲善爲治逆是
而爲之爲否爲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神至
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中
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故
聖人之道無所不通聖人之事無所不行守日月之數
察星辰之行序四時之順逆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
下淸濁其道一也其事一也立五祀制五典和五聲合

五味正五色成五穀序五祉其事整整其倫敘敘皆神靈之變化精一之散殊可觀而不可測可言而不可詰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容思夫是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仁義之祖歟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汲古對云此即孔子毋意意一起即有過要無過但不起意便了意不起則此心安然瑩靜虛明若子貢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是改過後私意不起此心昭明況此心明照愈於日月日月雖容光必照尚不及蔀屋之下此心則無所不照無所不通安有隱顯之間先生曰此說却是

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某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一自是一片看喚作甚莫句絕喚作天亦得喚作地亦得喚作人亦得喚作象亦得喚作理亦得喚作萬亦得喚作一二三四皆得

先生謂汲古曰聖人猶兢兢業業學者不兢兢業業汝當庸言之信庸言之謹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為之不厭

又曰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當師孔子之言

先生曰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太急故雖忌焉進焉孫而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心則厭倦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澁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汲古問聖賢言性何以多不同先生曰性字解釋有不同如性相近與節性性日其邁此是隨俗之言性質如易曰各正性命孟子道性善則言性之本

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邪僻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右訓語

天下有累數百年之風俗既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沉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聖人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吾非求異於衆也誠有所不自安於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沒義利之辨寢不明漢與君

臣相與以權術取天下大畧本以利文之以義孝宣亦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豈惟漢規模如此歷三國晉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也惟人主規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規模皆如此豈無善者其畧則同後世之經術異乎孔子之經學矣後世之文章異乎三代之章矣後世之字畫與鍾王篆刻不同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時謂祿利之路則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稍所家以稽古之力公言傍說不以爲耻三代之時無此風俗也無此等議論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尙體要而已後世之爲辭者大異虞

心苦思鍊意磨字爲麗服靚粧爲旅客絶岸爲瓊杯玉斝爲大羹玄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亦不聞有是如也[illegible]婦人思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躋之至此尊以文稱也以易爲奇以詩爲葩三極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無邪之義如此乎甚至於所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研而取憐此何等法語而敢肆言無忌如是耶此無他擧天下之風俗皆然不以爲異也故學者仰韓如太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見其過至於字學尤足鄙咲書者六藝之一古所不廢然非學者之

所急務之則可後世之爲字畫者異哉皓首習之秘術不露此周孔事業耶嘗觀鍾王古文如精金美玉齋莊寬弁使人起敬起慕眞三代時風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爲奇以變怪爲妙後世之俊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千載蘭亭遺墨秘藏昭陵老師宿生無敢擬議雖則云然有聖言在衆好必察焉所未安如婦人焉清神麗色雅服妙粧美則美矣而非公庭之所當言非君子之所好樂施之於晉宋以來則善施之於三王之上則悖何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也書心畫也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

衰則人心風俗終不反朴終不可以庶幾三代吁可念哉累數百年來風俗如此習尙如此論議如此牢不可破如此今也一旦欲挽萬衆之所嗜好盡反之於古殆猶回急注於懸崖止奔馬於峻坂徐而思之亦有可觀良心人所具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如喪其靈如塵積鑑本明猶在一日啓之光燭天地孟子言必稱堯舜於戰國之時今之時卽不勝於戰國之時耶當戰國之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今之人皆不可也必不然也故情逸意固衆

人所不能免而亦不可肆也父肆其欲子將甚焉上肆其欲下必倣焉倣而不已必甚甚而不已必亂至於亂則禍及其長上稽之往史可想可戒然則放逸之習不可啟也莊敬之學不可廢也浮薄之務不可親也朴古之事不可厭也不惟不可厭而已又有樂焉人心即道至樂中存昏者失之明者得之無謂詩文之放逸非放於惡也無謂字畫之之蹤逸非流於不善也商之木輅周之麻冕孔子獨未滿之取其質也道二正與不正而已矣莊也敬也朴也古也善也皆正之類也不莊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也不善也皆不正之類也故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相如至於見賢韓愈至於宣淫豈不異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胡可忽也況所差猶不止於毫釐乎草聖之差遠矣宣淫之差不知幾千萬里矣無怪後世之禍亂相尋於無窮也人君良臣知治亂之岐於是乎分則為得不戮力剗剔文士墨客淫蕩之邪說而無使啓亂也 見訓語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意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于茲矣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近世王風好古之心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它語及世効之者滋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為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古者制字一而已矣其有轉音多後世所增 如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皆如字耳而後儒讀者多轉為去去聲非也夫齊宣王壽愚特甚使當日孟子寔作去聲言之宣王必不聽解況作去聲則不文後儒鄙陋好異音釋奚可盡信曲禮欠伸撰方言俗音則如字耳而音釋家作丘欽反至於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並五教反則尤為害道夫五教反者好辨切著之謂也若夫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則不可以好樂切著爲義也自孔子猶無得而形容姑託喻於水託喻於山而已聖人尚不得而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後世陋儒不知道拘於音訓家轉音一定之說至於害道殊為不可論語去喪無所不佩口舉反則失君子不忍除喪之本心反有惡其喪之意尤其不可去喪乃記者之言非聖言惟當如書云免喪禮記言除喪亦未安猶愈於去喪口舉反之太甚也就去喪定讀惟可口擧反離喪而去猶云可也大抵天下事自不可以一定論言欲信行欲果而子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堯舜遜湯武征伐孔子序書桀受不書王不以征伐爲非也然則天下奚可執一定而

以爲義且下字有上去二聲唐韻於上聲爲降也於去
聲謂行下也義亦相通耳今方言爲消減降下亦作去
聲然則音義亦無定論共字平去二音亦通選字上去
二音亦通唐韻於選字二音無異而論語音唯從去聲
曲禮供給鬼神音恭或作供方音俗語率用平聲而論
語子路共之居用反與僧釋語則同皆偏拘也通用可
也
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是言簡自總角讀書音大爲太者
多也率從陸德明音從舊從衆不復考究今老始致疑
而考焉周禮大宰小宰樂官之大師小師祝官之大祝
小祝史官大史小史若此類皆當如字大小相對尚書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二公弘化禮
之太宰少宰若此類皆當音太太與少對三公所以音
太者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得其人乃
任之尊之之至故音太宰祀天神亦尊其稱音太以三
少少宰推之則三公太宰音太可知矣陸德明於大宰
初音如字次音泰陸凡百好異率類此今世所傳尚書
凡太史皆音太者蓋錯漢儒隨俗所稱而不考諸周禮
也古書雖音太者皆作大今尚書於太師太傅太保皆
作太者蓋錯欲記音而加點歟抑後傳書者誤加歟史
記太史公皆加點若非傳錄者誤則司馬遷習漢儒之
陋爾遷之誤多矣不止是曲禮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
大祝大士大卜陸德明音云除大宗餘皆音太德明好
異又不考古故有此陋自蓋馬猶爾而況於德明乎
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桑中來麥訖力切來年也
引易林麥與得叶與國叶常鍇敘志賦麥與則叶挪宗
元榮門文麥與惕叶呂溫觀野火詩麥與感叶蓋不知
京師話音麥音然自與得國則惕感叶今改作訖力切
則全差矣山有樞有栲去九切陸栲草木疏云許慎讀
栲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慎
正讀栲爲糗糗去九切言去九切特不明爾至於曰今
人言考失其聲也差矣音轉而浸訛今九亦有苟者栲
作苟切則通矣亦與糗同音非失其聲也今禮部韻則
失其聲矣闕人又以九音狡斯千居馬切又矣居閑切
亦可角弓胥遠於圓切亦差引易林遠與言叶韓愈閔
己賦遠與漫與言叶然則從平聲盃元切則不差矣今
作於圓切則失其字大差矣況又曰韓愈此賦用韻雜
知蓋愈此賦又用難爲韻亦不甚叶故轉而爲切曰漫
彌延切難泥沿切兹其所謂難知者歟大抵古人亦不

拘乎切叶其大槩叶爾而補音必欲句句切叶故礙而不通其於頌多曰未詳蓋須不叶韻節南山人殆養里切又失母音作廷里切可矣所引楚辭天問與止叶九章與特叶龜筴傳與起叶易林與齒祉叶亦無相妨廷里切與今俗呼殆同母至於養里切則大差異母凡服字皆蒲北切雖引上冠禮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與飾叶之罘刻石與德叶碣石刻石與息叶詩一十有六無房六切者然安知非扶北切扶比與房六同母亦與德飾息叶何必蒲北異母萊菔或名蘿蔔者方言特異乃作蒲北切今欲一切合異方之音無乃不可乎凡弓躬皆姑弘切亦失母古詩乃與朋叶楚辭九歌弓與懲叶引班固東都賦弓與稜叶崔瑗和帝文躬與徵叶然則經稜切可矣何必姑弘切又凡渦字叶越逼切其所據亦不明白端的蓋宋度亭人愛字許既切亦失母纓既切可矣尚書古愛字集韻許既切亦未可據信或以方言特異歟

詩補音行葦大斗腫庚切十升也溝洫志曰渠之歌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旦溉且糞長我禾黍補音所引證止此爾殊不明著何以驗其果腫庚切白渠之歌大略叶爾亦有關雎左右芼之鍾鼓樂之芼與略大叶爾而或償

兒知遐亦過矣抑語言與行行亦不甚叶又黃苟果刑切別無證驗徒以欲叶韻而為此切合皆必墨切亦曰叶韻爾無證凡此類皆難用抑孔昭之咲切靡樂氣教切為蹔宜昭切皆無謂

丁丑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定數非與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曆家亦莫能皆中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八諸儒之聞曆筭每中不先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害道大戴記孔子之言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世學誦習不知日月薄食實關君德三才一體元氣混全遠重濁下凝故輕清上浮重濁靜止而積陰輕清上浮而生陽陰陽交而人物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人道亂則天地之氣亦亂君人者其可不反而求諸己乎此心本與天地為一意作而昏始亂於悖唐虞三代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雖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音此衰世之術安能一一皆中汲古又問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其救日伐鼓取其有聲以厭陰氣而充其陽也如月食亦鼓豈充陽乎先生曰此言皆未達乎陰陽之實人知日之為陽而離為日不知離陰卦也如月之為陰而坎為月不知

坎陽卦也以此推之陰陽之實則一三才一也人道悖逆其氣發于上而為日月之食則人心恐懼而鼓于下其氣豈不應乎上故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見海語曆家之好為欺罔也甚哉不知曆者率為其所欺及知曆者又復與之為徒欲自神其術故凡為是紛紛名數之浩繁參錯者大抵詭辭飾說務使人莫之遽解以自衒奇而已矣獨司馬遷之曆書良為簡易猶曰大餘小餘而已而亦不明著其說至於班固之志大初曆何其煩欺之甚也大初立法之疎已不足道司馬遷悟其非不敢筆之於書後用古曆九百四十分而固尊稱八十一分之善又從而肆陳其飾說所謂大初曆之本法以一日為八十一分月行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復與日會而為一月如此言是矣何必秘其說而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二千三百九十二即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之數也以月法二千三百六十二而四之弦望晦朔於是乎定爾又分何必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也此猶云可十九年而七閏初無深秘乃立為章歲之名又曰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地數於十天數於九十九年而七閏耳何必詭為是强合之說自此積之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為統何法之有又何

必言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其章二十七章而為會三會而為統初無關乎以閏法乘日法也秘其本實之說詭飾偶合之文所謂章月二百三十五者十九年之月數耳殊不必言何必復立其數又何必言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也所謂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二十七章之月數耳亦何必言又何必曰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也所謂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皆不必言也所謂章中二百二十八即十九年之中氣除七閏月之無中氣者其數如是耳所謂統中即統月之除閏所謂元中即元月之除閏徒為浩繁之數以助神奇之狀蓋不神其術無以言功于上功無足言則名譽不彰利祿患失此漢以來曆家胷中默符之利心曆法精備世服大衍之為法其要在乎通法三千四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八日之一千六百一十三則月復與日會是為一月耳何必飾而為說曰四象之策又曰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揲法之數即二十九日與夫餘分一千六百一十三之數每一日為分三千四十即得其數何奇之有何揲之有如曰四四揲之象夫四方其數而定弦望晦朔則明曰四分之以定弦朔晦朔足矣何必為是詭飾之辭不務以明告天而專務以滋

或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十九太如此言周天度分豈不明白簡易何必易其名曰乾實又積每度三千四十分而為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也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如此言歲差又豈不明白簡易又何必變其名曰策實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也所謂減法尤其無謂所謂九萬一千二百者三十日之數耳既不合日之行又不合月之行乃先布此數復減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是為揲法一月之數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耳不必立此數可也所謂所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即十二月之朔虛一

千四百二十七也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其數不可廢至於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不必言可也又何必詭其名曰用差積其虛數至於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若此之類奚可殫舉自時厥後諸曆迭興豈能果有所改作哉皆不過為大衍之分或以八千四百為日法以四千四百五十七為朔餘或以一千三百四十為日法以七百一十一為朔餘其數自異其實即大衍之日法三千四十即大衍之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詭名飾詐以欺不知曆者忠信道喪一至於此歐陽永叔既知其詭又備載其詭辭相與為欺何也豈詭辭為文士之常邪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家記十　論治務　論治道　論封建　論兵

方今治務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之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聚而教之于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何謂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為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知以是為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講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染漸漬于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治亂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兼正之士得應奉代內侍之雅事內侍內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即稱善或有賞宮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安民安宗社安○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夫官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人三年為京官二年為任吏部猶病其冗而況於久任則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說不復長思輒以為不可行不思國家設官分職將以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群群無德無行之士也士大夫不念夫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為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任為不可或又曰懼失士大夫之心吁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奚足恤賢者甚無幾不肖者滿天下不肖多臨民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徒費居官不為長久之計貪墨以為待闕之資雖間有賢者方諳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禦無素備寇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

今奸頑好訟俟新吏許幸新至未諳情僞姑肆其欺罔
害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
書散亡本末無考吏弊滋蠹民病滋深怨積于中安保
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相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當今
治務擇賢久任爲急宜升縣爲州大州爲監司各辟其
屬謹簡乃倅先王令典縣稱百里奚止百里久任雖非
世繼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法當關盛衰
故必縣升爲州大縣即大州凡州皆得專達於朝苟非
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其甚賢有功者有
褒焉有賜焉有增秩焉有貽賦焉雖終其身可也必不

可不升于朝則升○何謂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
者自漢以來古道湮喪學徒陷溺於經說琢壞道心不
務實德專爲獸行君臣相與其弊競趨於粉飾華藻十
八學士以詩詠爲事宋劉考功加進士以雜文幼能就
學皆誦當道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
啓卷三史皆同挂壁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陋習尚
踵餘風士子所習唯曰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
井無賴子弟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爲文
華而尊榮相師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
使臨民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

仕宦大槩惟羣飲惟求舉惟貨惟色惟苟且甚者民思
寢處其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寧
於私壓於勢賢者不舉不肖者舉矣能者不選無能者
選矣曰既擇賢則舉選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黜終
其身不得復用敢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私乎哉況
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心即趨於善而
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亦無害於取士
奚必革曰騈儷之文大不典雅惟勸浮華不可不罷經
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
爲士而言辭太不成文亦難斷不可糊名棘圍月書季

考唯考實德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歲大比
與其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王朝三省奏
其書獻于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遽
行拜禮則聖躬宜與以敬受取書藏于至尊嚴之所○
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群飲至于殺之漢律猶禁群
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
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群官婢盛妝麗服飾
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撝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
令乃用以導民群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嘆而
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

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虧大軍之支禍
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其究知情狀利害曲
折某又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頗
多以飲者憚庫設法之費多某爲樂平爲東莞皆罷設
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何謂教習諸葛武侯之正
兵以備不虞夫擧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願而武
備不修空談不詳處爲宋襄爲成安貽笑百世不可李
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
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
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

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
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教閱必先
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爲八
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
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法天四爲法地靖曰臣討
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
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首之法故爲孔費二將軍夾攻
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
擒七縱孟獲者此法也今州郡教閱猶有古制其圓陳
此法也將朸圓陳成內鄉者諫佐特改舊制曰捉將圈

非正王之法也有曰鴛鴦鎗者此法也顧知者鮮以爲
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善用
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
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
而率然之喩驗其不違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
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奇兵在陳內
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某屢聞兵將官知此法者
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
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
○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出於農無坐

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槩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横斂
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
授爾田以爲衣粮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
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况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
備大軍亦可漸減○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
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
不贍奚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
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産異戶無
時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

衡均矣○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為甚
盛非麗色群目所矚以年血氣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
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名卿才士亦沉浸其中不知
愧耻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為怪人心盡壞邪
僻悖亂何所不至前代亂亡之禍皆甚於人心之不善
周家德行道藝之俗成而綿祚八百後世君臣胡得無
懼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重於罷去致國家
受未流之禍嗚呼痛哉○何謂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緡
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所謂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
直取於民又不上於直取而已又俾納折帛每疋六貫

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
折為名實強取多此類矣可殫舉榷酤雖非強取而壞
亂人心為甚酒誥諄諄禁群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群飲
世以酒為狂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
本愛護人心使毋致於壞亂右所條非賦國家方資以
給軍未能省費未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
費之後禁群飲不禁禮飲○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于
大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歿學者異說到
于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徇偏孤罕由
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靜者自清

靜任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
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
背道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
十年來學於道者寔多古未之見幸多篤習吾道其于
予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唯大賢
可以司教○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
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
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
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雜之霸
以利王以義義利雜施猶不可而况於以利心為本乎

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
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大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
皆為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拂乎彝特命納
言一官以治讒說殄行讒說不止之說殄行不中正之
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
世未之識未之知周官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
之書漢唐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
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
甚重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知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

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
摹不同如冠如屨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
襲漢唐治少亂多可恥之規摹頋又不逮漢唐殊可惜
也其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
爲漢唐規摹始亦不敢自必暨宰樂平後守東嘉略行
已志頗有驗効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亦非高絕不可企及之事考諸古書固自有
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爾人性無古今感之
斯應○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
音之感人也易其入人心也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

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浮動者有幾某初入大學聞太
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
是故淫樂宜禁○何謂修書以刪邪說失聚賢士而教
之固已明聖道之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差
失已久其惑亂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
道不開明人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讚易
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
得而已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
邪至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解
孔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白發見于詩章之中無

唐淪替自能興起人之善心奚必究見何世何人及衛
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說而
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墻未甞乎
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可笑摽有
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而不敢萌淫
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爲及時此類不一
戴聖○人其爲曲禮記首言傲不可長亦可有而不可
長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又叙傳聞强識於善行之先
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
道者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春秋雖因是有考而失聖

人之志不一諸子史集是非混殺蠧人心爲多可削者
甚多稱寔黔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
同寅協心難乎有就已上見遺書
或曰爲治在轉其機而已矣此機一轉治功自成不必言
三代之制也苟謂圖治而不本之三代之制終苟道也
漢唐之治所以民不得其所者多禍亂多風俗不善享
國不久者職此之由也如欲生民之皆安禍亂息風俗
善國祚久長則三代之制不可不詳攷熟講而圖復之
也自漢以來公卿大夫不知王道無王佐之學雖有周
官之書不能諳緩急次第以圖復之惟定雜伯之規模

以周官爲無用之空文就有義而行之惟行其末不治
其大者急者誠可爲長太息也
擇賢久任誠爲當今大利或者憚於改爲姑循其舊守宰
數易實無固志豈不思沿邊諸州軍守臣果能固守以
當他日數百里之虜騎乎否能乎甚可畏也而猶憚於
改爲豈不誤國家大事乎闕少員多爲今論治者之巨
患而賢能之員殊不多也吾猶懼其不足以充數闕少
員多非所患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
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

古然封建有春秋戰國之禍宜擇賢久任職方氏雖通
理九州四夷而實分國以治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
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
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後世士大夫觀此雖知其善往往竊疑何以使天下之
莫當也嗚呼至哉此道神靈通天也貫古今而况於人
心乎即一驗百知宋之有政政者正也故孔子曰爲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確信此者可以治
天下國家矣子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

說者衆此之謂要道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於
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
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
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爲利
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
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所不善無動者無作焉直
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
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

肯如此也三代衰孔子没義利之辨晦不明利欲之說
滋熾秦漢以來人心益昏益亂有君如漢高出秦民於
湯火之中大恵也大功也獨惜夫以利心爲之遂御治
一世之心術盡入於利欲秦之禍止於毒人之身漢之
禍乃足以毒人之心嗟乎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
此矣止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矣民又從而傍言
之也陽城潁川之民何辜而盡屠之也潁川李由爲秦
守也何罪而斬之也類張耳者何罪而又殺之也陷
將以利義乎非義也從之者董公仁義之說以利心
之之也其處心措慮專利而爲之約三章除苛禁非一

出於義也四海之内塊土耳何足爲意而自潰亂至此也孝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雜之此灼見高祖之心術灼見自漢高以下之規模高祖未嘗口傳面授于其後人也而後人黙而承之如出一人何也利心之同習俗之成不以爲異也吾深念夫漢以來諸君其性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性也其本心之不肯爲不義亦與堯舜禹湯文武同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以利欲昏之殊可惜也孔子以喻於義爲君子喻於利爲小人吾深惜漢諸君之不得爲君子也吾非不樂於成人之美也漢諸君之善政善令出於義者吾所愛也而其出於利者吾不敢安是之以亂惑後世也王通以仁義稱七制之主所以導後世入於利欲之途致禍亂於無窮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故玄齡首勸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贊之决又使太宗不自以爲耻欲史氏明書之以比於周公烏虖痛哉周公豈詐爲隋帝詔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伐遼以激民思亂之心者也周公豈嘗巢妃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與爲奸利又相與勤施寛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譽以欺一世故人咸以太宗爲賢君房杜爲良相一君二臣非無善者而總名之曰賢曰

良則未可也以太宗爲賢君是教後世之君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以房杜爲良相是教後世之臣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痛哉吾懼君不得爲君臣不得爲臣父不得爲父子不得爲子兄不得爲兄弟不得爲弟夫不得爲夫婦不得爲婦天下之亂無時而已也此亦非有甚高難行而不可及者也使人心不起而爲意則不入於姦利清明未嘗不在躬天下之所同也萬世之所同也皆不肯行不義殺不辜也辭禄之以天下皆弗顧也謂人之本心無此善亦賊夫人者也謂己之本心無此善者自賊者也孟子所以詳明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以此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未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説不可長 見綱目

世論有唐盛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賢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齡乃首發亂謀如晦贊決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元吉祕計又將并除建成社稷傾危民將塗炭此固可誅也然惟天吏則可以誅之秦王安得而誅之玄齡首謀借

周公以文其姦其辭則周公也其情則非周公也以晉
陽宮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乎行不義殺不辜比諸
諄號於天下則曰義師也天下之人心則未服其爲義
也自古君臣大抵同德德不同則不合不合則不能久
此三臣者性其與太宗合故深相得杜則早卒房魏則
久於其位其所以合者非他也本以利雜以義正猶孝
宣之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豈惟漢
之規模如此而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之規模
皆如此也幸而不遭變故其迹不露不幸而遭變故
危禍則脅而入於姦利爲侍爲亂爲大惡勢之所必至

也人心自靈人心自明其隱然不安于中者即天下人
心之所不服也其餘衆善誠有可觀論者樂成其美是
以多稱其良不知夫義利之不明善惡之相掩啓姦雄
自便之門開後世惡逆之路君子懼焉魏輔建成猶房
杜之輔太宗也巢妃之穢三臣者孰視莫敢言魏雖言
之僅使勿居使言而不聽則何不去至此而猶不去也
夫是以太宗不親享太廟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念
太安之在暑而不諫也與驕子偶人比有於朝行而不
知恥也三臣者殆欲爲鄉原而又不及焉者也而俗儒
之論靡然稱其賢吾恐姦亂之禍接迹於來世未已也 見訓語

豈公可謂社稷之臣不可謂天民社稷之臣以安社稷
爲悅雖義可以已亦不已所謂天民者可則進否則退
德宗昏疑猜忌其不可告語之狀昭昭爲日已久矣宣
公爲宰相而進議不行已累累矣而猶强其所不欲犯
其所甚怒其得死幸矣使諫官無陽城殆哉蓋其才有
餘其學猶有不足誘人名利之論非正也宣公之意則
善宣公之疏則非執序遷之失說病久任之確論漢唐
人物有如宣公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猶不滿人
意至此所以愈使人遐想三代之世也 見訓語
范氏唐鑑美太宗聽諫而曰雖過唐何傷乎予心深所未

安夫惟士大夫不知改過之爲至善也致人主終恥於
從諫堯舜舍己從人禹好善言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
伊尹稱湯曰從諫弗咈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
曾子曰我過矣夫夫如是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
矣孟子切戒揠苗取芸苗芸苗改過而已學道之極終
於改過無他奇功然則改過者聖賢之所尚進德之極
致而范公輕言之黙沮人主改過之心殊爲不可道二
是與非而已矣過則爲非改則爲是是則爲賢爲聖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道非則爲愚爲不肖與朱
象桀紂盜跖同道是無二是非無兩非范公於一是之

中而分為淺深過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致范公古
文孝經說尤為秘室 見胡語
范氏唐鑑論明皇友愛曰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
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讒黜其妻為
人君則以非罪殺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
能充其類則其為善亦未出於利心哉范公誠賢明皇
誠有大惡因其不充類而遂謂其為善皆出於利心則
不可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以明皇友愛之心
為皆出於利心竊意為世公論未必皆以為然方其為
長枕大被殿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之時雖非王禮

謂之不出於誠心可乎人雖至不肖良心終不磨滅春
秋於魯威書至至者至於廟是之也魯威大惡滔天而
聖人是之者非是其弒君也是其至于廟也魯威至廟
未必不出於利心而春秋猶書之而況明皇之友愛乎
明皇不足惜而人良心之所發使不自知其為是不自
知其即道則道心沮遏而不伸善心愈消不善之心將
愈長吾為此懼故諄諄乎為是辨
歐陽公作唐紀皆書其君曰大聖夫為唐臣猶曰不敢不
爾歐陽公宋臣而書唐君曰大聖是將以為後世之公
言邪是誨天下後世胥為亂逆胥為鳥獸行也可乎正

道不明姦邪雜說公行於天下學者不知其非此有國
有家者之巨害未有發之者明哲之主一旦覺省痛禍
亂之侵淫壞人心危國家則削除邪說若斯類者急於
救焚拯溺可矣不知世稱名卿賢大夫者胡為思不及
此也
王明清揮麈錄謂蔡元長父子既敗其門下士楊中立孫
仲益之徒攻其姦惡不遺餘力觀此則亦譏誚楊孫太
過矣又記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佳
士以教諸孫汝為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觷者游
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涓辰

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
必諸生請問其故云君家父子姦僑以敗天下指日喪
禍惟有奔竄或可脫免諸生泣以愬元長元長愀然不
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觷曰事勢到此無可言
者目下姑且收叙人才改往修來以備萬一然無及矣
元長為之流涕所以叙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
之徒用之蓋由此也觷謂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楊張未能因蔡悔過之機導之十分
誠實改過自暴其罪自求削奪盡反前為天豈不容人
改過人心亦將大服社稷可以復安蔡氏亦保無虞 語錄

本朝召命官謂之召唐謂之追聖朝可謂君使人以禮有
三代之遺風唐陋矣見訓語
嘗觀唐人本政之說不勝歎息既久曰比世士大夫議論
畧相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沒道本平常人自無
睹本政之說曰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
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雖矻矻不可暨
原其始固有啓之者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
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
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渾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廢
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
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吁斯言似正其實失之夫政之
本固不在於發號施令失其本而事於末實德未孚[illegible]
德未用而發號施令宜其悱然非矣孔子曰示之以好
惡而民知禁古無不示之說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本德性而
行之無非正道誠而無爲久而無[illegible]默感天下同然之
性故靡然化服是之謂神而非術也非爲也禹曰克艱
政乃乂黎民敏德克艱者不放逸之謂又曰安女止謂
性本靜止不動此政本也此孔子曰爲政以德也此伊
尹暨湯咸有一德也此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也書又

曰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幾者初之心發不
失本止則康矣安矣又得正直之臣弼以行之則動而
民咸應矣自漢以來罕聞正德之論故論治者惟睹其
難德性人所日有士大夫自明其德者寡故無以啓其
君見訓語
漢唐苟就私刑亦明知人心之未深服也及乎曰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而反者亦數起士大夫學業國華大智不
明不深知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末棄安固取危殊可
惜也漢唐豈樂於危危哉誠不知所爲竭思盡慮所見
止此漢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自漢迄
唐一律也本以霸者本以利也以利爲本雖雜以王道
入心豈服人心不服危亂之道也誠純於王道則人畢
服四海之內仰之若父母矣夫誰與之敵見訓語
董仲舒之告其君曰願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嗚呼誠豈可
設也設則非誠仲舒尚不明己之心何以啓君之心孟
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指齊王易牛之心曰是
心足以王矣又言必稱堯舜盖深知人性之本善故每
每言之人心本善當時雖戰國之君而興起者衆或議
武帝不能用仲舒予謂武帝未可罪仲舒有可罪學者

所治何事口夜口誦聖人之言心惟聖人之道今也己之心不自知矣以告君漢有君如文帝罷兵衛不私其子此古帝王之器質也惜乎其無臣賈誼誠美才其學疏未知道故帝亦窺見其短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觀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職矣見訓語

人心皆善皆正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反以壞亂之故雖有本善之性如金混沙如雲翳日矣必如周禮所以治其民若治民而後庶幾乎不失上帝所以命我司牧之職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後兔罝武夫矣皆公侯之腹心而後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烏乎周禮之書至矣見訓語

古聖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每每因其日用而寓教焉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三事生民之所日用非利用則厚生聖人於民利用厚生之中而寓正德焉卑不勝器必度班白者不提挈飲食必後長者童子不衣裘帛

人耆老不徒食三易之占皆有書因致其教今周易之書具存其所以啓道人心至矣周官因賓興賢能而致德行道藝之教苟惟民之所不用而特致其教則難以至於因民之婚姻而致婚姻之禮以寓其正德因民之祭祀而爲祭祀之禮以寓其正德後世之爲教也徒恃詔令戒諭之暫聽暫觀其何能致化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不如古也無怪數乎後世之民不可化也終年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非淫聲則姦色非利欲則邪僞日夜沉浸乎非僻淫蕩之中而欲以數行之詔令拔其久固之習難矣

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吾宰樂平政事大畧如常間有施行而人心率嚮於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化若元謂民頑不可化則必無可化之理見訓語

古者納言之官出納五言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而訓四方以觀新物自比長而上無非師儒教之德行今之五家爲甲甲有長又有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皆古制之道擇保甲之所推重者而長之倣古相教相糾禮敬其長又賓興其賢能則唐虞三代之化復行於今日矣

今之通議大夫以上即古之上大夫周之卿周有卿而無上大夫今之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中奉即古之中大

夫今之朝議大夫以下古之下大夫朝請朝散朝奉郎古之上士今謂之員郎今之升朝承議奉議通直郎即古之中士今之京官宣教郎以下即古之下士今之選人承直以下即古之不命之士古簡而今繁顯非古制泯絕也大治之後徐釐正之

古者論道經邦三公之職也漢則轉而為大夫為議郎矣漢大夫多至數十人議郎員益多夫以三代盛時猶難其人口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論道者非聰明睿智深達乎道者不能自秦滅先王之學士失教養故人才欲求其有如三代者絕無而僅有而况於有如三代之三公

能論道經邦者乎諸大夫諸議郎所論大抵淺陋是無惑乎自漢而下不復有三代之治也漢雖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名則半存實則俱亡

揮麈錄載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舘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主之四曰臣寮墓碑行狀則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寮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紀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新唐書載事倍於舊蓋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輕出之簡竊謂左右史不可輪日所立之位不可去榻前遠二史因仍故事失於釐正

先生嘗言治道只在擇賢久任又曰宰相貴知人知人其難安得人人皆知但一路擇得一賢明監司使監司擇一路郡守使守擇諸邑令則得人久任而無不治矣久任則諸縣皆得上達郡守亦止治附郭縣治國小

諸儒論封建詳矣而猶有未深當乎人心者今具論之以俟明智者擇焉封建有一利一害利謂藩維固可禦寇害謂久則有背叛相侵伐屠殺之禍郡縣亦有一利一害利謂無叛背侵伐屠殺之禍害謂藩維不固寇至莫禦二者均有利害而封建之害重難救郡縣之害輕亦可使之無封建之害難救攷之春秋戰國可覩已或謂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策則易制而夏萬國非不衆小至商侯國歸者三千周八百雖有不在其數中無數矣洎凌弱小亦大以至於浸衰勢也郡縣之害何

以能使之無擇賢久任則亦可以固藩維亦可以衍延
亦封建之意也或曰封建公也郡縣私也吾今舉天下
之賢者而郡縣之久任之其公猶封建也矧封之始公
矣一再傳之後安能保其皆如父與祖之賢也亂極虐
民天子之六師未能亟至其國而移之也是乃所以成
其私郡縣則審其果亂虐下一紙之令罷之矣不得肆
其私也不至於必勞天子之六師也或曰封建則有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大數有百
乘千乘萬乘之車數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而兵農可
以合今能屯田營田限田漸寓兵於農則古亦可漸復
也或曰封建古列聖之遺法置郡秦亂世之法舍三代
而從亡秦不可此則不究事實以非亂是以惡揜善自
古聖人非謂世襲至善斷不可廢侯國之封其來尚矣
湯武豈能盡削而去之周所滅者五十國耳餘無大罪
固不得而廢者勢也周之所封藩屏王室亦勢也使武
王歷見春秋戰國之禍而又當秦已并天下之後未必
以置郡爲非也秦之亡也則有由盡掃先王之道焚書
坑儒殺人如刈草菅然游與大役民不堪命一夫大呼
奔潰四出而不可收拾矣非罷侯置守之故也漢四百
年唐三百年郡縣之亦足以綿長不爲無効也或曰柳

宗元匪人其言不足用也吁以人廢言君子不爲司馬
周亦言之乎百樂亦言之不校是非利害只被禍之輕
重而貪慕古之虛文受執古之實禍智者切哂矧今又
補群論之闕而爲久任合封建郡縣之意而通之守令
無罪終其身朝選上佐如古者一鄉命於天子餘從辟
召而責治効焉責貢士焉稱職則有賞曾秩否則有罰
鐫秩甚則罷縣統於州州統於帥府帥府統於朝廷帥
守令皆達於天子諸路州縣之大者析之可也縣不治
并責帥諸路不治責御史宰相或曰任之莫久自歷代
未之能改闕宰員衆何以處此曰才德之足以父母斯
民寡矣吾猶慮其不足以充數天何患況當漸舉比閭
族黨之制分職多矣鄰里推服即可任世變風移人心
本善改過移善即可任闕宰非所慮也

聖人未嘗廢武備而後世之爲將者至於用詐此天淵之
不相及冰炭之不相入也自宋襄公成安君以好行仁
義不達其道致敗而後人懲創之者亦不達其道遂謂
古道不可復行于今是豈真不可行哉夫道一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於武事每求諸
義每喻於義得義之趣小人於武事每求諸利每喻諸
利得利之趣君子之兵豈若宋襄成安之爲哉且彼二

君豈眞得仁義之道而用之哉由道而行何往弗利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未常用詐也自司馬穰苴之能當而況於餘乎馬隆李靖皆得正兵之法皆規八陣而用之皆根本乎黃帝丘井之制二子之爲將亦古今名將之所畏仰然則正兵何畏乎大敵豈正道獨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豈正道獨可行於平時而不可行於戰陣乎正道之足以倚辦如此足以致効如此而小人志不在道不得道義之趣尙於目前之利遂至於詐古志謂言不必信謂義在於變不可固也小人直徂詐而已矣以詐而勝旣勝之後其禍方長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不可得也求其折衝千里之外還師衽席之上不可得也自周衰道義不明義利雜施以詐術相魚肉可痛可念又自漢以來文武之道益離士大夫往往恥於言兵而狙詐狠暴之徒始得以攘臂於其閒益肆其毒權謀益張忠信益泯良心益斲喪幾於磨滅矣相凌相詐相篡賊之風何時而已有志於善世之君子安得不精究乎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也 見訓說

漢高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韓信彭越黥布非不猛反以起亂夫武備不可已而非所尚也虎賁虎士

所以行吾之德威也禮樂刑政有一不干德則人必有不心服者矣是爲禍基自漢以來諸將多以智勇智如成湯斯善如後世則非道矣豈皆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諸葛亮之八陣李靖之正兵畧近古矣 見訓語

令之五家結爲一甲則周禮之五家爲比爲鄰也今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即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類也縣令得賢父任行鄕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則比閭族黨之制可修矣所謂族師其賢可師者敎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百家之中必有賢者可師閭胥比長皆儒上故曰儒以道得民此都邑之法也周禮六鄕之制如此若六遂䣊民則所以教之者畧其官亦降一等誠使鄕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爲不善此勢之所必至也縣令苟狥私則廢之終身將不復亦何敢以私比閭族黨之制行則德行孝弟之俗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國祚之長亦可數百年漢唐之禍可息也

岳飛用兵有勝而無敗聞其欲有所舉也必盡召諸統制官環坐飮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于六七備謀詳慮必知共攻而終於無敗也乃行故飛每戰無敗 見訓語

今之樞密元帥即古之大司馬必得夫大公無私大智無
我大勇無動之人而任之庶乎可以爲吾民之司命用
不仁者爲帥僥倖成功其禍方長魏之司馬晉之劉裕
其事可攷 見訓語

蓋嘗竊笑世有御將之說說者每難之譏其說者輙歸諸
術且曰惟英雄之主善御將嗚呼既曰御將矣安得有
善豈不危哉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將將未嘗爲亂後世
以術御將術易窮將多亂蓋後世不用賢將而用智將
勇將後世所謂智不本於正率出於術用任術徒勇之
將授之以專殺用衆之權是使之爲亂也夫既以使之

爲亂又爲小術以御之彼一日覺之適足激怒凡曰御
將者皆可笑也此其患起於儒者不知兵然世亦或有
之苟得而禮用之可以措國於泰山之安奚俟於御將 見訓語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
諸侯卑守在四境簡初疑高遠乎其不可以企而及意
或謂時移世異古道不可行于後歟厥後忽省而言曰
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誠心感
通四夷可使如一家然而舜誅四凶周公滅國五十其
不可告語啓諭再三或于四于五有大義不可宥不得
已用師則有法如後 見訓語

擇帥

周官六軍軍將皆命卿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即今之左右丞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僉知政事同知
樞院事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聖人也伊尹與湯咸
有一德武王師尚父周公然後可以作師帥奉上帝之
命以行上帝視天下生靈如子帥亦視天下生靈如子
道全德備有一於焉必於此乎受敗敵窺吾隙以投之
兵如水器虛必入師不能不動於色則以色誘之帥不
能不屈於威武則以威武屈之帥不能不動於富貴則

以富貴誘之帥之聰明知慮不能無所不照又不能稽
于衆舍己從人則於其知所不及之隙以敗之帥好名
則以名取之帥不能不動於玷辱則玷辱以動之此類
不可殫紀

始謀

有友爲平寇之策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簡曰脅從罔治
善矣願亦毋置殲厥渠魁一語于胷中足下置此一語
于胷中口雖不言而精神之所發施行之所形見識之
所在不可掩彼如足下欲殲之遣一刺客至如之何生
靈皆吾赤子人守令不能一一皆得其人守令害虐小

民小民困苦無告無所逃命聚而為盜未可遽取而戮之當諭之乎之于再于三雖于五于六可也已上亦可也萬有一義不可不殺如殺吾之子則殺友不用簡言取七賊剮之或謂膾其心肝而食之彼雖嘗破縣未嘗攻州至是擁大衆欲取州以友在焉友及其未至用五六百騎摧其前鋒寇乃遁捷則捷矣亦危哉又聞寇果嘗遣刺客至所幸免於難免則免矣危哉何如用守在四夷之道

諭敵

諭敵之詞曰有國有家者必順承上帝之旨適吉適福拂逆上帝之旨必凶必禍此天下所共知上帝豈欲兩陣交鋒使無罪之民就死地今玆已令諸軍不得擅發一矢唯設布幔以待敵矣願同奉帝旨同享吉福人皆樂生畏死願同奉帝旨俾兩陣生靈均獲生全不惟兩陣生靈大吉兩陣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不知其幾千萬人皆喜不惟兩陣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皆喜見者聞者不知其幾萬萬幾億億皆喜然則上帝惡得而不大喜吉福惡得而不大至

軍法

軍法本於伍法五人為伍四人四隅長居其中長即四人之將也以此推之擊其左則左應擊其右則右應擊其後則後應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此不可敗之法也孫子謂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似矣而又曰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非也垓下之陳韓信得此法故勝項羽失此法故敗五伍為兩兩有司馬即此法也四兩為卒卒有長亦此法也整於百人易於萬也自此而上皆五五卒為旅旅有帥五旅為師師有帥五師為軍軍有將皆五法之推也

賞罰

吳子謂能使衆整者智將也諸葛武侯之師止如丘山進如風雨整也能使諸軍不畏敵則整矣諸軍之愛敬主帥如父兄又賞信以誘於前必斬以俟於後則不畏敵矣必教習熟而後可

生直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謂夫不直者當死其不死者幸而免也異哉衰世之言兵也曰兵者詭道也詭而勝者幸勝也適值夫彼之不善也非常勝之道也不直鬼神之所惡也上帝之所惡也不即死者幸也

禍在其後也孔子曰好謀而成非謀爲詭也正直之道中自有深慮遠計諸葛武侯不用詭而司馬仲達畏之如虎李靖之取突厥止用正兵善謀者審諸此（記上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武備曾講究否汲古曰愚陋未能盡達惟知戰守之要當以將帥爲要得人爲先雖堅甲利兵高城深池不足恃焉漢有飛將軍則匈奴避之而不敢入境唐有王佐才則能提孤軍以取定襄汲古又嘗聞高宗皇帝聖訓云選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選擇先生曰建炎間如岳都統欲有所舉必盡召諸兵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詳備乃行故有勝無敵又如德安守陳規備禦有方具見於守城錄向者陳待制初鏤版於九江知其喜此書遂取以納東嘉郡庫即命爲帙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汲古曰有是人則必能成是事但患無若人也先生曰是（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

紀先訓

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

心吉則百事皆吉

聞過而意不逆百無一二千無一二喜於聞過豈非君子之人

人間以爭爲事吾家當以不爭爲事

所親者君子吾即君子也所親者小人吾即小人也小人多佞善承順君子則恥之所親近未可不察豈可舍其逆意而取其順己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果知之誰敢爲不善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於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於味蓋味乃朝晩之事漸漬奪人之甚於此

淡薄則餘過亦輕

君子處心尚恕不恕則與小人一間耳

吾過事則審而求其理不敢遽以私見定其去取故少過
誤
損人即自損也愛人即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
已凶矣
人有不善習於性成其堅如鐵惟學者自覺能破此堅不
然則其堅牢日甚
適日人精神多在外而不藏蓋奔競利名所致觀之足以
自警
不善之心起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門皆交易之資若已有資則寬與之直不可既欲其物又
計較不已彼身即我身彼得即我得彼失則我失
奢則財散儉則財聚此理也用度當儉不當奢亦理也
學者要無我出於善晴喜雨此則庸流之情
過則人皆有未足為患所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
士之過布露不隱
貪則有害於子孫而人且以是為子孫計不勝其誤矣
喜談人短乃下俚氣味吾家可可有此
處世凡人怒責已為幸事安可責他人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
耳

人為景所牽則有喜不喜之心其喜在清風明月在畫堂
花燭在戲筵綺席在異香美色飢時飲食寒時衣裘炎
暑風凉凛冽火閣其不喜者天色晦昧人情背違柴門
茅舍惡衣惡食不美人意處更有之此二者之心無自
而主
貪味則多饑貪財則多貧
此身尚非我有外物亦何足道
逐物之久猶如醉夢
人在顛倒中以美為醜以惡為善以苦為樂以樂為苦之
則為學不勞矣
吾家子弟當忌視貲
廣置田園不如教子為善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
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已空空絕無所知
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
怒人而人不畏以其失理也未怒而人已畏以其得理也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

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自己有道則人自化
顔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其富此簞瓢中萬事皆足
學有進則知人間言語多失作事多失一言不敢妄發一
事不敢妄為
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惑天也
學者以平昔所見置之千里之外故能舍己從人舍己從
人未易見以己見根固而不自覺也
人為舍字等物遮了根朝說區區而不自知
吾遇心忙則自行罰今已見作効
人之大患在乎自滿而以己為賢故終其身學無所成
善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扁小彼
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耻則所學未有不成
學者行己是矣無求於外此學之要說
近來學者多偽至於臨死亦安排
學道不可作兒女態
慈愛恭敬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安
富貴榮由此而出
為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吾今為學自己之善惡與學力之多寡皆自知之此自知
由吾初學深究無我所致蓋無我則虛明不以自己之
惡為善亦不以學力之寡為多曩時觀彼學者自謂無
我實未無我觀彼省此深有畏焉故今日有所濟
不如意事人皆有之然善學者不以為意吾因片言戳譁
自悔
世間忙學皆欲到不忙處
吾深究無我已二十年今日見此患猶如山岳殆有甚焉
吾乃自覺多以為幸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急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
矣
學道貴專一一事未嘗遽然干預一言未嘗遽然出口使
胷中閑靜靜極明生其道自見
此心即道一體二明
吾家子弟或忝科第未可遽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自
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之意九泉
乃祖於此無憾矣
世間如夢時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
誤卻多少人
學者常先慮己自古有誤認臆度為道浪度光陰蹉跎實

學不知其幾東坡投老頤以養生為先追想其情使人恐畏微細習氣人不自知學者當審而求之吾為學至此亦不自知自前歲一病方知之今歲一病又知之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世間多材多藝者不少學者回顧己之愚拙未可以為愧材藝之上多為材藝所惑不能進學未若愚拙有心於道

賢者德重則服人也衆德輕則服人也寡觀服人衆寡知己德之重輕

世間辯不被人瞞不甘被人瞞者亦必矣

外事不可深必允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先聖為曾司寇遂能使齊歸侵疆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淫妻愼潰氏越境而徙學者回顧己德寧無愧怍

福莫大於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患生

○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常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於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大人君子興言立教皆奉天命豈有己意哉

一隨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必欲使人從我者豈智者哉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皆歸之非使其歸也

正欲說教住即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

孔子拱而尚右載之古書則知夫子常拱今人多忽之吾家當習熟

君子有所養處富不驕處貧不憂無得失無逆順其心常一應酬不亂無所不容

衆人中有存天焉可從衆則從衆

學者虛己如無知遇事則詳於人如此者三年大智必發

○近世惟尚詞章而奉其正學是以家國之人材

惟小人喜聲譽夫大人者量含太虛天下如家聲譽復校耀何人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靜動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為喜行久則厭以坐為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己

聖賢垂訓蓋使人求之己也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為常君子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知何但由理而行成否有待

秋凉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處世取法於賢者則不費力一事賢則取法一事積則成

功不必問細大

利名即富貴崇高之事貪則為利名不貪則為富貴高崇

○適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却得氣習日

銷

男女婚嫁人之大義也薄俗語及婚嫁意多不正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世間勞役朝而復暮戕賊其心人欲惺惺

聞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為君子在瞬息之間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為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

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盡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

所得夫盡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動止輕

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古人以奢為耻今人以不奢為耻

古人急於求交近世於此頗緩

吾嘗誨骨肉家中雖窘束其使人以禮其待人以實

天地之間鈞陶萬物而變化無窮者以其正也正之為義

大矣無所施而不可

學者常帶我行所以見道之難

吾置物酬價不過往往心不安蓋以於理不安理即已也

○為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

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

矣

人之趨向為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

以自己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

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塊攬為己

曾子謂堂堂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顏子無此等言語蓋有

所未暇也顏子志大惟好學耳是以寡言非特地也顏

子亦自不知

好學者處世但欲了事耳與人交每懷寬恕靡爭靡競以

其好學之為心不逐物自然如此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

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叵耐之語起於心已失道矣

人有過尚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

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為之一新亦若此或者

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
於中此過必毒害已益甚過既不去使已終身爲小人
學者試思即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
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或無公論必任私意順之則喜不順之則不喜是使人皆
無公論也在家無公論則一家無公論在國無公論則
一國無公論家國欲治其可得乎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人愛兒女太過其後翻成怨惡者蓋愛極則怨生乃自然
之勢善養兒女則以理不以私意

或謂兒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人之所見治之不當
自己此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輙嗔人亦不憎
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造麤用不必徇時俗求巧麗而勞心巧麗則麤俗勞心則
人俗

自覺之功大矣雖不善一能自覺亦難停留矣

不能舍己從人則智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
中

學欲得要則學不勞而成

文詞爲學道之蠹

立家不在求富求富則家貧立國不在求富求富則國貧
至於學道或務高求大則道愈遠

財物大多及害子孫人罕知之

爲己之學有所不顧有所不恤如目前無人是以不求名
有過不隱雖名位高敢北面再拜師於人以其實而有
勇

娶妻生子學周公孔子衣服飲食學周公孔子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收下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塵
垢亦去矣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

至誠則百行并生

以實待人人必感動猶愛妻子雖無言妻子必知之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安靜之人飽
多饑少由靜以養氣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胷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人心不明且有得失賢者所以尚恕

矜伐有害於己而今人以爲先

世之才能儘爭惟有道之人無能勝者

自己不得寬放他人
不貪則百祥來集貪則衆禍生
胷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聽
吾見人好問則喜
人惟顛倒故多憂不顛倒則常樂
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
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好學之味言之不盡惡去善與住況浸生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於麗用亦然無求新棄
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為人所厭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之失
也
人以善歸己以惡歸人蓋欲己之勝也然卒於不勝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師乃
人之大患
財物是末事爵位是末事知此幾事是末則知本矣
為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人心至靈惜乎錯用抑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寂無罅隙時人自己尚不識更向何

處施為
人知逐物之樂不知不逐之樂
大中至正之道祈在日用見於動靜語默不必它求
吾性者儘恃思量與夫言語今日頓覺前非蓋以馳求於
外而不反本也
君子無所欲亦無所不欲第由理而行耳
人之處世何如此之難㢤蓋獨任己智倚於一隅不得自
然而與天理相違之所致也學者當如何未若以自己
私見屏於千里之外使胷中了無所有則所謂天理者
見矣天理即吾心也

人方饑忽三盃穀饌莫被他謹盛暑炎熯風亭水榭薦盃
以沉李浮瓜偃息以紗廚湘簟莫被他謹翔雪飄零入
紅爐畫閣笑語之餘淺斟低唱莫被他謹皆為物所轉
故不能遊有無難易
人以目逐物為見以耳逐為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大不
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胷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
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
未[illegible]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胷襟常無事

常悅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人切忌被人順了切忌被人不說

吾從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近世多貪逐利名彼此營營遂成風俗故不長人才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以居穀粟可以食更有園蔬足用若此則已屬於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

不奪於味飲食自然甘美不從事於味則已作主從事於味則物作主

處世采取衆人之善而用之則不勞矣

君子以國爲先祖宗次之居官以民爲先子孫次之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知此

萬事由理耳人言由我故失

立家有法度人不敢慢易

交易之道我之心如彼之心則平矣貨一物者其價增置一物者其價減物初無補徒置身於小人之域

外國使命乃賓客也賓客之義有愛敬焉至於論國事亦自有理以理從事則優游不迫或有忌心或有勝心則與理相違故勞神故招禍與戒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聰明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爲聰明所累

知人而善用其人固可嘉矣然知自己而善用其己則學尤高非無我則不能也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也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處世遵承法度不失大人君子之體夫有變更者莫不慮其有失然遵承法度縱失所失亦輕或出於私見而有失則所失重大人君子於法度有變更者蓋不得已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天

下

善治國者必以德教德教行則治道成彼憂財用歟畏夷狄者不足語此時論有以夷狄為畏財用為憂先公曰宰相優劣但以此考驗

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變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人以念慮為心是較為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吾往者質甚不美每以小人自目所幸者有志復不自執己私有公論雖氣習如山岳如膠漆而常自覺一日氣習分離如巖崖崩倒如是者三日自後身漸輕矣

天下之事惟一理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夫盍徹正而已矣四時正則萬物生人倫正則天下治事無巨細凡有所成皆成於正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苟不以財用養民為能臻此後人之常患財用之不足故不以有若子路求之乎君子不以財用未足為憂而以此理為應違之則超出物表而足以宰天下事物治道不足患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中國伐夷狄當出於不得已如使長子救季子也為安天下之民天使我伐之則伐之鋒刃之下有所救傷如割己體

常情喜一人未必可喜但與吾合則喜也怒一人未必可怒但逆吾意則怒之耳

家事處置了則休不必留滯在心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閱書當與特書同

道會是不會

立家有道則隣里恍而歸之以是為驗

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

女子不可多言笑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登復一登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古人每事廉謹無求於人誰得此真味

雖小兒不可令觀戲玩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人必不服

古制散亡因論喪禮曰五服一也知一乃能知五知五知

一乃能分別等差而不亂
吾家挩整喪禮不必恤外議緦麻小功有疑則服大功
一日閑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門爲盜者竊取人有何
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
顧欣然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子弟讀禮不可以世俗諱忌特缺其禮令簡書之冊以示
人
君子仕宦或有陞擢自顧其材不足則辭之於義爲當於
身則榮才不稱職君子耻之
汝輩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爋謹足
基址學安靜是基址此一片基址極好若欲將錢急於
營圖架屋便錯
因及婁師德唾面自乾語曰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
但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
也
人之本心本自寂然
鄉士無鴈好事者婚禮必欲致鴈使天地間都無鴈則聖
人定禮亦必欲奠鴈乎當別有物也但以義通之耳
受人寄托必周留神
一日以墨汁發粥而食粥罷謂簡輩曰吾向來怪粥色黑
者令日微黑耳便起惡心故澆以墨
治人不在威行理則人敬服如四三伯臨事通變寡怒人
自不犯死之日隣里下淚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極
微小吾以爲其大如天何故道却無大小
後生不可呼長上字雖非當面亦不可
吾向者嘗恨己過難除知他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子弟可遊山不可下碁小兒許用胡哮不可放紙鳶他皆
倣此
奴婢病常令照管湯藥飲食
兒女不責備他聰明
小兒漸長欲行約速不可遽明年欲行令歲先諭之以寬
爲貴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飲食道也娶
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但無所貪正而不邪則道
不求而自得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
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智我所自有不患無智此心不動日用常情物至自明事
至自應如明鏡止水毫釐無差

萬事無非天命不達則止見人爲處世勞苦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女子事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舊姑有道則爲父母之榮[redacted]

往者申屠一郎以孝聞於鄉里豊消敏諸人多訪之母在堂未嘗不冠帶彩止皂帶

有家者起不可不早食不可不齊於此可以觀家之興衰

○使財物充餘當置產業一頃以充接延賢者與夫給助之貴

吾家命新生乳名不可務尖新吾令之祟不可量也

當被竊盜其明日食罷從容曰吾夜來聞婢驚告有盜時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此令吾心亦止如此

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

坐檻墜地他日語人曰我當正墜未及地時吾心怡然甚安

先公平時常拱手拱而寢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如故神色不動

簡自少便見先公輕財好施他日語次簡問曰大人輕財好施惠乃出於天資先公曰不然吾少吝嗇後知非而改故然

淳熙十三年家書云汝勉吾爲西湖之游吾已嘗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己及問其所以爲己却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向有郡守以善聽訟稱有啞者執白紙遠今拗項示衆乃密使人同之道路有云啞者誠居昨日遭某人拳今日却拗項伺者以言入遂直其訟太守以爲得計郡中亦稱之吾切不取是使郡民習詐非善教也

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惡乃妄心爾因其不達執以爲我被客來作主遂失本心達血氣二字則無我矣

賢者幹事謹終如始一事未畢彼事不爲彼事功雖倍亦不顧十百千萬皆本於一一事辦則十百千萬存乎其中

人之溺見在庸愚猶輕在高明之士則重此溺見不自覺惟他人知之近有一高明之士著地理圖志文書浩繁亦吾第恐顏子未暇及此

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懥甚知非力改簡自童稚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

意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嘗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記過念多少

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終日幾於無言每曰吾今日一無思慮

舉足不敬即為不敬拄一草不敬即為不敬

人皆有一我故不見道雖名士難逃此患遂以聰明為道釋氏謂之認賊為子夫堯舜為天下後世知其名而堯舜所以為善今人黠稚賢者之名歸己於堯舜有異矣儻得堯舜之心則無我無我則自然日進不待修為

吾家當行七事好善平直謙虛容物長厚質朴儉約此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

附錄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從鄞紹興末虜寇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耀耀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頽波中嘗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襟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者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奉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禀清爽古厚湖山受道之氣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為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謀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群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征逐先生獨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俟熟寐始揭弇佔畢或徧盡五鼓為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書舊

吉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閱閱競寸晷乃方舒
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悞寫竟復袖卷舒徐侯衆出
不以己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
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
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參
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淳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
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己覺天地萬物通為一
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
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
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
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
即揚聲荅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
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
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
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
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
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公撥宿山谷間觀
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
乃益明淳熙元年春丧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
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

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縱橫交錯萬變
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
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
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
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為赤縣而士俗爾陋
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條佐縣衛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
化之弦歌吾邑子坐靡廩稍效尤俗吏東濕程賦役事詹
捐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
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
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白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
先生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
厭先生憂去轍提匿以隨碩卒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至
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覺制
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仟佐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
自吐露因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
舞越部都臺府罪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
平摒頗惟理之從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
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
必摘剔往事置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
可為乎歸取告身納之帥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遷使

嘗舉職官一日緣両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抗
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述
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
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
無何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
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閨内化之施於有政其民
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劄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汪先生不
欲文安公書來詑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浙西撫
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孫集與之畫幕中本無
事及是多所委頼吏牘山積衝往庭天府皆賴類多屎契
聱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翁中肯會莫不服爲神明
饑甸災意悩悩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捿以
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録習之軍政大備
衆大和悦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
心一人之心也從恃詐力相羈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
夫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
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國未嘗祈人樂亦
不效尤稱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敢啓而諸公爭推擁
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改宣教郎
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往宰㨗之樂亞故學宫逼隘甚危

於栢校柱苟且莫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
之首然帶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
眞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眞賢實能使進於
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
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
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
國家教養之意人性本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
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
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怵救之心是謂仁義
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
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膺膺逐逐貪利祿
患得失者所熏灼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諭教養諸邑稍
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况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
氣習脱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
人可曉異時汨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
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
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
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虛喝官府殺人
無頼泖毅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

騰大披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徃徃然來摇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捉園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感感悟頓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衡化以訟為耻夜無盜毉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錄及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賛易後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群

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緑大非禮㑹人裏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群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悦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為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賛初政推崇道學等拔茹連公論翕然誉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類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一二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宮公山立抱我其上造無端罪狀指拱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授學館舊事請列銜不許告同列人人相與語難

先生曰排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每事輒咨至彼不避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故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司義訓諸生先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采今日之言不為汝愚發為義而發未幾亦遣斥諸生復激於義為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偽若先生則見謂偽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丁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

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群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辯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二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

安于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必
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
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
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
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
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
武事業又軍帥尅剥諸軍怨讟溢于聽聞陛下亟罷尅剥
之師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
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

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齒搖遐瑱口語籍籍莫敢遏其
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務弄威福胥御鍼張
甚先生趨脩門間慫慂脩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對論
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讖者恨先生拒不
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厲精更
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
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
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
有饑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
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饑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

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
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
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
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群臣之罪也望陛下急
詔大臣集群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
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
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
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
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牖聚申
上司累累查考報昏緣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

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
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
者復追伏則[illegible]則縲訊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
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
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
污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很此本庫自
支生辰有送子生孫有送子弟文有送今國家患無財
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
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姦肆小人流長風俗大壞今雖
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

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備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明主三代之隆矣又

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卒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卜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罰惡者懲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兵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感嘆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望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禍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苦則四體頭目亦為之

不安人事乖戾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贓污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祐宗社尋即敗獲乃宮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肄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為乖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于宮中又分命備于群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逵

小宗伯章公頴咸相敬禮願觀校閱誨言汪㵾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尚司申請諡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不知為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先聖訓又啓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大姒為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為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皆由而為夷狄禽獸誰識其輩亦㵾集本部郎官先生舉貫不可除級取實如其人即自舉之劾章既上然後取部示㵾照

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以章付之使𠩄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雖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亦未審嘗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而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巻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澄然

無所好嗜宜清明畢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冤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群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生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能不肖乃害民敗

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習諸賢兢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

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類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乞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

去將溫州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啓周禁群飲至執至於後世雖甚不羡尚賜酺有時不縱爲群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貧視之以娼飲者冶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群賀即戒之具狀未敢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於文罷妓籍者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郊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釜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爲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

大鐸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搭案方書判有喏于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鬬者五百爲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憚挑易事不可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

之郡官堵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紐律如此或訟僧虐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同名院有文且長上位尊顧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曰並若受其狀既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狀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上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償所貿瀕海膠禁甚嚴商人度稅關出海時剽端方以威福奴視宮府二子新喪母歸帗衰衣造庭挺身自胃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揚某老謬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紀者

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拒舟人喉矜恭居者若溉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廟宮立毀之廟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楷券之拜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肖使者而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

于命辱臨敝邑天使也其不敢不肅遂從西㫺偕進禮北
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
西階足蹶蹶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
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
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知先生終守正
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
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
然竦觀屏息使者交告于朝曰秉提若未嘉可爲法矣後
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
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歲撷朱欒荔馨木而化

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賞大
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訝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
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蓋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
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
費於無蓺中乎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
務已學有胄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悞詣先生繳
納出身間貴游狃聲樂事敖放踔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
乃聞乎悉屏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
曰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虵延之別館猶愧發赬間豪
修頓消無弁衆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辭諸色訟者雖遠涉

竹心到郡庭受賜是杖杖之終無悔軍民懷戀有父母戀
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
稚累累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柰何傾城出盡哭
有機戶嗇遺役亦手織綿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
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
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
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
且請當時真有三代之風吏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
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于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
逆故共知與平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

拂其意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
授不問賢不肖而下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
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圓多闕必恐不賢者不任而
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筆楚取賂以互爲曲突皆無告
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省聽因辭州縣承帖
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
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察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
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
從之者如歸帝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
之火節節皆起皆衆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

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耻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道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頗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日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于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廷數嵗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録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驛騷蟻壁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慨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饑饉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蘄斗非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衍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寖知擇賢久任之味云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爭後踵接攸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剥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拜提州郡過嚴民甚寃若又鹽法累改失信

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還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還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陛下刑祭靜思大臣亦虛己求言聞過頻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那會有疾遂連乞假告不自求嘉後告老乃閉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

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葉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擇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併賜帶寶慶元年朝義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寶

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觀耀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卧病控辭至于五六二年授數文閣直學士加累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表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悲黄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攜纍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遠邇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治

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檟早士女三嫁進士孫謳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宣倖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峯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鼓煽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殆千禩有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于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畫卦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

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顧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剛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然旣千古智探巧索如聽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群蒙掃群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足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勉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耆艾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

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
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
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
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墻背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
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
己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
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間居
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
性徽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
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大虛未

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
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
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收簧鼓疑似支離坐祟其中卒
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啓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
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
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說法導溪五曰教習
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
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
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
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

十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
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
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益先生之學以
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
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
弗顧爲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邇方僻嶠婦人孺子
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
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習論而釐正其篇次平
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内未易遽
集方衰之其已成編者甲稾乙稾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

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至
學自顧膚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
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
爲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孤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
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粤山之麓
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
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

恪如臨君師恭功之感下泪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徵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愕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悅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敎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

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大事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敬書于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于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九 續集

炳講師求訓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日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恪請書

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
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旋中規折
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
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葉元吉請書

皐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又曰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

翁挺之請書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
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彥暘有爽齋之行

非聖乎夫道一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百姓所以
不自知者自顧未能無過安敢言哉孔子曰改而止改
過即止無庸他求某甚念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同而多不自信故因其曾孫挺之請書

書表軸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
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
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
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
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
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
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
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某讀此不勝起敬而歎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
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不惟此
章雖孔子主忠信之旨亦未聞有發而揮之忠信之爲
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奇巧亦無
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
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
名而人不悟也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

中若神使微起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
爲德也至矣乎禹腹道而不取冠掛而不顧淮南子以
爲禹之趨時然也陋哉淮南以己度聖不知其誣也孟
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要之禹之心豈言意之
所能盡禹之心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爲斈斈即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所以
斈爲孝音又爲學音乎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
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
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

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書遺　文儀

蒙養之功非有覺者莫知今文儀直以敏勇於義深有味乎如愚如蒙蒙養聖功之旨文儀殆已覺而未全無疑可更書前後曲折以告某見病當刻

書遺桂夢協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當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某

局中祭先聖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仕行其義何某等所當為懼無學也

不學而仕古人恥之某等學不逮古人然有先聖之訓在幼而讀之略知趨向矣習是勝非他日不敢負也敢以敬告

先師

學之不可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須不可廢也孔門好學先師一人求為孔門弟子於千百載之下者舍先師吾將焉歸某等須詩書久堅此志自今以往未至於道不敢止也雖曰不可以政學向也不學及政而始學則所未聞向也學為政而不廢學可也敢告先師

鄒國公

惟公體大無近用尋在所直尺不可枉終身王道無有二說琢而小之萬鍾不受也千載之下此風可以立人某等雖不肖讀公之書有日矣敢不從公之後

辭廟文

欽惟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地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離合遠無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是

秋祀禹廟

其不可忍充類右時精一專欽惟聖帝道光萬世頫之秋有彝章酌獻豆觴假守攸司恭敬是將神之格斯其尚饗斯

晉王右軍祠祝文

右軍脩武正論百世不磨字畫累我顧為慙德者所多後儒罕知治道往往以俎豆之事先生常談而翰墨瀟洒駿逸之態爭覩欣就秩相屬肩相摩今茲餞群子之青霄障千載之頹波右將軍本衷清明當知後世有四明楊某者發其正情

唐頫魯公祠祝文

魯公臨大節而不可奪發諸心畫莊敏肅括此風可以立懦夫振叔末今祠而祝之孰不仰之敬之某灼知其必可以感動吾民之秉彜何日忘之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夫孝人心之所同天地之所同鬼神之所同微君用此心於千載之上吾邑人敬而奉之於千載之下豈惟邑人敬而奉之一郡之人敬而奉之豈惟一郡之人敬而奉之之際天所覆凡在人倫中者有所不知知則孰不敬而奉之嗚呼至矣是謂至德是謂要道是謂人心之所同惟爾有神惠相之俾某既茲在位永保所自有之本心以對越明神以對越上帝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

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祗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諸廟

敢以一獻之禮告至於某神惟神之神上與天通下與地通中與人通通一至神無有二道大道甚夷不容微置意於其間某雖有此心未能無過敢不兢兢孜孜以保養吾意必固我之初以敬事神

土地

俗曰土地古曰中霤州縣主社家主中霤某今家於此係神而居神無大小道通為一上下通天地旁通萬物神道如此人亦如此某敢不敬修其在人以敬事神

祭中霤文

維年月日敢敬告于中霤之神竊惟陰陽不測之謂神妙萬物之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謂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以是誠中霤以是靈洞觀此機幽明一心爰敬爰祀孰知精祲尚饗

饒娥僊聖

至孝格天龍震于淵天猶敬之宜世稱賢是廟是享是崇是仰孝人所同同知所尚某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啓新儀一獻為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庸示百里

祀社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社神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惟神無疆而化而生而順而行道無二順心無二神禮物攸敘齋明有融不可度思斯寂斯通

后土勾龍氏

維茲仲春修祀事於邑社惟神作配載在國典功著水土平易九州厥德無疆體合匪倖以薦以奠匪虔邈是謂一神即人而神

稷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惟神無疆而化而生百穀用成庶民用寧是典是興惟茲中虛之誠可以感通通為無窮

又

維茲仲春恭修稷祀惟神作配功在稼穡粒我蒸民莫匪是極頌曰斯文斯文在茲其辭恭其欲儉我其敬之

立春祭太皇勾芒文

帝出乎震大化茲始邑有彝典今率其屬肅敬以迎有酌有獻至神感通匪幽匪邈匪異匪合弗可度思

祭風師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雷師之神神氣風霆無非至教隱隱訟訟不可攬取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是謂至神與天地同有動有靜有敬有恭感通於無窮

祭雨師

至哉一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萬古注焉而不盈萬物資焉而化生是有至神不可度測不識不知聖曰帝則

到任謁社稷

准令肯謁社稷視壇壝敢敬致釋菜之禮欽惟至神無體無思無為而無所不通某敢不即無所不通一以貫之道以有事于社

到任謁諸廟

恭惟至神無所不通某假守于茲祗見祠下敢不即無所不通之道以有事於爾神

詠祠

禍災之來惟人自取民愚莫測良可憫傷大道洞然生天

生地生人及物保合大和本無疵癘情偽茲動為非為僻為淫為邪於大道大和之中乖戾爭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疾癘斯起今茲禱祈衆心一誠道復見可以對越上帝可以感通陰陽可以轉乖厲之氣為大和可以變禍災為福祥卽此一誠廣大貫通不可致詰有此神用不可不信

祈雨

東作方興民田盡槁膏雨雖至猶未通洽深念他時老稚轉死於溝壑某為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惟明神哀憐之

謝雨

大道非遠不離人心人心匪殊是謂天道本無隔間奚假和同孰司雨暘之機妙在聲臭之表曷容報謝不可度思

祈雨

天人一致聖愚一性雨暘一機三才一氣本氣大和安靚乖厲民物紛紛意欲焚燒忿爭奪情偽萬狀為寃為蠱為悖為亂感動上下愆錯陰陽豈天之為實人之咎是用齋禱起民敬心惟敬可以格天惟敬可以通聖惟敬可以致雨惟敬可以致一人具此敬不敬斯離敬斯復

初不可度矧可射斯

請廟祈雨

至神至嚴曷往曷來舊章是稽載迎熙像願錫隨軒之澤終患望霓之祇

東作方興民田就槁一誠共禱雲雨崇朝千里歡顏重雲剛斂既獲感通之漸曷稽膏霈之期咎在人心固非天意願憫此改過遷善冥冥覆養成就禮義生於給足惟大慈錫以沛然之澤

社稷

某以涼德受此民社而適愆陽靡神不宗蒙降霈澤惟神

無名無方無為無疆化生順行百穀用誠茲舉嘗祀尚惟神之靈雨暘以時以迄于三登

社

某德未純明雨暘愆期靡神不宗既蒙應矣而四邑久槁尚虧一簣胥昧于神惟神無方化生順行益霈其雱厭後益時以迄于萬斯倉

稷

某以涼德被命受此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無名無方無為無疆某也有罪而適愆陽神其昭明賫應誠尚涖神之靈以往為霖百穀用成

諸廟祈雨

某茲以愆陽爲災闔郡危懼衆禱虔虔應亦累累靈霑已
明忽復告止農事甚急過此無及某德未純某知罪矣
惟神敷惠千里之泯錫以三日之澤生死骨肉判於旦
暮某不勝懇懇禱禱之至

奉安聖水文

某茲迎聖澤闔郡危懼伏惟神龍察此切誠憫此無告神
氣風霆變化刻頃錫以滂然之霈某曷勝懇懇禱禱顒
顒俟俟之至

海神祠山文

天人一致何所不通人達乎天始不一致腹臟生疾頭目
作楚某德未純政事愆違故雨暘亦愆惟神興慈運神
機霈膏澤惠我有秋使四邑赤子不失乳哺護養本有
之喜某不勝懇禱顒俟之至

祈雪疏文

敬以一奠之禮致祭于某神竊以時雪未應疫癘間作致
禱蕃華所不敢後欽惟此心無遠弗屆至神感應上天
同雲載零載積凝和致瑞某不勝純誠至敬觧不能喻

封贈告家廟

孝曾孫某謹奉牲禮清酌庶羞祗薦恭惟祖德流光自天
錫慶啓考妣登秩斯崇某不勝慕仰敢不小心畏忌思
嗣前修垂裕于後

受誥告廟

介曾孫朝請郎行秘書郎某昨准上旨除前職今茲拜告
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某敢不兢兢在時無
忝所自尚饗

冬抵臨安祫享文

某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宮茲豈某之所
自至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某敢不敬之承之禮曰
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

告於宗子某既告于小宗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用薦祫

拔黃祝文

孝子某敢告考君贈朝散郎妣君贈安人既告于廟更題
神主茲揭告黃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祗薦基几欽惟先
德肇本天既荅之滋至未已某敢不兢兢恪修率迪丕
訓庶無墜遺緒

上元設醮青詞

敬以惟皇帝上無思無爲無所不在無所不照知有感斯
應不可度思帝降衷于民民皆有無思無爲無所不照
知之常性惟日用不自知私欲繁興禍災隨之某雖微

覺未精未一謬當郡守政理關失回祿之禍災由人興
匪天降之災咸自取之臣不敢不勉惟帝與慈憫斯宥
斯民在塗炭如切臣之肌惟帝興慈憫斯宥斯

默醮青詞

欽聞上帝無聲無象無動無靜無所不照知未嘗往未嘗
來有感斯應無所不通流俗謂上帝自天而下設紺為
黃道謂帝行其上至卑至陋不足以事上帝聞有默醮
之法虛明廣大上帝憫民秉彛惟昏故比改過滋多加
祐啓祥殄災息禍渾融大和不可射度

禳火青詞

臣欽惟上天不可以言而格惟善可以格溫民改過遷善
者寢多臣德未純不敢荒怠惟上帝憫斯護斯保養而
扶持之俾毋罹其災拂亂其所為帝心融明有感斯應
禱斯叩斯不可度斯

設醮青詞

郡邪洊災比屋懍懼民愚積釁匪天劇殃臣德未純無能
昭假敬徙輿議恭修醮禳大道渾融三才共貫有感斯
應保全太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祈雨青詞

虛明慱大三才變化其中雨暘愆違千里危懼以晴臣則
有罪德未純罰民雖無知性亦靜止生死骨肉之機判
於今日啜菽飲水之命懸於上穹錫以三日之霖解此
四邑之急發道中之妙用若有救緘運物表之神功不
動毫髮

又

愆陽為災民則有罪民愚罔覺宜宥以寬臣覺雖微亦粗
安止易未精一有愧純明臣不可赦尚蒙帝恩衆禱同
虔畀應數潤未被沛然之澤不勝旦暮之憂千里嗷嗷
一誠懇懇恭修碧玉太乙醮禮初禱輒應終日通洽甲
乙丙夜如注如傾生死骨肉之恩感深至骨虛明變化
之妙不可度思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
務

施斛詞旨

敬以大道無形匪動匪靜萬古常寂無所不通惟彼迷途
立我我所意與欲滋遂逐戀依沈魂滯魄昏昏莫知自
因自縛自苦自樂逐味逐臭百趣千垢法食普供道味
靜深即味匪味曰深匪深湛然澄淵清明本心無思無
為不識不知

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三才一致人自愆違久旱衆憂茲焉貢禱眾蒙應矣未至

霧然仰翌玉聖悲惻蒼生之無告赦臣知罪之故取民
迁善之新啓醮初筵日庚申而奏請災澤終夕夜甲乙
如頒四邑惟呼拜生死骨之人賜九天變化妙旨行旋
雨之神功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有秋時揣之務臣
無任至感至禱激切屛營之至

奠余員侍辭

具位揚某敬奉奠于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某獲趨
承之日雖無幾而獲趨承之義無二事職凡百有請有
議溫乎其容怡然靖粹問答坦吏正直不易尚未得侍
容莫職其涯涘噫頒聽辭晦詐近尔胡為函報曰致其
事厥明就車心軫疑貳式遣問審天星果隕某竊中哀裂
哭于門内衣衾繂履既葉于地退而請庶幾乎果之制
領客固辭有志弗遂遂歸而載惟出辭寫意為奠為禮
幽光如對哭而薦之顧頑饗是

會稽邑宰鄭令君辭

具位某謹奉奠于故令君於乎旱旻垂雨雷動風行而嬰
徂矣月明我生已光照吾邑而旋從西馭之車矣與嬰兒
待哺哺及昏隅而奪其母矣隻言單語微施略為巳傳
誦百里百里士民謂有父母我者至矣於乎天乎夫德
好生好生之德即降遷歛而去之殊非天意[illegible]

不知所謂玉德乎尹令介石不貳英華外發教究消氣
曾未游觴民已蒙惠如何不淑天星忽墜良善無依兜
狡無忌殛旌肇銘邑人殄瘁某等奉奠痛心殞涕

奠林景初辭

具位某使子某敬奉卮酒于故景初林公尊兄親至情深
合并況頻啓胄吐心忱辭氣陳中庸之至不教之仁篤
實不乎戕之以身天胡困之千苦百乎家徒四壁甚於
憲貧重以不淑遘焉訃聞望哭于室老莫西奔使恪奉
襯哀衷阻申新卜湖濱山旋氣氳就封戒期胡敢憚勤
已整竹輿啓行凌晨雨不少輟冷氣覺侵舉手以陽悲
楚若刲甚已不夕感冒懼深辭以哭如對靈明

祭潘叔昌知縣文

某追惟向同學舍相過相與篤志實德務決疑阻厥後離
群不記何日聚會某官浙右君猶處學僅一再見自是
隔闊泯泯到任於乎命我叔昌既登科宦遊益南北矧
某去國遠闊靖處向一通問啓請報帖如對芝眉紫宇
不謂未幾而忽聞訃南望痛哭道里修阻衰病居約欲
往而註再拜緘奠薦諸桀主於乎哀哉與叔昌訣矣於
乎哀哉

祭高仲圓知丞文

同里友楊某望哭再拜以上一奠之禮于故友仲圜高子
知癸之靈前州里之賢有如仲圜萬口稱善忠信正直德
意纏綣相去四十里不得時見別去易久茲得行甫書
忽以訃聞於乎哀哉善類淪沒正道寡無哭以遣奠哀
哉於乎

祭伯兄文

介弟具位某謹以清酌羹羞祇薦于伯兄八七府君惟兄
易簀今既周星禮雖有制而忠愛敎日日新又日新兄
靈清明雖千變萬化不可度思寂然如水之清豈惟某
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內明者孰不與敬知嘉定之
有人祝辭有盡愛敬終無盡饗

祭愿禪師文

具位楊某敬致一奠于圓寂妙果宗人愿禪師接辭畢泉
洞見底蘊妙蘊非蘊斯蘊無盡相與切磋無如若何浮
雲忽斷碧空無畔斗城老人送奠于遠

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具位楊某謹奉奠于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於乎哀哉
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天地之道為物不二人天地心三
才一致自學子裂坤道於乾元之外置天地於人心之
外而先聖之道始不明於天下雖古烈婦賢母載在簡
策人所知敬而理終未明於乎哀哉夫人淑德懿行某
夙昔而不得備知而尊在州里又尊知於尚書因尚書
而獲修登堂拜牀之敬望見榆屈之光退而得諸親知
夫人懷觀古書守柔正德居既富且貴人所不敢仰望
之地而至約至儉服有人所不堪之衣某聞不勝起敬
起恭曰夫人之賢行如此又尚書嘗道其燕侍之言確
乎不動於勢利偉哉偉哉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啓讀
執續益視其所未知母儀坤德某灼知其為天地不貳
之道往往常情積目未必成知就知之不能無疑而某
確信之斷斷乎無疑胡不孜諸易乎日用而不知夫惟
不自知是以人雖有道亦莫之知有奠在筵有銘在旌
尚祈諱辭道由是明尚饗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敬致奠于近故慶國太夫人靈筵其辭曰道以一貫無所
不通其在朝廷其義如此其體如此其在宗族其義如
此其禮如此其在州里其義如此其禮如此一也某等
以州里之義為奠為賻致哀敬之禮于慶國太夫人殯
前皆用此道恭惟太夫人實以此道孕和育粹篤生元
輔又以此道茂膺錫命備受嘉福某亦何敢不以此道
為祝為辭古莫無辭奠之有辭幾年于茲有其舉之於

義無違大道在斯至靈清明昭斯饗斯

奠馮氏妹詞

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某祗奉祖奠于亡妹百念八娘子某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靈明不因言而始覺後觀古而默契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閒得款話話次始知靈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世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伯姊暨妹而妹乃生而明斯某所以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靈氣亦猶鏡象來備而澄明瑩然斯靖斯止方謂嫂婦輩朝夕依道德之德言其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畢日中既復常僅能嗣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爾春甚祝告以翼日惟蕆就道矣不可遠送忽哀寫此哀哉痛哉哀痛之極死生之變其與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何異吾妹靈明之姒正如此

祖奠馮氏姊辭

後父弟某謹致祖奠于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合居武康諸姊俱長某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房旦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獲依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馬某第三迁數里家道寖艱安得徒步數數而登堂昨問姊疾姊猶為興坐揖良久某請安寢問答清明後聞復強詣禍履益其綏時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會哭家廟為位其旁姊七十某亦六十二一哭送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啓期扶力而來哀不勝矣欲慟恨其傷生稱哭忍痛執奠滂滂於乎功衰至情豈一幅之辭可以盡道其中腸

祖奠姪婦舒氏

叔舅某茲祭奠于亡姪婦舒氏就封有期酌酒以告婦吾交西吳之年來相姪懌旦旦登堂叙揖時節叙拜祀事相禮凡百惟肅近懌有覺轉以告婦婦遇充領會且日特以分蔽有領陳於叔舅之前嘗與有啓明之意疾革又覺截不啜嘷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默符先聖於乎姪有至德善行如此叔舅亦之知逝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以寒風酌奠以別辭嗟莫繼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孫甥子方

舅某茲致祖奠于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目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劉餘礙喜甥之覺數甥以家女每每講論切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仁

阿壽之促雖有慊中之玉乃未續續妻與子遺環而哭
舅拘官守聞訃望哭旣歸哭柩日月逝速今且負埋老
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曾叔達

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于道書忘食夜
忘寢踰浹而忽覺二十年來覺者甚衆我比覺者雖滋
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比裕甫遠
來即訪動靖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其
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哀哉
痛哉哀哉痛哉乞不能慟望哭敬遣斯奠哀哉哀哉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强人之必明孔
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當
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强也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
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
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
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其先大
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忽不
思云為變化之實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

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
壽七十有八月甲申窆于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李
順里王恭先大夫墓左娶李氏窆同域子恬惟忱愷愉
孟女歸顏襲仲歸舒鐵季歸李詠孫圭至學仲弟朝請
郎新差權發遣溫州兼管內勸農事某與家起敬以書

錢子氏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于是先已覺惟向有微
礙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
光照精神澄靜其深所敬愛後遣家子楨奉書至并其
妣徐氏家傳紀其平致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决就

問一言而定閭閻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鄰里
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
不可殫紀棺櫬野殍捐地數畝為葬里其夫號鈞坡翁
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
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
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
墓與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
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楷字誠甫亦近
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
乎子孫皆覺又皆競業仁守足以世名于後載之家傳

亦無不抒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祇告于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矣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闕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斁親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翁少志于學弃行者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毋越夕

如雜而醒踰底于寧鄉里以其實上于縣縣上于州府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頌見命縣勸駕嗣王温顏褒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呼人情驚異為甚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為難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與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寸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為庸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矣後于昆弟

睦于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微疾終壽六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山銘曰

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輿陳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朝散郎楊某誌并書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提舉南宮鴻慶宮慈谿縣開國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撰并書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某所以盡心焉別某外氏乎別外氏而有婺政承

務識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慶定字常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璹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楙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誌舅氏之孫婦墓於乎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來歸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哲凝重悉能先見閨門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處約為恥子女衆多人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乎和上下無怨充稱夫子義訓諸子來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慊

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丙戌子僅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戶參軍女三適里世曾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孫巽孫夢祥領諸請銘某以外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

人心即道一貫不二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宋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從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楊某撰并書

某之外曾王父臧公諱中立本毗陵之無錫人為儒而通於黃帝岐伯之道樂四明山水而徙焉今六世矣娶無錫承氏生五男子長諱師心次諱師旦次諱師顏是為翰林醫候累贈從義郎次諱師文是為某之外王父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次諱師皐某自識事已不及見外王父母矣惟省總角侍母孺人歸外氏猶及見外伯祖母從義孺人倪氏諸舅環侍朱紫滿前今姚舅俱亡而諸姈又亡傷今念昔衣動于中比會從姈孺人盧氏塋從表兄屬某誌銘從舅醫痊公墓并敘二姈某屬畀德下懼莫之任表兄勉諭于再于三某不得而遜乃退攷其行實已而歎曰正道之不明於天下也蓋自周衰以迄五代周六官分職皆所以為民抑極者天下極致之道而天官之屬有醫師焉有疾醫焉蓋上士中士為之古之為士興乎後之為士古之士以德行道藝後之士大抵以文辭是故品流之論興而是非之實殽亂夫天下極致之道惟其是而已矣捨天下公是公非而虛文而侈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是趨於澆而不反古也皇宋舉三代之遺制建百官一道德而習俗之固猶滯於流品之論豈其人猶或未有公是之實耶若吾外氏則有公是之實矣從義之戒子曰疾者之求於我當懷惻隱毋以利為也違吾言為不孝醫痊諱賓卿字雲叟從義之仲子也亦急於救物不以貧富貴賤二其心嘗有能而無資公推挽俾盡所長藥必己給報必彼歸其不醫不忘如此是非公是之實耶善無大小道無精粗公和而不同不妄言笑遇事若無所可否至大義所在則介于為公以謹厚聞于鄉郡太守多所愛重有故舊催積逋公憫其無辜忽為一言其家忽盛金帛以請公正色卻之曰女以物參我吾不復為言矣其妻與子羅拜泣曰今不敢以累清德卒白其冤後踵門來謝亦不之納斯固士君子常行而文辭之士間有不能是又非公是之實耶公來友儒雅閨門雍穆初以侍從參奏試翰林

院補翰林醫學累轉至醫痊賜五品服隆興元年六月八日卒壽五十有五明年十有一月丙申塟于鄞縣桃源鄉之西山萬嶴合先室盧氏之藏盧氏順事舅姑睦於娣姒內外無閒言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壽三十有六丙寅九月乙酉乃克塟茂寅郊賚贈孺人醫痊再娶盧氏女弟亦封孺人後賜冠帔孝謹之行如其女兄壯年嫠居遂棄鉛華終身德性澹然人奉之不喜忤之不怒是非榮辱不以動其心時時誦郄除蔽惑波成疾趣向高明又是邪之旬一日夢神人告之曰女壽五十二今以積德延七十六及屬纊之夕安

然如寐實慶元三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壽七十六符神人所告云明年、月甲申合塟于萬嶴子男三皆儒學長諱沭紹興元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卒次諱濟季諱沔淳熙十有五年七月十有二日卒女二長適承直郎州州學教授盧子中從婿之從姪也次適里士陸樵孫男十有三本植登紹興四年進士科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格登慶元龍進士科迪功郎新紹興府諸暨縣尉杞楫柏松棫杓桐栻枋枚孫女五長適賴教授子次適王櫟信郎適天次適太學生史彌鞏次適史舒洊次適史□章德用曾孫男十有七元善元謹元吉元慶餘未名女十有五俱未行不勝含哀起敬而銘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道一以貫孰精而深孰廣而近胡不聞先聖之言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庸常也猗與舅姑德性正順有皇極焉人毋易之自起適離之病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陳氏昌陵宗室燕懿王七世孫脩職郎慶元府鄞縣主簿名師邦字共甫之妻也慶元二年九月乙巳夫人以疾卒于鄞之官舍既踰月共甫含哀以告四明楊某曰嬪年十八歸于師邦執行婦道相宗事唯謹和上下嚴內外敬戒無違性行靜正不媿屋漏不悅華飾夙夜

服勤任老居人所堪之貧而安之貧至解衣台几儉而敬于居燕閒甚勿動心忍性故氣質日變以英師邦發而為病間戚勸恭式火閩浙往來二千里或於獻疑納忠成己之嬪獨能備言志夫之日不為兒女悲相敬相勉以須夫子德益進業益脩無以求益死不悔也嘗假館于外閒閒諜于讀書資粥不給日師邦朋友之館非受其父母兄弟親之宴遊不狎靜止有如此是以聞風者樂道其貞容引以相戒嗚呼今亡矣年止三十六生二男曰希淑曰希湘二女曰杜曰梅今將以其柩歸十有二月壬申塟于臨海郡城之東北望海山之

原師郝嘆其秉志之可尚悼其降年之不永又思師郝
或負斯人之所期也故述其大畧以道其失助之悲且
爲銘銘其墓閉其言中心激生曰有賢婦若是
宜書銘曰
世觀夫人若力而爲我觀夫人其自有之惟其有之是以
安之斯行斯安豈惟夫人不自知雖百世無能知

王德高墓銘

四明慈溪王德高諱鵠世爲鄞人後徙慈溪曾祖諱毅故
夔州巫山縣主簿累贈朝散郎祖諱庭芳故朝奉大夫
直秘閣致仕累贈太中大夫考諱恭故從政郎湟州長
沙縣丞德高忠信德行勢利紛華一不以動其心弱冠
高與鄉貢繼登太學後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時歲不
登郡委僧德安簿視荒德高不憚履畝務覈下戶簿趙
郡上日太守怒其減及縣額之半擲於地簿遣書使
君意巨則德高報勉其堅守且以罪自任邑民不勝感
德既而韓使君入境問父老以邑官之賢否咸稱尉賢
自是邑民之訴于郡者悉以委德高德高處決一一惟
允無復興辭一日彎卒害獲三捕卒乃徑入之隸于池
陽大軍官捕甚急縣當坐千緡是在法抵死自自求免
第賞不行尔遂以自守昔聞於軍帥三卒業遂免死岂學
宰不事事即檄德高西往攝簿并攝縣比至縣視其囹圄
充斥繫于廊廡者皆無辜問之吏則曰是皆負官賦者德
高曰噫彼繫於此賦何從出悉召至庭下撫問諭曉與
期而遣之吏執謂此皆頑民一縱不可復追弗聽皆羅
拜而去遂相率如期而輸民訟之久不決者盡爲之決
遣里正之頑黠者於朔會唯謹不敢違德安宰以事被
劾德高又奉檄攝邑且俾盡有宰之月給德高家以半
遺宰之家未嘗以語人也湖口丞素相陵德高不校暨
官滿郡督過良窘爲之極力調護以薦舉時從政郎授
建康溧陽丞以廉惠循文林郎覃恩循儒林郎民之訟
之師溥皆乞逐丞以撤從縣丞累年漱遂暖昧之六旦
而丁公不可曉其亦作吏而庭下以手加額由州而去
者沈使林公析剛多姦由此上昧從如防守防從逆
諸路一丸冤相延序六行路舉於前路即而付民教
十年居下何待替告歸則已六月出從小綫次劉以下
來年得相樣對曰已決中清帖然從尚悟士以爲哉
朕從以維行郡滿依桃辨之後尚林不通候始若郎
參同官力訪其心以示以信州丑必時無滞疑牙僚必
以勵誠亦不假張而此從仙鑑陵歲羅但再高不
勞而辦士滿以奉議郎丞主郎後調嚴倍不休喻十精

力不及職事無不為終更奉祠經營而祭祀婚姻之禮咸當
遺稿多無求與世興舉近名在不作物無町畦無緣飾
更能折節以下[illegible]長者如父兄與同僚如朋友久
敬不怠御下吏如家人視鄰氏不啻如身子[illegible]整
有以度氣貌方嚴而御下也溫厚以樂易好學見義進
於人無毀譽吾敬愛惟均於婚姻之際成人所難
處務知之必出於公舉其人亦多感悟[illegible]事治
詩禮大學一時咸推重世衆以為[illegible]所[illegible]
寓于[illegible]惜哉[illegible]之中[illegible]而[illegible]
淳[illegible]年三月丁未以疾不瘳壽七十有九娶孫
氏再娶馮氏四子復準淳淵女五皆以適人二孫杭楠
女二諸孫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葬于慈溪縣金
川鄉施嶴銘曰
忠信正直寬裕明叙德高有焉莫匪尔極
其不欲從近世出名銜按溫彥博墓誌撰者亦不
出名銜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王肅作家語
序不出名里其鄉亦不出名銜今知非故改過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之書某少不明於是非為非聖
之言所誤惑不知其幾年後乃知非大聖人終未全
明底之哉
又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
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
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某可不
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
錄猶或失真況於非聖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子閒居解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
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
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
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
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
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

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

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數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數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思人自以為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為感倏然而已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無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為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illegible]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illegible]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
哭顙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
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
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
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衆人
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
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
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
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
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

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聖人
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
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
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
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
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即
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即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
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
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
無聲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

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
無服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所
始無所窮際謂之極究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
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
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
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
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
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
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
之樂曰聞四方昊曰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

服即服無本末無粗精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
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
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
緦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
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毁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
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
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
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
之末則亦姑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從而謂之天
人謂之地則亦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

之日月人曰四時春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沖然寂然也人自以為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

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無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為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為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為思為未嘗為人自以為為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故也

子夏問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從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之者一音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為異者耳目思慮之所

及也以為同者非耳目思慮々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
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々人而違天私意作々故天命
者々得此道者謂々聖々無不敬々非人為是謂日躋
為則聖矣是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如亦曰進是
進無思是進無為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醇醇
進退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
自此而上莫非神氣神氣々可宿者如風霆風霆作而
芽甲形露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
為百骸為九竅耳視聽言動為氣意者寂然渾然又

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仰人而神姑曰如神何以驗
其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先雲宣王未
出而臨莅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為乎其神
至如此道通為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
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萬物者聖人實發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
衆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
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
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
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中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為

先在今不為今在後不為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
常清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為然又何獨宣王為然
樂乎有老上王者累數年夢令道君致命俾成先聖之
宮凡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晨夢期日正同
故王老感興指金特感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
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地之道即禮
樂之原即文武之德即三代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
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
知常明者又鮮自卿若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者
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稽意慮

之所為意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
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
乎昏則不可以為仁仁者覺之謂醫家者流謂四肢不
覺為不仁先儒嘗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
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昭明常覺
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顔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
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顔子幾於
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附録

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吾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彥械敬書

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鋟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推雜出傳記者雖載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推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昔發明而論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四明楊先生已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械事先生舊矣頃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械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械書于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彥械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遠篤

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手斯旨彥械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先生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丞趙彥械敬書

楊先生已易稾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詒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為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為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于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葢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幾之動而體驗推攷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午廬陵曾熠謹書

楊先生回翰

簡答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情跋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察曰隱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隱也體察與隱皆

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何
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
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
也蓋可驗者篇端與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簡居
解亦詳矣略復不縷縷簡啓

爝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
有然汨沒斷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
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
為之涵養為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
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

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
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
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偽念交作果何以
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爝嘗深
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
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汨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為也爝
輒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
心自見如雲陰解駁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
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否
乎

老先生復賜書畣云

簡啓定遠契好放又得手帖備見問辨不苟異然定遠謂
汨沒斷喪所存者幾希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
是定遠猶未自覺自信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
無膠擾易曰變化云為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改
過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此皆道心之變化定遠昔自旦達暮皆為邪
改邪是矣孔子曰改而止邪改即止不可正其心反成
起意是謂揠苗刪莠苗乃去莠草即改過已易簡居
解並攷已四月廿三日簡啓

爝刊已易簡居解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
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勞報教始謂平常正直之心即
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
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爝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
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
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已易簡
居解為一帙并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
生循循之誨嘉定己巳六月望曾爝謹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十終

慈湖楊先生遺書後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爲象山高弟今

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

訓吾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絶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强敵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寬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皆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藴包釐校彙

粹終以成帙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寅顧惟賢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

嘉靖四年乙酉季秋九月吉旦太倉周廣撰

野處類稿二卷

題（宋）洪邁撰

清初鈔本

野處類稿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邁撰。邁有容齋隨筆，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邁野處猥稿一百四卷，瓊野錄三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祇載有此集二卷，且云前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觀馬端臨經籍考以別集詩集分類，而收此稿於別集中，不知其爲詩集，則亦未見其本而循名誤載者矣。惟內閣書目有野處內外集九冊，不著卷數，當即猥稿之殘本，今亦未見有傳錄者。世所行邁集，獨有此本而已。集前有邁自序，稱甲戌之春，家居臥病，作詩若干首，以自當緩憂之一物，遂取舊時所存而未棄者錄爲二卷。甲戌爲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蓋邁退居鄱陽時所作。而集中謁普照塔詩，又有庚戌紀年，當在建炎三年。相去已二十四五歲，僅得詩八十餘首。又容齋三筆紀紹興十九年在福建貢院與葉晦叔所作詩，正在甲戌之前，而集中並未載。疑本就篋笥所貯，偶然裒輯，故所錄闊略如此。然其生平韻語，惟藉此以考見大概，則寄珪斷璧，未嘗不足珍惜也。

予自束髮時即喜學詩然隨作隨棄初不留意也甲戌之春家居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自當排遣一憂之一物告人訴將內抑鬱發揚為音聲者是也遂取曩時所存而未棄者錄為野處類稿二卷鄱陽容齋洪邁自序

野處類稿卷上

鄱陽洪　邁　景盧著

秋日漫興二首

江湖久客日思家坐覺微霜上鬢華節序又催秋後雁風光争發雨前花倦游已夢莊生蝶不飲何憂廣客蛇性底朝来衣袖薄一川白露下蒹葭

一夕西風木葉飛畫梁落月淡餘輝銀燈夜照還家夢金剪親裁寄遠衣霜信早隨新雁至素書深訝故人稀無因為謝東曹掾鱸熟蓴香莫便歸

指

庚戌正月十四日同友人丁晋年王蔚之謁普照塔

孤塔聳霄漢晴影金碧駐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詐細悚何姓人哀禱傾淮甸是身如敝月有水著處現彈指遍大千何止數鄉縣惟應應緣地聊爾共流轉顛危悔蘄馬善陟悟覓扇君看悔與悟只在一轉盼至人獨何心示此禍福變當知夙緣定莫作邪道見哀哉衆生愚積惡熾天譴云何一朝急賴此香火薦我来遶燈夕寶

應下字疑因

瑞疑磊

蠟明邃殿還揩客眼塵重睹浮屠面翔來塔上
鈴告我風色便平准一回首岸容失悠猜
曉過吳縣
舟行有嚴程越國常曉發雙艣櫓兀殘夢起坐窺
落月人家岍野水霧雨籠邃閩逕愽瑣窓人欹
枕聽甌軋
陪餘杭張無隅先生飲
先生結屋在人境門巷蕭蕭作氷冷紛紛入眼
不入意坐客千言不相領叩闕闢我刖屣迎重
解酱榻塵埃生向來妙處久不吐一[illegible]天漢崑
予壽君壽文二　二
崙傾共說別來經世事我言所向皆兒戲胸中
磈磊礌不用澆便有清愁說無地士林師範六千一公
翁先生合在伯仲中願言終賜揩歸處為君献
作曾南豐
於潛道中
山行厭犖确理策扶欹危綠野三兩家一息知
可期冉冉晴林端炊烟裊晴暉居其民豈且樂恐
是太古遺那知都邑間百索困鞭管繁華今何
有半作道旁羸氣
度芙蓉嶺

柏疑柏　文疑文

幽泉端為誰放溜雜琹筑山深春未老泛泛浪
蕊顏娟娟菖蒲花可玩不可觸靈根盤翠崖老
作蛇蚓蟠蹇家谿下流濯此塵土足何當餌杏
節淨洗心眼肉餘功到方書萬卷不再讀既歲
窮名山靈苗縱穿劚菖蒲承之通神令人聰明健記
信州禪月臺上
玉峯照寥廓霄漢疑可梯玉水環城陰滟滟方
柏偎層臺擅二美我來一時携何當㸐吾展更
欲照以畀塵勞不相赦竟頻窮途迷我坐生麋鹿
尒不羨駕駱驪向來丘壑懷語當人所試長安
予壽黃福本上　三
黑頭公玉勒朝金閨山林出戲言廣已無瑞倪
誰收遮日手歸把耕雨犁紛紛塵土中等是舞
甕雞頻閑山水間幽子斂營聚行當踐此語絕
境同攀躋
送渾師住妙香寺充住雲溪　暇
道人捨幽居誰管溪上雲此身白雲耳遑暇南
北分廣闢開妙香山天花雨繽紛宴坐丈文室間歷
亂稍袖紋山前路悠悠山後水泫泫應觀川逵
客念我奔走勤豈無香火緣他年往相群飽食
跛鐺飯椰擷幽澗芹當令桃花臺白社擅前薰

坐睡

坐久睡屢兀手尖(失)未了書清風脫然至心醒得
我娛趣看孤隙光了不移錙銖云何短梦中萬
境生須臾嗟彼市朝子百巧營其軀安知非梦
役過眼滅無餘至人有達觀那与世賢愚不須
無言子同上崑崙墟

游山光寺

寺藏兩山腹路轉百步險登高試病脚掬冷清
煩襟敗壁龕石刻歲月不可尋唯應查公石俯
仰閱古今屋古困枝桂椎頹力難任何當咄嗟

辦嗣被鍾梵音興衆並聞吾得酒且滿斟歸路
有溪月攬之醒我心

送建州徐生

人羇天地間誰非一浮萍泛然偶相值便有雖
合情君家武夸下歸路塵眼明我生愛山者梦
寐秀色横秋風送客去把手更心傾亦逢山中
人為我寄此聲

贈覺師

覺師儒門秀厭屢(凝)世故早耶知軒冕味風悟心
已稿惟餘章句習心境時相惱如人生於齊而

即楚鄉老雖遭楚人咻微(識)音或清好固無益生
死亦未妨至道家山亦何有氍毹衣間窣叢林
送佛場一擲想盆例云何慰故居俯仰待華皓
他年空手歸子語吾為老辛分曹溪水萬劫付
一滌

休寧村落間有奇石時(如)彈子渦所出(紗)宜
養石菖蒲程德藻許以餽我因以詩督
之

君家綠溪上婀曲溪成渦〻間石無數水蹙相
蕩磨雖嘗掬而戲一〻卯指螺我欲往取之擁

比菖蒲窠石罌注新汲幽姿發清哦夫子許餉
我往督書已多願言速寄与起此泉石痾

效淵明

人生本無事况我麋鹿姿一墮世網中汞与林
壑辭此行獨何事豈不爲寒饑弱歲慕古人頗
覺世好畢那知齒髮邁終然此心違春風到山
澤魚鳥亦知時我行何日休流目瞻長歧且用
陶翁言一觴聊可揮

酬馮退翁見示之什

我家大江左江水日夜東遙瞻發源處乃在西

南窮相望邈異境正九一水通故令我与子迹
遠心自同我生寡所諧強顏紅塵中倦飛投歸
亂餘吟得寒蛩獨欣得吾子萬慮一笑空時時
出秀句醒我如孤鳳當知山澤臞不郁庠角豈
彈冠貢伊始共生各飛蓬卜鄰固未必即事聊
從容

戲答胡汝梅

我生苦中狹与世不鑿枘平生素心人耿耿不
滿懷汝能伯始後遊世如嬰孩相逢握手語便
作損麗語時時笑謂我如子患未涯執古以規
奉庭翁稱未上
今求合識難哉涉世幸未遠子車尚可回我今
足憑君通德過精不見山巨源確容居易臺
不見嵇中散絶交自可哀賢愚心自了短韻共
一哈

六

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留一日戲作

幽獨不自得駕言款齋廬殷勤古人情投轄恐
回車轄亦不須投此去將焉如唯憂酒錢盡使
我詩腸枯會合曾幾何可復自作疎更當留一
夕悵中讀異書

新秋

未録

幽人無与娛耳冷百不聞新米熟未知但覺市
酒醇渚洲散秋色山水適清新一醉不足獨念
我存故人

道中得雨

我行野田間吁嗟連數村千山收宿雨豁作黃
梅渾漸看風葉底一洗龜坼痕餘功被行客稍
壓早塵昏

道中

驕陽久自殺一雨蕩龜拆田夫夢亦好翻隴已
出咽朝來喜相賠一飽心已決殘殘風葉亂蝸
奉庭翁稱未上
蝸露芑白去年未欲秀積潦滿秋澤今年宜堪
旱來手就濟壑我生拙謀口藜藿甘如蜜向來
真過計憂民宜吾職赤子天可憐嗟人獨何力
何須事見賊合爲來賀客稍欣新稻熟社酒行
可見當同扶路翁醉歸舞南陌

七

失題

前年溪上秋風時主人酒熟烹黃雞歸來醉倒
聽使著父老喚起牛羊蹊此生一醉寧易得老未
雖身為貴人客征西將軍爾何人那用尊前驚
隨憤揭來閩越再經秋閒道軒名涎已流懸知

得酒推不去此客有轄何須投今我正為奔走
役空想題詩滿高壁若逢落魄狂回人為問何
時定相見

書窗對月

天公自厭雨一夕閑寒晴霜風淨瞞野鴻旅有
餘聲餓鵝得林静霽月素窓生懸閑眼眼色一
洗空花横故人千里餘臺獨誰与傾遥知勸影
杯共此通夕情今冬有奇事三見飛玉英明年
溪上跡誰餉雨中耕

宿野人家

芸叟類藁卷之二　八

楚東滄波搖一葉覺來正受肩輿兀人家一宿
眺可投新席稿秸香更滑霜前穲稏收百畝稚
子新能牧鵞鴨我生本是人中人扶策久矣猶
能說

度石棣嶺

我行欲安適策馬踰山樊谷深不可躋危磴爭
攀援城陀兩山間寂歷三家村茆簷青稻帰遶
髮新烟昏敲吟那可飲分我一掬温卻想晚未
歸家玉不与言不奉沙頭危背投柳下门作號
配國風行者式芠藩

用退之韻賦新霽

春泥困幽步苦上屐痕少新晴一褰衣緑葉藏
啼鳥方塘浥宿漲古鏡窺清曉華顛忽自笑綵
羽墮驚矯聽言雲中耕縹緲穹蒼繞歸把東皋
犁此念何日了

送金確拙歸七易

昔我雲溪居送子雲溪濆重來問何如笑指溪
上雲一別四周星坐此世故紛泉賴兩非昔華
髮槃可耘我縫風樹悲終日無一欣子乃水萍
蓌尚此奔走勤對床話悽終總知便離分霜風

芸叟類藁卷上　九

吹客袂別意如亂棼子歸葛陂上去指摇鄉枌
歸夢渦隨子何當歎離羣

丞節日建州會居士元

嗟予身百憂佳節過倥偬客愁阻幾增野思與
厌動當年從子日未覺百慮重高堂遠床呼一
擲有餘勇那知客天涯相對寒青綵蔵月呈我
何髣然今拜拜悲饑山菜煮附煖地煙擁深藏
斷逕狂虀病既拜拱興言坐鄉閑雲物方鬱滃
空餘相属意杯酒久不捧

用前韻答翁子靜

拾

寤心既夅穉節物亦倥偬幽雞蔔初暗深埜梅
已動古人傲尺璧頹頭寸陰重歎往夫子游制
肘愧不勇松高節磊砢鶴老格清癯當知山澤
臞誰羡將相種一官戲人間叢書以自擁微言
聞緒餘三歎手輙拱青天本寥廓不受雲霧浦
願言賂清賙茗椀不辭捧

微雨

舜相愛子

端居身百憂況乃貧病俱天公頗相愛衣相愛雨

新下有前乃字

我亂箭區晚晴新日薄生意蘇衛生固未必一

去疑云

餞行可圖故國天一涯荊荊誰為鄰峥嶸歲去云

野處類藁卷七　一

眺此念當何如

寄題叔父池亭

一壑久蔵勝數椽忽開亭方塘蔭瓦影淨見魴
鯉行生主人有嘉招轉柁失高城不知幾搖兀栽
舟上峥嶸尊酒酌芳醽醁園蔬煮柔青翩翩射鴨
弓一笑翻彩鋼那知海厭娃斗果忘歸耕餘生
信萍梗歸夢識林坰漲水有回波故鄉豈無情
一醉會有日因之濯塵纓

贈謝彥翔建安人九歲異人與藥至今
不食建安有梅子真升仙處

我本世味薄寸田足自營年来荊棘盡稍有梨
棗萌但恐骨相凡未敢希長生陳留遺人茂未
亂佩角盈蒼游𡋯三山幽夢徹九陸通來三千
年但覺骨染腥幽尋簌綠髓默卧誦黃庭傾頫我
塵土中深慰風心傾仙人吴門來避追煩寄聲
相期翩金闕鶴馭何時征

考亭陳國器以家釀餉我友人阜民表
民表以飲予香味色皆佳絕不可名狀
因為裂名式夸仙露仍賦一首

二年飲水閩中村忽見玉醴傾寶尊涓涓服醐

野處類藁卷二　十二

寢

灌熱腦腦耿耿沈瀣明朝釀早塵久漲城市暗涓
夢欲挽江湖吞何人遠致雙鯉信知我未扣羅
雀门不須邀月已清絕尚恐熨齒當微温要從
華池吸真液豈獨玄鬓蘇愁根徽范若已識投轄

主見疑境

客賦媚似迈當壚魂奇功誰績伯倫頌妙竟意要
與淵明論胸中我自有涇渭筆下君已傾崑崙
詩成寄與約他日飲君與我空瓶盆

久旱新嚴乃雨

味疑有誤

高田土可麓蘆下田不受犁遺蝗憂捧欲味況乃麥
禾齋赤子天自憐滿壑忍見狗雨逐豺歲來停

雲忽淒〻莫亂三日霖爲作一尺泥汪〻既沒
膝灔〻仍掐隄漸看衆生出笑語喧哈哇我欲
與寓目父老同攀躋此身群萬生援〻舜雞
曾亦無幾求脫累配吳蔡永言故隴耕老眼路
凄迷好收斂版手鋤耰歸自携

春日与卓氏表陳園器步出北郊

灼〻桃吐華濯〻柳垂綠芳菲挽人出春力仍
如許嗟予閉门家(客)佳節過不救不因可人呼那
得此步芳家如山陰勝話作斜川詩催去一尋
活妙處合千古歸來續殘書耿〻霜月苦空似

流蕩心三歎非吾土

蔬飲

蔬拳嬰兒手筍解稚龍蛻蒔差把(枇)蜀向來劇烟
雨外嗟予飯藜藿咽塞身亦瀨矜來〻美無一
飽良已忝充腸我識足染指家庭嘅平生食肉
相蕭瑟何足較王郎偉牛夫韓老懷蘇饞俠氣
信雄奇戲語亦發揮我師可敬子陋巷簞瓢遵丈
執瓢不可證一取清泉

戲贈吳知伯

係候乃到孟吳楚生可識我知春能爲共此一

數國偉哉奇男子俠氣核八極書生復何者觥
觥老草墨刺口論安危事往竟何益匹夫嘯空
野驚塵一方塞區〻空有志諸葛陸鋒鏑何如
吳王孫語輙面浮赤交游得朱亥負敢郤膠鬲
腰間鐵如箭上鉄紫塞翻笑指地而區滅此而
後食詐公未嘗知欲蔣恨無力明日我過君里
牛呼社家當書游俠傳令子准名白

送僧

空中世界紛河沙不知底處爲天班乾坤古德
在指掌觸處与子同一家去何猶作去來想千

里一趺毫髮若空令契潤黄星紀嶺雲欲寄山
川邈撫眉相對此何日文室淨掃任天花詩豪
辯舌久技癢剪窮歷風無諱爲君游戲出三
昧妙處那後相聱牙往將妙響應空谷一任飛
來逐止

野叟叢稿卷上終

野處類藁卷下

鄱陽洪　邁　景盧著

書僧房

陸續流泉自成句來推紅爐聽山雨道人更有
深深處詰曲如珠蟻絲度几硯無塵寒欲霧雕
盤篆破孤螢吐味如嚼蠟那禁咀茶甘未回君
莫去

題蘆雁屏

征鴻坐何事天遣南北飛蕭然如旅人無情自
相依孤葦吹欲折秋風不勝威冥冥一孤騫空

費弋者機寒聲落烟渚相應不我違嗟我識此
情手納空嘆歎安知丹青師落筆乃庶幾畫形
孰不工畫意識者稀他時因吾句購此千金揮

題臨賦軒

蒼山圍岑寂下有一水奔閑戶取風雨東萬騎
羅藩寥戟衹樹人心遠忘世喧此身自遠塵長
物餘古軒鳥語幽夢斷香橫經帙翻未成借路
行自要窺潺湲遠師淵明意不娛靈徹澈魂月度
了無迹風行偶成痕心境兩清妙尺喙何由吞
賦詩安所取碧雲未足論何當拂朱絲寫妙絃

吾言

茶僧安江師送米

不見道人久天涯歲云除朝來食指動忽接送
米書念師折脚鐺五合未省餘雖無覆餗禍尚
有乞食適云何憐孤窮日受飢火驅未曾貸監
何翔肯索胡奴誰言斗升意矯矯超萬夫嗟予
事筆硯輕棄南畝鋤恩煩方外客此計良已疏
何時事粗了歸葺五畝居生涯寄綿竹豈即非
良圖不為衆壤蚓願學江湖魚

陳德瑞饋新茶

空山冥冥雲霧窓春風好夢歘殘紅朝來果得
故人書緘凸而似犀鋸雙貴人爭買百瓔珞此
心見女久已降生觀市井起攘袂念之使我心
紛龎領君此意九鼎重我雖有力安能扛何時
來施三昧手慰我渴夢思長江

封冀

吹韻布旦喜雨

驕陽扶酷暑何膚虎而翼高田土可麓燼況乃耕
與蝗風伯真可訟雲合吹復拆那知下土民糟
粕配椽賈古佛棲名限旱沴豈吾責應緣贊令
尹閔雨丐法力積陰暝山谷流潤速几格朝來

賀客散置酒況愁疾古詩成雲外險句動潛蛟
旋肴蔆芰出競喜濤浛溢誰言今與佛念我一
何悉嗟我因蒿藜最覺民可恤何當向牛喘免
使訴魚失九關虎豹守懷此欲安適誰哉此心
同吾飽將何日

古風二首寄汪明道

紫蘭初茁芽深壑終自秀藏雜蕭艾中不采則
誰省見曹逐紛華壯士保窮陋應知此調同萬
世無先後

俗士白人眼從誰明此心不欲故人見訶我申
檄深蕭然江上廬客卧詩書林得句不相寄誰
賞氣駿〻

建安道中

吾生竟行初不謀泛〻何嘗波中鷗攜家來作
閩海夢三年客食天南陬我先人廬在何許大
江之左道阻修奉新家有手足愛隻身歸掃先
梧楸旋當來此營斗粟南北頗倒無時休此心
轉與世事左自作廢蠖將誰尤安知不滿達者
笑窮達一戲如觀優此哉吾語亦已墮且與達
物同浮游

暇

書事呈元聲如愚赳革三兄

隱吏朱墨暇飽眠北窓風時呼方外客遊暑尋
酒中寂寞杜拾遺四壁口不供坐取盤餐羞哀
哉豈天窮何如平生友破鐵同不容每懷千里
駕今作五斗逢吏行亂見鶩楸局收鳥龍共談
十年舊事社如飛蓬浮榮真一戲何者為窮通
應須河漢語淨洗芥蒂胸僕大適在門客醉尋
亦空更為後日約及此芙蓉紅

寄題赳革家義軒

貞觀盛德後餘慶未渠央舊聞閩海家欲蹤燕
山芳教子嗣先訓開軒望中堂地偏市朝遠几
淨書簡香先生陳太丘飯糜百憂忘弟子真鶏
胡不聞觸屏僵一變豪俠窟遂成鄒魯鄉下車
里門外他年看諸郎生上行素髮読〻立冠裳
我詩自可絃諸以俯壺觴

梅花

山深春未動沙淺水欲冰玉梅乎此時靚妝累
無朋露蕊欲的皪月枝挂翡翠儼如江漢女可
愛不可凌他年江南路曉粧犯嚴凝尋香烟雨
中楔斜插茅簷却數今幾日癡如秋後蜨北嶺

枝欲空誰與扶一盆聊分窺水影依我照字燃
坐使惜花夢臨風聊騰々昔如夢中蝶今學桑
下僧了知菩提長念起我何曽
十一月十九日與仲獻大年綠中美中
飲於南臺
空山欲暝雲冥々玉梅半開吾眼青此身垂欲
走塵土聊復舉酒看崢嶸析腰向人不知恥故
園可鋤在千里金昆石友一開瀾珍重道人相
料理楚江東岸先人廬竹君安否久無書歸歟
何時應白首我食斯言如此活

滬疑眉

步貞甫南去々 主
春社齋禁連雨不止賦呈夢得
歲豈農猶饑歲惡何可說哀哉半菽謀罪歲回
一古年將旱塵漲臘盡不見雪青皇忽雨我萬
頃麥苗活令尹民父母游埊思手挐祈年杖齋
居有酒不恳設那知桃李狂狼藉香泥濺芳意
一如此坐恐及題鴣郎原伴開晴出勞南畝餉
秋成已在眼一醉宇宙豁更呼滴稻人勸此側
帽客和公斜川詩磨石鏡歲月
次韻夢得見示長篇二首
雖馴不因媒鳩謖自呼婦詩成桃李陰知是霹

古疑誤

霍手傳書我亦厭丘壑歸自有鄰樵支離疏能
食得薪樵俗夫審世味甘苦卑嘅嘔知公超然
處心跡兩無垢慈陰老芳物爲烏故相識泯葴
貲收拾柔條可給稼豈無我輩人一醉開笑口
那知市門夜客侍杭兩附限高可人稱命蹇亨
運偶平生願執鞭見謂余小友細觀豈弟心宜
在帝左右却來塵埃中寂寞對五柳散音藏竭
羽正待荆難制學政容窺諸問字當載酒虐君
翻談夢恐坐箕與斗言詩終不稱永愧賊瓊玖
身閑書有味吏微俗不親小窓據物表歸畫心
呼是須高人下 六
眼塵令尹無珠玉敲門喚行春作意向芳物我
車曽未巾愁陰入病骨鳩婦聲亦嗔冥々三日
雨桃李迹已陳空餘深枝間一々青子新穠芳
殿春晚猶堪慰佳辰酴醾晚妝靚芳藥醉臉勻
白萼替嫣々風枝倒翻々言當呼短舞拊掌回
盤纍年來得相往稍覺安沉淪豈不挂俗事察
公極清真眼中醉鄉路風味良獨醉流光不容
玩尺璧何足珍濁俗益可厭顧言勤問津
牡丹酴醾各一首呈周宰
珍叢壓朝露無人羞欲散春風醉香骨憚仍不

醉疑醺
書疑字
小鈞

自持誰憐曲肱人一笑遣銀姿不言盡可了君
醉當勿疑
妝溪洗遊觀帆香薰不滅欲然月露姿一笑千
景勝聊移夢繞床相對户不扃誰令風雨暴飈
赴去縱橫

次韵夢得綫紅芍藥長句

淮析
十月愁隨病不出門看春歸無計惜餘翁遣送
涯海春衰眼發聞電霧折胭脂注臉句未遍肉
紅借酒生春色了知造物着書深領倒春工不
休力年來不願滌酒女戴江瑯公後安遣且將
許處須論高本下 岩
妙句寫儘拆欲立佳名付特識一春頗困歌烟
許回百絡華三太息願言乞與洗心方歸寄煙
去循周易

宿祥寂院

夢中一葉搖江渺同睡不覺身臨與眼以佛座
麗丹碧凡鴿鵲遇陵空虛瘦民日者因哥索半
作頽尾相濡魚鵝鵝數器兩不置背念緇澤明
數
年無道人誰與辨此事斤琢十指鬧攝頗疑
如幻
如幻三昧力上方手攬歸吾廬了知舌本法輪
檀
轉吐嗟檀施爭奔輸不離剛受一念善誰謂歲

潤
忍窮民思書生袖手籌謀坐力不能援心煩行
事無大小成者必誤洗後亂何匯之調柴鋪忽
織齒鹽鑿圓柄方枘闕趺古今罪藏同一口擬
掌一哭皆愚儒

詩約范直夫遊萬葉寺觀瀑泉

范侯隱下吏風尚本丘園身技摸金市聚お以
自蒲炯然如孤月不受黃流浮要知句律工競
病何足論我生庫末俗涇渭同一源同心無楚
越傾蓋如弟昆人生各有役不服捧一尊風蒲
挂南浦念欲東南奔常床定何夕青燈照晤言
許處須論高本下 入
懸知賊詩處千尺銀河翻

次韵夢得見示之什

居楚求齊等美惡不同土埋地絡物華鮮後有
在處時從玉壘人商略窮萬古待如乘車戲談
消摩挾許塗道渺遊逆浮生真暫寓忍持久壁
陰空作秋虫語微言偽顛倒何漢濯肺腑向來
說諸口自此行可杜

送殷寧魏先生赴武峰 有生氏吳金房戰

建安少年讀纓書橫槊賦詩兩無數辭家去作
入殺英氣拂天狼夜無迹廟堂尺箠鞭羌胡知

名勇功付壯夫引寺後羽世自有敬閑[關]上策當
何如

陳仲仁山〻堂

以我有限茉逐彼無涯知失足時畏途投身試
危机舟車目奔覆定無丘與存萬古踐此轍嗟
我其誰歸仲仁吉靜者懷壁照褐衣名達曾一
戲回前[首]蓋前非心如得故[攸]水不受狂風吹功名
最不免當後定何之請觀本無作今復止者誰
築堂市门側著書園不窺遠翟深一丈圍石閉
回園時有好事人載酒问所疑攫金畜敏手侍

目疑自
市誇妍姿回光時睥睨何者非吾師

送志岩西上

九州服一縣餘子真瑣〻嶽立培塿中喜此高
峨峨如公我輩人取友亦到我揮毫賦吾天風
兩卷蓬顆相期入表遊本覺風心左髯龜蹄江
閑伍西山月墮起睡帝鄉雲感歎不識當何須
飛霞佩自辨凌風翮瀛洲渺漠渺蒼里一掀髯
織詩寄天涯秉燭對新火那知市门仙斗禄事
么麼空傍[的]腸九廻上流何日果
有懷余弟逢年时歸娶[illegible]添以詩督之

萬　及　笑又　況　容

木落天寒霜君歸定何時相思如鸞鵠中夜未
安枝夢中見阿連鏘然詠新詩寤驚泉葉翻道
是步屐移攬衣下中庭風露浩淼渊遥知客衣
薄歸来一何遲平生短檠燈相對忽解顧藕古
一舒卷仕處良在茲是中及物心上與稷契堋
援古以自例自知無乃痴夜又吒九關側足不
敢窺坐令一寸心日抱二柄疑進君商量此兒
待見華嗤況乃綠髮視倚門髩欲絲稀青非鳳
喙車轄無可脂再拜壽不分斑衣舞参差秋芳
未云歇采〻黄金鞠萬鍾不足樂古人豈吾欺

九月十九日夜度峰道嶺宿彌勒院

月出度松嶺露香非羽衣肅〻夜氣清蒼〻烟
徑微川光落秋容蘿影拄夕輝冰輪碾空闊飛
鐵　擬掬星渚波恐觸天孫機徑佺何時
見　本應青霞志即與素願違稍休
塵外蹤想此岩下扉清吟写萬籟妙想绝百非
不須河漢言盡　華園飛仙亦戲劇玄學乃
庶幾鸞山切丹極歲晚行將歸

游鄭園

城郭不去服而得林壑娛伏個撫壯心欲吐無

與君鍛然一枝節細磴半穩漁䑳衣竟經與歛不
省誰爲吾

苦

告女貧苦難辨

女貧若難妍士貧苦難高了知論此者不識一
世豪此身百斛丹流俗欲手捻寧當捨其中局
促卄所遣顏豉有若人骯髒栖蓮萬考槃一丘
壑光景不可黏斯人不我忘空復踰垣逃軒裳
亦云華嗌去如脛腺衰哉今眦子援〻寇猱猱
恬無瘠世心闃然死淄〻揭來事斗祿俛仰身
桔橰一官戲人間幾何班髮饕誰言存此情鄉
野安敢爲吝〻

士

去輕秋毫區〻欲驕士一哭嗟見曹

寄書作 寄

溪南梅花

嶢〻石徑鳴枯節急行詰曲無西東心知此趣
梅已動一枝青寄我曾未嘗踏香挾路忽驚顧永
蕋酌蝶變烟中有此佳人久去眼尊遂相得怯
何窮蔬畦壓霜翠羽亂已覺雪蝣栖半葉嗟我
幸此來已晩攀條齊戀聊徙容玉仙游戲下塵

承

世絶艶一洗承鉛空不知閬苑在何許叱回風
馭無奴〻溪寒沙淨迷倚仰坐待山月來朦朧

坐

宜等等任相媛熱餅求起舞如驚鴻飢池老仙

瞞化火妙曲三壺餘仙風歸時醉倒不知一作一成
附明日來此誰能同

再和求黄庭

道人昔曳匡廬節五老負雪盈江東抱寒含覓
玉梅句雖有衲被何曾蒙歸來苦兩熟梅子卷
械深卧雲烟中詩債絶境忽入手置我鄉國情
何窮十年不踏江上路漢〻海氣皆貂茸異鄉
歲晩慰流落一笑賴此氷雪容嶠南絶唱誰敢
和騎鯨人去塵寰空崑墟下視堪笑閬雕琢肝
腎愁奴〻那知幽子雲雨上風斤玉斧修曈朧
子安敢爲吝〻

十

讀詩令我一回首香若月送孤飛鴻何時曉語
折鐺側坐聽茗鼎飛天風拈花特地兩顏解他
時與子真參同

手

奉酬令德寄示長句

閑宮居舍如幽棲寒苦餘業侵盤蓋忽闌鵲聲
作破竹尺書入手拜誰所齊交游勝絶似公夕矯
矯鸞孔依萬叢青冥側足在咫尺誰使牧猿攜
其梯秋風溪上共尊酒擲落羈束忘吟哇紅裳
起舞竟意未足缺月銜嶺星河低只令令躁宕走塵
士土諸夢往復無山蹊新詩驚怪燗盈幅筆力拗

追

想蠕虹蜺逸知蟹礴助小宮底得表已著一理齊
比生同囯造物戲未覺與世誰雲泥雖無绝唱

扳

追白雪賴有妙契如靈犀一笑從公豈無日挽
袖相屬空玻瓈不須俗物敗真賞但覓佳處同
扳躋

汙

答林康氏見和梅花詩
寒峰人家碧溪尾一樹江梅卧清　不受
白眼汙風欽天香癖烟裏向來休沐偶無事惟
我亦游二三子雩碕曲徑一携手凍雀驚飛能
莫委班荆勸客小延佇酌酒賦詩相料理多情

青羨齋稿　天　十　十三

入骨憐閑殊休倚横斜瘦氷蕊至今清夢挂殘

若疑君

月强作短歌傳　韵高常恨白難稱賴有君
詩清且美天涯歲晚感鄉物歸歟何時路千里
枕樓一笛雪漫空回首江亭淚如洗
上丁餘臘置酒招緯中德榮進年
我生無錢求華顚老蔑莫誰令事
書生亦可憐微物有先感朝來食指動臑
肉豐咀咲恭惟魯司冠道大長壞坎空餘祠千
載
永言百世師願學吾豈敢當飢
不忘安　飽復何求安能如王孫長物財顧領

見疑兄未

意呼　一一醉捨相携桃李徑壓亂蹴
紅毯言强三尺　平生超然處独
嗜適昌歌詩成特徵君莫遣見口　口缺
用緯中韻送正臣正臣欲歸隱而無資
口古　其意以告識者云尔
華祏錦領烏紗幘氣蓋當年五陵俠胸中塊碣
不可平拂衣歸來抱長鋏軒然寄傲樹枰間長
[redacted]　雲山相逢笑我春徵衆我歸未可君
何趣　牛乳音誰能立談壽千金空令
擁奧誦招隱知君心在仙峰陰故山自欲無歸

青羨齋稿　人　十　二四

期作詩但擬淵明詞却愁他日林下信千里寄
我唯當歸
秋懷六首
庭柯一葉失風扶凉氣歸港港陂水清笑蕖脫
紅衣非無岑寂士句法妙玄暉獨懷履霜戒德
人貴知機
真儒六經學文字聊解紛長孺棄諸侯漢廷相
公孫見口乳未乾安作黑白分誰能領斯會事
往風中雲
導江自岷山源淺觴可濫下集大小川千文水

府暗策〻井桐寒炯〻窓月淡後生抱奇志黄
墨勤點勘
市朝富危機匹夫死馮河何如押鷗子烟雨同
一波行藏各有趣不在相詆訶我師陋巷人千
古冠四科
穿堵起玉絕倒影夜窓寂火默雲一洗空月露清
嘆弟
欲滴幽人貝府卧起坐三嘆息歸同對床剝晤
語永佳夕
香下當空三格
掩窓耿不寐道人亦無悰故山新稻香口口口
枯桐夢中信了〻推枕聞西風少遲稱金壯歸

野處類藁卷十　十五

善與子同
逢年與德粲同之温陵謁大智禪師贈
作四小詩送之
跰疑跰
丈室掩枕夏與君同卧府平生莫逆人最飲誰
見過跰蹁起鑑井萬古寂不波觀心要知是造
物如吾何
六年别故山松竹故無恙此身已天涯飄走復
何向清源老醫師砭樓出技狀匆辭一徃勤抱
彼上池瀰
石梁跨蠔山永與方壺久憑君持一盃往酹濟

釣川手遙知相携處溟渤浸箕斗作詩問大釣猶
有斯人否
山河我四大物我同一體誰為苦疾痒搔按不
容擬多生抱此念默〻未云已那知〻魚樂更
有濠梁子
與陳彥聲會華嚴道人偶書
屋頭烟雲屯屋下波濤喧團團坐已久起扣丹
霞門客至苦舌强目擊翻無言元龍湖海士懷
哉風契敦清坐憑足峙妙語流滂湲君游華嚴
海貝葉手自翻此心於身世鳥度空無痕笑我

野處類藁卷十　十六

古

流浪中久被業識吞讀書談舌今綺語生禍根
望道渺未見況乃躐其藩職卑困掣肘見溺不
得援未知造物心頗復哀黎元近窺顏稷意未
敢遽掩關躬耕亦細事會要五畝園釋羈牛在
牧駕鼓馬伏轅居然見優劣不比魚熊蹯持問
項疑頂
跏趺人一笑雙眉掀相携妙峰項暝色窺遠村
解衣略輩行班坐寒芳蓀欲歸意未已幽徑相
與捫蒼崖出玉醴不受瘴毒温願言同酌此我
語庶不諼
書梧桐院壁

側身西來度千山列仙〻去空屏顏斗升自殺
應笑我何苦詰曲戲塵寰歸耕無田仕難合疑
此二柄首鼠間摩挲睉石三歎息我心安得如
汝頑

次壺宋韻督成壽置酒

歸耕食吾言回首愧江水方爭揚手席誰置穆
生醴鄧侯傾益舊亦痕蘇桃李走書約啗我能
遊卻齒唇齒朝來獨何事悠悠劉染指雖微射鴻
遊頓有掀手鬼平生談天口得酒便鋒起年來病
不觴但要謳貼耳甚成盡蛇足〻就酒空矣槩
川吐兒心句想見兒紫雲美何時嗤嗟辨一醉吾亦
野處類稾卷下終
凝導沓聽渥摩兒曰寔爭咲鄙　十之

戊辰小除楮知不足齋本重校　諧再識

丙午嘉七月西昀竹堂主人擬贈展讀一過誤字
尚多吟為勘正數処　宋厘一篇

十二月廿日書友携宋人集二十冊求售皆
舊鈔本中有野処類稿二卷因據以
校與本之誤并證以未嘗校之生一未
多詩一首手補于卷尾　復翁

書友携來之本其序文上鈐有上沙澗主一圖印其文上字
居右下作重文為二中少開二字疊文左作水字即居少開二
字之倒係循環讀之為沙澗上蓋住齋先生所用印云又
記